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风雨燕归来

(上)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幕

寒冬腊月，残阳拖着一抹余晖，逐渐的向西沉去，江边的枯树、衰草，在这残阳斜照下，更显得萧条、苍凉。

永嘉江上，吹起阵阵的刺骨寒风，摇撼着枯树老枝，矮荆衰草，响起了一片瑟瑟之声。

冻云布涌，掩盖去残阳的余光，灰黯的苍穹，正酝着浓厚的雪意。

呼啸的风涛中，送来几声寒鸦悲啼。

突然，由灰黯的天空中，飘下疏疏落落的雪花……。

银片玉屑的飞雪中，映出点点鸦阵，冒雪破风，似是经受不起风雪的侵压，急急的飞向括苍山中。

风、雪愈来愈大，顷刻之间，已变成羽片粉球，奇峰插云的括苍山，在翻滚的大雪中，显得苍苍茫茫，雪光山色，混成一片，如不是山岩石隙中伸出几片鲜红的红叶，几乎无法分辨出天、地、山、川。

这时，在括苍山，峭壁夹峙的一道深谷中的雪地上，却并肩坐着四个蓝衫少年，朔风劲扑，大雪纷飞下，四人仍然端坐不动。

天色入夜，四人身上的蓝衣，方巾，已全为落雪掩去，变成一片粉白，地上的积雪，也愈来愈厚，人也逐渐的陷于积雪之中。

左首一人，突然睁开微闭的双目，抖抖身上的积雪，低声问道：“什么时候了？”

最右一人启目答道：“大约是二更过后。”

左首那人四顾了一眼，道：“时刻快到了。”

语声甫落，对面峭壁上响起了一声冷笑，道：“你们可是等得不耐烦了？”随着话声，飘落一条人影。

四个蓝衫少年，一起抬头，启目望去，只见一个身着淡黄及膝大褂，腰束一条三寸宽白丝腰带，淡黄绸裤，粉底快靴，高卷袖管，露出四只耀眼的金圈的少年。

雪光映射下，隐隐可见他王面剑眉，俏目隆鼻，好一个翩翩浊世佳公子。

四个蓝衫少年看清了来人之后，都不禁为之一呆，只觉此人竟和自己长得一般模样，年岁也似伯仲之间，除了衣着不同之外，身材像貌，无不酷肖。

就在四人打量那黄衣少年之时，那人两道冷电般的目光，也缓缓由四人脸上扫过，只见他脸上泛出得意的笑容，说道：

“苍龙何在？”

那左首少年略一怔神，应声而起，跨前一步，抱拳说道：

“在下便是。”

黄衣少年道：“苍龙习掌，练那龙形八式，腾云九掌，练得怎么样了？”

蓝衫少年应道：“已有七成火候。”

黄衣少年点点头，又道：“白虎何在？”

第二个蓝衣少年应声起立也跨前一步，道：“白虎在此。”

黄衣少年道：“白虎主拳，你那怒虎七翻，破山十拳，练的怎么样了？”

那自称白虎的蓝衫少年答道：“破山十拳，已可一气发出。”

黄衣少年道：“能够连发十拳，那也该算有六成火候了……”微微一顿，接着道：“朱雀是那一个？”

第三个蓝衣少年起身向前应道：“区区就是。”

黄衣少年道：“朱雀主剑，你那惊天五剑，可都全记下了？”

蓝衣少年答道：“都记熟了。”

黄衣少年点点头：“那很好。”接着又道：“玄武出见。”

那最后一个蓝衣少年，站立原地不动，道：“只余下一人，想是不用动了。”

黄衣少年道：“玄武为四灵之末，应以轻功、暗器见长，你学到何种程度了？”

那自认玄武的少年答道：“日行千远，手挥八种追命芒。”

黄衣少年道：“你一举能同时发出八种暗器，那也算过得去了。”

语声微微一顿，脸色突转严肃，说道：“尔等家世，姓名，从此一笔抹去，就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相称。”

那被称为苍龙的蓝衣少年，道：“你能一中说出我们各人擅长之技，实是足见高明，想来定是我们那师父的好友了？”

黄衣少年微微一笑，道：“你们师父是谁？”

白虎接道：“家师就隐居在对面石壁间一处密室之中，今夜是他坐关期满，定在三更中，启开山门，我等特来迎他出关。”

黄衣少年道：“你们可见过你们那传艺的恩师么？”

四人齐齐摇头，道：“没有。”

黄衣少年道：“你们既是未见过授艺之师，见着了也不会认识。”

朱雀怒道：“你是什么人，竟敢这般无礼……”

黄衣少年笑接道：“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授业之师……”

玄武道：“就凭这点年纪，也敢大言不惭！”黄衣少年答非所问的笑道：“天下不乏骨格好过你们之人，我为什么要选择你们四个传授武功，个中道理，你们可曾明白？”

朱雀冷冷说道：“咱们兄弟恭候师父出关，无暇和你斗口……”

黄衣少年冷笑一声，道：“我就是传授你们武功的师父。”

朱雀正待发作，却被苍龙伸手拦住，接口说道：“家师虽然隐居在对面石壁之中，但他武功精博举世第一，定然是一位年高望员的老人，你的年龄和我们在伯仲之间，如何能有这等武功？”

黄衣少年笑道：“武功高的一定要年纪大么？”

白虎、玄武齐声说道：“空口无凭，如何能使我等相信？”

黄衣少年笑道：“这样吧，你们四人各以绝技攻我四招，如果打我不到，总该相信了吧？”

苍龙盲手举起，当胸而立，说道：“好！你先接我一掌……”右手一挥，掌势疾劈而出，随着掌势，带起了一股强大的暗劲，划空生啸！

黄衣少年微微一笑，左手握拳，迎掌击出，却是那破山十拳中一记绝招，正好是那苍龙劈出一掌的克星。

白虎冷哼一声，道：“原来你也会破山十拳。”右拳闪电击出，捣向黄衣少年的时间，出手一击，虽也是破山十拳中的招式，却正好是那黄衣少年拳势的克星。

但见那黄衣少年右手招式一变，用出了腾云九掌中的一招，又正好制住白虎攻出的拳势。

苍龙、白虎看他施用的手法，竟是两人各擅胜场的绝技，运用之熟，已到了势随念发之境，不禁心中信了八分，齐齐向后跃退。

黄衣少年微微一笑，道：“你们信了没有？”

朱雀突然一翻手腕，刷的抽出一柄长剑，道：“半信半疑，试过我‘惊天五剑’再说。”领动剑诀，正待攻出，突然一声清冷的大喝传了过来，道：“住手，尔等有眼无球，竟敢和师父动手。”

几人转脸望去，只见一个黄衫儒中，胸前飘垂着花白长髯的老人，卓立丈外雪地之上。

四个蓝衣少年一见来人，正是接引自己来此绝谷的王寒湘，立时长揖拜倒，齐声说道：“原来是王老前辈，我们有失远迎，请老前辈恕罪。”

王寒湘冷冷说道：“你们胆于不小，竟敢和师父动手过招，如果老夫晚来一步，尔等岂不犯逆师大罪，还不快向师父请罪。”一面叱责四个蓝衣少年，一面却对那黄衣少年抱拳作礼。

四个蓝衣少年转身对那黄衣少年拜了下去，齐声说道：

“弟子等罪该万死！……”

黄衣少年笑道：“不知者不罪，你们站起来吧。”目光转到王寒湘的脸上，冷冷说道：“事情部准备好了么？”

王寒湘道：“幸未辱命。”

黄衣少年仰天大笑一阵，突然把目光转投到四个蓝衣少年身上，缓缓说道：“你们形貌身材，都长得和我一般模样，只有一处不像……”

四个蓝衣少年只觉答话不对，不答话也有些不对，齐齐抬起头来，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开口。

但见黄衣少年展颜一笑道：“你们可曾瞧出那里和我不一样么？”

四个蓝衣少年齐声说道：“弟子等愚昧无知，瞧不出来。”

黄衣少年突然举步而行，四个蓝衣少年发觉他一条左腿有些吃不上力，走起路来一瘸一拐，那黄衣少年绕行了一个圈子，重又走了回来，道：“你们看到没有？”

四人虽然瞧出他腿上有病，但却不敢说出口来，你望我，我望你，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黄衣少年笑道：“不妨事，你们如是瞧出来，尽管说出，其实，你们都瞧得清楚，只是不敢说出口来，是么？”

那朱雀胆子较大，轻轻咳了一声道：“弟子看师父左腿，似是有病。”

黄衣少年道：“不错，为师这条左腿，碎了膝骨，你们当该如何？”

四人听得怔了一怔，沉吟良久，仍是想不出该如何回答。

黄衣少年道：“这事简单的很，你们如果想和为师一般模样，最好也把左腿上的膝盖骨敲碎，那就不但貌似为师，连走路也是不会错了，日后你们穿上我这样的衣服，行走江湖之上，别人对咱们师徒五人，就无分辨之能了。”

四个蓝衣少年听得由心底泛起了一股寒意，但却又不敢出言争辩，心中暗道：师徒问虽是情若父子，但也没有每处都和师父一般受模样的……。

只见那黄衣少年脸上笑容一敛，冷冰冰的说道：“想什么？”

可是不愿答应么？”

苍龙道：“弟子……弟子们在想……”

黄衣少年道：“不用想了。”左手疾飞而出。

但闻那苍龙闷哼一声，一屁股坐倒雪地上，抱着左腿，咬牙苦忍，不让发出呻吟之声。

黄少年右手连挥，白虎、朱雀、玄武依序跌坐雪地上，各自抱着左腿，满头汗珠，滚滚而下，都在运气抗拒痛苦。

这是幅残忍的画面，四个好好的人，无缘无故的都被击碎了左膝骨。

那黄主少年望了望四人痛苦的神情，脸又泛起欢愉的笑意，道：“我传你们的疗伤内功，乃世间难得之秘，你们各依心法，运气疗伤，在半个时辰之内，就可以完全止痛了。”

四个蓝衣少年强忍痛苦，齐声应道：“弟子等领命。”

黄衣少年道：“你们从师四年，各成绝技，可知为师的名讳么？”

四个蓝衣少年答道：“弟子等不知。”

黄衣少年道：“为师姓陶名玉，人称金环二郎……”忽然转目望着王寒湘道：“你带他们去岳阳养息伤势，三月之后，赶往岳阳听命！”

第一回：丽人行

一项流言传诵江湖，震动了各地的豪雄、霸主！

数年前江湖上掀起的一次大杀劫，使数百年一直未尝平静过的江湖，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局面，这平静却为一项传诵于江湖的旖旎流言震起涟漪，没有人能预言这征兆是福、是祸，但它却充满着香艳、绮丽……

它像是一阵风，突然而来留给人难忘的回忆，和深深的怀念……

它像是一缕轻烟，消然而去，未留下一点痕迹，是那般飘忽。

无数人为它疯狂，无数人为它忧虑，无数人憧憬那飘缈的奇遇，但它是那么遥远，是那般无法捉摸，唯一能给人预测的征象，那事情必然发生在明月这夜。

有不少江湖高手，不惜为此奔波万里，希望能追查出一些蛛丝马迹，但他们失败了，也更增加了这旖旎传说的神秘。

这日，日落时分，湖南长沙府，突然掀起了一阵奇异的波动，使这座古老的名城，笼罩了一层神秘的喜气。

威震三湘的神刀柳远，突然接到了一封红色的简帖，简帖上指明要神刀柳远亲自拆阅。

和柳远同时接到这红色简帖的有长沙知府张人清、此人素负诗名，文采风流，不足三十岁，由翰林院编修，外放长沙知府，除了这两个首要之外，长沙府所有的人物，和那些走马章台，稍有文名、风流自赏的纨绔弟子，都接到一封红色简帖。

柬封上写着袖呈，亲拆，是以，接到那简帖之人，大都是亲自拆阅。

拆开封柬，里面是一张雪白的素笺，只见上面写道：接着此柬者，都是有缘人，今夜二更，敬备玉液琼浆，恭候台光，请移玉城西仙女庙，手持此笺，迎月而立，自有迎驾之人。下面署名多情仙子。

这封突如其来的怪柬，震动了长沙名城，不少接得这封怪函的人，心中都惊喜交集，不知该如何才好，喜的是这封怪函充满着人向往的诱惑，江

湖上传诵的绮丽艳事，竟然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惊的是这函中的赴会之法一是那般诡奇、神秘，使人有着莫测凶吉的恐怖！

且说那神刀柳远，初更过后，换了一件深蓝色的长衫，暗中带了八口柳叶飞刀，靴套中暗藏了一把手叉子，依约赴会而去。

那仙女庙在城西六七里处，是一处十分荒凉的地方，柳远赶到了仙女庙，那庙前早已站着一个长衫福履，手执摺扇的文士。

只见那长衫文士，手中执着一张白笺，面东而立，仰脸坐昔明月，呆呆出神，正是那简帖上规定的动作。

只听一阵轻微的步履之声，仙女庙中突然走出来几个青衣小婢，走到那中年文士身前，低言数语，护拥部中年文士而去。

就在那人一转身间，柳远突然看清了那中年文士，竟是素有风流之名的府台大人张人清，不禁心中一动，暗道：“那多情仙子，究竟是何许人物，不但和武林人物来往，而且竟结交官府……。”忖思之间，突听一个十分娇柔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柳大英雄，既然应邀而来，何必隐在暗处……”

柳远暗暗吃了一惊，忖道：好敏锐的眼光。口中却微笑接道：“在下不知如何求见，有劳姑娘相问了。”

随着一阵迎面香风，急步走出一个玄装少女，月光下只见她面含笑意，行了过来，接道：“柳大英雄，请过来登马上路吧！”

柳远暗中忖道：“既然来了，那就索性听她们摆布好了。”一言不发随着那玄衣少女行去。

只见仙女庙中，几处暗影之中，分站着十几个青衣婢女；每人手中，都牵着一匹鞍镫俱全的健马，肃立待命。

玄衣少女突然由怀中摸出一条黑色带子，说道：“委屈柳大英雄，请蒙上眼睛如何？”

柳远略一沉吟，笑道：“尽管出手。”

玄衣少女嫣然一笑，展开黑巾，蒙上了柳远的眼睛。

柳远觉出那蒙脸黑巾包住了双目之后，竟是连一点微弱的光线也不透，心中忽觉不对，念头还未转完，突觉双臂时间的“曲池穴”一麻，两条手臂，顿然失去了作用。

只听柔音细细，起自耳际，道：“柳大英雄，请暂时忍耐一二，阁下乃是我们仙子的贵宾，自会受尽优待，但此刻却不得不先让柳大英雄受点委屈，但这片刻的委屈？却换得我家仙子半宵温存，和那旖旎难忘的轻歌妙舞，足以补偿。”

神刀柳远心中虽然有点忿怒，但人已受制，双臂穴道被点，只好强自按耐下心中的激动，装出一付平静神情，淡淡说道：“柳某既然赴约，早已把生死之事，不放在心上了。”但觉一双滑嫩的手掌不停在身上搜动，暗带的飞刀、匕首尽力人搜去。

那柔柔清音又在耳边响起，道：“柳大侠这些飞刀、匕首暂时由我保管，待此会终了，再行交还，请上马吧！”

柳远被人搜出凶器，自知礼屈，不再多言，举步跨上马背，健马立时放蹄奔去。

那神刀柳远虽被点了双臂穴道，蒙了眼睛，但他对长沙百里之内的地形十分熟悉，心中暗辨方位，算计健马奔行的方向，发觉自己正向西奔行，仍是去岳麓山的方向。

心念初动，突觉胯下坐骑忽的转了一个方向向北行去，不及十丈，又折转向西。

柳远虽然熟悉地形，但连经数十次折转之后，也被闹的晕头转向，忘了方位，不知奔向何处，奔行的健马忽又缓了下来，一阵美妙的乐声，遥遥飘传过来。

身旁响起了一个娇如银铃的声音，道：“到了，我家仙子已然奏起了迎宾的乐声。”但觉两时间被人拍了两掌，解开了被点的“曲池穴”。

神刀柳远舒展了一下双臂，本能的伸手去解那蒙面黑中。

就在他双手还未触及蒙面黑纱之际，顿觉眼前一亮，那蒙面黑中已被人解开。

一个美丽的青衣少女垂着长长的秀发，俏立马前，柳眉舒展，脸上喜气洋洋，手中捧着一束鲜花，娇声说道：“小婢奉命迎宾……”

神刀柳远原来闹的一肚子气，但见那青衣少女容色如花，笑容娇稚，一肚子怒火，顿时消失，心中自言自语的说道：我神刀柳远是何等的英雄人物，难道还真要和这些小姑娘们生气不成……。

心中意念转动，人却翻身下马，连声说道：“不敢，不敢，有劳姑娘了。”

青衣少女脸上的笑容更见妩媚，纤纤的王指，摘下了一朵鲜花，插在柳远的衣襟之上，笑道：“盛宴已开，嘉宾已齐，只在等你柳犬侠一个人了。”

柳远微微一笑，道：“那真是失礼的很。”

青衣少女道：“小婢走前一步，替柳大侠带路。”举步向前行去。

柳远道：“有劳玉趾，在下心中十分不安。”举步随在那青衣少女身后行去。

他心中憋有一腔怒火，全在那青衣少女轻颦浅笑中，化作云烟散去。

穿过了一片疏落的杂林，景物忽然一变，只见一座五色的帐幕矗立在草地上，百盏以上的五色彩灯环绕四周，筵席已张，嘉宾满座，数十个美丽的青衣少女蝴蝶般绕奔筵席之间，送上佳肴。

天上明月如画，人间玉女如花，加上那五色帐幕中传出的动人乐声，撩人绮思，直疑是误入天台。

那捧花少女，缓步前导，把柳远带入了席位上。

并列两旁的首席上，已然坐着一位长衫福履的中年，正是那长沙知府张人清。

神九柳远不但在武林享有盛名，而且家产万贯，为长沙府数一数二的富豪，和张人清甚是熟悉，当下微一欠身，抱拳说道：“府台大人。”

张人清微微一笑，道：“此时此情，只宜吟风谈月，你我之间，也该以兄弟相称才好，柳兄请坐。”

神刀柳远道：“这岂不折煞在下么。”

张人清答非所问的接道：“人生几得月当头，柳兄快请入坐，莫负今宵好月光。”

此人豁达不羁，不拘小节，一派名士气度。

那神刀柳远亦是豪放人物，眼见张人情那等放荡情怀，不禁激起豪气，哈哈一笑，大步入坐。

五色帐幕中，乐声忽然一变，弦管和鸣，轻快悦耳，十几个白衣白裙的美丽少女，鱼贯由五色帐幕中走了出来，柳腰款摆，莲步生花，配着那行云流水的乐声，姿态动人至极。

环伺在四周的青衣少女，齐齐移动莲步，伸出皓腕，执起酒壶，穿花蝴蝶般绕行在席位之间，动作轻快熟练，不大工夫，每个席位前的酒杯，都斟满了酒。

一阵阵酒菜芳香，扑入鼻中。碧空如洗，明月在天，美女如花，轻歌曼舞，如梦如幻，撩人绮念。

环坐在四周之人，初时还可自持，正襟而坐，过了片刻，都有些心猿意马，难再自禁，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酒味醇厚，直沁心肺，在座之人，不是武林中人，就是走马章台，风流自命的富豪子弟，大都是善酒之人，但这等佳酿醇酒，竟是从未饮过，一杯下肚，无不交口称赞。

张人清放下酒杯，笑道：“只饮此一杯美酒，已不虚今夜之行……”

只听交鸣弦管声，忽又一变，那随着乐声婆娑而舞的白衣少女，也跟着慢了下来。

一缕清音，由那五色幕帐中婉转而出，混入了悦耳动人的弦管声中。

歌声低沉，充满诱惑，十几个白衣白裙的少女，突然分向四周席前行去，长发和衣裙随着摇曳生姿的舞步，姗姗移动。

月光下，只见那些白衣少女，一一个个柳眉生春，星目含情，樱唇微启，玉齿隐现，脸上是一股自惜自怜的神色，媚态横生中，混入了一抹轻愁薄怨。

像春闺怨妇，梦想远道未归的丈夫……。

像怀春少女，沉醉在情郎怀抱……。

两种大不相同的情态，混合成一种娇羞，冶荡的妩媚。

四座佳宾，都不禁为之心神摇动起来，双目圆睁，盯注那些白衣少女身上。

张人清轻轻叹息一声，道：“云鬓花颜金步摇，月明酒香舞春宵，仙子多情宠召宴，苦无缘作护花人。”

神刀柳远又干了面前的酒，哈哈一笑，接道：“我柳远走遍了大江南北，见过了无数美丽的女子，但却从未见今夜中这般标致的妞儿，当真是叫人……”

突然间乐声顿住，五色幕帐中，缓步走出个绝世无伦的绿装少女。

那翩翩起舞的十几个白衣少女，已然够美，但这绿衣少女现身之后，那十几个姿容绝世的白衣女，立时黯然失色。

她身后紧随着四个青衣垂髻小婢，前两个各抱一个玉鼎，鼎中香烟袅袅，第三个是抱着一个琵琶，第四个双手托着一个木盘，也不知放的何物？

但见那绿衣少女行至场中，星目放射出两道奇光，环顾了四周一眼，轻启樱唇说道：“今宵承各位赏光，贱妾未能善尽地主之谊，简慢之处，还得请诸位大度包涵……”

张人清突然起身说道：“听姑娘的口气，想来定然是多情仙子！”

绿衣少女微微一笑，道：“多情最易成恨事，愿各位多自珍惜。”

神刀柳远接口道：“仙子既是无情，为什么飞笺召来我等？”

绿衣少女道：“满座佳宾——各有所长，有的文采风流，有的英挺动人，妾虽多情，只有一人，如何能同时兼顾到这多佳客……”

她嫣然一笑，接道：“不过贱妾随行舞姬侍婢中，尚都薄具姿色，诸位如能看得起她们，尽管请去同坐。”言下之意，无疑说明，遍场佳丽，任君

选择。

张人清哈哈一笑，道：“仙子多情，果非是浪得虚名语声微微一顿，环顾了四周一眼，说道：“各位兄弟，咱们不能负了主人的雅意。”离坐而起，大步向一个白衣少女行去，探手一把，抓向玉腕。

那白衣女竟是不肯闪避，任他一把抓住玉腕，口中嚶哼一声，倒向张人清的怀中。

他这一来，立时引得四座佳宾，纷纷站了起来，各自奔向一位姑娘。

那站在场中的绿衣少女，突然从一个青衣小婢手中接过琵琶，玉指拨动，铮铮几声弦响，四周佳宾突然感觉到心头一震，迷乱的神智，忽的清醒过来。

神刀柳远突然放开手中白衣少女，大步向场中那绿衣少女行去，口中纵声大笑，道：“多情仙子……”右手一伸，五指如钩，疾向那绿衣少女左腕之上抓去。

但见那绿衣少女娇躯一闪，轻灵异常的避开了柳远的右手，躲入另一位蓝衣少年的身后。

神刀柳远一把未曾抓住，立时疾追过去，左手一拨那蓝衣少年，右手仍向那绿衣少女抓去。

但闻“妈呀！”一声，那蓝衣少年，横里摔出去四五尺远，撞在另一个少年身上，两个人一齐跌倒在地上。

那绿衣少女却轻快绝伦的闪到了另一个黑衣大汉身旁。

神刀柳远酒性已然发作，难以自制，瞧也未瞧那摔倒的蓝衣少年，疾向绿衣少女冲去，右手疾伸而出，抓向那绿衣少女的后背。

但闻蓬然一声轻震，撞在另一只伸过来的手掌之上。

原来那黑衣大汉，眼看那美艳如花，娇丽动人的绿衣少女，行近身侧，那肯放过机会，右手一伸，抓了过去，但那绿衣少女灵活无比，奔行的娇躯，陡然向后一仰，收住了奔行之势，横里一闪，避开三尺，黑衣大汉伸出五指，正好击向柳远伸来的手上。

神刀柳远一心想着那绿衣少女艳丽的脊色，动人的笑靥。

再加上腹中的烈酒作怪，早已失去自制能力，眼看有人拦住了去路，不禁大怒，不问青红皂白，呼的一拳打了过去。

那黑衣大汉的酒意，尤重过神刀柳远，也未看来人是谁。

和柳远一般心意，扬手打出了一拳。

这一拳，两人都是蓄力而发，拳势强猛异常，但闻蓬的一声大震，两人的拳头接实，那黑衣大汉被震的向后连退三步，撞翻一个白衣少年，才拿住了桩，收注后退之势，但那神刀柳远，也被震的向后退了一步。

场中形势，形成了疯狂的混乱，应邀而来的与会之人，都已忘去身份，满场追逐那白衣少女。

奇怪的是，那些看上去娇丽柔弱的小姑娘，个个都灵活迅快，穿行在纷乱的人群中，竟是没有一个被人抓住。

疯狂的追逐，延续有一顿饭工夫之久，才逐渐的静了下来，那些人终因是些走马章台，吟风弄月的纨绔少年，早已累得不支倒了下去，能够勉强支撑不倒的大都是武林中人。

只见那绿衣少女手中琵琶，弦音忽震，铮铮几声，立时又有不少人倒了下去。

琵琶弹奏出醉人的乐声，倒卧地上的人，也是愈来愈多，终于，武功最高的柳远也摔倒地上。

场中恢复了原有的沉寂！

绿衣女停下怀抱中的琵琶，四下打量了一眼，突然格格娇笑起来。

声音清亮，静夜中传出老远。

只听那笑声逐渐不对，月光下清晰可见她顺腮而下的泪水，那笑声不知何时已变成了呜咽的哭声。

原本是一幅充满着诱惑的画面，陡然间，变成了一片触目凄凉的景象。

那舞姿美妙，撩人绮念的白衣女，和那些执壶斟酒，轻颦浅笑的青衣小婢，一个个都失去欢愉之色，代之而起的是一阵淡淡的忧郁，似是在她们那美丽的笑容之后，深藏着伤心的往事。

四个玄装少女，并肩出了那五色幕帐，行到那绿衣少女身前，齐齐跪了下去，黯然说道：“姑娘保重身体要紧。”

绿衣女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缓缓说道：“现在什么时候了？”

四个玄装少女齐声应道：“四更过后，五更不到。”

绿衣女道：“咱们也该上路了。”有气无力的拖着手中琵琶，缓步向那五彩幕帐中行去。

四个玄装少女，望着她缓步而去的背影，流露出无限的凄凉，每次的欢笑过后，都无法在她心底里留下一丝余韵。

左首一个玄装少女低声说道：“我瞧咱们不用再这般胡闹下去了，由冀北到江南，迢迢万里，阅人何止千万，但竟然无一人能获姑娘芳心，这么看来，再闹下去也是枉费心机。”

第二个玄衣少女接道：“姑娘用情太专，根本就没有仔细的看过与会之人，这些年来，咱们路行万里，阅过千万人，如是无一人能强过那姓杨的，我倒是有些不信。”

第三个玄衣少女道：“就算姑娘少有留心，但我却是用心瞧了，单只论倜傥风流，那确有强过杨相公的，如是论及那清雅气质，柔中含刚的英挺风标，确实无一人能和杨相公相提并论。”

第四个玄装少女接道：“以我瞧来，咱们也不用费上如许大劲，天涯海角的找姑爷了，干脆去把那姓杨的抢来就是。”

左首玄装少女摇头说道：“不成，咱们去抢来杨相公，姑娘也未必高兴，何况那沈姑娘和李姑娘岂不都要活活守寡了次？”

第四个玄装少女接道：“管它哩！只要能让姑娘高兴，理他什么沈姑娘、李姑娘守不守寡！”

第二个玄衣少女道：“四妹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瞧咱们姑娘，已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大约除了那位姓杨的之外，世间再没有她芳心暗许之人了……”

第四个玄衣少女接道：“是啊！还是二姊明白事理，眼下咱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让那待咱们恩比天高，情比海深的姑娘，忧郁成疾，含恨而逝，一条路就是让那李姑娘、沈姑娘守守活寡，三位姊姊请仔细的想上一想，咱们该走那条路才是？”

左首第一位玄装少女，似乎是四人中的首脑，为人也较为持重，凝目沉思了一阵，道：“如若咱们把此意告诉姑娘，她决然不同意。”

那站在最右，也是四人中最小的一位玄衣少女，道：“为什么要事先和姑娘商量呢？咱们先动手把那姓杨的抓来，造成已成之势，姑娘纵然在表面上责骂咱们几句，但心中定然是喜欢的很。”

那年龄最大的玄衣少女道：“四妹，姑娘的忧伤和悲痛，为姊的并非不明白，亦非是不够关心，但你这主意，却是万万的行不通，一则是咱们姑娘决不同意，二则那杨相公武功高强，非咱们能抵……”

第四个玄衣少女道：“那不要紧，咱们可以用迷药先把他迷倒呀！”

左首玄衣少女脸色一变，道：“这等江湖上下五门的手段，咱们也能用么？”

那第四个玄衣少女年龄虽是最小，但她的性格，却强悍的很，固执己见的说道：“为什么不能用？咱们只不过是借药力迷倒姓杨的罢了，又不是用它来作什么坏事。”

第二个玄衣少女接道：“四妹怎么可以和大姊抬杠，大姊说不行，想是定然不行。”

那第四个玄衣少女抗声说道：“姑娘待咱们情深恩重，咱们岂能忍心看到她终日里忧郁愁苦，此举纵然损人，但也顾它不得了。”

只听那五色幕帐中传出一阵清亮的声音，道：“叫她们快些收拾一下，咱们快些走啦。”

四个玄衣少女应了一声，顾不得再多辩论，分头督促那青衣婢女，整理行装，收拾衣物，她们已有过无数的经验，收拾起来，快速异常，不过顿饭工夫，已然收拾干净，除了那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人外，收拾的不留丝毫痕迹。

四辆快速的篷车，数十匹长程健马，划破了夜的沉寂，也带走了数十个风姿绰约的少女，只留下那如梦如幻的回忆！

月落鸟啼，东方天际间透出曙光，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晨露清风，吹醒了神刀柳远，只见他缓缓伸动一下双臂，挺身坐了起来。

抬头看去，只见一片旷野，那五色幕帐，五色花灯，和那风情撩人、艳丽如花的少女，早都走的一个不剩，那里还有一丝一毫可资追寻的痕迹。

只在心田中留下温馨旖旎的记忆。

他缓缓站起身来，四下望了一阵，不禁哑然失笑。

原来那些躺在地上的人，形态百出，有横身而卧，有仰面睡倒，也有蟋腿抱足的怪模怪样，加上彼起此落的鼾声，组成一付百态杂陈的画面。

神刀柳远呆呆打量四周形势一阵，突然奔到那长沙知府张人清倒卧之处，抱起张人清疾奔而去。

天到中午，所有倒卧在荒野的人，都逐渐醒了过来。

昨夜那美丽的半宵，留给了他们难忘的回忆，但此刻的狼狈形态，又使他们心中生出了惭愧之感，彼此之间，互不招呼，谁先醒来就抢先而去。

长沙古城，又回复了往日的平静，但那温馨神秘的传说，却逐渐流传开去。

正当那流言广传之际，另一个消息也随着播传出来。

那是神刀柳远突然的失踪，自从那夜的事件之后，从无人再记得见过柳远，即使柳远常常走动的地方，都绝了他的踪迹。

于是，另一项谣传附会而起，说神刀柳远已被那多情仙子召去，常伴

身侧，过着那无拘无束的神仙生活。

这附会而起的流言，不知羡煞了多少人，每人都为柳远的艳福而慨叹自己福浅命薄……。

其实，神刀柳远正孤寂的策马在北上的大道上，退踪那马车的形踪。

他不但富甲一方，而且颇有侠骨，那日与会的人大都留恋在多情仙子留下的温馨回忆中时，他却独具慧眼，认定这是武林人物耍出的把戏，或是正在进行着一件震荡江湖的阴谋，是以觉得必须追查出一个水落石出不可。

他悄然赶回那夜会见多情仙子的地方，果然，除了发现杂乱的马蹄痕迹之外，还有车轮的轨辙。

他对自己的判断更增加了几分信心，仔细的查过那马迹轮痕的去向，便单刀匹马追了下去。

这柳远胆大心细，沿途之上，虽然遇上了很多疑阵，但都被他细心勘破，未为所惑。

一则因为那多情仙子在迢迢万里的行程中，从未出过事故，难免日久疏懒虽然布下了很多疑阵，导人入错乱之境。

但已不如先前一般细心，粗枝大叶的布置了一下，遇上了神刀柳远这般细心的武林高手，不但未能淆乱他的耳目，反而切下了可资追寻的痕迹，但他鉴定那疑阵，也用去不少时间，是以，数百里行程中，始终未能追上那多情仙子的马车。

这日，太阳下山时候，到了岳阳境内。

这是条行人如梭的官道，往来车马众多，反而失去了可资追查的迹象。

柳远沿途探听，有无成群的马车疾驰而过，但得到的答复是，上日数起，幸好，那些车马，说是奔入了岳阳城内。

一抹灵光，疾快由柳远的脑际闪过，心中暗暗忖道：这岳阳武事最盛，那名震遐迹的“水月山庄”就在岳阳附近，那多情仙子，或将在岳阳制造出一场闹局……。

这神刀柳远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机智亦有过人之处，经过了一番忖思，分析之后，料定那多情仙子等一行必然留在岳阳，因此决定在岳阳暂息行踪，当下找了一处僻静客栈，住了下来，换过一身土布装束，脸上涂了一层锅灰，出店而去。

他为人精细异常，生恐被那多情仙子属下认了出来，才易容改装，准备寻各处客栈，找寻那多情仙子一行人的落足之处。

这时，夜幕已垂，华灯初上，街上行人如梭，接踵擦肩。

神刀柳远连走了数十家客栈，仍然找不出多情仙子的落脚之处。

但此人信心坚强，虽然连走了数十家客栈都找不到多情仙子，但仍是肯不肯灰心，这时已然是初更过后，各处酒楼、饭馆大都关门休息，只有那名闻天下的岳阳楼，仍是灯火辉煌。

柳远行近岳阳楼时，突觉腹中有些饥饿，便信步登楼。

他衣着土里土气，脸上又涂了锅灰，看上去似是初由乡下入城的乡巴佬，天下的车、船、店、脚、牙，没有不势利的，那岳阳楼中的跑堂小二，也不例外，看柳远走进店来，只冷冷的望他一眼，理也不理。

柳远富甲一方，一向是挥金如上，长沙府酒楼、饭馆，见到了神刀柳远，无不是卑躬屈膝，恭迎恭送，此刻受店家如此冷落，可算他有生以来，从未经过的事情，不禁感慨丛生。

他强自按下了心头的怒火，没有发作出来，回顾了几个跑堂小二一眼，缓步向楼上走去。

忽听一声呼喝道：“慢着。”一个店小二急奔而来，横身挡在楼梯口处，冷冷说道：“你干什么？”

柳远道：“上楼吃酒。”

店小二上下打量着柳远，冷漠地一笑，道：“我瞧你还是将就一下，随便在楼下吃碗白饭淡面就算了。”

柳远长长吁一口气，压制下暴发的怒火，道：“为什么，我不能上楼喝酒？”

店小二道：“楼上价钱贵，你吃了付不出钱，丢人现眼，倒不如在楼下将就一下算了。”

柳远淡淡一笑，道：“你们这岳阳楼，最贵的酒席，一桌何价？”

店小二怔了一怔，道：“算了，说出来吓你一跳，我看是不用……”

柳远探手从怀中摸出一锭黄金，接道：“这个够么？”

店小二看那一锭黄金，少说点也在十四两以上，心中已知道看走了眼，回头一个大揖，道：“大人不见小人怪，小的有眼无珠，您老不要生气……”身子一闪让开去路，哈腰摆手说道：“大爷快请楼上坐。”神刀柳远微微一笑，手腕一抖，把一锭黄金抛了过去，道：“这个送你买杯茶喝。”大步上楼而去了。

店小二接着一锭黄金，不禁为之目瞪口呆，这岳阳楼虽是天下闻名，不乏豪客，但像这等滴水未进，出手就是十两以上黄金的小赏，却是从未有过的事。

待他神志清醒，那柳远已然走上楼去，急急赶了上去，柳远已然在一处靠窗的席位上坐了下来。

这时，楼上酒客尚甚稀少，连同柳远，只不过有四个人。

靠北角一桌席位上，两个黄衫及膝，面如冠玉，手套金环，星目剑眉的俊俏少年，对面而坐，举杯对饮。

这两人不但衣着二样，面目身材，无不酷肖，加上肩上斜插着形式一般的一柄奇形长剑，看上去实叫人无法分辨。

柳远打量了两人一阵，暗暗专道：这两人生的面貌一样，也还罢了，穿着这般同一形式的衣服，背着同一形式的兵刃，岂不是有意的让人无法分辨？

回首望去，身后丈余外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全身黑衣，形容古怪的老者，瘦骨鳞峋，长发披垂，除了两只眼睛神光闪动之外，全身再无一点活人气息。

那店小二急急奔到柳远身前，低声说道：“大爷吃什么？”

小的去给您老准备。”他原本想把那锭黄金送还柳远，行近柳远时，又突然改变了心意，悄然把黄金藏入怀中。

柳远道：“替我来一桌上等的酒席……”

店小二应了一声，急急下楼而去。

这楼上虽然有四个人，但却听不到一点声音，柳远隐隐感觉到，这沉默中潜伏着无比的紧张。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突然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有如巨锤击打楼梯一般，震的耳中嗡嗡作响。

柳远心中一动，暗道：“看来今宵这岳阳楼上，有好戏可瞧了，来人落是如此之重，分明是有意如此的……。”

忖思之中，那人已然登上了楼梯，直向那黑衣老者席位上走去。

柳远转头望去，只见来人头大如斗，五短身材，挺着一个大肚子，头戴虎皮帽，身穿羊皮衣，手中提着一柄形如鹿角般的拐杖，行近那黑衣老者席位前面，一语不发的坐了下去。

那瘦骨鳞峋的黑衣人，恍如未闻未见，望也未望来人一眼。

神刀柳远看的心中暗暗奇怪，忖道：这两人似友非友，似敌非敌，但却又似事先约好一般，实叫人瞧不出一点征象……”

念头还未转完，楼梯口处，又走上一个人来，此人来的无声无息，以柳远的耳目，竟未听出他登楼的步履之声。

抬头看，只见来人又瘦又高，穿了一件蓝色的长衫，站在那里有如一根竹竿竖在楼梯口处，一双眼睛，有如利刀在眼上拉了一道口子，如不是他目中透射出两道神光，很难看得出他有一对眼睛。

两道又浓又长的眉毛，紧紧和眼睛连在一起，长的一付怪样子。

他五官齐全，毫无短缺，只是生的位置太挤了些，嘴巴、鼻子都往眼睛上挤，虽是生的小头小脸，但因五官挤在一起，看上去那张脸显得很大。

只见他闪动一双小眼睛，四下打量一阵，突然向黑衣老者席位上走去，不言不语的坐了下去。

这三三人坐在一张桌位上，看上去十分好笑，当真是各具典型，极尽奇观。忽听那两个衣着、面貌一般模样的黄衣少年哈哈一笑，道：“看来，伏牛三恶人，已经到齐了。”

那枯瘦的黑衣老者冷冰冰的接道：“不错，咱们三兄弟到齐了。”

靠东首的一个黄衣少年，道：“那很好，咱们可以开始了吧！”

那五短身材，挺着大肚子，头戴虎皮帽，身穿羊皮衣的矮子，道：“两位划出道儿来吧！咱们兄弟是无不奉陪。”

柳远暗暗忖道：原来这五人是早已约好在此见面，准备比武的了。

只听靠西首的黄衣少年接道：“咱们是文比呢？还是武比？”

那瘦长有如竹竿的人，说道：“文比如何？武比又如何？”

这几人虽是谈论比武大事，”但却是谁也不肯瞧谁一眼。

东首黄衣少年说道：“文比，咱们就在岳阳楼上动手，你们三人，每人打我两人一拳，咱们两人再各击你们一拳，看看那个承受不起，谁的伤势最重，就算谁输……”

他微微一顿，又道：“如是武比，咱们就不受任何限制，拳掌、兵刃、暗器，各尽所能，打上一场了。”

那枯瘦的黑衣人道：“咱们终年打雁，岂能被雁儿啄了眼去……”

那头戴虎皮帽的矮子道：“不错，咱们不能在阴沟里翻了船。”

那瘦如竹竿的人接道：“文比太雅了，还是武比的好。”

西首黄衣少年，突然放下杯子，道：“好，咱们立刻就走如何？”

这时，双方都已站了起来，准备下楼而去。

柳远心中甚急，暗道：这几人都是我要找之人，看来得跟着他们了……。

但见五个身影，逐渐消失不见。

柳远叫的一席酒菜却还未送到，但势又不能留此不去，只好起身下楼，远远的钉着几人暗中跟踪。

一路上，他都在暗中想着两个少年的奇形衣着似是听人说过，只是一时想不起来。

几人下得楼后，折向南关行去，但觉地势逐渐荒凉，片刻之间，已然人踪不见。

两个当先而行的黄衣少年陡然停了下来，道：“此地僻静无人，咱们就在此地比试如何？”

那头戴虎皮帽的矮子四下打量一眼，道：“好小子还不给我滚出来，难道要老人家伸手把你抓出来么？”

柳远吃了一惊，正待起身，突然站起了一条人影。

只听那矮胖大汉说道：“偷瞧人家比武，乃武林中一大忌，你自己讲，该当何罪？”

柳远仔细瞧，那人素不相识，只听他冷冷说道：“此地何地？此时何时？阁下未免说的大过自信了吧！”

那瘦高有如竹竿的大汉道：“这小子不知我们兄弟是谁，我去收拾他……”

黑衣人冷冷说道：“不行，先办我们的正事。”

两个黄衣少年低言数语，东首一个突然转身一跃，飞落刘丈余外处，说道：“你们三兄弟是一齐上呢？还是一个一个来？”

那头戴虎皮帽的矮胖大汉冷笑一声，道：“咱们三大恶人，向来是以一对一，从不群殴，在下先来领教。”纵身一跃，飞冲过来，扬起手中那形如鹿角的怪形兵刃，接道：“你亮兵刃吧！”

黄衣少年淡淡一笑，道：“我赤手空拳接你的兵刃，如是超过三招，那就算我败了。”

柳远隐身暗处，听得怔了一怔，暗道此人好大的口气那矮胖大汉怒声喝道：“有这等事！”手中兵刃一抖，点了过去。

他那形如鹿角的兵刃，一招点来，有如七八件兵刃点出一般，笼罩了数尺方圆。

只见那黄衣少年身子陡然一转，不知如何闪开了点来的那一招，右手一挥，反击过去，夜色黝暗，柳远无法看清那黄衣少年的手法，却听得一声闷哼，那矮胖大汉突然倒了下伏牛三恶，在江湖声名甚著，远到江南、西北地区，都听到他们凶名，但竟在一交手间，伤在那黄衣少年手下。

只听那黄衣少年哈哈一笑，道：“伏牛三恶，情义深重，想来却不致被吓唬住，不敢救人吧？”

这几句话，无疑是向余下未伤的两人挑战，虽然说的还算客气，但却用词刻薄，极尽讽刺之能事。

那瘦如竹竿的高个子冷冷说道：“暗施算计，胜之不武……”

黄衣少年道：“你们两位如是分开动手，还得多上一次麻烦，我瞧两位还是一起动手的好。”

那乾枯的黑衣老者怒道：“你自己要我们两人联手，如是伤在我们手下，那可是自找苦吃。”

那黄衣少年，早已盘弓坐马，蓄势待敌。

但听那竹竿一般之人，大声喝道：“你自己要讨苦头……”话还未完，突然中断，蓬然一声，倒在地上。

伏牛三恶人，片刻间倒下去了两个，只余下那黑衣枯瘦老者，静静立

在夜色中。

那黄衣少年突然一伏身子，飞跃而起，直向那黑衣老者冲去。

他的动作迅速无比，有如电光激射而去，那黑衣人拍出一掌后，不知怎的亦被点中了穴道。

两个黄衣少年，相视一笑，高声说道：“你们都被我点中了奇经、大穴，七日内不会发作，但一过七日，那被点奇经、大穴上，就将逐渐的麻木僵硬而成溃烂……”

语声微微一顿之后，环顾了四周一眼，接道：“但眼下你们却有一个最后机会，三日之后，请重上岳阳楼去，去见过一位和我一般模样的人，只要你们求得他答应，你们就有救了。”也不待伏牛三恶答话，转身大步而去。

柳远隐身在花丛中，瞧的十分真切，只是想不出那两个黄衣少年是谁，竟有那般惊人的功力。

两个黄衣少年去后，大约过有一盏热茶时分，那黑衣枯瘦老者，突然挺身而起，施展推宫过穴手法，在两个同伴身上推拿起来。

柳远看得吃了一惊，忖道：好啊！当真是这山尤比那山高，原来这黑衣枯瘦老者，是伪装被点穴道，不知是何居心？

忖思之间，那头戴皮帽、身着皮衣的矮子，当先醒了过来，紧接着那形如竹竿之人，也跟着醒了过来。那矮子一拍尖上的皮帽子，道：“两个小子都走了么？”

黑衣人冷冷说道：“都走了。”

那奇高的瘦子接道：“不知那娃儿用的什么手法，我连看也未看清楚，就被点了穴道。”

黑衣老者冷漠的说道，“咱们伏牛三恶，闯了大半辈子江湖，从未遇上此等情事，今日之事，如是传扬于江湖之上，咱们也无颜在江湖立足了！”

那矮子一挺大腹，道：“幸好是无人见到。”

鼻子、眼睛挤到一处的瘦长之人，道：“那小子临去之际，留下了话，说是点了咱们的奇经、大穴，七日后伤势才会发作，不知是真是假？”

黑衣老者道：“一点都不错。”

胖矮子接道：“你老大见多识广，难道就没法子解救么？”

黑衣老者道：“我能解开被他点中的穴道，但却无法救治那受他内力透肌打伤的经脉。”

长瘦的接道：“这么说将起来，咱们还真得重去那岳阳楼了？”

黑衣老者道：“如是咱们都不怕死，那就不用去了。”

胖矮子道：“死虽不可怕，但那不死不活的味道，却是难以禁受……”

目光一转，望着那黑衣人道：“大哥之意呢。”

黑衣老者道：“如是害怕受罪，还是去的好些，”瘦高个子道：“小弟亦是此意，但不知二哥意下如何？”

胖矮子道：“大哥和三弟的公决，我岂可单独行动。”

黑衣人冷漠的说道：“看那两个小子的衣着装束，很像一个人……”

这也正是神刀柳远心中的疑问？当下凝神听去。

只听胖矮子问道：“大哥心中所想，可是那金环二郎陶玉么？”

黑衣老者道：“不错，当今之世，除了那金环二郎之外，从无人再穿着那等衣着，奇怪的是陶玉只有一个，但那两个小子，却是长的一般模样，叫人想不出是怎么回事！”

柳远心中一震，忖道：金环二郎陶玉，不错啊！就是那身怪模样的衣着，我早该想起此人才是。

只见那黑衣老人转过身子，大步向前行去。

这三入虽是称兄道弟，但彼此之间，显得十分冷漠。

那胖矮子和瘦长汉子，也是一语不发，跟在那黑衣老者身后而去，转眼之间，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了。

直待三人去远，神刀柳远才站起身来，掸掸身上灰尘，正待转身而，突然衣袂飘风，划空而夹，一个人影电奔而至，拦住了柳远的去路。

柳远定神一看，只见来人正是那伏牛三恶中的黑衣老者，不禁一呆。

那黑衣老者冷冷说道：“你藏在此地瞧了很久么？”

柳远虽明知据实而言，对方为保持颜面，必将动杀人灭口之机，但他也算是霸居长沙一方的雄主，不善谎言，沉吟了一阵，道：“不错。”

黑衣老者道：“那你是全都瞧到了？”

柳远道：“都瞧到了，但在下和你们伏牛三雄，素无嫌怨，自是当守口如瓶……”

黑衣老者接道：“这般承诺，在下岂能相信？”

柳远道：“那该如何？”

黑衣老者道：“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想个死法，在我眼前死去，咱们兄弟才能安心。”

柳远淡淡一笑，道：“若是在下不想死呢？”

黑衣老者道：“贪生怕死，人之常情，你既是无法自行下手，说不得只有在下代为效劳了！”扬手一指，点向柳远死穴。

柳远暗暗忖道：人称他们兄弟为三大恶人，看来的确是不错，闪身避开一指，刷的一声，抽出背上单刀。

黑衣老者道：“单看拔刀手法，当是一位小有名气之人，那是勿怪你不愿轻易的死了？”口中说话，人却掌指并出，攻向柳远，招招具是制命的毒着。

柳远心中恼怒，暗道：彼此无怨无仇，下手如此歹毒：非得给点颜色瞧瞧不可，手中单刀暗蓄真力，待势反击。

那黑衣老者连攻了七掌八指，都被柳远闪避开去，才知遇上劲敌，立时收敛狂做之态。

就在他心念转动，掌指一缓间，柳远已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暗蓄真力的单刀，顺势推出，左右旋动，划出一圈银虹，迫使那黑衣老者收掌跃避，柳远却借势冲了上去，展开单刀，着着迫攻。

要知双方相若的高手相搏，有不得毫厘失错，先机如失，就失去还手之力。

柳远和那黑衣老者的武功相差有限，但他手中多了一，把单刀，已把劣势拉平，那黑衣老者来势凶凶，先存了轻敌之心，柳远却是全心全意的拒挡敌势，待那黑衣老者警觉到遇上了劲敌时，已晚了一步，已被柳远占尽了先机，控制全局。

但那黑衣老者，乃久年在江湖闯荡的人，在半生中，斗过无数高手，虽处劣势，但却心神不乱，拳掌招术反而更见沉着，待机施展反击。

柳远连攻了七十余刀，仍未伤得对方，心知情势不妙，细看对方，拳掌的道路，十分沉稳，门户封闭紧严，已不似来时那等狂傲、轻敌的气焰，

如若不能把握优势，克敌制胜，待对方抢去先机，展开反击时，就难以应付了……。

怵思之间，突听那黑衣老者冷冷喝道：“小心了！”呼呼劈出两掌。

这两拳不但来势威猛，而且攻来的方向，亦是十分诡奇怪异，柳远虽是手中有刀，也不禁被迫的向后退了两步，心中暗道：要糟，如被他抢去先机，只怕今宵之战……。

那知黑衣老者呼呼疾攻两拳，抢得先机之后，突然回头疾奔而去。

这一来，倒大出了柳远的意外，何以他在取得制胜先机时，突然回身而去？

他久已闻得伏牛三恶的凶名，一向是心狠手辣，才被江湖上称为伏牛三恶人，今宵却似故意手下留情一般。

他望着那去如惊鸿黑衣老者的背影，迅快的消失于夜色中，才还刀入鞘，重回到岳阳城中。

孤独行程中，他突然发觉了自己是这般微不足道，能够在江湖叫响万儿的人，似乎武功都强过他很多……。

自己辛辛苦苦的来追查那神秘的马车，和多情仙子，真的追上了，又该如何？

心念转动，雄心忽消，数日来的豪兴、热情，有如被冷水浇下，再也提不起一点劲头。

突然间，车轮辘辘，疾驰而至。

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前，这辘辘车声，必然将使这柳远精神大振，但此刻，他意兴阑珊，连转头望那马车的兴头也没有马车疾快的驰近了柳远身侧，马头忽然一转，拦住了柳远的去路。

车帘起处，跃出来一个全身青衣的美丽的少女，举手理着鬓边的散发，笑道：“柳大官人，别来无恙，有劳千里追踪，足见官人多情，小婢奉命迎宾，大官人请来上车吧！”

柳远豪兴已消，轻轻叹息一声道：“你是什么人？”

青衣女道：“大官人贵人多望事，连小婢也记不得了？”

柳远道：“你可是那多情仙子的随身使女？”

青衣女道：“不错，大官人由长沙追来岳阳，披星戴月，十分辛苦，仙子大为感动，特遣小婢来迎接官人。”

柳远道：“请上复仙子，就说我柳某人要即返长沙，无暇拜晤了。”

青衣少女脸色一变，道：“大官人说的好生轻松，你既是无心，何苦要千里追踪。”

柳远道：“在下来此时，虽然是豪兴勃勃，但此刻却已兴意全消了！”

青衣少女道：“如是小婢请不去柳大官人，必将受仙子责罚，我看大官人还是上车的好。”

柳远拱手说道：“在下实已无再见仙子之兴，有劳姑娘代为美言一二。”

青衣女冷笑一声，道：“不吃敬酒，吃罚酒，那也是没法子的事了。”

柳远呆了一呆，道：“姑娘之意呢？”

青衣女冷冷地道：“我加上一个请字，不过是对你客气，其实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柳远微微了笑，道：“姑娘准备勉强么？”

青衣女道：“你可是有些不信？”右腕一挥，欺身而进。

神刀柳远但觉得手腕一麻，单刀已被青衣女夺了过去，心神微微一震，还未完全清醒，刀锋已然逼在前胸之上！

手法的干净俐落，却是未闻未见之学。

只听那青衣女冷冷的说道：“上车吧！”

神刀柳远自知反抗也是枉然，一语不发的掀起车帘，上了马车。

青衣女放下车帘，马车疾快的向前奔驰而去。

车中布设，十分舒适，隐隐间有一股清香的脂粉气味。

那多情仙子的美丽倩影，陡然间浮在神刀柳远的脑际，那倩影随着他转动的心念，不断的扩大，终于在眼前描绘出一付美丽的形貌，不禁轻轻叹息一声，忖道：一个人能得一亲那绝世玉容的芳泽，纵然死了，那也算不虚此生……。

他的思想，逐渐为多情仙子那美丽的幻影占据，陶醉在幻梦中。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那青衣女掀开车帘，高声说道：“到了，下车啦！”

她一连呼叫数声，柳远才似大梦初醒般啊了一声，睁开眼来，说道：“到了么？”

青衣女冷冷说道：“你可是被吓糊涂了？”

柳远也不答话，举步下了马车。

夜色中，只见一片幢幢屋影，似是停在一座大庄院前。

耳际间又响起那青衣女娇脆的声音，道：“你最好是闭上眼睛……。”

柳远道：“闭上眼睛，我怎能走路。”

青衣女道：“我牵着你走。”

柳远果然依言闭上双目，青衣女牵着他一只衣袖，向前行去，一面说道：“你这人心地还好，等会见着我们姑娘时，说话要小心一些，如果不再惹恼她，也许这档事也就算了。”

柳远道：“什么事啊？”

青衣女道：“你是真不明白呢？还是故意在装糊涂？”

柳远道：“只有不知。那有故作糊涂之理。”

青衣女道：“你家产万贯，不坐在家里享福，苦苦的追查我们行踪为何？就凭这一桩事，杀了你也是活该！”

柳远道：“你们那位姑娘很凶么？”

青衣女道：“这就很难说了，她脾气好时，你忤逆她一点也不要紧，如是不乐之时，一点事就要挨骂了！”

柳远道：“这么说来，你们是常常的挨骂了？”

青衣女未答柳远之言，却回过头来道：“你一直没有闭上眼睛么？”

柳远暗暗忖道：我既然答应了她，怎的竟会忘去……。

只听那青衣女道：“哼！我已经告诉你了，闭不闭眼，是你的事，你以后瞎了眼，不能怪我。”

柳远吃了一惊，暗道：她说的这般严重，倒不似故作耸听危言、只怕这期间当真有什么古怪……。

四下打量一阵，才发觉自己正穿行一座花园中，夜风中花香芬芳。

青衣女突然加快了脚步，行近一座厅前，那厅门紧紧关闭着，不见灯光，四周花树环绕，青衣女右手在门上轻叩三下，木门大开，一推柳远，道：“进去吧！”

她虽是生的娇小美丽，但腕力却是很强，柳远被她用力一推，竟身不

由己的走了进去。

两扇门，突然关了起来，室中更是黑暗，伸手不见五指。

这情景充满着神秘的恐怖，柳远本能的伸手去摸刀把，一手抓空，才知身上单刀早已被人取去。

只听一个冷漠的女子声音，由花厅一角中传了过来，道：

“你快马兼程，追查我们行踪，是什么用心？”

柳远用尽了目力瞧去，竟然瞧不出一点征象，虽然他可凭藉传来的声音，判别出那人的停身之处，他自信凭藉自己的目力，虽无法辨视出室中细小之物，但一个人决逃不过目光。

只听那冷漠的声音又传了来，道：“我们仙子虽是生性仁慈，但如激恼了她，那就很难说了，你如是装聋作哑，那可是自讨苦吃了。”

柳远一提真气，暗自戒备，应道：“在下初时确有追查诸位行踪之心、但此刻已经是意兴索然。”

那冷漠的女子声音接道：“为什么？”

柳远道：“那多情仙子虽然玩世不恭，但并无恶行，在下纵然追寻到诸位行踪，也无可责之言。”

室中突然亮起了一道火光，燃起了一支红烛。

一个全身黑衣的少女，高举着红烛走了过来。

柳远恍然大悟，暗道：原来她穿着一身黑衣，隐在花厅一角，如再举起衣袖，掩住五官，就使人无法瞧见。

只见那黑衣女把红烛放在木案之上，说道：“你既无恶念、邪心，罪行不大，但你千里追踪，亦不能说毫无惩罚。”

柳远一皱眉头，道：“如是在下不愿接受呢？”

黑衣女忽然启唇一笑，道：“为什么呢？”

柳远道：“大丈夫可杀不可辱……”

黑衣女接道：“不成，如是要你死，你想活也活不成，如是不让你死，你想死也死不了，你罪不致死，我怎能杀了你。”突然一伸右手，疾向柳远抓去。

柳远右腕一沉，避开了掌势，右手反击一掌。

黑衣女娇躯一转，人已闪到柳远的身后，柳远右手疾收，正待向后退去，突然右手“曲池”穴上一麻，一条右臂软软垂了下去，紧接着左臂“曲池”穴上也被点中，两条手臂作用齐失。

这柳远也算是一方英雄，动手不过一招，就被人点了双臂穴道。心中一股激愤，实难忍耐，怒声喝道：“臭丫头……”三个字刚刚出口，突觉哑穴一麻，再也接不下去了。

那黑衣女缓缓转到柳远身前，说道：“你口不能言，手不能动，再也没有法子泄露所见的事了。”

柳远心中怒火高张，双目尽赤，但手不能挥，口不能言，心中干自着急。

只听那黑衣少女接道：“我这奇特点穴手法，虽然点了你身上三处穴道，却不伤身体，回家去好好休养一年，穴道即可自解，这一年之中，不可妄动怒火，怒则伤身，室外已替你备了健马，你可以走了。”呼的一声，吹熄了案上烛火，室中又恢复一片黑暗。

柳远依在一处壁上，准备待胸中一股激动、愤怒稍为平息之后，再作

决定。

黑暗中柳远隐隐感觉到那黑衣少女已然走去，这座黝暗的大厅中目下已无人主持。

他长长吁一口气，缓步向外走去。

厅门外早已站着一位身穿青衣的姑娘，冷肃的站在六七尺外，冷冰冰的说道：“你再不出来，我也走了……”语声微微一顿，道：“此刻，我送你上马。”

柳远心中暗道：既已无反抗之能，那就不如一切听凭她们安排，看看又是如何？举步行过了过去。

那青衣小婢直待柳远行近身前，才转身带路。

穿越了几重庭院，到了大门之外，果然有一匹鞍镜俱全的长程健马。

青衣女道：“可要我扶你上马。”

柳远不知双臂的“曲池”穴，身上哑穴被点之后，是否影响到其他武功，当下一提真气，突然一跃，直向马背上飞了过去，蓬然一声微震，已骑在马上。

那青衣女突然上前两步，轻轻在健马身上拍了一下。

但闻健马一声长嘶，放蹄而去，如惊鸿，眨眼间，已走的踪影不见。

神刀柳远单人一骑，奔驰在夜色中，仰望着天空闪烁的繁星，更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孤独。

他想纵声大叫，以舒情怀，但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用尽了气力，想挥动一下双臂，但那两条臂膀已然不听使唤。

一个完好的人，陡然间口不能言，手不能动，这痛苦实有着比死亡更难忍受之感。

他纵马狂奔在荒凉的原野中，有如一个发了疯的狂人。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大色曙光已现，那匹长程健马已跑的遍体大汗，力尽难支，呼的一声，摔倒在地上。

这柳远虽然被点了双臂上的“曲池”穴，手不能动，口不能言，但他心智无损，武功仍在，经过一阵发狂的奔驰之后，那急躁的情绪，逐渐的平复下来，一种人类生存的本能，使他开始适应这突然的变化，他望望那倒在地上的长程健马，心中突然生出强烈的求上之望，暗道：我柳远岂能因穴道的暂时受制，就此消沉，她那独门点穴手法，难道世间真就无人能够解得么？

他缓缓站起身来，辨识了一下方向，不禁长长一叹，原个他快马狂奔了大半夜，仍然在岳阳附近。太阳逐渐升起，金黄色阳光，照着那含露草木，一切都显出蓬勃的生机。

只听得蹄声，由远而近，瞬息间快马已到柳远的停身之处。

马上坐着一个姿容绝世，全身白衣的女子，长发和衣袂不停在晨风中飘动。

此刻的柳远，心中对女人充满着敌意、畏惧，看那白衣女策马而来，冷峻的望了她一眼，赶忙别过头。

那白衣女目光锐利至极，柳远那充满敌意的一眼，似已被她发觉，马头一转，直奔过来问道：“你可是遇上强盗了。”

原来柳远从马上摔下，沾了满身土。

柳远强忍心中的激动，头也不回，装作未闻。

只听鞍镫微响，白衣女竟然跃下马来。

一缕柔柔清音传入耳际，道：“你被人点了穴道。”

随着这喝问之声，一掌拍向了柳远的右臂。

柳远意识中感觉到一掌拍来，但却是闪避不开，只觉右臂上经脉一震，似是随着那拍来的掌势中，挟着一股暗劲，透肌而入，震荡经脉，本能的一抬右臂。

那知右臂竟应势而起。

柳远还未来得及转动念头，那柔柔清音又在耳际响起，道：“你左臂也被人家点伤了。”呼的一掌，又击在左肘上。

神刀柳远那无法举动的双臂，陡然间完全恢复，心中大为震动，忍不住回头望去，只见她娇艳如花的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心情问无限平和，缓缓说道：“你被人家用透骨打穴的手法，伤了经脉，这手法十分怪异，和一般点穴手法大不相同，当今之世，很少人能够解得……”

语声微顿，却不见柳远说话，又自接了下去道：“不过伤你经脉的人，心地很好，下手甚有分寸，纵然是无人帮你活开被伤的经脉，一年之后，即可自动复原。”

柳远初时对她原抱有很深的敌意，但见她平和的笑容，诚恳的言词，毫无做作讥讽之意，心念顿时一变，心想说几句感谢之言，却又无法出口。

那白衣女皱了一下眉头，道：“你怎么不说话呢？……”但见他目中流露出感激之意，心中忽然动了怀疑，接道：“你是天生的哑子么？”

柳远摇摇头，黯然一笑。

白衣女道：“那是不愿理我了？”

柳远心中大急，举起双手一阵乱摇。

白衣女凝目沉思了片刻，笑道：“我明白啦！你可是被人点了穴道？”

柳远点点头，目光流现出求救之色。

白衣女缓步走了过去，轻扬玉腕，解开他哑穴上的禁制笑道：“那点你穴道的人坏事啦，点了两臂上的穴道不算数又点了你的哑穴。”

柳远长长吐出一口闷气，道，“在下长沙柳远，我承姑娘援救，感激不尽，不知姑娘可否留下姓名，也好让在下日后报答。”

白衣女凝目沉思片刻，道：“不用报答了，江湖上偶伸援手，也算不得什么大事……”话至此处，双颊上突然泛现出两圈红晕，微带娇羞的接道：“你一定要问我的姓名，叫杨夫人就行了。”

柳远自言自语道：“杨夫人，杨夫人……我明白了，你可是杨梦寰大侠的夫人么？”

白衣女笑道：“不错啊！你可是敬佩我那寰哥哥么？”

柳远道：“杨大侠武功绝世，侠名震荡江湖，武林中人有准不敬佩于他，唉！除了杨夫人外，世界上还能有几人具此等身手！”

白衣女微微一笑道：“多谢你夸奖我那寰哥哥，他实在是个很好的人，江湖上人人敬重他，我心中很……”

只听一阵尖冷的长笑传了过来，道：“沈姑娘仍然是处子之身，怎的自称起杨夫人了？”

白衣女转头望去，只见两丈外站着三个面目俊俏的少年，身着黄色及膝大褂，腰束一条三寸宽的白丝腰带，淡黄绸裤，粉底快靴，高卷着袖管，背上斜插金环剑，三个人一般的装束，每人手腕上都带着一个金环，日光丁闪闪耀目，不禁心头一震，失声叫道：“陶玉，你没有摔死么？……”

只见那居中的黄衣少年格格一笑，道：“好啊！霞琳姑娘，你还能记得故人……”

沈霞琳脸色突然一变，冷冷笑道：“哼！你不用骗我了，你不是陶玉。”

那居中的黄衣少年微微一怔，道：“怎么？我那里不像了。”

沈霞琳道：“你长像倒和那陶玉是一般模样，但那陶玉只有一个，你们三个却长的一般模样，自然不是陶玉了。”

陶玉微微一笑，道：“几年不见，沈姑娘的见识，竟是大有进境了。”

沈霞琳道：“我已经长大了，谁也别想骗得过我！”

陶玉道，“不论在下是否就是那陶玉，但沈姑娘一眼之间能够看出我像陶玉，那是足见沈姑娘尚未忘怀昔年之情……”

沈霞琳心中大急，厉声喝道：“谁对你有情了，那时我不过是看在寰哥哥的份上，因为你是他的朋友，才肯听他的话，谁知道你竟是个很坏很坏的人……”

语音微微一顿，又道：“这些往事，你如何知道？”

陶玉道：“因为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岂有不知之理！”沈霞琳讶然说道：“这么说将起来，你当真是那陶玉了！”

陶玉道：“货真价实，一点不错。”

沈霞琳望着他身后站立的两个黄衣少年，道：“那两人又是谁呢？”

陶玉微微一笑，道：“那是我们下弟子。”

沈霞琳道：“怎么会长的和你一样呢？”

陶玉道：“形貌相同，衣着一样，一眼看去，自是一般，沈姑娘如是仔细的看上一阵，就可分辨出真伪来了。”说话之间，举步行了过来。

沈霞琳微微一笑，道：“我不要仔细瞧你了，你如是真的陶玉，吃过这一次苦头，也该改过自新，做个好人，如你是那假冒陶玉之名，瞧不瞧你都是一样。”

陶玉呆了一呆，停下了脚步，道：“沈姑娘还是这般的坦诚性格。”

沈霞琳道：“你这话不是说的很奇怪么，一个人的生性一自是终身不变……”

陶玉脸色一变，接道：“不错，一个人的性格，应该是终身不变，在下心中对你沈姑娘一直是念念不忘。”

沈霞琳摇摇头，道：“我已经是杨夫人了，你以后不用再叫沈姑娘啦！”

陶玉道：“你骗得过别人，如何能骗得过我陶玉，眼下你仍是处子之身。”

沈霞琳粉脸一红，道：“我和寰哥虽无夫妻之实，但已有夫妻之名。”

陶玉见沈霞琳说她与杨梦寰虽无夫妻之实，但已有夫妻之名，不由冷冷说道：“既是虚有其名，那你就不要再回去了。”

沈霞琳奇道：“我不加家去，要去那里？”

陶玉道：“跟着我走，日后我如达到那称霸武林之愿，你就是天下武林盟主的夫人了。”

沈霞琳道：“你这人讲起话来，怎么没有一点分寸，我和寰哥哥，恩爱夫妻，生死与共，你是他的朋友，这般的对我轻薄，岂不是大笑话么？”

陶玉怒声说道：“谁是他的朋友了，那杨梦寰夺去了我的师妹，害得我吃尽了苦头，我这次重出江湖，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他算帐。”

沈霞琳微微一笑道：“我一点也不害怕，你决然打他不过。”

陶玉冷笑一声道：“你认为我要去找他当面比武么？”

沈霞琳道：“你要和他分个高下，自然是非要比武不可了。”

陶玉道：“我先要夺其所爱，使他折腾一阵，然后再搏杀于他。”

沈霞琳道：“你要用什么方法折磨他呢？”

陶玉道：“我先要把你带走，然后我再派人送信给他，告诉他你沈霞琳已经是我陶玉的了……”

沈霞琳脸色大变，怒声接道：“你这人胡说八道……”

陶玉格格大笑道：“我说的句句都是真实之言，沈姑娘如是不信，那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沈霞琳一转身，跑近爱马旁边，伸手拔出鞍上挂的长剑，说道：“你说话太无礼貌，我要好好的教训你一次才行。”她左手领动剑诀，封住了门户，接道：“你出手吧！”

陶玉冷然一笑，道：“沈霞琳，几年不见，不知你的武功如何……”

沈霞琳接道：“当然是大有进步，五年前袁哥哥大破天龙帮后，已被江湖上尊为一名家，这些年来，我和那红姊姊都在跟着袁哥哥练武功……”

陶玉一听沈霞琳提到师妹，心中不由、一阵暗痛，厉声喝道：“那李瑶红怎么样了？”

沈霞琳道：“她很好啊。”

陶玉双目圆睁，怒声喝道：“好！我先把你抢到再说……”一伏身，弩箭离弦一般，直向沈霞琳冲了过来。

沈霞琳长剑一闪，划出了一圈银虹，封住了门户。

陶玉眼看无法得手，立时仰身而退，一来一往之间，不过眨眼工夫。

沈霞琳看他进退之间的快速身法，不禁吃了一惊，暗道：

“这人动作好快，看将起来，似是还要强过袁哥哥了。”

陶玉冷笑一声道：“好啊，几年不见，沈姑娘武功——果然是有了很大的进境。”

沈霞琳正待答话，瞥见人影一闪，陶玉已疾如闪电般冲了过来，不禁心头骇然，匆忙间疾举长剑，一招“天女挥戈”以攻迎攻。

那知长剑刚刚举起，突觉右腕一麻，腕力顿失，长剑陡然落地。

陶玉格格一笑道：“这是天罡指力，你可曾学过么？”

谈笑声中，左手已托住沈霞琳时间关节。

沈霞琳道：“天罡指乃‘归元秘笈’上的武功，我那兰姊姊最擅此技。”

陶玉道：“杨梦寰可会‘天罡指’么？”

沈霞琳道：“当然会了，那‘归元秘笈’上记载的武功，他大都学过。”

陶玉道：“不知他有几成火候？”

沈霞琳正待答覆，心中突然一动，冷冷说道：“你想由我口中问出袁哥哥的虚实……”

陶玉笑道：“好啊，几年不见，你倒是懂事多了。”右手连挥，又点了沈霞琳三处穴道，接着又道：“想你必已学过自行解穴之法，那只好多点你几处穴道了。”

沈霞琳道：“你仍然这样坏，将来定然不得好死。”

陶玉道：“将来的事，待将来再说，但眼下你已被我生擒，那杨梦寰抢走了我的师妹，我陶玉夺了他的妻子，岂不是应该么？”

沈霞琳心知多言无益，索性不说话。

陶玉缓缓转过身，目光凝注在神刀柳远身上，冷冷说道：

“你自己自绝呢？还是要我动手？”

柳远抬起双掌护住前胸，道：“在下虽然自知非敌，但也不甘束手待毙。”

陶玉道：“好！那我就让你尝尝分筋错骨的滋味。”陡然欺身而上。

柳远右掌急挥，一招“飞钹撞钟”迎胸捣去。

掌势出手，突然肘间一麻，右臂肘关节，已被陶玉托住。

柳远万想不到，连一招都无法攻出，长叹一声，道，“想不到我柳远习了数十年的武功，竟然无能接你一招。”

陶玉道：“你既然败的心服口服，想来死的定也能瞑目九泉了？”有手微一用力，错了柳远右腕关节。

柳远闷哼一声，痛出了一身大汗。

陶玉格格一笑，道：“味道如何？”

沈霞琳星目圆睁，怒声喝道：“住手！”

陶玉已然托起柳远左肘关节，听得沈姑娘喝叫之言，回身笑道：“沈姑娘有何吩咐？”

沈霞琳道：“我要你放开他。”

陶玉道：“为什么？”

沈霞琳道：“他不是你一合之敌，杀了他也算不得英雄。”

陶玉笑道：“在你沈姑娘的眼中，我陶玉早已是无情无义的小人，那也不用充什么英雄好汉了。”

沈霞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已成熟了很多，当下冷笑一声道：“我明白了。”

陶玉道：“你明白什么？”

沈霞琳道：“你可是怕他去告诉我寰哥哥，杀他灭口？”

陶玉道：“我还要杨梦寰知道我掳了他的妻子，岂会怕他知道？”

沈霞琳道：“你如不怕我寰哥哥知道此事，那就放了他去‘水月山庄’报讯。”

陶玉道：“这岂不太便宜杨梦寰了么？我要先故布疑阵，使他疑神疑鬼的闹个六神不安，然后再知道你已为我所有。”

沈霞琳叹道：“你当真是越长越坏了！”

陶玉右手一抬，又错开了柳远左臂关节。

神刀柳远极力忍耐，但仍然忍不住这错骨椎心的痛苦，失声而呼。

陶玉格格一笑，道：“我还道你是铁打铜浇的人，当真能忍得下这伤筋错骨之苦！”双手齐出，又错开了柳远双肩关节。

柳远只痛得汗如雨下，大叫一声，晕倒地上。

陶玉又错开柳远双膝关节，回头对沈霞琳，道：“他几处重要关节都被错开，一身武功，作用全失，但两三天内也死不了。……”

沈霞琳道：“他人已痛的晕了过去，你为什么不杀了他？”

陶玉道：“一顿饭工夫之内，他自会清醒过来，我要他躺在这里，慢慢死去。”

沈霞琳道：“那要数日夜之久，你不怕别人救了他么？”

陶玉笑道：“除非有人能接上他被错开的筋骨，否则只要一动他，必将剧疼刺心……”突然伏下身去，自动接上了柳远的右肩、右肘关节。

沈霞琳只瞧的茫然不解，道：“你这是干什么？”

陶玉笑道：“我与他留下一条有用的右手，如果是有人救他，触动他的筋骨，他在刺骨椎心的剧疼之下，必将失去了理性，挥动右臂，击伤那救他之人，如是救他的人不会武功，定将被他一掌击毙。”

沈霞琳叹道：“祸连无辜，你当真是毒如蛇蝎。”

陶玉道：“那只怪救他的人多管闲事；如何能够怪得我呢？”右手一伸，点了柳远哑穴。

沈霞琳道：“这又是什么恶主意？”

陶玉道：“简单的很，我要他口不能言，无法告诉那救他的人，不要动到他的伤处，才能造成误会，伤害那救他的人。”

沈霞琳道：“世上恶人都可恕，只有陶玉不可恕！”

陶玉冷冷说道：“我陶玉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那是死后的事，但沈姑娘不要忘记，你此刻已为我陶玉生擒，我可使你死，也可使你生，也可让你受尽羞辱，历尽痛苦……”

沈霞琳接道：“我不怕死。”

陶玉脸色一变，右手一挥，砰砰两声，左右开弓，打了沈霞琳两个耳括子，他阴沉的一笑，冷然接道：“在下已没有五年前那份怜香惜玉之心，沈姑娘如若顶撞在下，那是自讨苦吃。”

这两记耳光，落手奇重，只打的沈霞琳双颊红肿甚高，口中鲜血泪泪而下。

沈霞琳一咬牙齿，强忍着伤疼，不再言语，心中却念头电转，忖思着如何设法把此讯通知杨梦寰。

陶玉回顾了躺在地上的神刀柳远一眼，脸上闪掠过一抹狞笑，探手一把抱起沈霞琳，疾奔而去。

那两个衣着、形貌都和陶玉一般的少年，正是陶玉四灵化身中的朱雀、玄武，紧随在陶玉身后，急奔而去。

荒凉的郊野中，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金色的阳光照射在青草地上，显得是那样柔和、安祥。

柳远挥动一下仅可伸动的右臂，抓起了一颗石子，瞪着一双无法转动的眼睛，望着官道。

他虽两腿左臂关节尽为错开，但他的心智并未受损，他极力忍受着痛苦，希望能藉着一条尚可活动的右臂之力，把消息传入“水月山庄”。

他心中冷笑着，忖道：陶玉啊！陶玉啊！你千般算计，万般算计，该想到我右手可以写字，一样能把消息传到“水月山庄”中去……。

一股倔强的意念支持着他，使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神智。

太阳光照花了他的眼睛，但他仍一瞬不瞬的望着官道。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辘辘的轮声，划破了荒野的沉寂，也惊动了神刀柳远。

他伸动一下右臂，抓起了自己的头发，猛力向上一提，这一动，震动了他的伤处，只疼得出了一身大汗。

但终于他瞧到了一辆马车，由正西方向驰来。

他听着轮声渐渐的接近，算准了距离，突然一振右腕，抛出手中的石块。

但闻蓬然一声，石块正击在车轮上。

他的心计没有的，果然惊动了马车中人。

但闻脚步之声，行近身侧，一个土布衣裤的车夫打扮的大汉，缓缓步行了过来。

柳远举起右手在头上挥绕了一周，示意他蹲下身来。

那大汉如何能解得柳远之意，停下脚步，叹道：“你可是遇上了强盗，唉！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你不用谢我了，我抱你上车。”伸手抓柳远的左臂。

第二回：心狠手辣

他误解了柳远那绕动右手之意，是在拜谢他相救之情。

因为柳远除一条右臂之外，左臂和两腿上的关节，都被陶玉错开，难以挣动，眼看那车夫伸手抓向左臂，就是无法闪避。

只觉一阵筋断骨折，裂心碎胆的剧疼，左臂硬被那大汉抓了起来。

事情果如陶玉所料，在这等裂心碎胆的痛苦之下，那还能多作思虑，右臂一挥，砰然一声，击在那大汉胯间。

那大汉被柳远打了个仰面朝天，半晌才挣扎爬起，指著柳远大声喝道：“不知好歹的东西，不分敌友，出手就打，我瞧你躺在这里等着狗来吃吧。”转身大步而去。

他似已被柳远打的不轻，心中有些害怕，不敢再多停留了，转身急步而去，片刻间轮声辘辘，赶车而去。

足足过了有一盏热茶工夫，柳远那震动的筋骨痛疼，才逐渐平复下来，抬头看那车夫时早已走的不知去向。

他长长吁一口气，右手又抓起一颗石子，等待着第二个机会这时，他被移动的方位，已无法看到官道，只能凭藉双耳去听。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才听到一阵蹄声传来。

这时柳远有了准备，早已用右手在地上写了两行字。

只听蹄声得得，由远而近，柳远凭听觉算准了位置，猛投出了手中石块。

果然，应手响起了一阵马嘶，想是投出石块，击中那匹健马。

他无法抬起头看，只好举起右手来，不停的摇晃，希望藉此能引起来人的注意。

但闻砰的一声，一条马鞭，正抽在柳远的右腕上，虽然有些痛疼，但他足可忍耐，藉势抓住鞭梢，用力一带，手指指向预先写好的字迹上。

果然那人骤不及防的被他一带，身子直冲过来，正待发作，突然瞧到了地上字迹。

只见第一行写道：“我被人点了哑穴。”

这时，柳远因来人的方位移动，已可看清楚来人是一位十八九岁，身着蓝色长衫的少年。

那蓝衫少年回头望了柳远一眼道：“你可是不会说话……”大概他亦自觉到此言多余，也不待柳远回答，目光又移向下面一行字迹上，只见上面写

道：“请到‘水月山庄’，就说杨夫人已为陶玉所掳去。”

只听蹄声得得，又一匹快马奔驰而来。

那蓝衣少年回顾来人一眼，道：“我带你同去那‘水月山庄’如何？”伸手去抱柳远。

神刀柳远吓得连连挥着右手。

那蓝衣少年愕然不解，凝目想了一阵，道：“你还是用手写出来吧！”

柳远无可奈何的伸出右手在地上写道：我被人错开了全身关节，全身不能碰得。

那蓝衣人呆了一呆，道：“我虽然学过推宫过穴的手法，但却从未学过替人接续关节，此事兄弟无能为力……”

突听一个尖冷的声音道：“这是西域三音神尼的‘拂穴错骨’手法，不足为奇。”

蓝衣人转头看去，不知何时，身后已站着一位手持佛尘的道姑。

道姑生得十分美丽，只是眉宇间有一股怨愤之气，似是对世间所有的人物，都充满着恨意。

蓝衣人听她口气托大，本想出言讥讽她几句，但一见她那泛现怨愤的脸色，竟是不敢多言。

只见那道姑放下手中拂尘，蹲下身子，伸出白嫩的双手疾快的替柳远接上被错开的关节，说道：“这手法虽然歹毒但如在三十六个时辰之内施救，人就不会受到一点伤害，哼哼！他可是认为那‘三音神尼’的‘拂穴错骨法’就无人能解得了么？”

那蓝衣少年暗中瞧了那道姑两眼，只觉除了她脸上一股怨愤之气外，秀眉樱唇，美丽不可方物，不禁心头一荡，暗道：这出家人好生美艳，当下一伸大拇指道：“喝！仙姑武功了得，在下好生佩服。”

那道姑缓缓转过脸去，双目充满怨毒之色，瞧了那蓝衣少年一眼，冷冷说道：“你可是活得不耐烦了。”

蓝衣少年吃了一惊，回身急奔而去，纵上马背，放辔疾驰。

柳远深深一揖，道：“多谢仙姑救命之恩。”

那道姑冷冷说道：“不用谢了……”微微一顿，接道“那错开你关节的人，可是当真名叫陶玉么？”

柳远道：“自然是真陶玉了。”

那道姑道：“他穿了什么衣着，仔细的说给我听。”

柳远道：“黄色及膝大褂，手套金环，背插金环剑。”

那道姑双目中厉芒一闪，道：“果然是他，想不到他竟然未死……”突然厉声接道：“他往那个方向去了？”

柳远略一沉思，指指正北道：“似乎向正北方去了。”

那道姑怒道：“什么似乎不似的，你难道没有看清楚么？”

柳远道：“不错，在下确实未瞧清楚……”忽然想起昨夜那黄衣少年和伏牛三恶，订下岳阳楼的约会，急急接道：“不过仙姑如要找那陶玉，还有一个办法。”

那道姑道：“什么办法？”

柳远道：“那陶玉邀约了伏牛三恶，在岳阳楼上见面，仙姑请到那岳阳楼去，或者可见着陶玉。”

那道姑冷冷望了柳远一眼，道：“他们约好几时见面？”

柳远凝目思索了片刻，道：“他们约定的日期十分含糊，约了日期，但却未讲明时刻。”

道姑道：“怎样一个约法？”

柳远道：“前夜相约在三日之后，应该是后天才对。”

那道姑道：“后天就后天吧，我能等他很多年，难道还不能多等两天。”

她自言自语，听的柳远莫名其妙，但又不敢追问，心中忖道：此人不知是何许人物，和陶玉似乎有着很深的仇恨。

只听那道姑冷冷问道：“你现在要到那里去？”

柳远道：“我要到水月山庄，去见那杨大侠，告诉他妻子被人掳去……”

那道姑道：“我瞧你不用去了。”

柳远诧声问道：“为什么？”

那道姑道：“找到我也是一样，别人都怕陶玉，但我却不怕他。”

柳远心中纳闷，暗道：那杨夫人也对我有过救命之恩，我岂可过河拆桥，不予置理，当下说道：“不行，我已答允那杨夫人，如何可以失信。”

那道姑道：“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敢勉强去，我就再错开你身上关节。”

柳远听得吃了一惊，暗道：这话倒也不尽是恐吓之言，她能接上错开的关节，再错开自非难事……忖思之间，突听那道姑冷冷说道：“从现在起，你就跟着我吧！”

柳远道：“仙姑的救命之恩，在下是感激不尽，要我赴汤蹈火，那是万死不辞，但在下去通知杨大侠一声，似亦无害……”

那道姑冷冷接道：“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不用再谈这件事了。”转身直向岳阳行去；

行了两步，突然又回过头，道：“走吧！”

柳远略一沉吟，只好随那道姑身后行人城中，问道：“咱们还要到那里去？”

那道姑道：“找一个客栈住下，我利用这两天的空闲，传你一点武功，到时候，也许有用你的地方哩！”

柳远暗暗叹息一声，忖道：看来是无法把讯息传入“水月山庄”了。

只听那道姑问道：“你认识杨梦寰么？”

柳远摇摇头，道：“不认识，但那杨大侠鼎鼎大名，天下知闻，不认识他的人虽多，但不知他名的人那确是少之又少了。”

那道姑又道：“他的声名如何？”

柳远一伸大拇指道：“江湖之上，提起扬大侠杨梦寰三个字，谁不肃然起敬。”

那道姑充满着忿恨的脸上，突然绽现出一抹笑容，自言自语道：“杨师弟能有今日，也算光了我们昆仑派的门户了——”柳远听得心中一动，不觉接口说道：“听说那杨大侠，原本出身昆仑门下，姑娘想必也是昆仑门中弟子了。”

那道姑回过脸冷冷说道：“我不是。”

柳远心头纳闷，暗暗忖道，这人有些疯癫，明明听她自称昆仑门下，却又不肯承认……。

流目四顾，只见街上行人侧目，大都望向两人，柳远霍然警觉，暗道：我这一身装束，带着一个美丽的出家道姑同行，自然引起别人的好奇之心了。

转眼看去，只见那道姑大步而行，似是毫无所觉，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女子只怕是真的有毛病，和她同行在一起，倒是真得小心一些才是。

那道姑当先带路，行入了一家客栈之中。

柳远随她身后直入一座客房。

店伙计看了那道姑冷若冰霜的脸色，竟是不敢间话，直待两人进了客房，才躬身说道：“两位可是要住店么？”

那道姑冷冷答道：“不住店来此作甚？多此一问。”

店伙计楞了一愣，悄然退出，随手带上了房门。

只听那道姑尖声喝道：“站住。”

声音不大，却充满着煞气，吓得那店伙奔了回来，道：

“女菩萨还有什么吩咐么？”

那道姑冷漠的说道：“谁要你带上门了。”

店伙计连连说道：“小的该死，小的该死。”抱头鼠窜而去。

柳远望着她满脸愤怒之容，亦不禁心头凛然，只觉她随时随地都可以出手杀人。

只见她放下手中的拂尘说道：“过来，我传你几招武功。”这几句话却说的口气大见缓和。

柳远依言走了过去，那道姑果然一式一招地解说起来，这柳远，武功本有根基，一听之下，立时觉出，都是极具精奇的手法，立即全神集中学习。

那道姑传过口诀之后，端然而坐，指点着柳远练习，半日时光，就这般匆匆过去。

太阳沉下西山，夜幕低垂，室中一片漆黑，柳远仍然沉醉在那几招深奥的手法中，不住的挥拳出手，苦苦习练，浑然不觉间，黑夜已至。

直待他把三招手法练熟，天色已经是初更时光，这才警觉室中还未点灯，招呼了店伙，送上灯火，再看那道姑，还盘膝闭目而坐，运气调息，一层茫茫如烟的白气，不停的由她顶门面蒸蒸日上腾，不禁吃了一惊，暗道：此人好精湛的内功。

那道姑似是练功正值紧要关头，根本未曾留心到室中景物，柳远点上灯火，她仍是毫无所觉。

柳远想到未能通知那杨梦寰，内心极为不安，探手摸到怀中的黄金，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我虽不能亲自赶往那“水月山庄”，为何不可派人前往一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此事想来不难。

心念转动，悄然离室，唤过店家，借了笔墨，修好书信，一封，问道：“伙计，店中可有闲人么？”

店伙计道：“东廓之下，住了一位客人，吃饭没饭钱，终日无事，清闲的很。”

柳远道：“好！快去唤他过来。”

店伙计应了一声，片刻间带来一个髯眉皆白，衣着褴褛的老人。

柳远瞧了那人一眼，摇摇头，道：“不行，此人年纪太大。”

那老人望了柳远一眼，道：“老朽是者当益壮。”

柳远仔细打量他一眼，果然发觉他脸色红润，虽然是髯眉皆白，毫无龙钟老态，问道：“你可走得动么？”

白眉老人道：“日行百里，算不得什么稀奇。”

柳远道：“你可知道那水月山庄么？”

白眉老人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大大有名之处，天下谁人不知！”

柳远道：“好！我有书信一封，快送往‘水月山庄’。”探手入怀摸出黄金一锭，交给那店伙计，接道：“这块金锭，暂存你处，待这老先生送信归来，你扣除宿饭之后，余下的银钱都找还放他。”

老人接过书信，双目中神光闪了一闪，大笑而去。

柳远听得那大笑之声，心中突然觉出有异，回头望时，那老人已闪出了店门，消失于黑暗之中，不禁吃了一惊，暗道：

“好快的身法，难道我柳远遇上了什么深藏不露的高人么？”

心念一转，缓步而回，低声对那店伙计道：“那人住在这里好久时间了？”

店伙计道：“不足十日。”

柳远道：“他可曾付过饭钱。”

店伙计道：“他如能付宿饭之资，咱们做生意的，也不敢把他撵到廊沿上住了。”

柳远心中大感奇怪，看那老人气宇不凡，何以竟付不出宿饭之资，口中问道：“他可曾说些什么？”

店伙计一抱拳，道：“大爷请恕小人之罪，小人才敢直言。”

柳远心中愈奇怪，急道：“你说吧！”

店伙计道：“那老人说十日之内，自会有孝子贤孙来此替他老人家付帐、要我们店里放心，他决不会赖我们一宿之资。”

柳远一日夜间，连经了两次生死大劫，脾气好了甚多，心中暗道：好啊！你们明明知道，故意害我罢了。口中却微微一笑，转身而去。

那道姑只顾自己打坐调息，理也不理，柳远的进进出出，她亦似浑如不觉。

次晨天色微明，柳远已然醒来，想到昨日学到的三招手法，也该温习一下，当下轻启房门，准备转到后院中去，那知室门一开，竟赫然有一人站在门外。

那人身着黄色及膝短褂，高卷着一双袖管，双袖之上，各套着一双金环，背上斜插着一支金环剑，唇红齿白，俊俏动人。

这装束，留给柳远深刻无比的印象，不禁瞧的一呆。

黄衣人举手轻轻一挥，低声说道：“我不愿惊动别人，所以进门都未叫，咱们到房里谈谈吧！”

柳远心中虽想拒绝，但他心中过深的畏惧，竟然讲不出话，不自觉的向后退去。

那黄衣少年随手关上了两扇房门，微微一笑，道：“咱们合伙作一笔买卖如何？”

柳远经过这。一阵子工夫之后，心神才逐渐平复下来，暗中提聚真气，双掌上凝聚功力，说道：“什么买卖。这句话说的声音甚高，有意要惊动别人。”

那黄衣少年突然一伸右手，疾向他肘间点来，口中细声细气的接道：“讲话不可以小心些么？”

柳远左掌一圈，右手疾快由黄影中穿了出来，击向那黄衣少年右腕。

黄衣少年似是不存心和他动手，随随便便的点出一指，立时收回了掌势，接道：“这桩买卖，对你大是有利，只要你答应下来，终身受用不尽。”

柳远忽然觉到，眼下这黄衣少年和那日错开自己关节的少年声音有些不对，不禁心中一动，问道：“你不是陶玉？”

黄衣少年道：“你看我是不是？”

柳远道：“不是……”突觉腕脉一紧，右腕已被那黄衣少年拿住。

柳远冷冷说道：“你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像，但心地的毒辣。

阴险却是和他一样。”

黄衣少年扬指点了他一处穴道，冷冷说道：“什么人救了你，接续上你的断骨，快说。”

柳远还未来得及答话，室门砰然大开，一个身着道装，手执拂尘的道姑当门而立，冷冰冰他说道：“是我，陶玉，想不到吧？”

黄衣少年抬头瞧了那道姑一眼，道：“你是什么人？”

那女道姑脸色一变说道：“先放开他，咱们再慢慢算帐。”

那黄衣少年目光一转，瞧到了那道姑目光隐含怨毒之情，直似择人而噬，和她那柳眉樱口的娇美之貌，大相径庭，不禁一皱眉头，缓缓放下神刀柳远，暗中提聚真气戒备，冷冷问道：“你认得家……”突然想到了陶玉警告的话，如果武林中有人把他认作陶玉，不可以出言解释。

那道姑拂尘一挥，唰的劈了过来，随着那根根竖立的马尾，带起一股劲风。

黄衣少年吃了一惊，暗道：瞧不出这美貌年轻的道姑内功，如此精深！心中忖思，人却横里避开三尺。

那道姑拂尘攻出，目光却凝注在他双腿之上，看他身形移动之势，冷笑一声，道：“果然是你，我已经忍耐等待了许多年，今日不把你碎尸万段，难消心中之恨。”

那黄衣少年哈哈一笑，道：“你对我积怨很深……”

道姑道：“倾尽长江之水，难洗心中之恨。”

黄衣少年笑道：“好！今日定有你报仇雪恨的机会就是，但在未动手之前，我要请教一事。”

那道姑道：“什么遗言。”

黄衣少年道：“请教法号。”

那道姑脸上泛现出重重杀机，一字一句的说道：“好，任你装模作佯，也难减我报仇之心……。”

黄衣少年怒道：“那个装模作佯？”

那道姑呆了一呆，道：“你当真不认识我了？”

黄衣少年道：“自然当真了，难道和你说笑不成？”

那道姑厉声喝道：“童淑贞，你该记起了吧！”

黄衣少年道：“童淑贞，童淑贞……好一个陌生的名字……”翻腕抽出了背上的金环剑，接道：“你可以出手了。”

这一次倒是该她发起呆来，仔细的瞧了那黄衣少年一阵道：“你当真不是陶玉么？”

神刀柳远突然接口说道：“他不是。”

童淑贞回顾了柳远道：“你怎么知道？”

柳远道：“昨天在下被那陶玉错开关节，弃置荒郊时，曾经见过那真的陶玉，和他同行的有两个黄衣少年，衣着相貌，都和陶玉一般模样。”

童淑贞道：“既是一样模样，你如何辨得清楚。”

柳远道：“在下从他说话声音中辨别出来。”

那黄衣少年哈哈一笑，扬起手中金环剑，指着童淑贞道：

“找我也是一样，能够胜得我手中兵刃，再去找他不迟。”

童淑贞冷然说道：“你是谁？为什么要和他穿着一样的衣服，用着一样的兵刃？”

黄衣少年道：“我是他身外化身……”

童淑贞冷笑一声，接道：“擒你之后，再行逼供，不怕你不说实话。”手中拂尘一挥，扫了过去。

那黄衣少年正是陶玉四灵化身中的朱雀，专习剑道，眼看童淑贞拂尘扫来，金环剑随着发动，幻起了朵朵剑花，挡开一击，飞起一脚，踢开后窗，穿窗而出。

童淑贞冷冷说道：“还想走么？”一提气，如影随形般，疾追出窗。

这两人的身法迅快至极，柳远探首窗外时，已不见了两人踪影，不禁摇头一叹，道：“江湖之上只怕将从此多事了……”语声未落，突然右腕一麻，穴道竟被人紧紧扣住。

回头看时，只见一个黄衫佩剑的俊美少年，脸上似笑非笑的望著自己。

此人来的无声无息，不知何时进入室中。

柳远自知非其敌手，纵然有心拼搏，也是绝难幸胜，何况右腕穴道，已被人扣住，想到那错骨分筋之苦，不禁心中一寒，暗中把功力聚贯左掌，陡然反乎一击，猛向天灵穴上拍去。

只见那黄衣少年右手一抬，疾快绝伦的一指点在了柳远的左时“曲池穴”上，一条左臂，软软垂了下来。

黄衣少年哈哈一笑，道：“想死么？没有那么容易。”

柳远暗暗叹息一声，忖道：这陶玉不知有好多化身，个个武功高强，心狠手辣，与其活着受罪，倒不如死了的好，只是杨夫人被掳之讯，不知是否已传到“水月山庄”……。

那黄衣少年看柳远沉吟不语，若有所思，当下冷笑一声，道：“你不用再打寻死、逃走的主意，眼下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受尽人间最痛苦的折磨，求死不能，求生不得，一条是听受在下之命任在下……”

只闻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接道：“只怕是还有第三条路，快放开他。”

转身望去，只见一个青衣青裙，头挽宫髻的美丽少妇当门而立，一条左袖，在晨风中微微幌动。

黄衣少年微微一怔，道：“你是谁？”

那青衣少妇动作奇快无比，就在黄衣少年一句话间，人已欺近身侧，说道：“师兄死里逃生，还活在人间，足见皇天相待之厚，怎的还不洗面革心，仍这般黑心辣手。”

这黄衣少年乃是陶玉四灵化身中的苍龙。

只见他凝目打量了青衣少妇两眼，道：“你是谁？报上名来。”

青衣少妇一对大眼睛动了两下，道：“师兄连我也不认了么？”

苍龙道：“咱们从未见过。”

青衣少妇脸色一变，道：“师兄当真翻脸不认人了，好，你既无师兄之义，我也不用讲师妹之情了，我那霞琳妹妹现在何处？快说出来。”

苍龙虽然不知详情，但沈霞琳被掳一事，却已听陶玉说过，当下哈哈一笑，道：“你可是由‘水月山庄’中来的？”

青衣少妇怒道：“陶玉，你装模作样是何用心？”苍龙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道：“你可是说那杨夫人么？”

青衣少妇忽然动了疑心，一双眼神盯注在苍龙脸上，道：

“咱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别人不知你的为人，我却是清楚得，任你诡计多端，也别想瞒得过我。”一面留心观察着他的神情变化。

苍龙笑道：“你盯住我瞧什么？”

青衣少妇道：“你当真不是陶玉。”

苍龙答非所问的道：“那位沈姑娘就要变成陶夫人了。”

青衣少妇人已经渐趋冷静，淡淡一笑，道：“你想得很好，只怕心机白费了。”右手一伸，缓缓向苍龙右腕抓去。

她出手动作的缓慢，直似举不起一条右臂。

苍龙微微一皱眉，呼的劈出一掌。

掌势出手，那青衣少妇抓来的右手，也突然由慢变快，一闪而至，击向肘关节。

苍龙吃了一惊，霍然向后退去。

他忘了一双手还牵着神刀柳远，后退之势，受此牵制，动作一缓。

就这一缓之间，青衣少妇指尖已然扫中了苍龙的时间。

在这危亡一发，生死须臾的瞬间，苍龙那里还顾得到别人，左手一松，放开柳远，疾快的向后退出三尺。

饶是他应变迅快，时间仍被指尖扫中，一条左臂，再难运用。

柳远自知非敌，身躯移向一侧。

青衣少妇冷冷说道：“你果已练成了‘归元秘笈’上的武功？”

苍龙怔了一怔，暗道：我这身武功，都是师父所传，那里是从‘归元秘笈’学来。

只听那青衣少妇又道：“你可记得我爷爷那‘乾元指力’吗？”

苍龙莫名所以的答道：“不记得了。”

青衣少妇道：“你果然不是陶玉，快些说你是谁？”

苍龙道：“你得先报上名来。”

青衣少妇一字一句的说道：“李瑶红，听人说过么？”

苍龙摇摇头，道：“没有。”突然跃起拍出一掌。

李瑶红右臂一扬，接下了这一掌，竟然被震的右臂一麻，心中吃了一惊，当下一提真气，呼呼抢攻三掌。

她只有一条右臂，是以曾下过数年苦功，克服女人先天上的弱点，以增长掌力雄浑，劈出的掌力，一招强过一招。

那知对方竟然把三掌全都接了下来。

原来这苍龙主掌，李瑶红以掌力和他拼搏，正是他的专长。

室中劲风激荡，桌翻椅倒。

苍龙接过李瑶红三掌之后，突然高声喝道：“住手。”

李瑶红依言停下手来，说道：“有什么话说？”

苍龙道：“这室中地方狭小，施展不开，咱们找一处空旷地方，能够施展开手脚之处，好好的比试一阵如何？”

李瑶红道：“我志在寻找我那霞琳妹妹的下落，并无意和你比拼掌力。”

苍龙哈哈一笑，道：“这比与不比，岂是你能决定的么？”谈笑中，陡然一跃，穿窗而出。

就在他跃起穿窗而出的同时，回臂劈出一掌。

一股强大的潜劲，直涌过来。

李瑶红身子一侧，右手斜里拂出，引过撞击过来的力道，一挫柳腰，疾快的迫了出去。

只见一条人影闪了一闪，已然消失不见。

柳远目睹数日来所见高人的武功，才知自己一身所学，实不过武功中的皮毛功夫而已，求进之心，油然而生。

正在感慨之间，突然一声轻咳传了过来。

柳远已然成了惊弓之鸟，这一声轻咳，吓的全身一颤。

转头望去，只见一个长髯飘飘的者者，当门而立，一身儒衫，满面慈和。

只见那老者一拱手，道：“惊扰兄台，老朽这里先行谢罪。”

儿日来连番的折磨，已使他以往的豪强之气大减，抱拳还了一礼，道：“不敢，不敢，老前辈有何见教？”

那老者目中神光闪烁，一望之下，即知是一位内家高手，只见他淡淡一笑，道：“请问兄台贵姓啊？”

柳远道：“在下柳远，世居长沙府。”

长髯老者道：“柳兄可认识那杨梦寰么？”

柳远道：“在下是久闻其名，心仪已久，只是缘悭一面，无由晋见。”

长髯老者道：“那你认得杨夫人了？”

柳远道：“昨日见过一位杨夫人……”

长髯老者接道：“刚才那青衣少妇，不就是杨夫人么？”

柳远道：“这个在下就不清楚了。”

那老者微微一笑，道：“刚才她在和什么人动手打架？”

柳远沉吟了一阵，道：“陶玉的化身。”

那老者脸色一变，道：“陶玉还活在世上么？”

柳远道：“仍活在世上，昨日在下还被他错开了身上关节。”

那老者长长吁一口气，道：“如是他当真仍活在世上，想必已尽得那‘归元秘笈’上的武功。”

忽见柳远脸色一变，道：“陶玉来了。”

那老者霍然回身，果见一个身着黄衣及膝大褂，粉面朱唇，高卷袖管，腕套金环的少年，停身在四五尺，正是五年前被那朱若兰打落悬崖的陶玉，不禁呆了一呆，才拱手说道“贤侄果然仍活人世，还识得老夫么？”

这黄衣少年乃陶玉四灵弟子之中的白虎，双目转动，打量了那老者一眼，道：“你是谁，口气托大的很。”

那老者眉头一皱，道：“贤侄当真连老夫也认不出了么？”

白虎道：“什么老夫老夫的，你难道没名没姓么？”

那老者脸色一变，似欲发作，但他终放又忍了下去，道：

“老夫萧天仪，贤侄总该想起了吧？”

白虎摇摇头，道：“咱们素不相识，你这般倚老卖老，称我贤侄，是何道理？”

萧天仪脸色一变道：“你纵然练成了‘归元秘笈’上的武功，也不能对老夫这般无礼，无怪李兄谈起你时，长吁短叹，自责甚深，说你心地歹毒，如若不死，必将为江湖上一大祸患。”

白虎怒道：“你自拉自唱，说的什么，快些给我闪开……”目光一转，投注到柳远身上，接道：“你可是叫柳远么？”

柳远道：“不错，在下正是。”心中却是暗暗震惊道：这陶玉不知有多少化身，似是每一个都身怀上乘武功……。

只听萧天仪冷冷说道：“贤侄既然不识得老夫，老夫也下好勉强……”

白虎怒声喝道：“你罗罗嗦嗦说些什么？闪开……”右手一挥，横里扫来。

萧天仪气的冷哼一声道：“好大的胆子。”右手五指箕张，扣向手腕。

白虎怒喝一声，突然收回右手，道：“老匹夫可是想要讨死。”双拳连环击出，眨眼间，连攻出六拳。

拳势如巨斧开山一般，带着呼啸劲风。

萧天仪道：“怪不得你如此狂妄，连老夫也不认了，原来是自恃武功高强。”双手齐出，连封带避的才把六拳让开。

他虽是挡开了对方六拳，心中却是震惊不已，对方如是拳再强两分，自己就无能招架了。

要知陶玉四灵弟子中，白虎主拳，破山十拳，乃拳势中刚猛无涛的绝学，萧天仪接下了六拳之后，立时展开反击，掌指齐出，夹杂着擒拿手法，专以点袭白虎双臂上的要穴、腕脉。

那白虎对敌经验不足，被萧天仪快速攻势，迫得无法还手，虽然身具了世间最威猛的拳势，却是无法难以施展。

突然间传过来一声尖喝道：“住手。”

白虎应声而退，跃退四尺。

萧天仪抬头看去，只见又一个黄衣少年，站在六尺以外，面上带着微笑，赫然又是一个陶玉。

只见那人一抱拳，道：“老前辈别来无恙，还识得陶玉么？”

萧天仪望望白虎，又望望那自称陶玉的黄衣少年，只觉两人形貌，无一处不同，竟然无法分辨，呆了一呆，道：“你是陶玉么？”

陶玉道：“正是在下。”

萧天仪望着白虎，道：“这一位又是谁呢？”

陶玉道：“是晚辈四灵化身之一。”

萧天仪口中啊的一声，心中仍是有着怀疑。

陶玉道：“晚辈正想寻找老前辈，想不到竟在此不期而遇。”

萧天仪道：“找我有什么事？你那恩师……”

陶玉打断了萧天仪未完之言，接道：“晚辈想重振天龙帮，有劳老前辈助我一臂之力。”

萧天仪道：“你师父是何等英雄人物，都不作死灰复燃之想，难道你还自信强过师父不成？”

陶玉笑道：“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我师父十年前，虽然是不可一世的人物，但今日武林，却是我陶玉的天下了。”

萧天仪脸泛不乐之色，道：“你是自信强过你那师父了？”

陶玉道：“老前辈适才和四灵化身对敌，觉着他武功如何？”

萧天仪道：“不在老夫之下，”陶玉道：“这就是了，当今武林之中，又有几人强过老前辈了？”

萧天仪道：“你可知道这几年来，最受武林尊仰的人是谁么？”

陶玉道：“晚辈数年未在江湖上走动，对武林形势，隔阂不明。”

萧天仪道：“两年前，少林派首作东道，邀请九大门派，和各方豪雄，聚会少室峰顶，纵论武事，杨梦寰一篇宏论，使与会数百英雄，惊服不已……”

陶玉接道：“那我就先制服杨梦寰，以镇天下英雄。”

萧天仪道：“杨梦寰天纵奇才，已隐隐成为武林中的领袖，你这般轻言相侮……”

陶玉突然仰面哈哈大笑起来。

萧天仪一皱眉头，道：“你笑什么？”

陶玉道：“杨梦寰能在短短数年中，成为天下武林人物心目中的偶像，倒可使我陶玉省去不少手脚了。”

萧天仪道：“这话怎么说？”

陶玉道：“当今武林之中，人人对那杨梦寰敬爱有加，视他有如天人，如是我陶玉能把杨梦寰控制手中，那岂不等于一举间震惊天下英雄。”

萧大仪道：“那杨梦寰一席话，能使与会少室峰顶的数百英雄，个个五体投地，惊服不已，武功是何等高强，你口口声声要把杨梦寰制服，谈何容易？”

陶玉脸色一整，道：“老前辈可是不信么？”

萧大仪道：“老夫虽未应邀与那少室峰顶的英雄大会，但却是亲耳听你那师父述明经过实情，杨梦寰那一篇宏论，确使人人佩服，开闢前所未有的武功途径。”

陶玉冷冷接道：“老前辈请住口好么？”

萧大仪先是一怔，继而怒声喝道：“好！你既对老夫这般无礼，那是早已不把老夫放在眼中了……”

陶玉道：“虽未放在眼中，但却念念难忘。”

萧天仪冷漠的说道：“那也不必了。”

陶玉道：“那‘归元秘笈’之中，有几则炼丹秘方，我要借重老前辈的博学医道为我炼制秘丹。”

萧天仪道：“这个恕老夫不能应命。”

陶玉微微一笑，道：“为什么？”

萧天仪道：“老夫不愿助你为恶，荼毒武林。”

陶玉道：“你可知道我要炼制的是什么丹药？”

萧天仪道：“我虽不知你炼制的是什么丹药，但想来决不是什么救人济世之物。”

陶玉道：“你倒是明白的很……”语音微微一顿，接道：

“不过，放眼天下，老前辈的医术，很少有人能及得，你心中虽然不愿，也只有勉为其难了。”

萧天仪怒道：“老夫不允，你又岂奈我何？”大步向前行去。

陶玉肩头微动，疾如飘风一般，拦在萧天仪的身前，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既然被我碰上了还能放你走么？”

萧天仪怒声喝道：“你敢对老夫这般无礼，还不给我闪开。”

陶玉格格一笑，道：“得罪了。”右手一挥，疾向萧天仪点了过去。

他的手法怪异至极，萧天仪眼看他一指点来，就是闪避不开，竟眼看着被点中了穴道。

陶玉随手一指，又点了萧天仪的哑穴，笑道：“老前辈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能怪我陶玉无礼，暂请忍耐一二，助晚辈霸业有成后，自是不会亏待老前辈。”

萧天仪被点了两处穴道，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心中虽是激忿难忍，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只见陶玉举手一招，说道：“白虎过来。”

白虎应声而出，高声说道：“师父有何吩咐？”

陶玉笑道：“把这位萧老前辈带回我们的居处，吩咐他们要好好的照顾，不得有丝毫失礼举动。”

白虎应了一声，背起萧天仪飞奔而去。

陶玉缓缓把目光转注到柳远身上，冷笑一声，道：“好长命啊！”

陶玉想到那错骨分筋之苦，不禁打了一个寒颤，道：“一个人生死有命，不足为惜。”

陶玉道：“死虽不可怕，但那不死不活的活罪，只怕是难受的很……”语音微微一顿，又道：“眼下有两条路，可任你选择，我现在正值用人之际，你武功虽不好，但资质不错，得我指点一番，不难有所成就，如肯投我门下，不但可免去身受之苦，且将成就一身绝技，日后在武林之中，亦不失独挡一面的雄主身份。”

柳远轻轻咳了二声，正待答话，陶玉却突然欺身而上，右手快如闪电一般击出去。

柳远想待让避，已是不及，又被点中穴道，一跤跌倒在地上。

陶玉顺手提起柳远，直奔入童淑贞的房中，把柳远塞入床底，笑道：“你不妨冷静的思考一下，然后再答复我不迟。”大步出房而去。

柳远被点了麻穴、哑穴，心中却十分清醒，只是身不能动，口不能言。

大概过了一盏热茶工夫，室中响起了步履之声，一人大步行入房中。

但来人是谁，柳远却无法瞧得。

凝神听去，久久不闻声息，似是那人入室之后，就静静的站着不动。

柳远突觉脑际灵光一闪，暗暗忖道：更糟！来人不是陶玉，亦将是他四灵弟子化身之一，静止不动，分明是准备暗算那道姑，那道姑纵然武功高强，只怕也无法防备来人的暗算。

他眼看陶玉出手点那萧天仪的穴道，武功确实高强得很，以他的身手，再隐在暗中突然偷袭，是世间第一流的武功，只怕也是无法闪避……。

忽听步履之声传了过来，一人直向室中走来。

但闻啊哟一声尖叫，紧接着响起了陶玉的笑声，道：“童姑娘，咱们数年不见，你倒是越发显得美艳了。”

童淑贞愕然说道：“你是谁，快放开我。”

陶玉哈哈一笑，道：“怎么？你竟连我也不认识了？”

童淑贞冷冷说道：“这世上有几个陶玉？”

陶玉道：“一个，陶玉虽是只有一个，但却有无数的化身。”

童淑贞道：“哼！就算你有一百个化身，我也要把它赶尽杀绝。”

陶玉道：“只我一人怕你就无法胜过，不用说狠活了。”

童淑贞道：“你放开我，咱们打上一场试试！”

陶玉笑道：“我听说你得到天机真人遗留下的拳谱，不知可有此事？”

童淑贞道：“有又怎么样？”

陶玉笑道：“那是无怪你有些自负了，这几年来，你必然苦下工夫，练

习那拳谱上记载的武功。”

童淑贞道：“不错，几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记着心中的仇恨，苦练武功，亦是为报仇之用。”

陶玉看了童淑贞一眼，格格一笑，道：“你心中恨的那个？”

童淑贞厉声说道：“你！陶玉，我恨不能生啖你的肉，生饮你的血，把你挫骨扬灰……”

陶玉冷笑道：“那么严重么？”

童淑贞道：“你如是还有一点男子气概，就放开我，咱们各凭武功，分个生死出来，这般暗施谋算，也不觉得卑下可耻么？”

陶玉脸色冷漠，毫无表情的道：“你纵然用尽世间最恶毒的名同来骂我，我陶玉也不在乎，不过你口口声声要和我比试武功，定当要你如愿，你如胜得了我，固可啖我之肉，饮我之血，如果败在我的手中，又该如何？”

童淑贞道：“那我就横剑自绝，死在你的眼前，我苟且偷生，活在世上，只有一个未完的心愿，那就是杀你报仇，如是杀你不了，活在世上，也是没味的很。”

陶玉微笑道：“想不到你竟恨我如此之深？”

童淑贞切齿地道：“倾尽东海之水，也难洗我心头之恨。”

陶玉重重咳了一声，道：“你想不想我给你个报仇的机会。”

童淑贞道：“我忍辱活了数年，苦心习武，就在等待这一个机会。”

陶玉道：“这么说来，我如此刻把你杀掉，你是心有不甘了？”

童淑贞道：“含恨九泉，死不瞑目。”

陶玉道：“你如是想我给你个施展武功的机会，必得答应我两个条件。”

童淑贞道：“什么条件？”

陶玉道：“第一是你不能死，第二是投我门下，为我效力，你为什么怨恨那沈霞琳、朱若兰呢，如非她们占去了杨梦寰。

我陶玉也不能得到你了……”

童淑贞怔了一怔，怒道：“你不用想破坏我那杨师弟，他为人光明正大，胸怀磊落，岂是你能及其万一……”

陶玉接道：“情爱之事，和正大何关，你们昆仑门下，如苔没有沈霞琳，杨梦寰和你童淑贞，岂不是一对璧人么？如果你心中当真是充满着怨毒、悲忿，应该去恨那沈霞琳夺去你心上情郎才是。”

童淑贞沉吟了一阵，抬起头来，茫然说道：“我很喜欢杨师弟么？……”

这心念深藏在童淑贞潜意识里，纵是那童淑贞的本人，平日亦不觉得，此刻被陶玉反复提出，使心中满怀怨毒的童淑贞，登时有些茫然错乱之感。

陶玉悄然移动右手，轻轻一指，弹在童淑贞“百会”穴上，说道：“杨梦寰到处留情，对我那瑶红师妹，何尝不是存下了始乱终弃之心，只因李沧澜武功高强，天龙帮声势浩大，形势迫的那杨梦寰非娶我师妹不可，如是你那授业恩师慧真子肯像那李沧澜一般的为你作主，杨梦寰也不敢弃你不顾了。”

童淑贞“百会”穴被陶玉一指点伤，理性已然混乱，是非善恶之辨，已有些混乱不清，只觉心中念头转动，杨梦寰那滞洒英俊的形貌，不停在眼前闪转晃动，茫然他说道：“我那杨师弟也很喜欢我么？”

陶玉哈哈一笑，道：“自然是喜欢你了，那杨梦寰曾经亲口告诉过我……”

童淑贞这些年来，修习玄门正宗内功，定力大增，一阵迷乱之后神智忽然一清，怒声喝道：“我不信你的鬼话。”

陶玉心中一凛，暗道：短短的数年中，她内功如此精进，我已点伤她百会穴，她竟然仍有清醒之时，右手连挥，又点了童淑贞“通天”、“承灵”二处穴道。

这几处要穴，都是人脑神经的要枢，童淑贞内功再深，也是承受不住，顿觉脑际间一片混乱。

陶玉重重的咳了一声，道：“那杨梦寰亲口对我说过，如不是沈霞琳从中作梗，他定然要娶你为妻的。”

童淑贞脑际中隐隐作疼，意识一片混乱，茫然说道：“这话当真么？”

陶玉道：“自然不骗你了。”

童淑贞道：“好！我去找那沈霞琳算帐去。”陶玉默查情形，童淑贞神智已乱，只是她心中的怨恨，还不深入，当下接道：“那杨梦寰因我夺得了你，曾经苦追我数千里，必欲杀我而后快，昔年我掳走那沈霞琳时，他也未曾有过如此的激动。”

说话之间，放开了童淑贞右腕脉脉穴。童淑贞血脉畅通，精神随着一振，道：“我要去问问杨师弟，这些话是真是假？”

原来那“归元秘笈”之上，记有一种手法，可伤人大脑神经，使人记忆混淆不清，忘记过去，如若在她神经初受震伤之时，加深她模糊印象中的仇恨，此人就牢牢记着新仇，淡忘旧情，为人所用，陶玉心狠手辣，不念旧情，竟然拿着童淑贞当作试验，借她潜意识中对那杨梦寰的一点暗恋之情，把童淑贞心中的仇恨，嫁移到杨梦寰和沈霞琳身上。

忽见童淑贞双手抱头，竟然呻吟不止。

陶玉默察反应，果然都和那“归元秘笈”中记载相同，不禁心中大喜，高兴得纵声大笑起来。

大约过有一盏热茶工夫，童淑贞突然站了起来，脸上一片茫然之色，望着陶玉，呆呆地道：“你笑什么？”

陶玉道：“我笑你太过懦弱了，那杨梦寰本来十分喜欢你的，你却把他甘心奉让给那沈霞琳。”

童淑贞脑中的记忆，逐渐的淡失，陶玉在她脑际中播种新的仇恨，却是愈来愈觉鲜明。

只听陶玉轻轻咳了一声，说道：“那杨梦寰本来对你十分喜爱，只因为了那沈霞琳，才对你始乱终弃，你如不杀了他们两人，心中的气愤，如何能够平消？”

童淑贞脑中记忆，愈觉模糊，陶玉却加重语气，注入了新的仇恨。

她隐隐记得，自己确被人始乱终弃，当下喃喃自语的说道：“当真是杨师弟么？”

陶玉道：“自然是杨梦寰了，如若不是那沈霞琳从中作梗，杨梦寰也不会对你这般寡情寡义了。”

童淑贞只觉脑中又疼又乱，喃喃自语道：“这要怎么办呢？”

陶玉道：“这还不简单么？杀了杨梦寰和沈霞琳就是了。”

童淑贞双目中厉芒一闪，凝注在陶玉脸上，久久不发一言。

陶玉心中暗暗惊道：莫要她神智仍然清醒，记忆未失，我岂不是替那杨梦寰送了一个大好的帮手。

一时间心念不息，不知放她去呢，或是杀之以绝后患。

忽听童淑贞大声叫道：“不错，杀了他们以雪我心中之恨。”纵身一跃，破门而去。

陶玉追了出去，童淑贞已跃上屋面，去如飘风，当下高声喊道：“那杨梦寰住在‘水月山庄’……”余音未绝，童淑贞已走的踪影不见。

柳远听的明白，但却不知陶玉用的什么手段，竟能在片刻之间，使那童淑贞心念大变，把蕴藏在心中的一腔怨恨，尽皆转对到杨梦寰的身上。

心念转动之间，突然脚被人一拖，从床下拉了出来。

柳远感到这几掌拍在身上，被点穴道悉数解开。

转头望去，只见陶玉面上带着笑容，站在身侧，心中一阵跳动，道：“阁下解我穴道，是何用心？”他虽明明知道其人定是陶玉，但见到陶玉之后仍不禁心头一跳。

陶玉相貌本极俊秀，笑容亦很甜美，但看在柳远眼中，却有着一股森冷之气。

只听陶玉轻轻咳了一声，道：“怎么样？你想好了没有？”

柳远道：“想什么？”

陶玉冷笑一声，道：“你大概很想念那不死不活的滋味。”右手一伸，已抓注了柳远的左臂。

柳远想到那分筋错骨的痛苦，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一颗颗的汗珠儿，直向下滴。

陶玉格格一笑，道：“你心中很怕么？”

柳远道，“不错，那分筋错骨的痛苦，确不是一个人所能忍受，但如若让我投你门下，助你为恶，我宁可再忍受一下那分筋错骨之苦。”

陶玉冷冷说道：“你倒是很有骨气，不过我陶玉为人，向来不让入称心如愿。”

柳远倒抽了一口冷气，道：“怎么？难道你还有比那分筋错骨更苦的方法么？”

陶玉道：“你可是很敬慕那杨梦寰么？”

柳远道：“在下虽和那杨大侠缘慳一面，但对那杨大侠的风范，却是心慕已久……”

陶玉怒声接道：“好，那我就让杨梦寰亲手杀死你，叫你死得称心如愿，”柳远心头一凛，道：“如以杨大侠武功而论，举手投足之间，自是可把在下置于死地，但那杨大侠仁义可钦，纵然在下确有开罪他的地方，也不至出手伤人。”他口中虽然说的强硬，但心里却是相信陶玉身具此能。

陶玉缓缓放开柳远的手臂，道：“你可是有些不信么。那咱们不妨就试试，你转过身去！”

柳远虽不怕死，但他气志早为陶玉所夺，竟然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

陶玉缓缓举起右手，说道：“我要击伤你的大脑神经，让你忘去了过去的事，我要在你记忆失去之后，在你大脑中播种下仇恨，让你去杀死那杨梦寰，纵然那杨梦寰腹有行舟之量，也不会束手待毙让你杀死，为求自保，那只有杀死你了。”

柳远呆了一呆，道：“当真有这等神奇的武功么？”

陶玉道：“其实说穿了并无神奇之处，只是一般人不知如何找到那穴道而已，而且落手的轻重，要恰到好处，重则伤命，轻则无法破坏脑中神经，

无法使人神智错乱，失去记忆。”

柳远轻轻叹息一声，道：“如是有此等事情，在下宁可忍受那分筋错骨之苦。”

陶玉笑道：“我讲过要那杨梦寰亲手将你杀死，决错不了。”

举手一掌，击在柳远的“百会”穴上。

柳远只觉一股热力，随着陶玉那击在头上的掌指，直透而入，全身似是陡然间被投入火窟一般，一阵奇热，出了一身大汗。

陶玉格格一笑，道：“怎么样？”

这时，柳远的神志已经有些茫然无主，缓缓回头说道：

“我身上很热。”

陶玉笑道：“那就不错。”连点两指，弹在柳远头上要穴，接道：“现在有何感觉？”

柳远正待答话，突觉脑间一阵剧疼如裂，抱头蹲了下去。

一阵剧疼过后，柳远大脑已受到剧烈的破坏，脑际空空洞洞，宛如一张白纸，忘记了过去。

陶玉举手一招，道：“站起来。”

柳远目光凝呆，随着陶玉的手势站了起来。

陶玉微微一笑，道：“你叫什么名字？”

柳远茫然的啊了一声，口齿启动，道：“我叫……我叫……”竟然连自己的姓名也说不出。

要知道这柳远内功修为和那童淑贞相差很远，脑中受到的破坏，也较那童淑贞强烈甚多，是以，连自己的姓名也已忘去。

陶玉一皱眉头，道：“你叫柳远。”

柳远先是一怔，继而点头说道：“不错，不错，我叫柳远，我叫柳远。”

陶玉道：“你可知道谁是你的仇人么？”

柳远茫然摇头，道：“不知道。”

陶玉道：“杨梦寰，那杨梦寰杀了你的父母，霸占了你的产业妻儿，此仇此恨岂可不报。”

此刻柳远的脑中一片空白，陶玉一句一字都深入了他脑际之中，口中喃喃自语道：“杨梦寰……杀死了我的父母，霸占了我……的产业妻儿，他是我的仇人，我要找他报仇。”

陶玉想不到这伤脑之术，竟有如此功效，想到日后凭仗此技，可把武林搅成一片混乱之局，不禁得意的哈哈大笑起来。

柳远仍然诵念着那几句话，一遍又一遍，生恐忘了一般。

陶玉停下了大笑之声，道：“你都记熟了么？”

柳远道：“记熟了。”

陶玉道：“好，不要忘。”悄然一掌又拍在柳远后脑的“玉枕”穴上。

柳远只觉眼前一花，金星乱闪，半晌之后双目才可视物。

陶玉满脸庄严的说道：“那杨梦寰现住‘水月山庄’，你找他报仇去吧！”

柳远口中诵吟般地道：“杨梦寰住在‘水月山庄’，我要去找他报仇。”

陶玉望着柳远大步而去的背影，运气说道：“那杨梦寰险毒狡诈，不用听他解说。”运功传音，字字如箭，射入了柳远的心房之中。

第三回：丧智迷魂

且说柳远大步离开客栈，直奔山庄而去。

那“水月山庄”僻处在东茂岭，林峦深处，三面青山环抱，村前有一溪清流。

柳远迷茫的找上了水月山庄。

翠竹佳木环绕着一堵红墙，两扇篱门大开，篱内有一座高大的门楼，横题着“水月山庄”四个大字。柳远一语不发的大步闯入了篱门。

扶疏花树中人影一闪，一个青衣少年拦住了柳远的去路，一抱拳，道：“请教兄台，高名上姓？”

柳远双目凝注那少年脸上，说道：“你是谁？”

那少年脸上泛现出不悦之色，但声音仍很平和，说道：

“小的杨兴。”

柳远脑际中深深记着找那杨梦寰，以报杀父夺妻之恨，当下说道：“杨梦寰可是注在这里？”

杨兴脸色一变，道：“你贵姓，找我家少爷，有何贵干？”

柳远大声喝道：“我找他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快叫他出来见我。”

杨兴呆了一呆，半晌答不出后来。

这些年来，凡是来“水月山庄”之人，个个对那杨梦寰尊敬异常，不是称杨大侠，就是称杨大相公，从来无人这般大胆的直呼杨梦寰。

那杨兴一时弄不清柳远的身份，看他如此狂妄，倒是不敢开罪于他，欠身说道：“我家少爷现在后院书房，大侠可否先行见示姓名，在下也好代为通报。”

柳远道：“我叫柳远。”

杨兴道：“原来是柳大侠，请入客厅待茶，小的这就去通报少爷。”

柳远凝目而立，满面怒容，好似未曾听得杨兴之言，杨兴等了片刻，不见反应，微一欠身，又道：“柳大侠请入客室待茶。”

柳远啊了一声，大步直向内厅冲去。

杨兴快行两步，抢在柳远前面，道：“柳大侠请移驾左面客室。”

柳远虽然失去了记忆，脑中却深深记着杀父夺妻之恨，但他神智并非是完全错乱，当下随着杨兴，转入左面客室。

这是一座幽雅的古雅客室，明窗净几，壁上挂了两幅字画。

杨兴欠身道：“柳大侠请坐，小的就去通报。”

这柳远的冷傲和无礼，竟然把杨兴给唬住了，也不知他是何身份，来自何处，也不敢开罪于他，急急奔向后院。

柳远目睹杨兴匆匆而去，突然站起身子，满室走动起来，只觉心中蹙着一股莫名的怒火，顺手抓起几上一双玉瓶，摔在地下，砰然一声，一双白如凝脂的玉瓶，摔的片片碎裂。

他似是发了狂性，飞起一脚，踢的桌倒椅翻。

突然间，传过来一个沉重的声音，道：“柳大侠。”

柳远抓起了一张木椅，正待投掷出手，忽听呼叫之声直钻耳中，那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如一股无形的暗劲，敲在心上一般。

回头望去，只见一个气度从容，神态潇洒的青衣人，卓立在客室门外。他脸色十分平静，看不出怒意，也不见笑容。

柳远怔了一怔，喝道：“你是谁？”

青衣人道：“在下杨梦寰。”

柳远喃喃自语，道：“杨梦寰，杀了我的父母，霸占了我的妻儿……”脸上是一片茫然神色，似是在回忆着一件往事。

杨梦寰缓步走入室中，说道：“柳兄，咱们素不相识，此言从何说起。”

柳远双目凝注在杨梦寰的脸上，口中喃喃自语，语言含糊不清，杨梦寰也听不出他说的什么，但却发觉此人有些疯疯癫癫，心头泛起的怒意，顿然消失，正待查询真象，突听身后传来一个冷漠清脆的声音，道：“杨梦寰。”

杨梦寰吃了一惊，忖道：好俊的轻功，我竟然没有听出声息，已被他欺近身后。

回头望去，只见一个手执拂尘，面貌娟秀的道装少女，站在五尺开外。

杨梦寰打量了那道姑一眼，喜道：“原来是童师姊，咱们五年不见，师姊可好，小弟不知师姊驾到，还望多多恕罪。”抱拳一揖。

童淑贞拂尘一摆，冷冷说道：“不用多礼，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你。”

她内功强过那柳远甚多，虽受脑伤，但却不易看得出来。

杨梦寰听她的口气，似是含怒而来，心中大感奇怪，抱拳说道：“师姊有何指教，小弟愿洗耳恭听。”

童淑贞道：“你可是很喜欢我？”

杨梦寰怔了一怔，道：“咱们谊属同门，小弟对师姊素来敬重。”

童淑贞道：“这么说来，你是真的喜欢我了？”

杨梦寰道：“这个，这个……”只觉其言确难出口，这个了半天，仍然是这个不出个所以然来。

童淑贞接道：“如不是那沈霞琳从中破坏，你是定然会娶我了！”

杨梦寰脸色微微一变，道：“师姊这番话小弟甚是不解，沈师妹天真纯洁，胸无城府，她如何会破坏师姊呢？”

童淑贞脑神经虽然受了伤害，但因她内功精深，不似柳远那般严重，看上去神志仍甚清醒，仰脸望天，呆呆出神。

只听柳远大喝一声，双手一挥，一张木椅，直向杨梦寰身后击去。

杨梦寰身子疾转，右掌疾快伸出，抓住了击来的木椅。

但见人影一闪，柳远纵声扑了过去，口中狂呼大叫，道：

“杨梦寰还我妻儿。”

杨梦寰身子一闪，左手一转，抓住柳远的脉门，道：“柳兄和在下素昧生平，定是受了别人的欺骗，如若柳兄能据实相告经过之情，兄弟或可略尽棉薄。”

柳远脉门被杨梦寰扣住，全身的劲力用不出来，但心中的激动、愤怒却是愈来愈重，双目尽赤，直似要喷出火来。

杨梦寰缓缓放下手中木椅，接道：“兄弟亦曾听过长沙府神刀柳远之名，乃是慷慨侠士，不知柳兄是否就是长沙的神刀柳远？”

但闻童淑贞高声说道：“这人疯疯癫癫，杀了算啦。”拂尘一抖，疾向柳远点了过去。

杨梦寰拉着柳远，疾快的闪向一侧，随手抓起了放在身刚的本椅一封拂尘，只听砰的一声，木椅被童淑贞手中拂尘击中碎裂了数块。

童淑贞击碎木椅并未停手，左脚向前踏一步，拂尘一抖，笔直的点向柳远。

杨梦远大喝道：“师姊手下留情，此人神智混乱，只怕是受人教唆而来，真象未明之前，岂能随便伤人！”

说话之中，童淑贞手中拂尘已然攻来了三招，而且一招比一招凌厉。

杨梦寰挥动手中残破木椅，封架童淑贞凌厉的攻势，那拂尘虽是柔软之物，但经童淑贞贯注了内力之后，力道十分强劲，杨梦寰手中木椅，每和那拂尘接触一次，木椅就碎裂很多，眨眼之间，杨梦寰手中的木椅，只余下一节椅腿。

只听童淑贞冷笑一声，道：“好啊，你要维护他，我偏要杀了他不可。”手中拂尘一紧，攻势更见猛锐，划空带起一片尖啸。

这童淑贞武功的高强，大出了杨梦寰意料之外，被迫的连连后退，心知再这般打下去，不但难以兼顾柳远的安危，就是自身，也难保不受到伤害。

那柳远被杨梦寰扣住了腕胀要穴，全身的劲道，一点也用不出来，全凭杨梦寰的腕力带动，让避那童淑贞的拂尘，更是险象环生。

杨梦寰心知如再这般打下去，难再支撑十个照面，童淑贞手中拂尘更见凌厉凶恶，大有不把柳远伤在手下，不肯罢休之势，不禁微生怒意，高声喝道：“师姊再不肯住手，休怪小弟无礼了！”

童淑贞手中拂尘一变，攻势更见凶恶。

原来被伤脑穴之人，不但记忆丧失，而且举动一经开端，就很难再遏止下来，童淑贞虽然听到杨梦寰警告之言，却又不肯住手。

杨梦寰剑眉一挑，飞起一脚，踢向童淑贞的右腕，迫的她手中拂尘一缓，借势劈出了两掌。

童淑贞本无伤害杨梦寰之心，攻出的拂尘，招招都是指向柳远，杨梦寰这一还手反击，童淑贞也迫的反击杨梦寰，出手两招，已然无法自制，恶招连出，攻了过来。

杨梦寰厉声喝道：“师姊下手愈来愈见毒辣，可是存心要把小弟置于死地么？”

童淑贞只觉脑际间隐隐作疼，对任何事都无法多作思考，随口说道：“你如不让我杀他，那就只好先行把你制服了。”

杨梦寰道：“师姊既不念同门之义，杨梦寰只好放肆了。”

双脚连环踢出，封住了童淑贞的攻势，腾出右手，点了柳远的晕穴，随手一带，只听砰然一声，把柳远摔在四五尺外。

就这微微分神，童淑贞的拂尘已然乘虚而入，击向杨梦寰的前胸。

杨梦寰心中一凛，暗道：好毒的手法。右手运劲若钢，斜里拍出一掌，身子却向后一仰避开前胸。

这一招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一记救命招术，如若童淑贞不肯收回击出的拂尘，只要身子微向前欺进，手中拂尘向前挥出，杨梦寰武功再强，也是不易闪避开去，但杨梦寰这横里一掌，却刚好巧妙的封住了童淑贞的右肘关节，如若那童淑贞不肯及时收住拂尘，杨梦寰发出蓄在掌心的暗劲，一举之下，可以击断童淑贞的右臂。

那知童淑贞竟似早已知晓杨梦寰这一招变化，身子突然一转，让开杨梦寰的掌势，拂尘一挥，扫向下盘。

杨梦寰一提真气，飘退五步，道：“师姊住手。”

童淑贞略一犹豫，右手指尘一招“天女散花”，兜头劈下。

杨梦寰只觉她眼神之中充满杀机，心头大为震动，暗道：看来如不把她制服是不行了。

心念一转，尽展绝学，反扑过去，这一对同门的师妹、师弟，竟是各出绝技，展开了一场生死恶斗。恶斗了三十余合，杨梦寰才瞧出一个破绽，左掌“吞云吐月”直劈过去，逼住童淑贞手中拂尘，右手施出“归元秘笈”中一记“五龙摆渡”，一把扣住童淑贞的右腕，猛一加力，夺下拂尘，冷冷说道：“师妹下手如此狠毒，是何用心，还望说个明白，如果小弟有什么对不起师妹之处，不用师妹出手小弟当会自作了断。”

童淑贞双目凝睇杨梦寰，脸上是一股说不出的神情，既不是欢喜，也不是悲苦。

杨梦寰长长叹息一声，道：“师妹有什么话？尽管讲在当面，小弟当尽我所知，替师妹解说个明白。”

只觉童淑贞眉宇间，逐渐的泛现出一片茫然之色，似是全力在想一件事，但却又想不起来一般。

杨梦寰查看了童淑贞的神色，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数年不见的童师妹，突然找上门来和我拼命，素不相识的柳远，却硬指我杀了他的父母，霸占了他的妻儿，此中情势，定然是大有文章……。

忖思之间，突听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奔了过来。

杨梦寰抬头看去，只见杨兴手中执着一个大红封筒，急奔入室中，说道：“鄂南邓家堡少堡主邓开宇来访大相公，是否接见？”

杨梦寰略一沉吟，道：“好！请他来此相见。”

杨兴回顾了一眼，道：“大相公请到室外稍候片刻，小的把室中打扫一下如何？”

杨梦寰道：“不用了，我要你去请那邓堡主到此相见。”随手点了童淑贞两处穴道。

杨兴口中连声答应，转身而去。

片刻之后，只见杨兴带着一个身躯高大的少年，大步走了进来。

杨梦寰和邓开宇有过数面之交，彼此早已相识，当即一抱拳，道：“不知邓少堡主驾到，未曾远迎，还望多多海涵。”

邓开宇急急还礼；说道，“在下来得突兀，尚请杨大侠勿罪……”忽然瞧见室中桌倒椅翻的零乱情景，不禁一呆。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少堡主入室待茶。”

邓开宇心中虽是疑窦重重，但口中却是不便相问，缓步入室中。

目光转处，只见一个劲衣大汉，和一个美貌道姑，依壁而坐，紧闭着双目，一眼之下，即可瞧出是被人点了穴道，忍不住低声问道：“杨兄，这是怎么回事？”

杨梦寰指着那个大汉答非所问的道：“邓兄可识得他么？”

邓开宇凝目瞧了一阵，道：“面善得很，只是记不起在那里见过了？”

杨梦寰道：“提起他的姓名，邓兄也许就想起来了？”

邓开宇道：“什么人？”

杨梦寰道：“神刀柳远。”

邓开宇道：“不错，不错，正是那神刀柳远，两年前在下和家父作客长沙，就住此人府中……”

语气微微一顿，又道：“这柳远怎生会找上了‘水月山庄’来，看样子是被杨大侠点了穴道。”

杨梦寰道：“不错，正是被区区点了穴道。”

邓开宇道：“在兄弟记忆之中，此人仗义疏财，颇有侠名，不知何以竟与杨大侠冲突起来？”

杨梦寰道：“说来话长，一言难尽，邓兄来此，不知有何见教？”

邓开宇道：“还不是为那多情仙子的事，此事有如一股暗流，汹涌澎湃而来，早已震动江湖人心，但却仍是蒙带着一层神秘色彩，使人莫测高深，家父为此柬邀了很多武林同道，希望揭穿那多情仙子之秘，特地差遣在下来此，恭请杨大侠主持其事……”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家父本待亲自赶来相请。但因几位武林前辈提前到了敝堡，以致家父无法脱身，改由在下赶来。”

杨梦寰道：“是那多情仙子闹出了什么罪大恶极，大违武林道义之事，惊动了这许多武林高人要制裁于她。”

邓开宇长长叹息了一声，道：“那多情仙子所作所为，并无一件十恶不赦，违背武林道义之事，只是却大大扰乱了武林人心。”

杨梦寰皱眉道：“不知少堡主可否将其中原委，说的详尽一些，在下实无法了解，这多情仙子做的既非违背武林道义之事，又怎会扰乱人心？”

邓开宇微一沉吟，似是在思索着如何措词，只因杨梦寰此时之地位，已是武林中泰山北斗，是以邓开宇虽是名门子弟，也不敢在他面前稍有失言。

过了半晌，邓开宇方自缓缓道：“江湖中近日盛传着两句残诗，不知杨大侠可有耳闻，那便是，多情仙子多情宴，名虽多情却无情。”

杨梦寰目光转视窗外，呆呆地出了一会儿神，沉声叹道：

“情到浓时情转薄……道是无情却有情，唉……多情无情，只是人们心念一转间之事，认真说来、又有何分别。”

邓开宇心中一动，暗暗忖道：闻得江湖传言，这杨大侠昔日本是天下第一多情人，今日看来，这话倒也不假，连我说出这与他毫无相关的两句话，却引起了心中这许多感触。

心中虽在思忖，但面上却丝毫不敢现于神色，只是恭声接口道：“江湖中人虽然明知参与那多情仙子之多情宴后，总是落得一场虚幻，有如做了一夜香梦一般，醒来唯有徒增烦恼……”

他面上忽然泛起一阵淡淡的红晕，一时之间竟似已神驰物外。

杨梦寰多年以来，早已人情练达，此刻不禁暗暗忖道：看来这位邓少堡主，必定也是曾经参与过那多情之宴的了。

当下干咳一声，邓开宇方自痴迷中霍然清醒，面颊不禁又是微微一红，立刻接口又道：“是以武林中人接着那多情帖时，只是心头惴惴，但若未曾接着那多情之帖，心里却又不禁惘惘然若有所失。”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那多情仙子想来必是人间无双的绝美之人。”

邓开宇干咳了几声，呐呐道：“这个……唉，确是美如天仙。”

杨梦寰道：“是以武林之中，人人都不禁动了好奇之心，要想查出这多情仙子究竟是何来历，她如此作法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在下说的可是么？”

邓开宇叹道：“正是如此，武林中人为了追踪那多情仙子的下落，已不知有多少人荒废了正业，不知生出多少风波，多情仙子所行之事，于武林中

人虽然一无伤损，但她影响所及，却势将造成武林中一场混乱，是以才会惊动这许多武林前辈，力的只是要弄清她此举究竟是何用心？”

杨梦寰回顾了重淑贞和柳远一眼，心中突然一动，暗道：

这两人不似服用药物，但神志却似十分迷乱，难道也和多情仙子有关不成？

心念转动，缓缓说道：“参与过那多情宴后的人，可有异证么？”

邓开宇道：“这个在下倒未听人说过，但大都赴过那多情宴的人，事后都有着一份缥缈的怀念，希望能够再见多情仙子一次，但迄今为止，尚未听说过有二度奉召赴宴的人。”

杨梦寰道：“多情仙子一行几人？”

邓开宇道：“车马篷帐，应有尽有，至少也该在二三十人以上。”

杨梦寰道：“如此众多的浩大的行列，难道就无踪可寻么？”

邓开宇道：“奇怪的也就在此了，江湖上不知有多少人在追踪查访那多情仙子的下落，但却是找不出一丝蛛丝马迹，那数十个艳丽女婢和那些篷帐车马，来如神龙出云，突然出现，去似一阵清风，无迹可寻。”

杨梦寰沉吟一阵道：“那多情仙子部署如此周密，行迹这般飘忽，定然是一个才智绝世的人……”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不过，似这般大队行列，决不能不留一点痕迹，只要费些心计，妥作部署，定可查得出来。”

邓开宇道：“据家父和几位武林前辈探问数十个参与那多情宴的人，研商结果，觉出那多情仙子不但才智绝人，而且武功更非常人能及，因此家父特派兄弟来此，想请杨大侠出面主持其事。”

杨梦寰道：“少堡主人驾亲临，杨梦寰本该应命，只是寒舍之中，近日连出怪事……”目光一惊客室。接道：“此情此景，少堡主亲眼所见，可证我杨梦寰并非虚言。”

邓开宇道：“不是杨大侠这般提起，在下也不敢多言，以杨大侠在武林中的声望，神刀柳远早有耳闻，谅他不致这般冒昧从事，大闹水月山庄，此中情事，必然定有内情。”

杨梦寰道：“不错，神刀柳远的神智确已有些错乱，但据在下观察，又不似服过迷魂药物，其中内情，只怕不很简单。”

邓开宇奇怪地道：“就当今武林而言，大江南北，有谁敢挑你杨大侠的梁子，也许此事也和那多情仙子有关！”

杨梦寰道：“事实真象未明之前，在下也不敢遽作断语……”

瞥见杨兴急奔了进来，道：“禀告相公，水月山庄外有一僧一道求见相公。”

杨梦寰怔了一怔，道：“请他们到客室中来。”

杨兴四顾了一眼，道：“这客室可要打扫一下么？”

杨梦寰道：“不用了，去请他们进来就是。”

杨兴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邓开宇道：“就兄弟所闻，杨大侠近年之中很少在江湖上走动。”

杨梦寰道：“不错，两年以来在下从未离开过水月山庄。”

邓开宇正待接言，忽见杨兴带着一僧一道，大步行进了进来。

室中的零乱形势，似乎大出那一僧一道意外，不禁微微一皱眉头。

邓开宇借机打量了来人一眼，只见那和尚年约四旬以上，浓眉大眼，

身着月白僧袍，眉宇间隐隐现出愤怒之色。

那道士长髯垂胸，背上斜插长剑，神情镇静沉着，一望之下，即知是一位甚擅心机人物。

杨梦寰目光如电，缓缓由两人脸上掠过，道：“两位有何见教？”

那和尚单掌立胸，欠身一礼，道：“贫僧一德，来自莆田少林寺。”

杨梦寰道：“大师原来是南派少林高僧，在下未能远迎，内望恕罪。”

一德大师道：“贫僧虽未见过杨大侠，但却闻名已久。”

杨梦寰道：“在下和贵派本院中几位高僧，都有过数面之缘，南派少林，却是甚少往还。”

一德大师道：“贫僧今日冒昧造访，想上解心中疑问，不知杨大侠肯否赐教？”

杨梦寰道：“大师只管请讲，只要杨某能够解得，必得尽言所知。”

一德大师目光一掠，童淑贞和神刀柳远，说道：“杨大侠名重一时，武林同道无不仰慕，皆以能得一见为荣，却不料杨大侠竟然是欺世盗名之辈……”

邓开宇霍然站了起来，大声喝道：“住口，你这野和尚满门胡言，杨大侠为人义行有目共睹……”

杨梦寰挥手接道：“少堡主暂请住口。”

邓开宇对那杨梦寰敬重异常，当下住口不言。

杨梦寰目光一转，望着一德大师道：“大师之言定有所据，还望指出我杨某有何失检之处，在下是感激不尽。”

一德大师冷笑一声，道：“贫僧此次受命北上少林本院，沿途之上连遇了两桩惨案，件件都与你杨大侠有着关连！”

杨梦寰道：“有这等事，大师可否再说明白些。”

一德大师道：“三日之前，贫僧路过江西卢家洲，遇上了两位重伤的武林同道，贫僧亦曾尽力施救，但两人所中掌力都是内家重手法，内腑早为掌力震碎，贫僧倾尽全力灵丹，仍未能救得两人之命。”

邓开宇道：“江湖之上到处有仇杀之事，这和杨大侠有何相干？”

一德大师道：“那两个在临死去之际，同时说出了一句话：

‘杨梦寰欺世盗名，要贫僧转告天下英雄，不要再为其所愚。’”邓开宇道：“两个重伤奄奄之人，死前难免神志有些混乱，就算你说的句句实言，也不能使人相信了。”

一德大师望了邓开宇一眼，接道：“当时贫僧亦是有些不信，以杨大侠的盛名，岂可为一二垂死之人的遗言有所沾污，但待贫僧遇上了第三桩惨案，却是不能不信了！”

杨梦寰心中虽然激动，但表面之上仍然保持着镇静的神情，淡淡一笑，道：“大师又遇上了什么奇异的事？”

一德大师道：“距此大约五十里吧！有一座荒凉的山神庙，贫僧在那座荒庙中遇上这位道兄……”

杨梦寰目光一转投注那道人身上，道：“敢问道兄的法号如何称呼？”

那道人道：“贫道养真南岳玄妙观，道号自清。”

杨梦寰道：“原来是自清道长。”

心中却暗暗琢磨道：南岳玄妙观，倒是从未听人说过。

只听自清道长说道：“南岳玄妙观，百年来一直闭关自守，不和武林人

物往来，杨大侠自然是不知道了。”

杨梦寰嗯了一声，道：“原来如此，不知道长看到什么惊奇事物，和我杨某有关？”

白清道长道：“贫道路过那座小庙，无意中遇上一件令人发指的惨事。”

杨梦寰茫然道：“什么惨事？”

白清道长道：“杨大侠启己做的事情，难道自己还不知道么？”

杨梦寰意识到那是一件凄惨卑下之事，心中激动异常，但表面之上。却强自保持着镇静之色，缓缓说道：“在下确然不知，道长尽管请说。”

白清道长道：“出家之人，实在不便出口，但杨大侠一定咄咄追问，贫道只好直说了。”

杨梦寰道：“在下洗耳恭听。”

白清道长道：“贫道因和一位道友相约，日夜兼程赶路，行近那座小庙之时，突然听得了一声妇人的尖叫……”

杨梦寰双目中神光闪闪，剑眉耸立，追问道：“怎么样？”

白清道长冷冷说道：“那尖叫刺耳惊心，一听之下立时可以辨出，那妇人正在急难之中。”

杨梦寰道：“道长就该赶入庙中瞧瞧才是。”

白清道长道：“贫道赶入庙中时，已是晚了一步，杨大侠已然破窗而去。”

杨梦寰道：“那人穿的什么衣服？”

白清道长道：“一袭青衫，和杨大侠此刻的装束，一般模样。”

杨梦寰长长吸一口气，按捺下心中的激动，道：“道长应该追上前去才是。”

白清道长道：“那大殿一角，还有着位奄奄一息，满身血污的少妇，贫道是否应该先行救人？”

杨梦寰道：“不错，应该先行救人。”

白清道长道：“可叹的是那少妇已然无救，最后一句遗言是，奸杀她的乃是‘水月山庄’的杨梦寰。”

一德大师激动的说道：“那妇人气息未绝，贫僧亦刚好赶到亲耳听闻这句遗言，再和贫僧日前所遇，两下对照，自然是叫人无法不信。”

邓开宇摇头说道：“有这等事！”

杨梦寰道：“道长可曾瞧到了那人的形貌么？”

白清道长道：“贫僧虽未瞧得那人形貌，但想那妇人在死亡之前的遗言，决不会故入人罪，拖累好人，使自己冤沉海底。”

邓开宇道：“道长这番话如是确实，倒也是很有道理。”

白清道：“贫道从未卷入过江湖是非之中，为何要隐害杨大侠……”

一德接道：“此事千真万确，贫僧可以指日发誓。”

白清目光一转，投注到童淑贞和柳远的身上，道：“这两位是何等人物？”

邓开宇道：“那男的是长沙府神刀柳远，这位道姑我就不认识了。”

一德大师打量了童淑贞一阵，道：“这道姑虽是三清弟子但容色如花，美丽绝伦，比起那庙中少妇是尤有过之了。”

白清道：“室中桌椅翻倒，想是刚经过一番恶斗了，以杨大侠的威名，竟然有人找上门来，岂不是自寻死路么？若非她存心拼命而来，谅他们也无

此胆量。”

邓开宇似是亦被那一德大师和自清道长说的有些心动，回顾了杨梦寰一眼道：“杨大侠，可否解开这位道姑和柳远的穴道……”

杨梦寰经过这一阵沉思之后，心中反而镇静了下来，接道：“在下相信大师和道长所见所闻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也正好和这两位登门生事的情势配合，哈哈，那人心思缜密，部署周详，把预谋的计划，安排的有如偶然发生一般，好使人无法不信，一发动就让我杨梦寰百口莫辩……”

目光转动，扫掠了三人一眼，又道：“如是我杨某人判断不错，今日定然还有无数怪闻怪事，接踵而来。”

自清道长冷冷说道：“贫道冒昧来访，只想要杨大侠解说一下那荒庙中的事情，贫道虽然向不和江湖人物往来，但目睹惨事，如芒在背，袖手不问，实难心安。”

杨梦寰道：“道长心怀成见而来，只怕非在下三言两语能够解说的明白。”

自清道长道：“如是杨大侠以此推诿，贫道更难消心中之疑。”

一德大师接道：“杨大侠如是心中坦然，就请解了那道姑的穴道。”

杨梦寰回顾了童淑贞一眼，道：“在下这位师姊武功高强，但神智不清，我解开她穴道之后，请诸位小心一些，”他似是已看出了今日之局，已不是言语能够解说清楚，索性下再多言，反手一掌，拍活了童淑贞的穴道。

这童淑贞已从那天机真人遗留的拳谱之中，学到玄门上乘内功，自行运气解穴，就算杨梦寰不出手解开她被点的穴道，再过一阵工夫，她亦会自行冲开穴道。

自清道长看那童淑贞同属三清弟子，立时抢先开口，稽首道：“贫道自清，请教道兄法号？”

童淑贞脑际之中只有两件事情，一是对沈霞琳的仇恨，一是对杨梦寰的情爱，其他的事再也下放心上，当下冷冷说道：

“我不是玄门中人，那有法号。”

自清呆了一呆，道：“道兄身着道装……”

童淑贞道：“这个不用你管。”唰的一声，扯开身上道装露出来一身淡黄内衫。

这举动大大的出了室中诸人意外，都不禁为之一楞。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师姊武功如此高强，怎的亦会中人暗算。”

童淑贞回首望着杨梦寰嫣然一笑，道：“不要叫我师姊等我杀了那沈霞琳，咱们就是夫妻了。”目光一转，扫掠了。

清和一德大师一眼，笑容尽敛，口气冰冷的说道：“你们干什么来了？”

自清道长一皱眉头，道：“贫道等来找杨大侠，质问他几件事情。”

童淑贞探臂捡起地上拂尘，道：“质问什么？”

自清和一德相互望了一眼，只觉内情复杂万端，百思不解。

转眼看去，只见杨梦寰凝目沉思，似是正在想着一件重大事情。

童淑贞不闻两人答话，立时怒声喝道：“你们听到没有？”拂尘一挥，唰的一声扫向自清道长。

自清一闪避开，沉声答道：“贫道来看问杨大侠何以在那荒庙之中，妄伤人命。”

童淑贞道：“这关你什么事了？”她脑中神经受伤思路狭隘，恨则入骨，

爱则狂热，是是非非早已分辨不清。

自清道长只觉她口气咄咄逼人，说出之言，句句是强词夺理，不禁也动了火气，冷冷说道：“道兄言语逼人，动手就打，贫道虽然少在武林走动，但也不是怕事之人。”

童淑贞道：“谁要你多管闲事了，快些给我滚出去。”

这一句骂的很重，自清和一德大师脸上都不禁变了颜色，齐声喝道：“你怎可出口伤人。”

童淑贞冷笑一声，道：“你们再要不走，我就要你们的命。”

一德大师和自清道长，原想这道姑既然找上水月山庄和杨梦寰动手相搏，定然是受了很大屈辱，从她口中或可再听出杨梦寰一些恶迹，却不料竟然是一个皂白不分，是非不明的对头人物……

只听童淑贞厉声喝道：“你们走是不走？”

自清道长道：“贫道等未问明事情真象之前，岂可就此而去。”

童淑贞道：“好，你们不走，那是自寻死路，不要怪我出手毒辣了。”

余音未绝，人已发动，拂尘一挥，击向自清道长，左掌拍向一德大师。

自清身子一转，避开拂尘，唰的一声，抽出背上长剑。

一德大师右手推出，接下了童淑贞一掌，道：“你究竟是杨梦寰什么人？”

他听杨梦寰称他师姊，她却自称杨梦寰是他丈夫，只觉乱的一塌糊涂，心中弄不清两人关系。

童淑贞左手一紧，连攻三掌，一面答道：“我是他未过门的妻子，不过等我杀了沈霞琳，就要过门了。”右手拂尘，配合着攻向一德大师的左手，也攻了三招。

自清道长虽然手中有剑，只是用来封架并未还击，只待听完童淑贞的答话，才觉着心头火起，挥剑还了两招，怒道：

“那沈霞琳是什么人？”

在那个时代中，男女之间关系十分保守，授受不相亲，这童淑贞直言无讳，听得一德大师和自清道长心头又惊又怒。

只听童淑贞道：“那沈霞琳就是现在的杨夫人啊！”

她脑际问只记着杨梦寰和沈霞琳的情仇，除了这两人之外，再不知其他的人事。

自清道长虽是听得字字入耳，但心中却还是不敢相信，重复的问道：“那沈霞琳就是现在的杨夫人么？”

童淑贞道：“不错啊！”

自清接道：“你要先杀了那杨夫人，然后你再嫁给那杨梦寰？”

童淑贞怒道：“这有什么个对的，他本来是喜爱我的，却被那沈霞琳横刀夺爱把他给抢了过去。”

自清道长剑招连变三招，封住了童淑贞乔中的拂尘，喝道：“住了！”

童淑贞这次倒是听活，收了拂尘，退到一侧。

自清道长缓缓把目光移注在杨梦寰身上，道：“她说的可都是实话么？”

杨梦寰心知此时解说，只个过徒增纷扰，还个如让它自然发展的好，当下说道：“道长就听不出真假么？”

自清道：“我听来倒象真的。”

杨梦寰心知田园的宁静生活，已无法再安享下去，数年来他虽然极力避免卷入江湖恩怨是非之中，终是难以避开。

他无法推想出什么人在和他作对，但他却推想到那人必然是一位武功高强，智计绝世的人物，发生的种种事故，似都是针对着他而来。

他陷入了沉思中。

自清道长眼看杨梦寰不答自己问话，不知在想的什么心事，当下高声喝道：“杨梦寰，事实惧在，难道你还想抵赖么？”

杨梦寰缓缓抬起头来，说道：“道长请仔细思量一番，再下断语不迟。”

自清道长被杨梦寰反问的呆了一呆，道：“贫道听不出有何破绽？”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道长请看看这位童姑娘的形貌如何？”

自清道长道：“端庄凝重，不似轻薄女子。”

杨梦寰道：“看来道长是颇通星卜之学，试问一个端庄凝重，身着道装的女子，何以竟毫无羞耻之心，当着诸位之面，撕去她身上道装，语无伦次，难道就不值得可疑么？”

邓开宇心中的重重疑问，以是突然被杨梦寰一语点透，高声说道：“这话不错。”

自清道长固执的说道：“贫道耳闻目睹的惨事，岂能被杨大侠这一句话，轻轻化解去？”

一德大师接道：“听杨大侠的口气，似是有人故意设计诬陷于你，可是这位童姑娘看来却丝毫无中毒之征。”

自清道长接道：“这童姑娘虽只和贫道交手数招，但她武功的高强，实大出了贫道意料之外，盛名如杨大侠者，只怕也难以强得过她好多，此等武功，如何还会受人暗算？”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那主谋者是何许人物，在下不敢断言，但他的武功、机智定然是冠绝常人……”

一德大师接道：“杨大侠这番解说，很难使贫僧等满意。”

杨梦寰道：“不知两位如何才能相信？”

自清道长道：“杨大侠如若能举出反证，岂不可一举拆穿真象。”

一德大师肃然说道：“杨大侠既是举不出反证，也该对武林同道有个交代才好？”

杨梦寰修养虽好，但连番被两人口气咄咄的追问，也不禁有些动了怒火，冷冷他说道：“两位既是信不过在下之言，认为我杨梦寰是欺世盗名之辈，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自清道长冷冷说道：“杨大侠就凭这几句话，就想把我等撵走么？”

杨梦寰道：“两位还要如何？”

自清道长长剑一摆，道：“咱们想把杨大侠诸般作为公诸武林。”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好吧！是非总有辨清之日，两位要如何，悉凭尊便就是。”

自清道氏料不到他竟然如此轻松的答应了下来，呆了一呆，道：“贫僧还想请杨大侠答复一句话，立时就走。”

杨梦寰道：“道长请说。”

自清道：“在那荒庙中好杀村妇，可是杨大侠干的么？”

一德大师不待杨梦寰回答，抢先说道：“贫僧遇上的两位武林同道，可是你杨大侠所伤。”

杨梦寰剑眉耸动，俊目放光，冷冷说道：“不是，两位如是再无疑问，该请便了。”

自清道：“贫道虽不在武林走动，没有逐鹿武林之心，但也不甘受人轻藐。”

邓开宇突然接口说道：“杨大侠在武林之中，享誉之隆，当代高手，无出其右，更难得以淡泊自甘，不存名心，昔年少室峰英雄大会之上，杨大侠亦曾被天下群雄拥戴为领袖武林的盟主，但杨大侠坚辞不就，这是何等磊落的胸怀，两位言词咄咄，苦苦逼问，那等凌人气势，就是在下也忍受不了，但杨大侠却能但然处之，保持他一代大侠的风度……”

一德大师接道：“施主怎么称呼？”

邓开宇道：“鄂南邓家堡，邓开宇。”

自清道长道：“不知邓堡主和杨大侠有何关系。”

邓开宇一皱眉头，道：“在下只是钦敬杨大侠的为人，说不上和杨大侠有何关系？”

童淑贞对几人的对答之言，似乎茫然不解，目光左右转动，不住在几人脸上下打量。

自清道长道：“以邓堡主之见，杨梦寰决不会做出好人伤命的事了？”

邓开宇道：“以情测度，料那杨大侠也不屑做出此等情事。”

突听杨兴高声叫道：“夫人回来了！”

转头看去，只见一个全身青衣，发挽宫髻的女子缓步直行过来。

这女子看上去大约有二十三四的年纪，柳眉凤目，容光照人，但却缺了一条左臂，风拂长袖，不停摇摆。

她一双清澈的目光，缓缓由一德大师和自清道长脸上掠过，微微颌首作礼，人却直对杨梦寰走了过去，神色凝重的喊了一声：“官人。”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可曾查出蛛丝马迹。”

青衣女点点头，道：“事态严重，恐怕大出官人的意料之外。”

杨梦寰还未来得及答话，童淑贞却抢先说道：“你是谁？”

青衣女回目望了童淑贞一眼，欠身笑道：“小妹李瑶红，见过童师姊。”

童淑贞自言自语道：“李瑶红，李瑶红……”

李瑶红道：“正是小妹，童师姊忘怀了么？”

童淑贞望望杨梦寰等人，又回目望望李瑶红，眉宇间突然泛现出一片杀机，道：“你是杨梦寰的什么人？”

李瑶红想不到她会有此一问，一时间想不出如何措词，呆在当地。

杨梦寰道：“童师姊不知被何人用何物所伤，神智已经迷乱。”

李瑶红道：“陶玉。”

杨梦寰全身一震，失声叫道：“陶玉，他没有死？”

李瑶红道：“他不但没有死，而且学会了归元……”

突见童淑贞右手一挥，唰的一声，手中拂尘疾快的拂向李瑶红。

李瑶红骤不及防，几乎被那拂尘扫中，骇然疾退，但那空荡的左袖却被拂丝扫上，嗤的一声中断两截。

杨梦寰右手疾探，迅快绝伦的抓向童淑贞的右腕。

童淑贞右腕一沉，避开了杨梦寰的抓势，手中拂尘仍向李瑶红攻去。

李瑶红纵身让避，不肯还手。

杨梦寰横身拦住了童淑贞，施展了擒拿手法，捉她双腕。

但此刻的童淑贞武功是何等的高强，杨梦寰又不忍伤她，出手之间，顾虑甚多，一时间也无法制得住她。

好在童淑贞亦无和杨梦寰动手之意，手中拂尘着着攻向李瑶红。

三个人走马灯般，闪转在桌倒椅翻的客室中。

自清道长、一德大师和邓开宇都看的目瞪口呆，只觉那童淑贞拂尘招数，不但毒辣，而且是变化莫测，如果她是向自己下手，只怕连十招也应付不来。

激斗之中，突听杨梦寰高声喝道：“师姊再不住手，可莫怪小弟失礼了。”

他亦深觉童淑贞太难对付，单用擒拿手法决难制于她。

那李瑶红却始终不肯还击一招；而且神色之间也不见愤怒之色。

童淑贞却如疯狂一般，手中拂尘一招紧过一招，手法愈见新奇，攻势愈见凌厉。

杨梦寰忽奋神威，大喝一声，呼呼劈出两掌，潜力激飡，逼住了童淑贞手中拂尘，左手“傍花拂柳”拍向童淑贞的右腕，右手却暗运大罡指力，点了出去。

童淑贞右腕一沉，笑道：“咱们就要成为夫妻了，我岂能和你动手。”笑语声中，拂尘陡然翻起，一招“怒龙惊涛”，那一束尘尾：突然散作一片莲丝，疾向丰瑶红点了过去。

这一招恶毒至极，那暴散的尘尾，笼罩了数尺方圆大小。

纵然有着佳妙无比的轻功，也是不易闪避开去。

杨梦寰眼看童淑贞不可理喻，右手一挥，推出了天罡指力。

童淑贞只觉一股疾来的暗劲点在右小臂上。

那暴散开的满天尘影，突然间收敛不见。

第四回：波屑云诡

杨梦寰借势欺进了两步，一把抓注童淑贞的腕脉，冷冷说道：“你右臂已为我天罡指力所伤，不可强行运气疗伤，不听我良言相劝，必得落下个残废之身。”

童淑贞暗中运气一试，果觉右臂之上，骨疼如裂，再也握不住手中拂尘，五指一松，跌落地上。

杨梦寰道：“情非得已，只有委屈师姊一下了。”伸手点了童淑贞两处穴道。

李瑶红轻轻叹息——声，道：“你既然知道童师姊是神智上受到了伤害，为什么还要点她穴道？”

杨梦寰道：“她神智已然迷乱，忘去了自我，如不暂时把她制服，如何能使她安静下来……”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你可是亲身遇上了陶玉么？”

李瑶红道：“没有，我遇上了他的化身！”

杨梦寰道：“那陶玉何来的化身？”

李瑶红道：“他不知从那里选了一些和他面貌一般模样的人，传授了武

功，这些人的衣着、佩带，完全和他一样，骤见之下，连我也无法分辨出来。”

杨梦寰道：“他们的武功如何？”

李瑶红道：“那人和我动手，力搏了二三十招，还未分出胜败。”

杨梦寰突然想起了沈霞琳来，急急问道：“你见到琳妹妹么？”

李瑶红轻轻叹息一声，道：“没有见到，大约那传话之人，说的不会错了。”

杨梦寰黯然一叹，垂首不语。

李瑶红柔声说道：“琳妹妹这些年来已然了解了江湖险恶，已知趋吉避凶之法，你也不要因为她太过忧虑。”

杨梦寰仰天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如是真是陶玉出世，他定练成了‘归元秘笈’上的武功，此人心很手辣，无所不用其极，从此之后，只怕武林中难再有太平之日了，我岂能坐视不管？”

李瑶红道：“陶玉一向天不怕，地不怕，唯独对我爹爹，还有几分敬畏，看来我得回黔北一趟，请我爹爹出山一行……”

杨梦寰接道：“如若那陶玉当真练成了‘归元秘笈’上的武功，只怕岳父也难劝阻于他。”

李瑶红道：“妾身虽只和他化身动手，但已感觉出他这次发动的形势不凡，如若不及早设法阻止，江湖上立将掀起斗场血雨腥风的浩劫。”

杨梦寰凝目沉思一阵，道：“其人手段卑下、毒辣，咱们不得不早作准备，有劳红妹一行，先把父母护送到一处安全所在，我才能放手和他一较长短。”

李瑶红点点头道：“夫君顾虑甚是，但不知几时动身？”

杨梦寰道：“事不宜迟，你去禀告双亲，即刻收拾起程。”

李瑶红应了一声，急急奔向后厅。

一德大师突然合掌，说道：“阿弥陀佛，贫僧为人所误，几乎沾污杨施主的侠名，贫僧这里谢罪了。”

杨梦寰道：“事出误会，如何能怪得大师！”

一德道：“杨大侠不予责怪，贫僧更觉惭愧，贫僧这里告辞了。”

杨梦寰道：“大师留此斋饭……”

一德大师接道：“不用了。”合掌一礼，转身而去。

杨梦寰抱拳说道：“大师慢走，在下不送了。”

一德道：“不敢有劳。”大步走了出去。

自清道长收了长剑，道：“贫道也告退了。”

杨梦寰道：“道长如无要事，何妨留住几日。”

自清道长道：“杨大侠气度非凡，贫道当永远怀慕，日后得有效劳之处，定当全力以赴。”回身大步而去。

邓开宇望着那一僧一道的背影消失，才轻轻叹息一声，道：“杨大侠不肯责怪这两个和尚、道士，反而使他们增长了不少愧疚之心。”

杨梦寰缓缓道说：“兄弟原想此后江湖中有三十年太平日子好过，已不作出道之想，料不到风波突起，竟是来的这般快速。”

邓开宇道：“此情此景，杨大侠总不能袖手不管？”

杨梦寰点头说道：“陶玉重出江湖，大乱之征已萌，兄弟岂能不管，此人心狠、手辣，阴毒至极，必得早谋对策，家父母离此之后，兄弟即将着手查访真象，只怕难以兼顾那多情仙子之事，有劳少堡主白跑一趟了。”

邓开宇略一沉吟，道：“在下有几句不当之言，不知是该不该说？”

杨梦寰道：“邓兄有何指教，兄弟洗耳恭听。”

邓开宇道：“杨大侠言重了……”微微一顿接道：“兄弟虽是孤陋寡闻，不知内情，但却听闻过陶玉之名，杨大侠为我武林同道，放弃了林泉清福，重入江湖，实是我武林同道之幸，以杨大侠的武功成就，固然不需别人臂助，但对方即是高手甚众，在下之意，劳请杨大侠同往敝堡一行，家父已邀甚多武林同道，集议追查那多情仙子下落，杨大侠如能亲临，必可使群众归心，共谋对付那个陶玉之策。”

杨梦寰凝目沉思了一阵，道：“只怕时间上来不及了，陶玉行事，一向神速，稍有迟延，或将造成恨事。”

邓开宇道：“既是如此，在下留此奉陪杨大侠，先查明陶玉之事，再回去复命，不知杨大侠能否见允？”

杨梦寰道：“邓兄家传武功，兄弟早已闻名，但那陶玉武功却是得自‘归元秘笈’，兄弟只怕也难是他敌手，此去凶险重重，生死难卜，少堡主是否同往，悉听尊便，但兄弟却必得先把话说明。”

邓开宇哈哈一笑，道：“生死有命，杨大侠不用为我担心。”“杨梦寰道：“好！”

邓兄既已决定，兄弟欢迎至极……”瞥见李瑶红缓步走了过来，道：“车马已齐，双亲行囊已整，但不知何人护送二老？”

杨梦寰道：“就劳红妹一行。”

李瑶红道：“琳妹妹行踪不阴，我如再护送二老远行，岂不是只余下你一个人了？”

杨梦寰道：“非红妹的武功才智，不足以护二老安全……”目光上转，接道：“邓兄请稍候片刻，在下去后厅拜别双亲。”

邓开宇道：“杨大侠尽管请便。”

杨梦寰低声说道：“红妹请留这里照顾童师姊。”

原来那童淑贞已然会自行运气通穴之法，如她借那杨梦寰离去之时，打开穴道，邓开宇决难制服于她。

李瑶红知他心意，点头一笑，道：“贱妾并未提起陶玉的事……”

杨梦寰道：“这个小兄明白。”转身而去。

李瑶红随手扶了一张椅子，道：“邓少堡主请坐。”

邓开宇道：“李姑娘是杨夫……”

李瑶红道：“不错，杨梦寰正是贱妾夫君……”微微一顿，又道：“妾夫为人淡泊名利，外和内刚，这次陶玉出世，旨在奴役天下武林，他昔年曾学艺家父门下，对他为人，妾身是了解最深。”

邓开宇道：“令尊可是那海天一叟李沧澜？”

李瑶红道：“正是家父。”

邓开宇道：“李姑娘可是数年前，被武林中称作无影女的？”

……”

李瑶红道：“正是江湖上送的匪号，妾身久已弃之不用了……”微微一笑，接道：“妾身和陶玉有着同门之谊，十数年相处一起，对他为人了解最深，其人手段之辣心之毒，放眼当今之世，实难有第二人可与比拟，尚望少堡主能够设法通知武林中各大门派，早日派出高手，合力围剿，以求先发制人，如等羽翼丰满，再想除他，就非易事了。”

邓开过于：“杨夫人说得是。”

李瑶红道：“就妾夫性格而论，恐他计难至此，还望少堡主自作主意才好。”

邓开宇道：“这个在下明白，以杨大侠的身份、决不愿向人提出派遣高手相助的事。”

李瑶红叹道：“除此之外，妾夫……”瞥见杨梦寰匆匆走了过来，赶忙住口不言。

杨梦寰直行到李瑶红身前，低声说道：“爹妈似是已知道陶玉的事了。”

李瑶红一皱柳眉儿，道：“贱妾确实未在二老面前提过，两位老人家说些什么？”

杨梦寰道：“母亲直说我近来气色不好，要我韬光养晦，不可招惹是非，还是爹爹说我相中多苦难，逃避无益，不如让我自己去吧！唉！如非爹爹插上一句，只怕母亲要迫我避世养晦去了！”

李瑶红道：“两位老人家近年来禅功精进，已具神通，他们的话不能不信。你要小心一些，贱妾把两位老人家送去之后，立即就赶回……”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我这几年一真住在水月山庄之中，可说是未问武林中事，但事情却找上门来，我纵然不愿再管，但又有何法逃避……”他仰脸望着屋顶，缓缓接道：“大丈夫死而何惧，纵然那陶玉不找到我杨梦寰的头上，我也不会坐视他猖狂于江湖之上、造成浩劫。”

李瑶红柔声说道：“你一生行事，仰俯无愧，吉人自有天相，纵遇凶险，办会逢凶化吉，妾身就此别过了。”

杨梦寰道：“有劳红沫。”

李瑶红嫣然一笑转身而去。

杨梦寰接道：“沿途之上多另小心。”

李瑶红回头说道：“不劳夫君挂心。”

杨梦寰道：“我送你一程如何？”

李瑶红道：“不用了吧，那陶玉恐已留心到你的行动，你如随车而行，或将弄巧成拙，引起他的注意。”

杨梦寰道：“好！趁他还未找上水月山庄，你们快动身吧！”

李瑶红道：“夫君和那陶玉照面时，还望多加小心，唉！”

对他那等险恶毒辣的人物，也不用存什么仁厚之心了。”转身急步而去。

杨梦寰回顾厂邓开宇一眼，道“天色入夜之后，咱们再走……”目光一转，望着守候在门外的杨兴接道：“你带邓少堡主到东厢房去休息一下。”

邓开宇看了柳远和童淑贞一眼，道“杨大侠要如何处置这两个人？”

杨梦寰道：“咱们带他们同行。”

邓开宇道：“这两人不是中毒，为何竟这般神智失常？”

杨梦寰叹道：“他们似是被一种武功所伤，可惜在下却想不出解救之法。”

邓开道：“杨大侠也该休息一下才好。”抱拳一礼，退出客室，紧随杨兴身后，穿过两重庭院，走入了一座清雅的室中。

杨兴低声说道：“这是少爷要待贵宾之处，室中布设齐全。

少堡主尽管使用。”

邓开宇道：“这水月山庄之中，可经常有客来么？”

杨兴道：“据小的所知、很少人来，但第一年节之中，却是收到很多的

礼物。”

邓开宇道：“那杨龙侠武功绝世，你既伺候少爷，定然学得很多绝技。”

杨兴道：“少爷只传一种打坐功夫，告诉我每日坐上两个时辰，强身补气，除此之外，再未传我其他武功。”

邓开宇道：“你可是很忙么？”

杨兴道：“忙的很，这样大一个水月山庄，只有三人管理打扫，说起来小的虽是伺候少爷，其实洒扫庭院，每日都得耗上两个时辰……”

邓开宇道：“为什么不多用上几个人呢？”

杨兴道：“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不过小的们人手虽嫌不够，但除了打扫庭院之外，也无什么事情。但老夫人和两位夫人，只用一个丫头伺候。比我们又忙的多了。”

邓开宇轻轻叹息一声，道：“以你们少爷在武林中的声誉，应是仆从如云，一呼百诺才是，想不到水月山庄竟是这洋的简仆生活！”

杨兴似是动了谈兴，又接口说道：“说起我们水月山庄，江湖上是无人不知，提起我家少爷的名头，那更是人人钦敬，但却无人想到，以我家少爷的身份名望，有时竟然是帮助我们洒扫庭院，两位夫人更是亲下厨房。”

邓开宇点头道：“杨大侠淡泊名利，难得两位夫人也如此贤淑。”

杨兴道：“还有一件事，恐非为江湖人所知。”

邓开宇道：“什么事？”

杨兴道：“那就是两位少夫人，虽然和少爷有了夫妻之名，但却一直的分室而居，两位少夫人同居一室，除了习练武功时和少爷同聚后园之外，平常从不见面。”

邓开宇奇道：“这又为什么呢？”

杨兴似是已警觉到说话太多，尴尬一笑，道：“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少堡主千万不要把小的之言告诉我家少爷，小的这里先谢谢少堡主了。”

邓开宇点头道：“好！我不说就是。”

杨兴道：“少堡主还有什冬吩咐？”

邓开宇道：“没有事了，我要坐息一下，你也可以去休息了。”

杨兴欠身一礼，道：“少堡主如若有事，尽管招呼小的。”转身出室而去。

邓开宇缓缓登上床榻，盘膝调息。

待他醒来时杨梦寰早已在室中相候。

邓开宇急急跃下木榻，道：“杨大侠几时到此，怎不招呼兄弟一声……”

杨梦寰道：“兄弟刚到不久，邓兄坐息入定，兄弟怎可惊扰。”

邓开宇道：“令尊、令堂起程了么？”

杨梦寰道：“已去多时，兄弟也想动身了，不知邓兄意下如何？”

邓开宇道：“悉听杨大侠作主，在下是敬候令谕。”

杨梦寰道：“邓兄言重了……”

微微一顿，又道：“大侠之称，兄弟是愧不敢当，咱们年龄相若，应以兄弟相称才是。”

邓开宇道：“这个兄弟如何敢当。”

杨梦寰道：“邓兄不用客套，厅中酒饭已备，咱们食用之后，立刻动身如何？”

邓开宇道，“悉听尊便。”

两人走入厅中，酒饭果然早已摆好，虽是几伴家常小菜，但却十分精美可口。

一餐饭匆匆用毕，联袂上道，大门外早已备好一辆黑篷马车。

杨梦寰道：“为了在下那位师姊和柳远同行之便，兄弟想御车而行，不知邓兄意下如何？”

邓开宇道：“杨大侠顾虑周详，在下敬佩的很。”

杨梦寰道：“邓兄请上车吧。”

邓开宇四下瞧了一眼，不见他人，说道：“杨大侠先请上车，在下来赶车如何？”

杨梦寰道：“不敢有劳邓兄，在下自有安排。”

邓开宇一掀车帘，进入车中，只见童淑贞和柳远各据一角，倚栏而立，神情之间毫无痛苦之色，心中大感奇怪，暗道：“难道两人已被解开了穴道不成？”

只见杨梦寰登上车来，顺手放下车帘，马车突然向前行去。

邓开宇心中大奇，忍不住问道：“何人驾车？”

杨梦寰道：“那驾辕健骡，是一位武林前辈赠送的异种，不但脚程惊人，而且颇具灵性，只要隐身车中，略一牵动缰绳，它就能识辨路途了。”

邓开宇道：“原来如此”。

但觉那行驶的马车突然加快了速度，风驰电掣一般，奔行在崎岖的山道上，不大工夫，已然驰出了东茂岭，就在那篷车将要驰出山中，行人官道的当儿，突然由迎面奔驰来一匹快马。

马背上伏着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但却不知收束疆绳，直向篷车下撞了过来。

杨梦寰目光锐利，虽是隔着一层垂帘，仍是看的十分清晰，微微一带缰绳，马车陡然停了下来。

但那马背上黑衣人却似浑无所知一般，不知控缰勒马，任快马向前冲来。

邓开宇心头火起，伸手拉开垂帘，正待跃出，突见眼前人影一闪，杨梦寰快如飘风跃出车外，左手一挥，挡住了那狂奔怒马，邓开宇暗暗赞道：好快的身法。紧随着飞出车外，喝道：“朋友的眼睛可是瞎了么？”

杨梦寰道：“邓兄不用责备他，这人纵然未死，也必受了重伤。”

邓开宇心中仍似有些不信，右手一探，抓往了那黑衣人，抬起一看，只见那人口鼻之中，鲜血淋漓而下。

杨梦寰道：“邓兄小心，此人还没有气绝。”

邓开宇双手齐出，轻轻把那大汉托了下来，放在地上。

杨梦寰暗中运气，伸出右掌，按在那人背心之上，真气源源而出。

那重伤人得杨梦寰真气催动心脉，略闭的双目，突然睁开。

杨梦寰低声说道：“兄弟如若还有能提聚真气，请和在下涌入侠内的真气相合。”

那人口齿启动，一缕微弱的声音自口中涌出来，道：“我伤势奇重，已经不行了，不劳费心，但在下有几句话却要劳请兄台转告……”突然一阵急喘，打断了未完之言。

杨梦寰轻轻叹息声，道：“你伤势虽重；但心脉未断，并非是绝无救药，

尚请保重身体。”

那人张嘴吐出一口水来，大喘了两口气，接道：“有一件事，重过在下生死，但望兄台能够替在下传到……”

邓开宇看他伤热已然无望，说道：“什么事？你说吧！”

那人说：“请两位转告杨……大……侠……”

邓开宇道：“这位就是，有话快说。”

那人双目突然一瞪望着杨梦寰道：“你是杨大侠……”一口鲜血涌了出来。

杨梦寰道：“区区正是杨梦寰……”

那人道：“杨大侠，阎罗……庙中去……”圆睁双目突然一闭，气绝而逝。

杨梦寰缓缓取下按在他背心的手掌，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若他不肯讲话，也许还有得救。”

邓开宇道：“杨大侠无怪能受武林同道尊仰，单是这仁慈上心，就非常人能及，”杨梦寰道：“他本尚有活命之望，只为了传几句话给我，使他保住心脉的最后一口元气散去。”

邓开宇道：“可异惜连一句话也未传到。”

杨梦寰仰脸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咱们把他埋了吧！”转身由车上抽出主剑，就在道旁挖了土坑，把那人埋了起来，随手移来一块山石，默运天罡指力，写道：无名英雄之墓，六个大字。

邓开宇道：“好一个无名英雄之墓。”抱拳对墓碑作了一个长揖，心中对那杨梦寰崇敬之意，增加不少。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五年前江湖上一次杀劫，历历如在眼前，想不到五年之后，江湖上又起风波，唉！只怕这一次杀劫，尤重过五年前的一番动乱。”

邓开宇道：“杨大侠亲临江湖，当能早日消去杀劫。”

杨梦寰道：“如若当真是那陶玉重出江湖，兄弟也难是他之敌。”

邓开宇道：“杨大侠太过谦虚了。”

杨梦寰道：“在下说的句句真实，都是发自肺腑之言。”

邓开宇吃了一惊。道：“如此说来，当真就无人能制服那陶玉么？”

杨梦寰道：“据兄弟所知，当今之世，只有两人或可是那陶玉之敌，不过，这两人一个行踪不明，一个闭关深山，不问江湖中事，只怕是难以请得他们出山。”

邓开宇道：“不知那两位武林前辈？”

杨梦寰道：“说起来大大有名，邓兄也许听人说过，这两位都是巾帼英雄，女中丈夫，她们的成就，当真是愧煞须眉。”

邓开宇道：“杨兄可是说的那朱若兰么？”

杨梦寰打开车帘，道：“邓兄，咱们上车说吧？”

邓开宇一跃登车，杨梦寰紧随而上，放下车帘，篷车又向前奔驰而去。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邓兄听人说过那朱若兰么？”

邓开宇道：“在下听得几位武林前辈谈起那朱姑娘的风范，心中敬慕甚深。”

杨梦寰道：“朱若兰出身金枝玉叶，但却有着慈悲心肠，才貌、智谋、武功样样都非常人能及。”

邓开宇轻轻咳了一声，道：“杨大侠，在下有句不当之言，不知是该不该问？”

杨梦寰道：“邓兄尽管请说。”

邓开宇道：“闻听人言，杨大侠和朱姑娘有着一段缠绵动人的恋精，不知是否确实？”

杨梦寰哑然一笑，道：“兄弟和朱姑娘相识倒是不错，一段恋情却说不上，那朱姑娘人如当空皓月，不论何人，见她之面，都不敢妄存褻读之想。”

邓开宇道：“原来如此，兄弟只不过听人言及，随口问来，尚望杨大侠勿怪才好，”杨梦寰道：“江湖上的传说，总难免捕风捉影，邓兄不必放在心上。”

邓开宇尴尬一笑，道：“还有一位不知是那位巾帼英雄？”

杨梦寰道：“赵小蝶，赵姑娘。”

邓开宇道：“兄弟亦听家父谈过。”

杨梦寰道：“如若单以武功而论，这赵小蝶恐尤在那朱若兰姑娘之上，但她的气度、才慧却是稍逊那朱若兰姑娘一筹。”

邓开宇笑道：“如是以貌而论呢？”

杨梦寰笑道：“各有千秋，那朱若兰有如威风临世，赵小蝶却似出谷黄莺。”突然想到那多情仙子，回目望着邓开宇，道：“邓兄，兄弟也有几句不当之言，问将出来，邓兄勿怪才好。”

邓开宇道：“杨大侠尽管下问，在下知无不言。”

杨梦寰道：“邓兄可见过那多情仙子？”

邓开宇实未料到他问到那多情仙子，又呆了一呆，道：

“兄弟见过。”只觉脸上一阵热辣的难过。

杨梦寰道：“不知邓兄可否将那多情仙子的容貌、体态给兄弟描述一番听听？”

邓开宇轻轻咳了两声，道：“这个很难说得明白，那时在下已经有了几分醉意，就记忆所及，她是美艳绝伦的女子。”

杨梦寰道：“她穿的什么衣服？”

邓开宇道：“似乎是蓝色的衣裙。”

杨梦寰道：“她的举动可很放荡？”

邓开宇道：“放荡的是追随她的女婢，那多情仙子举动之间，倒是十分端庄。”

杨梦寰沉吟了一阵，道：“想这武林之中，见过那多情仙子的人，定然是很多了？”

邓开宇道：“多情仙子那多情之宴，请的人十分复杂，并非全是武林中人。”

杨梦寰啊了一声，道：“都是些什么人物？”

邓开宇道：“缙绅巨贾，纨绔子弟，王孙公子，名士秀才，一应俱全。”

杨梦寰道：“这么说来，那多情仙子，当真算得多情人了，慈航普渡，兼及众生，三教丸流，一视同仁。”

邓开宇道：“据在下所知，凡是与会之人，都是被灌得酩酊大醉，醒来已经日上三竿，那多情仙子，美艳群婢，五色帐幕，早已走的没了影儿，回首往事，恍如经历了一场梦境。”

两人说话间，车已行入了官道。

杨梦寰道：“那车马帐篷，去时就不留一点痕迹么？”

邓开宇道：“奇怪的也就在此了，那样多的车马篷帐，数十美婢；说来说去就去，一点痕迹也不留。”

杨梦寰道：“这有些不可能吧？不知邓兄是否亲自勘查过下？”

邓开宇道：“在下亦曾仔细查看过，确实找不到可资追寻的痕迹。”

杨梦寰道：“邓兄可曾查出原因何在么？”

邓开宇道：“兄弟找出了一种原因，就是那多情仙子，每次选择约会群豪之处，定有一片草地，车马留在远处，用人力把篷帐运上车，人由草地经过，事后再由人毁去那留下的痕迹。”

杨梦寰道：“事情只怕不是如此简单。”

邓开宇道：“在下亦觉出这推断有些牵强，只是再也找不出别的原因了。”

杨梦寰道：“这么说将起来，那多情仙子定有着惊人的武功了？”

邓开宇道：“这一点武林中已有公论，说那多情仙子定然是一位武功高强的人，其实就在下所见而论，那些女婢只怕都有着常人难及的武功。”

杨梦寰突然微微一收缰绳，奔行的马车陡然停了下来，杨梦寰掀开车帘，大步行了出来，四下打量了一阵，重又登上马车，一抖缰绳，马车又向前奔去。

邓开宇道：“咱们要到那里去？”

杨梦寰道：“邓兄可曾记得那位兄台临死之前，说过的上句话么？”

邓开宇道：“是了，咱们要到阎罗庙去？”

杨梦寰道：“不错，距此约二十里外，有一座阎罗庙，因那庙中太过阴森恐怖，平常之日，总是关着庙门，每年一度有着半月的庙会，那时，人潮汹涌，阎罗庙中各处灯火辉煌，但半月会期一过，庙门立时关闭，一年之中也难得有人进入庙中一次，如是选择那处所在作为一个发号施令的地方，确然是不错。”

邓开宇道：“那人只说出阎罗庙三个字，就不支而逝，实叫人难以测出他用心何在，”杨梦寰道，“不管他用心如何，都和阎罗庙有着关系，咱们去瞧瞧决错不了。”

邓开宇不再多言，心中暗暗忖道，如若那阎罗庙中，果然藏有敌人，今日之局，实是险恶无比，这两人疯疯癫癫，不但难以从中相助，而且还是一大累赘，今日之局，实是个内忧外患的险恶局面，我纵不能助他，亦不能拖累于他，当下闭上双目，运气调息起来。”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奔行马车突然停下来。

杨梦寰掀开车帘望了一阵，说道：“邓兄，到了阎罗庙啦。”

邓开宇睁开双目，望了柳远和童淑贞二眼，道：“这两人该当如何？”

杨梦寰道：“解开他们穴道，带他们一起进入庙中，”邓开宇道：“这两人疯疯癫癫，如何能够帮助咱们。”

杨梦寰道：“他们神智不清，不论对何人都充满着敌意，可和咱们为敌，亦可和别人为敌。”顺势一掌，拍活了童淑贞的穴道。

童淑贞长长吁一口气，醒转过来，双臂展动，伸了一下柳腰，目注邓开宇道：“你是什么人？”

邓开宇道：“在下邓开宇。”

童淑贞望着杨梦寰问道：“你认识这个人么？”

杨梦寰点头说道：“邓兄乃是小弟的知己好友。”

童淑贞点头一笑，不再多问。

杨梦寰又一掌拍活了柳远的穴道，但他对此人却是不敢放过，拍活他穴道之后，左手却紧紧抓住了他的脉穴，跃下马车。

童淑贞紧随杨梦寰身后，邓开宇走在最后。

下了马后，只见一座高大的庙宇，屹立在一片荒凉的原野中。

那庙宇建筑的十分宏伟，绵连百丈，一道百丈黑色围墙，增加了不少阴森之气。

两扇黑漆大门，紧紧的关闭着，一块金字方匾，高悬在两道黑漆大门之上，写着“阎罗庙”三个大字。

庙后面是一片青翠的林木，但庙前却是一片广阔的无物红色土地，两侧生满及膝的杂草，一望不见村落行人。

杨梦寰扣着柳远脉穴，直行到庙门前面。伸手扣动门上铜环。

良久之后，仍无动静。

邓开宇道：“这等荒凉恐怖的庙宇，恐怕没有香火道人。”

杨梦寰道：“虽然没人，但咱们也该先行参了礼数。”飞起一脚，踢在木门之上。

只听一声蓬然大震，木门一阵摇动之后，仍是紧紧的关闭着。

邓开宇心中暗道，奇怪呀！庙中既是无人，不知这庙宇何以关闭的如此严紧，当下说道：“杨大侠暂请住手，待在下越墙而入，由里面打开庙门。”

杨梦寰道：“如若这庙里有人潜伏，在下这一脚定已惊动到他们，邓兄要小心一些。”

邓开宇道：“我如遇上什么惊险之事，立即招呼杨大侠就是。”纵身一跃，越墙而入。

围墙里面是一个广大的院落，两座高大的石像，矗立生满荒草的院落中。

邓开宇约掠扫了四周景物一眼，匆匆奔向大门，果然有一道粗重的铁杠加在门上，邓开宇取下铁杠，开了大门。

杨梦寰当先而入，说道，“邓兄，兄弟久闻这座阎罗庙，建筑的十分精奇，里面神像，狰狞恐怖，数层大殿各具特色。

壁间彩画，赤都是精工绘成的地狱景相，神像本身更具活动的机关，当初修筑此庙，足足耗去十年时光。”说话之间，人已行出数丈。

一宽大的屏风，横拦路中，尽遮了里面景物。

屏风上的彩色壁画，久经风吹雨打，已然有些模糊，但仍隐隐可辨，画的是各层地狱景物，绕过屏风，突然见两座高大狰狞的神像，矗立在二门前面。

那神像足足有一丈四五尺高，左面一个身着红袍，左手执笔，右手握看生死簿。

右面一个青面獠牙，腰间悬着拘魂牌。

以邓开宇那等武功的英雄人物，骤然间看到这两个恐怖狰狞的神像，也不禁为之一呆，心底之间泛起一股寒意。

杨梦寰轻轻咳了一声道：“邓兄，咱们进里面瞧瞧吧。”

邓开宇应了一声，道：“兄弟开道。”登上七层石级，进了二门。

二门内，又是一座大院，林木高耸，落叶积径，一片阴森气象。

四周的厢房连绵，但都紧闭双门，一座青砖砌成的高台矗立院中，青色栏杆环绕，三个大红字，写的是望乡台。

童淑贞和柳远似是都为这恐怖的景色所惑，不住的流目四顾，脸上是一股茫然和畏惧混合的神色。

杨梦寰却在仔细查看那落叶形态，希望能找出一点痕迹来。

邓开宇道：“杨大侠，兄弟到望乡台去瞧瞧。”拾级而上，直登台顶。

杨梦寰察看了四周景物，不见可疑之处，心中忽然一动暗道：我等明目张胆而来，这阎罗庙中纵然有人，亦必闻声躲了起来，这座庙宇占地十徐亩，房屋毗连，不下千百间，刊们如若藏了起来，如何寻找，总不能逐室、逐屋间间搜查……

忽觉一个手掌伸了过来，搭在肩头之上。

杨梦寰本能的右手一翻，抓住了那搭在肩上的手腕，回头看去，只见童淑贞面色露着惊怖之色，说道：“这地方太阴森了，咱们走吧！”

杨梦寰心中一动，暗道：看来她的神智并未完全受到破坏，大有复元之望，童淑贞武功高强，如若能将她的伤势治好、倒是一位很好的帮手。

回目看去，只见柳远满脸茫然之色，倒是毫无畏惧之意看来他的伤比童淑贞重了甚多。

只听衣袂飘风，邓开宇由那望乡台上跃了下来，说道“这座庙宇十分广大，但却瞧不出一点有人的痕迹。”

杨梦寰握着童淑贞的右腕，低声说道：“童师妹，不用害怕。”大步向前行去。

童淑贞报仇心切，在数年苦修中，用功甚勤。短短五年时光，足抵得别人十年奢练，内功精湛，陶玉点她头上穴道时，真气本能的聚于脑间相护，陶玉下手虽然很重，但童淑贞受伤却是甚轻，故仍有着喜怒惊怕的感觉。

邓开宇眼看杨梦寰一手牵着一人，心中想道：如若有人陡然之间跃出攻袭，他如何能够分手拒敌，当下伸手抓住柳远的脉穴，道：“杨大侠，此人交给兄弟看守吧！”

杨梦寰知他用心，微微一笑，将手放开。

穿行过一片阴森高大古柏，景物又是一变。

只见一座高大的殿脊，耸立眼前，一块金匾横在大殿门上，写着“森罗殿”三个大字。

杨梦寰放开童淑贞的手腕，低声说道：“师妹，可瞧出这是什么地方么？”

童淑贞抬起头来，瞧着那“森罗殿”三个大字，缓缓念道：“森罗殿。”

杨梦寰喜道：“师妹内功精湛，伤势已在逐渐复元之中。”

也不知童淑贞是否已听懂杨梦寰在称赞，茫然一笑，侧身向杨梦寰身上偎去。

杨梦寰伸出右手，扶住了童淑贞的娇躯，回头望着邓开寰，道，“她的伤势已大为减轻，只要能有一种深刻的印象，唤回她失去的记意，那就可以完全复元了。”

邓开寰道：“这是何物所伤，竟然如此利害？”

杨梦寰道：“兄弟亦难说出原因，但就形态判断，她似是被一种武功所伤。”

邓开寰道：“最高的内家手法，亦只能不着皮相，伤及内腑，如何能使

一个人，对往事丧失了记忆呢？”

杨梦寰道：“人身之内，分工精密，如若能找出那专管记忆神经，使它受到伤害，而不及其它，岂不可使一个人的神经受到了错乱，那‘归元秘笈’乃是两位盖世奇人毕生经验，心血所积，想来定有此种武功的记载。”

邓开宇道：“多承指教，咱们可要进入大殿瞧瞧？”

杨梦寰道：“进去瞧瞧……”

邓开宇道：“杨大侠请在大殿外接应在下。”牵着柳远大步向前行去。

“森罗殿”大门紧闭，邓开宇伸手一推，竟然是纹风未动杨梦寰快步跟了上来，暗中运集内力，右掌抵在两扇黑漆大门上，道：“邓兄，咱们合力来试它一下。”

邓开宇道：“如是那大殿之中无人，这殿应该由外面加锁才是，何以会由里面拴上？”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邓兄怎知那里面没人？”

邓开宇点头说道：“多蒙赐教。”伸出左手，顶在大门上同时运力，向前推去。

这两人内力何等的深厚，合力一推，足足在千斤以上。

但那门仍然纹风未动，匾后积尘，倒被震得簌簌下落。

杨梦寰一皱眉头，道：“在这木门之后，必有铁拴扣着。”

邓开宇道：“这大殿必有侧门，咱们到侧门处去试试如何？”

杨梦寰道：“好！如是没有侧门，只有毁去这座大门了。”

邓开宇道：“杨大侠请在此等候片刻，在下去找找看，再来通报。”放开柳远，疾奔而去。

片刻之后，邓开宇又匆匆奔了回来，说道：“东侧果有一侧门。”

两人绕回殿侧，果见一个仅可容一人通过的侧门，杨梦寰走了过去，暗运功力，用手一推，木门应手而开。

这侧门虚掩，倒是大出杨梦寰的意外，大殿中更是显然有人，回头说道：“邓兄请照顾他们两位，兄弟开路。”暗运功力，缓步向前行去。

殿中神像罗列，各极恐怖能事，居中是黑脸紫袍的阎君，南侧牛头马面，各种形态的鬼卒，分站牛头马面身后。

邓开宇紧随而入，目光一掠那排列的神像鬼卒，突觉心底一凉，头皮发炸。

只见杨梦寰缓步由神像、鬼卒之间穿行了一周，突然停了下来，侧耳听去。

邓开宇正待相询，瞥见杨梦寰身躯疾闪、跃入右侧，紧接着砰然一声大震，似是踢开木门的声音，邓开宇两手齐出，抓住了童淑贞和柳远，匆匆奔了过去。

只见一扇小门已被踢开，当下一侧身子冲了进去。

但见一个全身白衣的少女，衣服破裂，双手被绳索捆绑，长发乱披，高吊在一座铁架上，紧闭着双目，似是受伤不轻。

杨梦寰呆呆的站在那铁架前面，全身微微颤抖，显然他心中正有着无比的激动。

邓开宇轻轻咳了一声，道：“杨大侠，这人是谁？”

杨梦寰缓缓回过头来，道：“是拙荆！邓兄请好好照顾两人，兄弟去解开她手上的绳索。”

邓开宇道：“杨大侠尽管出手，这两人交由在下照管就是！”

童淑贞突然一跃而起，口中喝道：“沈霞琳！”疾向那白衣少女扑了过去。

杨梦寰挥掌拍出，口中大声喝道：“童师妹不可伤人！”

童淑贞挥掌一挡，双掌接实，响起了一声砰然轻震。

杨梦寰救人心切，这一掌用出八成功力，童淑贞吃了杨梦寰一掌，震得斜向一侧落去。杨梦寰却接势一跃而起，落在那铁架之上。

童淑贞脚落实地，立时又跃飞而起，扑向了沈霞琳。

杨梦寰右手疾出，一招“潮泛甫海”，暗劲山涌，排空而下。

只见童淑贞银牙一咬，暗提真气，斜里一跃避开了正面，不顾为杨梦寰掌力所伤，右手五指箕张，猛向沈霞琳抓了这去。

邓开宇随手一指，点了柳远穴道，准备出手帮助杨梦寰，先把童淑贞制服。

且说童淑贞避开了杨梦寰掌力正面，上半身让开了开，但双腿却是无法避开，被杨梦寰掌力击中，身不由己的横向一侧飞去，五指掠着沈霞琳衣服扫去，嚓的一声，撕下了沈霞琳一片衣服。

邓开宇疾跃而起，右手一样，抓向童淑贞的右腕。

那童淑贞双腿虽为杨梦寰掌力击中，但她武功未失，双足还未落实地，右掌已回手拍出，击向邓开宇的肘间。

邓开宇右臂一缩，左掌一招“飞鼓撞钟”击向童淑贞的肩头。

两人立时展开了一场恶斗，邓开宇家传武学，颇为精湛，拳势变化、佳妙异常，但那童淑贞的武功，学自天机真人遗留的拳谱之上，变化精奇，实非邓开宇所能抵敌，交手五招，邓开宇已连遇两记险招，幸而童淑贞腿上受伤不轻，行动不便，身法大为缓慢，邓开宇才能应付过去。

杨梦寰眼看打斗如此剧烈，沈霞琳仍是闭着双目，心头大为黯然，忖道：她如不是受了重伤，定已被点了穴道，当下暗运功力，正待解开她手上捆绑的绳索，突听邓开宇闷哼一声，连退三步；

原来那邓开宇被童淑贞一掌击中左肩，当堂被震的回后退去。

邓开宇虽然受一掌，仍不退避，大喝一声，反冲了上去。

童淑贞似是亦无害邓开宇之心，一掌击了邓开宇后，回身又向沈霞琳扑了过去。

她刚刚转过身子，邓开宇右拳已挟着一股疾风。疾攻而到。

童淑贞右手拍一掌，拍了过来，封开邓开宇的拳势，左手一招“手拨五弦”斜里拍出。

邓开宇左肩受伤，防守之势更难周全，眼看童淑贞一掌拍来，只有向后退去。

杨梦寰高居在铁架上，看的十分清楚，忖道：看来那邓开宇已难再支撑下去，如若让他伤在童师妹的手下，岂不终身遗憾。

心念一转，放下霞琳，一跃而下，直向童淑贞扑了过去。

童淑贞闻得衣袂飘之声，立时一个大转身，回过头去，道：

“我不和你动手，我要杀死沈霞琳。”

杨梦寰右手挥出，疾向童淑贞右腕之上抓去，口中喝道：

“为什么要杀她？”

童淑贞一闪避开，道：“我恨她。”

邓开宇眼看杨梦寰跃下铁架出手，不愿两面夹攻，当下向后退去。

童淑贞娇躯一侧，又向沈霞琳冲了过去。

杨梦寰右臂一伸，拦住了童淑贞的去路，冷冷说道：“小弟已尽了忍耐极限，童师姊如若不停手，可不要怪不弟无礼了。”五指陡然一翻，转向童淑贞左手腕脉之上扣去。

童淑贞左手一沉，右手横里击出一掌。

杨梦寰不避来势，掌指一送，反向童淑贞肘间点去。

两人这一阵近身搏斗，掌指间极尽变化能事，惊险万状，触目惊心。

杨梦寰着着迫进，逼得童淑贞不得不集中精神对付，两人这一番恶战，可算是尽展所能，凶猛、激烈；只看的邓开宇目瞪口呆，只觉这两人出手的掌法、招数，竟都是生平未闻未见之学。

转眼之间，两人已相搏了十五六招。

杨梦寰技高一筹，逐渐的取得了优势，童淑贞已被迫落下风，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邓开宇心中暗道：江湖上人人称赞那杨梦寰武功高强，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

心念还未转完，杨梦寰已然得手。这时童淑贞正施展出天机真人的绝学，漫天掌势劲逼而至，杨梦寰左手疾挥，封开了童淑贞绵密的掌势，右手乘势而入，点中了童淑贞肩上穴道。

童淑贞未料杨梦寰冒险抢攻，要想闪避，已是不能，手脚一缓，杨梦寰掌指已连续而出，连点了童淑贞四大要穴。

那童淑贞玄门罡气虽然已初步有成，但也无能抗拒杨梦寰那强硬的、指力、身子摇了两摇向下倒去。

杨梦寰左手疾快伸出，抓住了童淑贞，缓缓放倒在地上。

道：“有劳邓兄看管他们一下。”纵身二跃，飞上铁架，正待解开沈霞琳身上绳索，突听一声冷笑传了过来，道：“不要动她。”

转脸望去，只见一个全身玄装的美丽少女，缓步由壁角处转了出来。

杨梦寰只觉此女面貌熟悉，似曾见过，只是一时间却又想不起。

邓开寰目光一掠那玄衣少女，脸上泛升一片奇异的神色，那神色极是奇异，惊愕中微带兴奋。

杨梦寰吃了她一喝，不敢强行动手，问道：“为什么？”

玄装少女道：“她全身几处关节都被人轻微错动，你如一动他，势必使她几处关节错开，纵然是死不了，也将落得残废终身。”

杨梦寰道：“什么人这样加害于她？”他虽想极力保持着心情的平静，但却无法掩住双目中愤怒的光芒。

那玄装少女淡淡广笑，道：“你凶什么？又不是我加害于她的，我是好意的警告你，哼！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杨梦寰被她骂的呆了一呆，道：“姑娘好意，在下感激不尽……”

那玄装少女嗤的一笑，道：“前倨后恭，臭男人非骂不可。”

杨梦寰已从她眼神之中，看出她武功不弱，如若解救沈霞琳时，她陡然出手攻击，那可是难以防备，当下飘身而下，冷冷说道：“姑娘何必出口骂人！”

那玄装少女道：“天下臭男人，千千万万，怎么能说我骂的是你？”

杨梦寰暗道：好刁蛮的丫头，好利害的口齿，解救霞琳的事大，不要

和她计较了。

心念一转，霭然笑道：“既然不是骂的在下、在下也不愿追究了……”

玄装少女接道：“你就是要追究又能怎样？”

杨梦寰被她顶的有些下不了台，不觉间动了怒意，道：

“在下是不愿和女子斗气，并非是害怕姑娘武功高强。”

那玄装少女道：“你不怕我，难道我还怕你，”她说的冷冷冰冰，说完却又嫣然一笑。

杨梦寰被她逗的怒也不是，笑也不是，有着进退两难之感。

只听邓开寰低声说道：“杨大侠，请这边来，在下有话奉告”。

杨梦寰暗道：什么事鬼鬼祟祟。人却依言走了过去。

邓开宇低声说道：“这女子在下见过。”

杨梦寰道：“你认识她？”

邓开宇道：“不能算认识，但却见过一面、”杨梦寰道：“什么人？”

邓开宇道：“多情仙子随身侍婢之一。”

杨梦寰道：“没有瞧错么？”

邓开宇道：“在下自信不致有误。”

只听那玄装少女说道：“哼！两个臭男人鬼鬼祟祟的说什么？”杨梦寰低声说道，“如她真的是多情仙子的侍婢，咱们只要把她擒住，那就不难逼使多情仙子露面了……”。

忽然长长叹息一声，道：“可惜此刻时机不对，万一和那多情仙子造成冲突，咱们岂不是两面受敌了。”

邓开宇暗施传音之术，道：“杨大侠也不能让尊夫人永远吊在那铁架之上。”

杨梦寰点头应道：“不错。”回身对那玄衣少女说道：“姑娘可知那吊在铁架上的女子，是在下的什么人么？”

玄衣少女道：“是你妻子。”

杨梦寰怔了一怔，暗道：适才邓开宇施用传音之术和我说话，她自是听不出来，何以她竟会知道，当下问道，“这个，你怎么知道？”

玄衣少女微微一笑，道：“那有什么困难，我一瞧就知道了。”

杨梦寰道：“你的眼光很好，在下佩服至极，但你既知她是我的妻子，我岂能坐视不救？”

玄衣少女道：“你自信能够救得了么？”

杨梦寰道：“分筋错骨之法，在下还能够解得，但求姑娘不要插手干扰就是。”

玄衣少女道：“这就不一定了，我奉命看守于她，不许别人擅动、如让你救了她，我岂不是有亏职守。”

杨梦寰道：“姑娘受何人之命？”

玄衣少女道：“这个你管不着。”

杨梦寰道：“在下不是要管，只是想问问罢了。”

玄衣少女道：“如是不肯告诉你呢？”杨梦寰剑眉一耸，俊目放光，微愠说道：“姑娘如是要出手干扰在下救人，说不得我只好先对付姑娘了；”

那玄衣少女道：“你要和我动手？”

杨梦寰道：“情非得已，还请姑娘海涵。”

玄衣少女笑道：“未动手前，还不知谁胜谁负，不用客气了。”

杨梦寰看她气度沉静，倒是不敢轻视、一抱拳道：“姑娘先请出手。”

玄装少女道：“又不是我要打你，为什么要我先行出手呢？”

杨梦寰道：“在下堂堂男子汉，自然该让姑娘先行出手。”

玄装少女道：“我奉命留此看守沈霞琳，又不是要和你打架，怎能先行出手。”

杨梦寰无可奈何，道：“好！姑娘坚持不先出手，在下这里有僭了。”呼的一掌拍了过去。

那玄装少女娇躯一侧，灵巧异常的避过一击，却是不肯还手人。

但杨梦寰已从她那闪避身法之中看出这位年纪小小的姑娘，实是一位身怀绝技之人，不敢稍存轻敌，右手一翻，施出一招“赤手搏龙”，疾向那少女手腕之上扣去。

这一招是昆仑派天罡掌三十六式中的三大绝招之一，乃擒拿手法的奇学。

那玄衣少女只待杨梦寰五指将要搭上手腕，突然一伸纤指，点向杨梦寰掌心的“合各”穴，如是杨梦寰这一招用实了，那就是自行把掌心穴道，撞在对方的手指之上。

杨梦寰迅速的移开掌势，换了一个方位，又攻出一掌。

那玄衣少女纤指随着招动，又指向杨梦寰攻来掌势的要穴之上。

这等打法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只瞧的那邓开宇暗暗震惊，暗道：想不到这女娃儿竟有着如此的能耐。

杨梦寰连攻了十五六掌，都被那玄衣移动的指尖；，逼的自行撤回，不禁动了怒意，道：“姑娘武功高强，迫在下全力出手了！”

玄衣少女笑道：“你打我十五六掌，我连一招也未还过，那里是迫你出手了。”

她说话神态一直是带着微笑，毫无敌对之意。

杨梦寰想到沈霞琳吊在铁架上痛苦之心情，心中大为愤急，冷冷说道：“姑娘请接在下一掌。”右掌一挥，拍了过去。

这一掌大为不同，随着那拍出的掌势，涌出了一股暗劲。

玄衣少女觉出暗劲涌来，立时挥掌推出。

两股潜力一触，玄衣少女被震的向后退了一步。

杨梦寰一招得手，第二招急急拍出。

这一掌中蓄力更甚上一掌，那玄衣少女接下一击后，连退了四五百步。

邓开宇心中暗道：“江湖上传说这杨梦寰武功高强，看来果是不错，这少女身手非凡，竟是接不下他两掌。”

杨梦寰第三掌蓄势不发，说道：“在下并无和姑娘为敌之心，但望姑娘答允……”

那少女被他两掌迫的退了三四步，早已泫然欲位，不待杨梦寰话完，怒声接道：“哼！谁要听你的鬼话，你既无意和我为敌，为什么要用劈空掌力伤我？”

杨梦寰道：“姑娘受了伤么？”

玄衣少女怒道，“就凭你那点功力，也能伤得了我么？”

杨梦寰回目一瞥霞琳，只见仍是自己进来时那般模样，不禁心头黯然，怒声喝道：“在下为了救人，无暇和姑娘多费唇舌。”呼的一掌攻了出去。

这一掌力道尤过上次两掌，那玄衣少女自知难以抵御，不敢硬接，纵

身让避开去。

杨梦寰几年苦修，内力已到了收发随心之境，一吸气，收回掌力，突然欺进一步，直向那玄衣少女逼了过去。

那玄衣少女娇躯一侧，迎了上来，口中喝道：“你内力浑强我甚多，我偏不和你比拼内力。”双掌连环拍出，一抡急攻。

此女掌法奇奥，一抡急攻，竟然把杨梦寰逼退了两步。

杨梦寰口中咦了一声，收掌而退，道：“你家主人，可是叫赵小蝶么？”

那玄衣少女道，“不告诉你，怎么样？”

杨梦寰道：“果然是她？”

玄衣少女道：“你自言自语，说的什么？”

杨梦寰道：“你纵然不肯说，我也可以从你武功之上瞧出来……”

只听身后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道：“瞧了出来你又怎样？”

杨梦寰回头望去，只见一个全身蓝衣的少女，当门而立。

此女来的无声无息，以杨梦寰的武功，竟然不知她何时来到。

邓开宇只觉心头大震，说道：“多情仙子……”

杨梦寰一抱拳，道：“赵姑娘别来无恙，”只见那蓝衣少女全身微微抖动，良久才静了下来，淡淡一笑，道：“你还记得我？”举步直向室中行来。

邓开宇只觉她艳光照人，不可轻视，不自觉向后退去。

他心中紧张，自己向后一退，尽忘了手中还扣着柳远的脉穴，竟是松了开去。

柳远脉穴虽被松开，但他仍有着几处穴道被点，呆呆的站在路中，也不知道闪避。

赵小蝶停下脚步，双目凝注在柳远身上瞧了一阵，道：

“他受了伤。”举起莹如白玉的手掌，一连在柳远头上拍了三掌。

柳远长长吁了一口气，神智陡然清醒过来，回顾赵小蝶一眼，骇然而退，道：“多情仙子，多情仙子……”

赵小蝶嫣然一笑，道，“嗯！你也参加过多情之宴。”

她的艳光，使柳远为之目迷神夺，结结巴巴的说道：“在下有幸，得蒙宠召。”

赵小蝶笑道：“那不稀奇，受过我多情之宴款待之人，不下数千，你不过是数千中之一而已。”

柳远定神，突然说道：“我要到水月山庄，怎的到了此地？”

回头向外冲去。

邓开宇横身拦住了柳远的去路，道：“你到水月山庄干什么？”

柳远道：“我要去找杨梦寰大侠。”

杨梦寰道：“在下便是，柳兄有何见教？”

柳远回头望了杨梦寰一阵，道：“你是杨大侠？”

杨梦寰道：“兄弟杨梦寰。”

柳远神色茫然，自言自语的说道：“在此地能遇上杨大侠，在下也可以省去水月山庄之行。”

邓开宇道：“柳兄乃由水月山庄而来！”

柳远奇道：“我几时去过了水月山庄？”

杨梦寰道：“柳兄找上水月山庄，要找在下报仇、拼命？”

柳远茫然道：“报什么仇？”

杨梦寰道：“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柳远道：“兄弟还未娶妻，那来的夺妻之恨？”

邓开宇道：“这个兄弟目睹耳闻，决不会假。”

赵小蝶接着说道：“他脑子受伤，记忆消失，所作的事完全受人指示，自然是记不得了。”

柳远听那赵小蝶替他辩护，心中大为高兴的说道：“不错，兄弟受那陶玉所伤……”目光一转，看到了童淑贞。指道：

“当时这位姑娘也在场中……”只见那童淑贞倒卧在地上不动，立对不言，暗道：她不是被人点了穴道，就是身受重伤，说出来也无法证明。

杨梦寰一拱手，道：“经过之情，在下大概了然，柳兄不用放在心上。”说完，突然抱拳一揖。

柳远吃了一惊，急急还了一礼，道：“杨大侠这是为何？”

杨梦寰道：“谢谢柳兄送讯盛情，虽然是中有变故，但这番恩义，兄弟还是感激不尽。”

柳远叹息一声，道：“在下如非杨大侠夫人相救，早已死去多时，这传讯一事，理所当然，如何敢当杨大侠的一礼。”

他似是自知说的无头无尾，赶忙将沈霞琳相救经过补述了一遍……目光一转，瞧到了铁架上的沈霞琳，道：“这位姑娘，好像是救过在下的杨夫人……”

杨梦寰接道：“正是拙荆。”

目光一转移到赵小蝶身上，道：“在下童师姊大约也是脑间受了震伤，还望姑娘一伸援手。”

赵小蝶淡淡一笑，道：“你自己怎么不动手呢？”

杨梦寰道：“在下不知如何下手。”

赵小蝶道：“我偏偏不救她。”

杨梦寰一皱眉头，道：“唉！你这几年在江湖上胡作非为……”

赵小蝶冷哼一声，道：“谁要你来管我，你是我的什么人？”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好！我不管。”飞身跃上铁架，准备解开沈霞琳手上索绳。

赵小蝶急叫道：“不要动她！”

杨梦寰停下手来，道：“为什么？”

赵小蝶道：“不要你动，你就不要动，什么也不为。”

杨梦寰微愠道：“如若我一定要动呢？”

赵小蝶道：“谅你也没有能力动她。”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赵小蝶武功高强，如若我强自出手去解霞琳的索绳，她随手一招就可把沈霞琳置于死地，当下跃下铁架。道：“你如不让我动手救她、只有一个办法。”

赵小蝶道，“什么办法？”

杨梦寰道：“那就是姑娘先把我伤在手下。”

赵小蝶道：“你想和我动手？”

杨梦寰道：“我虽自知不是敌手，但也不甘束手待毙，你出手吧！”

当下一提丹田真气，脚下不了不八，暗蓄内力戒备。

赵小蝶缓缓说道：“杀了你也不是什么难事！”

杨梦寰道：“那就请出手吧！”

赵小蝶缓缓起右掌，道：“我打你右臂‘曲池穴’。”

邓开宇听得一怔，暗道：动手相搏，那有先说明要打什么地方。

心念转之间，赵小蝶掌势已然拍出，果然指向杨梦寰右臂的“曲池穴”。

杨梦寰知她武功非同小可，那敢稍存大意之心，右臂陡然向后一挫，左掌斜里劈了出去。

赵小蝶右手陡然一屈，指向杨梦寰的脉穴，迫的杨梦寰疾快的收回了左掌，赵小蝶右手招术不变，陡然向前一探，右手食指攻向杨梦寰右臂“曲池穴”。

邓开宇只看得心头大骇，暗道：这是什么招数……。

念头初动，场中又有变化，杨梦寰右臂一屈，疾退三步。

但是赵小蝶举步一跨，如影随形，右手食指仍是指杨梦寰右臂“曲池穴。”

要知那“曲池穴”在右肘之上，极是不易打中，杨梦寰曲肘让避，更是难以击中，但赵小蝶那右手食指却如磁石吸铁一般，不论杨梦寰如何让避，始终不离杨梦寰肘间三寸。

这情势险恶至极，杨梦寰只觉一身武功，竟然被逼的施不出来，只好极快的向后退避，满室绕行。

赵小蝶娇躯移转，始终跟定着杨梦寰。

但见两人满室绕走，愈来愈快，片刻间只见两条黑影，已然难以分辨两人。

耳际间响起了衣袂飘风之声，呼呼盈耳。

大约有一刻工夫，那闪转的人影突然停了下来。

凝神望去，只见杨梦寰一条右臂软软垂了下来。果然被点中了“曲池穴。”

赵小蝶冷冷说道，“这一次我要打你一个耳光。”举起右掌缓缓拍去。

杨梦寰满脸激愤之容，但却站着不动。

赵小蝶掌力将要拍上杨梦寰的脸颊，忽的停了下来，说道：“你怎么不躲了？”

杨梦寰冷冷说道：“姑娘武功高强，在下不是敌手。”

赵小蝶嫣然一笑道：“见机回头，时犹未晚。”

杨梦寰冷冷说道：“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今日杨梦寰所受之辱，那是足以抵偿昔年姑娘对我救命之恩了。”

赵小蝶轻轻叹息了一声，道：“我不要你动那沈霞琳，并无恶意，她全身骨节都被人错了开去，你一动她，不但苦疼难当，恐还将落下残废之身。”

杨梦寰道：“那也不能让她永远吊在那铁架之上？”

赵小蝶伸出雪般的玉掌，笑道：“咱们五六年不见了，你还是这样坏的脾气，不用生气了，我刚才只不过想考验下你的武功……”手指缓缓向杨梦寰右肘“曲池穴”撞去。

杨梦寰身子一侧，避了开去。

赵小蝶道：“怕什么，我要解开你受制的穴道。”

杨梦寰道：“不劳姑娘费心，在下自会解穴。”

赵小蝶扬了扬柳眉儿，道：“这几年来，你武功进境很大。”

杨梦寰道：“不敢当姑娘的夸奖。”

赵小蝶连碰了两个钉子，不禁一呆，回顾了邓开宇和柳远一眼，冷冷说道：“你们站在这里瞧什么，快些给我出去。”

邓开宇似想抗辩，但终于忍了下来、大步肉室外行去。

赵小蝶缓步走向童淑贞，说道：“我解开你脑间受的禁制。”这两句话像是自言自语，又似是说给杨梦寰听。

杨梦寰心中暗道：如若真是那陶玉出世，他又学会伤人脑间神经的手法，此后江湖之上必然要被搅的天下大乱，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要受其害，这手法必得学会不可……。

心念一转，偷眼瞧去。

赵小蝶的动作十分缓慢，先点了童淑贞的“百会穴”，再移向“通天”“承灵”微微一顿之后再移向“天冲”“脑穴”至“玉枕”，一路下来连点了六处穴道。

杨梦寰暗道：如若就点这六处穴道，手法倒是简单的很，人人都不难学会了。

少念转动之间，忽见赵小蝶按在那“玉枕穴”的手缓缓提起，单用一个中指，按在“玉枕”穴上，一路划移，经“风府”“凤池”“完骨”一路上至“头维”“神本”而住，这经十余要穴。

杨梦寰熟悉穴道，那赵小蝶手指移动的又慢，过穴虽然复杂，但杨梦寰都一记下来。

只听赵小蝶道：“你记下了没有？”

杨梦寰听得一怔道：“原来你早已知道了？”

赵小蝶笑道：“我如传给你，你决然是不肯去学，只好让你偷看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最重要的是，手指移动时要发出内力，凡是手指经过处，穴道都被震开，才能使他麻木的神经，恢复功能。”

她回顾了童淑贞一眼，指道：“这等破坏人脑间神经的手法，在那‘归元秘笈’上，有着很详细的记载，源出于阿尔泰山三音神尼一脉武功中，其间经过了天机真人的修正，成此绝学，据那‘归元秘笈’上的记述，这门武功尚未流传于武林之中，除了兰姊姊和我之外，如若还有人知道这门武功，必然是得自那‘归元秘笈’。”

杨梦寰道：“那是陶玉，昔年他在兰姊姊逼迫之下，带着‘归元秘笈’跳入悬崖之下，想不到竟然未死。”

赵小蝶点点头道：“不是我，不是兰姊姊，自然是陶玉在作祟了……”

她轻轻皱起了柳眉儿，接道，“这几年来，我在江湖上走动，搁下了练功的事，那陶玉却潜心于习练武功，要是我们碰上了，鹿死谁手，倒是难以预料了！”杨梦寰叹息一声，道：“你闪开路，我要放开她，纵然危险万分，我也不能瞧着她永远吊在铁架之上！”

赵小蝶道：“先得设法找张软榻，再放下来。”

但闻童淑贞长长呼一口气，睁开了星目，茫然四顾了一阵，望着杨梦寰说道：“你不是杨师弟么？”

杨梦寰一抱拳道，“正是小弟！”

童淑贞回顾了赵小蝶一眼，道：“你可是赵姑娘？”

赵小蝶道：“小妹赵小蝶。”

童淑贞凝目沉思了一阵，道：“陶玉，对了是陶玉，他点了我的穴道，唉！定然是赵姑娘和杨师弟救我的了。”

杨梦寰看她一点也记不起适才之事了也不忍说穿，使她难过，叹息一声，道：“你见过陶玉了？”

童淑贞道：“见过了，我苦练了五年武功，找他报仇，但仍然是打他不过，被他点了穴道，以后的事，我就不太清楚了”赵小蝶接道：“你被他运用内力，伤了脑子神经，忘记了过去的事，所作所为，都是受他之命。”

童淑贞道：“有这等事？”

赵小蝶道：“不错，因为那时你脑际之中一片空白，他告诉你什么事，你就念念不忘，一直到完成为止。在那段时间中，你可能杀了你不愿杀的人，做了你不愿做的事，等你神志清醒之后，大错已铸，可悲的是你却是毫无记忆！”

童淑贞只听得心惊胆战，说道：“这上当真有如此的武功么？”

赵小蝶目光移注杨梦寰身上，道：“那陶玉虽知此法，但却个知此法时效，只能维持六个月、六个月后，那受伤人不是伤重而死，就是完全疯狂，那时，他连施术之人也不认识，但心目之中却又留着施术人的影像，行凶扑杀必然以那施术人为主，不论他在何处出现，只要被那神志疯狂之人发现，必然如渴骥奔泉，反噬施术之人，不死不休，他多伤一人，就为他日后多树立一位死敌。”

这些事，全是江湖上未闻未见的事，只听得童淑贞目瞪口呆，半晌之后，又道：“我还有一事不解，请教姑娘。”

赵小蝶望望那吊在铁架上的枕霞琳道：“好！你说吧！”童淑贞道：“一个人脑间神经受损到陷入疯狂，对人间事事物物，全都没有了记忆，那里还能辨识亲、仇，认出那施术之人，反噬扑杀。”

杨梦寰暗暗忖道：这话不错，其间只怕是大有商榷余地。

赵小蝶淡淡一笑，道：“问的好！我那若兰大姊就因受此启发，感觉到武功中，别有一种可破体力极限的意识潜能，因此关闭天机石府，参悟上乘妙谛，她乃天纵奇才，非我等凡俗之人可以及得，但如以此一事而言，我倒是有见解。”

杨梦寰数年来武功大进，但心中却隐隐感觉到有一种潜伏的危机，似乎是内功进境，正有着超越体力极限的危机，真气运转，挥手投足，常有着凝滞不前之感，当下不由问道：

“赵姑娘有何高见，我等洗耳恭听。”

赵小蝶黯然一笑，道：“咱们数年不见，当真生疏多了？”

举手理一下垂在鬓边的散发，接道：“依据那‘归元秘笈’上的记载，在脑间神经受到伤害后，几处要穴闭塞不通，脑中记忆事物，无法外达，看上去似是忘去了过去的事，如若一旦活开他闭塞的穴道，也就如打开了记忆之门，但如过了六月限期。那些被伤的穴道都将逐渐麻痹硬化，那时纵然有回春妙手，起死灵丹，也难以使脑间受伤的穴道复元，那僵硬、闭塞的穴道逐渐扩大，人也进入了疯狂之境地了……”

她轻轻叹息一声，接道：“这时，他脑际唯一留下的印象，就是那对他施术之人，在穴道还未僵硬之前，对那施术人千依百顺，因为那时他脑间神经伤而未死，还可以听命行事，那施术人早已深入他潜意识中，是以，他的一举一动都受着那人的控制，一旦那受伤神经硬化之后，人性也随着丧失，这时他已然无药可救，但潜意识里，还有着那施术之人的影像，一旦见着那人，必将疯狂扑杀，死而后已，”杨梦寰道：“原来如此！”

赵小蝶叹道：“天道在冥冥之中，似乎早已安排了报应。”

杨梦寰道：“你已把那‘归元秘笈’熟记于胸，想想看，那‘归元秘笈’上载有什么恶毒的武功没有？”

赵小蝶沉吟了一阵，道：“那‘归元秘笈’大部份可分为三个段落，一是阿尔泰山三音神尼的武功，一是天机真人阶武功，后半部是两人合参的奥秘武学……”

她目光转注到童淑贞的身上，道：“她练的该是天机真人的一脉。”

童淑贞道：“不错，我无意捡得了‘无机真人’遗下的拳谱。”

赵小蝶道：“就两人而言，天机真人的武功、虽然变化莫测，但却不失正大二字，那三音神尼的武功，却近于诡奇，毒辣。”

杨梦寰道：“那陶玉似是偏爱三音神尼一支武学？”

赵小蝶道：“整个‘归元秘笈’上，最为深奥的内功，那该是大般若玄功，乃是合佛、道两家之长的上乘内功，最玄奇的招数，莫过是‘遇龙三式’，虽是三招，但却罗尽了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武功中的变化，至于那‘迷魂离真曲’，虽然也刊载在归元秘笈之上，但却和天机真人、三音神尼两家的武功路数有些不对。不知何以会录载于其上？”

杨梦寰道：“以陶玉为人的毒辣，如着他完全学会了归元秘笈上武功，真不知这一代武林中，要闹成一个如何局面了！”

赵小蝶道：“水能覆舟，但亦能载舟，如若那陶玉仗凭学得归元秘笈上的武功，为害世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多替他培养些对头出来？”

杨梦寰道：“世间只有那一部归元秘笈，现在陶玉之处……”

赵小蝶笑道：“这有什么为难，我可以把它默录出来，十本、二十本，也非难事。”

杨梦寰心中一动，忖道：不错啊！如若把那归元秘笈录成百数十本，人人都可练成上面武功，那归元秘笈就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了，陶玉仗以为害世人的绝奥武功，大白于天下武林道中，还有什么绝奥可言……。

只听童淑贞长长叹息一声，道：“纵然赵姑娘不借尽录武学奥秘，传诸世人，但时间上已经是来不及了……”

目光缓缓移注到杨梦寰身上，接道：“师弟，你先放下沈师妹，咱们再慢慢研究如何对付那陶玉之策吧。”

杨梦寰剑眉耸动，恨声说道：“陶玉几次要伤害于她，都被朱姑娘所救，唉！那时朱姑娘实有很多杀死陶玉的机会，但都被我从中阻挠，早知今日，倒不如当初把他杀了……”伸手去解沈霞琳腕上绳索。

赵小蝶突然举手轻击两掌，道：“不要动她，我已遣人去准备救她的方法了。”

语声甫落，两个身着玄装的少女，先后走了进来。

杨梦寰回目一顾，只见二婢抬着一张软榻，那软榻乃是白绫临时编成，自非草草可就，心中甚是感动，想到适才对她的误会，大感不安，低声说道：“你早有准备了？”

赵小蝶点点头，道：“咱们分别托着她几处关节要害，把她放在软榻上，才能解开绳索，待她养息一会，才能施救。”

杨梦寰道：“姑娘盛情，在下是感同身受。”

赵小蝶凄凉一笑，道：“现在还不用感激，她周身关节错开过久，能否救得了她，还很难说呢？”缓步走上前去，托住沈霞琳左腿右肋。

杨梦寰托住了沈霞琳右腿左肋，缓缓运功，抬起了沈霞琳的娇躯。

童淑贞跃上铁架，道：“待我解她身上绳索。”暗运指力，捏断绳索。

赵小蝶、杨梦寰两大武林高手，此刻都有着有力难用之感，小心翼翼的把沈霞琳平平放在了软榻之上。

杨梦寰举手拭去脸上汗水，长长吁一口气，道：“没有伤着她么？”

赵小蝶黯然一笑，道：“我要救不活沈家姊姊，你定然要恨我一辈子。”跪下双膝，伸出白王般的手掌，接续沈霞琳身上错开的关节。

杨梦寰眼见每接上沈霞琳身上一处并节，沈霞琳顶门上就泛出一片汗珠，想她必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心中大是怜惜，别过脸去，不敢多瞧。

大约过有一顿饭工夫之久，忽听沈霞琳长长吁了一口气，道：“疼死我啦！”

杨梦寰转眼望去，只见沈霞琳瞪着一双失去神彩的大眼睛，望着赵小蝶出神。

赵小蝶脸上是一片奇异的神色，非喜非怒，令人莫测。

只听她略带凄凉声音说道：“沈姑娘……不……杨夫人，好好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吧！”

半个时辰后再运气试试看，真气如能畅通无阻，那就没有事了。”

沈霞琳道：“你可是小蝶姊姊么？”

赵小蝶道：“小妹正是赵小蝶，难得你还能记得我。”

沈霞琳道，“你来得正好，我心中正有着千言万语要对你说，不要走，等着我。”言罢，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赵小蝶缓缓站起身子，低声对杨梦寰道：“幸未辱命，小妹告别了。”

杨梦寰呆了一呆，叹道、“你要到那里去？”

赵小蝶道：“天涯辽阔，何处不可以容我立足！”

杨梦寰道：“她不是要你等着她么？”

赵小蝶道：“嗯！为什么我要听她的话！”

杨梦寰尴尬一笑道：“数年以来，她一直未忘了你和朱姑娘。”

赵小蝶道：“未忘怀朱姑娘倒是不错，只怕早已忘了我赵小蝶。”

杨梦寰道：“在下说的句句实话。”

赵小蝶道：“你呢？可是早把我置诸脑后，忘记的一干二净了？”

杨梦寰道：“在下亦是日日怀念姑娘的救命之恩。”

赵小蝶长袖拂，道：“闪开路，我要走了。”一股暗劲，随着那抛动的长袖涌了过来。

杨梦寰如若不硬挡她长袖上的力道，只有闪避一途，只好纵身让开。

忽听沈霞琳柔弱无力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小蝶姊姊，不要走！我有话对你说。”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好！我等着你，快些运气调息吧”。

余音未绝，突然室外传过来两声怒叱。

杨梦寰探头向室外望去，只见邓开宇和柳远联手合战一个黄衫少年。

那少年大褂及膝，腕套金环，杨梦寰一看之下，已然认出金环二郎陶玉，立时一展蜂腰，跃出室外，喝道：“住手！”

邓开宇和柳远联手合战对方，仍有着应接不暇之感，听得杨梦寰呼喝之声，立时收拳而退。

杨梦寰蜂腰微挫，疾如闪电一般，迎了上去，横身拦住了那黄衫人，

拱手说道：“陶兄别来无恙，还记得昔日旧友杨梦寰么？”

那柳远虽然见过了陶玉数面，但陶玉这身外化身，和他生的一般模样，实叫人无法分辨。此人是否是真的陶玉，柳远亦有着无法分辨之感，呆呆的望着那黄衫少年出神。

那黄衫少年目光流转，打量了杨梦寰一阵，冷冷说道：

“你就是杨梦寰么？”

杨梦寰听他说话口音，神态，无一不似陶玉，心中更无怀疑，当下说道：“正是兄弟，陶兄当真不认识兄弟了么？”

黄衫少年突然微微一笑，道：“杨兄此刻乃一代大侠身份，还能记得兄弟，当真使兄弟受宠若惊，咱们数年不见，杨兄可好。”缓缓伸出了右手。

杨梦寰心中暗道：此人鬼计多端，不要上了他的当，暗运功力戒备，也缓缓伸出了右手。两人掌指相触，杨梦寰立时感觉到对方掌指间压力大增，庆幸早有戒备，立时运劲抗拒，正待反握对方手指，突觉掌心间微微一疼。

那黄衫少年却突然松了掌指，向后退了三步、纵声大笑。

杨梦寰掌心微微一疼，立时警觉着受人暗算，当下一运真气，闭住了腕上穴道。

低头望去，只见掌心处有一个针尖大小的紫点，不禁大怒，冷笑一声：“陶兄当真是越来越阴毒了！”左手一挥，推出一掌，暗劲大涌，撞了过去。

那黄衫人格格一笑，道：“杨兄已受了兄弟暗算，听兄弟良言相劝，快运气止住毒气……”挥手推出，接下一掌。

双掌相触，那黄衫人被震得退后两步。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区区之毒，难道当真能伤得在下么？”

黄衫人道：“在下手中暗藏的毒针，乃当今第一用毒高手，天山百毒翁的化血神针。”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化血神针？”

黄衫人道：“不错，化血神针！”

杨梦寰一挫腰，虎扑而上，道：“在毒性还未发作之前，先和陶兄分个生死出来。”

喝声中双掌连环劈出，一招紧过一招。

那黄衫人只觉杨梦寰攻来的掌劲，一招强过一招，接得五招，早已手忙脚乱，应接不暇。

邓齐宇低声对柳远说道：“江湖上传说杨大侠的武功高强，今日看来果然不虚。”

只听杨梦寰大声喝道：“躺下！”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那黄衫少年早已被杨梦寰迫的应接不暇，如何还能接得杨梦寰这全力的一击，但他后临神案，左右两侧又都被杨梦寰掌力封闭，形势迫的他只有硬接掌势上途，只好举掌一封、掌力一触间，只觉杨梦寰那推来一掌中，蕴含了强大无比的潜力，排山倒海般，直撞过来。

正自惊骇之间，突觉一股暗劲斜里涌了出来，接下了杨梦寰一掌。

杨梦寰陡然收了掌势，向后退了两步，冷冷喝道：“什么人？”

只听一声长笑传来，阎罗神像后面，闪出一个黄衫少年，双肩微幌，人已跃下神案！

杨梦寰愕然说道：“陶玉！”

黄衫少年缓缓的行了两步，道：“不错，兄弟才是陶玉，杨兄弟这几年享尽了人间艳福，武林盛名，实叫兄弟羡慕的很。”

杨梦寰一指那旁侧的黄衫人，道：“此人是准？”

陶玉道：“兄弟的化身之一。”

杨梦寰道：“果然是和陶兄一般模样，连兄弟也识不出来了。”

陶玉道：“杨兄夸奖了。”

杨梦寰冷冷说道：“在下早该逼他说话，由他声音之中分辨真伪才是。”

陶玉道：“如果是短短几句话，杨兄也是一样难以分辨出来。”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陶兄这身外化身，倒是都有陶兄的恶毒心机，物以类聚，果然是不错。”陶玉冷笑一声道：

“杨兄已中了化血毒针，除非杨兄能牺牲一条手臂，纵有上乘武功，也难封闭穴脉，终是难逃一死……”

他格格大笑了一阵，又道：“我那李师妹断了一条左臂，杨兄自断一条右臂，岂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么！”

杨梦寰道：“陶兄忽略了一件事。”

陶玉道：“什么事？”

杨梦寰道：“在兄弟毒发身死之前，和陶兄还有一场生死存亡的恶战。”

第五回：连施毒手

陶玉笑道：“杨兄有兴，兄弟自是奉陪，但咱们数年相交，岂可毫无情义，兄弟得事先说明，以杨兄武功，如不和兄弟动手，还可支持上一二十个时辰，在这一夜中，你还有寻得名医，疗救毒伤的机会，”如是和兄弟动手，大概是难以撑过两个时辰了。”

杨梦寰道：“不劳陶兄关注。”左手一挥，劈出一掌。

他功力深厚，这一掌含愤劈出，非同小可，潜力汹涌，划空生啸。

陶玉右手一挥，轻描淡写的接下杨梦寰一掌，笑道：“杨兄不肯听兄弟良言相劝，毒性提前发作，可别怪兄弟事先未曾说明。”

邓开宇眼看那等凶猛的掌势，竟被陶玉轻轻一掌化解开去，心中大为吃惊。暗道：此人武功当真是高不可测，如是为害江湖，这一代武林同道，必将惨遭浩劫。

忖思之间，杨梦寰已和陶玉展开了一场触目惊心的恶战。

这时，两人相距甚近，掌指伸缩间，即可遍及对方要害大穴。

只见两人的攻守之势，无不各极变化之妙，常常是毫厘之差，就得当场殒命。

邓开宇虽然是武林世家，见过了无数的高手相搏，但像今日这等惊险之战、也还是初次见到，只看的目瞪口呆、恶斗中，突闻得一声冷笑、闷哼，两条恶搏缠斗在一起的人影，突然各退两步，霍的分开。

转目望去，只见而人相对而立，各自闭着双目，似都在运气调息。

邓开宇低声说道：“柳兄，杨大侠受了伤。”大迈一步，直向杨梦寰身侧欺去。

突听一声娇叱道：“回来！”一股暗劲掠身而过，排荡潜力，震的衣袖

飘动，如是再向前多跨一步，必为这一股潜力击中，那就是不死也得重伤了。

转脸望去，只见赵小蝶面如寒霜，当门而立，不禁一呆，道，“杨大侠受了伤……”

赵小蝶冷冷接道：“就算他受了伤，你能救得了么？”

邓开宇道：“这个，这个……”

赵小蝶大迈一步，人已欺到杨梦寰的身边，冷冷说道：

“陶玉，你如想逃得活命，那就说出解药何在？”

陶玉缓缓睁开微闭的双目，望了赵小蝶一眼，道：“原来是你？”

赵小蝶怒道：“我问你化血神针的解药何在，你是听到没有？”

陶玉道：“听到了”赵小蝶道：“那就快说出来。”

阳玉道：“天山百毒翁是何等狠毒之人，岂肯轻易把解药给人！”

赵小蝶冷冷说道：“这几年，我已大长见识，你如想谎言骗我，那可是自寻死路！”

陶玉长长吸一白气，笑道：“你真要帮那杨梦寰么？”

赵小蝶道：“不论我帮不帮他，但也得先解了他化血之毒才说！”

陶玉格格一笑，道：“解他化血之毒，谈何容易！”

赵小蝶神色肃然的说道：“我也刺你一针，如是没有解药，你就陪他死去！”

陶玉道：“今昔形势早已不同，姑娘武功虽高，但也未必能使我陶玉就缚。”

赵小蝶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长袖一甩，横向陶玉拂去。

那长袖虽是柔软之物，但经赵小蝶贯注了内劲之后，力道甚是惊人，长袖未到，暗劲先至。

陶玉右掌疾挥，横里拍出一掌，一阻赵小蝶拂来长袖，人却疾快一闪退去。

赵小蝶只觉他推出一掌的力道，来势甚强，竟然把拂去的衣袖挡住，心中暗道：他的武功果是大有进境，我倒不可轻敌。

心中念转，人却欺身攻上，双袖连环击出，一招紧过一招，两支长袖有如两件兵刃，挥舞之间，呼呼风生。

陶玉被卷在双袖之中，左封右挡，拳掌并施，门户封闭的十分紧严，虽然全采守势，倒也是有惊无险。

这赵小蝶在柳远和邓开宇的心目中，一向视作充满着神秘的美人，但却未料到绝代红粉，竟是有着如此高强的武功，眼看她挥舞双袖的猛恶攻势，玄奇招术，心中暗叫了两声惭愧。

陶玉和杨梦寰力拼的疲累未复，如何还能挡得赵小蝶这全力的猛攻，接下了三十招后，人已觉出不妙。

赵小蝶猛攻三十余招，仍未能胜得陶玉，心中亦是大为震骇，忖道：我们武功路数，都是得自“归元秘笈”上记载之学，如是他逐字逐句，都记的十分纯熟，这一战，不知要打上多久，才能分个胜败出来。

付思之间，忽听陶玉大喝一声，展开反击，右手一挥间，点出了“天罡指”力，紧随着劈出一掌。

赵小蝶想不到他会突然反击，被迫的向后退开一步。

就这一刹那间，陶玉已闪到一丈开外，跃入了一座高大的神像后面。

赵小蝶回目一顾邓开宇和柳远，回手一指点了杨梦寰两处穴道，道：“快

扶他退回室中休息。”

邓开宇、柳远应了一声，一齐奔了过来，抱起杨梦寰退回室中。

就在陶玉隐入神像后面的同时，那化身之一的黄衫少年，也隐入了神像之中。

赵小蝶冷笑一声，说道：“陶玉，你跑不了，惹得我动了怒火，非把你烧死在大殿之中不可。”

一角神像后传出陶玉的声音，道：“你想放火么？”

赵小蝶道：“怎么，你可是认为我不敢么？”

陶玉道：“姑娘自然是敢，不过葬身在你大火之下的，只怕不是在下，而是那杨梦寰和沈霞琳。”

赵小蝶暗中忖道：这话不错，杨梦寰所中之毒，已经发作，沈霞琳关节初续，还未完全复元，行动甚是不便，他如真是放起一把火来，自己势难兼顾，这两人的危险，实是大过陶玉。

心中念转，人却暗中一提真气，陡向陶玉发话之处扑了过去。

这大殿前后门窗大都是关闭起来，虽是白昼，殿中亦甚黑暗，那狰狞的鬼怪神像，在暗淡的光线之中，更增恐怖。

赵小蝶飞身一跃，直向一座执叉马面的神像上撞去。

她虽然武功绝世，但终是女孩子家，眼看直向一座狰狞神像上撞去，心中发生凛骇，右手一挥拍了出去。

一股暗劲直撞过去只听轰然一声，那座马面神像吃赵小蝶发出的内家真力击中，打的半身粉碎，尘土木屑漫天横飞。

弥漫的尘烟中，突然涌出一股强猛的力道，直向赵小蝶身前撞来。

赵小蝶内功精深，反应灵敏异常，力道尚未近身，已然惊觉，右手一推反击过去。

两股激荡的潜力一接，激旋成风，隆隆大震声中，撞倒了一座神像。

只听陶玉格格一笑，道：“难得你一位姑娘家，练成如此雄浑的内力。”

笑声在弥漫烟尘中，飞向另一个殿角。

赵小蝶脚尖一点实地，身子又陡然飞了起来，尾随着陶玉的笑声迫去，口中冷冷说道：“陶玉，今日咱们非得分个胜负出来不可。”说话声中，又拍出一掌。

那陶玉似是不愿和赵小蝶硬拼掌力，竟然没有回手还击。

赵小蝶这一掌推出的内力，又击在一座神像上，轰然大震中，那神像又被击的粉碎，大殿烟尘也更见浓烈。

她虽然耳目锐敏，但殿中的黑暗，再加上弥漫的烟尘，已使她有些视界不清，那神像被毁的隆隆大震声，掩去陶玉行动时的衣袂风声。

陶玉和他那化身之一，竟不知隐于何处。

赵小蝶定定心，暗自忖道：我这般一味的蛮发掌力，岂不是正好给他遁身隐避的好机会。

她本是冰雪般聪明之人，略一付思，立时改变了主意，忖道：这殿中门户关闭，只有后面一条出路，我在那出路之处等他，如著他启动门窗，必有光线透入，那就可以看到他了。

只听殿后传过来童淑贞的声音，道：“赵姑娘，那陶玉鬼计多端，心狠手辣，你千万要小心一些，别上了他的当。”

赵小蝶道：“多谢姊姊指点。”话说完，人却疾快的闪入一座神像后面。

果然，就在她身躯闪离的同时，一蓬银芒，夹在那漫飞尘烟中打了过来。

赵小蝶暗中骂道：人人都说陶玉为人毒辣，今日看来果是不错，此人武功又如此高强；留在世上，有害无益，他暗算于我，我何不将计就计，骗他现身。当下重又跃回原地，故作中了暗器之状，落足甚重的向后退了两步，暗中却凝聚真气，蓄势以待。

那知狡诈的陶玉，竟然是不肯上当，发出一把毒针之后，竟是再无消息。

赵小蝶凝聚目力，向那毒针击去搜寻，仍是找不出半点征象，不禁心头懊恼，忖道：这座大殿不过数丈方圆，难道就当真找不着么。

一股怒火真上心头，暗中祷告道：这陶玉为大太坏，今日如不杀他，此后江湖之上不知要被他闹成什么样子，纵然毁坏诸位神灵形像，那也是情非得已，事后我自当再塑金身，以赎今日冒犯之罪。

她毕竟是女儿之身，虽然有绝世武功，但眼看这一座座狰狞神像，毁在她的手中，心中不自觉生出了一种不安和畏惧之感。

祝祷已毕，暗中运起大般若玄功。

这是“归元秘笈”中最深奥的一种内功，乃佛门般若禅功和道家的玄门罡气，取长补短的合修大成，兼具了佛道两家之长。

这位容色绝世姑娘，突然发了狠心，要以大般若玄功，毁去这座阎罗殿。

正当她暗运功力之际，突闻咔嚓一声，一扇木窗，突然裂开，透入了大片日光。

紧跟着一条人影，穿窗而出。

日光下看的清楚，那人黄衫金环，正是陶玉。

赵小蝶已动杀心，来不及多作思索，一提气，娇躯疾如闪电，穿出窗外。抬头看去，只见那黄衫人已到三丈外的屋面上。

赵小蝶怒声喝道：“陶玉，我不信你能逃出我的手下。”疾追而去。

她轻功卓绝，这一全力施展，日光下有如一缕轻云淡烟。

那黄衫人身形虽快，如何能和赵小蝶绝世轻功相比，片刻工夫已被赵小蝶追个首尾相接，探手一掌拍了过去，正击在那人右后肩上，蓬的一声摔倒地上。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哼！我不信你能逃出我的手去！”挥手抓起那黄衣人，正待逼供，心中突然一动，高声喝道：

“不好，我上了他的当啦！”回头向大殿中奔去。

原来她抓起那黄衣人时，心中突然警觉道：陶玉武功十分高强，怎么这样轻而易举的就被我上掌击倒？

心念一转，立时想到了陶玉那随行的化身，赶忙又返向大殿中奔去。

那破开的窗门，依然如旧，赵小蝶一提真气，身子又凌空而起，穿窗而入。

就这片刻工夫，大殿之中已然有了大变。赵小蝶抬目一望，只见陶玉背靠在一根木柱上，指手划脚，指使殿中之人。

杨梦寰和沈霞琳都站在大殿之中，童淑贞扶着沈霞琳，满脸激怒之色，但却迟迟不敢出手。

显然，这些人都已被陶玉镇服。

赵小蝶冷笑一声，道：“你想的方法虽好，可惜怪你那位化身武功太弱，如是稍微再高强一些，也许可把我骗得更远一点，那就可以畅所欲为了。”

陶玉虽然明知赵小蝶回来。但却是未回顾一下，哈哈一笑，道：“时间已经够了，姑娘如若不怕伤着大殿中人，尽管出手就是。”

赵小蝶星目流动，缓缓由杨梦寰、柳远等脸上掠过，心中暗道：这些人武功纵然非他之敌，但也不该束手就缚才是，那杨梦寰身受重伤，不去说他，柳远和邓开宇怎的这样没有骨气……。

忽听童淑贞高声说道：“咱们都中了他的暗算，无能和他动手。”

赵小蝶吃了一惊，道：“什么暗算？”

童淑贞道：“不知他用了什么毒物，使咱们不知不党中都中了毒。”

赵小蝶道：“有这等事？”

陶玉道：“不错，赵姑娘可是有点不信么？”

赵小蝶略一沉吟，道：“我明白了，那归元秘笈中记载有一段用毒之法，想必被他学去了。”

陶玉道：“那不过是约略提到，并无详细记载，在下这隔物传毒之法，来自当今第一用毒高手。”

赵小蝶冷冷接道：“你不过是凭仗由那‘归元秘笈’上学来的武功，但那归元秘笈字字句句都在我记忆之中，我要把他录记下千本、百本流传武林，使人人都可学得上面武功，天下武林后起之秀都是你的劲敌，那时你就不用神气了。”

陶玉呆了一呆，道：“我不信你肯把千百年来累积的武功奥秘，公诸于世人。”

赵小蝶道：“像你这样的人，武功愈强，作恶愈多，如是江湖上人人都和你的武功不相上下，岂不限制了你的为恶范围。”

陶玉突然放声格格大笑起来。

赵小蝶怒道：“你笑什么？”

陶玉道：“一个天资最好的人，要想练成和我陶玉一般的武功，需要几年时间？”

赵小蝶道：“如著他有着武功基础，五年之内，当可练成绝学。”

陶玉笑道：“如若那人天资低愚，给他十年，也是一样的难有大成，但天资好的人，未必都有武功基础，如此算来，十年内你也无法造就出十个可以和我争霸江湖的人，你能录下百本、千本的归元秘笈，我可以在片刻间把它焚毁得一字不存，你要十年内才能培养出和我陶玉颀颀的高手，但我可在他们武功未成之前，分别搏杀，”赵小蝶道，“我可以立刻把你杀死，永绝后患。”

陶玉道：“不错，你已练成了举世无传的大般若玄功，确有置我于死地之能。但可惜你心有牵挂，不能够放手施为，就以今日之局而论，你虽有杀我的机会，但你却狠不下杀尽在场之人的心，尤其是杨梦寰……”

赵小蝶暗暗运起大般若玄功，口中却冷冷说道：“为什么？”

陶玉道：“你如杀了我，杨梦寰和那沈霞琳等都无法逃得活命，你日后如何对那朱若兰交待。”

赵小蝶道：“我先杀了你，再设法解他们身中之毒。”

陶玉道：“杀了我，你只有看着他们一个个毒发身死。”

赵小蝶道：“我不信你身上没带解药。”

陶玉哈哈大笑，道：“你很聪明，我确实带有解药，只是在姑娘追我那化身时，已被我借机会毁去了。”

赵小蝶怔了一怔，道：“纵然我救不了他们的性命，但可以杀你替他们报仇，”缓缓举起右掌。

陶玉看她雪白的玉掌泛起了一片茫茫白气，纤纤五指，有如隐在云雾之中，心中骇然一震，暗道：她已运起大般若玄功掌力！赶忙横移两步，闪到杨梦寰的身后。

那杨梦寰仍有几处穴道被点，呆呆的站着不动。

赵小蝶心知这一掌击出，杨梦寰必难幸免，只好缓缓收回掌力。

陶玉看她果然不敢出手，不禁胆子一壮，格格一笑，道：

“据那归元秘笈之上记述，习成大般若玄功之人，百毒不侵，不知是真还是假。”喝声中右手一扬，一团白粉直打过去。

赵小蝶道：“好，你试试看。”肃立不动，任那飞来白粉击中身上，蓬然微震中，粉末绕身横飞。

这白粉末都是利害异常的毒粉，只要闻得少许，立时将侵入内腑。

陶玉眼看赵小蝶全身尽为那粉末包围，心中暗自欢喜道：

只要你吸人口鼻中一点，今日即将是我陶玉俎上之肉，任我享用宰割了。

只见赵小蝶一直屹立不动，只待绕飞周围的白色粉末沉落将尽，仍不见有反应。

陶玉一皱眉头，暗道：看来她不像中毒的样子，右手一抬，打出一把毒针。

一蓬银芒，直飞过去，赵小蝶仍然是凝立不动，数十枚毒针大部击中。

陶玉突然放声大笑，道：“我那毒针不但淬有剧毒，而且锋芒尖锐，纵然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也是难以挡得，姑娘不畏毒粉，却该避开毒针才是。”

赵小蝶仍然是肃然的站着，不言不动。

陶玉心中疑虑难决，不知赵小蝶是否已为毒针所伤。

这时童淑贞却悄然移动脚步，走到陶玉身后，暗运功力，一掌击出，就在她一掌击出之时，突觉内腑一阵剧疼、掌上力道尽消，掌势虽然击中了陶玉，但陶玉却似浑然不觉，头也未回，右手向后一挥，蓬然一声，把童淑贞打摔到四五尺外。

突听赵小蝶冷笑一声，道：“陶玉，你还有什么恶毒的暗器，全都施展出来吧！”右袖掸掸，全身一阵波动，陶玉打出的毒针，纷纷跌落地上。

陶玉心中大骇，暗道：这大般若玄功如此威力，实难和她抗拒，此刻不走，还待何时。双手一探，右手抱起沈霞琳，横在身前，左手挟起杨梦寰，说道：“拳招、掌法，咱们都同出于归元秘笈，姑娘也未必就高过我陶玉，但姑娘这大般若玄功，倒非我陶玉能敌……”

赵小蝶接道：“既知非我之敌，就该束手就缚才是。”

陶玉道：“姑娘武功虽比我高强，但如讲到斗智用谋之上，恐又非我陶玉之敌了。”

赵小蝶道：“任凭你舌翻莲花，我今日也不饶你，杀你一人，可救数百人的性命，也算是一件大大的功德。”

陶玉举了举手中的沈霞琳，笑道：“接你第一掌的当是这位沈姑娘的娇

躯。”缓步向外殿行去。

赵小蝶道：“放下她，留下解药，我今日饶你一次。”

陶玉笑道：“今夜三更时分，我在这阎罗庙后五里，一片杂木林外相候，届时人、药都在，只怕你无能取去。”

赵小蝶道：“我如何能信得过你。”

陶玉突然一推杨梦寰，直向赵小蝶怀中撞去，双手抱起沈霞琳，纵身跃起，穿窗而出。

赵小蝶放下杨梦寰，追出庙外，陶玉已挟持着沈霞琳跃上马背，飞奔而去。

赵小蝶望着陶玉急奔而去的背影，冷笑一声，道：“我就不信追不上你的快马。”一提真气，正待放腿追去，心中突然一动，暗道：这陶玉鬼计多端，别又上了他的当，我先救了人，再设法追寻他的行踪。

念头一转，重回大殿，只见童淑贞等人，一个个席地而坐，运气调息。

只有杨梦寰倚壁而立。

赵小蝶一蹙秀眉，缓步走到杨梦寰身侧，玉掌挥动，拍活了杨梦寰的穴道。

原来她用的独门点穴手法。别人无法代解。

杨梦寰目光转动，望着赵小蝶道：“你为什么不去追赶陶玉？”

赵小蝶道：“我怕那陶玉施用调虎离山之计，我如追他而去，怕你们受到伤害。”

杨梦寰道：“唉！姑娘不用管我们了，眼下紧要的事，是早些追杀陶玉，此人一日不除，江湖上就一日难安。”

赵小蝶叹道：“难道要我见死不救？”

杨梦寰道：“你今日放过了杀死陶玉的机会，被他逃去，只怕日后难再有此机会了，何况姑娘也无法解得我身中之毒。”

赵小蝶道：“我虽无能解得你们之毒，但却有能力延长你们毒性发作的时间，陶玉虽然苦习归元秘笈数年，但他仍未尽得奥秘，唉！只是苦了那沈家姊妹，他被陶玉错开身上关节，吃尽了苦头，幸得被我发觉追来此地，想不到竟又被陶玉挟持而去，我保护不周，害她又多吃苦头。”

杨梦寰叹道：“霞琳多灾多难，半生来受尽诸般痛苦，但眼下情势，已非一二人的生死，而是武林的劫运，放眼当今江湖，只有姑娘一人可以力挽狂澜，搏杀陶玉。”

赵小蝶道：“不要紧，他约我今夜三更在五里外一片杂林相见，我知道他定有阴谋安排，但我一点也不害怕，我自信五十招内可以取他性命。”

突闻一阵急促的喘息之声传了过来。

转脸望去，只见童淑贞邓开宇等，一个个喘息甚烈，全身颤抖不停。

赵小蝶暗运功力，分点了几人穴道，竟然止不了几人的喘息。

直待天色入夜，赵小蝶突然起身带春杨梦寰离开了阎罗庙，庙外早已停了四辆黑篷马车，每辆篷车有四个玄衣少女相护，赵小蝶仰脸望天色，和杨梦寰登上了第一辆车马，直驰向和陶玉约会之处。

果然，行不过五里左右，有一片广大的杂木林，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时间差不多了，不知那陶玉会不会能守信约。”

跃下马车，流目四顾。

凄迷夜色中，只见一个身着白衣的女子，盘膝坐在一片荒凉的草地上。

赵小蝶沉声喊道：“姑娘可是沈家姊姊么？”

她一连呼叫数声，不闻那白衣女子回答之声。

杨梦寰探首车外，除了自己和赵小蝶乘的一辆蓬车之处，其余都未随来，不知驰往何处。

四个随车玄装婢女，早已分列马车四周，拔出背上长剑，严作戒备，赵小蝶回顾了杨梦寰一眼，道：“如若那位姑娘是沈家姊姊，只怕她已被陶玉点了穴道，我得去救她出来。”

杨梦寰道：“也许是那陶玉故意布下的饵……”

只听那杂林中传出一阵尖锐的笑声，道：“赵姑娘当真是守信之人。”

赵小蝶怒声说道：“陶玉，你就算布下了天罗地网，我也不怕。”

杂林中发话人道：“赵姑娘何以敢断言在下是陶玉呢？”

赵小蝶道：“你不是陶玉是那一个？”

林中人道：“想那陶玉化身无数，姑娘如何能够辨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赵姑娘不用问我是谁；但我可以奉告姑娘，那片草地上，坐的确是那沈霞琳，解毒药亦在那沈姑娘身上收存。”

赵小蝶道，“我去瞧瞧，如不是沈家姊姊，我再找你算账。”举步向前行去。

杨梦寰强行忍着那化血剧毒发作之苦，一跃下车，伸出左手，扶在车辕之上，长长喘一口气，说道：“赵姑娘不可造次，那陶玉鬼计多端，别上了他的当。”

赵小蝶道：“如若是沈家姊姊，纵然要冒险也得抢救。”

杨梦寰道：“只怕那不是沈霞琳，朱姑娘闭关天机石府，不问武林中事，放眼当今武林，那陶玉唯一忌惮的就是你了……”

杂林中传出来大笑之声，打断了杨梦寰之言，接道：“赵姑娘如著不信那是沈霞琳，在下可让你瞧个明白。”语声甫住，紧接着传出了一声长啸。

夜色中火光一闪，那端坐白衣女身后，突然站了起来一个人来。手中举起了一盏点燃的松油火把。

火光照耀之下，清晰可见那白衣女形貌，正是那沈霞琳。

杨梦寰长叹一声，道：“她命途多乖，二十年来，可算是受尽了人间的苦痛、折磨。”

赵小蝶幽幽说道：“你不用担心，今夜我拼了命，也要把她救出来。”

杨梦寰脸色一整，道：“霞琳虽然身落陶玉之手，受尽折磨，但她一人的苦痛生死，岂可置于整个武林的安危之上，搏杀陶玉，全凭姑娘，你必得珍重行事才是！”

杂林中人声又起道：“在那沈霞琳的四周，布满了死亡的陷阱，赵姑娘如是自知无能，那就不用去了，我已提醒姑娘，恕不再奉陪了。”

赵小蝶凝目望去，只见那高举火把之人，黄衫、金环，背插长剑，看形貌穿着，正是陶玉。

只见那火把绕着沈霞琳划了一个圆圈，突然熄灭。

赵小蝶低声对杨梦寰道：“那林中说话的才是真正的陶玉，沈家姊姊旁侧手执火把的，定是他的化身。”

杨梦寰暗咬牙关，一提真气，道：“你全力搏杀陶玉，我去救霞琳出来。”

赵小蝶道：“你身中化血剧毒，如何还能运气行功……”轻轻叹息一声接道：“你不要生气，此刻你实已没有和人动手之力，唉！你必得尽你之能，

运功和那化血剧毒对抗，多撑上一个时辰，就多上一分生机，你只管好好的坐着休息，对付陶玉的事，不用你来担心。”探臂在地上检起了一根枯枝，突然飞跃而起，直对沈霞琳停身之处飞了过去。

她轻功绝世，施展开“八步登空”之术。六七丈的距离，只借手中枯枝点了一次实地，已到沈霞琳的身侧，借枯枝着地之力，支持着身子，不落实地，夜风中衣袂飘飘。

转眼望去，只见沈霞琳闭目而坐，长发随着夜风拂动，有如木刻泥塑一般。

赵小蝶暗暗叹一口气，高声说道：“陶玉，我已到了沈姑娘的身旁，你还有什么鬼计恶谋，尽管施用出来吧！”一面四下搜望，竟然不见那适才高举火把之人。

杂林中飘传长笑之声，道：“赵姑娘武功果然高强，你虽凭仗着‘八步登空’的绝技，飞越过重重陷井，但仍然白费了一番心机，姑娘美拟天人，在下实不忍眼看着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赵小蝶怒声接道，“我是死是活，不用你管，快说那解毒的药物放在何处？”

杂林中传过来一声冷笑，道：“姑娘硬要自寻死路，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两种解毒药，分握沈霞琳两手之中，可惜姑娘却不能动她！”

赵小蝶道：“为什么？”

那人遥遥应道：“因为你一动沈霞琳，即将引动四下的埋伏，姑娘武功虽高，只怕也无法逃得过身化劫灰的恶运……”

声音微微一顿，不待赵小蝶开口，又接着说道：“退一万步讲，就算姑娘能够逃过，但那沈霞琳是决然难以逃得了，我要让你亲手谋杀了那杨夫人。”

赵小蝶心中盘算道：我今日如若不能救出沈霞琳，已难对兰妹妹和杨梦寰交代，如是再亲手引动埋伏，伤害到她，势必要引起兰姊姊的误会不可……。

她已为那传来的恫吓恶言镇住，竟然不敢伸手去触摸沈霞琳。

只听杨梦寰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传来，道：“赵姑娘，不用为沈霞琳的生死误了大局，能救就救她，不能救，也不用为难，只要你尽了心力，我们一样是感激不尽……姑娘应该把……搏杀……陶玉的事，列为首要之务。”

赵小蝶心中暗道：看她木然神情，定是被人点了各处关节穴道，杨梦寰说的不错，只要我尽了心力，纵然救不了她，亦无愧疚，但又转念一想，如其任她留在陶玉手中，承受折磨、痛苦，那还不如冒险带她离开此地……

念转意决，突然伸出右手，环绕在沈霞琳的腰间，说道：

“琳姊姊，小妹带你离开此地如何？”

她虽然明知沈霞琳不会回答，仍然是忍不住问了一声。

这一场武功和智慧的决斗，赵小蝶心中很明白，自己是处在极为险恶的形势之中，陶玉约她来此之时，想来不过是一场孤军独斗群雄的恶战，却未想到陶玉竟然是布下了这样一个陷井。

势成骑虎，赵小蝶已无法丢下沈霞琳，退出险地。

黑夜的原野里，恢复了原有的幽寂，只有夜风吹着树叶，发出一种沙沙之声。

赵小蝶这几年江湖阅历大长，右手环绕在沈霞琳的腰间，并未立刻抱

起，暗中凝神，留心着四周的变化。

她知道在沈霞琳的四周定然有着埋伏，奇怪的是赵小蝶凭藉着自己的目力，竟然是无法瞧出那些人的藏身之处。

她自信在一丈之内的草丛中，都已被自己锐利的目光瞧到，只要是藏的有人，决然是不会逃得过去的。

赵小蝶瞧不出可疑之徽，心中倒有些犹豫起来，缓缓移开绕在沈霞琳腰间的手掌，解开了系在腰间的白绦带子，沉声说道：“琳姊姊，请原谅我，我必须腾出一双手来迎敌、只好把你绑在背上了。”

她口中说着，右手却悄然伸了过去，握住了沈霞琳右手。

原来赵小蝶对那林中传来的警告之言，有些半信半疑，决心冒险试试。

果觉沈霞琳的右手紧紧握着，也不知抓着什么东西，当下暗中咬牙，一运内力，启开了沈霞琳紧握的五指。

只见一个黑色的木盒，从沈霞琳那紧握的五指中滚了下来。

赵小蝶右手疾伸，迅快无比接住，正待再打开沈霞琳的左手瞧瞧，瞥见火光一闪，正西方来路上，燃起了一片丛草。

但闻杨梦寰高声说道：“赵姑娘快些出来。”

就这一句话的工夫，那火线闪转丛草之中，已然引起南、北两面大火。一阵阵爆裂声，由火中传了出来，火势随着那爆裂声，更见剧烈。

原来，那草中药线由埋在地下的桐油桶中穿过，药爆桶裂，漫天一片火花，声势浩大，触目惊心。

赵小蝶冷冷一笑，高声喝道：“陶玉，你黔驴之技，如此而已，我还道有什么惊人的埋伏，就凭这把火，难道能够困住我么？”

她虽说的轻松，心中却是暗暗震骇，目光也不停在近身两三丈内巡望，只怕陶玉在沈霞琳停身之处，埋上些桐油火药，万一那药线燃着，爆炸开来，自己纵然能及时逃走，沈霞琳必将被葬火窟。

她心知在熊熊的火光之中一切举动，都已在陶玉的监视之下，必得保持着镇静神态，才可使陶玉莫测高深，遂藉枯枝撑着身子，双手挥动手中白绦，在沈霞琳的身上打了个十字结。

这时，火势已然向两人停身处延烧过来，奇怪的是正东却是不见火起。

赵小蝶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突然挺身而起，左掌连挥，连拍四掌。

四股潜力，急涌而出，拍在四周草地上，只震得断草横飞。

赵小蝶虽然未瞧到有人在草中隐身，但她心中却知在沈霞琳四周，必有可容隐身的暗穴，怕他们陡施暗算，才抢先下手。

四掌拍出，突然双手一收白绦，已把沈霞琳带了起来背在背上，结在前胸。突然一提真气身子斜向东面飞落，右手在身子飞起的同时，拔下了地上的枯枝。

脚踏实地，四面一望，不禁暗暗叫苦。

第六回 勾心斗角

原来南、西、北三面的火势都已漫布了四五十丈宽，油助火势，烈焰高

达八尺，这等宽大的距离，实非一跃能过，除了奔向正东之外，很难脱出火势。

三面是火，但却空出了一面去路，想那东面的埋伏，定较这火势厉害很多。

赵小蝶略一忖思，决心涉险，越火而过。她低声说道：“沈家姊姊对不住了，你如被火烧伤，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几声有节奏的娇叱，隔着大火传了过来。

赵小蝶一闻那娇叱之声，立时辨出随来四婢已和人动上了手，而且对方武功高强，逼的四婢使用剑阵阻敌，赵小蝶心中疾快的打了两转，忖道：那定是陶玉了。当下一提真气，正待越火往援：突听一阵格格大笑之声传了过来。转脸望去，只见身着黄色及膝大褂，腕带金环的陶玉，站在那正东方火势缺口之中。

赵小蝶冷冷说道：“陶玉，你可是感觉到这点火势，能够把我困住么？”

她口中虽然呼出了陶玉之名，但心中却是无法断定这人是否是陶玉真身。

陶玉哈哈一笑，道：“赵姑娘，这火势也许困你不住，但这草地中却另有极利害的布置，我费时一月，在此地布下了火雷阵，原来准备对付那杨梦寰和朱若兰，想不到今天却用作对付你赵姑娘……”

他纵声大笑一阵，接道：“眼下有两条路，赵姑娘可以选择其一，一条是由我发动埋伏，使你和沈霞琳一并身死劫灰，第二条路是咱们携手合作，共图武林霸业，只要姑娘答允和我携手合作，依照我计划施为，我想在两年之内，即可使九大门派和天下豪雄，尽皆臣服，那时咱们划分南，北，各统一方，或是联手行令，指挥天下武林，哈哈，古往今来的大英雄、大豪杰，不知有多少人梦寐以求，统率武林，可惜的是千百年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达成所愿！”

赵小蝶看三面火势延展愈来愈宽，越渡的机会也是愈来愈少，心中忽然一动，暗道：这陶玉最善用诈，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骗他一骗。

她本是冰雪聪明之人，但因一直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大泽之中长大，不解人间险恶，这几年来，她化名无情仙子，在江湖之上闯荡，对人与人之间的狡诈、险恶，以及用谋，大有长进，当下故作沉吟，反口问道：“咱们携手合作，共图武林霸业容易，但有道是双雄不两立，咱们之间如何相处，我不愿受你之命，只怕你也不愿受我令谕。”

陶王笑道：“你赵小蝶如是男人，我陶王也不会找你合作了，但你是女儿之身，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赵小蝶道：“为什么呢？”

陶玉笑道：“男女之间，日日相处，久而生情，武林霸业有成之日，不是我陶玉臣服你石榴裙下，就是你赵姑娘为我陶玉征服。”

赵小蝶心中暗骂一声，口里却盈盈一笑，道：“如是以人才貌而论，你陶玉实不在那杨梦寰之下。”轻移莲步直向陶玉行去。

这时，四周的火势更见猛烈，已快延烧到赵小蝶停身之处。

火光下，只见她容色如花，美目流波，巧笑情兮，撩人情怀。

陶玉只瞧的呆了一呆，忖道：如以美媚娇艳而论，此女实不在朱若兰、沈霞琳等之下。

就在他念头一转之间，赵小蝶已欺近他身侧四五尺处。

陶玉陡然惊觉，急声喝道：“站住！”

赵小蝶美目一转，笑道：“你不是要和我携手合作么？怎的如此凶法。”她这几年来在江湖之上走动，把心中一腔怅惘愁怀，化作了千种风情，只闹的大江南北，神鬼不安，不知有多少年少书生，武林豪客为她的巧笑颠狂，为她的容色陶醉，她已学会了如何利用天赋的美貌。

陶玉脸色个整，左手一扬，打出一把金针。

火光中数十缕闪闪金芒，疾飞而至。

赵小蝶长袖一拂，暗劲山涌，挡住了飞来金针，冷冷说道：“陶玉，你这是何用心？”

陶玉道：“姑娘如再往前逼进一步，可别怪我陶玉下手毒辣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姑娘答应的太快了，倒叫在下生出了怀疑之心。”

赵小蝶暗中运集功力，说道：“要如何你才能相信？”

陶玉道：“姑娘如若真有合作之诚，那就先把沈霞琳劈死掌下。”

赵小蝶心头一震，暗道：我如劈死沈霞琳，杨梦寰会恨我一辈子，此人当真是毒辣的很，口中却微笑说道：“她虽未气绝，但却已距死亡不远了。”

陶玉格格大笑，道：“她还是好好的活着，如若不是为了想诱姑娘，在下倒也不忍这般折磨于她呢？”

赵小蝶道：“嗯！沈霞琳长的很娇艳，你既然不忍伤她，为什么却要我出手伤她？”

陶玉道：“沈霞琳虽然很美，但如和你赵姑娘比较起来，那是又逊上一筹了。”

赵小蝶默察情势，陶玉已悄然向后退出了三丈以上的距离，不论自己发难如何迅速，除非能够在一击之下把他震毙当场，实难脱出凶危，但陶玉此刻武功，无论如何也可挡得自己五十招……。

心中念转如轮，双手却解开了胸前绶结，托过沈霞琳，说道：“咱们今宵如若杀死沈霞琳和杨梦寰，必将引出朱若兰重出江湖，给他们报仇。”

陶玉道：“姑娘如肯和在下真心结盟，朱若兰有何可惧？”

赵小蝶道：“好！咱们就此一言为定。”左手托着沈霞琳的娇躯，右手一掌，拍在沈霞琳背心“命门穴”上。

火光下，只见沈霞琳身躯一阵颤动，口鼻间鲜血急涌而出。

陶玉纵声大笑，道：“打的好，打的好。”

赵小蝶强作欢颜，盈盈一笑，道：“你可要查查看她是否已经死么？”

陶玉道：“不用看了，你把那尸体抛入火中就是。”

赵小蝶吃了一惊，忖道：这如何能够行得……。

但一时之间又想不出应付陶玉之法，心中大感焦急，狡狴的陶玉虽然眼看沈霞琳口鼻出血，仍是有些不肯相信一般，强迫赵小蝶把沈霞琳投入火窟才肯信她之言。

赵小蝶眼看那三面火势，已然逼到七八尺外，势再难多加犹豫，口中大声说道：“沈姑娘，为了武林霸业，只好让你葬身火窟了。”双臂突然一振，将沈霞琳高高抛了起来。

陶玉格格大笑，道：“好！赵姑娘肯这般和在下诚心合作，那是最好不过，此刻火势已然逼近，咱们得快些离开此地。”

说话之间，大步行了过去。

赵小蝶望着沈霞琳那飞向火中的娇躯，缓缓伸出手去、说道：“我和那沈霞琳会有过一段情，今日无缘无故杀了她，心中总是不安，只怕她变了鬼，也不会饶我。”

陶玉道：“世上那有神鬼之说，赵姑娘不用害怕。”

赵小蝶道：“我全身都在发抖。”口中虽和陶玉说话，但却始终没有回头望过陶玉一眼。

火光映照下，只见赵小蝶那莹白如玉的手掌，纤长的五指，果然在微微颤动。

陶玉情不自禁的伸出手去，握着赵小蝶的左手，说道：“咱们快些离开此地……”

突觉赵小蝶五指一翻，突然紧紧扣住了自己脉门，不禁大吃一惊，道：“赵姑娘，快放开我，那火势只要再向前烧近一尺，这地方就要爆炸……”

赵小蝶陡然回过头来，冷冷接道：“那你就陪我葬身此地吧！”

陶玉心神逐渐镇静了下来，道：“你杀了沈霞琳，又把她尸体投入火窟之中，纵然生擒了我，那杨梦寰也不会原谅你，赵小蝶道：“她应该回飞过来。”

语声甫落，瞥见沈霞琳的娇躯，悬空打了一个转，突然又飞了回来。

赵小蝶左臂疾伸，接住了沈霞琳的娇躯，冷笑一声，道：“陶玉，你该知道，在那‘归元秘笈’有一种回旋掌的练法。”

陶玉长叹一声，默然不语。

赵小蝶牵着陶玉，举步向外行去，一面低声说道，“陶玉，我得先告诉你，你如妄打逃走的主意，可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加快脚步，向外奔去。

陶玉腕脉被赵小蝶紧紧扣着，全身劲道一点也用不出来，只好任那赵小蝶牵着行走。

赵小蝶急急奔向停车之处，只见四个玄衣侍婢，各舞长剑，拒挡住两个陶玉化身和四个黑衣大汉的猛攻，四婢联手布成一座方阵，护着杨梦寰。

赵小蝶低声喝道：“陶玉，快叫他们退下去。”喝声中，右手五指暗中加力。

陶玉只觉腕脉上一阵剧疼，全身行血，返向内腑之中回集过去。

陶玉为形势所迫，只好高声喝道：“住手！”

两个化身回头望了陶玉一眼，急急喝令四个黑衣人停下手来。

赵小蝶附在陶玉耳际，笑道：“要他们快退回去，我给你留着面子，不让你的属下看出来。”

陶玉重重咳了一声，说道：“此地没有你们的事了，都先回去吧！”

两个化身相互望了一眼，带着四个黑衣大汉急急离去。

大火燎原，浓烟蔽天，声势触目惊心。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自己瞧瞧你造的孽，好好的一片葱绿原野，被你这一把火烧成枯灰，如是这火势延烧到那杂木林中，只怕要烧上几日夜之久。”

陶玉冷冷说道：“姑娘这些年来，长了不少的江湖阅历，在下既被擒住，倒希望早知结果如何？”

赵小蝶转眼望去，只见杨梦寰闭着双目，盘膝而坐、头上汗水滚滚，显然正在忍受着无比的痛苦，不禁心酸，想起昔年替他疗伤之时，赤体相对

之事，心头怦然跳动，自从那日之后，一缕柔情，竟然不知不觉的系牵在杨梦寰身上。当时。因年纪幼小，还觉不出什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关爱之情，与日俱增。

她化名无情仙子，游荡江湖，希望能藉以排除满怀情愁，那知阅人愈多，愈觉杨梦寰的君子风怀，可敬可爱，作茧自缚，越陷越深，此刻见他运气抗毒，心中又怜又痛，缓缓放下了沈霞琳，冷冷说道：“陶玉，你是想死想活？”

陶玉道：“想死怎样？想活如何？”

赵小蝶道：“你如想死，我就施展剪脉手法，震断你全身几处主要经脉，让你先承受半年恬罪然后再死。”

陶玉吃了一惊，暗道：这剪脉手法的惨酷，尤甚过分筋错骨，她如真要用这等手段对我、这个活罪，可是受的大了……

只听赵小蝶接着道：“你若是不想受那剪脉之苦，那就快些拿出化血神针的解药，和童淑贞等解毒药物，我就放你归去。”

陶玉心中原很畏惧，但听完几句话后，胆子却突然一壮，冷笑一声，道：“捉虎容易放虎难，你如是放了我陶玉，日后我再也不会上你这个当了。”

赵小蝶道：“你虽然鬼计多端，可是我一点也不怕你。”

陶玉道：“我如果给你的是假药，你又如何知道？”

赵小蝶道：“我看他们服下药物，伤势好了之后才放你。”

陶玉暗暗叹息一声，想到这番心机又是白费，不禁心头惘然，但性命要紧，势又不能不答应，只好说道：“好！咱们就此一言为定，只怕我交出解药，你又改变心意，不肯放我，我岂不是又上了你一次当？”

赵小蝶道：“我说出之言，向无不算，说过放你，决然不会食言。”

陶玉冷冷说道：“我已经被你骗过一次了，岂肯再被你欺骗？”

赵小蝶颦起了秀眉，道：“你要如何才能相信？”

陶玉望了杨梦寰一眼，道：“我要那杨梦寰讲一句话。”

赵小蝶道：“他正在运气调息，那里有工夫和你说话。”

陶玉看出他对杨梦寰关心极切，借爱之情，溢于言表，哈哈一笑，道：“如是那杨梦寰不肯说话，在下只有拼着忍受剪脉之苦了。”

赵小蝶暗惊道：如是他真的不肯拿出解药，要和那杨梦寰同归于尽，这倒使我为难了。

两个心中都有着畏惧，但是谁也不愿先行屈服，彼此沉默相对，都有着措词为难之感。

沉默延续了一盏茶工夫之久，赵小蝶突然举起手来，道：“我先震断你几处脉经之后，再设法搜寻解药。”

陶玉道：“可惜解药并未藏在我身上。”

突听杨梦寰长吁一口气，睁开了双目，望了赵小蝶和陶玉一眼，脸上泛起了一缕笑容，道：“赵姑娘，你终于擒住了陶玉，快些杀了他吧！”

赵小蝶道：“杀了他轻而易举，可是你……”

杨梦寰笑道：“不用担心我的安危。”

赵小蝶叹道：“你就不替沈姊姊想想么？”

杨梦寰强振精神说道：“因一二人的生死欢乐，误了武林千百同道的生命，岂不是罪莫大焉，赵姑娘快请下手。”说完话，似已支撑不住，闭目倚在车轮之上。”

赵小蝶冷然对陶玉说道：“你听到他的话了？”

陶玉道：“听到了。”

赵小蝶道：“他要我杀了你！”

陶玉道：“姑娘如著觉着可行，那就尽管下手。”

赵小蝶摇摇头道：“我不能看到他们毒发身死。”

陶玉道：“除我之外，世间再无人能找得那解药存放所在。”

赵小蝶手指挥动，点了陶玉五处大穴，放开了他的手腕说道：“那解药现在何处，只要你不使手段，我就立刻放你。”

陶玉道：“好，在下再相信姑娘一次。”一抬右腕，竟是无法抬动，接口说道：“你点了我右臂穴道，要我如何取药。”

赵小蝶道：“你左臂未点，为什么不用左手。”

陶玉挥动一下左臂，果然可行动自如，探手入怀，摸出了一个玉瓶，倒出了一粒白色丹丸，道：“如果姑娘先搜在下之身，也不用谈什么条件，这解药早已被你取去了。”

赵小蝶右手一伸，夺过玉瓶道：“你那化血神针，可曾带在身上。”

陶玉道：“带在身上。”

赵小蝶道：“取出来给我瞧瞧。”

陶玉一时间想不出她用心何在，取出了一枚化血神针，道：“这就是了。”

赵小蝶取过化血神针，猛然在陶玉身上刺了一针，道：“如果这药可解化血奇毒，你就也吃一粒吧！”倒出一粒白色丹丸，递了过去。

陶玉脸色一变，道：“这些年来，你当真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赵小蝶道：“你既然知道了，那就该老实一些，如是再想要什么花枪，那是自我苦吃、可别怪我了。”

陶玉道：“这瓶中之药，可解童淑贞等身上之毒。”

赵小蝶道：“不论你说什么，我都得试过才肯相信，这瓶药我先收着了。”

陶玉虽然被点数处穴道，但他内腑并未受伤，仍可运气调息，当下闭上双目，暗中运息。

赵小蝶突然站了起来，喝令四婢，把沈霞琳杨梦寰和陶玉，移放在车上，疾驰而去，车行不过两三里路，突然响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只震的大地颤粟，惊马长嘶。

赵小蝶揭开车帘向外望去，只见那燎原大火处，尘土弥天，几乎掩去了那高涨的火势，不禁暗叫了一声侥幸，忖道：如若我还在那大火旁侧停留，就算不死，亦将被那尘土掩埋

付思之间，瞥见十数丈外，有几条人影，闪闪缩缩的随在车后。

囚个玄衣美婢，一个驰车，一个开道，两个随在车后相护。

但那车后有人追踪之事，两个随车美婢，显然未曾发觉。

赵小蝶暗施传音之术，警告了车后二婢，缓缓放下车帘，道：“陶玉，你的手下鬼鬼祟祟的随在车后，可是想找个救你的机会么？”

陶玉睁开双目淡淡一笑，道：“他们忠心为主，如是救不走我，决然不肯甘心。”言罢又闭上了双目。

赵小蝶怒道：“你已被我生擒活捉，还摆的什么架子，恼得我动了怒火，挖出你两颗眼珠儿，瞧你还闭不闭眼睛。”

陶玉心中暗暗惊道：此女不似若兰那般多谋善虑、颇识大体、也不似沈霞琳那般善良温和，下不得毒手，她如真的恼起火来，恐怕连杨梦寰和沈霞琳的生死都不管了……。

但他为人阴沉，心中虽然害怕，表面上却是仍能保持镇静的神情，冷冷说道：“在下要闭目调息，以抗那化血神针之毒。”

赵小蝶道：“你如肯早些拿出解药服下，岂不是不用再运气抗拒那化血剧毒。”

陶玉道：“反正那杨梦寰要死在我陶王之前，我倒是很想瞧瞧这化血神针之毒，发作时的情景。”

赵小蝶道：“我偏要那杨梦寰死在你的后面，要他瞧瞧你毒发哀号之情。”挥动手中化血神针，在陶玉身上一阵乱刺；足足有二三十针，才停下手来，说道：“你如果不拿出解药、我就刺你的脸，刺你的眼睛，刺你的经脉，看看你们那一个毒性先发。”

陶王暗暗叹息一声，忖道：遇上了这个莫可预测的姑娘，当真是难惹的很，她如火了起来，什么事都能作的出来，当下说道：“好，我如拿出解药，姑娘可要立刻放了在下。”

赵小蝶道：“等我试过你玉瓶中的解药不假，再放你不迟。”

陶王似是自知难再施展狡计，取下套在右腕的金环，用力一扭，金环突然裂开，倒出了四粒解药，道：“都在这里了。”

赵小蝶取过金环，仔细查看一遍，道，“我不信你只有四粒解药。”

陶王道：“我身上只带有四粒，你如是还不肯相信，尽管请搜。”

赵小蝶道：“杨梦寰伤势已经溃烂。中毒甚重，这四粒只怕不够他一个人用。”

陶玉吃了一惊，暗道：你如给他一人服下，我陶玉岂不要等着毒发身死？当下不由一惊，说道：“这解药对症施用，一粒即可，多服了也是浪费。”

赵小蝶取过解药，说道：“你先吃一粒吧！”她心中仍然有些不敢相信陶玉。

陶玉伸手取过一粒，急急吞入腹中。

赵小蝶看陶玉服下，才放下心，捏开杨梦寰的牙关，投入了两颗丹丸，却把余下来的一粒藏入了怀中。

陶玉只瞧的大感心痛，暗自骂道：臭丫头暴珍天物。

杨梦寰已然用出了全力和那剧毒对抗，但仍是无法长期抗拒那巨毒内侵，此刻已然是剧毒发作，全身高烧，神志已昏迷了过去。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已然拿出了全部解药，姑娘不知是否还遵守诺言？”

赵小蝶道：“杨梦寰未醒之前，我还不相信你。”

篷车急驰，辘辘轮声，划破深夜的寂静。

对症用药，当真是立竿见影，杨梦寰中毒虽深，但连服了两粒解药，不过一盏热茶工夫，立时高烧尽退，人也清醒过来，缓缓睁开了双目，望了陶玉一眼，失声叫道：“你到此地作甚？”

赵小蝶盈盈一笑，道：“是我请他来替你们医疾的……”目光一掠沈霞琳，冷冷对陶玉说道：“杨梦寰剧毒已解，该设法救这位沈姑娘了？”

陶玉道：“我只不过点了她的穴道，你却震断了她的心脉，要我如何救她？”

赵小蝶道：“兰姊姊说你为人阴险毒辣，果然是不错，竟然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挑拨离间的机会。”

陶玉道：“怎么，在下说的可是谎言？”

赵小蝶美目流盼，望了杨梦寰一眼，道：“陶玉，我知道你的用心，你说我打死了沈霞琳，好让杨梦寰听到恨我！”

陶玉冷冷说道：“在下句句说的是真实之言，致于那杨梦寰是否因而恨你，倒非在下计较了。”

赵小蝶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像你陶玉这般恶毒阴险的人，也会中了我赵小蝶谋算，哼！可笑啊，可笑。”

陶玉道：“好，有什么好笑的？”

赵小蝶道：“你被我那兰姊姊打断了膝间关节，身怀归元秘笈，跌入那绝壑之中，竟然没有把你摔死……”

陶玉冷冷接道：“武林中无数在劫之人，如是我陶玉死了，那一个超渡他们。”

赵小蝶道：“你很自负，可惜你力难从心；重出江湖，造劫未成，就栽倒我的手里。”

陶玉道：“在下比姑娘只不过少了几分功侯，一旦我大般若玄功有成，那时还不知鹿死谁手？”

赵小蝶道：“除了那大般若玄功之外，只怕你还有甚多不解奥秘。”

陶玉道：“那里不解了？”

赵小蝶道：“如果你把那归元秘笈记得很熟，当知我抛起沈霞琳时，用的是‘回旋之力’，那你就不会上当了。”

陶玉道：“在下为姑娘所诱，一时的疏忽大意，不足为训。”

赵小蝶道：“还有一种武功，载在那归元秘笈之上，你竟然也是不懂。”

陶玉道：“什么武功？”

赵小蝶道：“震脉开穴手。”

陶玉凝目沈思了一阵，道：“震脉开穴手？……”

赵小蝶道：“不错啊！就是我拍在沈霞琳身上的掌力，你认为我一掌拍伤了她么？其实我用内力震她脉，解开了她的穴道，她口中吐出血来，那是因为你点她穴道过久，留在她胸口的淤血……”

话至此处，脸色突然一变，冷冷接道，“如今她穴道已开，人还未醒，是何道理？”

陶玉望了沈霞琳一眼，只见她倚在车栏上睡的似甚香甜，果然是穴道全解，当下冷笑一声，道：“也许她穴道被点过久，受不了折磨、经脉受了损伤。”

赵小蝶怒道：“如果在五年之前，我定会被你巧言欺骗，可是今非昔比，你如想再用心机，那可是自找苦吃了，我虽然已经答应了放你，但你得医好所有三人的毒伤，一人不好，你也别想我会放你回去的……”

陶玉道：“你这般反反复复，叫我如何能信，杨梦寰此刻已醒，你要他讲一句话么？”

赵小蝶道：“你不信任我，我偏要你信任，沈霞琳就算中了毒，也不会立刻就死，你既然说话不算，我亦可以食言，我不想在江湖上闯名立位，领袖群伦，至多被人骂一句女孩子讲话不算，但你将遭受到比死还要难过的悲惨际遇，我要沈霞琳姊姊先看到你受活罪的惨状，然后再设法疗治她的毒”

伤。”

陶玉只听的暗暗惊心，忖道：这丫头倒和我陶玉是锋芒相对，看样子她真能做得出来，万一她动起火来，真的下了毒手，岂不是死的大大不值……。

尽管他心中充满畏惧，但外形上仍然保持着镇静，淡淡一笑道：“那解药现在姑娘身上存放，但姑娘却不知应用。”

赵小蝶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瓶，道：“可是这瓶中之药？”

陶玉道，“不错。”

赵小蝶倒出了一粒丹丸，道：“你先吃下一粒给我瞧瞧。”

陶玉道：“在下并未中毒、如何要随便食用。”

赵小蝶突然嫩微一笑，道：“你这玉瓶中如是毒药，岂不是又可以振振有词的说我亲手杀死沈霞琳了。”

那陶玉为人险恶、狡作，但今日遇上了赵小蝶这样不讲理的人，竟被惩治的服服贴贴，当下伸手接过解药、吞了下去。

赵小蝶看陶玉坦然服下，又从瓶中倒了两粒出来、撬开沈霞琳的牙关，把丹丸送入口中。

杨梦寰一直是冷眼旁观，未插一言，此刻突然接口说道：“陶玉，我要问你一件事。”

陶玉望了杨梦寰一眼，道：“杨兄尽管请说。”

杨梦寰道：“沈霞琳为人纯洁善良，你是早知道的，为什么你总要苦苦折磨她？”

陶玉道：“那要问问你杨梦寰了！”

杨梦寰奇道：“问我？”

陶玉道：“不错，你贪得无厌，抢去了我的师妹，如今又打这位赵……”

他本来想说，打这位赵姑娘的主意，但话到口边，竟然不敢出口，硬生生地又咽了下去。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你只是为了此事，才和我杨梦寰誓不两立么？”

赵小蝶忽然接口说道：“陶玉，你刚才要说什么话，为什么说了一半又不说啦？”

陶玉心中暗道：要糟，这丫头当真难缠的很。

只见赵小蝶脸上笑容如花，毫无愠意的接道：“你说呀，说错了也不要紧。”

陶玉暗道：看她神情，毫无怒意，这丫头当真是难测的很，胆子一壮，说道：“我说那杨梦寰性好女色，贪得无厌，有了我师妹李瑶红，仍想霸占沈霞琳，享那齐人之福。”

赵小蝶盈盈笑道：“还有啊！怎么不接下去呢？”

陶玉摸不准她的心意，只好满怀畏惧的接道：“我说杨梦寰既有了李瑶红和沈霞琳，不应该再打你赵姑娘的主意……”

赵小蝶嗯了一声，望着杨梦寰道，“他说的对是不对？”

杨梦寰道：“这人素以挑拨是非为能，姑娘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赵小蝶欢容尽敛，幽幽一叹，别过脸去。

陶玉观察入微，已然看透了赵小蝶的心意，暗自骂道：这杨梦寰定然命注桃花，为什么这些绝世玉人，一个个对他倾心，大有甘作侍妾之意，我陶玉那里比他差了，竟是不为所喜。

他心中念头电转，口里却道：“赵姑娘不要信他的话，杨梦寰一向口是心非。”

赵小蝶缓缓转过头来，脸上似笑非笑的问道：“你怎么知道他的心呢？”

陶玉道：“我和杨梦寰相交很久，对他知之甚深，”

赵小蝶展眉笑道：“这话当真么？”

陶玉道：“字字出自衷诚。”

赵小蝶道：“你一向料事如神，大概是不会错了。”

陶玉心中暗道：可惜呀！可惜，此刻实是的大好挑拨两人为仇的机会，只可惜这杨梦寰守在一侧，有很多言语不便出口。

杨梦寰本待出口反驳陶玉之言，但见赵小蝶神情欢悦；心中忽然一动，暗道：陶王胡说八道，却是甚讨她的欢心，这赵小蝶性情莫测，如是出言不慎，只怕要激怒于她，倒是不可不小心一些。

只听赵小蝶娇声笑道：“陶玉，一个人作了武林霸主有什么好？”

陶玉道：“好处之多，一言难尽。”

赵小蝶道：“你说出几桩听听如何？”

陶玉道：“好！一个人真到了霸主武林之日，那权威之重，只怕是当今皇帝也难及得，一支令牌出府，大江南北震动，世间的奇珍、古玩罗列满仓……”

赵小蝶道：“那来的许多奇珍、古玩？”

陶玉道：“这不用自己费一点心，每届大寿之日，天下武林雄主，各门各帮，都将各尽所能，收集奇珍、古玩送上府去，过上个三五届寿期，岂不是奇珍、古玩罗列满仓。”

赵小蝶道：“除了能收集奇珍、古玩之外，不知还有什么好处？”

陶玉笑道：“受尽武林同道崇敬，行踪所至，各方武林雄主，恭迎恭送，那份威风，就足以使人心往神驰。”

赵小蝶道：“有这样多的好处么？”

陶玉道：“这不过是略举一端而已，好处之多，实是说它不尽。”

杨梦寰在一侧只听得连皱眉头，忖道：这陶玉舌翻金莲，说得天花乱坠，赵小蝶显然已为他巧言花语所惑，如若真的被他说动，江湖上这番浩劫，定将血流成渠，尸骨遍野！

只听赵小蝶格格一笑，道：“陶玉啊！当今武林之中，有谁具有问鼎霸主之能？”

陶玉笑道：“区和姑娘，都该是最好的人选，咱们都有荣膺武林霸主的机会。”

赵小蝶道：“我如若有心问鼎，那里还有你的份儿。”

陶玉道：“姑娘武功虽然强我一筹，但行略用谋，却是要逊我陶玉三分，在霸业未成之前，必有一段艰苦的恶战，九大门派，各方雄主，有谁肯甘心降服，除了以武功降服他们之外，还得有笼络手段，这期间，运用之妙，就非单凭高强武功，可以胜任了。”

赵小蝶道：“如是咱们分庭抗礼，同争霸主之位，那一个成功的希望大些？”

陶玉沉吟了一阵，道：“分头并进，各有三分。”

赵小蝶道：“如是咱们携手合作呢？”陶王道：“合你我两人之力，那

该有七分成望。”

赵小蝶道：“我有一事放心不下。”

陶玉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一旦事成，咱们两个该由那个主盟。”

陶玉笑道：“这个我适才已经说过，咱们可以划地为界，各主一方。”

赵小蝶道：“不行，统率半个江湖，不够神气，我要统率整个武林才行。”

陶玉道：“在下让与姑娘就是。”

赵小蝶嫣然一笑，望着杨梦寰道：“你都听到了？”

杨梦寰道：“听得字字入耳。”

赵小蝶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杨梦寰道：“武林盟主，德望居首，但凭武功，岂能服人？”

陶玉笑道：“我陶玉出道之后，就闻得杨兄曾被天下武林推举主盟……”

杨梦寰道：“兄弟自知才德不配，坚辞未受。”

陶玉道：“杨兄客气了，以兄弟看来，杨兄坚拒不受，只不过自知难安其位而已，因为兄弟未死，赵姑娘还活在世上，你自知位难久居。”

杨梦寰道：“那时你生死未明，赵姑娘归隐未出，如我杨梦寰存下其心，早就基业大奠了。”

只听沈霞琳长吁一口气，道：“疼死我了……”缓缓睁开双目。

赵小蝶转过脸去，笑道：“姊姊受苦了。”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你救了我？”

赵小蝶道：“我和你杨师兄……”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说错了，他已经是你丈夫了。”

沈霞琳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正待答话，突然发现了陶玉，顿时脸色一变，喝道：“陶玉，你是世上最坏的人。”

陶玉道：“就算是吧，那也无关紧要啊！”

沈霞琳伸动一下右臂，只觉酸轻无力，抬动不易，心知体能未复，长叹一声，道：“日后我如有杀你的机会，决然不再放过。”

陶玉道：“只怕你一生中难遇得这种机会。”

沈霞琳目光转投到赵小蝶身上，道：“可是妹妹把他活捉来的？”

赵小蝶笑道：“他打我不过；只有束手就缚一途。”

沈霞琳道：“妹妹，这人心如蛇蝎，手段毒辣，快些把他杀了吧。”

陶玉心中暗惊，忖道：杨梦寰、沈霞琳都主张杀我，这赵小蝶喜怒又是那样难测，莫要被两人说动了心，今日就非死不可了。

只听赵小蝶格格一笑，道：“这陶玉虽然坏的要死，但我已答应放他了。”

沈霞琳急急说道：“为什么？”

赵小蝶道：“因为要救你们夫妇的性命，我如不答应放他。他就不肯拿出解药，除非我背信违约，不然就只好放了他啦！”

沈霞琳望了杨梦寰一眼，道：“寰哥哥一生中最重信诺，你既然答应了他，那就只好放了他。”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你那寰哥哥是男子汉大丈夫，说一句要算一句，咱们妇道人家，那就不用如此了。”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赵姑娘，一个人在武林中行走，这信诺二字最

是重要，他武功既然非你之敌，你随时可以杀他，放了他，再设法去追杀他、也是一样，既不自食诺言，亦可为武林除害。”

赵小蝶心中暗道：你们夫妇倒是夫唱妇随啊！我就是不让你们开心，大家开心，大家都来闷上一肚子气，也不会只有我一个人伤心了……

心念一转，冷冷说道：“陶玉是很坏的人么？”

沈霞琳道：“坏极了，阴险恶毒，不仁不义，谁要杀了他，那是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

杨梦寰道：“虽然对万恶之人，亦不能失了信诺，因此在下奉劝姑娘，先放了他，再设法杀他。”

赵小蝶突然移动娇躯，向陶玉身边靠去，口中笑道，“说过了放他，如何还能杀他。”

陶玉只觉赵小蝶那移来的娇躯上，带着一股袭人幽香，如花如麝，中人欲醉，不禁忘其所以的张臂抱去。

只觉左胯之上，一阵剧疼，神智忽然一清，想到她举手便可结束自己的性命，赶忙一缩手臂，正襟而坐。

身子刚刚坐下，赵小蝶一个娇躯竟然偎入怀中，不禁心神又是一荡。沈霞琳眼看赵小蝶深情款款的偎入陶玉怀中，不禁惊愕万分，瞪大了一双圆圆的眼睛，望着两人出神。

这位纯洁的姑娘，虽然是亲眼看到，但心中仍似有些不信。

杨梦寰心中暗道：看来赵小蝶已为陶玉的花言巧语所骗，这两人如若真的联起手来，江湖上这番杀劫，只怕是难以避免了，想到悲惨之处，不禁黯然一叹。

沈霞琳坐正了身子，揉揉眼睛，低声说道：“赵妹妹。”

赵小蝶道：“嗯！杨夫人有何见教？”

沈霞琳道，“你很喜欢陶玉么？”

赵小蝶将脸微偏，依在陶玉肩上，笑道：“我不知道。”

沈霞琳道：“赵妹妹，这人坏得很，千万不能喜欢他！”

赵小蝶道：“你怎么知道呢？”

沈霞琳道：“我听红姊姊说的，这陶玉和红姊姊在一起长大，红姊姊就不喜欢他。”

赵小蝶道：“谁是你红姊姊啊！”

沈霞琳道：“就是李瑶红，你怎么记不得了？”

赵小蝶道：“你是说杨夫人哪！咳！你和她都嫁给杨梦寰，不知身份如何确定，谁是妻，谁是妾，谁大谁小？”

杨梦寰已知赵小蝶乃是有意的出言讥讽，当下一闭双目，装作不闻，暗中却运气调息，打算待霞琳体能稍复，就和她离去。

只听沈霞琳道：“我们没大没小，平日都是以妹妹相称。”

赵小蝶道：“谁是姊姊，谁是妹妹！”

沈霞琳道：“她的年纪大、自然她是妹妹了。”

赵小蝶道：“嗯！这就是了，作姊姊的总归是大夫人，你作妹妹的自然就是二夫人了。”

沈霞琳笑道：“不要紧，为妻为妾，算大算小，都是一样，但寰哥哥为人好，只要终身和他厮守在一起，那就行了。”

赵小蝶脸色微微一变，但瞬息之间，又恢复镇静，抓起陶玉一支手，

道：“你怎么不抱住我啊！”

陶玉道：“这个，这个……”

赵小蝶道：“我都不怕羞，你还怕什么？”

陶玉心中暗道，你对我忽冷忽热，叫人轻不得、重不得，既是叫我抱了，大概不会错啦！身子微微一移，搂紧了赵小蝶的柳腰。

这是一幅亲密缠绵的画面。

赵小蝶侧目望了杨梦寰一眼，只见他闭目端坐，不闻不见，脸上神情是一片平静。

沈霞琳却长叹一口气，道：“赵妹妹，你既然很喜欢陶玉，那就劝他别作坏事了，月前我去天机石府，晋见兰姊姊，在那里等了三日夜，才得一个和她谈话的机会，但那也是片刻时光，她问我，你在何处……”

赵小蝶急急说道：“你怎么说呢？”

沈霞琳道：“我说你很好，从未听到你在江湖上出现的事，想来，定然也是在习练什么深奥的武功了。”

赵小蝶道：“只谈这些么？”

沈霞琳道：“兰姊姊还谈了一件事，她告诉我，要是听得你在江湖出现时，就要我去请你到‘水月山庄’住些时候。”这罢，倚在车栏上，闭目假寐。

驰行马车中，突然间一片沉默，只有辘辘轮声，划破了夜空。深夜的寂静。~

陶玉目光一转，只见杨梦寰、沈霞琳全都闭着双目，有如睡熟一般，赵小蝶虽未睡觉，但却瞪着一对又圆又大的眼睛，不知想的什么心事，心中暗暗忖道：我如此刻能够运气冲开穴道，不但脱身不难，且可暗中出手，点了杨梦寰和赵小蝶的穴道。

一则赵小蝶点穴手法甚重，陶王虽然知道运气冲穴法，但在两个时辰之内，却也无法冲破点穴道，二则，那赵小蝶偎在他的怀中，不敢运气调息，想到可惜之处，不禁失声叹道：“可惜啊……”

赵小蝶霍然离开陶玉的怀抱，说道：“可惜什么？”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借机掩饰了内心的惊慌，说道：“可惜姑娘不肯和咱们合作，联手争取那武林盟主之位，如是姑娘肯和在下联手，那武林霸主之尊，简直是易如反掌。”

赵小蝶冷冷的白了陶玉一眼，暗施传音之术，道：“陶玉，我警告你，我对你亲热的举动，只不过是气气那杨梦寰而已，假如想借机会占我便宜，那可是自找苦吃，别怪我惩治你的手段毒辣了。”

陶玉脸色一变，暗暗怒道：好啊！原来你心中不在暗恋那杨梦寰：拿我陶玉来作幌子而已……。

但他乃大奸巨恶，心机深沉之人，略一沉吟，立时恢复了原来的平静，微微一笑，默默不语。

赵小蝶举手理理秀发，正襟而坐。

原来她依偎在陶玉怀中，枕乱了一头秀发。

只听车外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道：“启禀姑娘，车子到了居处。”

赵小蝶道：“停下来。”伸手打开车帘。”

陶玉借机望去，只见一座高大的宅院，矗立车前，四个青衣佩剑的少女，手中高挑着宫灯，迎迓门外。

赵小蝶道：“陶玉，你棋差一步，如是咱们打了起来，我要强你很多。”

陶玉道：“何以见得？”

赵小蝶道：“你有四灵化身，我有十二花娥，和三十六个随行婢女，那十二花婢每人都得我部份真传，和你那四灵化身比较起来，亦无逊色，但人数却多了数倍。”

陶玉道：“不是我陶玉夸口，假我半年时光，天下武林大部精英，都将为我陶玉所用。”

杨梦寰突然睁开双目，冷冷说道：“昔年天龙帮实力何等庞大，你自信雄才大略，还强过你师父不成？”

陶玉道：“他如肯听我之言，也不会落得失败惨局了。”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在下今日未死，只怕对陶兄谋取武林霸主一事，有不少妨碍。”

陶玉笑道：“这个很难说了，如是那赵姑娘改变了心意，这期间情势就大不相同，那时纵然有杨兄夫妇和那朱若兰从中阻挠，只怕也是无能为力了。”

沈霞琳道：“赵妹妹是中国英雄，岂肯助你为恶！”

赵小蝶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这就很难说了，我究竟是为恶为善，我自己也无能把握。”

杨梦寰心中暗道：“此刻我体能尚未尽复，如若冲突起来，只不过徒招挫辱，这赵小蝶性格莫测，不知该如何劝她，看来只有请那朱若兰来对付她了。”

沈霞琳却听得大张双目，奇道：“赵妹妹，一个人去作坏事，那是因为他本性迷失，不辨善恶，才糊糊涂涂的做了出来，你既然十分明白了，为什么还难把握呢？”

赵小蝶笑道：“问的好！这中间确有着一种微妙的道理、但说来话长，一言难尽，以后咱们再慢慢的谈吧！”轻轻扶着陶玉下了马车。

沈霞琳望了杨梦寰一眼，道：“赵妹妹怎么了？”

杨梦寰淡淡一笑，岔开话题，问道：“你身体好些么？”

沈霞琳道：“全身筋骨酸疼。”

杨梦寰道：“好！咱们先找一处地方，弄好你的伤势再说。”扶着沈霞琳下了马车；

这时陶玉和赵小蝶已行至宅院阶前。

杨梦寰放开沈霞琳，双手抱拳、高声说道：“赵姑娘，愚夫妇承蒙相救，此恩如山，终身感戴，此刻不便再惊扰姑娘，愚夫妇等就此别过了。”

赵小蝶似是想不到他会突然提出告别的事，神色间一片惊愕，呆呆的站着，那惊愕渐渐为一股羞怒代替，冷笑一声，道：“两位好走，恕我不送了。”

杨梦寰看她激愤之情形，形诸于神色之间，心中暗暗惊道：这位姑娘喜怒难测，看来是就要发作，不便和她冲突，还是早走为妙，急急说道：“不敢有劳。”牵着沈霞琳回身而去，转眼之间，消失于夜色之中。

赵小蝶望着两人背影消失的方向，呆呆的出神，良久之后，才黯然叹息，直向门内行去。

陶玉心中暗道：“此刻不走，便待何时？”悄然转过身去；正待举步开溜，赵小蝶却突然回过头来，厉声喝道：“站住！”

陶玉两臂穴道未解，自知难以逃得，应声回头，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你要到那里去？”

陶玉道：“杨梦寰夫妇已去，姑娘留住在下，已然没有价值了。”

赵小蝶冷冷说道：“还有三个人，待他们伤势疗好之后，你再走不迟。”

陶玉心知赵小蝶喜怒之间，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如是激怒了她，说不定真会毁诺背信，出手杀人，当下不再言语。

这陶玉机诈百出，但遇上了赵小蝶，却有束手缚脚之感，赵小蝶莫可预测的性格，使他无法估测她的意向。

赵小蝶似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眉宇间隐隐泛起了怒意，缓步直入大厅。

陶玉悄然相随，一语不发。

这是一座宽敞的大厅，厅上高吊着两盏垂苏宫灯，十几个佩剑侍婢，肃立厅内，赵小蝶直入厅中一座太师椅上坐了下来，伸手一指厅角，冷漠的说道：“你如想我遵守信约，放你离去，最好别动妄念，免得我改变心意，杀死了你。”

陶玉心神微震，但神色间还维持着镇静，淡淡一笑，道：“在下一向是笃守信约的人，既然答应了姑娘，决不再施机诈。”盘膝席地而坐，闭目养息。

赵小蝶回顾了身侧侍婢一眼，道：“把那道姑和两个臭男人给我带出来。”

那侍女应了一声，大步而出，片刻之后，带着邓开宇、柳远、童淑贞步入大厅。

赵小蝶缓缓站起身子行近三人，说道：“这是解药，你们服下看看可否解得身受之毒？”

邓开宇等接过解药服下，就地静坐，运气调息。

赵小蝶虽然尽量想使自己的声音柔和，神情平静，但她内心愤怒难耐，流现于神色之间的是一片怒容、杀机，影响所及，厅中侍婢，一个个面如寒霜，吓得邓开宇等人也变得噤若寒蝉。

童淑贞内功精深，当先察觉出剧毒已解，起身说道：“多谢相救。”

赵小蝶道：“你们都好了么？”

邓开宇、柳远虽然远未查出所受之毒是否全解，但见赵小蝶如此问法，也只好起身应道：“多谢姑娘赐药。”

赵小蝶道：“不用啦，三位慢走了。”当先向厅外走去。

这无疑下令逐客，三人急急抢在前面，退出厅外，欠身作礼，道：“姑娘留步，在下等就此辞别过了。”

赵小蝶住足厅外，淡淡说道：“三位好走！”转身步回大厅。

柳远、邓开宇相互望了一眼，悄然退了出去。

柳远道：“咱们应该问问那无情仙子，杨大侠现在何处？”

童淑贞道：“我瞧她神色不愉，似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一般，还是不问的好。”

邓开宇道：“不错，在下亦有此见。”

柳远道：“咱们此刻要去何处？”

邓开宇道：“去找那杨大侠，那金环二郎陶玉，武功高强，非杨大侠恐无人是他敌手。”

童淑贞心中却暗暗忖道：这陶玉一身武功得自“归无秘笈”，只怕那杨梦寰也难是他敌手，口中却接道，“那陶玉为人险恶刁滑，我那位杨师弟，为人虽是英雄，但却不似陶玉那般机诈，你们如要拥他出来和那陶玉相抗，必得群起助他才是。”

邓开宇道：“那是自然，咱们必得他出面领导、才能有望号召天下英雄，和陶玉相抗。”

童淑贞道：“好！我也留在这江湖上助他一臂之力。”

柳远突然开口说道：“童姑娘你身受毒伤，是否已完全好了？”

童淑贞经历这一次险恶的际遇之后，患难与共，已对两人生出了甚多好感，当下说道：“我已经余毒全消，两位如何了？”

邓开宇道：“在下仍隐隐感觉到内腑中余毒未尽除。”

童淑贞心中暗道：我的武功，依照那天机真人手册所录，自非你们能够及得，微微一笑，道，“好！咱们找个地方，两位再静坐调息一下，我替两位护法。”

且说那杨梦寰带着沈霞琳一口气奔出了十几里路，才停下身来，让那沈霞琳就地坐息一阵，才动身赶路。

沈霞琳举手理理脸上的乱发，叹息一声；道，“寰哥哥，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

杨梦寰道：“什么事？”

沈霞琳道：“就是那赵小蝶，她为什么会喜欢陶王呢？唉！过去我一直不太喜欢杀人，但现在想法不同了，像陶玉那等坏人，杀一个，胜过作上千百件的好事。”

杨梦寰望着连经苦难的娇妻，心中大感不忍，低声说道：“咱们先找一处地方，你好好休息一下，至于那赵小蝶的事，只有去找朱姑娘了，请她从中解说。”

只听一声格格大笑之声，传入耳际道：“两位走了半天，才到此地啊！”

语声甫落，道旁一片竹林跃出来金环二郎陶玉，探手向沈霞琳抓了过去。

杨梦寰左手疾挥，拍出一掌，击向陶玉右腕，身子同时横里移动，挡在沈霞琳的身前。

陶玉突然一收掌势，落着实地，笑道：“好啊！你们夫妻倒是恩爱的很！”

杨梦寰冷冷的说：“赵小蝶放了你？还是你偷跑出来的？”

陶玉笑道：“自然是赵小蝶放了我，索性说给你听吧、那赵小蝶救了你和沈霞琳后，心中十分悔恼，是以在你们夫妇走后，很快就放了兄弟，并且告诉我，你们走的方向，要我兼程赶来……”

语声微微一顿，道：“两位定然是在途中休息了、要不然我怎么会赶过了头。”

杨梦寰道：“她要你追赶我们做什么？”

陶玉道：“那赵姑娘指示在下，杀了杨兄，带走沈姑娘。”

沈霞琳道：“我不信，赵姑娘不是那等人。”

陶玉道：“在下是据实而言，两位不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杨梦寰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说道：“陶兄这些年来，精研归元秘笈，武功上定然有极高的成就，兄弟倒是愿舍命奉陪，就在此决一死战。”

陶玉哈哈一笑，道：“杨兄的豪气，实叫兄弟佩服的很，但兄弟想你如

战死此地，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杨梦寰道：“兄弟倒无此感；”

陶玉笑道：“杨兄如若战死，留下两位娇妻，岂不是要空守闺帏。”

沈霞琳道：“生同罗筛，死同穴，寰哥哥今日如若战死此地，我也要随他泉下去做夫妻。”

陶玉冷冷说道，“我偏不让你同穴而葬。”

沈霞琳笑道，“不要紧，你分开了我们的尸体，却是无法分开我们的心。”

陶玉呆了一呆，怒道：“杨梦寰，纵然今夜沈霞琳随你泉下，可是还有一个李瑶红活在世上，我也不会放过她……”

沈霞琳接着道：“红姊姊对寰哥哥，情深尤过于我，她如听得寰哥哥战死之讯。决然不肯独生，唉！我们都死了，你就称心满意了。”

陶玉纵声大笑，道：“既然如此，你先死给我陶玉瞧瞧好么？”

杨梦寰道：“不用说咱们之间的私人恩怨，单是你在江湖上的胡作非为，我们就誓难两立，早晚都是免不了一场死战。今宵能早作了断也好，”

陶玉暗中一提真气，道：“咱们比拳脚，还是比兵刃。”

杨梦寰道：“悉凭尊便，在下无不奉陪。”

陶玉笑道：“你可有胜我的信心么？”

杨梦寰道：“一片侠心，满腔热血，胜败之分，生死之念，岂放在我杨梦寰的心上。”

这几句话说的大义凛然，只听得陶玉脸上隐隐泛现出惭愧之色，沈霞琳却格格大笑的说道：“一个大英雄，大豪杰，不只是要武攻高强，还得有仁人侠士的胸怀，你陶玉的武功纵然是强过了寰哥哥，也是当不得英雄之称。”

陶玉冷冷说道：“一旦我成就武林霸业，天下武林高手，有谁不尊仰敬重于我，那时谁又不视我陶玉为大英雄、大豪杰呢？”

杨梦寰暗中运气相试，觉出内腑毒伤已然好了八成，不禁胆气一壮；当下说道：“陶玉，咱们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你一身武功，虽然得自那归元秘笈，但我杨梦寰自信几年精进的内功，要强你很多，我以功力补我招数上的不足，或可和你打一个平分秋色，今日之战，鹿死谁手，目下还是难预料。”

陶玉一耸眉头道：“你素来不说谎言，这话在卞倒也相信。”

杨梦寰道：“相信就好，陶兄请出手吧！”

陶玉道：“未动手前，兄弟也有几句真心之言，说给杨兄。”

杨梦寰道：“陶兄如是想巧言花语，说动兄弟，那还是级开尊口的好，”

陶玉冷冷说道：“这个兄弟早就想过了，我欲成武林霸业，第一件事，是先杀了你杨梦寰。”

杨梦寰道：“陶兄的料事之能，兄弟是一向佩服。”

陶玉道：“可惜兄弟要说的与此无关。”

杨梦寰道：“除此之外，兄弟是洗耳恭听。”

陶玉道：“今宵杨兄虽有和兄弟拼命之心，但我陶玉却无和你决一死战之意，我如能够杀你，自然是要借机拔去眼中钉，如是不能杀你，也不作宁为玉碎的打算，来日方长、我陶玉总有迫你就范的一天，何况咱们武功进境，有着悬殊的不向，我陶玉借归元秘笈，进境自是快你许多，今日杀你不了，年后自有制你死命之法。”

杨梦寰默然不语，心中暗道：这话确实不错，他今天不能胜我，但亦在伯、仲之间，一番恶战之后，必可找出我武功路数，再从那归元秘笈的记述……

陶玉格格一笑道：“你信了么？”

杨梦寰点点头，道：“大有道理，但兄弟却希望今日一战，能把你伤在手下……”回头望了沈霞琳一眼，接道：“今日我和陶玉之战，不论谁负，都不准出手相助。”

沈霞琳道：“我知道，你如打他不过，我会先你而死，在九泉路上等你。”

杨梦寰仰天长啸一声，英气奋发的说道：“陶玉，咱们可以动手了吧？”

陶玉突然叹息一声，说道，“咱们还未动手之前，气势我已输你一筹。”

左手一挥，拍了过去，口中接道：“杨兄自命英雄人物，那是决然不肯先出手了。”

说话之间，右手连续推出，攻了三掌。

杨梦寰心知今宵之战，不只关系着自己的生命荣辱，而且是牵连了江湖劫运，是以，打来十分谨慎，全持守势，默察陶玉武功路数，看他从那归元秘笈上，学得了几成功夫，是以，门户封闭的严紧无比。

陶玉双掌挥飞，全力抢攻，片刻之间，已把杨梦寰圈入了一片掌影之中。

沈霞琳星目圆睁，全神全意的看着这一场恶斗，但见陶玉掌势纵横，抢尽了先机，杨梦寰却束手缚脚，只有招架的份儿，想到这一战胜败，关系之大，不禁默然神伤。

她心知杨梦寰的性格，凡是出口之言，决不反悔，但陶玉却是大大的占了便宜，胜则可置杨梦寰于死地，败也可以借机逃走。

只见陶玉的攻势，愈来愈见凌厉，内力也逐渐增强，攻出的掌势中，带起呼呼啸风之声。

不大工夫，双方已搏斗了五十余招。

杨梦寰仍然是全操守势，毫无反击之征，但他掌上蓄蕴的内力，却是逐渐的加强，门户更见严密。

陶玉初和杨梦寰动手之时，为他那大义凛然的气势震慑，出掌挥拳之间，心中似是有些顾忌，但经过一阵剧战之后，心中之结，逐渐舒展，拳掌之间的招数，也愈是毒辣、诡奇，当真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分袭合击，莫可预测。

杨梦寰全神凝注，一面封拒陶玉掌力，一面暗中默察他武功路子，初时，对陶玉的招术，都可辨识，而且大都是早已熟记于自己胸中之学，但到了五十招后，陶玉的拳募攻势，愈来愈精奇，有许多竟是自己未闻未见之学。

他已感觉到再这般打下，陶玉胸中所记的奇奥手法，必将是愈来愈多，也愈用愈熟，如果被控制全局，自己再想反击，只怕大为不易。

经过一阵激战之后，杨梦寰已找出了陶玉的缺点，他内力要逊上自己甚多，眼下唯一的制胜之机，只有凭仗自己深厚的内力和他硬拼数招，纵然不能把他震伤掌下，亦可迫使他招式变化，手脚不灵。念转心动，突然展开反击，大喝一声，一招：“挟山超海”，挥拳直击过去。

陶玉连攻百招，杨梦寰一直未曾还手，此刻看他一拳击来，不自觉挥掌一接。拳掌相触，如击败革，蓬然巨震声中，陶玉被震的连退了两步。

原来杨梦寰想到此战关系太大，不得不用些心机，是以在动手之初，

深藏不露，拳势上蓄劲不发，使陶玉难测高深。

果然陶玉上了大当，硬接杨梦寰一掌，被震的血气浮动。

枕霞琳一直面色严肃，看着场中搏斗形势，她心地纯洁，不知杨梦寰心中早有妙计，眼看杨梦寰处处败退，心中暗道：完了，今日我和寰哥哥死在此地，凶讯传出，红姊妹决不独生，我们都死了，不知有谁来奉养公婆……。

正自心神暗伤之际，忽见杨梦寰展开反击，一拳把陶王打的向后连退两步，登时笑容展现，娇声说道：“陶玉，我知你打不过寰哥哥的。”

她胸无城府，喜怒哀乐，尽皆形诸言笑神色之间，这几句话并未存心讥讽陶玉，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帮了杨梦寰一个大忙。

原来杨梦寰一击得手，立时借势抢攻，右掌疾施一招“直捣黄龙”，平推过去。

陶玉已自知内力不及杨梦寰，本想让避开去，不再和他硬拼掌力，但闻得沈霞琳几句话后，忍不住胸中之气，右手推出，竟又硬接一掌。

这一掌硬拼，双方都用出了七成以上内力，蓬然大震中，杨梦寰被震得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三步。

可是陶玉接下这一掌之后，竟被震的连退了七八步远，当场吐出一口血来。

杨梦寰冷冷说道：“陶玉，拳脚之上，你已非我之敌，咱们比比兵刃吧！”

陶玉突然转身一跃，飞入了竹林之中，说道：“半年之内，我陶王定要把你伤在拳掌之下。”最后一句话，已到了数丈之外。

杨梦寰原地未动，只是呆呆的望着陶王去向出神。

沈霞琳紧步奔了过来，笑道：“寰哥哥你胜了，那陶玉虽有归元秘笈，但他仍是打你不过。”

杨梦寰突然长长叹息一声，伸手扶在沈霞琳的肩上，张嘴吐出一口血来，道：“我也受了很重的内伤。”

沈霞琳见杨梦寰张口吐了一口鲜血，呆了一呆，扶着杨梦寰坐了下去，黯然说道：“你伤的很重么？”

杨梦寰道：“很重，但陶玉比我更重。”

沈霞琳探手从怀中摸出绢帕，拂拭去杨梦寰嘴角的血迹，道：“你快运气调息，不要再费神说话了。”

杨梦寰口齿启动，欲言又止，闭上双目，运气调息起来。

沈霞琳眼看杨梦寰已逐渐入定，才放下心中一块石头，暗暗忖道：奇怪呀！明明是寰哥哥胜了那陶玉，怎的寰哥哥会受了伤呢？

这疑问一直在脑际之间盘旋不息，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光。

杨梦寰真气行转一周，压下浮动的气血，想到陶玉的鬼计多端，不敢在此久停，启目望去，只见沈霞琳手肘支在膝上，手掌托着香腮，呆呆的望着天上星辰，不知在想的什么心事？想到她纯洁善良的心性；孤苦无依的身世，这些年吃的苦头，实觉愧对娇妻，当下伸出手去，握住沈霞琳的手腕，轻声说道：“你在想什么？”

沈霞琳回眸一笑，道：“我在想，明明是你胜了，为什么你还会受伤呢？”

杨梦寰道：“不错，如以常情而论，我该是不会受伤才对。”

沈霞琳道：“是啊！你内功强他很多。”

杨梦寰道：“我和他掌力相交，感觉他掌心蓄蕴着一种极强的反震之

力，而且反震的内劲和一般的大不相同，似是玄门罡气之类的武功，但又不是……”

沈霞琳接道：“原来如此，等我见着兰姊姊时，问问她就明白了”

杨梦寰缓缓站起身子道：“咱们走吧！”

沈霞琳接道：“你调息这点时间，如何能疗治伤势，再坐息一下再走，我们又不急着赶路。”

杨梦寰道：“那陶玉鬼计多端，他如得知我已受伤，决不肯错过这个杀我的机会……”

沈霞琳急急站了起来，接道：“不用说了，咱们侠些走吧。”伸手扶住了杨梦寰。

杨梦寰功力深厚，虽然调息时间不够，无法使元气尽复，但走路却还不用人扶，但见沈霞琳惶急情深之状，只好任她扶着赶路。

两人匆匆快走，不大工夫，已行了六七里，沈霞琳扶着杨梦寰走到一座土地庙前，说道：“寰哥哥，你听我一次话好么？”

杨梦寰笑道：“你说吧！一百次一千次，我都肯听。”

沈霞琳娇媚一笑，道：“我一向想不出好主意，如有红姊姊在，什么事都不用我操心，只可惜此刻她不在我们身边”

杨梦寰接道：“所以，你要管我了。”

沈霞琳笑道：“我怎敢管你，我是求你听一次话啊。”

杨梦寰道：“究竟是什么事？”

沈霞琳道：“我要你在此地好好坐息一阵，不要留下内伤，我坐在身边陪你。”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遵命。”闭上双目，运气调息起来。

沈霞琳听那杨梦寰呼吸渐入均匀，心知真气已畅，内腑伤势不重，脸上展现起斗微笑。

东方天际，泛起一片绚烂的朝霞，天亮了，无际蓝天一角，缓缓推一轮红日。

杨梦寰调息完毕，睁开眼来，但见沈霞琳眉宇间隐隐现出倦容，想她这半夜担心守候，心中大是不忍，轻轻叹息一声，伸手揽过沈霞琳的娇躯，说道：“这几日来苦了你啦！”

沈霞琳偎入杨梦寰的怀中，长长吁一口气，笑道：“我很好，和你在一起，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杨梦寰道：“我无能保护你，害你受了很多痛苦，每念及此，心中就不安的很。”

沈霞琳道：“咱们是夫妻了，还用客气么？”

杨梦寰道：“这话不错……”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这次见过了那朱姑娘……”

但闻喘息均匀，沈霞琳早已睡熟过去了。

她这些日子中，体力，精神都到了所能忍受的极限，但因她一直担心着杨梦寰的安危、凭一股关爱之情，支撑那将要崩溃的精神，如今眼看杨梦寰伤势已愈，心中一宽，立感困倦难支，偎在杨梦寰的怀中，沉沉熟睡过去。

杨梦寰移动了一下身躯，抱起了沈霞琳，就附近找一处柔和的草地，放下了沈霞琳的娇躯，脱下上衣盖在她身上，傍她身侧而坐。日升了中天，时已过午，但沈霞琳仍然是睡意香微。

杨梦寰腹中有些饥饿之感，但见沈霞琳睡的如此香甜，又不忍叫醒她，只好强自忍着辘辘饥肠。

第七回 大骗局

突然间，传来一阵马蹄之声，划破荒野的静寂。

杨梦寰转头望去，只见数十丈外的官道上，两匹快马急如电掣的疾驰而过，带起来一片滚滚尘烟。

两匹快马，急奔过后不久，又是四匹快马急急奔过。

这些人，似都是有着火急的事情，每人放辔疾驰，大有拼着跑死健马之意。

杨梦寰心中突然一动，暗道：看来江湖上已荡起了涟漪，杀劫的序幕已然展开，不知是什么人，竟然这等沉不住气？

他虽然没有接受天下武林送他的天下第一侠的荣誉，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对整个江湖道有着很大的影响。

这由天下武林同道奉赠的荣誉，也似是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了他，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关心到武林的形势，他以拒抗陶玉为己任，又何尝不是这无形的力量驱使。

突听身后传来一声欢呼，道：“在这里了！”

杨梦寰回头望去，只见邓开宇、柳远、童淑贞鱼贯奔了过来。

那邓开宇当先而行，一面高声叫道：“杨大侠，找的我们好苦。”

杨梦寰站起身子，微笑说道：“几位都服了解药么？”

邓开宇道：“那赵姑娘赐赠了在下等解药之后，脸色很不愉快，一直迫使在下等离开。”

杨梦寰毫无惊奇之容，淡淡一笑，道：“她已经很客气了。”

邓开宇道：“怎么？此事可已在杨大侠预料之中？”

杨梦寰道：“比我想的好多了。”

童淑贞望了躺在草地上的沈霞琳一眼，道：“沈师妹受伤了？”

杨梦寰道：“没有，但她很困倦，能这样好好的睡上一阵，对她应该很有帮助。”

邓开宇道：“在下等离开那赵姑娘之后，沿途遇上了不少武林中人。”

杨梦寰道：“他们的举动，可都是很慌急么？”

邓开宇道：“怎么？你已经见过他们了？”杨梦寰道，“我看过很多快马驰过。”

邓开宇道：“杨大侠可知道这些快马驰往何处去么？”

杨梦寰道：“不知道。”

邓开宇道：“兄弟遇上了一位相识的人，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是找杨大侠。”

杨梦寰道：“找我？”

邓开宇道：“不错，兄弟虽然只问了一起，但那些人奔行的方向如一，推想起来，大都是找杨大侠了。”

杨梦寰道：“你可曾告诉他们，我已不在水月山庄了。”

邓开宇道：“这个兄弟未见杨大侠之前，不敢擅自作主，”

柳远接口说道：“童姑娘说杨大侠和夫人必在左近，不会远去，因此我等就在附近找寻，总算找到了杨大侠。”

童淑贞道：“师弟可知他们找你为何么？”

杨梦寰道：“这人小弟还不大了解，但推想起来，必为那陶玉的事。”

邓开宇道：“杨大侠虚怀若谷，不肯以武林盟主自居，但据兄弟所知，天下武林都已把杨大侠当作武主盟首看待，是以江湖上一旦发生了重大事故，大都要派遣快马捷足，奔赴水月山庄，向你杨大侠请示机宜。”

童淑贞道：“就算如此，那也不该快马如梭，络绎不绝，用这样多人去请他一人？”

邓开宇微微一笑，道：“这就是江湖中人的私心运用，各怀机算，谁也不肯落后……”

童淑贞道：“合力御敌，理该彼此同心才是，为什么还要各怀心机，尔虞我诈，何况这不过是请我师弟出山而已，捷足先登，又有什么不同？”

邓开宇道：“骤听起来，此事却是无甚重要，但个中实有重大的不同之处。”

柳远道：“邓兄可否说个道理出来，使我等一开茅塞。”

邓开宇道：“此事简单得很，因为杨大侠乃此时武林公认的盟主领袖，虽然他谦辞不就那盟主之位，但整个武林中，却是人人存有此心，此刻江湖上纷乱已起，杨大侠势必被拥出主持大局，如若有一门一派把杨大侠敦请出山，天下各方群雄，势必都将登门就教，这一派，如是在武林中毫无地位，亦将因而声名大噪，若是大门大派，也可增些光彩。”

童淑贞道：“原来这其间还有这些道理。”

邓开宇道：“这就是武林中人，纷纷赶往水月山庄的用心了”

童淑贞道：“唉！他们想不到赶到水月山庄之后，看到的只是空阔的庄院。”

杨梦寰叹息一声，道：“武林同道这般推崇我杨某人、只怕我杨某人要使他们大失所望了。”

邓开宇道：“独木难支大厦，杨大侠一个人武功再高，也难于对付那陶玉。”

杨梦寰神情肃穆，目光缓缓由邓开宇脸上扫过，道：“在下已和那陶玉交过一次手了。”

邓开宇神色聚张的问道：“杨大侠定然胜过了那陶玉。”

杨梦寰道：“他招数比我精奇，我内力胜他一筹，交手的结果，两败俱伤，只不过他伤的比我更重一些。”

邓开宇道：“在下冒昧赶往水月山庄，原为那多情仙子的事，那多情仙子的事已然了解，陶玉却重出江湖，我想那天下群雄奔水月山庄一事，定然是为了陶玉重出江湖……”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请恕兄弟用的私心，恭请杨大侠到我们邓家堡一行，再由家父出面，用你杨大侠的名义、邀请天下群雄，聚会我们邓家堡中，共商对策，不知杨大侠意下如何？”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目下纷争已起，就是兄弟不愿插手，也是难以逃避了。”

邓开宇道：“杨大侠答应了？”

杨梦寰道：“邓兄如此宠邀，兄弟是恭敬不如从命，不过，必待内人醒来之后，才能上路。”

童淑贞心中一惊，急急蹲下身子，无限关心的问道：“沈师妹怎么了？”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没有事，她这几日来，太过疲劳，一直未得片刻休息，此刻倦极熟睡，这一觉不知要睡到几时才醒。”

童淑贞道：“唉！沈师妹心地纯洁，有如天使、但她一生中所受到的折磨痛苦，却是无计其数，师兄这般疼爱于她，也算是上天有眼了……”

她的话显然是没有说完，但倏然住口，缓步行向丈余外一丛深草旁边，盘膝坐了下去。

杨梦寰心知她感怀际遇，无限神伤，被陶玉始乱终弃，又被逐出了昆仑门墙，身受之苦，际遇之惨，可算是人间一等苦命人，设身代想，亦不禁黯然。

邓开宇轻轻一扯柳远衣袖，两人悄无声息的退出一丈开外，静坐等候。

直待落日将沉，天近黄昏之时，沈霞琳才由熟睡中醒了过来。

她舒了一下双臂，睁开了惺松睡眼、哎哟一声惊叫道：“这样晚了！”

杨梦寰笑道：“你快睡了一整天，很多人都在等你。”

沈霞琳星目转动，四下打量一阵，果见邓开宇，童淑贞等都在望她微笑，心中大感不安，微带羞意的道：“你怎么不叫我呢？”

邓开宇急急道：“我们等待不久，夫人不用放在心上。”

杨梦寰笑道：“那陶玉已得归元秘笈上乘武功，虽是受伤不轻，但疗息也必很快，咱们亦该早些动身才是。”

邓开宇心中暗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口中却说道：“杨大侠和夫人恐已一天未食，咱们先找一处饭庄，吃点酒饭。在下再去买上几匹好马，明晨动身不迟。”

杨梦寰道：“买马倒是不必了。”

邓开宇打量了囚周一眼，道：“西北方十里外，有一处小镇，镇虽不大，但饭庄客栈，却是样样都全，咱们走快一些，日落之前或可赶到。”

杨梦寰道：“那就有劳邓兄带路了。”

几人放开脚步，直奔西北而行。

果然，日落之前，几人赶到了一处小镇之上。

此处小镇，只不过四五百户人家，但却是商贾必经之路，平日里行人不多，只不过三五家饭庄、客栈，但此刻家家饭庄、客栈都是挤满了武林中人。

这些江湖豪客，用起钱来、有如流水一般，毫无吝惜之感，使这座清静的小镇，顿然热闹起来。

凡是邻近这些饭庄、客栈的人家、都把自己养的鸡鸭，杀了买与这些饭庄。

邓开宇和杨梦寰等走完了小镇中四五家饭庄、客栈、才找到一处靠壁角桌位坐了下来。

这时，太阳已落，夜幕低垂，小饭店中四张方桌都满了人，杨梦寰等走入店中，也未引起别人注意。

这店中之人大都是武林人物，疾服劲装，佩带着兵刃。

只听一个粗嗓门的大汉说：“我就不信，那归元秘笈会重现江湖之上。”

只听另一个桌子上响起了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道：“老兄既是不信，不知赶来这荒凉的小镇之上，为的什么？”

那粗嗓门大汉说道：“混帐，老子高兴看热闹；你小子管得着。”

邻桌之上，突然站了起来一个全身灰色劲装，面目姣好之人，仍是细声细气的说道：“出口伤人，可是活的不耐烦了？”

那粗嗓门大汉一掌拍在木桌上，桌上的酒壶，菜盘全都给震的飞了起来，唏哩哗啦，摔了一地，怒声喝道：“咱们倒要瞧瞧那个龟孙子活的不耐烦。”猛然大跨一步，挥手就向那灰衣人抓了过去。

那灰衣人武功不弱，身子微微一闪，避开了一掌，右手顺势一招“巧打金铃”反向那粗嗓门大汉右肩击去。

那大汉料不到对方出手如此快速，一念轻敌，落于下风，吃那灰衣人一掌击中右肩，斜里撞出了两三步，才拿住了桩。

双方桌位都坐有五六个人，这两人一动手，双方友好也都纷纷站起身来，有的干脆拉出兵刃，大有立刻火拼之势。

杨梦寰想到数年之前，那“归元秘笈”在江湖上引起的风波，想不到数年之后，仍然有这多武林人物为那“归元秘笈”所惑，千里迢迢赶到这座小镇上来展开了一场火拼，不禁黯然一叹。

邓开宇突然站了起来，低声说道：“杨大侠既然不愿看他们火拼厮杀，兄弟去劝他们双方罢手息争就是。”大步行了过去。

这时，那粗嗓门大汉已然和那灰衣人打了起来，双方拳来足往打的十分激烈。

双方友好，都在全神贯注的看着这场恶战，大概都觉得己方将胜，是以都还没有出手相助。

邓开宇舌绽春雷。大喝一声：“住手！”

两个恶斗之人似是被他震耳的吼声震住，果然停下手来。

全室中数十道目光一齐投注过去，看着邓开宇。邓开宇大步行向那两人之间，高声说道：“四海皆兄弟，天涯若比邻，两位为了一句闲言，就动手相搏，岂不是有失江湖间的义气。”

双方之人，本来是个个余怒未息，大有把满腔怒火迁向邓开宇发作之势，但却被邓开宇几句话说的个个怒消火息。

杨梦寰暗暗赞道：“气宇轩昂，生性豪放，实是天生的领袖之才，如着其人武功能跻身为当世中一流高手，成为武林中的领袖人物，或可免去武林中不少无谓纷争。”

此念一生，不觉间动了传技授艺之心。

只见邓开宇双手抱拳，接道：“纵然有些口舌之争，也不致动手相搏，咱们武林中人素为人所垢病，骂咱们江湖草莽，动不动就拔刀拼命，两位只不过为了一点口舌，难道就不能互相忍让一些么？”

那大汉突然一抱拳说道：“兄台贵姓？”

邓开宇道：“在下邓开宇。”

那大汉道：“原来是邓少堡主，在下闻名很久了。”

邓开宇道：“好说，好说。”

那灰衣人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邓少堡主纵然劝得我等这番冲突，但也无法劝得即将临头的一场惊人厮杀，唉！这一场纷乱的杀劫，真不知有多少人要死在这场恶战之中。”

邓开宇道：“满街武林人物，可都是为此而来么？”

那灰衣人道：“大概是吧！至少应该是大部分人为此而来。”

那大汉突然接口说道：“邓少堡主千里迢迢奔来，难道不是为这件事么？”

邓开宇道：“兄弟和几个朋友路过此地，遇上两位兄台动手，像这等荒僻所在，还会有什么震动武林大事不成。”

那灰衣人道：“邓少堡主当真不知道么？”

邓开宇道：“自然是当真不知。”

那灰衣人叹道：“兄弟也是闻风而来，沿途之上限见无数武林同道涌来，心中更是深信不疑了。”

邓开宇听得莫名其妙，忍不住问道：“究竟是什么事啊？”

灰衣人道：“江湖上近日内传出了一句流言，说是‘归元秘笈’重在江湖出现。”

邓开宇道：“有这等事，怎么兄弟一点也没听到呢？”

灰衣人道：“这就奇怪了，这流言散布很快，而且说明那‘归元秘笈’六年前在江湖一度出现后，就为十年前曾经力败九大门派的天下第一高手天机真人收了回去。”

杨梦寰听得心中一动，暗道：“那天机真人早已死去多时，那里又出来了个天机真人，这陶玉不知在闹的什么鬼了。”

但闻那灰衣人接道：“天机真人收回那‘归元秘笈’之后，潜心苦修，悟出大道，已具神通，进日之内要西归道山，但也不愿那‘归元秘笈’就此绝于武林，因此在这小镇之外，白茅岭下，一座纯阳道观之中，会见天下英雄，要就与会人中，选出一位资质过人的英雄，把那‘归元秘笈’传授于他。”

童淑贞只听的暗暗骂道：一派胡言！但却忍不住低声对杨梦寰道：“杨师弟，那天机真人早已羽化登仙，世间那还有天机真人，定然是陶玉出的花样了。”

杨梦寰道：“不错。”

邓开宇奇道：“江湖上不是早已传出那天机真人羽化登仙了么？”

灰衣人道：“是啊！在下心中也是疑信参半，但因此事大过诱人，虽是信了五成，也是不自觉赶来了。”

只听那店堂一角中传过来一声冷笑道：“谁说那天机真人死了？”

邓开宇转眼望去，只见一个三旬左右的大汉，劲装佩刀，双目神光奕奕，当下接道：“就是在下说的。”

那佩刀大汉道：“你可见过那天机真人尸体么？”

邓开宇呆了一呆，半晌之后才道：“这个在下倒是没有见过。”

那佩刀大汉冷冷说道：“你既没有见过，怎敢这样说他老人家已经去世。”

童淑贞霍然起身，正待接言，却被杨梦寰摇手阻止，低声说道：“不用揭穿他们，咱们索性留在这里一天，看看他们究竟在耍什么花样！”童淑贞低头一笑，缓缓坐了下去。

邓开宇道：“眼前之人，何只在下没有见过那天机真人，只怕未有一人见过。”

那佩刀大汉道：“我见过……”

一句话全场震动，惊叹声此落彼起。

邓开宇冷笑一声，正待反口相驳，那佩刀大汉已抢先接道：“今夜之后，诸位都可以看到那位前辈仙颜了。”言罢，一转身大步而去。

群豪数十道目光，一直望着那人的背影逐渐远去，消失，每个人的脸上流露出无限敬佩之意。

邓开宇大步走回座位，低声说道：“眼下之策，只有抬出杨大侠的名头，才能镇住全场。”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不用了，咱们快些用点酒饭，离开这里，找个僻静所在，掩去本来面目，瞧瞧是谁在耍这花样，那陶玉受伤甚重，决难亲来主持，主谋此事的想必另有其人。”

邓开宇道：“好！就依杨大侠之见办理。”

几人匆匆用完饭，起身而去，行到一处僻静所在。

杨梦寰道：“陶玉手下之人，大都见过了咱们这身穿着，如不改扮一下，只怕难以瞒过陶玉属下的耳目，好在今宵人数众多，咱们只要稍作掩饰就可以瞒过别人的耳目了……”目光转注到童淑贞的身上，接道：“师姊这身道装，最是引人注目，不知可否换身衣服？”

童淑贞微微一笑，道：“我身着道装，只不过是為了不忘出身昆仑之意，既有需要，自然是可改装的。”

杨梦寰道：“那很好，咱们立刻动手如何？”

沈霞琳站起身来，说道：“我和童师姊去那边林中易容。”牵起重淑贞的右手，急急奔去。

片刻之后，众人大都改扮完毕，那邓开宇扮作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杨梦寰脸上涂了一些泥土，扮作了一个车把式的样子，柳远改装成一个跑江湖的卖卜模样。

三人刚刚改扮完成，童淑贞和沈霞琳也已改扮妥当联袂而来。

童淑贞青帕勒头，很像一个闯荡江湖的女英雄。

沈霞琳改扮成一个村姑，披肩长发，梳成两条辫子。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邓兄请和霞琳走在一起，柳兄独自行动，我作童师姊的马夫，但彼此间不要相距太远，万一发生事故，也可相互救应。”

沈霞琳微微一笑道：“邓少堡主咱们先走吧！”

她心胸城府一片洁白，看那邓开宇扮的老态龙钟，竟然伸出手去，扶住了邓开宇。

邓开宇道：“这叫在下如何敢当。”

杨梦寰笑道：“既是乔装起来，那也不用计较了。”

童淑贞笑道：“杨师弟，我还要一匹马。”

柳远笑道：“在下去买它一匹。”急急奔去。

片刻之后，柳远果然牵了一匹马来。

童淑贞一跃上马，笑道：“那要委屈杨师弟了。”

杨梦寰道：“纵然是小弟真为师姊牵马，那也是应该的事。”

柳远除了牵了一匹马来入手中又多了一面小锣。

分配既定，分头向白茅岭的纯阳道观中赶去。

沿途之上，只见骏马华衣的武林人物，络绎不绝。

童淑贞改着一身劲装，更显得柳腰玉面十分娇美。

突然间一匹疾急的快马，直撞过来，冲向童淑贞，马上是三十左右的劲装大汉，口中朗朗笑道：“好标致的姑娘。”

杨梦寰正待发作，突然想到此行关系重大，如若发作山来，或将误了大事，装作不见，闪到一侧。

那大汉快马冲近童淑贞的身上时，童淑贞突然一提缰绳，避向一侧。

那大汉纵声狂笑，飞驰而去。

杨梦寰回目望去，只见童淑贞若有所思的望着夜空出神，脸上似是带着微微的笑意。

原来童淑贞这些年来苦练武功，终日里一袭道袍、自忖心中满是怨恨，人必惟淬易老，始终不敢揽镜自照，适才听到那人呼叫之声，才觉得自己青春仍在，一时间百感交集，不知是苦是乐。

杨梦寰眼看童淑贞并无发作之意，才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目光转动，只见沈霞琳和邓开宇相搀而行，柳远背着一面铜锣，走在前面丈余左右。

行约半个时辰，已到了白茅岭下。

那白茅岭只不过是一个突起土岭，紧依土岭旁边，矗立着一座道观，一块横在观前的金字匾，写着“纯阳宫”三个大字。

观门外高吊着两盏气死风灯，在夜风中不停摇摆。

两扇庙门早已大开，但却寂寞无人。

所有赶来“纯阳宫”下的观众，不下数百人之多，但却都肃立观外，无人擅自入观中。

杨梦寰心中正自奇怪，这些好奇之心素重的武林人物，何以不肯进入观中，突闻一个宏亮的声音，由那道观中传了出来，道：“天机仙师的法驾，决定于二更，月过岭脊时，在观中和诸位相见，除了讲玄门心法之外，还要答复诸位疑问，只是来人过多，如是每人都有一问，天机仙师实难尽作解答，诸位请利用此刻时光，写下自己胸中疑问，在入观之时，投入大门里面的木箱之中，由天机仙师在那木箱之中，抽出七个疑问解答，至于抽出何人的问题，那就各凭机缘了……”

语声微微一停顿后，重又接道：“诸位不要忘记在那书写疑问之后，写上自己的居处和姓名。”

杨梦寰暗中叹息一声，暗道：“这等小小的鬼计，竟然骗得过数百个与会的武林人物，想来定然是震慑于那天机老前辈的成名，灵智都受了蒙蔽……”

忽听人群之中响起了一声大喝，道：“阁下既然是可以在观中传话，我等为什么不可以进入观中瞧瞧？”

随着那喝声，一个灰衣人大步而出。

杨梦寰回目一望，正是适才饭店中遇上的灰衣人，心中暗暗赞道：这人倒不失是一位有见识，有胆气的江湖好汉。

只见灰衣人大步直向观门中冲了进去，他身后还追随着两个劲装大汉。

三人进入那大开的观门，有如投在海中的泥牛，半晌不闻声息。

守在宫外的群众，似是受到了这三人的鼓励，一时群情鼓噪，又有七八个劲装大汉，向那观门冲了进去。

只听那纯阳宫的大门内，传出来一声沉重的叹息，道：“这三位武林朋友，不守天机老前辈的法谕，自是罪有应得了。”

冲近宫门的群豪，突然停了下来。

凝目望去，只见冲入宫中的三人，缓步由大门中走了出来。

三人的行速很慢，而且双脚之上似是拖着千斤重铅，大有举步维艰之

概。

两个劲装大汉勉强走出了观门，人已不支，蓬的一跤，跌摔在地上。

哪灰衣人却双目发直，两腿僵硬，一步一跳的向前行去，但也不过行到宫前石级所在，就一跤跌摔地上。

杨梦寰心中暗骂一声：好残忍的手段。

这意外惊人的变化，使那奔近宫门的七八个劲装大汉一齐停了下来。

站在最前一个劲装大汉，伸手抓起那灰衣人，“按在鼻息之一摸，登时失声惊呼道：“死了！”

他说的声音不大，但却如骤发春雷，全场中人都起一阵惊栗的骚动。

七八个冲上石级的人，又悄无声息的退了下去。

这当儿，突见一个头梳双辮，身着布衣的村女，急急奔上了石级，扶起那灰衣人。

杨梦寰目光一瞥，已然瞧出是沈霞琳，心中暗道：要糟。只好悄然移动身躯，行近石级，准备随时出手救沈霞琳。

只见沈霞琳扶起那倒卧在石级旁侧的灰衣人，伸出纤巧的玉指，按在那人前胸之上，附耳听了一阵，突然扬起右掌，在那灰衣人背后拍了三掌。

她天性善良，眼见这灰衣人身受重伤，“气息已断，如若再不施救，那是必死无疑，竟然把自己改扮村女一事忘去，听那灰衣人心脏仍然微微的跳动，气涌喉间、知是喉间“气舍”“天鼎”两处要穴被人施展闭穴手法闭住，当下先在那灰衣人背后“命门穴”上拍了一掌，催动了他的气血、然后默运内力，推开了那灰衣人喉间“气舍”“天鼎”二穴。

只听那灰衣人长长吁了一口气，吐出了一口带有紫血的浓痰，缓缓坐了起来。

沈霞琳救了那灰衣人，立时奔向宫门，扶起了倒在宫门左侧的劲装大汉。

那两个劲装大汉，内功不及那灰衣人深厚，早已气绝而死，沈霞琳虽有疗伤之能，却无起死回生之力，发觉两人死去，只好长叹一声，缓缓退回人群。

宫前群豪，都为沈霞琳的举动震惊，所有的目光都投在她的身上。

只听人群中传出了一声深长的叹息，道：“人不可貌像，如非亲眼所见，有谁知这位布衣村姑，竟然是身负上乘武功的武林高手呢？”

沈霞琳伤感两人无故惨死，心头黯然，望了杨梦寰一眼，欲言又止、缓步走向邓开宇的身侧，举袖试泪，垂首不言。

那灰衣人得沈霞琳救治之后，立时盘坐调息，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突然挺身站了起来，目光转动，四下寻望一阵，急急奔向沈霞琳身前，抱拳一揖，说道：“多蒙姑娘相救，在下是感激不尽。”

沈霞琳低声说道：“你性命虽可保住，但从今之后，不能再练武功，不用留恋此地了，快些离去了吧。”

灰衣人说道：“在下承蒙姑娘救命，大恩不敢言报，但望姑娘能够赐告姓名，在下亦好……”

沈霞琳摇摇头，接道：“不用了，你快些去吧！”

那人望了沈霞琳一眼，回头行去，走了几步，重又回头走来，说道，“姑娘虽然不愿留名，但望能留个住址也好，在下……在下……”

他似是有着难言的苦衷，在下了半天，仍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邓开宇本待发作，但见那人满脸诚惶诚恐的样子，不似有轻薄，代为接口说道：“日后你到鄂北邓家堡去，找邓少堡主，就说找一位沈姑娘就行了。”

那灰衣人望了邓开宇一眼，转身急步而去。

经过这一惊人变化之后，果然无人敢再擅往那纯阳宫闯去。

无数群豪，都在很耐心的等待着。

天到二更，月过岭脊，已是群豪入宫的时分。

只听那纯阳宫中，鼓鸣三通，钟响九声，两个青袍道装童子，缓步走了出来，每人手中高举一盏纱灯。

但闻左首那童子高声说道：“天机仙师说法时刻已到，诸位请宫中听道。”

群豪大概是震惊于适才三个人死亡的恐怖，人群中虽然响起了一阵骚动，但谁也不敢当先而入，拥集在官门檐处，趑趄不前。

杨梦寰低声对童淑贞道：“师姊先进吧！”童淑贞点头一笑，首先踏上石级，杨梦寰施展传音之术，接道：“运功戒备，小心暗器。”紧随在童淑贞身后，向前行去。

两个道装童子高举手中纱灯带路。拥集在宫外群豪，眼看一个女流之辈首先带路，不禁激起了豪壮之气，齐齐举步向纯阳宫中行去。

进了宫门，是一个辽阔的广场。

杨梦寰四顾一眼，约略估计，这座广场至少可容纳五六。百人，看四周土质，新痕犹存，想是修筑不久。

环绕四周的围墙上，插满了火把，光辉明亮，耀如白昼。

一个木板搭成的高台中间，盘膝坐着一个银髯飘飘，面如古月的道装老人。

木台四角插着四只巨大的火炬，尺许长的火焰，照的木台上一片通明，毫发可鉴。

这些布置，显然是费了不少工夫，但除了那木台中间坐的一个道装老人之外，再无其他之人。

群豪相继拥入，也不过只占广场的一半。

大门之后，放置着一个木箱，想是要群豪放置疑问所用。

杨梦寰悄然一扯童淑贞的衣角，示意她走向台前。

借火炬的光亮，杨梦寰仔细的瞧了那扮装天机真人的道装老人一眼，心中暗道：此人不知是何许人物，仪表不凡。

这时两个高举纱灯的道童，已然绕到木台之上，分站在两面台角之上。

近两百武林豪众，站在台下，但却一片肃然，鸦雀无声。

足足等了有半炷香的工夫，盘坐台中的白髯道装老人，才缓缓启开双目，环视了台下一眼，说道：“诸位今夜在此地和贫道会面，都算是和我玄门中有缘之人。”

杨梦寰暗暗骂道：“装模作样。”

台下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但却迅速的静止了下来。

童淑贞突然施展传音之术，低声对杨梦寰道：“杨师弟，这人作威作福，冒读那天机真人的仙威，咱们可要出手惩治他一番，拆穿他们的把戏。”

杨梦寰也施展传音之术答道：“不要慌，先看看他们闹的什么把戏再说。”

只见那天机真人一皱眉，喇的一声抽出背上长剑，右手一抖，投向身后，一道白芒破空而上。

杨梦寰目光微抬，看那投入空中的长剑直飞入台后一棵大树上，被浓密的枝叶掩去不见，心中暗道：这一段距离大约有三丈左右，此人的腕力不弱。

心念转动之间，突听一声惨叫传了过来，一阵血雨飞溅中，落下来一颗人头。

只听那木台上端坐的天机真人合掌当胸，说道：“无量寿佛！善哉，善哉！”

余音未绝，一个没有人头的尸体紧随着落了下来，蓬然一声，摔在地上。

这又是震动人心的大变，群豪大都被这意外惊人的变化，惊的呆在当地，念头还未转过，瞥见木台上端坐的天机真人右手一伸，按住了那大树上落下来的一支长剑，还入了剑鞘之中。

杨梦寰暗中留神查看，那剑势的来去情形，似是有人隐身在大树之上，接住了那假冒天机真人投上去的长剑，杀了一个人后，又把长剑投了下来。

可是像杨梦寰这般高手，全场中有得几个？大都为那天机真人投剑出手，杀了一个人重又飞回的情势震惊不已。

静肃的场中，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叫道：“啊！驭剑术！”

这呼声并不太大，但听在群豪耳中，有如石破天惊。

全场中响起了一阵耳语，道：“不错，驭剑术！”

杨梦寰转头望去，只见那领先呼叫之人，全身黑衣，背插单刀，年约三旬左右，双目中神光充沛，分明是一个内外兼修的高手。

耳际间传过来童淑贞传音之声，道：“杨师弟，这不是驭剑术，咱们要不要揭穿它。”

杨梦寰身子微微一侧，也施展传音之术答道：“不要慌，咱们瞧下去，他们究竟在闹什么鬼！”到你。”

沈霞琳还在犹豫，耳际中却听到了杨梦寰传音之声，道：“不用害怕，上去瞧瞧他耍什么花样。”

天机真人见沈霞琳迟迟不上木台，突然一沉脸色，道：“机缘千载难逢，错过了遗恨终身，还不快些上来么？”

沈霞琳听得杨梦寰传音相告，胆于突然一壮，大步直向木台上行去。

她虽是改作了村女装束，但布裙荆钗，却无法掩去天姿国色，高燃火炬下，更见得美丽绝伦。

天机真人哈哈一笑，举手对沈霞琳一招，说道：“过来。”

沈霞琳眨动了一下大眼睛，缓缓说道：“干什么？”

天机真人似是未料到她会有此一问，一时间倒不知该如何答复的好，沉吟一阵，说道：“本仙师要看看你的骨骼如何！”

沈霞琳这些年江湖经验，长了不少见识，看他双目中一片贪婪之色，心中暗道：这那里像个有道之人。

心中忖想，人却举步走了过去，说道：“仁什么事啊！”

这时场中的群豪有一半都瞧出情形不对，那天机真人是何等有道之人，怎会垂涎欲滴的望着一个村女。

火炬下，只有那嬉皮笑脸的天机真人突然一整脸色，冷冷说道：“转过

身去。”

要知那天机真人大败武林十余顶尖高手之事，一直流为江湖美谈，人人由心底对他敬仰有加，因为心目中一点敬仰过重，使大部份群豪失去了判事之能。

沈霞琳怔了一怔，缓缓转过身子，面对群豪而立。

杨梦寰心中大急，忖道：琳妹妹心地纯洁，向无防人之心，实不该让她登台涉险，急施传音之术，说道：“快些运功戒备，不要中了他的暗算诡计。”

只听天机真人长长叹息一声，道：“贫道素不喜出手杀人，这数十年来潜修，更是早已戒绝杀根，想不到今天开了杀戒……”

他脸上流现出无限黯然惋惜之情，接道：“但贫道生平最恨的就是隐身在暗中偷听偷看的人，如不施以惩罚，江湖上只怕要宵小横行，暗无天日了。”

杨梦寰心中暗暗骂道：“好一片假仁假义的说词。”

但见那天机真人缓缓站起来，回顾了分立木台两侧的道装童子，道：“把他尸体收起，好好的埋葬起来。”

两人道装童子答应一声，下台而去。

那天机真人缓步走到木台旁侧，说道：“诸位今天能到这纯阳宫来，都是和贫道有缘之人。”

场中群豪大部震惊于那天机真人的威名，看他投剑杀人的手法，更是深信不疑，齐齐躬身作礼。

天机真人目光缓缓移注沈霞琳的身上，举手，招，道：“这位姑娘请上台来。”

沈霞琳怔了一怔，望了邓开宇一眼，茫然不知所措。

原来她站的位置，无法见到木台后面情形，看那老道人举剑一掷，杀了一个人后，重又飞回手中，心中大是惊骇，暗道：这人武功真好，纵是兰姊姊也难及他……

心中念头转动之际，那道人突然举手相招，要她上台，心中怎不惊慌不安。

邓开宇轻轻咳了一声，道：“小女年幼无知，又是从小就在乡村之中长大，未曾见过世面，冲撞了仙师，如何是好？”

天机真人道：“不妨事，令媛仙根深厚，这是贫道遍找不遇的上选资质……”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姑娘请上台吧！贫道决不会伤害

沈霞琳心中还感茫然无措，听得了杨梦寰传音警告之言，忍不住微微一笑，暗中提聚真气，准备应变。

她虽着村女之装，但却掩不住那天姿国色，这一笑更是如花盛放，只看的台下群豪微微一呆。

天机真人突然向前欺进一步，高高举起右手，说道：“姑娘仙缘深厚，和贫道有着师徒之分，贫道要收你为我们卜传我武功，继我道统，不知你愿是不愿？”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除了沈霞琳外，只有靠在前面几个人听得清楚。

沈霞琳一时之间想不出适当措词回答，只好默然个语。

天机真人不闻她讲话之声，高高举起的右手，不敢轻易拍下。

原来这冒牌天机真人，已瞧出沈霞琳心中动疑，暗中运气戒备，生恐

自己一击不中，露了马脚，是以也不敢轻易出手，希望沈霞琳在答话之时，分了心神，借机拍下掌势。

这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天机真人高高举着右手，不肯放下，只瞧的台下群豪茫然不解。

双方相持也一盞热茶工夫，天机真人顶门上已然出了汗水，说道：“姑娘是否愿为贫道门下，伙请决定，如是不愿，贫道决不强人所难，”

这几句话，声音说的很高，全场中人大部都已听到

原来他瞧出场中群豪，大部动了怀疑之心，希望藉这几句话的力鼓，平息群豪心中之疑。

杨梦寰唯恐沈霞琳失言答应，又施传音之术，说迫：“不要理他，由左面走下台来，注意他情急施袭，要谨慎戒备，只要觉出有异，就反掌还击。”

沈霞琳正想开口，听得杨梦寰嘱咐之言，急把欲出口之言，重又咽了下去，转向左面，缓缓向前行去。

天机真人眼看沈霞琳将要走下台去，心中大感焦急，忍不住大声喝道：“站住！”

杨梦寰见那冒牌天机真人已自乱了章法，只要再设法气他一气，不用自己揭穿，亦将自露马脚，当下又施传音之术，说道：“快步走下台来。”

沈霞琳掌蓄内劲，随时准备反击，那知竟然不见天机真人的掌力拍来。

心中在想，人已下了木台。

杨梦寰心中忖思道：查不出原因，也该早些下来了把！

哪知事情的变化，又出了意外。

只听天机真人长叹一声，高声说道：“诸位稍安毋躁，不要因为一个女子，扰乱了向道之心，那女子既不肯拜在贫道门下，那也是天意如此，与贫道无缘。”

群豪听他语涉正题，果然又静了下来。

天机真人目光在台下打转，似是在搜查沈霞琳落足之处，口中却接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我玄门中的弟子，虽然不似佛门中弟子有很多限制，但心安求静，澄清明智，扫净灵台，实为先决的要件。”

群豪听他突然间讲起道来，立时凝神静听。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那里是在讲道，简直是在背书！大概他们下面早已备好有一篇说词，看来已是黔驴技穷，下面没有什么看的了，不如早些挑了他们场子，也好赶路。

心念一转，大步直登上木台。

天机真人已为沈霞琳美色所动，眼看她下了台去，在人群一钻，消失不见，心中实在不甘，目光一直在人群之中搜望。

眼看一个布衣布裤的男人走了上来，不禁大怒道：“你上来做什么？”

杨梦寰装作一付诚恐诚恐的样子，一抱拳说道：“在下……在下想请教仙师一些疑问。”

天机真人道：“讲道期间，不许打扰，快给我滚下台去。”

杨梦寰一整脸色，冷冷说道：“仙师乃得道之人，怎么出口就要伤人呢？”

这一问，只听台下群豪哄然一声，大笑起来。

这时纵然是世间最蠢笨的人，也发觉这天机真人有了问题。

天机真人心中怒火冲起，厉声喝道：“你冒犯本仙师，那是死有余辜

了。”

杨梦寰道：“在下一介凡夫，生死不足为惜，仙师数百年道行，死了不觉着太可惜么？”

木台下又响起一片杂乱的大笑声。

天机真人似亦警觉不对，脸色一整，道：“你是谁？”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在下只不过一个无名小卒，不敢劳仙师动问。”

天机真人眉宇间泛现出一片杀机，似要发作，但他又突然忍了下去，缓缓闭上双目，合掌说道：“无量寿佛！施主气度不凡，这身衣着，想是有意改装的了！”

杨梦寰心中早已盘算好，要用言语激怒这冒牌的天机真人，使他自露马脚，出尽丑态，使他章法自乱，并无和他动手之心，那知这位飞扬浮躁的天机真人，竟突然变的沉静起来。

这意外的变化，使杨梦寰警觉到在这木台附近，暗中还隐藏着一位极厉害的人物，操纵着这冒牌天机真人的举动，使他深自警惕。

台下群豪眼看天机真人静了下来，那嘲笑之声也随着静止下来。

杨梦寰冷笑一声，目光转动，不停在天机真人身外四周寻望，希望能找出一点蛛丝马迹，当场揭穿真相，然后离去。

只见天机真人缓缓睁开了微闭的双目，笑道：“阁下可是姓杨么？”

杨梦寰吃了一惊，暗道：“奇怪呀！他如何知我姓杨呢？”

天机真人不待杨梦寰回答，接口说道：“你叫杨梦寰？”

杨梦寰三个字出口之后，木台下立时起了一阵剧烈的骚动，喧哗叹息交织一片。

只听天机真人说道：“贫道猜对了么？”

杨梦寰被他呼出姓名，心下好生为难，如若承认下来，就得真枪真刀和这冒牌天机真人拼个胜存弱亡，正感为难之间，突又听天机真人厉声质问，灵机一动，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天机真人怒道：“你究竟是不是杨梦寰？”

杨梦寰心中暗道：那暗中主持之人，只告诉他我可能是杨梦寰，要他使诈逼问于我，但此人生性躁急，问了两句，就露出了马脚，也不答话，仍然大笑不止。

他这一笑，不但把那天机真人笑的茫然无措，连台下群豪也被他笑的迷迷糊糊，无所适从。

只听天机真人怒喝一声，长剑出鞘，横里挥出，向杨梦寰拦腰斩去。

杨梦寰就是想要触怒于他，使他出手，当下随着剑势疾快的打了一个转身，闪避开去。

他借身躯转动，掩去了佳妙的身法，看上去似是手忙脚乱的险险避开一剑。

那冒牌天机真人，眼看杨梦寰闪避剑势的身法，手忙脚乱，当下冷笑一声，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贫道虽无杀人之心，但容不得你这般放肆，我在三剑之内，斩去你一条右臂，略施薄惩。”

杨梦寰双手一阵乱摇，道：“仙师且慢动手，在下有几句话说。”

天机真人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杨梦寰有心使他出丑，让他自露马脚，当下装出一付惊恐之色，说道：“仙师武功高强，威名传诵数十年，在下自知非敌。”

天机真人道：“你既自知不敌，还敢这般放肆，岂不是自讨苦吃？”

杨梦寰道：“只因在下想到仙师有道高人，竟然戏侮一个无识村女，一时间看不过去才冲上台来，如今祸已闯出来了，悔亦无及，仙师三剑之内，斩断了在下的手臂，那也只怪我自讨苦吃，自不能怨天尤人，如是在下侥幸未被斩去手臂，不知仙师要何以自处？”

天机真人怒道：“贫道剑不轻挥，挥必伤人，斩去你一条手臂，岂不是轻而易举！”

杨梦寰放声大笑，道：“在下虽是无名小卒，可也是言而有信，仙师斩去我一条手臂，那是我活该倒霉，如是在下侥幸躲过仙师三剑，仙师就不肯赌上一赌么？”

天机真人虽然感觉有些不对，但因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些下不了台，心中又牢牢记着适才让避剑招的拙笨身法，略一沉吟，道：“你如能避开我三剑，我就自断一根手指。”

杨梦寰笑道：“一根手指换上一条手臂，未免太便宜了，这样吧！在下也不用仙师自断手指，我如能避开三剑，你就面对台下群众，说出这真实姓名如何？……”

天机真人道：“好……”好字出口，警觉不对，长剑一挥，疾向杨梦寰右臂斩去。

杨梦寰故意身躯摇颤，险险把一剑避开，口中却笑道：“第一剑。”

天机真人怒喝一声，长剑挥动，连劈两剑。

杨梦寰施展上乘轻功，暗含风摆枯荷的身法，摇摇摆摆的避开了两剑，道：“在下侥幸避开了三剑了。”

天机真人不再答话，长剑一阵急刺，猛攻过去。

这时，木台下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喝，道，“咱们来听天机真人讲道，这小子却来捣乱，先把他宰了再说。”

喝声中，直向木台冲去。

童淑贞目光一转，石那一身黑衣，仗剑奔行，立时一个侧身，拦住去路。道：“站住，你也是一丘之貉。”

那大汉怒喝一声挥剑直刺过去。

童淑贞冷笑一声，长剑推出，推开剑势，随着一剑直刺入大汉前胸。剑锋直透背后，鲜血四下溅飞。

她心中满怀激愤怨恨，出手毒辣，真是天机真人创遗的剑招。

童淑贞一剑得手，横剑大声喝道：“天机仙师是何等崇高之人，岂是那等轻浮无识的模样，仙师早已在十余年前坐化，这老道是假天机真人之名，实则别有所图，诸位千万不能受他蒙骗。”

群雄回想那天机真人适才的举动，果是感到其中大有疑问。

柳远混在人群之中，眼看时机已熟，高声应道：“那位姑娘说的不错，咱们都受了欺骗。”

邓开宇打铁趁热，高声接道：“咱们把这老道揪下来，问问受谁之命而来？”

台下群豪轰然应道：“咱们应该把他抓下来，问个明白才是。”

那冒牌天机真人眼看群起而攻，不禁心中害怕，苦心布置，落得一场空欢喜，顾不得大局后果，逃命要紧，虚幌一剑，转身就跑。

杨梦寰那里容得他走开，身子一侧，疾欺而上。

这时，台下已有四五人劲装带兵刃的大汉冲了上来。

杨梦寰个愿居功，暗运天罡指，遥遥点出。

那冒牌天机真人正奔行间，突觉后腿窝边一阵疼痛，身子重量顿大，踉跄一跤，跌摔地上。

群豪经此一来，全都觉醒，纷纷奔上木台，团团把那冒牌天机真人围了起来。

杨梦寰默查大势已定，陶玉伤势极重，纵然有医伤灵丹，也难在极短时间内复元，宫中布置之人难犯众怒，决然不敢出面，趁局势混乱中，带着沈霞琳、童淑贞、邓开宇、柳远等悄然而去，离开了纯阳宫。

几人一起疾走，奔出了四五里，邓开宇扯下脸上的假髯，笑道：“杨大侠戏耍那冒牌大机真人一事，真是大快人心，可怜那陶玉一番苦心布置，竟被咱们在不足一个时辰时光闹得天翻地覆，前功尽弃。”言罢大笑不已。

杨梦寰却一皱眉头，道：“陶玉能想出这种方法，足证其手段的恶毒，无所不用其极，如非是咱们赶巧碰上，今宵数百英雄好汉都将为陶玉收罗，似此等伎俩，只怕不只在一时一地演出。”

童淑贞道：“依我之意，咱们应该趁群豪了然受骗之后，一股激忿之气，应该借机搜那隐身在身后之人，师弟却坚持要走。”

杨梦寰叹息一声，道：“那些人都不过是陶玉的徒弟，杀人无补大局。”

童淑贞道：“纵非陶玉亲在纯阳宫中主持，那幕后主持人，身份决然不低，咱们如能搜出生擒于他，或可逼他说出那陶玉全盘计划，那时咱们也可早订对策了。”

杨梦寰道：“那真正幕后主脑，隐身在木台大树之上，我避开那冒牌天机真人第一剑，他已瞧出不对，早已逸走了。”

童淑贞道：“可惜，可惜，你怎不追赶呢？”

杨梦寰道：“当时我正戏耍那冒牌天机真人，同时也不愿亮出真实功夫，只好让他逃走了。”

邓开宇笑道：“虽然让那幕后主脑人物逃走，但这打击对那陶玉而言，也是够大的了，当着数百江湖豪客之面、揭穿了陶玉这次阴谋，传言会极快的轰动江湖，陶玉日后类此的阴谋鬼计，就难以再施展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但待杨大侠赶到我们邓家堡后，召集天下仁人侠士，以堂堂正正之师，再和那陶玉一决死战，清妖气，扶正义，挽武林于狂澜之中。”

杨梦寰叹道：“在下亦只能尽力而为，目下咱们只不过和陶玉小作接触，还难看出他真正实力，其人心机深沉，如是毫无把握，决不会轻举妄动，其实在这初度相接之中，如非那赵小蝶插手相助，咱们早已为陶玉所杀了。”

邓开宇细想经过之情，确实不错，若不是那多情仙子出手，别说沈霞琳了，在场之人几乎是无一能够逃得性命……。

但这杨梦寰又是唯一可抗拒陶玉的人物，如若他先无信心，对大局影响至巨，正要想说几句劝慰之言，却听童淑贞抢先说道：“杨师弟不用自责，那陶玉在暗中，你在明处，先已吃了大亏，自然不是他的敌手了。”

沈霞琳道：“陶玉不是寰哥哥的敌手，他们两人打架时，我一直在旁侧观看……”

童淑贞道：“哼！对付这种万恶之徒，你为什么还要客气？”

沈霞琳叹道：“寰哥哥不让我出手相助，我如出手帮他，他一定会很生

气！……”

她嫣然一笑，道：“不过，最后仍是寰哥哥胜了，那陶玉被寰哥哥一掌震得口吐鲜血。”

童淑贞道：“杨师弟，你既然重伤了那陶玉，为什么不乘胜把他击毙呢？”

杨梦寰苦笑一声，道：“那时我已有心无力了。”

沈霞琳道：“寰哥哥和陶玉硬拼掌力，陶玉虽然受了重伤，但寰哥哥也受了伤！”

她轻轻叹息一声，接道：“不过陶玉伤得很重，如若那时寰哥哥让我出手，我一定可以把陶玉伤在剑下。”

童淑贞连连叹道：“可惜，如若那时我也在场，决不会让陶玉逃去。”

杨梦寰叹息一声，道：“童师妹如在场杀陶玉或有希望，不过那陶玉的武功，确然已得归元秘笈上的神髓，下次再遇上他，我能否是他的敌手，那就难以预料了……”

邓开宇道：“在下有一事不解，请教杨大侠。”

杨梦寰道：“邓兄有何见教？尽管请说。”

邓开宇道：“武功一道，循序渐进，陶玉此刻既非杨大侠之敌，难道极短促的时光中，就可以胜过杨大侠？”

杨梦寰道：“此乃常理而言。”

邓开宇道：“难道那陶玉的武功进境大异常情不成么？”

杨梦寰点点头道：“他精研归元秘笈，已然熟记于胸，每经过一次恶战之后，武功即有一次大进，何况我胜他只是内力上强他一筹，如以武功招术变化而论，我已远非他的敌手了。”

邓开宇道：“原来如此。”

杨梦寰仰脸长吁了一口气，肃然说道：“咱们杀那陶玉的机会，将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少，一年之内如无法置他死地，咱们恐怕很难再有杀他的机会了。”

童淑贞接口说道：“杨师弟言所有宗，必然是根据陶玉的武功进境计算，但如咱们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情势自然又大不相同了。”

杨梦寰心知此刻的童淑贞，每日每时都在想着杀死陶玉之策，也许有了良策，当下说道：“请教师姊。”

童淑贞道：“为对付那等万恶不赦之人，我也不能隐技自密了，在天机真人那遗留的剑谱之上，有一套合搏剑法，叫做天索剑阵，专门用来对付武功高强之人所用，这剑阵施展开后，有如绕身之索，极是不易摆脱……”

目光转注到邓开宇身上，接道：“到得邓家堡后，还望邓少堡主劳神选出几个武功高强，才慧品格较高的人……”

邓开宇道：“这个不难，不知姑娘要选几人？”

童淑贞道：“最好能选出九个，如是人才难得，五个也勉强可用。”

邓开宇道：“兄弟尽力而为，如是邓家堡中找不出，在下另行代姑娘物色就是。”

杨梦寰道：“如若陶玉武功精进，师姊这天索剑阵有把握能困得住他么？”

童淑贞道：“我不知那归元秘笈上记载的什么武功，但就天机真人遗下的剑谱而言，不论武功如何高强，也不容易摆脱天索剑阵。”

杨梦寰道：“好！咱们到了邓家堡，师妹不妨详细把剑阵给我解说一遍，我虽然不敢断言胜败，但大致上总可以看出个结果出来。”

几人一路行去，再无事故，晓行夜宿，赶往鄂南。

一日中午时分，便到了邓家堡。

杨梦寰抬头看去，只见一道三丈高低的砖石砌成的坚固高墙，横拦去路，一道一丈四五尺宽的护城河积满了水。

邓开宇望着高城，仰脸一声长啸。

啸如龙吟，直冲霄汉。

那寂然的高城顶上，突然探出两颗人头，向下望了一阵，缓缓放下了一座吊桥。

杨梦寰心中十分奇怪，暗道：平常之日，何用这等如临大敌的森严戒备。

随着那放下的吊桥，奔过来四个黑衫黑裤，白布裹腿的大汉，每人怀中都抱着一把雁翎刀。

这四人行近邓开宇七八尺左右时，突然一屈左膝，刀尖触地，齐声说道：“恭迎堡主。”

邓开宇道：“你们起来……”目光盯注在四人脸上，欲言又止。

那四人最左一个垂首说道：“咱们堡中出了事情！”

邓开宇心头一震，道：“老堡主安好么？”

那大汉道：“老堡主和夫人都很好，但堡中有几位武林同道却都受了重伤，老堡主为此气恼，已然三日没有见客。”

邓开宇道：“可有人死亡？”

那大汉道：“幸还无人死亡，只是两个重伤的武林同道，恐将要落下残废之身。”

邓开宇心中虽然焦急，但却强自保持着外形的镇静，回目对杨梦寰道：“杨大侠，请入堡中吧！”

童淑贞望了那四个大汉一眼，道：“贵堡中不幸，距此有好久了？”

那大汉道：“三日之前。”

童淑贞低声问邓开宇道：“咱们就算未因那冒牌天机真人耽误，也是难以赶得回来。”

邓开宇长揖说道：“诸位连日跋涉风尘，快请入堡中好好休息一下。”

杨梦寰心知他急欲要见父母，当下举步登桥。

群豪鱼贯行过吊桥，那吊桥立刻收了起来。

杨梦寰登上城堡，向下望去，只见房屋绵连，恐将在千户人家以上。

邓开宇气度恢宏，虽然心中是焦急如焚，但表面上仍然是保持着镇静之色，指着那绵连房屋，说道：“此村名虽叫邓家堡，但村中住户却不是全都姓邓，数十年前，世局纷乱，遍地盗匪，家父曾为本村连退了数次盗匪，故而极受村人爱戴，易名邓家堡，只不过是意存报答。”

杨梦寰道：“原来如此，邓兄两代侠人，兄弟失敬了。”

邓开宇轻轻叹息一声接道：“邓家堡经家父一番苦心经营，成了今日规模，虽处乱世，盗匪却也不敢轻犯……”

第八回 邓家堡

众人谈话之间，到了一座高大的宅院面前。

邓开宇道：“这就是寒舍了，诸位请在院外稍待片刻，在下去请家父亲自出来迎接。”

杨梦寰道：“如何敢劳动邓老前辈亲自迎接，咱们直走进去就是。”

邓开宇还想阻拦，但已是无法，杨梦寰等人已直入府中。

邓宅这广大的宅院中，似是毫无布置，杨梦寰一口气直入数丈，仍是不见有人答话，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难道这样大的宅院连个守门人都没有么？

回头望去，只见邓开宇脸上也泛现出奇怪之色，心知此情不妙，陡然停下了脚步。

邓开宇大步行到前面，高声说道：“有人在么？”

他一连呼喝了数声，才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答道：“回来的可是少堡主么？”

邓开宇高声道：“不错。”

那苍老的声音道：“少堡主不要再向前移动，老朽即刻出现相见。”

沈霞琳突然插口说道：“为什么不让我们向前走了？”

邓开宇道：“详细情形我也不知，待那邓忠来了再说。”

片刻之后，突闻门声一响，不远处一座厢房的木门忽的大开。

一个花白胡子的老缓步走了过来，欠身一礼，道：“果然是少堡主回来了。”

邓开宇一皱眉头，道：“邓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邓忠道：“这是老堡主一位朋友的计划，但到此刻为止，老奴还未看到他的作用。”

邓开宇道：“他可是交代了不许擅自行动么？”

邓忠点点头道：“行走之间都要有一定的路线，不可擅自订动，或擅取什么应用之物。”

邓开宇道：“为什么？”

邓忠道：“这个老奴就不知道了。”

童淑贞四顾了一眼，道：“他定是在各种物体上涂上了奇毒。”

邓忠摇摇头，道：“这个，见过我家堡主之后，你们再问他不迟……”

目光凝注在邓开宇的身上，道：“者奴要走前一步，替诸位带路了。”

杨梦寰心知这邓忠乃忠于邓家的老仆，有很多话不便出口，当下也不再多问，随着邓忠身后，向前行去。

只听邓忠说道：“少堡主，请随在老奴的脚步后面，最好能依照着老奴的脚印痕迹而行。”

邓开宇应了一声，果然随在邓忠后面的脚印而行。

杨梦寰、童淑贞、沈霞琳等鱼贯随行在邓开宇的身后。

穿过了几重庭院，直入后园中。

杨梦寰一路上暗中留心着各种物品之上，也是瞧不出丝毫涂有毒物的痕迹，心中暗自奇怪，忖道：在室中各物上涂了奇毒，并非什么难事，如果要事后除去各种物上之毒，那就大费周折了。

忖思之间，行到了一座假山前面。

只见邓忠伸出右手，在假山上一块悬凸的石头上面一推，一阵轻微的震动，石壁间陡然裂陷出一座门来。

邓忠回身说道：“少堡主请进吧！老奴还得到前院去守住门户。”转过身子，缓步而去。

邓开宇欠身道：“杨大侠请。”

杨梦寰道：“还是少堡主先请。”

邓开宇道：“好，兄弟走前一步带路，”当先向前行去。

石门内，是一条可容两人并肩而行的石道，直向假山下面行去。

每隔上丈许左右，就有着两个身佩兵刃大汉，分立在两侧。

这些人见到邓开宇，个个欠身作礼，神态间十分敬重。

行约六七丈远，到了一座广大的地窖中。

那地窖大约有两三丈方圆大小，几支高燃的火烛，照的一片通明。

一个青衫白髯的老人，端坐在正中一座木案后面，在他旁侧站个儒衫儒巾的中年文士。

邓开宇带着杨梦寰等进入厅中，恭恭敬敬的对那老人低言数语，退到杨梦寰身侧，那老人起身迎了过来，邓开宇指那青衫老人，对杨梦寰道：“这是家父……”转眼望着杨梦寰，接道：“这就是水月山庄的杨大侠。”

杨梦寰一抱拳，道：“邓老前辈。”

那青衫老人急急还礼说道：“不敢当，杨大侠望重武林，今日能得一见，足慰渴念，大驾肯在临敝堡，真是蓬革生辉。”

杨梦寰道：“老前辈夸奖了。”

青衫老人道：“老朽向来是轻不赞人，对你杨大侠却是由衷的敬佩，老朽不只是敬佩你杨大侠的武功，还有那一份高洁的节操。”

杨梦寰笑道：“那是武林诸位前辈的抬爱，杨某是自觉惭愧的很。”

青衫老人一面肃容入座，一面说道：“老朽草字固疆，唉！人如其名，老朽一生中只知固守于邓家堡中，从未存有过染指他处之心，是以很少和武林同道往来……”

忽然放声大笑了一阵，道：“老妻常责我没有出息，说男儿志在四方，我却只知固守乡园，因此她把小儿取名开宇，果然名如其人，和父行大相径庭，喜爱江湖朋友，邓家堡也就逐渐和武林朋友有了来往了。”

杨梦寰道：“开宇兄气概豪迈，正是武林中领袖人才，在下虽和他相交不久，但对开宇兄的英雄气度，却是深为敬服。”

邓固疆笑道：“杨大侠捧他了……”目光一转，望着那中年儒士，道：“我要为杨大侠引见一位朋友，这次老朽一家人能逃过此次大劫，就是仗这位老友相助之力……”

杨梦寰看那中年儒士，虽然脸上带着笑容，但却掩饰不了那一股冷做之色。

他为人自谦，名气愈大，人也愈是谦虚，急急抱拳一礼，道：“在下杨梦寰。”

这一来那中年儒士反觉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急急抱拳还了一礼，道：“在下宫天健。”

邓固疆接道：“说他姓名，杨大侠也许不知，如果提起他的绰号，杨大侠也许听过。”

杨梦寰一拱手道：“请教！”

宫天健微微一笑，却不答话。

邓固疆道：“他是不好自诩，还是老朽代说了吧！杨大侠可曾听说过造化书生的名字么？”

杨梦寰略一沉吟，道：“听到家岳谈过……”

宫天健接道：“可是那海天一叟李沧澜么？”

杨梦寰道：“不错，宫老前辈可是和家岳相识？”

宫天健道：“彼此闻名，却是缘悭一面，不过与昔年天龙帮中黄旗坛主王寒湘，倒是友谊很深。”

杨梦寰对宫天健虽不清楚，但对那王寒湘之能却是清楚的很，乃昔年天龙帮五旗坛主之冠，此人既是王寒湘好友，自然非泛泛之辈，当下说道：“宫老前辈，还和那王寒湘有往来么？”

自从天龙帮瓦解之后，天龙帮中的红、黄、蓝、白、黑五旗坛主，死了红旗主齐元同，黑旗坛主崔交奇，那黄、蓝、白三旗坛主，却是走的下落不明。

只听宫天健长叹一声，道：“其人心如蛇蝎，和我攀交了三十年，用心却是在谋我之命……”

邓固疆哈哈一笑，接道：“似宫老弟这等人才，如非机缘巧合，怎会和老朽交上朋友！”

宫天健道：“大哥对小弟恩同再造，小弟纵然是一生为牛为马，也是报不尽大哥之恩，此言叫我如何当受得起！”

邓固疆哈哈一笑，道：“杨大侠可知知闻这一段江湖秘密恩仇的经过么？”

杨梦寰道：“晚辈洗耳恭听。”

邓固疆笑道：“好，官兄弟，你讲吧！如是不便出口之处，老哥哥我代你说就是。”

宫天健回顾了杨梦寰等一眼，道：“此事源远流长，说起来应该由三十年前开始。”

“那时，我和王寒湘同赴滇南哀牢山中，寻找一种奇蛇，无意相遇，攀谈结交，彼此敬服，结为知己，结伴同行在哀牢山中。

“我们在那群峰连绵的大山中，行了一月之久，终于找到了一条我们同寻的奇蛇……”

杨梦寰心中暗自奇道：岳父曾经告诉过我，王寒湘那蛇行八卦掌，由来就是壁面蛇行中研习而得，这两人合力去寻一条奇蛇，只怕也是和武功有关。正当出口询问，那邓开宇却抢先问道：“宫叔叔寻那奇蛇，可是和武功有关么？”

宫天健摇摇头，道：“无关，我和王寒湘要寻的那条奇蛇，是为了配一种药物。”

邓开宇道：“什么药物？”

宫天健微微一笑，避过话题，接道：“当时我们同心合力的打死了一条奇蛇，以我之意，把那奇蛇斩作两段，各取其一，但王寒湘却慷慨相赠，要把那一条极少见到的奇蛇全部送我。”

“我当时又惊又喜，半晌讲不出话，只因那种奇蛇极是难寻，在大山中走上十年、八年也难遇上一条，王寒湘竟然把这一条奇蛇相赠，岂不是太过奇怪了么？”他顿了一顿，又道：“正当我心中怀疑之时，那王寒湘突然要

告别而去，我心中感激莫名，就和他订下了后会之约，我们再会之期，订在次年秋凉之后七八月间，那时我用心自私，估计还有一年的时光，我炉火早熄，灵丹已成，纵然王寒湘找上门来，我也不怕他下……。”

邓开宇道：“那王寒湘可曾如约去找你了么？”

宫天健道：“自然去了，他不但如约而去，且还早到了两个时辰，而且很耐心的在那里等我。”

邓开宇道：“这么说起来，那王寒湘是位很守信约的人了？”

宫天健道：“大智若愚，大好似忠，如不是那王寒湘这般的守信，我也不会遭他的暗算了。”

他长长叹息一声接了下去道：“我心中原来对他就有一份歉疚，又看他如此守信守约，心中更是感激，当时就邀约他到丹室中去盘桓几日……”

邓开宇道：“不错呀！试试看他是否会动偷觑你灵丹之心。”

宫天健道：“当时我也是这般用心，我故意使丹炉火焰不息，而且把炼成的灵丹取出两粒，放置于丹炉之中，和他在丹室中相对而坐，促膝畅谈那灵丹的妙用……”

邓开宇道：“他可曾动过心么？”

宫天健摇摇头道：“他不但没有动心，而且连一句话也不多问，只见他面带微笑的听我讲述那灵丹妙用。”

杨梦寰忍不住插口问道：“你们在丹室谈了多久？”

宫天健道：“半日一夜。”

杨梦寰道：“难道那王寒湘一句话也没有讲过么？”

宫天健道：“讲是讲过了，但他只是讲些不相干的话，从未一句涉及灵丹。”

杨梦寰道：“这就是了，大好巨恶，常常有着人所难及的定力。”

宫天健接道：“我们在丹室中盘桓了一日夜之久，他从未流现过偷觑灵丹之意，于是我减去了戒备之心，而且还把他视为难得的知己。

“王寒湘在我居住之处盘桓了三日之后，突然提出告别，我虽苦苦劝留，但他去意甚坚，竟是留他不住。

“我用奇蛇合了四十九种药物，共炼九粒丹丸，王寒湘临去之际，我取出了六粒灵丹相赠。”

邓开宇又忍不住插口问道：“他可会受了灵丹。”

宫天健道：“当时他坚持不受，后来我以绝交相逼，他才答应了下來，取了三粒灵丹而去。”

杨梦寰道：“此后你们可曾会过面？”

宫天健道：“大约过了三年，王寒湘又突来相访，在我居住之处，留居了三个月，三个月内我们互相切磋武功，研讨谋略，彼此相谈甚欢，互相引为知己。”

邓开宇道：“即是如此，他又为什么要谋害宫叔父呢？”

宫天健道：“此后我们经常来往，但每次都是他找上我的居住之处，那时我因为迷恋于一种武学歧途之上，孜孜求成，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对于江湖上的变迁大事，亦是毫无所知。”

“有一天王寒湘又来走访，忽然和我谈起了天龙帮的事，言语之间，大有引我入帮之意，但却被我一口回绝……”

邓开宇接道：“那王寒湘可有慍之色么？”

宫天健道：“没有，王寒湘遭我回绝之后，仍是神色不变，从此绝口不再提天龙帮之事，盘桓三月后，告别而去。”他顿了一顿，又道：“大约又过了两三年吧，忽然接到王寒湘遣人送来的一封快信，邀我到峨嵋山去一晤，信中说他又遇到一条奇蛇，他因为要守住那条奇蛇，不便离开，要我兼程赶去，我接信这后，立时兼程赶往，王寒湘果然在一处奇峰之下等候，他替我解说那奇蛇出没时间，正当我听得悠然神往之际，他却乘我不备，一掌击在我后背‘命门’要穴之上，我虽然中了一掌，受创甚剧，但以当时情形而论，尚有反击之能，但我默察情势，王寒湘似是已经早在那山谷四周埋伏下了人手，他大概自知武功难以是我之敌，怕我拼死反击，是以早有戒备……”他说至此处，叹息一声，继道：“我当时神志未乱，略一分析眼下情势，就装作重伤不支，倒摔下去，王寒湘点了我几处穴道之后，又从我身上搜去了所有的灵丹，唉！他那时本可置我于死地，但他却突然动了不忍之情，废了我武功之后，弃置不顾而去。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但却毁了我数十年苦修的武功……”目光一掠邓固疆道：“以后的事，就是邓大哥救我性命了。”

邓固疆重重咳了一声，说道：“也有十几年了，那时天龙帮势力正盛，老朽也曾数度接到天龙帮的函柬，要我加盟，为了逃避烦恼，不得不离家躲躲风头，有天午时过后光景，天上正飘着大雪，我骑马行经一处山坡下面，突然听到呻吟之声，一转头就瞧到一个人倒卧在雪地中，全身却为大雪覆盖，只露出一个头来……”

他望了邓开宇一眼，接道：“这人就是你的宫叔叔了。”

宫天健道：“王寒湘打我一掌，虽然没有什么要紧，他废了我全身武功，我还隐隐记得伤后经过，王寒湘去后很久，我也挣扎而起，那时我武功已失，伤疼难耐，挣扎着行了一夜，老天突降大雪，那时我体力衰弱，举步维艰，雪地光滑，行走不易，跌倒地上，为雪所埋，如非邓大哥道经相救，我宫某不被冻死雪地，必为猛兽吞噬。”

邓固疆道：“说来实在是惭愧得很，我虽然由雪地将他救起，对他虚弱的身体却是无能力助，还是宫兄弟神志清醒时，口述几种药物，才补了他虚弱的身躯。”

宫天健叹道：“如非大哥仗义相助，我早已冻死雪地之中，那里还有今日……”

目光一掠杨梦寰等接道：“我得邓大哥亲侍汤药，疗治好身体之后，就随同邓大哥一起回到邓家堡来，这些年来一直在疗养伤势。”

杨梦寰道：“老前辈胸罗万有，想必有使神功尽复之能。”

宫天健哈哈大笑，道：“也许有此可能，但这只是未经证实的幻想，唉！这是武学上少有罕见的奇迹……”

杨梦寰道：“晚辈虽未见到过此等之事，但却是有个耳闻，武林中并不乏恢复神功的先例。”

宫天健沉吟了一阵，道：“也许是习练的武功路数不同，也许是借重了世间罕有的奇药，也许是那下手人估计有误，留给他恢复神功的机会，也许是那下手人手下留情。”

他一连几个也许之后，嘴角扬起了一缕苦笑道：“十年的努力虽然无成，但我宫天健却未灰心，我要永远的继续，直到恢复武功为止。”

杨梦寰突然站起身来，抱拳一揖，道：“老前辈坚毅过人，使晚辈敬服投地。”

宫天健淡淡一笑，欠身还了一礼，道：“杨大侠后起之秀，光芒万丈，辉耀武林，宫某人虽然是僻居此间，但却常听邓大哥谈起你杨大侠。”

杨梦寰叹息一声，道：“如今江湖上道消魔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老前辈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长此深藏此间，于世何补，尚望能宏愿大发，重入江湖，造福苍生，岂不是流芳百代，永为武林后世钦慕敬仰。”

宫天健微微一笑，道：“眼下我功力未复，手无缚鸡之力，纵有雪耻复仇之心，也无能为力。”

杨梦寰道：“当今武林之中，虽然魔道纵横，但仍有着无数的豪客英雄，起而卫道，老前辈只要坐镇中军，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造福武林了。”

宫天健轻轻叹息一声，道：“江山代有才人出，老朽这点判事之能，如何能出主江湖大局呢……”

杨梦寰道：“这些日子晚辈念念难忘的就是要找一个像老前辈这般的人才，才可支持大局，率武林群豪抗魔卫道，杨梦寰代天下武林同道请命，还要老前辈勉为其难，出主大局才是。”

宫天健摇头微笑，道：“别说我没有杨大侠谬赞之能，纵然是有一点雕虫小技，只怕也难应杨大侠的邀请，出主江湖大事。”

杨梦寰道：“老前辈可是仍要为恢复神功，竭尽心力么？”

宫天健道：“不错，这些年来王寒湘一直认为我已身膏狼吻，早已尸骨无存，我偏要让他惊奇一下，武功未失的出现江湖之上。”

杨梦寰道：“老前辈既如此说，晚辈也不敢勉强了。”

宫天健沉吟一阵，道：“在下虽不能应君之命，但心中却是极感盛情，日后如有用我宫某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盒，托在掌心，笑道：“王寒湘干虑一失，意然未把我这玉盒收去，愿以相赠，聊表微意。”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那玉盒中存放的什么？”

宫天健道：“断魂香！”

杨梦寰心中暗道：想来断魂香定和那鸡鸣五更还魂香差不多了，这个下五门绿林人物应用之物，为何要送我杨梦寰呢？

只听宫天健继续说道：“杨大侠不必心生怀疑，我这‘断魂香’和一般香不同。”

杨梦寰道：“有何不同之处？”

宫天健道：“这‘断魂香’乃是数十种奇药合成，不论夜间、白天均可使用。”

杨梦寰道：“在下实是想不出运用之法。”

宫天健道：“在下就凭这一盒中一节断魂香，退了今夜来犯之敌。”

杨梦寰道：“领教，领教。”

宫天健道：“不用领教，说穿了简单的很，那就是燃起一节‘断魂香’，此香无色无味，而且中人后亦不觉得，直到药性将要发作，才始觉出，但那时却为时已晚了……”

杨梦寰道：“难道这‘断魂香’还可解毒不成。”

宫天健道：“不错，这断魂香不但可以解毒，而且还可毒人……”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道：“不知何人留下了这一盒奇药，但却为我无意取得，一直带在身上，前几日邓家堡得到警兆，我就取出两节‘断魂香’燃了

起来，才使这座邓家堡毫无损伤。”

杨梦寰心中暗道：那有这等事情，点了两节香，就可以保下邓家堡，岂不是匪夷所思么？但他既然说的这样宝贵，那也不用反驳了，收藏起来就是。遂接过玉盒，藏入怀中。

宫天健目光是何等锐利，察颜观色，已知杨梦寰不信自己之言，淡然一笑，接道：“那玉盒之中还有七枝‘断魂香’，杨大侠施用之时，还望惜爱一些。”

杨梦寰道：“多谢指教。”

宫天健原想这般一提，杨梦寰定将追问施用之法，那知杨梦寰对此事毫无信心，竟是不再追问，宫天健没有法子，只好接着说道：“杨大侠可知施用之法么？”

杨梦寰霍然警觉，暗道：不论这断魂香是否有用，人家一片至诚好意，我岂能不放在心上。

急急改颜说道：“晚辈不知，还得老前辈指点，指点。”

宫天健道：“在那玉盒之中，有一颗黄色的珠球，在燃起那断魂香之前，要把那黄色的珠球含在口中，方可自由出入那烟阵之中，一支断魂香升起毒烟，可笼罩四丈方圆大小，如果选择的地势不错，烟毒可持续六个时辰以上，”这一次杨梦寰却是正襟而坐，毕恭毕敬的听着，字字记入心头。

宫天健说完那断魂香施用之法，立时站起身子，接道：“在下晚课时间已到，不能奉陪诸位了。”缓步转入暗角中一座木门之内，回手关上木门。

原来邓家这地窖之下，十分广大，说它是地窖，倒不如说它是一座地下宅院来得恰当，门户罗列，暗室重重。

邓固疆望着宫天健的背影，黯然叹息一声，道：“可惜呀，可惜，满腹经纶，绝代才华，如若出而争霸武林，必有一席之地，只因交友不慎，受此暗算，只落得明珠暗藏，抱恨终生。”

杨梦寰长长叹息一声，道：“武林之中，有很多事，并非是全靠武功，运筹帷幄，行略用谋，有时更是重于武功，宫老前辈虽然武功已失，但他才智犹在，如肯重出江湖，必可造福天下。”

邓固疆道：“他念念不忘恢复武功的事，十余年来一直苦修不息。”

杨梦寰道：“可已有些成就么？”

邓固疆摇摇头，道：“十几年来毫无进展。”

杨梦寰沉吟了一阵，道：“明天晚辈当和他研究一下恢复武功的事……”

邓固疆喜道：“杨大侠被武林尊为后起一代中第一高手，受天下武林同道敬仰，看来不但武功高强，这气度也非常人所及，以那宫天健的才慧，再有杨大侠这般人物相助，想来打开恢复神功之门，不是什么难事了。”

杨梦寰道：“尽我心力就是。”

邓固疆道：“在下闻听杨大侠一身武功得自那归元秘笈，此事不知是真还是假？”

杨梦寰笑道：“归元秘笈上记载的武功，浩瀚如海，博大精深，在下只不过得人指点，学得一点皮毛而已。”

邓固疆叹道：“天机真人和三音神尼为了怕绝技失传，才合把一身武功录了一本归元秘笈传给后世，两位老前辈的用心可谓良苦，但却因此造成江湖上一场无休止的纷争，只怕亦非两位前辈始料之所及了。”

杨梦寰点点头，叹道：“五年前天龙帮搅的江湖大乱，想不到五年后惨事重演，陶玉凭仗那归元秘笈，又在江湖上掀起了一场杀劫风波。”

邓固疆道：“老朽为人素极保守，数十年来从未卷入江湖是非，且这次竟也被卷入风波，欲罢不能，唉……这匆匆数十年来，每当深夜梦遇，扣心自问，无一事可慰老怀，就算邓家堡还能置于武林是非之外，老朽也要挺身而出，为武林正气尽上一份心力……”

突然一阵急促的锣声传了进来，打断了邓固疆未完之言。

邓开宇霍然起身，疾奔而出。

杨梦寰一皱眉，道：“这可是贵堡中传警讯号么？”

邓固疆道：“不错。”

杨梦寰道：“咱们出去瞧瞧。”

童淑贞道：“不劳师弟。”一跃而起，奔向室外。

她发动虽然慢了邓开宇一步，但抢在邓开宇前面出室。

杨梦寰知她武功高强，是她赶了出去，也就坐着未动。

那知等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仍不见童淑贞返回，杨梦寰心中急了起来，忍不住起身说道：“老前辈咱们去看吧。”当先向外奔去。

邓固疆早已有些不安，但见杨梦寰坐着不动，也只好忍着性子奉陪。

杨梦寰奔出地窖室门，已听到金刃劈风之声，抬头看去，只见屋面上刀光剑影，闪闪耀目，童淑贞长剑飞舞，和两个用刀黑衣大汉打的十分激烈。

邓开宇却早已走的踪影不见。

杨梦寰细查那个黑衣大汉的刀法路数，不禁心头一震，暗道：无怪童淑贞和两人缠斗的如此之久，原来这两人刀法，竟是归元秘笈上记载之学。

他虽未睹归元秘笈全貌，但却已从赵小蝶口中传出，知道甚多，一看黑衣大汉刀招变化，有不少正是赵小蝶讲述过的刀中招术。

两个黑衣大汉刀招虽然凌厉奇奥，但童淑贞仍能控制战局，占尽优势。

邓固疆低声说道：“杨大侠请留在此地观战，老朽到前面瞧瞧去。”

沈霞琳突然接口说道：“我和你一起去，此地有寰哥哥一个人就行了。”

她胸无城府，想到就说，从来不想出口之言，是否会得罪人。

好在那杨梦寰名满天下，邓固疆虽然听得很清楚，亦不觉有刺耳之感，回头笑道：“夫人还请留在此地陪着杨大侠，老朽如遇强敌，自会示警请援。”

沈霞琳道：“不要紧，寰哥哥足可应付强敌，我还是跟着老前辈吧！”随着邓固疆向前走去。

杨梦寰细看童淑贞和那两个大汉动手情形，虽然仍能控制全局，但这等缠斗之势，一时间却无法分出胜败。

原来每当那童淑贞取胜之时，两个黑衣大汉必有一招奇奥难测的救命刀招施展出来，稳住败势。

杨梦寰这些年来，不但孜孜于自身进境，而且兼对各大门派，以及江湖上的独门武功都极留心，以那两个黑衣大汉的刀法路数而论，是早该落败才是，只是他们各有几招救命招式，微妙的保持了平衡。

这是一场无法立刻分出胜败的缠斗，表面上看去，童淑贞控制大汉，具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但却是无法伤得两人。

杨梦寰忖度了一下眼前的形势，暗道：童淑贞的剑法似已深得天机真人的神髓，我如能助她伤了其中一人，当可打破这微妙胸均衡，心中一转，暗中提聚真力，右手微扬，遥遥点出，发出了天罡指力。

一股暗劲，破空而去，点中了一个执刀大汉。

那大汉正自挥刀攻向童淑贞的右肩，杨梦寰的天罡指力却适时而至，正点中“肩井穴”，闷哼一声，手中单刀脱手，人也从房上摔了下来。

另一个大汉眼看同伴伤摔了下去，不禁大慌，两人那几招救的命刀法中，原有着配合御敌之妙，如今陡然间伤了一人，立时失去了平衡的微妙，欲待逃走，却又被童淑贞剑光围住，勉强支持两招，被童淑贞剑势逼开刀势，一脚踢中左胯，一个跟头，从房上栽了下来。

童淑贞含辱偷生，心中对陶玉怀恨极深，积怨所及，对陶玉手下，都有着无比憎恨，飞身下屋，长剑一起，疾斩而下。

杨梦寰急声说道：“师姊剑下留人。”

童淑贞收了长剑，道：“这等人留下无益，何不杀了算啦。”

杨梦寰笑道：“咱们对陶玉的阴谋计划茫然不解，何不留下活口，问出详情。”

童淑贞道：“师弟说的是。”伸手又点了两人几处穴道，提了起来，直奔入地窖之中。

杨梦寰有心在邓家这广大的宅院之中巡行一周，但想到这地窖中还住着失去武功的宫天涟，和邓家老弱妇孺，邓固疆和邓开宇闻警而出，四下搜寻敌踪，毫无后顾之忧，无非是对自己放心而已，我如离开此地，被人乘虚而入，伤了宫天健或是邓家的人，那可是终身一大憾事。

心念一转，守在地窖门口，不敢轻离一步。

且说沈霞琳紧随邓固疆身后，搜寻敌踪，邓固疆在这宅院之中，住了数十年之久，对这广大宅院的一草一木，却是了若指掌，熟悉已极，片刻间巡行了两个重庭院，但却未再见过敌踪，不禁一皱眉头，自言自语的说道：“难道只有两个人……”

一句话还未说完，突然冷笑传来，暗影中人声接道：“你可是这邓家堡主么？”

邓固疆吃了一惊，道：“正是老夫，朋友是何方人物？”

口中答话，人却凝目向发话之处望去。

只见七八尺开外，昂然一个身着黄色及膝大褂，腰中束着一条三寸宽的白丝腰带，淡黄绸裤，粉底快靴，高卷袖管，手腕上套着四双耀眼的金环，手执金环剑的少年；

沈霞琳惊呼了一声：“陶玉。”娇躯一侧，抢到了邓固疆的前面，唰的一声，拔出长剑，平横胸前，秋波凝神，望着那黄衣少年，蓄势戒备。

那黄衣少年冷冷的望了两人一眼，道：“邓堡主不肯交出解药，今宵我要血洗你的邓家堡，鸡犬不留。”

沈霞琳听他说话声音不似陶玉，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想那陶玉为寰哥哥掌力震伤内腑，当场吐血，伤势是何等沉重，纵然有灵丹妙药，也不是一时片刻间可以养好，这人定然是陶玉的化身了。

她决定了对方不是陶玉之后，不禁胆气一壮，一挥长剑道：“邓堡主年高望重，你这人说话怎么一点礼貌也没有。”

那黄衣少年冷冷喝道：“你是什么人？”

沈霞琳正想说出姓名身份，心中突然一动，暗道：陶玉手下没有好人，那也不用和他通名报姓了，当下说道：“不告诉你。”

那黄衣少年怒道：“臭丫头，我先宰了你，再逼那匹夫交出解药。”一

振手中金环剑，唰的一声，刺了过来。

沈霞琳长剑一起，一招“金丝缠腕”，反向敌人脉门削了过去。

那黄衣少年疾退一步，手腕一挫，金环剑同时疾旋而回，想用金环去锁拿沈霞琳手中长剑。

沈霞琳那容他锁住长剑，手腕一振，长剑微偏，避开腕上金环，挥剑快攻，眨眼之间已然连续攻出五剑。

这五剑不但迅快无匹，而且无一招不是攻敌要害，只瞧得邓固疆暗暗点头道：只见杨夫人的剑路，就不难推想到那杨大侠的武功了。

沈霞琳和人动手，原本很少施下辣手，但她心中对陶玉记恨甚深，此人衣着相貌无不和陶玉酷肖，是以勾起她心中怨恨，下手剑招极是毒辣。

这黄衣少年正是陶玉的四灵化身之一，武功非同小可，但在轻敌大意之下，被沈霞琳五剑快攻，迫的连退数步，才知遇上劲敌，赶忙凝神运剑，守住门户，先把劣势稳住。

他武功原是陶玉传授，剑招大都是归元秘笈上记载之学，连出两剑奇招，不但平反劣势，且有反击之能。

但见两柄长剑展开了一场抢攻，刹那间冷芒电旋，剑气弥空。

邓固疆看两人剑招各具奇异，甚多是从未见闻的怪招，心中暗叫了一声：惭愧，如非沈霞琳随同自己而来，遇上这样一个强敌，只怕是早已伤在那黄衣人的剑下了。

双方各以快剑抢攻，急取先机，不大工夫又已各自攻出了四五十招。

沈霞琳的剑势虽奇快，脉络分明，有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

那黄衣少年的剑势却是怪异奇突，不成章法，看上去形势缭乱早该落败才是，但他却常在沈霞琳抢去主动，攻势已成时，唰唰两招怪剑，突乱了沈霞琳剑势，迫的沈霞琳又得从头来过十几招后，才能重新取得先机。

邓固疆虽然年过花甲，跑了大半辈子江湖，见过不少大阵恶战，但却从未见过今宵这种恶战，瞧那绝招奇变，目不暇接，暗道：我邓固疆活了六十多岁，今晚上也算开了一次眼界啦！

这时沈霞琳和黄衣少年已然斗到百招以上，双方仍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那黄衣少年似是想不到小小的邓家堡中，竟然会遇上这般强敌，心中大是焦急，暗道：如若今宵不能取回解药，只怕要受师父一顿责罚，此女剑招精奇，有很多招术和我颇为相近，似这般缠斗下去，不知要打到几时才能停手，怎生想个法子把她制服才是。

但见沈霞琳愈战愈勇，剑招变化更见沉稳，剑上来势，亦增了不少强劲。

那黄衣少年虽然极力反击，但却始终无法抢得先机，更在论制服沈霞琳了。

双方又恶斗了八九个回合之后，那黄衣少年已自知无能胜过对方，如若求胜必得另行设法。

他心中念头转动，分了不少的精神，却被霞琳觑了个空隙，逼开他的金环剑反手一招，刺中了左肩。

那黄衣少年本待要施展暗器求胜，但左肩受伤之后，突然又改了主意。

只见他缓缓举起手中的金环剑，在头上绕了数匝，重又举剑待敌。

那知过了许久时光，仍是不见动静。

这一次那黄衣少年似是战志全失，回身急奔而去。

沈霞琳望着那黄衣少年的背影，低声对邓固疆道：“这是陶玉的化身之一，陶玉鬼计多端，所有的化身亦都十分阴险，咱们不用追他了。”

邓固疆心中虽然未必同意沈霞琳的见解，但口中却是连连应道：“不错、不错，杨夫人高见。”

沈霞琳也无法分辨邓固疆是有意奉承，还是有意讥刺，微微一笑，不再言语。

邓固疆带着沈霞琳找了一周，未再搜出敌踪，才退回地窖大厅之中。

这时那两个被擒的黑衣大汉，似是远来佳宾一般，各自分坐一椅，一言不发。

邓开宇急急起身谢道：“多谢夫人保护家父。”

沈霞琳笑道：“不用谢啦，我一点也未帮他，虽然伤了陶玉一个化身，但却又被他遁走……”

目光一转，望着杨梦寰道：“你问过这两个人了？”

杨梦寰道：“问他们，他们也不肯多说，不如不问的好……”

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如今时光已然不早，咱们也该休息了。”

邓开宇道：“早已为几位准备好了住宿之处。”举手互击三掌。

只见两个丫头行了过来，带着沈霞琳等而去。

杨梦寰望了邓开宇一眼，道：“这地窖外的布设防守如何？”

邓开宇道：“不劳杨大侠费心。”

杨梦寰道：“好！”突然提起一个黑衣大汉；低声说道：“左面第三个门户，是宫老前辈。”

邓开宇道：“不错啊！”

杨梦寰提起黑衣大汉直向宫天健房中行去，推门而入，放下黑衣人，抱拳说道：“宫老前辈。”

宫天健伸手一指对面一个蒲团，道：“杨大侠请坐。”

杨梦寰盘膝坐了下去，道：“在下忽然想起一事，难以入眠，特来请教。”

宫天健道：“不敢，不敢，杨大侠有何指教，在下洗耳恭听。”

杨梦寰笑道：“在下想和老前辈研究一个问题。”

宫天健道：“什么问题？”

杨梦寰道：“在下想和老前辈研究一下一个人的脉穴受伤之后，是否影响他的武功进境？”

宫天健先是一怔，继而微微一笑，道：“杨大侠可是有心来此，助老朽恢复武功么？”

杨梦寰叹息一声，道：“老前辈料事如神，在下也不便再行掩饰，闻得者前辈已为恢复武功之事，苦修了十年，不知眼下的情形如何？”

宫天健叹道：“王寒湘伤了我三道主要经脉，又点伤四处经外奇穴，使我数十年苦练的武功付于东流。”

杨梦寰道：“老前辈这些年来，可有什么进境么？”

宫天健道：“十余年来，只不过打通了两条经脉，还有一条主脉和四处经外奇穴未能解开，唉！看将起来，只怕还要十年时光。”

杨梦寰道：“十年打通了两条经脉，那是足见老前辈恢复有望，如能找出窃诀，或可在短期内疗治复元。”

宫天健叹道：“老朽亲身经历，年有寸进，十余年来，只不过打通两条

经脉，还有一条主脉和四处经外奇穴，老朽准备再下十年功夫，将它打通……”

他又长长叹息一声，道：“如若是难以如愿，老朽也不愿偷生人世了。”

杨梦寰道：“十年能成之事，也许能够在三个月或是半年之内完成，亦未可知。”

宫天健道：“老朽已然尽我之能，想尽了办法，唉……三月或半年之期，老朽实无把握。”

杨梦寰道：“据在下的看法，老前辈十年打通了两条受伤的经脉，那证明王寒湘手法并非是无可挽救，其间的差别，只不过是在时间有所不同，如若能够找出它真正原因，有在下从旁相助，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不知老前辈意下如何？”

宫天健沉吟了一阵，道：“邓大哥对我宫天健恩同再造，在下是感恩莫名，除了邓大哥外，我宫某人生平之中，还未讲过感恩之言，如若杨大侠真能助我恢复武功，老朽在搏杀王寒湘后，愿以余年，听凭差遣。”

杨梦寰道：“老前辈言重了，杨某愿尽心力，助老前辈恢复神功。”

伸手一拨放在身侧的黑衣大汉，接道：“老前辈可知那王寒湘用的什么手法伤了你们？”

宫天健道：“大概是透骨打脉一类的手法。”

杨梦寰道：“那是当然”，如若他没有透伤筋脉的内劲，也无法伤到脉穴了……”

语声微微一顿，抓起那黑衣人，接道：“此人乃是今宵来犯的匪徒之一，对付这些人，咱们也不必客气。”

宫天健道：“杨大侠可是想要老朽把本身之伤，全部加诸在这人身上。”

杨梦寰道：“不错，在下虽想有种解除伤穴之法，但却是毫无把握，只有借重这位兄台的身体先行一试试了。”

宫天健道：“为着老朽，这未免有些……”

杨梦寰道：“我那师姊对陶玉恨之人骨，影响所及，凡是和陶玉有关之人，都不肯轻易放过……”

微微一笑接道：“如我不借他来帮助老前辈疗伤，只怕他早已死在我那童师姊的剑下了。”

宫天健道：“原来如此。”

杨梦寰道：“咱们借他研治伤穴，虽是有些不该，但比起一刀把他杀了，那又强上许多。”

宫天健缓缓伸出手去，按在那大汉左腿“五里”、“阴廉”二穴之上，道：“老朽还有这一条主脉没有复元”

杨梦寰伸手摸了一下，道：“这是属于足厥阴肝经。”突然运起掌力，在那大汉腿上拍了一掌。

宫天健叹息一声道：“这般相劳杨大侠，老朽甚是不安。”

杨梦寰道：“老前辈还有几处经外奇穴也遭伤害，不知可否指出伤处？”

宫天健道：“到目前为止，老朽还无法叫出那几处经外奇穴的名字。”

杨梦寰道：“经外奇穴，原来就没有一定的名称，老前辈只要指出地方就行了。”

宫天健伸出手，就那大汉身上，指出了自己受伤之处。

杨梦寰掌势随着他移动，每经一处就暗运功力，伤了那大汉的经外奇穴。

宫天健道：“老朽亦曾想过这经外奇穴，乃人真气难及之处，只怕甚难疗治。”

杨梦寰道：“老前辈说的不错。”

宫天健道：“因此老朽亦存了一份侥幸之想，他既不妨碍血气的流转，也许不会阻碍我恢复神功的了。”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老前辈请伸双掌。”

宫天健依言伸出双掌。

杨梦寰道：“未得同意之前，老前辈最好不要松开双掌。”举起双手，四掌紧紧抵在一起。

宫天健初和杨梦寰双掌触接，还没有什么感觉，大约过了一盏茶工夫，突觉一股热流缓缓由对方掌心涌了出来，循臂而上，直向内腑攻了过来。

热流绵绵，有如长江大河一般，不断的循臂涌入，带动宫天健体内行血，真气循转于经脉之间。

宫天健才慧过人，杨梦寰要举起双掌时，已知了杨梦寰的用心，希望以本身内功帮他打通受伤经脉，但想到十数年来，曾经连得邓固疆数番相助，均未能如愿，杨梦寰以此相助，只怕亦难如愿，但他却未料到年纪轻轻的杨梦寰，竟有着如此精深的内功，有如大河之水，用之不尽，取之下竭，赶快运功相和。

但觉那运行的真气涌到“足厥阴肝经”上时，遇到很强阻力。

宫天健暗里一咬牙，心中暗道：此后半生之中，只怕再也难以遇上像杨大侠这般内功深厚之人相助，如若不借机打通，受伤脉穴，只怕此后永无复元之望了，暗运内力，拼受奇痛，引接杨梦寰攻人体内的真气，硬向那受伤经脉之上冲击。

杨梦寰眼看宫天健满脸汗落如雨，全身微微的颤动，似是拼力在忍受着各种痛苦，立时一吸气，停下源源攻入的内力，笑道：“老前辈，真气可是涌集‘五里’‘阴廉’二穴之上么？”

宫天健放下双掌，叹道：“看起来老朽这一生中，只怕难有恢复之望，杨大侠也不用再费心了。”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晚辈要证实老前辈运转于体内的真气，是否涌集在‘五里’‘阴廉’二穴之上难以通过。”

宫天健道：“不错，正是在二穴之上。”

杨梦寰脸色一整，肃然说道：“晚辈之能，还无法自行查出老前辈的伤穴，此事老前辈必得言说清楚，倘若有了错误，不但要白费一番心机，或将铸下大错。”

宫天健凝目沉思一阵，道：“错不了。”

杨梦寰右掌运挥，拍活那黑衣大汉的穴道，说道：“你如是想活命，那就得好好听我的话。”

那黑衣大汉道：“你是什么人？”

宫天健道：“杨梦寰。”

黑衣大汉道：“你就是名震武林的杨大侠么？”

杨梦寰道：“正是在下。”

黑衣大汉道：“杨大侠誉满天下，在下信得过你的活，但不知要我做什么”

么事？”

杨梦寰道：“我伤了你‘足厥阴肝经’和四处经外奇穴，现在我要再行设法打通你受伤的一脉与四穴。”

那黑衣大汉道：“杨大侠此言很难让在下相信。”

杨梦寰道：“事情很简单，我要疗治好这位老前辈的伤势，但心中没有把握……”

那黑衣大汉倒是爽气得很，哈哈一笑，道：“所以要拿在下作试验，你如是医死在下，良心、道义上都不用负一点愧疚责任是么？”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你猜的只算对了一半。”

那黑衣大汉奇道：“为什么？”

杨梦寰道：“如非我借重阁下，你早已死在我那童师妹的剑下了，因此在下万一医死了，良心上不用负一点愧疚，道义上也不用负责，这一点你算是猜对了，错的是在下有把握不会把你医死，如借重阁下的身体试验，只不过是证实我心中几个推想而已……”

他语音微微一顿，又道：“你该明白，咱们此刻是敌对相处，我如不杀你，日后你还有杀害武林同道的机会，但我借你身体试作疗伤之用，决定饶你不死，但却要毁去你一身武功。”

那黑衣大汉叹道：“对一个会武之人而言，毁去他一身武功，那是比杀了他还要难过。”

杨梦寰道：“如若不废你的武功，岂不是纵你为恶，日后不知要多少武林同道性命抵偿。”

那黑衣大汉沉吟了一阵，道：“好！在下答应杨大侠借我身体试验，尽我之能合作就是……”

杨梦寰道：“好！现在我以内力助你，重开伤穴，如有不安之处，或是痛苦难耐，记着要早些告诉我。”

那黑衣大汉道：“可要在下运气相和。”

杨梦寰道：“那自然是要。”伸出右掌，按在那大汉“命门”穴上，一提真气，一股热流绵绵涌入那大汉“命门”穴内。

大约有一盏茶功夫，那黑衣大汉全身突然颤动起来，汗水如泉，湿透重衣。

杨梦寰虽然感觉到他极力忍受着痛苦，但他既然不言语，总是在可忍范围之内，也就装作不知，内力绵绵急涌而入。

那黑衣大汉终于忍受不住，长长吁一口气，道：“杨大侠，伤穴处疼如刀割，内力难渡。”

杨梦寰取开按在他命门穴上的手掌，说道：“你好好休息一下，等一会咱们换一个法子试试。”

那大汉似是极为疲累，应了一声，闭上双目，自行调息。

只见杨梦寰伸出手来，不停在自己身上移动，口中喃喃自语，只是声音既低，又说得含糊不清，别人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大约有顿饭功夫之久，杨梦寰突然一跃而起，口中不住的喊道：“邓兄，邓兄，快拿银针过来。”

但闻呀然一声，室门大开，邓开宇、邓固疆齐齐走了进来。

邓开宇低声说道：“杨兄有何吩咐？”

杨梦寰道：“府上可有银针？”

邓开宇急道：“有，有……”奔出室外。

片刻之后，手中捧着一盒银针，急步走了进来，道：“银针在此，杨大侠请用。”

杨梦寰伸手取过银针，望了宫天健一眼，目光移到那黑衣大汉身上，低声说道：“如若你有痛苦之感，那就叫我一声。”

那大汉点点头，道：“记下了。”

杨梦寰取过四枚银针，分别插在四处经外奇穴之上，低声问道：“现在有何感觉，伤穴处痛还是不痛？”那黑衣大汉道：“不痛，但却有一种酸麻之感。”

杨梦寰喜道：“这就是了，还有什么感觉么？”

那黑衣大汉道：“除了四肢有着微麻之感，别无异样。”

杨梦寰道：“好！我再用真气助你疗伤，看看真气是否可以通过伤穴。”右掌按在那黑衣大汉“命门”穴上，立时有一股热流攻入那大汉内腑之中。

大约有顿饭时光，那黑衣大汉脸上开始滚落汗水，但仍强自咬牙，苦忍不言。

杨梦寰缓缓停下手来，低声问道：“不行么？”

那黑衣大汉道：“不要紧，反正咱们在敌对地位，纵然是你把我医死了，也是没有话讲。”

杨梦寰凝目沉思了片刻，突然又取过一支银针刺了下去。

这一下那黑衣大汉如同挨了一次重击般，失声尖叫。

杨梦寰听那人尖叫，心中似是突有所悟，自言自语，道：“大概是如此了。”

他自说自话，别人也听不懂他言中之意。

杨梦寰似是陡然间贯通了所有的问题，缓缓把宫天健推的仰卧在地上，右手高高举起了一枚银针，道：“你如有疾疼之感，快告诉我。”

邓固疆、邓开宇脸色严肃的站在杨梦寰的身后，脸上是一片端肃凝重，望着他手中缓缓落下的银针，只听宫天健长长吐一口气，但却忍下不言。

杨梦寰低声说道：“怎么？很疼么？”

宫天健道：“你手按之处，似非伤穴。”

杨梦寰道：“那很好，你要小心一些了。”左手轻轻指，弹在宫大健肘间麻穴之上。

宫大健全身突感一麻，杨梦寰松下手中银针。

邓固疆一瞧杨梦寰银针落下之处，并非是宫大健平日常疾痛之处，忍不住说道：“杨大侠，地方没有错么？”

杨梦寰随口应道：“没有错。”又伸手取过来一枚银针，在那黑衣大汉身上比试了很久，一针刺了下去，一面问道：“很疼么？”那黑衣大汉本想失声呼叫，但却强自忍了下去，道：“有些疼。”

第九回：浴血夜战

杨梦寰点点头，又取过一枚银针，比照那大汉部位，刺入了宫天健的身上，一面问道：“疼不疼要据实而言。”

宫天健道：“两处都很疼，但以后者为最。”杨梦寰道：

“老前辈请忍耐一下，在下经过了极仔细观察，老前辈恢复武功的可能，希望甚大。”

言罢入室而去，顺手带上了两扇本门。

邓开宇悄然的追上来，道：“杨大侠，你看他可有恢复武功的希望么？”

杨梦寰道：“现在是五十时五十的机会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他伤穴和经脉之间的肌肉那般痛苦，证明伤势并未扩展。”

邓开宇道：“那银针可要取出？”

杨梦寰道：“暂时不要。”

邓开宇道：“杨大侠可要休息一会么？”

杨梦寰点点头道：“我很疲累。”

邓开宇看杨梦寰疲累异常，把他带进了一处房间，道：

“那黑衣大汉呢？”

杨梦寰道，“好好看管，明日午时，我去瞧他们两人银针伤害之情。”

邓开宇道，“我记下了，杨大侠休息吧！”转身向外行去。

杨梦寰道：“邓兄，请留步。”

邓开宇道：“杨大侠还有什么吩咐？”

杨梦寰道：“准备二十斤上好的陈醋。”

邓开宇道：“记下了。”带上房门，退了出去。

次日天亮时分，邓固疆召集了八个精明的家丁，每人给他们一封书信，说道：“你们小心了，不论如何都要想法把这书信送到指定地点。”

八个劲装大汉齐齐对着邓固疆一抱拳道：“堡主放心，我等……”邓固疆挥手道：“你们去吧！”八个劲装大汉鱼贯出了敞厅。

邓府大门早已备好了八匹快马，马上带着兵刃、干粮。

八匹马离开了邓家堡，分别就道，分奔向八面所在。

且说杨梦寰虽然内功深厚，但因打通那宫天健的受伤脉穴，消耗真力过多，亦有着疲累之感，这一调息静坐，一直打坐了四个时辰，才清醒过来。

睁眼看去，只见阳光满窗，已经是日升三竿的时分。

杨梦寰伸展一下双臂，急急打开室门，奔了出去。

邓开宇早已在室外等待，满脸焦急之容，想是早已来了许久。

杨梦寰低声问道：“怎么？可是宫老前辈伤处有了变化么？”

邓开宇道：“银针处红肿，已有两个时辰了。”

杨梦寰啊了一声，急急奔向宫天健的房中。

只听一阵轻微的呻吟声传了过来，杨梦寰奔进宫天健的身侧，低头看去，果见银针刺入之处，红肿甚高。

再看那黑衣大汉时，却是毫无异征。

细查两人落针之处。并无错误。

杨梦寰略一沉吟，迅快的拔下那宫天健和黑衣大汉身上的银针，伸手摸去，只觉宫天健头上高热烫手，不禁一呆。

回目望去，只见那黑衣大汉圆睁着双目，忍不住低声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那黑衣在汉道：“我很好。”

杨梦寰凝目沉思了一阵，道：“你那足厥阴肝经和四处经外奇穴，可有

变化？”

黑衣大汉道：“除了感觉难通之外，别无异样之感。”

杨梦寰回头去，伸手按在宫天健的背后“命门穴”上，低声对邓开宇道：“有劳邓兄去请我那童师妹来一趟好么？”

邓开宇应了一声，急急奔去。

杨梦寰外貌之上，虽仍保持着镇静之容，但内心之中却十分紧张，只因这变化大大的出了他意料之外。

他长长吁了一口气，低声说道：“宫老前辈……宫老前辈……”

他一连呼叫了数声，宫天健才缓缓睁开双目，望了杨梦寰一眼，道：“杨大侠，老朽恐怕是不行了，杨大侠的盛情，老朽心领了。”

杨梦寰道：“老前辈但请放心，杨梦寰当尽我所有之力，定要恢复老前辈的武功。”

宫天健苦笑一下，道：“杨大侠不用多费心了，我自己明白……”

一阵步履之声打断宫天健未完之言，邓开宇、童淑贞联袂奔了进来。

童淑贞打量了宫天健和那黑衣大汉一眼，道：“杨师弟找我么？”

杨梦寰道：“请问师妹一件事。”

童淑贞道：“什么事？”

杨梦寰道：“天机真人那遗留剑诀之上，可有疗伤之法。”

童淑贞道：“似有记载，但我却一心习练剑术，未曾细读。”

杨梦寰道：“师妹可否把那剑诀给兄弟瞧瞧，我只要瞧疗伤篇。”

童淑贞道：“师弟纵是要阅读全篇，我也万无不给之理。”探手从怀中取出一本黄缎封面的册子，递了过去。

杨梦寰目光一瞥，只见上面写道：天机剑诀四个字，封皮甚新，字迹似出自童淑贞的手笔，显然是重新装订，心中暗自奇怪，此等奇书，把它装订的这样新，岂下是故意要人注目，心中在想，口中却是无暇去问，匆匆翻到了疗伤篇，仔细读去。

童淑贞暗道了声：惭愧；忖道：我纵然不刁医道，也该瞧瞧那疗伤篇中记些什么？这剑诀在我身上藏了数年之久。竟然还有未看之篇。

杨梦寰看的十分仔细，那疗伤篇不过仅仅两页，杨梦寰看了半个时辰之久，还不释手，显然是在逐字逐句的推敲、思索。

但闻宫天健长长叹息一声，道：“杨大侠，不用为老朽多费心了。”

杨梦寰全神贯注在剑诀疗伤篇，根本未听见宫天健说的什么？

童淑贞看那宫天健状甚痛苦，忍不住伸出手去，点了他两上穴道。

邓开宇静静的站在一侧，一脸愁苦，默然不语。

童淑贞低声说道：“少堡主不用忧苦，我师弟既然答应了，定然会尽他心力。”

余音未绝，突听室外叫道：“少堡主，少堡主……”声音充满惊恐之情。

邓开宇急步奔了出，问道：“什么事？”

只听那人答道：“大厅上放了四颗人头……”

童淑贞听得心中一动，急急追了出去，紧追邓开宇的身后，出了地窖，直奔大厅。

只见宽敞的大厅中一张八仙桌上，并放着四颗人头，血色犹新，分明是被杀不久。

每一颗人头都压着一张信筒，但封筒早已被鲜血染红了。

两个家丁呆呆的站在厅门后面，动也不动一下。

童淑贞望着那四颗人头，低声问道：“少堡主可瞧得出是什么人？”

只听一个苍凉的声音接道：“邓府家下，老朽派出的传信之人。”

童淑贞目光一掠那四个人头，道：“老堡上派出了几个家丁？”

邓固疆道：“八个，”童淑童道：“八个人死了四个。”

邓固疆纵步行近那八仙桌边，伸手取过左首人头下压的一封函筒。

鲜血透湿中，隐隐可见字迹，写的是：少林掌门方丈亲启。

童淑贞探头去，瞧了一眼，道：“老堡主和那少林方丈相识？”

邓固垢摇摇头，道：“从未见过，老朽要借重杨大侠的身份，函邀诸大门派，和天下几位英雄一齐会聚于邓家堡童淑贞道：“我师弟可有这等声望么！”

邓固疆道：“杨大侠身受天下武林同道敬仰，虽坚辞盟主，实则仍有着盟主之实。”

只听邓开宇叫道：“这两个家丁都被点了穴道。”

童淑贞霍然转过身去，急步行了过去，看了两人一阵，疾出两掌，拍活了两人的穴道。

原来邓开宇早已发觉两人的穴道被点，亦曾施展推宫过穴手法，企图拍活两人穴道，但因两人穴道是被一种很奇异手法点中，竟然无法解得，这才呼叫童淑贞出手解开两人穴道。

只叫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了进来。

邓开宇心中一凛，暗道：难道又出了事么？身子一闪，疾快的迎了出去。

只见一个家丁，满脸惊慌之色，直向厅中冲来。

邓开宇一挥手，低声对那家丁问道：“什么事？”

那家丁你声说道：“后花园出了事情……”

邓开宇低声说道：“快退回去，别让老堡主知道。”

那家丁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邓开宇凝神听去，邓固疆正在向两个家丁讲话，悄然奔向了后花园中。

园中花木繁茂，假山旁水声潺潺。

邓开宇目光一转，只见假山旁，一株高大的花树上高吊着两具尸体，不禁心中一惊，急急奔了过去，两人早已气绝而死。

这两人面貌熟悉，邓开宇目光一转，已瞧出是邓府家丁。

邓开宇缓缓伸出手来，正想去解那尸体下来，突听一声娇脆的呼声道：“邓少堡主……”

邓开宇如被毒蛇咬了一口，急急转身望去，只见一个头梳双辮，身着青衣少女站在七八尺外。

这意外的变化，反使邓开宇目瞪口呆的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青衣少女目睹邓开宇惊愕之情，不禁嗤的一笑，道：

“你很害怕么？”

邓开宇如梦初，暗中提聚了一口年气，道：“你是什么人？”

那青衣少女格格一笑，道：“多情使者。”

邓开宇吃了一惊，道：“你是多情仙子的属下？”

青衣少女道：“不错。”

邓开宇道：“来此有何见教？这两人可是你伤的么？”

青衣少女格格一笑，道：“仙子多情，特差使者来奉告邓少堡主一事——”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多情门下，素不妄杀，少堡主问的未免太唐突了。”

邓开宇想到多情仙子那娇美如花的容貌，有如雾中之花，使人看不真切，但却留给人最深切的怀念，不禁心神往驰。

多情使者不见邓开宇回答问话，忍不住又道：“少堡主心中可是仍然怀疑么？”

邓开宇镇静一下心神，说道：“在下相信姑娘不会说谎，但不知寒舍两个家丁，是何人所伤？”

多情使者道：“我看到一老一少，两个黑衣人，背了两具尸体，送了进来，妾身本想出手拦阻，但后来一想，妾身此来旨在传警，如若和人动起手来，岂不是露了真象么？因此就隐身在花树丛中，等待着少堡主前来。”

邓开宇道：“你怎么知道我一定要来？”

多情使者道：“妾身想这两具吊起来的尸体，定然会被人发觉，家了不敢隐匿不报，少堡主岂不是定要赶来。”

邓开宇道：“姑娘机智过人，佩服，佩服！”

多情使者道：“好说，好说，多情门下十二花娥，妾身该算是最差的一个了。”

邓开宇道：“姑娘此来传警，不知赐教何事？”

多情使者道：“少堡主和我家仙子有过一面之雅，汕于最是念旧，不忍眼看一场杀劫临头，不闻不问，特遣小婢赶来通知少堡主一声，准备应变。”

邓开宇道：“什么事？”

多情使者道：“三日之内，邓家堡将有大变，妾身来意已然说明，就此别过了。”

邓开宇道：“请使者转告仙子，就说我邓开宇感激莫名，他日相逢，再当面致谢意。”

多情使者微微一笑，道“妾身原话转告，一字不减，”纵身而起，一跃丈余。

邓开宇一抱拳道：“恕不远送。”

遥闻多情使者答道：“不敢劳驾。”余音在耳，人已到花墙之外。

邓开宇放厂了两个尸体，仔细查看，都是被内家重手法一击毙命，想那出手之人，武功定然不弱。

回目望去，只见花园门口站着两个邓府家丁，当下举手一招，两个家丁急急奔了过来。

邓开宇低声说道：“快把两具尸体埋起，暂时不要告诉老堡主。”

两个家丁应了一声，背起两具尸体大步而去。

邓开宇匆匆离开后院，直奔大厅。

这时邓固疆和童淑贞仍然守在大厅之中，那桌上人头早已收去。

只听邓固疆道：“但望另外四人能够平安把信送到，想他们在五日以内，就可以赶回来了。”

邓开宇暗暗叹息一声，忖道：只要能有一个把信送到，那就算不错了。

心念转动间，人已悄然步入大厅。

邓固疆目光转，室了邓开宇一眼，道：“什么事情？”

邓开宇心念老父精神负担已重，目下暂时不宜再加重他的负担，当下说道：“有一位姑娘来访，孩儿已打发她去了。”

邓固疆道：“那里来的姑娘？”

邓开宇道：“多情仙子差遣来的使者。”

邓固疆道：“她说些什么？”

邓开宇心知兹事体大，关乎邓家堡近千人的生死，虽将增加邓固疆的烦恼，也不能不据实以告，当下说道：“那使者奉了多情仙子之命，来咱们邓家堡中传警，她说三日之内，咱们邓家堡将掀起血雨腥风的恶战。”

邓固疆脸色凝重，挎着长髯，缓缓说道：“她说的不错，咱们得早些准备一下。”

邓开宇道：“爹爹既然相信了那多情使者传警，咱们邓家堡可要全面戒备？”

邓固疆道：“不错，咱们得全面戒备，你传我令谕，堡中的老弱妇孺立刻撤走，有亲的投亲，无亲亦请暂时寄住在友人家中……”

邓开宇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邓固疆长叹一声道：“站住！”

邓开宇道：“爹爹还有何吩咐？”

邓固疆道：“凡是独子之家，纵过弱冠之年，也不用留下，三兄弟者留一人，四兄弟者留两人，但凡留在堡中之人，一律编组成队，十人一队，准备强弩，硬弓，石头，辣粉，今夜子午之前，编队完成，我去和你宫叔父研究一下拒敌之策，再作布置。”

邓开宇道：“孩儿都记下了。”转身向外行去。

邓固疆仰脸望天，长长吁一口气，道：“但愿他们能过今宵，再来相犯。”

童淑贞突然接口问道：“你这邓家堡能集合多少拒敌之人？”

邓固疆想了一想，道：“大约总在十队以上，加上老朽府中家丁四十五人，凑足一百五十之数，总是不难。”

童淑贞道：“这些人可都习过武功？”

邓固疆点点头道：“大都习过武功，如是普窟之人，三五个近身不得，但如要他们和武功高手颌顽，那是以卵击石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他们都会施用一种连环匣弯，箭短力猛，一匣二十四枝，纵是第一流的高手也不易拨开箭雨，那匣弩原是老朽仿照诸葛武侯弩弓造成，后来经过那宫天健老弟的改造，更具威势。”

童淑贞道：“果真如此，倒不失为拒敌利器，一百余人，如是方位布置恰当，其力不可轻侮，我去通知杨师弟一声，再作主张。”言罢出室而去。

她回到暗室，只见杨梦寰手中捧着那“天机剑诀”呆呆出神。

想是杨梦寰无法从“天机剑诀”疗伤篇中，找出疗治宫天健的方法。

童淑贞轻轻咳了一声，道：“宫老前辈好些么？”

杨梦寰苦笑一下，缓缓把剑诀递了过去，道：“好些了，唉！我从剑诀的疗伤篇中，找出退除身上高烧之法，却无法使他恢复神功。”

童淑贞接过剑谱说道：“难道这剑谱上没有提过么？”

杨梦寰道：“没有提到，就我记忆所及，那赵小蝶似乎说过归元秘笈之上，有一篇专记恢复神功之法，只可惜那归元秘笈……”

童淑贞接道：“赵小蝶早已把归元秘笈上所有记载之事，大都默记于心，问她一声，也是一样。”

杨梦寰陡然转过脸去，双目凝注在童淑贞的脸上，凄苦地一笑道：“你认为那赵小蝶很听我的话么？”

童淑贞嗤的一笑，道“沈师妹告诉我，她对你一往情深哩！”

杨梦寰道：“沈师妹天真无邪，不解人间险恶，那赵小蝶对我面好心恨……”

童淑贞笑道：“没有的事，师姊我是女人，对女人的心理，该比你明白，只有因妒生恨，决没有面好心恨的事。”

杨梦寰道，“唉！师姊不知，那赵小蝶心胸狭窄，善感多变，她并非坏人，但心中却潜藏一种仇恨男人的心理，她自幼看到母亲悲惨的际遇，心中积恨甚深，所以未走极端，那是受了朱姑娘潜移默化之功，两种思念在她心中冲突，构成她奇怪的人生，她虽不杀害男人，但却要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可是她自己亦未得到快杀……”

童淑贞摇摇头，道：“这话师姊不敢苟同，女人固是难以揣摸，心胸最为狭窄，但也是最能容忍，赵小蝶解救了沈师妹，助你抗拒陶玉，你能全然无情……”

她仰起脸来，双目中涌现出晶莹的泪光，缓缓接道：“师姊的事，你是很明白了，我也不用骗你，陶玉夺我贞操后，又数度要把我置于死地，其行卑劣，其心可诛，我恨他之深，有如刺骨椎心，但我心中仍不时浮现他的影子，唉！一旦他犯在我手中，我真不知能否下得了手杀死他，赵小蝶孤做自赏，秀冠群芳，如说她美艳秀致，纵然是沈师妹和李瑶红都要逊她三分……”

杨梦寰淡淡一笑，欲言又止。

童淑贞理一理鬓边散发，接道：“照理说，她端庄清华的气度也许不如朱若兰，但如讲雅媚俏丽，朱若兰也得和她一争长短。”

杨梦寰道：“够了，师姊，她的确娇媚，要不然如何能震动武林，传出多情仙子的笑话。”

童淑贞掩口一笑，道：“怎么？你妒忌？”

杨梦寰道“师姊误会了，你无法了解赵小蝶，那些陶醉在她轻颦浅笑中的天下英雄，也无法了解她。”

童淑贞道：“你呢？了解么？”

杨梦寰道：“我了解，正因我很了解，所以才一直对她敬而远之。”

童淑贞道：“这就使我糊涂了，倒要向师弟讨教，讨教。”

杨梦寰道“好说！赵小蝶一生中应该充满欢愉才对，上天对她特厚，使她艳压天下之美，武盖江湖之冠，但她却多愁善感，她年岁愈长，知道的事情愈多，就愈觉自己际遇不幸，满怀幽恨，这怨恨愁怀，可算是继她母亲而来，幸好有个朱若兰能使她敬服，才算阻止了她走上极端……”

童淑贞道：“那是她心中寂寞之故，直觉天下男人都不足和她匹配，唯一能使其真心喜爱的人却已使君有妇，而且双凤伴凰……”

杨梦寰长长一叹，道：“师姊又错了，她心中积恨如山，视男人如草芥，遍行江湖，到处留情，她希望男人拜倒她石榴裙下，可怜无数自负的英雄人物，被她戏弄而不自觉。”

童淑贞道：“但她对你却不同。”

杨梦寰道：“不错，纵然有些不同，但那不是她真的喜欢我，只是我没有屈服在她裙下，一旦我为她所惑，拜服她轻颦浅笑之下，这后果实难想像……”

童淑贞茫然说道：“为什么？”

杨梦寰道：“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我不求她相助，她将自行助我……”

童淑贞道：“如果你求她相助呢？”

杨梦寰道：“如果我求她相助，不但是难以如愿，而且还将要受尽她的讥讽，嘲笑。”

童淑贞轻轻叹息一声，道：“也许师弟说得不错，那赵小蝶确然是天赋独特，与众不同，唉！我来此本有一件紧要之下和你商量……”

杨梦寰接道：“可是和那赵小蝶有关么？”

童淑贞略一沉吟，道：“也可说有些关连，但她们是否会插手其间，眼下还不能料断。”

杨梦寰一皱剑眉，道：“究竟是什么事？”

童淑贞把厅中发现人头，多情使者传讯的事一一说出来。

杨梦寰脸色弟重的说道，“如是我推想不错，那八个传讯之人，只伯都已遭人杀害，但得能传出一封，那已经算是不错了，咱们沿途破坏了陶玉不少阴谋，但也招来了他们的追踪，只是陶玉伤势未愈，主其事的必然另有其人。”

童淑贞道：“只要那陶玉不能亲身临敌，有杨师弟加上我和沈师妹从中相助，邓家堡一百五十名弩箭手，或可和他们一战。”

杨梦寰摇摇头道：“陶玉武功虽强，智计虽高，但他年事轻轻，且身负武功，从事轻率，但这个助手却是个老谋深算，狡桀异常的人物，眼下敌暗我明，这一战恐怕是相当的艰苦。”

童淑贞道：“师弟可想到，那人是谁么？”

杨梦寰道：“想不出来，但我料他必将是一位算计周密的人物，咱们不能大意。”

童淑贞望了那仰卧在地上的宫天健一眼，道：“这位宫老前辈的伤势可以拖上一段时间么？眼下时机急迫，不能不把疗伤的事暂时压后一些了。”

杨梦寰凝目沉思，良久不答。

童淑贞看他愁锁眉宇，显然是遇上了莫大的困难，想来必然是这宫天健的伤势十分严重，也不敢多惊扰他。

突然间一阵急促的喘息声传入了耳际，那仰卧在地上的宫天健，全身开始颤抖，似是一个受了强烈风寒侵袭，耐不住酷寒的人。

杨梦寰疾快的伸出右手，一掌拍在宫天健身边，长长吁了一口气。

童淑贞低声问道：“很危险么？”

杨梦寰道：“毫厘之差，千里谬误，我当时推想他的伤势，只是经穴的阻塞，只要设法打通他的经穴，也就是了，却不料推断有误，致使束手无策。”

童淑贞道：“生死由命，师弟只要尽了心力，医不好他的伤势，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杨梦寰道：“目下的情势，无法疗治好他的伤势，将促使伤势迅快的恶化，不能阻止他迅快的恶化伤势，只有任凭他伤势恶化，自行死亡一途。”

童淑贞道：“师弟可是因为在邓堡主父子面前夸下了海口，如无法疗治好宫天健伤势，你难以向邓堡主父子交代，是么？”

杨梦寰道：“这虽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童淑贞道：“什么原因？”

杨梦寰道：“此人才能过人，二十年的折磨，已使他雄心尽消，唯一耿

耿于怀的，只是一点私人的仇恨而已，如若能使他恢复神功，对今后的江湖，必将有很大的助益。”

童淑贞心中暗道：他如是有这等才能，也不致受人暗算，落得这般下场了，口中却不肯反驳，站起身子说道：“既是如此，我也不打扰师弟了，不过……”

杨梦寰看她言未尽意，忽然不言，忍不住问道：“不过什么？”

童淑贞道：“邓家堡数百人的伤亡，似乎是重过这宫天健一人的生死。”

杨梦寰道：“这个小弟明白。”

童淑贞道：“好！我去和那邓堡主研究一下拒敌之策，如非必要，不来惊动师弟就是。”

杨梦寰道：“万一有变，还望师妹早来通知小弟一声。”

童淑贞道：“那是自然。”转身带上室门，缓步而去。

杨梦寰为了宫天健恶化的伤势，用尽了心力，苦苦思索，毫不懈怠，已至废寝忘食之境。

童淑贞悄然来了两次，均因不敢惊扰他的思路，又悄然而退。

一声暴烈的巨震，惊醒了如醉的杨梦寰，他镇静了一下心神，悄然拉开了室门，缓步而出。

整个地窖中一片黑暗，不见灯火。

杨梦寰意识到发生巨变，快步奔出了地窖。

地窖出口处，那厚重的铁门早已关上，两个怀抱匣弩，背插单刀的邓府家丁，守在门后。

两个家丁早已认识了杨梦寰乃堡主的贵宾，立时轻声说道：“杨大侠请从左面地道出去如何？”

杨梦寰应了一下，转入左侧便道，急奔而行，出口处，却是一座堆积杂乱之物的下房。

室中四个怀抱匣弩的家丁，都已认识杨梦寰，闪到一侧，轻启室门。

杨梦寰缓步出门，转过两宅院，到了中厅院中。

只听砰然一声轻响，一道升入高空的蓝焰，暴散出一片火花。

杨梦寰抬头望了那火花一眼，心中霍然一动，暗道：如若是少数人的偷袭，那自然用不着这等施放烟花的联络讯号，这等情形，分明是大举来犯了。

心念转动，急急向前奔了过去。

沿途之上，只见壁角，屋面上到处是隐伏的人影，但却无人喝问，阻拦。

杨梦寰由中院奔入前厅，仍不见那邓老堡主和邓开宇等之面，想是早已布好了敌之阵，当下一提真气，跃上大厅屋面。

抬头望去，整个的邓家堡下见灯火。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邓府中防守甚严，即有强敌来袭，也可挡他一阵，我大可不必留在此地，何不迎上前去，截击来犯之敌，能够伤得他们几个，也好减少这邓家堡中一些压力！

当下纵身飞起，横越过一重屋面，直向堡外迎去，他刚刚翻过几重屋面，瞥见东北角上火光，一闪，熊熊燃烧起来。

火光下看的真切，只见那燃烧的房屋，连接着一片瓦舍，而且密集异常，如若听任这把火烧了下去，只怕要把数十幢株连的房屋，一把火烧光。

奇怪的是既没有人奔逃，也下见有人救人。

杨梦寰停在屋面上略一忖思，向那大火所在奔去。

这时那火势已然蔓延开来，五六幢房屋一齐燃烧起来，熊熊的火势，照红了半边天。

杨梦寰隐在一处屋脊之上，谢神望去，只见十几个劲装佩带兵刀的黑衣大汉，静静的倚着城堡而立，望着那高烧的火势。

这班人以是在等待着甚么、义似在监视那蔓延的火势。

杨梦寰心中暗作盘算，道：邓固疆虽然早已有备，遣出了堡中的老弱妇孺。把留在堡中之人，集中于邓府之中，虽然力量集中施用，可以加强了拒敌之力，但也不能任来人把这邓家堡的房舍，一把火烧光……。

心中正自没有主意，瞥见两条人影疾奔而来。

抬头看去，只见来人一老一少，正是那邓家堡的两位堡主。

老堡主邓固疆也换了一身黑衣劲装，背上斜背了一把开山刀。

邓开宇背插氏剑，腰系革囊，不知放的什么暗器。

杨梦寰一飘身，落入了屋下暗影处，但目光所及，仍可见到两人的身影。

邓开宇似乎已发觉偷袭城堡的黑衣人，突然探入革囊中，摸出了暗器。

杨梦寰在暗影之中，暗中却留神邓氏父子，和那十几个黑衣大汉的举动。

邓开宇一马当先，飘身跃下屋面，选择了一处有利地形，双手之中都扣着暗器，凝立不动。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邓开宇不知我在此地，不肯立刻出手，正待施展传音之术，促使邓开宇早些出手，以速战速决方式，解决了这几个黑衣人，突然一阵屋倒墙塌的声音传了过来。

原来邓家堡中的堡下，似是知人手下够，难以救熄火势，采取了隔离之法，将那火场四周的房屋推倒。

杨梦寰细看靠在城上的十几个黑衣人，仍然是站着不动，不禁心中动疑，暗道：“难道这人已被高手制服了么。”

这时邓开宇似是也发觉了情势有异，一扬右腕，一点寒星脱手飞出，正击中一个黑衣大汉的前胸之上。

那人中了暗器，仍然是静静的站着不动。

杨梦寰暗自忖道：不知何人有此武功，竟能在一瞬之间，连点了十几个人的穴道，而不让他有一招还击之能。

只见邓开宇纵身两个飞跃，落近那黑衣人身侧，伸手抓起了为首黑衣人，尚未来得及仔细查看，瞥见城堡上，飞梭般掠下来几条人影，直向邓开宇扑了过去。

邓开宇双手齐扬，发出暗器，以阻那些来人，背上长剑已然出鞘，挥剑迎击，打作一团。

但见城堡上人影连闪，又飞落七八个黑衣大汉，直向堡中扑来，邓开宇已为数条大汉缠住，恶战激烈，无能分身迎敌，眼看着七八条人影直扑入堡中。

杨梦寰心中暗道：看来今宵敌人似是大举来犯，如不伤他一些，只怕难以收场，取出一块绢帕，包在脸上，一跃而出，直向那奔来的大汉迎去。

他动作奇快，疾如飘风，迎上来人，一语不发，出手就是两记重掌，

震倒了当先两人，余下六人，已然撤出兵刃，分由四面围攻而上。

杨梦寰杀机已动，招招绝学，十二招便将六个围攻的强敌击倒。

转目望去，只见数十条黑衣人影，流星一般扑向了邓府中去，不禁一皱眉头，正待回援，瞥见数丈外火光照耀之下，阵战正烈。邓固疆长髯飘飘。手舞开山刀，和四个黑衣大汉正展开一场凶猛的恶斗，四人攻势猛恶，邓固疆已然被迫的守多攻少。

杨梦寰估量今宵之战，形势定然混乱，陶玉因不能亲身临敌，才遣来大批人手，如若再有慈悲心肠，只怕邓家堡伤亡惨重异常，心念转动，决心以快速手法求胜，长身一跃，直扑过去，左手发出一掌，逼开了一把单刀，疾快穿入了围攻邓固疆四周黑衣大汉群中，左掌右指，招招绝学，片刻间点倒了四个黑衣大汉。

邓固疆低声道：“杨大侠么？”

杨梦寰道：“老堡主快请赶回府中，主持大局，先求稳住局势，在下去助少堡主一臂之力。”

邓固疆眼看杨梦寰出手的威势，心中大为惊服，暗道：武林奉他为当代第一高手，看来果非虚传。

杨梦寰眼看数十个黑衣人扑入邓府中去，心中焦急异常，不待邓固疆答话，长身而起，扑向城堡下，人还没到，遥发出一记劈空掌力。

他闻一声闷哼，一个黑衣大汉，吃那掌力击中，踉跄一跌，向下倒去。

邓开宇长剑挥出，寒芒过处，把那黑衣大汉一剑斩为两段。

就这一瞬工夫，杨梦寰又点倒了三人。

邓开宇精神大振，唰唰两剑，刺伤了两个黑衣人。

七个围攻邓开宇的黑衣大汉，片刻间伤亡了六个，余下一个武功最强的，也吓得灵魂离体，转身一跃，奔逃而去。

邓开宇要待追赶，却为杨梦寰伸手拦住，道：“不用追了，他们这放火烧屋，不过是调虎离山之计，真正武功高强的，只怕都已直入堡中去了。”言罢，转身了一跃，人已到三丈开外。

邓开宇仗剑急追，但他如何能及得杨梦寰绝世轻功，眨眼间，杨梦寰人踪已杳；

这时那燃烧的火势已然逐渐的弱了下来，天上阴云密布，掩去星月，邓家堡笼罩在一片夜暗之中。

邓开宇轻车熟路，抄捷径赶回邓府，越过一道围墙，进入了一座跨院之中，隐身在壁角暗影之中，默查形势。

邓府中前后院正展开一场恶战，但因来袭之敌，都是久在江湖上走动的人物，布守邓府中的家丁，也都是经过严格训练之人，虽然到处恶战激烈，但却听不到呼叫之声，兵刃的交击和弩箭破空声，划破了沉寂。

邓开宇默查大势，心知是布守在府中的人，连珠弯箭，发挥了极大的功用，来袭之人，大都被弯箭挡住，府中形势，还是有惊而无险之局……

忖思之间，突然闻衣袂飘风之声，屋面上跃落下三个黑衣大汉。

这三人中，一个受了重伤，胸腹左肩上，各中了一双弩箭。

另两个黑衣大汉，扶着那受伤之人，缓缓在一座壁角坐了下来，拔出那受伤的人的弩箭，替他包扎伤势。

邓开宇默察形势，如若自己突然出手施袭，不难一举间尽伤两人，但他天性正大，虽处险恶之境。仍觉着偷行施袭有欠光明，当下沉喝一声：“小

心了！”疾跃而出，直向两人扑去，右手氏剑“白虹贯日”直袭右侧黑衣人，左手“飞钹撞钟”疾攻向左面黑衣人。

那两个黑衣人骤不及防，一时间应变不及，待挺身跃起，邓开宇剑势已到。

寒芒过处，生生断了右侧那黑衣大汉一条左臂。

但那左面大汉却一个大转身，避开了邓开的掌势，右手一翻，单刀出鞘。

邓开宇出手之前，早已思索好拒敌之法，飞起一脚，踢中那受伤大汉，长剑疾转，攻向右侧大汉。那人一条左臂，被邓开宇一剑斩断，剧痛刺心，眼看邓开宇一剑刺来，闪避不及，长剑透胸而过，当场倒地死去！

邓开宇一举而解决了两个敌人，也是冒了极大的危险，伏身一跃，刚好避开左侧袭来一刀，转身抢攻，展开了一场恶战。

那大汉武功不弱，但他眼见同伴惨死，不觉生出了畏惧之心，十成武功只能甲出了七成，邓开宇却是刚好相反，精神大振，攻势锐利，十成武功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大汉勉强支撑了十合，被邓开宇一剑逼开刀势，一掌击中右臂，随着一脚踢出，正中那大汉丹田要穴，摔出去七八尺外，口中鲜血狂喷，气绝而死。

邓开宇片刻间击毙了三敌，飞身跃上屋面，直向正厅奔去。

那是邓府的中心所在，也是府中发号施令的枢纽之地。

翻越过两重屋面，瞥见迎面奔过四条人影，当下一飘身，斜向一座天井院中落下。

脚还未沾实地，嗤嗤几声弦响，一排弩箭，直射过来。

邓开宇伏身避开，急急说道：“快住手，自己人！”

暗响中传过来一个代声音，道：“少堡主么？快请赶往正厅大院中去，堡主形势危……”

邓开宇不等对方话完，人已纵身而起，直向正厅奔去。

只见正厅前的院落中，正展开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恶斗，童淑贞长剑飞舞，和一个青袍老人打在了一起。

那青袍老人右手中握一柄摺扇，半张半合，童淑贞剑招虽然凌厉，但无能控制大局，正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七八个黑衣大汉手横兵刃，站在一侧观战，大概是被两人的恶战震慑，竟不敢出手相助。

沈霞琳手横长剑，白衣飘飘的站在大厅门口，头上长发乱垂，显然刚经过一场剧烈的恶斗。

四五具尸体，横躺在大厅前面，手中还紧紧握住匣弩。

邓开宇心惦父亲安危，仗剑护胸，直向大厅冲去。

那并排而立的黑衣大汉，欲待出手拦阻，已经不及，邓开宇有如一阵疾风飘过，冲入了大厅之中。

三个大汉，尾随邓开宇进来。

沈霞琳娇躯一侧，让开邓开宇，长剑一震，幻起三朵剑花，分向三人刺去。

这位心地慈善，满怀柔情的姑娘，纵然遇上大恶不赦之人，也是不肯轻易施下毒手，她剑上招术，有很多来自归元秘友，本是奇奥异常之学，出

手一击，就可置入于死地，全因心地慈善，不愿下手，剑势一出，点到即收，因此之故，使她剑招的威力大为减弱，有时根本变了样子，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授人以可乘之机，是以纵然遇到武功不如她甚多之人，也是难以取胜。

那三个黑衣大汉，看她剑花纷错刺来，齐齐举刀一封。

但听三声金铁交鸣，三人手中单刀，尽被震开。

沈霞琳这时如若下得毒手，急攻两剑，纵然不能尽伤三人，至少也有两人伤在他的剑下，但她却留剑不发。

三人似是未料到一个年轻美貌姑娘，腕力如此雄浑，剑上之力，竟能一举间震开了三人手中单刀，不禁微微一怔。

只听嗤嗤箭风破空，一排劲箭，由厅中射了出来，三人骤不及防，距离又近，尽皆为弩箭射中，两个伤重的当堂倒了下去，另一个伤势较轻，却带着弩箭，回头奔去。

且说邓开宇奔入厅中，运足目力望去，只见门口，窗外，到处隐伏着怀抱匣弩的家丁，邓固疆却端坐在厅中一张大师椅上，一语不发。

邓开宇缓步走了过去，只见邓固疆一条左臂上尽是鲜血，不禁悲从中来，强忍痛苦，黯然说道：“爹爹伤的很重么？”

邓固疆道：“不用管我，拒敌要紧，为父的虽然老迈，但这点伤还撑得住。”

邓开宇虽然未能细看爸爸臂上伤势，但见整个衣袖尽被鲜血染湿，已知伤势甚重，但又素知邓固疆刚正的性格，当下说道：“爹爹教训的是，”突然厉啸破空，直达庭院，显然强敌又来了缓手。

邓固疆一摔右手，道：“还不快去拒敌，咱们不能尽靠别人为保护咱们这邓家堡拼命，埋骨桑梓，死而何憾。”

邓开宇不敢拗违，转身向外行去，心中却是知道了父亲受伤甚重，这几句话，明是激励，暗中却是含有诀别之意。

他素知爹爹的个性，知道多言无益，回身向外行去，走到厅门处，心中不觉一沉，低声对沈霞琳道：“家父受伤甚重，但他生性刚强，不肯让我替他裹伤，姑娘是客人，他不好坚持拒绝，还请代出援手，在下是感激不尽，如若家父坚不肯包扎伤势，姑娘不妨强行出手，点了他的穴道。”

沈霞琳点点头，回身行去，一面低声说道：“那施摺扇的人，武功高强，出于毒辣，但童师姊剑招精奇，尽可应付，你不用出于帮她了，守在厅门，等我寰哥哥赶来，就可以制服他了。”

邓开宇心知她说的是客气之言，以自己的武功，纵然豁出命去，也难以帮得上忙。

抬头看去，只见院中恶战已至紧要关头，童淑贞剑势如虹，洒出朵朵剑花，把那青袍老人圈入剑影之中。

但那青袍人武功也异常精纯，仍在童淑贞急骤的剑势中展开反击。

这是一场武林罕见的高手恶战，双方都在全力求胜，形成拼命之局。

突然间传来了一声朗朗大喝：“王寒湘，昔年黔北一战，留了你一条生路……”

那青袍人听到有人直呼出姓名，心中震动，手中摺扇一慢。童淑贞剑招何等凌厉，乘隙而入，唰的一声，划破了青袍人的左臂衣袖，如非他闪避奇快，这一剑当生生斩断他一条手臂。

王寒湘摺扇呼的一张，唰唰攻出两招，逼住童淑贞的剑势，道：“在下

正是王某，阁下何人？”

邓开宇抬头看，只见杨梦寰青帕包面，站在对面屋脊之上。

王寒湘不待杨梦寰答话，突然纵声而笑，道：“是啦，你是杨梦寰。”突然仰脸发出一声动荡人心的怪啸，向两个奇装大汉道：“快些！不要放过他。”

这奇异的变化，只瞧得童淑贞和邓开宇齐齐为之一证。

这就一怔间，两个装束诡异的大汉已然跃上屋面，猛向杨梦寰扑了过去。

杨梦寰似是已知遇上劲敌，双掌疾翻，抢先攻出两掌。

两个奇装大汉竟然不肯避让，各出左掌，接下了杨梦寰的掌力，右手一齐探出，抓了过去。

杨梦寰一闪避开，立时和两个奇装人展开一场激烈的恶斗，以杨梦寰恁劲的掌力，竟是无法逼开两人，两个奇装人却紧逼在场梦寰的身侧，展开了一场近身的恶战。

虽然三人手中都没有使用兵刃，但搏斗的凶险，却比用兵刃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三人一直近身搏斗，掌指伸缩之间，即可遍及对方的大穴要害。

邓开宇只瞧的心中大感震动，意识到今宵之战，凶多吉少，那青袍人和这两个奇装人，武功的高强，都是江湖上难得。见的高手，看这番缠斗，杨梦寰童淑贞武功虽强，只怕一时也难胜得几人！

激斗中，突然童淑贞怒喝道：“着！”长剑一闪，刺中王寒湘的左肩。

王寒湘冷哼一声，绝学突出，手中摺扇一沉疾张，划破了童淑贞的左腿，衣裤应手而裂，鲜血溅涌而出。

剑光突敛，扇影疾收，两条交错人影，霍然分开。

童淑贞疾退两步，以剑撑地、肃立不动，那王寒湘亦似受伤甚重，一时间无再战之能。

第十回：待机一决

这时那一侧观战的黑衣人，似是瞧出便宜，彼此望了一下，突然向童淑贞扑了过去。

邓开宇心头大急，厉喝一声：“鼠辈敢尔！”正待纵身去援，忽听童淑贞轻叱一声：“找死！”微闭的双目突然睁开，长剑一抖，寒虹急卷而出。

但闻两声惨叫传来，两个当先冲近童淑贞的黑衣人，齐齐被拦腰斩作两截。

这石破天惊的一剑，使接续扑到的黑衣人骇然止步，不敢再擅越雷池。

邓开宇迈开脚步，突然停了下来，暗道：她重伤之后，仍有这般的武勇，如非内功绝佳，实难如此。这时突闻得一种关厉悠长，似哨非哨，似啸非啸的声音，传了过来。

王寒湘突然一振折扇，道：“撤退。”右手一挥，当先跃起。

七八个黑衣人，紧随在王寒湘的身后，登上屋顶。

只听箭风破空，一排署箭射了过去，又有两个黑衣人被钢箭射中，由

屋面上跌了下来。

两个奇装大汉，正和杨梦寰斗到生死关头之处，闻到那关厉的声音，突然疾攻两招，逼开杨梦寰掌势，疾奔而去。

这般来如潮水，蜂涌而至，去如飘风，眨眼不见。

杨梦寰站在屋面上，望着两个奇装大汉远去的背影，也未追赶。

惊天动地的一场恶战，重归静寂，留下的只是遍地尸骸，斑斑血迹。

杨梦寰跃下屋面，解下脸上的青帕，低声对邓开宇道：

“强敌已退，今宵不会卷土重来，少堡主请命他们打扫庭院，收拾残骸吧！”

邓开宇口中连声答应，心中却狐疑不定，暗道：来敌并无溃败之征，而且就势而论，敌强我弱，不知何以会忽然撤走……

杨梦寰神情严肃，缓步走到童淑贞身侧，道：“师姊受伤了么？”

童淑贞微微一笑，道：“一点皮肉之伤，不碍事的……”微微一顿，接道：“决战胜负未分，强敌何以撤走？”

杨梦寰低声说道：“有人暗中帮助我们，挡住敌人的后援高手，只怕他们的后援伤亡甚重，才行撤离。”

童淑贞奇道：“什么人能帮助咱们？”

杨梦寰道：“现在我也不知，师姊先请养息一下伤势……”

沈霞琳衣袂飘飘的行了过来，接道：“敌人都退了。”

杨梦寰道：“都退了，你扶着童师姊到房中去坐息一下，我去瞧瞧，还有没有残敌未去。”也不待沈霞琳答话，转身飞奔而去。

他心有所念，直向地窖奔去。

这衙守地窖的弩箭手，大都是邓府家丁，早已识杨梦寰，开了铁门，抱拳相迎。

杨梦寰走近宫天健养伤密室，举手一推，木门应手而开。

凝目望去，只见宫天健盘膝闭目而坐，似正在运气调息，不禁惊的一呆。

他回手关上木门，缓步走进宫天健的身侧，只觉他呼吸均匀，分明伤势已愈，心头更是震惊，忍不住低声叫道：“老前辈。”

宫天健缓缓睁开双目，望了杨梦寰一眼，淡淡说道：“杨大侠。”

杨梦寰只觉他说话的口气十分生硬，似是突然在两人之间划了一条鸿沟，征了一怔，道：“老前辈的伤势好了些么？”

宫天健道：“贱躯已然大好，不敢有劳杨大侠的费心。”

杨梦寰轻轻咳了一声，道：“老前辈的……”

宫天健接道：“老朽此刻正需运功，调息，不便多言。”说罢，闭上双目，不再理会杨梦寰。

杨梦寰连碰了几个钉子，心中有异，但对方既不愿说话，多问也是无益，转脸望去只见揭来用作试验的那黑衣大汉，早已不知去向，不禁叹息一声，起身向外行去。

宫天健睁眼望着杨梦寰的背影，欲言又止，暗自一叹，重又闭上双目。

这时老堡主邓固疆已为人抬入了地窖之中，地窖中高燃着四支巨烛，照的一片通明。

沈霞琳白衣上溅满了斑斑血迹，紧蹙着秀眉，站在邓固疆身侧，一看到杨梦寰，有如见到救星一般，急急说道：“寰哥哥，快来瞧瞧邓堡主的伤

势，他伤的很重。”

杨梦寰急急走了过去，仔细瞧过了邓固疆的伤势，低声说道：“不要紧，好好的休息治疗，不难复元。”

沈霞琳展眉一笑，道：“那我就放心了。”

杨梦寰心中堆集了无数的疑问，急欲要求得证实，正待行出地窖，忽见邓开宇喘着气奔了进来，急急问道：“杨大侠，家父的伤势如何？”

杨梦寰低声叹道：“无性命之危险，但他一条腿的经脉已断，只怕这一条腿难有复元之望。”

邓开宇黯然说道：“那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在下适才巡查宅外，发现了很多可疑的事。”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什么事？”

他为人忠厚，虽然早已料到，却不愿一语揭穿内情，败了人的兴致。

邓开宇道：“在下在宅外发现了甚多遗体，那些尸体都是伤在兵刀和拳掌之下，不是弩箭所伤……”忽然住口不言。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很多么？”

邓开宇道：“很多，而且三面都有，不下二十具，不知是不是杨大侠所杀？”

杨梦寰道：“不是，你心中早已知道不是我所杀的了。”

邓开宇被杨梦寰一语揭穿了心中之密，不禁脸上一红，说道：“不知何人有这等武功，赶来援手，却又不肯现身相见。”

杨梦寰道：“那些遗体伤势不同，自然不是一个人出手伤的了。”

邓开宇道：“不错。”

杨梦寰本待说出有人混入府中地窖，疗治好官天健的伤势，欲待出口时，突然又改变了主意，淡淡一笑，道：“我那童师妹呢？”

邓开宇道：“童姑娘在厅中坐息。”

杨梦寰道：“她伤的如何？”

邓开宇道：“一点皮肉之伤……”

忽听呀然一声，木门大开，官天健脸色肃穆，缓步走了出来。

邓开宇先是一惊，继而喜道：“宫叔叔的伤势好了？”

官天健点点头，望了邓固疆一眼，道：“你爹爹伤的很重么？”

邓开宇道：“杨大侠说，只怕要残去一腿。”

官天健回顾了杨梦寰一眼，淡然说道：“那也未必……”目光转注到邓开宇的身上，接着道：“你爹爹神志可还清醒？”

邓开宇怔了一怔，只觉这亲如父兄的义叔，口气突然陌生起来。

沈霞琳接着道：“他伤势很重，我点了他的穴道。”

官天健口中嗯了一声，望着邓开宇道：“告诉贤侄也是一样，令尊醒来之后，请贤侄转告于他，就说他待我数十年的情意，在下牢记心中，日后定当设法图报，贤侄珍重，为叔要去了。”

邓开宇虽是听得清清楚楚，但心中却仍是不信，忍不住问道：“什么，它叔父要走了？”

官天健道：“正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为叔的时间不多，不能等你爹爹清醒了。”

邓开宇一脸茫然之色，瞪着一对眼睛，望着官天健，呆呆的说不出话来。

只因这事情太过突然，虽然是摆在眼前的事实，邓开宇仍不敢相信。

宫天健轻轻叹息一声，道：“为叔的留下一点物件，在我坐息二十年的房中，为叔去后，贤侄再去取来。”言罢，转身而去。

邓开宇急急说道：“宫叔父当真的要走么？”

宫天健回头笑道：“自然是当真去了，贤侄多多保重。”

邓开宇突然一抱拳，恭恭敬敬的说道：“宫叔纵然一定要去，也请能够等家父醒来再走，免得家父责怪起来，小侄担待不起。”

宫天健道：“时间迫急，我必需立刻就走，令尊只怕不是一时片刻可以醒来的。”

杨梦寰突然接口说道：“邓兄，宫老前辈意志如此坚决，想必是有不得已的苦衷，邓兄也不必强留了。”

邓开宇望望宫天健，又瞧瞧杨梦寰，一脸茫然之色，不知如何开口。

宫天健双目精光暴闪，凝注在杨梦寰的脸上，脸上神色极是奇异，似怒非怒，似忧非忧。

杨梦寰一抱拳，道：“恭喜老前辈神功尽复，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宫天健轻轻叹息一声，道：“杨大侠，保重了，老朽就此别过，异口相逢何处？为敌为友？那就很难说了。”转身大步而去。

杨梦寰高声说道：“但愿人长久，在下不送了。”

遥闻宫天健道：“有劳贤侄代我向令尊多多致意，就说我宫天健人去心留，恩情常在！……”声音逐渐远去，终至消失不闻。

邓开宇眉宇间一片茫然，回头望望杨梦寰道：“这是怎样回事？”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详细的内情，我也说不出来，但他可能是受了威胁。”

邓开宇道：“宫老前辈风骨鳞峒，决不会屈服于人的威迫之下。”

杨梦寰道：“也许有了承诺！”

邓开宇接道：“这就可能了，他为人极守信诺，一言应承，终身信守，可是他二十年来未离开寒舍一步，又怎会对何人有所承诺呢？”

杨梦寰沉吟了一阵，道：“不论他是受人威胁，或是为了信守承诺，但匆匆的离此他往，决非早有存心。”

邓开宇道：“变化就在伤势转好之间。”

杨梦寰凝目望着那通往地窖的暗门，道：“这座地窖，共有几条可通之路？”

邓开宇道：“三条，一条正道，一条通往中院一座堆放杂乱之物的室中，还有一条除了家父和宫叔之外，连在下也不知道。”

杨梦寰道：“在咱们拒挡强敌之时，有人混入这地窖之中，替宫老前辈疗好伤势，要他答应离开此地，你说他可会答应？”

邓开宇道：“他日日想着恢复武功，也许可能答应。”

杨梦寰道：“如是那人很快的医好他的伤势，使他恢复神功，而且让他运气相试，果非虚言，但却最后留下一处大伤，说明在一定的时间内，赶往某处，再替他疗好最后一处大伤，如是过了时刻，那恢复的神功，即将再行失去，此等要挟，你说他去是不去？”

邓开宇道：“自然要去。”

杨梦寰道：“那人告诉他不得泄露一语只字，他就不会对咱们说了！”

邓开宇道：“这个自然。”

杨梦寰道：“这就是了，在咱们拒挡强敌之时，有人混入了这地窖之中，替宫老前辈疗好了伤势，并且和他相约在某处会面。”

邓开宇道：“正是如此，杨大侠料事如神，叫人好生佩服。”

语声微微一顿，道：“可是那人是谁呢？能有这等能耐。”

杨梦寰道：“世间能有如此能耐之人，除了一位妙手渔隐萧天仪医道通神外，那是只有寥寥几人可数。”

邓开宇道：“你说是多情仙子？”

杨梦寰道：“除了那赵小蝶，还有一位朱若兰姑娘，再就是陶玉，那朱姑娘出身金枝玉叶，气度、胸襟都非常人能及，不论做什么事，都是正正大，陶玉又决不会有这等耐心救人之举。”

邓开宇道：“这么说来，定然是那多情仙子了？”

杨梦寰道：“在未有确实证明之前，在下也不敢断言，但不论是谁，咱们都得有点消息。”

邓开宇和杨梦寰谈话之际，突然想起同来邓家堡的柳远来，那柳远自从进了邓家堡后，就再未见到过他，急急说道：

“那位柳兄呢？”

杨梦寰道：“柳见被兄弟派了出去，为了怕泄露机密，一直未对邓兄说起。”

邓开宇叹道：“杨大侠为武林拥称盟主，果有非凡之才，平稳之中，另有精巧安排。”

杨梦寰道：“令尊留在此地养息伤势，咱们到外面瞧瞧去吧！”

他为人深藏不露，事后才能发觉他过人才华，邓开宇知此言必有深意，当下吩咐了地窖的家丁，好好照顾老堡主，随在杨梦寰身后行去。

出了地窖大门，杨梦寰竟然折向后花园中行去。

邓开宇也不多问，紧随身后而行，穿过了几重厅院，进入了后花园中。

杨梦寰直行向花园一角，在一棵高大的白杨树前，突然一握真气，直飞起两丈多高，探手一挥，抓住了一根垂下的树枝，微一借力，人已翻了上去。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一轮红日，破地而出，景物清楚可见。

杨梦寰动作迅快，片刻间已然登上了高大白杨树顶。

邓开宇心中暗道：他到邓家堡来，不过两日夜的时光，大部份时间都在为宫叔叔疗伤，又赶上了这场恶战，在这急促的时间之内竟然仍有了布置，其人能为武林同道赞誉拥戴，倒不是全以武功称道了。

抬头看去，只见杨梦寰手中高举着一块红绢，不住摇动。

良久之后，才跃下大树。

邓开宇低声说道：“可曾看到柳兄？”

杨梦寰道：“我和他约好了联络的方法，至于他是否看到，那就不太清楚了，咱们等候片刻之后再说。”

他深锁眉头，心中似是有着很大的隐忧，但他既不愿说出，邓开宇也不好追问。

两人等候了大约顿饭时间，一条人影疾跃围墙而入。

邓开宇凝目望去，只见来人头戴斗笠，身着黑衣，一付农家装扮，面色黝黑、苍老，竟是素不相识，正待出口喝问，杨梦寰已拱手说道：“辛苦

柳兄了。”

那人伸手在脸上抹，恢复了本来面目，欠身说道：“杨大侠、邓兄。”来人正是柳远。

杨梦寰接口问道：“可曾瞧到了什么？”

柳远点点头道：“兄弟在邓家堡外，布设一十二处暗桩，料想敌人的来路去处都不难查看清楚。”

杨梦寰接道：“柳兄可曾见到了那多情仙子的属下？”

柳远道：“见到了，如非那多情仙子的属下相助，邓家堡只怕难有此刻的平静之局。”

邓开宇道：“这就奇怪了，那多情仙子为什么要帮助我们呢？……”他似是自知这几句话，说的甚是无味，陡然住口不言。

他脑际之间，经常盘旋着那多情仙子美丽的容貌，常在不知不觉间，提起她的名字来。

只见杨梦寰点头说道：“这就对了，宫老前辈定然是为她所救了。”

邓开宇道：“杨大侠可是说在咱们拒挡强敌之时，那多情仙子悄然混入了我们邓家堡。”

杨梦寰道：“正是如此，那多情仙子混入府中，救好宫老前辈的伤势，迫他离开。”

邓开宇不解的问道：“他帮咱们拒挡强敌，那是友好之举，道走宫老前辈，却又为敌之行，这等忽敌忽友的矛盾举动，不知是何用心？”

杨梦寰道：“这其间原因复杂，一时也说它不清。”

柳远突然一欠身，道：“两位请谈谈吧！在下还得去查看一下那埋伏四周的暗桩，瞧瞧看是否有人伤亡，一个时辰之内，再赶来此地复命。”言罢，抱拳一礼，越墙而去。

邓开宇望着柳远越墙而去的背影，道：“杨大侠料敌机先，预作部署，实叫兄弟佩服……”

语声微微一顿，道：“但兄弟有一事不明，还得请教杨大侠。”

杨梦寰道：“邓兄有何指教？”

邓开宇道：“就是那多情仙子和宫老前辈的事，彼此间素不相识，扯不上半点恩怨，为什么她要替宫老前辈疗伤，既然施恩，怎又结仇？逼他离开了邓家堡呢？”

杨梦寰沉吟了一阵，道：“详细的内情，在下一时间也难了然。但我想在这三五日内，必会有音讯传来。”

这中间关系微妙，杨梦寰并非全然不知，只是说出也难令人相信，说不定还将受人讥笑，只好避而不谈。

邓开宇大概是瞧出了杨梦寰不愿多提此事，避过话题说道：“不知家父伤势情况如何？”

杨梦寰道：“咱们回去瞧瞧吧！”

二人奔入地窖之中，邓固疆穴道已解，人也醒了过来，只因年纪老迈，失血过多，精神仍甚萎靡。杨梦寰低声对邓开宇道：“宫老前辈离开的事，暂时不要对老堡主提起。”

邓开宇点点头，还未答话，忽听邓固疆问道：“宇儿，你宫叔的伤势如何？”

邓开宇一生之中，从未对父亲说过谎言，此刻要他骤然间以谎言相欺，

竟觉得难以出口，他停了半天，才说出一句“他很好”来。

邓固疆微微一笑，闭目睡去。

邓开宇抹去头上汗珠儿，缓步退了出去，只见一个家丁，手中执著一张白色封筒，肃立在地窖之外，欠身一礼，说道：

“少堡主。”伸手递过封筒。

邓开宇接过一瞧，只见上面写道：书奉杨梦寰亲拆，七个大字。

邓开宇一皱眉头，暗道：何人写来此信，又怎知杨梦寰在邓家堡中。

忖思之间，杨梦寰已随后走了过来，问道：一什么事？”

其实他早已看到是自己的信，只是不愿直接说出而已。

邓开宇回头递上白色封筒，道：“杨大侠的密函。”

杨梦寰拆开封筒一瞧，只见上面写道：“今夜二更过后，于邓家堡西北十里外，荒园茅舍候驾，事极紧要，切勿外泄。”

短短数字，下面却无具名，画了一幅地图，详尽的注明了会见之地。

杨梦寰缓缓把密函藏入怀中低声说道：“我去瞧瞧童师姊的伤势。”

邓开宇瞧出他不愿多说，自是不便多问。

杨梦寰急急行入童淑贞的房中，只见她正在和沈霞琳谈笑。

这位际遇凄凉的少女，终日里愁锁着双眉，但此刻却似突然开朗了很多。

杨梦寰掩去脸上愁苦之容，换上副笑意，和两人天南地北的扯了一阵，悄然回到自己的房中，盘膝打坐，运气调息。

柳远和邓开宇两次进入房中，但杨梦寰却装作禅定未醒。

两人不便惊扰，只好悄然退去。

是夜初更过后，杨梦寰悄然离开了邓家堡，直向那荒园茅舍之中奔去。

那封筒内，把约会之地说的十分详细，而且附有画图，找起来并不十分困难。

这是个无月无星的黑夜，满天浓云欲雨，更增加了黑夜的阴森恐怖。

杨梦寰按图索骥，找到了那座荒园，果见残破荒园里，有座点燃灯光茅舍，当下加快脚步，奔近茅舍，推开水门，凝目望去。

这一座破败的茅房，靠壁间放着一张白水方桌，桌上高燃着一枝红烛，照的满室一片光亮。

只见娇艳如花的赵小蝶，寒着一张粉脸，和陶玉对面而坐，两人各据一方，彼此沉默不言，似是都在等待自己，杨梦寰不禁微微一呆。

赵小蝶头不回顾，目不转视，冷漠说道：“杨大侠，请进啊！”

杨梦寰口虽不言，心中却大为吃惊，暗道：假若陶玉和赵小蝶联手合作，武林中必将是尸骨如山血流如河的惨剧……

心中念头转动，人却缓缓向前行去，走近木桌旁边，自行坐了下去。

这张小木桌长不过三尺，宽不过两尺有余，那陶玉和赵小蝶对面而坐，杨梦寰只好在两人之间坐了下来。

三个人各据一方，各人的脸色都是一片肃穆，木然的坐着，谁也不愿先和对方讲话。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还是杨梦寰打破了沉寂，轻轻咳了一声，“不知两位之中，是那一位邀在下前来。”

赵小蝶道：“我！怎么，可是有些不配么？”

杨梦寰道：“那里，那里，赵姑娘既有宠召，在下自是应该如命而来。”

赵小蝶轻轻咳了一声，道：“杨大侠这么看得起我，当真是叫贱妾感激的很。”

杨梦寰一皱眉头暗自忖道：只听谈话口吻，我们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当下说道：“姑娘函召在下来此，不知有何指教？”

赵小蝶冷冷的说道：“奉劝一事。”

杨梦寰道：“什么事？”

赵小蝶道：“看在我那朱姊姊的面上，我要劝你一句话，今日此时起，退出江湖外，不要再多管武林的事。”

杨梦寰道：“为什么要在下人退出？”

赵小蝶道：“因为我怕一时间克制不住自己，出手伤害到你。”

杨梦寰吃了一惊，暗道：这么看来她已准备正面和我为敌了！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可是已和陶玉协商好称霸武林的大计么？”

赵小蝶冷冷说道：“这个不用你管了。”

杨梦寰剑眉耸动，似要发作，但他终于忍了下去，淡淡一笑，目光转注到陶玉脸上，道：“陶兄高见如何？”

陶玉道：“兄弟悉听赵姑娘的吩咐。”

杨梦寰笑道：“可是在下并不要听。”

陶玉道：“你要怎么样？”

杨梦寰道：“如若没有你从中作梗，就算赵姑娘称霸江湖，也不致作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陶玉道：“杨兄觉得如何才好？”

杨梦寰哈哈一笑，道：“寒夜荒园，茅室孤灯，正是一处很好埋骨所在。”

陶玉道：“你想动手？”

第十一回：错综情仇

杨梦寰道：“咱们三人，今宵总该有一人埋骨此地。”陶玉道：“你看是那一个？”

杨梦寰道：“也许是在下，也许是陶兄。”

陶玉道：“杨兄之意，可是向兄弟挑战么？”

杨梦寰道：“如若武林中非有一次杀劫不可，如若咱们将来免不了一场拼斗，那就不如现在分别出生死胜败的好。”

陶玉望了赵小蝶一眼，欲言又止。

赵小蝶突然冷笑一声，道：“杨梦寰你凶什么？可是觉着你的武功定能胜过陶玉么？”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正和姑娘之言相反，在下实无信心能够胜过陶玉。”赵小蝶道：“既无信心胜人，为什么凶狠如此？”

杨梦寰哈哈一笑，道：“一件事放在心中，总归是难以安得下心，倒不如早些解决的好，”赵小蝶柳眉耸动，冷冷说道：“以天下武林安危为己任，杨大侠好大的口气啊！”

杨梦寰道：“既是水火之势，早晚难免一场，何不早作一场决战。”

赵小蝶道：“别说你未必是陶玉之敌，纵然你胜过陶玉，也还有赵小蝶

活在世上，只怕也无法让你称心如愿。”

杨梦寰先是一怔，继而浩然一笑，道：“赵姑娘今宵约在下到此，究竟为了什么？”

赵小蝶道：“本来要和你谈谈天下武林大事，但此刻我瞧是不用再谈了。”

杨梦寰突然站起身子，道：“既是如此，在下就此别过。”赵小蝶道：“这般就走，不觉着来去太无价值么？”缓缓站了起来，走到陶玉身后，伸出左手，放在陶玉肩上，口角间笑意盈盈，附在陶玉耳边说道：“玉兄，不用怕他……”声音越来越低，终不可闻。

只见陶玉那俊美的脸儿，泛起了笑容，不住点头。

杨梦寰心中暗道：如若这两人合起手来，为害江湖，只怕是请得朱若兰下山也难以对付。

忖思之间，忽见陶玉挺身而出，笑道：“杨兄可是当真想和兄弟拼个生死出来么？”

杨梦寰道：“如若陶兄有兴，兄弟是舍命奉陪。”

陶玉笑道：“就算在下不是杨兄之敌，赵姑娘也不会坐视不管，杨兄你可曾算过这一战的胜机么？”

杨梦寰道：“大丈夫只求心安理得，生死胜败的事岂会放在心上。”

陶玉道：“杨兄这干云豪气，磊落胸怀，实叫兄弟佩服的很……”

语声微顿，接道：“好！兄弟就奉陪一战吧！”

赵小蝶缓缓取下了按在陶玉肩上的左手，退到一侧，大有袖手观火之意。

杨梦寰暗中提聚真气，凝神待敌，心中却是暗作盘算，道：今日之局，只怕是难有善果，赵小蝶用心何在？实叫人难以猜测，如若她从中作梗，纵然有胜过陶玉之能，也无法生离此地。

陶玉神情间一派轻松，似是对今日之局有了必胜的把握，左掌护胸，右掌待敌，微笑着说道：“杨兄找兄弟拼命，那就请出手吧！”

杨梦寰望了赵小蝶一眼，挥手一掌拍了出去。

陶玉左掌平胸推出，硬向杨梦寰掌势上面迎来。

杨梦寰心中大为惊奇道，他拳招、剑法样样都在我之上，但内力却比我逊上一筹，何以竟弃长用短，和我硬拼掌势忖思之间，双掌已然接实。

但闻砰然一声，两人被震的各自向后退了一步。

杨梦寰隐隐觉着陶玉的内功，似是较过去强了甚多，当下说道：“陶玉，你的身体复元很快，这一掌隐隐之间已恢复未受伤的勇猛。”说话之间，双手已各攻三招。

陶玉双掌挥转，轻描淡写的封开六招，笑道：“可是犹有过之么？”

杨梦寰道：“纵有长进，那也有限的很。”

陶玉冷冷一笑，不再答话，全力挥掌抢攻。

刹那间，掌影飘飘，满室风生，案上的烛火摇红，壁间积尘横飞。

这座茅屋久无人居住，十数年的积尘，被两人的掌力震的纷纷飘下，片刻间整个的茅室之内，有如升起了一层黑色的烟雾。

赵小蝶退在茅屋一角观战，眼前积尘飘飘，心中大是厌恶，一运气，在身躯四周布起了一堵气墙，落下积尘，难以逼近她两尺以内。

陶玉和杨梦寰虽然亦觉那落尘讨厌，但已无暇顾及。

原来两人恶战，渐入凶险之境，掌上蓄蕴的真力也是愈来愈强，掌指的变化也逐渐的奇诡恶毒，指袭之处，无不是足以致命的大穴要害。

这两人武功相若，谁也不敢轻易有着丝毫大意，生死攸关，纵然是落尘再密一些，也是不敢分心旁顾。

杨梦寰心知再这般缠斗下去，那陶玉胸中熟记“归元秘笈”上的武功，都可一一的得到了印证，无疑给他一个习练武功的机会，心念一转，立时改变了打法。

陶玉心中亦是暗作主意，心想：“我今日如能把杨梦寰毙在掌下，赵小蝶亦将永远斩除了心中一缕痴念，天下才貌双绝的少年英雄，除了杨梦寰，就数我陶玉……”

念头转动之间，突觉身前压力大增，杨梦寰右掌迎胸劈来，威势强猛，有如排山倒海一般。

陶玉上次和杨梦寰动手时，吃过了一次苦头，被震荡了内腑，凭仗“归元秘笈”上的疗伤秘诀，和赵小蝶内力相助，才得极快的使伤势复元。此时突感压力袭来，本是不敢和杨梦寰硬拼掌力，但因赵小蝶守在身侧，又想到必要时赵小蝶会出手相助，竟然举起了右掌，又硬接下杨梦寰迎胸一击。

双掌相触，响起了一声蓬然轻震。

杨梦寰身子一阵幌动，足下陷落半寸。

陶玉却是马步不稳，退后了两步，才拿桩站好。

但他终于把杨梦寰深厚的内力接下。

双方各以右掌，抵触一起，各运内力攻向对方。

表面上看去，各出一掌相触，反不如拳来脚往的恶战凌厉，实则这是武林中一种最险恶的拼斗之沫，绵绵内力源源由掌内涌出，攻向对方，只要一方内力稍弱立时可分出生死存亡。

相持大约有一盏茶工夫，杨梦寰内力稍胜一筹，渐占上风，陶玉却渐感不支，缓缓仰身向后倒了下去。

这等互拼内力之战，虽然不支亦不能逃，陶玉只要一松真气，杨梦寰那滔滔不绝的内力，立可把陶玉震死掌下。

烛光下，只见陶玉的脸上，汗珠儿滚滚而下，显然已到了强弩之末，再难过一刻工夫。

一侧观战的赵小蝶突然举步而行，走到了陶玉身后，伸出纤纤玉手，一指点在陶玉的背上。

陶玉内力陡增，反弱为强，不但平反劣势，而且反把杨梦寰逼的上身向后倾斜。

赵小蝶望着杨梦寰赤红的脸色，肃然说道：“我没有帮助他，只不过点了他一处穴道，激起他生命中的潜力。”

她似自言自语，又似在对杨梦寰解释。

其实杨梦寰正运起所有的气力，在生死边缘上挣扎，根本未听清赵小蝶说些什么。

双方又相持一刻工夫，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杨梦寰虽然稍处劣势，但陶玉亦不能向前攻进一分半寸。

原来两人内力相差有限，同时面临到体能的极限，虽然谁能稍增上三五十斤气力，就可把对方置于死地，可是事实上谁也不能。

又相持了一刻工夫，双方同时发出了喘息之声。

黄豆大的汗珠，一颗接一颗由两人脸上滚了下来。

这时两人已成了欲罢不能之势，只有这般对峙下去，直到筋疲力竭，死而后已。

杨梦寰心中已有了必死之志，只要能和陶玉同归于尽，那就算偿其所愿，但陶玉却是大为后悔，想到此后，盟主武林霸业的威风，今日如和杨梦寰同时死于这荒园之中，岂不是满怀的雄心大志，尽成泡影。

一个漠视生死，全力施为，但求能为武林消灭一个大祸患，生死在所不计，一个顾惜生命，心有所憾，心理上的影响减少了他的实力。

但见杨梦寰分分前移，又逐渐的平反劣势。

这当儿两人已成斤两之争，谁能使生命中潜力多发挥斤两之力，就可多一分取胜之机。

赵小蝶冷眼旁观，看两人实已难再支撑多久，再要强撑下去，顷刻间都将身受重伤，当下举步而上，直对两人行去，伸出纤纤玉手，双掌齐出，同时分拍在杨梦寰和陶玉的背上。

她出手拿捏的时机恰到好处，两人在同一时间内，一齐失了主宰自己之能，同时垂下了右掌。

杨梦寰转过脸去，望了赵小蝶一眼，欲言又止。

赵小蝶淡淡一笑，道：“你瞧什么？我如不管你们，这将是一个两败俱伤之局，难道你还能胜了人家陶玉不成？”伸手拍活两人穴道。

杨梦寰闭目不语，其实此时说一句话亦觉得十分吃力，何况局势险恶，他必须早些设法恢复体力，必要时以倾尽其能，作孤注一掷。

陶玉更是在潜心内修，依照“归元秘笈”上的口诀行功调息。

杨梦寰不知那“归元秘笈”记载的导气之法，行功调息起来，吃亏甚大，不及陶玉来的快速，他尚在运息之间，陶玉已调息完毕，霍然睁开了双目。

这时两人相距甚近，陶玉只要一伸手，就可击中杨梦寰要害大穴。

陶玉似是心知此刻出手击毙杨梦寰，决非赵小蝶所同意，暗中运劲于指，准备在赵小蝶不注意时，暗中偷袭，如若一击把杨梦寰毙于指下，那时赵小蝶心中纵然不悦，也是回生乏术了。

那不但可以少去了一个阻碍霸业的大敌，而且也少去了一个情场上的敌手。

杨梦寰仍在运气调息，对身外险恶的处境，却是一无所知。

赵小蝶突然举步行近两人的身侧，缓缓蹲下了娇躯，娇声说道：“陶玉啊！”

你可想借他调息机会杀了他么？”

陶玉道：“没有的事，这暗施算计的事，兄弟如何能作得出来。”

赵小蝶娇媚一笑，道：“你们男子汉，都有些英雄性格，虽是劲敌，但也不愿出手暗施算计，唉！如是换了是我们女人，那就不用顾忌了。”

陶玉笑道：“妇道人家倒也是不用笃守信诺，”赵小蝶扬了扬柳眉儿，笑道：“你的武功日有进境，杨梦寰却已是停滞不前，你现在不杀他，日后杀他也是一样。”

这时杨梦寰已然调息完毕，醒了过来，但闻得两人谈话之声，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我得听听两人说些什么。

但陶玉说道：“赵姑娘，在下心中有一桩不解之事，想请教姑娘一二。”

赵小蝶道：“什么事？”

陶玉道：“自然是关于武功方面了。”

赵小蝶道：“咱们武功同时得自归元秘笈上，你不明白的，只怕是我也不知，但却不妨说出来，咱们研究研究。”

陶玉道：“在下照那归元秘笈上记载习练，自信没有半点错误，但近月之中，却感到内功凝滞不进，不知是何缘故，唉！”

拳招变化之上，我自信已可胜过杨梦寰，只是内力上却似弱他一筹，始终无法胜他，”赵小蝶道：“这事不足为怪，需知一个人的武功进境到某一种程度之后，都将面临着一种无法克服的体能极限，不论天赋如何，都无法克制此关，也就是说一个人把他身体潜能完全发挥到极致，这时不但内功难再增进，而且面临着巅峰的险关，随时有走火入魔，自爆血管的危险，如何能使武功和滞留的体能配合，一直是武学无法克制的一个难关，你目下的现象，正是如此。”

陶玉长吁了一口气道：“难道就没克服的办法了么？”

赵小蝶笑说：“也许会有，但我还未想通个中的奥秘。”陶玉道：“据那归元秘笈上的记载，有一种佛、道合璧的大般若玄功，列为内功至上之学，不知能否克服武功极限的难关……”说话之间，突然合掌作势，双掌合胸，突然一股暗劲，呼的一声，由赵小蝶身侧穿过，击中了杨梦寰。

但闻杨梦寰闷哼一声，站起身子，步履踉跄的奔出了茅舍。

赵小蝶料不到陶玉竟会陡然问下手偷袭，想待阻止，已自不及，眼看杨梦寰步履踉跄而去，心中大怒，暗道：这陶玉心地如此恶毒，非得给他点苦头吃吃不可。

回目望去，只见陶玉紧闭双目而坐，似是已知此举必将惹怒赵小蝶，索性连望也不望赵小蝶一眼。这时，赵小蝶只要举手一击，立可把陶玉伤在掌下，但她强自忍下心中的愤怒，娇声笑道：“陶玉，你出手大轻了，这一掌打他不死。”

陶玉听那赵小蝶语音柔和，似是毫无怒意，不禁胆气一壮，缓缓睁开双目，笑道：“虽然不足要他的命，但那一击力道甚重，也得十天八天静养。”

赵小蝶探手摸出一粒白色丹丸，笑道：“这粒丹丸，补神益气，你刚和杨梦寰硬拼掌力，消耗不少内力，服了此药，对你帮助甚大。”

陶玉伸手接过丹丸，淡淡一笑，道：“这等珍贵之药，在下要好好的收存起来，备作日后之用。”他生性多疑，竟是不肯服用。

赵小蝶缓缓站起身子怒道：“你这人如此多疑，咱们如何能够合作。”言罢转身而去。

陶玉急急说道：“姑娘留步。”

赵小蝶突然口过身来，扬手一指，遥遥点了过去。

一缕指风，疾射而去。

陶玉狡诈绝伦，心知自己如若避开赵小蝶这一击，说不定将引起她的杀机，当下一运气，微偏身躯，让过要穴，硬接一击。

赵小蝶眼见指风击中了陶玉，冷笑一声，道：“陶玉，你处心积虑的想杀掉杨梦寰，但如你杀了他，对你百害而无一利，我这一指用的很有分寸，点了你一处经脉，使你三个月内武功难有进展。”

陶玉笑道：“在下自知在短短一两年内，还不是姑娘之敌，伤死在你的手下，那是败的心甘情愿，你既畏惧于我，何不借此机会取我性命。”

赵小蝶笑道：“我要你和杨梦寰始终保持个半斤八两之局，对峙于江湖之上。”

陶玉道：“是了，我们既无法分出胜败，姑娘就可在江湖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赵小蝶道：“那也不是，你和那杨梦寰已面临了体能负荷的武功极限，要说短期能有如何大进，超越过我，那是大不可能的事，但你有‘归元秘笈’，可能在半年内越过杨梦寰，你这人手段毒辣，只要你能够杀，决然不会放过他。”

陶玉接道：“难道姑娘的成就已超越了体能的极限么？”赵小蝶道：“我也一样受着体能极限的困扰，只不过咱们感受的不同罢了。”

陶玉生恐赵小蝶瞧出了自己负伤不重，赶忙装出满脸痛苦之色，闭目不言。

赵小蝶道：“陶玉，如若你觉着不适，就把那一粒丹丸服下。”也不容陶玉再多说话，纵身一跃，飞出茅舍，四下打量一眼，直向西北方追了下去。

且说杨梦寰在骤不及防之下，吃陶玉陡然间暗发内力击中，内腑受伤甚重，强自提聚一口真气，压住伤势，不让它立时发作，快步向外奔去。

他尽量压制着伤势，争取逃走的时间，一口气奔出了数里之遥，到了一片丛林旁边。

这时，他实在已然无法支撑，靠在一株大树之上。

这当儿悄然由林中走出来两条人影，直向杨梦寰身侧欺去。

杨梦寰耳目已然失了灵敏，两人直逼身侧七八尺处，仍是一无所觉。

那当先之人，唰的一声抽出身上单刀，沉声问道：“前面是甚么人？”

杨梦寰内腑受伤甚重，再加上这一阵快行疾走，人已大感不支，体力和精神都已到了崩溃之境，闻得那喝叫之声，陡然精神一振，缓缓转过身子，失去神采的双目中突然闪起一片神光，望了两个大汉，冷冷喝道：“你们是陶玉的人？”

那当先手执单刀的大汉应道：“不错，阁下定然是杨大侠了？”

杨梦寰哈哈一笑，道：“正是杨某。”

那站在后面的大汉伸手在腰中一探，松开扣把，解下了一条软鞭，说道：“杨大侠受伤很重么？”

杨梦寰冷冷说道：“杨某人虽然受伤不轻，但如要收拾两位，那也不算什么难事。”

一面说话，一面暗中提真气，准备出手。

那手执单刀大汉眼看杨梦寰神采飞扬，不像受伤的样子，不禁心中有些害怕，平刀护身，缓缓说道：“在这片林木之中，至少有咱们二十多个人手埋伏，杨大侠如若轻举妄动，只怕很少有得胜机会。”

那手握软鞭的大汉接道：“如是杨大侠自知无望取胜，咱们这树林中早已备有马车，杨大侠只要登上马车，咱们就先把杨大侠送往萧神医那里去，先为你治好伤势，”杨梦寰心中一动。道：“那个萧神医？”那执刀大汉笑道：“妙手渔隐萧天仪，萧神医，那是药到病除，着手回春。”

杨梦寰暗暗吃惊，道：“王寒湘已为陶玉收用，想不到萧天仪也被收服手下……”

只听那执刀大汉说道：“看你受伤情形，似是已无再战之能了。”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两位在陶玉手下，是何身份？”

那执刀大汉道：“在下等都是执法队下的武士。”

杨梦寰一面强行运气，压制伤势，一面暗中提聚功力，口中却笑道：“那执法队中共有几人？是何人带队领导？”

那执刀大汉淡淡一笑，道：“杨大侠问的这般清楚是何用心？”

那人笑道：“我等奉命追查你杨大侠的行踪，一路行来，直到此处，以你杨大侠受伤之重，我等如若暗施算计，早已得手，不过……”

杨梦寰内功深厚，虽然受了重伤，但面对生死交关之时，仍能提住一股真气，凝劲掌上。

但他心中明白，这等勉强出手只有挥手之举，危险异常，一击之能，立时将功力消散，再无还手之力，如非有绝对把握，不能轻易出手。

这两人相距有三尺左右，出手一击，很难把两人同时震倒，必得想个法子把两人同置于一击掌力之内。

心中念头打转，口里应道：“不过什么？”

那执刀大汉道：“咱们帮主的希望，最好能生擒你杨大侠……”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就凭你们两个人么？”

那执刀大汉正待答话，突然林中有人接道：“自然是不止他们两个人了。”缓步走出一个紫脸长衫，背插九环刀，腰挂镖袋的老者。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胜一清。”

来人正是昔年李沧澜领导天龙帮时五旗坛主之一的子母神胆胜一清。

胜一清微微欠身，笑道：“杨大侠久违了，令岳的身体可好？”

杨梦寰暗暗叹息一声，心知此人武功高强，重伤之躯实：难和他为敌，缓缓松去掌上凝聚的功力，道：“家岳身体很好。”

胜一清叹道：“昔年在下追随令岳之时，曾和杨大侠为敌，想不到五年之后，仍然要和杨大侠敌对于江湖之上。”

杨梦寰冷冷说道：“昔年天龙帮五旗坛主，在下最敬服胜老前辈的为人……”胜一清叹口气，接道：“往事已矣，不堪回首，咱们还是谈谈眼下的事吧！”杨梦寰自知难以和人抗拒之后，赖以支持重伤之躯的精神力量，立时散去，身躯已感不支。

胜一清目光何等锐利，已瞧出杨梦寰受伤极重，难再支撑，急急接道：“陶帮主重复天龙帮后，不但把在下和王坛主请了过去，而且连那妙手渔隐萧天仪也已投效帮中，杨大侠既是受伤很重，何不随在下一行，同去见过萧神医，先行疗伤势再说。”

杨梦寰心中暗道：此时既已失去了抗拒之能，不答应也要被他们生擒而去，倒不如答应下来。

心念一转，肃然答道：“胜老前辈如是以礼相请，虽是龙潭虎穴，我杨梦寰也不在乎，如说是以武相逼，我杨某虽受重伤，但亦将拼尽最后元气一战。”

胜一清道：“自然是以礼相邀了。”

杨梦寰道：“如若胜老前辈是一番诚心，先要他们抬一张软榻来。”

胜一清道：“杨大侠先请打坐调息，在下立刻吩咐他们去办。”

杨梦寰道：“有劳了。”盘膝坐了下去，运气调息。

他心知此去凶险万端，但也是唯一的逃生之机，他虽不怕死，但却明白此刻死非其时，凭仗自己的内功基础，如能有上两三个时辰的调息，还可能使神功恢复大部，那时既有可战之能，自是有逃走的机会了。

片刻之后，两个大汉抬着一个门板扎成的木榻走了过来，说道：“一时不易找得软榻，只有暂用木板扎成，不知可否适用？”

胜一清望了那木榻一眼，只见上面铺着一层很厚的棉被，点点头，道：“可以用了。”伸手托起杨梦寰的身子，放置在木榻之上，接道：“快些赶路。”

两个大汉抬起板榻，奔行如风。

胜一清紧追在那板榻之后相随。

杨梦寰并非神智无知，但他必需要尽最大的耐心，和冒着死亡的大险，争取在未见到陶玉之前的一段时光，尽量使功力恢复。

因此暂把处境的险恶置于度外。

他内功基础深厚，任、督二脉已通，别人需要数夜坐息，才可使真气畅通，杨梦寰只需几个时辰即可。

真气渐渐的流转，伤势大减，不觉间进入了浑然忘我的禅定之境。

当他醒来之时，已然是日光满窗，自己正坐在一张洁褥净被的大床上，不远一张木椅上，坐着子母神胆胜一清。

杨梦寰一抱拳，道：“多谢老前辈代为护持，救了杨某一命。”

胜一清一皱眉头，道：“彼此是敌对相处，杨大侠也未免太过胆大了。”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昔年天龙帮五旗坛主之中，要以胜坛主的为人最为光明磊落，在下相信胜坛主不会暗施算计。”

胜一清轻轻叹息一声，道：“目下的天龙帮已非昔年李帮主领导的天龙帮了，陶帮主的性格，也和李帮主大不相同，做事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方法，日后还望杨大侠小心一些……”

他似是有很多话要说，但只说了一半，却突然住口不言，起身而去。

杨梦寰似已瞧出他有难言之隐，既是人家不愿说，自是不便多问，站起身来，暗中一提真气，伤处虽然仍有些隐隐作痛，但真气已可畅通全身，估计功力，该已恢复了六成以上，不禁胆气一壮，缓步走出室门。

只见四个佩刀的黑衣大汉并肩而立，拦住了去路。

左首一人咧的一声，拔出了背上单刀，冷冷说道：“杨大侠要到那里去？”

杨梦寰冷冷的望了四人一眼，道：“四位可是执法队中人么？”

仍由那左首大汉答道：“不错。”

杨梦寰心中暗道：大约这四人还不知我已恢复了功力，我如出手点伤了四人，借机逃逸并非什么难事，但只怕要替胜一清留下无穷麻烦，心中念头转动，口里问道：“那胜一清胜老前辈，在你们天龙帮中，职司何位？”

那大汉道：“是咱们执法香主。”

杨梦寰道：“我要请你们胜香主说话……”屈指一弹，一缕指风疾射而出，击在那大汉手中的单刀之上。

那大汉骤不及防，手中单刀脱手落地。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就算你们四人合起手来，也非我杨某之敌，何况拦我去路了。”

这四人眼看杨梦寰功力已复，自知非敌，心中大惊，留下三人看住杨梦寰，一个疾奔而去。

片刻之后，胜一清带了四个身着黄衣的老者，一齐赶来。

杨梦寰目光一转，看四个黄衣老者，双目中精光闪从，似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心中亦不禁暗暗惊道：这些人物，何以竟都肯归附于陶玉手下，

助他为恶。

只见胜一清一抱拳，道：“杨大侠竟然在极短时刻中恢复神功，好叫老朽佩服。”

杨梦寰心中暗道：听他口气，似是有甚多碍难，不能和我多谈，当下拱手，道：“好说，好说。”

胜一清回顾了身侧四个黄服老者一眼，四人立时散布开去，布成了一座方阵，把杨梦寰围在中间，然后才冷冷说道：“杨大侠要下属找老朽来，不知有何见教？”

杨梦寰原想问明白自己去后，不知是否会影响到胜一清的安全，但见他的神态、语气故意说的甚是陌生，只好改变语气，道：“明人不做暗事，大丈夫来去光明，在下要离开此地，是以特遣人奉告一声而已。”

胜一清紧张的神情，突松一松，冷冷说道：“在下和杨大侠虽然相识，但杨大侠乃敝帮主寻拿要犯，在下实难作主……”

杨梦寰冷笑一声，接道：“胜香主不用误会，在下并无意动之以昔年相识之情，求予释放。”

胜一清道：“杨大侠之意，可是想凭藉武功闯出去么？”

杨梦寰道：“不错，在下正是此意。”

胜一清道：“杨大侠如自信有此能耐，那就不妨试试。”

目光一掠四个黄衣老人，四人立时举起右掌，平胸待敌。

杨梦寰目光如电，缓缓由四个黄衣老者脸上扫过，借机打量了逃走之路。

但闻胜一清冷冷接道：“杨大侠是咱们帮主寻拿要犯，咱们原本不便相犯，但如杨大侠要想逃走，那就不能怪在下等出手阻拦了。”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拳脚无眼，如是诸位定要动手，只怕是难免要有伤亡。”

胜一清道：“将军难免阵上亡，杨大侠有什么惊人之技，尽管出手，在下等如是伤在你杨大侠的手中，那也只有怨我等学艺不精了。”

杨梦寰暗自忖道：看将起来，他并无翼护属下之意，我也可放手施为了。

他这数月来，连和陶玉重振的天龙帮数度交手，事后深思，常觉下手間，过于仁慈，立威不足，今日倒是得全力施为。好好的杀他们几个。

心念一转，冷冷说道：“诸位如若认为我杨某人是仅得虚名，那就不妨出手试试。”

说话之间，突然举步而行，直向外冲去。

他的举动潇洒自如，看上去毫无防备。

正东方一个黄衣老人，似是四人中的首脑，当先发动，横移一步，举掌劈出。

杨梦寰冷笑一声，左掌一伸，接过掌势，右手紧随着发出一掌。

那黄衣人久闻杨梦寰的大名，这一掌劈出，极力小心，那知一和杨梦寰掌势相触，觉出不过尔尔，正待运加劲力，撞击过去，突觉一股强劲由旁侧疾涌上身，不禁心头大骇！

杨梦寰内力收发随心，那正东方位上黄衣老者，吃那撞向身上的潜力一震，身不由己向后退了两步，冷哼一声，尽出全力，和那压来的潜力抗拒。

那知杨梦寰劈出的掌势突然一收，黄衣老者身不由己向前一栽，几乎

撞向杨梦寰的怀中。

原来那黄衣老者，运起全力抗拒，却不料那压向身上的力道，突然消失无踪，一个收势不住，向前撞了过去。

如杨梦寰及时趁势一掌，立可把那黄衣老者伤在掌下，但他却手下留情，未予施袭。

只见正西方位上的黄衣老者，右手一抬，一股暗劲涌了过去，稳住了他的冲击之势。

胜一清沉声说道：“你们单独出手，如何能是杨大侠的敌手。”

言外之意，乃是要四个合力出手了。

四个黄衣老者果然一齐发动，各出一掌，分由四个方位攻向了杨梦寰。

杨梦寰冷笑一声，脚下移步，双掌齐出，只闻蓬蓬四声闷响，四个黄衣老者各自后退了一步。

原来杨梦寰以极快的绝伦手法，双掌疾转，有如四掌齐出一般，快速绝伦的接下了四人的掌势。

四个黄衣老者各接一掌后，才知道碰上了生平未遇的劲敌，转动身躯，绕着杨梦寰四周奔走起来。

这四人练有一种合搏之术，遇上杨梦寰这等强敌，自知单凭一人之力决难抵敌，只有四人合力出手，或可一战。

杨梦寰冷笑一声，双掌疾快展开了反击。

但见四个黄衣人影疾转如轮，绕在杨梦寰四周奔走，杨梦寰却站着不动，双掌连环劈出，拒挡四人攻势。

四个黄衣老人虽然全力抢攻，但均被杨梦寰强猛的掌力拒挡在数尺之外，难越雷池一步。

大约有一盏茶工夫，杨梦寰已然看清四人合搏之术的路道，左脚突然迈进一步，右手迅如电光石火一般，向右面劈了过去。

他已算准了四人阵势变化、时间，掌力劈出时，还是空隙，但掌力击到时，刚好一个黄衣老者已转到掌力之下。

那人吃杨梦寰掌力一挡，全阵的旋转受到了阻碍，立时停顿下来。

杨梦寰掌指齐出，展开了快攻，不到十招，四个黄衣老者尽都被点了穴道，摔倒地上，只见他一抱拳，对胜一清道：“得罪了。”大步向外行去。

胜一清大声喝道：“站住！”一跃而上，挥掌拍去。

杨梦寰心中暗道：他有着很多的杀我机会，都轻轻放过，此刻却似一步也不放松，难道是作给人看的么？心中忖思，右手却迎了上去。

双掌接实，如击败革，蓬然大震声中，胜一清身子突然飞了起来，倒向后面跃去。

杨梦寰只觉那接触的双掌中，力道并不强猛，胜一清却突然向后退去，心知是对方有意掩人耳目，心中暗自奇道：难道这等武林中第一流高手，也被陶玉施用什么手段暗加控制了不成，虽然心生叛逆，却是不敢形诸于外。

胜一清接下一掌之后，不再追赶。

这一来，似是都知道了杨梦寰的厉害，也无人再追赶于他。

杨梦寰放腿疾行，一口气走出了十几里，才放缓脚步，向前行去。

他虽是恢复了大部份武功，但心知内伤并未痊愈，如不及早设法医治，早晚仍将发作。

突听水声瀑瀑，到了一处小溪旁边，抬头看去，只见小桥流水，垂柳

飘风，颇有故居“水月山庄”的风情，不禁停下脚步。

转目流顾，瞥见一个全身白衣的少女，傍溪偎柳坐在溪边，望着两只戏水小燕，呆呆出神。

杨梦寰目光扫掠过那少女背影，立时认出是赵小蝶，心中暗暗忖道：她武功绝伦，耳目灵敏无比，想必知我到此，却也不用避开她了。

这时，太阳已高高升起，照射在溪水中，闪动一片金霞波光。

杨梦寰分辨了一下方向，大步向桥上行去。

他装作未见到赵小蝶的神色，昂首挺胸，直登小桥。

突觉一阵香风掠顶而过，赵小蝶抢在了小桥前面，回首走了过来。

这座小桥也不过只可容一人通过，杨梦寰已行了大半，赵小蝶迎了上来，两人在桥中相遇。

赵小蝶停下脚步，望了杨梦寰一眼，一语不发。

杨梦寰心中暗道：男子汉大丈夫，气度岂能和女孩子家一样，当下微微欠身一礼，道：“赵姑娘。”

赵小蝶淡淡一笑，道：“你还没有死么？”

杨梦寰一皱眉头，道：“只不过受了一点内伤。”

赵小蝶道：“陶玉为人心地太过慈善，如若他稍再加上一些气力，你就死定了。”

杨梦寰笑道：“生死由命，强求不得，在下半生中经历了无数凶险，却侥幸留下了这条性命。”

赵小蝶道：“你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侥幸之中。”

杨梦寰道：“纵然是死去了，那也不算什么大事，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

赵小蝶怒道：“你如是不怕死，我就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姑娘昔年对在下有过救命之恩，在下一直感怀难忘……”

赵小蝶接道：“我后悔死了，早知如此，当初不救你那就好了。”

杨梦寰仍是神态轻松的说道：“我杨梦寰并未得罪你赵姑娘，姑娘却对在下恨之甚深。”

赵小蝶道：“我高兴恨你，成不成？”

杨梦寰听她愈说愈是不可理喻，也不禁动了怒意，转过身子大步走去。

赵小蝶纵身一跃，呼的一声又从杨梦寰头上掠过去，回身拦住了去路。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姑娘要为善，为恶，帮助别人，我杨梦寰是管不了，但这等拦我去路，那是未免欺人太甚了。”

赵小蝶看那杨梦寰有了怒意，忽然微微一笑，道：“鼎鼎大名的杨大侠，小女子岂可欺侮，岂不是言重了。”

杨梦寰暗一提真气，道：“在下自知非是姑娘之敌，但是姑娘这般苦苦相逼，那就别怪在下要……”想到她昔年数番相救之情，又自忍了下去，转身行去。

只听疾风掠顶而过，赵小蝶又自拦到了身前，冷冷说道：“你要怎样？”

杨梦寰叹息一声，道：“姑娘如若是必杀在下而后甘心，那就请动手吧！”

赵小蝶怒道：“你可是认为我不敢么，杀了你让那沈霞琳和李瑶红尝尝守寡的滋味。”缓缓举起了右掌。

杨梦寰遥望着西天处一片云彩，脸上一片镇静，毫无死亡前的惊怖之色。

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寰哥哥。”

赵小蝶转头望去，只见沈霞琳飞一般的跑了过来，不禁心头一震，缓缓放下右掌。

沈霞琳奔近两人身前，娇声说道：“寰哥哥，找你不到，大家都急的要命，早知和赵家妹子在一起，我们也不用找了。”

赵小蝶一耸秀眉道：“沈姑娘，你这话什么意思？”

沈霞琳看她脸上满是激愤之容，不禁一呆，缓缓说道：“因为你的武功高强，有你和寰哥哥在一起，纵然是遇上陶玉这坏蛋，那也是不用怕了。”

她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寰哥哥和两个人在一起，我最是放心不过。”

赵小蝶脸上仍是一片肃穆道：“那两个人？”

沈霞琳道：“一个是朱若兰朱姊姊，一个就是你赵家妹子了。”

赵小蝶轻轻叹息一声，道：“朱姊姊是金枝玉叶，那气度自是和常人不同，和她在一起，自是没有关系，但我就不同了。”

沈霞琳奇道：“为什么？”

赵小蝶道：“我如火了起来，不论是什么人，我都可能杀了他。”

沈霞琳笑道：“你可是在说笑话吗？”

赵小蝶道：“我说的千真万确，不论什么人，惹得我恼了火，我都可能杀了他。”

沈霞琳看她说的十分认真，不禁微微一怔，回顾了杨梦寰一眼，突然对赵小蝶欠身一礼，道：“如是寰哥哥得罪了贤妹，我这里替他赔罪了。”

赵小蝶只觉心头一阵伤感，几乎落下泪来，转过身子，向前行去。

沈霞琳紧紧追在身后，道：“唉！寰哥哥那里都好，就是生性大刚强一些，宁可吃苦头，也不愿说一句求人的活。”

赵小蝶行到桥头一棵杨柳树下，突然一转身子，伏在柳树上。

沈霞琳一直紧随在赵小蝶身后而行，看她倚伏柳树之上，也随着停了下来接道：“寰哥哥虽是不肯讲一句求人的话，他的用心却是光明磊落，决不会……”

赵小蝶冷冷接道：“不要说了。”缓缓转过身子，右手一挥，接道：“你们去吧！”

沈霞琳怔了一怔，牵着杨梦寰并肩而去。

赵小蝶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说不出心中是一股什么滋味，只待两人走的踪影不见，才惘惘而去。

第十二回：苦心传薪

且说杨梦寰和沈霞琳一口气行出了数里之遥，才放缓脚步，说道：“霞琳，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要牢牢记住。”

沈霞琳道：“什么事？”

杨梦寰道：“以后千万不可一个人和赵小蝶相处在一起。”

沈霞琳奇道：“为什么？”

杨梦寰道：“因为，因为……”只觉其间情仇综错，如是据实而言，必将在沈霞琳心上留下一块烙痕，当下改变了话题，道：“因为那赵小蝶不再喜欢和咱们作朋友。”

沈霞琳长长叹息一声：“唉，真是奇怪的，她一向不是对你很好么？”

杨梦寰道：“她年岁一天天的长大，自是和过去不一样。”

沈霞琳似懂非懂的说：“嗯！她不愿和咱们作朋友，定然是有原因了。”

杨梦寰轻轻叹一声，道：“那赵小蝶虽已非咱们之友，但目下还不致和咱们为敌，日后你若见到她时，只要不单独和她接近，那就不会有危险了。”

他心知沈霞琳心地纯洁，胸无城府，这其间综错情仇，既非起因于名位之争，又非利害冲突，一时也无法说得清楚，只好含糊糊糊的对付过去了。

那知饱经忧患的沈霞琳，已非昔年的吴下阿蒙，凝目沉思了一阵，道：“寰哥哥，如是那赵小蝶帮助陶玉和咱们作对，后果情势如何？”

杨梦寰料不到她忽然谈起了武林大局情势，呆了一呆，道：“不过三月，她可尽歼武林中各大门派高手。”

沈霞琳道：“如是赵小蝶置身事外呢？”

杨梦寰道：“如天下齐心，各大门派中人都能够同舟共济，必经过一阵苦拼恶战，胜负之机，各占一半。”

沈霞琳道：“如是赵小蝶帮助咱们呢？”

杨梦寰道：“那是百分之百的胜算了。”

沈霞琳缓缓轻过脸来，柔声说道：“既然关系天下武林的安危，胜败之机又是这样的悬殊，那你为什么不请赵小蝶帮助咱们呢？”

杨梦寰笑道：“我请她，她也未必肯听呀！”

沈霞琳微微一笑，道：“那你就把她娶回来吧！”

杨梦寰怔了一怔，道：“什么？”

沈霞琳道：“你如把她娶过来，她就变成了你的妻子，丈夫有了麻烦，作妻子岂能坐视不管么？”

杨梦寰一皱眉头道，“这话是谁说的？”

沈霞琳道：“我！我已经长大了，难道你还把我当不懂事的小孩看么？”

杨梦寰道：“你怎么会动了这样的想法呢？赵小蝶多疑善变，岂是咱们可以预测……”

沈霞琳接道：“又不要你去向她求婚，自然会有人去为你作媒。”

杨梦寰道：“谁去作媒？”

沈霞琳笑道：“我啊！”

杨梦寰摇摇头道：“你越大越顽皮。”

沈霞琳脸色一整，道：“我说的都是真的，别人去都没有我去的好。……”

杨梦寰心中暗道：不知什么人给她出的主意，非得追问个明白不可，当下接道：“为什么？”

沈霞琳道：“我要告诉她，我和红姊姊的事，我们如姊妹，不分大小，我要告诉她婆婆是何等慈爱，如若她答应，我和红姊姊都会让她三分。”

杨梦寰道：“胡说八道。”

沈霞琳道：“是真的，我虽然未和红姊姊商量，但以红姊姊的谦和，听到此讯，决然不会反对，而且将乐助其成。”

杨梦寰双目中神光闪动，凝注在沈霞琳的身上，缓缓说道：“这当真是你的主意么？”

沈霞琳道：“是啊，我想到你处境的险恶，连带就想到了这件事情。”

杨梦寰见沈霞琳有劝赵小蝶同嫁自己之意，不由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些话你可会对别人说过？”

沈霞琳道：“没有，第一次就对你说。”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那很好，咱们夫妻之间就算说错了什么事，那也没有关系，但如张扬出去，那就难办了，如是传入那赵小蝶的耳中，她兴师问罪而来，当面质询于你，你用何言答对呢？”

沈霞琳怔了一怔，道：“难道她一点也不喜欢你么？”

杨梦寰道：“她喜怒难测，有谁能判断出她心中所想的事，如是她借故变脸，堂堂正正的和咱们为敌作对，那时岂不是反为这几句玩笑之言所害。”

沈霞琳道，“寰哥哥，我说的不是玩笑。”

杨梦寰脸色一整，道：“那就更不能胡说了。”

沈霞琳叹息一声，道：“我知道你不是贪爱女色的人，可是这情形有些不同，这是为了挽救武林中的浩劫，你娶了赵小蝶，天下英雄仍然是对你敬重异常，决不会损到你一点英名。”

杨梦寰脸色一整，道：“不许再胡说。”抛开沈霞琳的手掌，大步向前行去。

沈霞琳大步追了上去，低声说道：“寰哥哥，我一生都没有违拗过你，这次……这次我想求求你，听我一次。”她声音柔媚，说来婉转凄伤，显然下了极大决心，才说出这样几句话来。

杨梦寰停下身来，轻声叹道：“除了赵小蝶的事，不论你说什么我都依你，你说吧。”

沈霞琳呆了一呆，道：“我就是要说赵小蝶的事，寰哥哥，那不是为你，也不是为我，是为天下武林同道。”

杨梦寰道：“唉！我纵然答应了你，但也是不可能的事，赵小蝶不会当真的喜欢我，她只是想让我和别人一样，拜倒在她石榴裙下，那时不但你希望破灭，我亦将受到从未有过的羞辱。”

沈霞琳怔了一怔道：“当真么？”

杨梦寰道：“我几时骗过你了。”

沈霞琳道：“可惜红姊姊不在这里，她如在此，那就好办了。”

杨梦寰道：“赵小蝶虽然有些恨我，但那只是出于一时的气愤，等她气消了就会好转。”

沈霞琳道：“那她可会帮助咱们？”

杨梦寰道：“很难说，但她不涉足其间，袖手旁观，那是一定了。”

沈霞琳又问道：“数年后，那时陶玉还活在世上么？”

杨梦寰道：“应该活着，那时能杀他的人更少了。”

沈霞琳叹息一声，道：“寰哥哥，我是一直不管事的，你不论说什么，我一向都是深信不疑，但你刚才的话……”

杨梦寰脸色一变，道：“怎么了？”

沈霞琳道：“唉！你是在安慰我，你分明没有把握胜那陶玉，是么？”

杨梦寰想不到一向柔纯的沈霞琳，似是突然问了解了很多事，一时无言可对，只有默不作声。

沈霞琳长长叹息一声，接道：“你明知赵小蝶很恨你，也明知她会帮助陶玉，但你却不敢承认，数月，数年，说的是那么不着边际，你只是为了英雄性格，明知不可为，偏又要孤军奋战……”她缓缓转过脸来，目光凝注在杨梦寰脸上，接道：“你受了很重的内伤，却又强颜欢笑来骗我，我恨自己武功不如人，无能帮助你……”

杨林寰一挥手道：“不要说下去了……”仰脸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不错，咱们目前的处境很危险，陶玉一日不除我杨梦寰，他就不敢放手在武林之中为恶，视我如眼中之钉，必欲杀之而后快。”

沈霞琳接道：“但他无能杀你，除非他和赵小蝶联合在一起。”

杨梦寰道：“就目前形势而论，咱们的确是处逆境，但这也未必就决定了咱们一定败亡，只要不畏艰苦，奋发激励，形势总归有好转的一天，千百年来，武林中不知发生了多少次变乱，但最终结果，总归是正义常存，邪不胜正，那陶玉不择手段，也许能占得一时上风，但到最后决难逃出败亡的命运。”

沈霞琳道：“这其间胜败的关键，操诸在那赵小蝶的手中，但你却宁可坐待败亡，也不肯去求她一声。”

杨梦寰脸色一整，道：“你要我和陶玉一般么？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突然放快了脚步向前行去。沈霞琳看他眉宇间隐现怒容，那里还敢再说，紧紧追在他身后行去。

一阵急行，走出有五六里路，到了一处岔道口处。

只听一声沉重的佛号，道：“杨大侠。”

杨梦寰呆了一呆，停下脚步。

转脸望去，只见一老一少两个灰袍僧人，站在旁侧岔道口处。

那老僧年近古稀，小的却是个十三四岁的小沙弥，身上背着一个大红木鱼。

杨梦寰目光掠过两人，抱拳一揖，道：“老禅师可是招呼在下么？”

那老僧笑道：“阁下可是‘水月山庄’中的少庄主，誉满天下的杨大侠么？”

杨梦寰道：“不敢当，老禅师夸奖，正是区区在下。”

那老僧回顾了身侧的小沙弥一眼，笑道：“咱们师徒跋涉数千里，终于未失所望。”

杨梦寰心中一动，暗道：“听他口气，倒似是故意来找我的了。”

那老僧转过脸来，目光凝注到杨梦寰脸上，笑道：“我们师徒为寻找杨大侠，已然走了数千里路，想不到竟在此不期而遇，唉！如是再有五日，找你不到，老僧也撑不下了。”

杨梦寰只听得疑窦重重，忍不住问道：“老禅师找在下不知有何见教？”

那老僧笑道：“自然是有事了。”

杨梦寰一抱拳，道：“在下洗耳恭听。”

那些僧道：“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如是杨大侠没有要事，不知可否借一步和老僧作次长谈。”

杨梦寰道：“自当领教……”语音一顿又道：“在下失记，还未请教老禅师法号。”

那老僧合掌当胸道：“贫僧苦心。”

杨梦寰暗暗忖道：好怪的名字！口中连连谦逊道：“原来是苦心大师，弟子失敬了。”

苦心微微一笑，道：“杨大侠可曾听过老衲之名么？”

杨梦寰怔了一怔，暗道：我只不过和你说几句客气之言，你怎可这般的追问呢。当下咳了两声，道：“不敢欺骗老禅师，在下实是未曾听过老禅师的法号。”

苦心笑道：“这就对了，杨大侠果然是诚实君子……”

伸手指着正北方说道：“距此不远，有一座无人瓜棚，不知杨大侠可否到那里听老衲说几句话？”

杨梦寰道：“在下是恭敬不如从命。”苦心道：“好，老衲带路。”转身向前走去。

四人行了一阵，果然到了一处荒凉的瓜棚所在。

苦心当先盘膝坐下，那小沙弥悄然退到了瓜棚之外。

杨梦寰在苦心对面盘膝坐下，回顾了站在身后的沈霞琳一眼，低声的向苦心大师问道：“拙荆在此，不知碍不碍事？”

苦心道：“不妨事。”

双手一按实地，原姿不变的陡然向前欺进了两尺，落到杨梦寰的身前，伸出双掌，道：“杨大侠，请伸出手来。”

杨梦寰心中虽然大感奇怪，但仍依言伸出了手去。

苦心双掌一推，按在杨梦寰双掌之上，笑道：“老衲先助杨大侠疗好内伤，再谈不迟。”

杨梦寰要待推辞，苦心大师双掌的热流，已然波波重重的涌了过来，只好运气把那涌来热流导入内腑。

他内功本甚深厚，再加这苦心大师的内力相助，很快的打通了受伤的经脉。

杨梦寰轻轻吁一口气，道：“多谢老禅师的相助。”

苦心大师长长叹息一声，道：“老僧已经是将要归极乐之人，如是再晚几日见着你杨大侠，老僧势难再支撑下去了。”缓缓收回双手。

杨梦寰一皱眉头，道：“大师此言从何说起，据在下观察，大师神色很好，怎会忽然提出此事？”

苦心大师笑道：“老僧修的是大弥罗神功，虽然归西在即，别人却瞧不出来。”

杨梦寰道：“原来如此。”

心中却是充满着重重疑问，不知从何说起。

两人相对沉默了一阵，仍由那苦心大师打破了沉默，说道：“杨大侠年纪轻轻，能受武林同道拥戴，果是有着异于常人之处，但坦荡荡的胸怀，谦谦让让的气度，和那清高朴厚的风标……”

杨梦寰接道：“老禅师过奖了。”

心中却是大感奇怪，暗道：“我和他素不相识，初度见面，何以他竟然对我是赞不绝口，这其间只怕是别有缘故。”

只听苦心大师说：“老僧圆寂在即，无法留恋这十丈红尘，因此不借千里奔波，寻个可信可托的人，为老僧处理身后的事。”

杨梦寰心中忖道：“你有着同门兄弟和承继衣钵的弟子，不知对我说出此话，是何用心……”

尽管他心中疑问重重，口里却说道：“若是老禅师别无亲人故旧，区区在下，亦愿代为效劳。”

苦心大师笑道：“老僧这身后之事，除了你杨大侠外，当今之世，只怕也没有几个能够接受得下来了。”

杨梦寰道：“如若是十分重大，在下只怕是担待不起。”

苦心大师道：“杨大侠如若也要推辞，当今之世有谁人还有此大勇，有此豪气。”

杨梦寰被人一阵赞颂，不禁心中暗道：我暂不答应他，但问他什么事，总是可以吧。

当下说道：“不知老前辈要办的什么事？”

苦心大师道：“说来也是简单的很，老僧想请杨大侠代老僧清理一个门户。”

杨梦寰道：“不知老禅师那弟子，现在何处？”

苦心大师道：“萍踪无定。”

杨梦寰道：“他可有个姓名？”

苦心大师道：“王寒湘。”

杨梦寰怔了一怔道：“什么？王寒湘？”

苦心大师道：“不错，怎么？杨大侠可是认得他么？”

杨梦寰道：“见过，见过……”

苦心大师道：“那是更好不过，日后杨大侠见着他时，替老僧把他杀了，也就是了。”

杨梦寰道：“那王寒湘的年岁……”

苦心大师从怀中摸出一本绢册，道：“所有逆徒的恶迹，罪状都在这绢册之中，杨大侠日后慢慢再看不迟，此刻老僧先要传你几招武功，以便日后杀他之时施用，使他死在本门派武功之中，也好使他死的心服，口服，也好使他知道师道大伦，不容轻侮。”

也不管杨梦寰答不答应，立时低吟口诀，双手也开始比划传授。

凡习武之人，遇上了奇异的武功，就会不自觉的为其吸引，杨梦寰亦不例外，不自觉的竟然随着苦心大师吟诵口诀，伸手比划。

片刻之后，杨梦寰已浸沉在那奇奥的掌势之中，如醉如痴，浑然忘我。

那掌法共有七式，那老僧不停吟诵口诀，一面反复传授。

足足过去了两个时辰之久，杨梦寰才算把七招掌势学会。

苦心大师微微一笑，停下手来，道：“杨大侠记熟了么？”杨梦寰道：“记熟了……”旋即，神志陡然一清，接道：“在下和大师毫无渊源，怎可学习大师的绝枝……”

苦心大师道：“老僧要借重杨大侠为我完成心愿，老衲自是当效微劳。”

杨梦寰总是有着难以解去之疑，正待追问下去，那苦心大师又抢先说道：“老僧还有一事奉恳杨大侠。”

杨梦寰心中暗道：我既然学了他的武功，自是应该为他效劳，当下说道：“大师尽管吩咐。”

苦心大师趁着杨梦寰说话分神之时，右手陡然伸出，抓住了杨梦寰双腕脉穴。

杨梦寰万万没有料到，苦心大师竟然会突施毒手，双腕脉穴被紧紧扣住。

苦心大师早已料到他的武功高强，是以双手之力，用的十分强猛，杨梦寰只觉腕间一麻，已无反抗余地。

那沈霞琳虽是坐在杨梦寰的身后，但她目睹两人在研学武功，也就闭上双目，运气调息起来，竟然不知杨梦寰穴道被扣一事。

杨梦寰双腕被扣之后，情绪本甚激动，继而一想，他在助自己疗伤之时，实已有杀死自己的机会，何以弃易就难，先把自己伤疗好之后，再来擒拿自己的双脉？心念一转，激动的心情逐渐的平复下来，淡淡一笑道：“老师父这是何意？”

苦心大师道：“老僧有一事要和你商量怕你不肯，只好用点手段了。”

杨梦寰道：“老师父有什么吩咐只管请说，但得在下力所能及，决不推辞。”

苦心大师道：“老衲已登古稀之年，即将西归我佛，个人纵有什么恩怨，那还有放不开的道理，唉！老衲心中所思……”

杨梦寰接道：“莫非老师父身后，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么？”

苦心大师道：“老衲无牵无挂，只有一个追随我甚久的徒儿，但他受了天资所限，十几年，老衲只传他一种武功，用来作防身之用，其人浑厚朴实，那也不用我为他担心了。”

杨梦寰道：“这就叫在下想它不透了？”

苦心大师长长叹息一声，道：“老衲遁身佛门，原本想独善其身，以眼不见，心不烦的心情，不问江湖中事，数十年如一日，从未置身于江湖恩怨是非之中，直待将要西归我佛之时，忽然大悟此生所行之非。”

杨梦寰奇道：“老师父置身江湖恩怨之外，不为名位利禄所动，超然物外，正是清高风标，何以竟有此憾？”

苦心大师道：“我佛普渡众生，老衲却独善其身，数十年来有如草木一般，岂不是终身的大非么？”

杨梦寰道：“老师父的用心呢？”

苦心大师道：“老衲突然间大悟之后，想到了一个赎罪之法，因此重踏入十丈红尘中来，遍访武林中人，以杨大侠的声誉最好……”

杨梦寰道：“那是武林中人物的抬爱，老禅师过奖了。”

苦心大师道：“因此老衲才踏破芒鞋，遍寻杨大侠。”

杨梦寰道：“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杨某虽然有救世之心，但却无救世之能。”

苦心大师笑道：“这就是老衲寻找杨大侠的原因了，老衲武功虽然不及杨大侠，但却是别走门径，且愿以数十年苦修禅力相赠，以助杨大侠早完心愿。”

杨梦寰吃了一惊，道：“这如何能够使得，何况内功修为全然在己，老禅师又有何能相助呢？”

苦心大师道：“佛门中有一种传薪之术，左道中也有种化功大法，老衲当以佛门中传薪之术把一身功力转嫁于杨大侠。”

杨梦寰急急说道，“不成，老师父纵有此心，晚辈也是万万不能接受。”

苦心大师道：“老衲早已料到了杨大侠不肯接受，是以才出其不意扣住了杨大侠的双腕脉穴，此时此情，杨大侠虽然无承受之心，那也是由不得你了。”

杨梦寰脸色一整，道：“据在下所知，一个修习内功之人，一旦功力全

失，有如油尽之灯，无风自熄……”

苦心大师接道：“不错。”

杨梦寰道：“如是不错，在下是更不能接受了。”

苦心笑道：“可惜此刻杨大侠已无自主之能了，唉！老衲转嫁数十年苦修的禅功，并非有意相助你杨大侠，旨在赎罪。”

杨梦寰冷笑着说道：“如若在下以力相拒，只怕老禅师也很难把内功转嫁到在下身上。”

苦心道：“杨大侠如不肯和老衲合作，只不过徒增事倍功半之烦。”

杨梦寰道：“在凭老禅师舌翻莲花，在下亦是难为所动。”

苦心大师道：“阿弥陀佛，老衲因循苟安，积非一生，这一次是万万不能再惜了。”右时一抬，点中了杨梦寰的穴道。

杨梦寰一声还未哼出，人已晕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杨梦寰为一种哭声惊醒。

睁眼看去，只见沈霞琳和那小沙弥跪在地上，不停的挥泪低哭。

苦心大师安详的仰卧在地上，嘴角间带着微微的笑意。

杨梦寰陡然一跃而起，道：“老师父……”

那小沙弥说道：“我师父死了……”

杨梦寰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了苦心大师的双手，只觉他双手冰冷，再摸脉穴，亦停止了跳动。

伏下身子听去，心脏早已静止，气息已绝，诸般显明之征，纵然有灵丹妙药，亦难使苦心重生返魂了。

只见那小沙弥拭去了脸上的泪痕，缓缓说道：“我师父临终之时，遗言要我好好的追随杨大侠。”

他口齿木讷，说来一字一句，更使人有着凄凉、悲痛之感。

杨梦寰点头应道：“在下自当好好照顾你。”

伸手抱起了苦心大师的尸体，右手挥动，连点了苦心大师几处穴道。

他心中虽然明知无救，但仍然得尽心力。

但他失望了，他虽然连点了苦心大师要穴，但仍然无法使苦心大师清醒过来。

沈霞琳突然插口说道：“寰哥哥，这苦心大师临终之时，曾对我说了两句话，要我劝你立时去做。”

杨梦寰道：“劝我什么事？”

沈霞琳道：“他要寰哥哥立刻找一处清静地方，盘坐调息，把他转嫁于你的功力，调息吸收，收为己用，不要负了他一番苦心。”

杨梦寰心中一动，暗道：他取号苦心二字，已然早已下定了决心不成？回顾了那小沙弥一眼，说道：“令师的法号，可是真的叫苦心么？”

那小沙弥摇摇头，道：“我师父原来不叫苦心，还是两年之前，改用了苦心的法名。”

杨梦寰道：“原来如此。”

整整衣冠，对着苦心的尸体拜了下去，道：“老禅师佛光普照，早已下了以身殉道之心，弟子得垂青，自当竭尽绵薄，完成老禅师的遗志。”

说话时，神态肃穆，一片虔诚。

原来他已了解苦心大师，确实早有存心救世，并非特别加惠于己，如果这世间没有杨梦寰，他亦将选择另一个人，来承继他的心愿。

拜完起身，心中顿觉坦荡了甚多，但亦感觉到责任加重了很多。

他回过脸去，望最沈霞琳一眼，道：“把你的长剑借我一用。”

沈霞琳拔出长剑递了过去，道：“作什么？”

杨梦寰道：“老禅师心存救世，咱们不能辜负了他一片仁心，也不能替他选择墓地了，就在此地掘一个坑埋了他的法体。”

沈霞琳心中暗道：寰哥哥一向待人仁厚，怎的今日却如此冷漠。

只见杨梦寰挥剑掘土，脸上是一片凝重严肃的神情，沈霞琳要待劝说几句，竟是不敢出口。

片刻工夫，杨梦寰已掘好了一个上坑，捧起苦心大师的法体，放入坑中，举手一招，道：“你们都过来。”

沈霞琳和那小沙弥一齐行了过来。

杨梦寰道：“咱们最后拜别老禅师的法体。”当先拜了下去。

三人大拜三拜之后，杨梦寰才推土掩上尸体。

沈霞琳道：“寰哥哥，咱们未替老禅师备下棺木，那已是不大恭敬的事了，难道不替他立上一只碑么？”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老禅师以身殉道，立愿是何等博大，他把一身功力和七招掌法转嫁传授于我，其用心又是何等高洁，咱们如以俗庸的眼光，看他的为人，盛礼重椁，埋葬了他，岂不是沾污了他高洁的志行。”

沈霞琳听得似懂非懂的说道：“寰哥哥说的是？……”她语声微顿，又道：“如是不竖石碑，日后咱们找他墓地，岂不是很难找到了么？”

杨梦寰道：“不会，这地方一草一木，一片沙土，我都会深记心中，就算是隔上十年二十年，我也会一样记得。”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杨梦寰道：“你可是觉着我太刻薄么？”

沈霞琳点点头，默然不言。

杨梦寰叹道：“我如不能完成大师遗志，还有何颜来他墓前拜奠……”

沈霞琳脸上的忧郁突然开朗，微微一笑，接道：“不错啊！”

寰哥哥乃大英雄的气度，心中所想之事，实非常人能及。”

杨梦寰道：“如是我能完成大师遗志心愿，把此事公诸于武林，那时天下英雄豪杰齐集于此，共同来为老禅师立碑建墓，使老禅师的侠骨佛心永传后世，诵扬武林，岂不是强过我们今日替他立碑了。”

沈霞琳微微一笑，流下两行清泪。

杨梦寰道：“唉！你已经好久没有流过泪了，此刻何以又哭了起来，琳妹妹，这些日子里，为了武林中的纷扰，我脾气也许变的坏了些，说话也许有伤害你的地方，但望你不要放在心上才好。”

沈霞琳缓缓把娇躯偎入杨梦寰的怀中，伏在他的胸前说道：“寰哥哥，不是的，我是自疚自愧的流下泪的，我作了你的妻子，竟然还不能了解你……”

杨梦寰伸出强壮的手臂，搂着沈霞琳的柳腰，接道：“不用难过，只怪我事先没有说清……”

沈霞琳伸手拭去脸上泪痕，接道：“寰哥哥，你也该找个地方运气调息，不要有负苦心大师一片苦心，”杨梦寰目光一转，道：“就在这破旧瓜棚中也是一样。”

沈霞琳心知这一阵调息，对杨梦寰武功成就十分重要，当下接道：“好，

不论你听到什么，或是你自己发觉什么，都请放心的去行功，让我和这位小和尚替你守卫。”

杨构寰道：“好，就依高见。”起身行人瓜棚之中，盘膝而坐。

这时杨梦寰身上，接受那苦心大师的真气，正觉无处流转，杨梦寰这上运气相引立时蜂涌而去！

只见杨梦寰身子起了一阵巨大的震动，似是被一股浪滔冲击一般，双肩不停的摇动，脸上的汗水如雨。

沈霞琳心中暗暗祝福，道：“寰哥哥一生一世，作事，做人，无一不是光明正大，不该要他走火入魔才是。”

祷毕，缓缓站起身子，走到杨梦寰的身侧，暗中提气，运劲于掌，准备出手相助。

此时杨梦寰汗出如浆，全身震动也逐渐的厉害！

杨梦寰突然睁开双目，望着沈霞琳道：“不要管我，动我……”话未说完，人似已支撑不住，身子摇了几摇，但尚能支撑着未倒下来。

沈霞琳早已吓的不知所措，一面不停的点头，一面望着杨梦寰落泪。

但见杨梦寰那颤抖的身子，逐渐的平静下来，双目也缓缓闭上。

他似乎陡然间恢复了平静，脸上的汗水也逐渐的消退下去。

沈霞琳长长吁一口气，道：“谢天谢地！”

语声甫落，瞥见杨梦寰双臂一挥，突然仰卧在地上，全身颤动，剧烈异常，有如中了疯魔一般。

只见他身下的沙土，随着他颤动的身子，四下飞扬。

沈霞琳蹲在一侧，惊的目瞪口呆。

她震惊过甚，但心中又牢牢记着杨梦寰的叮嘱之言：“不要管我，动我！”只好望着杨梦寰茫然出神。

她想不出如何去帮助丈夫，也不知该如何去处理这惊心动魄的情势。

大约延续了顿饭工夫之久，杨梦寰渐渐的安静了下来。

这一阵工夫，直把个沈霞琳紧张的连呼吸也闭窒起来，胀的满脸通红。

杨梦寰静了下来，她才吐出胸中一口闷气，回顾了那小沙弥一眼道：“你师父传的什么武功给我寰哥哥？”

那小沙弥有些傻里傻气，摇摇头，道：“我不知道，”沈霞琳道：“你师父过去静坐调息，可也是这般模样么？”

小沙弥道：“从来没有，我师父有时禅定入息，一坐数日夜滴水不进，可是从来没有在地上乱抓乱滚过。”

沈霞琳举手理理头上的乱发，道：“唉！这就奇怪了，看来我得要上趟括苍山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长叹一声，道：“可是括苍山遥遥万里，我来去一趟，只怕要一月之久，不知寰哥哥能否撑得那样长久时日。”

那小沙弥似是很想答复她的问题，但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是不停抓着光头。

沈霞琳回顾了那小沙弥一眼道：“你叫什么法号，以后咱们在一起，我要如何叫你？”

那小沙弥道：“我师父一向叫我六宝，你以后叫我六宝就是……”

低头沉思了一阵，接口道：“以后我要如何叫你？”

沈霞琳望了杨梦寰一眼，道：“我是他的妻子，你以后叫我杨夫人好

了。”

六宝和尚道：“杨夫人。”

心中却是似懂非懂。

此人天生浑厚纯朴，再加上常年和苦心大师居山静修，对人间世态，实是知之不多。

沈霞琳眼看六宝和尚，满脸茫然之情，心中暗暗忖道：

“这小和尚既无心事，又不通人情世故，以后我倒得好好指教于他才是。”

心意一转，缓缓说道：“你出去了望一下，看看是否有人来此。”

六宝和尚应了一声，缓步行出瓜棚，行了一阵，重又转了回来，道：“如是有谁来了呢？”

沈霞琳道：“不许他们过来，如有强行要来，你就出手拦阻于他。”

六宝和尚似是尚有很多疑问要问，但他却强自忍了下去，未再多言。

沈霞琳呆呆的坐在杨梦寰的身侧，茫然出神，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突然问传过来六宝和尚的喝声，道：“站住，杨夫人说了，不许再向前走。”

沈霞琳暗道：“这小和尚真是傻的利害，对人说话，那有这等说法。”

转脸望去，不禁吃了一惊。

只见一个黑衣大汉，正举着手中单刀，向那六宝和尚砍下。

沈霞琳正待飞身赶往相救，忽见那小沙弥左臂一挥，巧妙异常的把那大汉手中单刀挡开，飞起一脚，踢了过去。

但闻一声闷哼，那大汉连人带刀，被那小沙弥踢的飞了起来，跌摔到七八丈外。

沈霞琳暗暗赞道：“这小和尚虽然有些傻气，但武功倒是不弱。”

六宝和尚击中敌人，却不知该如何处置急急跑了过来，道：“杨夫人，这……”

沈霞琳微微一笑，接道：“我都看到了，你的武功很好，唉！只怕连我也无法一招就把那人打倒地上呢。”

只见那黑衣大汉站起身子，拍拍身上的灰尘，转身疾奔而去。

六宝和尚道：“那人跑了。”

沈霞琳道：“让他去吧……”突然一跃而起，接道：“不行，咱们要捉住他。”

六宝和尚摇摇头，道：“不行，我跑不快，师父说我生的太笨，不能学习轻功。”

沈霞琳想待追赶，又不放心杨梦寰，只好站起身来说道：

“那咱们得快些走了。”

六宝和尚奇道：“为什么？”

沈霞琳换起了杨梦寰，道：“那人去找帮手了。”当先向前行去。

情形紧急之下，沈霞琳也只好暂时抛去了杨梦寰嘱咐之言。

但她把杨梦寰抱入怀中之后，才惊觉到情形不对，只觉杨梦寰全身僵硬，手心冰冷，但心脏还在跳动，气息未断！

多年的江湖经验，已使沈霞琳纯洁的心中，稍解江湖险恶，心知愈早离开此地愈好，流目四顾，只见正东方山峦起伏，心中突然一动，暗道，山上林木茂密，峰壑纵横，最容易找藏身之地，眼下情势紧急，只有先到山上躲避一下再说。

面对着傻里傻气的六宝和尚，沈霞琳只好自作主意，转身向东奔去。

六宝和尚也不多问，放开腿随着沈霞琳身后疾奔。

他虽是不会轻身纵跃之术，但长跑奔行，耐力却有过人之处，紧追在沈霞琳的身后速度不相上下。

两人一口气奔行了十余里路，沈霞琳突然放缓了脚步，道：“不要紧了，咱们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了。”

缓缓放下了杨梦寰。

低头看去，只见杨梦寰仍和刚才一般，既未加重，亦未好转。

两人休息约顿饭工夫，忽见来路上尘土飞扬，一群黑衣人疾追而来。

原来沈霞琳忽略了行经之处，尽是沙土之地，足痕宛然，极易寻找。

沈霞琳一皱眉，抱起了杨梦寰，又向正东奔去。

这一次后有追兵，她用出了全力奔行，但那六宝和尚因受先天所限，未习轻功，只能放腿快跑，无法纵身飞跃，相形见拙，难以追上，沈霞琳心地仁善，不忍弃他不顾，只好放缓速度。

两人奔近山边时，那疾迫不舍的黑衣人，已追到了身后两丈左右，抬头看横山拦道，沈霞琳自知已难再逃脱，情形所迫，只有放手一战，当下转身奔向右侧，就崖壁下，胡乱找了一个山洞放下杨梦寰，唰的一声抽出长剑，挡在石洞前面。

六宝和尚眼看沈霞琳转向洞外，也不多问，紧握拳头，站在沈霞琳的身侧。

那群追至的黑衣人也一齐停了下来，举起手中兵刃，缓步向前迫进，直逼至沈霞琳等身前七八尺处，才停了下来。

这些年来，沈霞琳剑术大进，眼看群敌迫近，心中亦不惊慌，暗中运气，横剑待敌！

那逼近的黑衣人，一共九个，居中一人，身材高大，颚下短鬃如戟，手中横着一把阔背开山刀，似是那样黑衣人的首领。

只见那居中大汉扬了扬手中开山刀，冷冷说道：“你可是沈霞琳么？”

沈霞琳道：“我是杨梦寰的妻子，叫我杨夫人。”

那大汉怔了一怔，笑道：“你既是杨夫人，那受伤的人定是杨梦寰了？”

沈霞琳道：“谁说他受了伤？”

那大汉微微一笑，道：“杨大侠名传天下，纵然未曾见过之人，也曾听人说过，以那杨大侠的武功，如是未曾受伤，何用你杨夫人抱着他赶路。”

沈霞琳为之语塞，只好反口问道：“你是什么人？”

那大汉举起手中阔背开山刀，笑道：“区区郭大川，承蒙江湖上朋友抬爱，送了在下一个无敌神刀的绰号。”

沈霞琳道：“没有听人说过。”

郭大川脸色一变，道：“杨夫人自是不会知道在下这等无名小卒——”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在下对杨大侠闻名已久，只恨无缘一见，今日既然遇上了，自然是得拜领一点教益。”

沈霞琳冷笑一声，道：“你不是我寰哥哥的敌手。”

郭大川开山刀轻轻一挥，左侧两个黑衣大汉欺身而上，直向石洞冲去。

六宝和尚右手一挥，击出了一拳，紧随着飞起一脚。

那黑衣大汉眼看他一拳击来，挥刀扫了过去，却不料他下面一脚，踢来的突兀之极，只觉膝间一疼，身不由己的向后退去，一趔跌在地上。

沈霞琳看他出手一击，似是和那瓜棚外面，踢中强敌的招术一般模样，心下好生奇怪，暗道：“这小和尚踢出的一脚好生利害……。”

忖思之间，另一个黑衣大汉已然欺身而到，手中单刀一挥，直劈而下。

但见六宝右手斜里击出，封住那刀势，抬腿一脚，又把那黑衣大汉踢的翻了两个跟斗。

郭大川一皱眉头，左手向前一推。

随着他推动的掌势，又是两个黑衣大汉，进身攻来。

这两人不再分开出手，分由左右两面，分向六宝和尚攻去。

六宝似是从来未曾想到，有两人来攻的打法，不知先迎击那面攻来之敌，刹时间呆在当地。

沈霞琳长剑探出，挡住左面一人。

六宝和尚一拳一脚同时攻出，先把右面那黑衣大汉打了一个跟斗。

郭大川怒道：“这小和尚如此可恶。”

一挥开山刀，正待率众群攻，突然传来一阵驾声燕语，转眼望去，只见四个身背长剑的美貌少女，鱼贯行了过来。

四女年纪相若，不过十六七岁，一路上谈笑而来，似乎是根本未瞧到沈霞琳和那些黑衣大汉。

沈霞琳一皱眉头，低声对六宝和尚说道：“这些女孩子不知是友是敌，咱们不能不防备些。”

缓缓向后退了两步，守在石洞口处。

六宝和尚从不多言，跟着沈霞琳向后退了两步，到了石洞前面。

杨梦寰停身的石洞前面，是一个狭小的人口，两面都是连接峭壁的石岩，这地方是块死地，既不利攻，亦不利守，尤以不易避让对方暗器施袭。

沈霞琳打量停身处一眼，接道：“六宝，你先退回石洞中休息吧！我如受伤不支时，你再来接替我。”

她退到两岩对峙的洞口，已存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任何人如想冲进石洞伤害杨梦寰，必先要把她重伤或杀死。

这时那四个美丽的少女，已然行近沈霞琳停身之处，排成一行，由那黑衣大汉和沈霞琳之间穿行。

这四个少女神态从容，言笑风生，旁若无人，使得双方都无法了解她们的用心何在，是敌是友？双方都不得不全心全意的戒备。

这时四女已行到石洞前面，在沈霞琳的身边突然停了下来，一齐向左转身，唰的一声，抽出长剑，一字排开，挡住那些黑衣人。

这变化是那么突然，只瞧的在场之人都不禁为之一愕，只听那走在最前，身着深绿衣裙的少女，冷冷说道：“你们那一个是头儿？”

郭大川一挥手中的开山刀，道：“姑娘有什么话，尽管对在下说吧！”

那身着绿衣裙的少女冷笑一声，道：“你如是识时务的，现在可以退回去了。”

郭大川已然亲眼瞧到那六宝和尚的奇奥招术，竟是无人能接下他一拳一脚，此刻又来了四个绿衣少女帮手，顿使敌寡我众的优势，为之一变，一时间倒是不敢造次，缓缓说道：

“四位姑娘是何来历？”

原来这四个女子全都穿的一身绿色衣裙，但却从不同深浅的颜色上，分的十分显明。

那深绿衣裙的为首少女，似是四女中的领队，询敌答话，全由她一人出面，当下一挥长剑：“你可是陶玉的干下么？”

郭大川怔了一怔，道：“那是敝帮帮主。”

深绿衣裙少女怒道：“那就不会错了，快些给我滚开。”

郭大川扬起手中开山刀，指着沈霞琳，道：“咱们奉谕而来，不擒他们夫妇，如何交差……”

那深绿衣裙的少女不理睬郭大川，却对另外三个少女说道：“三位妹妹，他们既是不听好言相劝，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了。”

三女齐声应道：“全凭姐姐作主，咱们听命行事。”

那深绿衣裙少女道：“好！”

长剑一振，闪起两朵剑花，当先刺了过去。

她剑势一出，另外三女也长剑随着攻了出去。

但见寒芒流动，闪起一串剑花。

四女剑招，不但攻势凌厉，而且还兼顾到花俏悦目。

郭大种怒喝一声，手中阔背开山刀一招‘横架金梁’，硬向剑上封去。

他自恃腕力浑厚，兵刃沉重，想在一击之间，震飞对方长剑。

那知四女剑势灵巧快速，竟是不肯硬拼，耀目剑花中，虚实难测。

郭大川心中怒火高涨，一把开山刀施的呼呼风生。

尽管他刀转如轮，但却始终无法触到四女手中长剑。

激斗中，突然响起了一声惨呼，一个黑衣大汉伤在剑下，鲜血飞溅中，倒了下去。

四女剑花交织，也无法瞧出是何人所伤。

郭大川想不到这四个年轻姑娘，剑招竟是如此厉害，心中又急又怒，只气的连声大喝。

但闻惨叫连续传来，又一个黑衣大汉被斩断了一条手臂。

四女剑招，愈来愈见凶辣，片刻工夫，追随郭大川而来的黑衣人，全都伤在剑下，只余下郭大川一人还在挥刀苦战。

郭大川随来之人，伤亡殆尽，自己亦累得大汗淋漓，如若再打下去，力量用尽，再想脱身就非易事了。

心念一转，战志顿消，大喝一声，开山刀疾施一招‘去雾金光’，化成一片刀幕护住身子，冲了出去。

四女看他刀势强劲，也不敢硬挡。

郭大川破围而出，立时转身向前奔去。

刚刚行得数丈，突然长啸传来。

抬头看去，只见远处烟尘滚滚中，十数匹骡马疾驰而来。

郭大川心知是援手赶到，不禁胆气一壮，停下脚步，回身横刀，冷冷喝道：“臭丫头，伤了我的属下，快偿命来。”

纵身一跃，重又扑了上去，手中开山刀一招“风扫落叶”，横里削去。

四个绿衣少女，剑术虽然高强，但对敌的经验不足，眼看郭大川手中刀势削到，竟然一齐避开。

郭大川耳闻马嘶之声，传了过来，更是振起精神，直把手中一把阔背开山刀施的疾如风轮，刀影千重，分向四人攻去。

四个绿衣少女虽然不敢硬接他的刀势，但郭大川也无法伤得四女。

只见那快马愈来愈近，直逼到几人动手之处两丈开外，才停了下来。

十几匹长程健马上，坐的是清一色的二十左右的年轻人，每人背后，都背着一把长剑。

血红的剑穗，随风飘荡。

只见那健马迅快的分向两侧，两个身材奇高的赤膊大汉，抬着一顶软轿缓步走来。

那软轿四周垂着黑幔，无法看清楚轿中之人。

只听一个冰冷的声音喝道：“住手！”

四女毫无江湖经验，听得呼喝之声，果然停下手来。

郭大川急急收了开山刀，向后退去。

目光转处，看到了那顶黑幔垂遮的小轿，一语不发的退向旁侧。

四个绿衣少女似是亦知来了强敌，聚在一起，低声商议，只是几人说声音很小，别人无法听得清楚。

沈霞琳眼看敌人愈来愈多，心中大是不安，忖道：这四位姑娘和我们素不相识，如何能让人家为我们拼命。

心念转动，长长叹道：“四位姑娘无缘无故的助了我们一阵，我心中感激的很。”

那深绿衣裙的姑娘回头望了沈霞琳一眼，道：“你是……”

沈霞琳道：“姑娘是问我么？”

那少女道：“你是杨梦寰的妻子么？”

沈霞琳道：“不错啊，你们识得我寰哥哥么？”

那深绿衣裙的少女说道：“咱们不认识杨梦寰，但只要是杨梦寰，那就不会错了。”

沈霞琳道：“什么事啊？你越说我是越不明白了。”

那少女道：“我也说不明白，这中间情形好像很复杂，不过，我们是奉命来此保护你们的，所以用不着感激我们。”

沈霞琳道：“谁要你们来的？”

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这你就不用问了，反正我们是奉命助拳而来。”

沈霞琳看她既不肯说明来历，也不肯撒手而退，只好一皱眉头，说道：“四位姑娘的大名如何称呼呢？”

那深绿衣裙的少女低头想一阵，道：“好吧，告诉你也不妨事，我叫绿春，乃春花之首，这三位都是我春花中的姊妹……”

沈霞琳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你们都是赵家妹妹手下的十二花娥。”

绿春道：“不错，我这三个妹妹，都是十二花娥中人。”

沈霞琳道：“怎么，你不是么？”

绿春道：“我不是。”

只听绿春身边一个身穿淡绿的衣裙的少女，接道：“绿春姊姊是我们春花之首，名虽不在十二花娥之中，但却是春花的首领。”

沈霞琳心中仍是有些不明白，但却随口啊了一声，道：

“原来如此！”

绿春道：“你既是知道了，那也不用再欺瞒你，我们姊妹都是奉姑娘之命而来。”

沈霞琳道：“赵家妹妹现在何处，又怎知我们被困此地？”

绿春道：“哼！我家姑娘之能，天下不作第二人想，这点事情自然是容易解决了！”

这些绿衣少女，人人都是纯洁，谈起后来，竟然忘记了强敌环伺。

显然是这些人都没有经验过江湖上险恶奸诈。

如若此刻有人要对几人暗施袭击，几人之中至少有一半要受伤害。

只听一个冰凉的声音说道：“臭丫头，口气好大。”

绿春怒道：“你是谁？”

目光转动，发觉那声音似是由那黑幔垂遮的软轿中传出来的。

但闻软轿中那冰冷的声音说道：“赵小蝶可就是那多情仙子么？”

绿春道：“不错，你是谁啊？”

那声音道：“你这黄毛丫头，还不配问我姓名。”

绿春怒道：“你这人好大的口气。”

沈霞琳叹道：“要是能打开轿帘瞧瞧，我也许认识他。”

那六主和尚一直站在沈霞琳的身后，听几人谈话叽哩呱啦，自己一句也接不上口，沈霞琳这两句话，却是听得甚是清楚，当下应道：“好！我去掀开轿帘，给你瞧瞧。”急步奔了过去。

沈霞琳要待阻止已来不及。

只见六宝和尚奔近那软轿四五尺处，软轿垂帘突然微微启动，六宝和尚向前奔行的身子像是遇上了一股莫可抗拒的力道，倒翻了两个跟斗。

沈霞琳急急奔了过去，问道：“你受了伤么？”

六主和尚挺身坐了起来，伸手摸着光光的小脑袋，满脸茫然的说道：“没有。”

沈霞琳心中奇道：“摔得如此厉害，怎会不受伤呢？”当下说道：“你运气试试看是否受了内伤？”

六宝和尚站起身子，道：“我很好，不用运气试了。”转身向后退去。

沈霞琳看他举步落足间，毫无受伤之象，才算放下了心。

但闻那软轿中又传出冰冷的声音，道：“那小和尚胆大妄为，我不过略施薄惩，还不快放下兵刃，难道真要我出手么？”

绿春低声对三女说道：“咱们过去瞧瞧吧！”

三女齐应了一声，迅速的散布开来，每人相距两尺，并肩向软轿行去。

奇怪的是，那随行而来的骑马武士，以及郭大川和那两个抬轿的赤膊大汉，都退到软轿之后，似乎是在袖手旁观。

四女逼近那软轿六七尺处，停了下来，绿春扬了扬手中的长剑，道：“你出来，我们领教领教你的武功。”

她一连呼叫数声，竟是不闻应答之方，似是软轿中人突然间睡熟过去一般。

绿春一罩柳眉，低声说道：“水仙妹妹，你过去挑开那轿帘……”

最右首一个绿衣少女应声而出，直向软轿行去。

她一直逼近软轿旁侧，仍然不见那软轿中有何动静。

轿中人意外的沉着，反使人感到一种沉寂的恐惧。

只见水仙一振手中长剑，疾向那轿帘挑去。

沈霞琳和绿春等人所有的目光，一齐投注在那垂帘之上。

这软轿中的神秘人物还未露面，各人的心中，都已经各自猜测，只要水仙的剑势挑起了软帘之后，立时可以证实心中的想像。

就在水仙伸出剑势，将要触及软帘之际，那软帘却无风自动，一条红索疾飞而出。

但闻水仙惊叫一声，整个娇躯突然投入软轿之中。

这意外的变化只惊得绿春呆在当地，望着那软轿出神。

软轿上垂帘依然，恢复了适才的平静，水仙却像投入在大海中的沙石一般，不闻一点声息。

没有人看清那轿中是何等模样的人物，只在几人心中留下了凛然的震慑，山风吹来，飘起沈霞琳等的裙角，山谷中一片沉寂。

忽听左首一个绿衣少女说道：“春姊姊，我去瞧瞧。”

纵身一跃，直向软轿冲去。

绿春要待阻止，已自不及。

那绿衣少女疾快的冲近软轿，手中长剑一挥，刺了过去。

当她长剑刺出一半时，突然想到一位姊妹尚在轿中，立时收了剑势。

但觉长剑似是被一个强有力的铁钳钳住，硬向轿中拖去。

同时似是有一股强大的吸力，竟使那绿衣少女不自主投入软轿之中。

区区一顶小轿，有若无边无际的大海，投进那轿中的绿衣女竟也无一点声息。

这等惊人的变化，只把绿春和沈霞琳同时惊呆在当地，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六宝和尚举手拍拍光脑袋，自言自语的说道：“咱们再进去几个人，他那小轿就装不下了。”

他想不出对敌之策，觉着多几个人进入那小轿之中，也算是对敌办法之一。

沈霞琳突然一振手中的长剑，回头对绿春等说道：“姑娘等相助之情，我和寰哥哥都感激不尽。”

绿春突然横行两步拦在沈霞琳的身前，说道：“咱们奉了姑娘之命而来，如是保护不周，回去惹姑娘生气，那还不如战死此地的好。”

沈霞琳叹道：“那你就退到山洞入口之处，保护我寰哥哥吧！我要去瞧瞧那软轿中究竟是何许人物！”举剑向前行去。

这当儿突闻身后传来一个清亮的声音，道：“不可涉险！”这声音沈霞琳熟悉至极，不用回头看，已然失声叫道：“寰哥哥，你好了么？”

转脸望去，只见杨梦寰脸上一片肃穆，站在石洞口处。

杨梦寰似是重病初愈，双腿乏力，还无法支撑身体的重量，手扶着石壁，缓缓向前行了两步，说道：“你们都退回来。”

他神态威严，字字句句都有着莫可抗拒的力量，沈霞琳和绿春等人都不禁向后退来。

杨梦寰伸出右手，沉声对沈霞琳道：“把剑给我。”

沈霞琳缓缓递过长剑，道：“你要干什么？”

杨梦寰接过长剑，道：“我要救那两位姑娘出来——”

沈霞琳吃了一惊，道：“可是你身体不成啊！连路都走不好，如何能和人动手？”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不要紧……”

以剑代杖，撑地而行，走了几步，突然又回头接道：“不管情势如何，你们不要出手参与，以免碍我手脚。”

沈霞琳道：“那小轿中人古怪的很，寰哥哥要多多小心了。”

杨梦寰点点头道：“不妨事。”右手长剑点在地上，缓步向前行去。

他的双腿似是陡然瘫痪了一般，移步行走之间大为艰苦。

绿春低声问沈霞琳道：“听我家姑娘说，杨大侠的武功很高，是么？”

沈霞琳笑道：“不错，连陶玉也不是寰哥哥的敌手。”

绿春一蜜柳眉儿，道：“他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如何还能和人动手呢？”

沈霞琳怔了一怔，忖道：是啊！寰哥哥连走路都走不成，那里还能够和人动手？一时间无言可答，只好默不作声。

绿春道：“我瞧你还是把他叫回来算了。”

沈霞琳摇摇头，道：“他双腿虽然有些不舒服，但那也不致影响他的武功。”

绿春道：“要是被那人拉入小轿中杀死了，你就变成了小寡妇啦！”

沈霞琳摇摇头，笑道：“不会的。”

绿春奇道：“为什么？”

沈霞琳道：“寰哥哥要是死了，我也不要活了，那里会成小寡妇呢！”

绿春道：“原来如此。”

第十三回 奇峰迭起

且说杨梦寰行到那小轿前面四五尺处，停了下来，横剑而立，高声说道：“在下杨梦寰，请朋友出轿一会。”

但闻那小轿中传出来一声冷笑，道：“杨梦寰，你不过浪得虚名，也配见本座的真面目么？”

杨梦寰暗中运气，只觉真气已可在全身流动，就算立时动手，也可应付，当下纵声大笑，道：“阁下好大的口气，就是那陶玉见了在下，也要称叫一声杨兄。”

小轿中又传出一声冷笑，道：“但你在本座眼中，不过是一个欺世盗名之辈。”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好，只要阁下能够数说出我杨某人的劣迹，在下当面领罪。”

轿中人道：“你霸占师妹为妻，横刀夺人之爱，难道还不算罪大恶极么？”

杨梦寰一皱眉，道：“还有么？”

轿中人冷笑一声：“难道这还不够么？”

杨梦寰道：“此中是非，江湖自有公论，在下也懒得和你辩驳了……”语音微顿，接道：“阁下能够身隐轿中，出手掳人，这武功实叫在下佩服的很，在下亦想领教领教。”

轿中人道：“你如心中不服，何妨试试！”

杨梦寰暗运内力，贯注于剑身之上，又向前欺进两步，陡然伸出长剑，缓向帘上挑去。

但闻轿中传出一声冷笑，一股强大的暗劲直推过来。

这强猛的一击，势道威猛之极。

杨梦寰一面施展千金坠的身法，稳住了身子，内劲再贯注于剑上。

果然，那长剑屹立不动，未被挡开。

杨梦寰觉出对方这一击的力道，无法把自己震退，当下一咬牙，长剑又向前探出数寸，剑尖已然触及小轿垂帘。

只要他这一剑挑开垂帘，立时可以瞧清楚那轿中人的模样。

这当儿突见那轿帘一角启动，一道红光，直点过来。

杨梦寰吃了一惊，挥剑挡去。

只觉那红光和长剑一触，竟是无声无息。

杨梦寰仔细看去，那红光竟是一道软索。

只见那软索忽点忽扫，竟然是变化繁多，甚难防守，逼的杨梦寰只好全心运剑。

软索长剑，各出奇招，斗得十分激烈。

那红索只从轿帘一角伸了出来，但遇上了杨梦寰这等劲敌，那一角活动的范围，显然已不能适应，逐渐的扩大。

这时如若有人肯伏下身子瞧去，定可瞧见轿中人双腿，双足。

杨梦寰以剑封索，恶斗了数十招，仍是不能取胜，心中暗暗吃惊道：这是什么人物，武功如此高强，他在轿中出索，我却全心对敌，这运转之间的灵活相差甚大，纵然是陶玉亲自到来，也难有此等上乘武功……

只觉重重疑云，泛上心头。

沈霞琳初时见杨梦寰一跛一跛，很是代他担心，但见和那人动上手后，不但腿不再跛，而且运转也十分灵便，这才放下心来，回顾绿春一眼，笑道：“我知他本领很大，咱们是万万及不上的。”

绿春道：“哼！他本领再大一些，也不是我们姑娘的敌手。”言语之间，显示对主人崇敬无比。

沈霞琳沉吟了一阵，道：“不错，那赵姊姊的武功，是要比寰哥哥强一点。”

绿春道：“岂只是强一点，简直是强得多了。”

沈霞琳微微一笑，道：“就算强很多，也不要紧啊！”

她忽然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岂能再和这小姑娘们争那口舌之胜。

这时杨梦寰已和那轿中人，打到紧要关头，剑势软索，盘旋飞舞，极尽变化之能，激斗之间，杨梦寰觉手中长剑一紧，竟被那软索紧紧缠住。

小轿中垂帘微启，三点寒芒电奔而来，分取杨梦寰前胸小腹。

这暗器不但腕劲奇足，来势很快，而且又和软索配合的恰到好处，显然要迫杨梦寰弃去手中兵刃。

杨梦寰心中大急，潜运内力，突然一甩，想以剑上锋口削断那软索。

那知软索未断，一支精钢长剑，却是应手而折。

杨梦寰人却随那挥臂一甩之势，闪开数尺，避开那三点寒芒。

只听轿中传出一声冷笑，道：“接着断剑。”

软索突然一振，半截断剑突向杨梦寰飞了过来！

杨梦寰手中仍然握有着另半截断剑，挥手击出！

但闻当的金铁交鸣，那飞向杨梦寰的半截断剑，吃那杨梦寰挥手一击，反向那小轿中飞了过去。

两人这一来一往之势，看似简单，实则乃武功中极为艰难的手法，要

有深厚的内力，准确的手法巧劲，才能随手挥去，皆成文章。

但见那半截断剑，直向小轿之中飞去，破帘而入。

大出意外的，是那小轿中不闻一点反应的声音，连那软索也很快的缩入轿中。

杨梦寰心中暗道：此人武功之强，当世武林高人，也许只有赵小蝶和朱若兰可以和他比美，那半截断剑决难伤得了他，这半晌不闻声息，不知又在想的什么鬼计？

那排列在小轿后的黑衣剑手，和两个身体奇高的赤膊大汉，仍是静静的站着不动，并没有群攻杨梦寰的迹象。

暂时间恢复了一片宁静！

绿春突然举起手中长剑，高呼叫道：“接着。”挥手向杨梦寰投了过去。

杨梦寰疾快的把右手半截断剑交到左手，右手一伸，接过绿春抛过来的长剑，颌首微笑，表示谢意。绿春突然喃喃自语，道：“我明白了，明白了。”

沈霞琳奇道：“你明白了什么？可是已知那轿中人的来历了？”

绿春道：“不是，我明白了我家姑娘为人，为什么心中对你们有此……”突然住口不言。

沈霞琳却凝神观战，对绿春所说之话未曾注意。

这时杨梦寰已举起了右手长剑，缓缓向前刺去。

他出剑很慢，但推出的剑招上却含蕴了很强烈的内力。

只觉寒芒一闪，一道冷虹，耀眼生花，杨梦寰霍然向后退了两步。

凝目望去，只见手中那柄长剑，又被人用宝刃削去了一部份。

轿中人还不知是谁，但却知他有着—把削铁如泥的宝刃。

杨梦寰收住了攻势，霍然向后退了两步，道：“阁下武功高强，身怀宝刃，那自非普通的武林中无名之辈，还望现身一见。”

轿中传出一声冷笑道：“杨梦寰，你可是很想见见我么？”

杨梦寰道：“在下只是佩服你的武功，希望能一见，别无用心。”

轿中人道：“好！如若我决定见你时，再告诉你不迟。”

杨梦寰心中暗暗付道：他手中既有宝刃，那是更难对付了，我必得想个应敌之策才是。

激烈的搏斗，暂时静了下来，双方形成一个对峙之局。

杨梦寰举着半截断剑，心中愁苦千种，想不出拒敌之策。

他必得仗着一支不畏宝刃削断的兵刃，至低限度兵刃要沉重厚大一些，使他削起来有所顾虑。

这当儿突听绿春娇声喝道：“好啦！咱们的救兵来了！”转眼望去，只见正东方又来了四个全身白衣的背剑少女。

四少女看上去走的不快，但来势却是迅速至极，片刻间已到了几人停身之处。

只见当先一个白衣少女行到绿春身边，低声问道：“姊姊的人呢？”

绿春道：“别提了，你瞧到那小轿么？都被那轿中人给抢去了。”

那白衣女奇道：“有这等事？”

绿春道：“是我亲眼所见，那自是真的了。”

白衣女指着杨梦寰道：“那人是谁？”

绿春道：“大名鼎鼎的杨梦寰，你就不认识么？”

沈霞琳心中暗笑道：你也不过刚刚认识，就这般卖起老来。

那白衣少女道：“原来他就是杨梦寰……”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奇怪呀，他怎么手中拿着半截断剑？”

沈霞琳道：“那轿中强敌不知用的什么兵刃，能够削去寰哥哥的长剑。”

白衣少女道：“好！那我去助他一臂之力。”

沈霞琳急急叫道：“不可，你打不过那轿中人。”

白衣女道：“我偏要去试试！”直向那小轿奔了过去。

杨梦寰虽然和那轿中人暂时罢手，但事实上双方都在暗中准备一次更猛烈拼斗。

却不料这白衣女突然插手进来。

杨梦寰要待喝止已自不及。

那白衣女疾如飘风一般，直冲到小轿前面，振腕一剑刺了过去。

闪动的剑芒，刚刚触及到垂帘，小轿中突然闪出一道青芒，呛的一声，削断了那白衣少女长剑。

就在那青芒闪出的同时，一道红索由轿中飞了出来，有如灵蛇舒尾一般，疾快的缠在那白衣少女的腰间。

杨梦寰大喝一声，飞步跃上，伸手向那红索抓去。

可惜仍是晚了一步，那白衣女已被拖入了小轿中去。

杨梦寰默查内情，心中突然一动，倒跃而退。

另外三个白衣女眼看为首之人被人擒去，不禁心中大急，齐齐抽出长剑，向前冲去。

杨梦寰回身拦住三人，道：“三位姑娘，暂请退回。”

三个白衣女虽然依言停下脚步，人却是不肯退回。

杨梦寰低声说道：“三位姑娘武功虽然高强，但缺乏对敌经验，实非那轿中之人敌手，那位姑娘的遭遇，三位都是亲眼所见，当可知在下所言不是信口开河。”

绿春也赶了过来，说道：“三位妹妹，快请退下，这位杨大侠的武功，比咱们高得多了……”长长叹息一声，接道：“我有两位妹妹已被轿中人拖了进去。”

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天真率直，同伴被人掳去，也不过略带愁苦，似是心中甚有把握，觉着那轿中之人不敢伤害她们一般。

居中一位穿白衣的姑娘，说道：“白夏姊姊被人擒去，我们岂能不管，如是一个人打他不过，我们三个人一齐出手就是。”

杨梦寰道：“姑娘请看对方有好多人手，如是三位一齐出手，引起群战只怕咱们还得吃亏。”

三女抬头看去，果见那小轿后面，有数十名佩剑的黑衣武士。

绿春接道：“三位妹妹，还是听杨大侠的劝告吧！那人知道咱们是赵姑娘的属下，谅他也不敢随便加害白夏姊姊的，”

三个白衣女无可奈何，只好点头答允，缓步向后退去。

杨梦寰抛去手中半截断剑，低声说道：“那位愿把长剑借在下一用。”

三位白衣女齐齐伸手，递去手中长剑。

杨梦寰伸手把三支长剑一齐接下来，说道：“那轿中之人，武功高不可测，在下实无把握能够救出三位被擒的姑娘，如若诸位能够设法传报赵姑娘，那是最好不过了。”

说完后，转身行近那小轿四五尺处停下。

他手中执着三柄长剑，除左右手各执一剑之外，却把另一支长剑插在停身之处的土地上。

凝目望去，只见那小轿软帘低垂，山风中微微飘动，轿中却不见一点动静。

那排站在小轿后面的黑衣武士，一个个肃然而立，似是泥塑木雕一般，对眼下的恶战，漠不关心。

杨梦寰轻轻咳了一声，扬剑指着小轿喝道：“阁下武功如此之高，自非无名之辈，何以不肯现露出真正面目？”

他一连呼叫数声，那轿中人一直是恍如不闻，置之不理。

杨梦寰心中暗忖道：“这一顶区区小轿，里面已有四人之多，我纵然能想法子攻入那轿中一剑，只怕将误伤别人，怎生想个法子，激他出轿才好。”

尽管那轿中人声势骇人，武功诡奇，但杨梦寰心中却无畏惧之感，他和那人动手数招，虽然觉出他武功高强，但自己也并非无能抗拒。

杨梦寰等候了良久，仍不闻那轿中人相应之声，怒声喝道：“阁下这般藏头露尾，算得什么好汉。”突然向前欺进一步，左手长剑一挥，疾向那软帘上挑去。

虽然隔着一重轿帘，但那轿中人目光却似敏锐的很，杨梦寰长剑探出，他似已然瞧到，寒光一闪。迎了出来。

杨梦寰早已有备，看他剑势，右手长剑却疾如闪电刺出。

他无法瞧见那小轿中是何等模样的人物，也不便强行挥剑攻入轿中，但可从他伸出的剑势，判断出那执剑手腕。

杨梦寰左手剑招，旨在诱敌，立时向下一沉腕势，避开对方的剑招，但右手刺出的剑势，却是奇快绝伦。

那人虽然深藏在轿中，但对杨梦寰剑的变化，却是有如目睹一般，寒光一闪，反向杨梦寰右剑削来。

杨梦寰暗赞一声，好快的变化，疾快刺出的右剑，突然向上翻起，左手的虚招，却突然化虚为实，点了过去。

两人电光石火般连变数招，兵刃未曾触接，全都凭藉手快，眼明，随机变化，不但是在比斗剑招，而且包括了斗智，反应。

那轿中人无法削得杨梦寰手中之剑，杨梦寰也无法攻入轿中一招。

惊心动魄的快速几招过后，双方几乎是同时收了剑势。

但闻轿中似出一个冷漠的声音道：“看将起来，你倒非浪得虚名……”

杨梦寰接道：“夸奖，夸奖，阁下虽然是凭仗手中短剑锋利，有着削铁如泥之能，但变招之快，亦叫在下佩服。”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此等身手，武林中极是罕见，不知阁下何以要藏身轿中，故作神秘，不肯和杨某面对面的比试一阵？”

轿中人沉吟了一阵，道：“你当真想和我一较剑招，比个胜败出来么？”

杨梦寰道：“当世武林中，似阁下这般身手，除了有数的三两个人之外，实难叫在下想得出来还有何人……”

轿中人冷笑一声，接道：“你倒说说看，你那心目中三两高人，都是些什么人物？”

杨梦寰心中一动，暗道：机会来了，切不可放过激他现身的机会。

心念转动，缓缓答道：“有一位世人钦敬的赵老前辈，赵海萍，不知阁

下识是不识？”

轿中人道：“好！那赵海萍算一个，除他之外，还有何人？”

杨梦寰道：“多情仙子赵小蝶，该有阁下这般身手吧？”

轿中人道：“不错，赵小蝶全身武学都得自‘归无秘笈’，也算她一份就是，这父女两人之外，还有何人？”

杨梦寰道：“天机府朱若兰，朱姑娘，不知阁下知是不知？”

轿中人道：“那朱若兰也算一份，还有么？”

杨梦寰道：“就在下所知，也只有这几个人了。”

轿中人道：“还有一人，你却忘记讲了。”

杨梦寰心中暗道：莫非他说的是陶玉么？口中故意说道：“兄弟想它不出，不知那人是谁？”

轿中人道：“还有你杨大侠！”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阁下过奖了。”

轿中人冷笑一声，道：“如若我能够胜得你杨大侠，那就一举成名了。”

杨梦寰道：“大概是不错吧！”

轿中人冷冷说道：“可惜我没有扬名立万，哄传天下的用心，有人喜爱名利，立威天下，但有人却喜爱幕后的权势，我……就是属于后一种人。”

杨梦寰道：“所以阁下才用了这顶黑布慢遮的小轿，以掩饰本来面目。”

轿中人道：“你如是真想和我在武功上分个胜败出来，请于今夜二鼓后，在你身后那高峰之顶，各凭武功拼个胜败出来。”

杨梦寰回顾一下身后高峰，道：“好！咱们就此一言为定，今宵二更，在下在峰顶相候。”

轿中人冷然说道：“不过，我要事先说明，博斗时，只许你我在场，不得带人观战。”

杨梦寰暗道：故作神秘。口中却应道：“在下一切从命……”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

轿中人接道：“可是要我放了被擒的三位姑娘？”

杨梦寰道：“不错，阁下可知她们的来历么？”

轿中人道：“都是那赵小蝶的侍婢。”

杨梦寰心中一惊，暗道：看将起来，他对江湖上的情势倒是熟悉的很。轻轻咳了一声，道：“阁下武功如此之高，如果伤害几个侍婢，那未免有失身份。”

轿中人道：“今夜之战；你如能够胜我，三婢毫发无损的奉交于你，如是败在我的手中，连你的性命也要操诸我手，替人求情，岂不是笑话么。”

语声微顿高声接道：“我们走！”

走字出口，两个赤膊大汉已然如飞奔至，抬起小轿飞奔而去。

那骑马佩剑的少年，齐齐带转马头，紧随轿后而去，转眼间消失不见。

绿春和三个白衣少女，欲待追赶，却被杨梦寰劝阻，要他们等到次日再说。

是夜二更，杨梦寰带了两支长剑，悄然独登峰顶。

峰顶上是一片半亩大小的平坦之地，四周寂然，了无声息，月挂中天，银照匝地，杨梦寰放下长剑，盘膝坐在峰顶，闭目运气调息。

表面上杨梦寰似已进入禅定之境，其实是劲气内敛，神凝五中，以他此时功力，三五丈内，可辨出落叶声息。

足足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仍不闻有人到来，杨梦寰不禁心中焦急起来，暗道：难道他不来了么？正自疑虑横生，突然西方暗影处，传过来一声冷笑道：“有劳久候了。”

杨梦寰抬头看去，月光下，只见一个全身黑衣，长袍掩腕，黑裙曳地，遮去双足，脸上戴着一个黑色面具的怪人，缓步走了过来。

这人一身装束怪模怪样，静夜中瞧去，有着一一种阴森恐怖之感，

杨梦寰心中暗道：你这身衣服和躲在小轿中有何不同？口中却淡然一笑，道：“阁下来的并不算晚，天色仍在三更之前。”

那黑衣人道：“其实咱们比试武功，有得半个时辰，那已是足够了。”

他声音并不怪异，只是有一股冰冷的味道，有如从阴冰地窖中吹来的寒风。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在下自知半个时辰之内没有胜得阁下之能。”

那黑衣人冷冷说道：“我有。”

杨梦寰霍然站起，握着双剑，道：“阁下不觉着口气太大些么？”

那黑衣人冷笑一声，道：“你不信，那也是无可奈何。”

杨梦寰精神一振，暗中运气贯注双臂，直达于双剑之上，缓缓说道：“阁下手中短剑，锋利异常，直可切金断玉，还请亮出兵刃来吧！”

那黑衣人突然一挥右手，长袖飞动，流现出一道寒芒。

凝目望去，只见那短剑不过一尺余长，剑柄深隐袖中无法瞧见，只见寒芒流动，却无法辨识那短剑来历。

杨梦寰四下瞧了一眼，缓缓说道：“三位姑娘，都很好么？”

黑衣人道：“很好，只要杨大侠能胜得我手中之剑，她们立时可以自由。”

杨梦寰道：“还有一件事，在下亦得先行说明。”

黑衣人道：“好！你说，只要你能胜我，不论何事，只要我力能所及，无不应允。”

杨梦寰道：“在下和阁下相约于此，除了比试剑招武功之外，还想藉此机会，一睹阁下的真正面目。”

那黑衣人沉吟了一阵，道：“就在下记忆所及，相约之时并未说明，杨大侠想瞧瞧我，那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杨梦寰心中忖道：这人对答老练，软硬不吃，实在是太难对付的人物。

心念一转，欲擒故纵，淡然一笑，道：“在下希望能瞧瞧阁下的庐山真面，也不过是基于好奇之心，其实见与不见都于事无补。”

那黑衣人由面具之中发出一声清冷的笑声，道：“一切事情都好办的很，但重要的是，杨大侠必须先要胜得我手中的兵刃。”

只见他一幌手中的短剑，冷月下，立时闪动一片光辉，接道：“杨大侠自负渊博，可识得此剑来历么？”

杨梦寰凝目望去，只见那短剑在冷月之下，闪动起片的寒芒。他已知此剑锋芒绝世，削铁如泥，但却无法认出其来历。令中一急，突然急出了一个主意来，淡淡一笑：“如若阁下肯放心把手中兵刃交付于我，在下倒要仔细瞧瞧那短剑出自何处……”

那黑衣人冷冷说道：“我不放心。”右手一振，寒芒暴闪，突然扫来一剑。

杨梦寰料不到他想打就突然出手，这一剑突如其来，又快如闪电，只

迫的杨梦寰倒跃数尺，才把一剑避开。

那黑衣人身随剑进，口中冷冷的说道：“今夜你杨大侠只带两只剑来，只怕是不够用吧！”

说话之中，连攻八剑。

这八剑招招如雷奔电闪，迫的杨梦寰连连后退。

他手中兵刃锋利，杨梦寰手中虽有双剑，却是不敢硬行封架他的兵刃，一时竟是无法扳回先机，节节败退，直待那黑衣人绵连的剑招一缓，杨梦寰才有反击之能。

杨梦寰双手各执一剑，左手长剑疾攻而出，点向那黑衣人的面门，右手长剑平胸横立护身。

那黑衣人剑势一转，斜向杨梦寰左手长剑之上撩去。

如是被他削中，杨梦寰手中长剑非成两截不可，只见杨梦寰右手扬起，那平护胸前的长剑突然刺出，扫向那黑衣人手中肘间关节。

如若那黑衣人剑势不停，一举之间，固可把杨梦寰左手长剑削断，但右手肘间并节势非被杨梦寰长剑点中不可。

如若他回手对付杨梦寰右手长剑，杨梦寰左手长剑，势将点中他面门之上。

这一招看来平易简单，实是双剑招术一记绝学，名叫“星月并辉”。

那黑衣人被逼得向后一跃，倒退五尺。

杨梦寰双剑一振，连环攻出，双剑各攻一路。

那黑衣人手中空有削铁如泥的宝刃，却是无法削得杨梦寰手中之剑。

原来杨梦寰本不善使用双剑，但情势所迫，和这黑衣人定约之后，就利用其间一段空闲时间，思索演练双剑招术，他天资过人，又有着深博的武功基础，竟被他想出一路以双剑克制对方利器的打法，以快速的变招攻势，使对方无法应用利器，削去自己手中之剑。

缠斗数十合，仍是不胜不败之局。

那黑衣人打得火起，突然长啸一声，剑势忽变。

只见他长袖与剑光齐飞，全身都笼罩在一层剑气之中。

杨梦寰双剑挥转，不但无能进一招，反而有些逐渐被对方所制。

原来适才动手之时，那黑衣人一心想凭藉手中的利器，削去杨梦寰手中兵刃，完全陷入了被动之中，处处受制，此刻战法一变，宝剑威力发挥，杨梦寰不敢和他利剑相触，由主攻变成防守之势。激斗之中，突闻得一阵金铁相交之声，杨梦寰左手中的长剑被那黑衣人一剑削断。

只听那黑衣人冷笑一声，停下手道：“杨梦寰你可要再换一支剑？”

杨梦寰弃去左手中半截断剑，道：“那倒不用，在下用单剑也是一样。”

黑衣人道：“如是我再削去你右手中的兵刃呢？”

杨梦寰肃然说道：“在下还有双手和你周旋。”

黑衣人怒道：“你可是觉得我不敢杀你么？”

杨梦寰道：“胜负未分之前，阁下这些话未免说的太早了一点。”

黑衣人怒声喝道：“不信你就试试。”唰的一剑刺了过来。

杨梦寰只余右手之剑，对敌之间，不得不小心从事，一闪避开，拍出一掌。

那黑衣人剑势一撩，横向他手腕削来。

杨梦寰左手引开对方剑势，右手长剑才突然攻出一剑，刺向那黑衣人

的脸上。

那黑衣人门户大开，杨梦寰剑势遂乘虚而入。

如若那黑衣人，要想避开一剑，只要向后一跃即可。

那知事情竟是大出意料之外，那黑衣人竟是不理杨梦寰刺向脸上的剑势。

但闻铮然一声，刺个正着。

那知剑势如刺在坚石之上，那黑衣人竟是浑如不觉。

原来那黑衣人戴的面具，竟然是金铁作成之物。

就在杨梦寰略一怔之间，那黑衣人短剑疾起，扫了过来，呛的一声，削断了杨梦寰手中的长剑。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你双剑已然尽遭削断，我要领教你的掌势了。”

杨梦寰双掌一错，道：“自当奉陪。”

黑衣人缓缓把手中宝刃收了起来，道：“我如用兵刃胜了你，只怕你心中不服，但我赤手空拳胜了你，你总该心服口服吧。”

杨梦寰冷冷说道：“阁下胜了之后，再行夸口不迟。”

黑衣人道：“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败在眼前，还这般大言不惭。”挥手一掌，拍了过来。

杨梦寰举手相迎，立时展开了一场恶斗。

两人掌来足往，各尽所能，变化万端，极尽奇幻。

杨梦寰初动手时，还不觉得什么，动手数十招后，突然发觉了不对。

原来他发觉那黑衣人出手拳招，竟然是处处抢制了先机，是以，杨梦寰虽然全力抢攻，始终无法抢得一招先机。

眼下的情势很明显，如若两人再这般打了下去，杨梦寰非败不可。

但情势逼迫，却不敢稍有松懈之心。

他发觉了这黑衣人的武功，出人意外的高强，最使杨梦寰惊奇的是，这黑衣人出手的招术，竟似是先就料到了杨梦寰拳势变化，自然处处尽占先机。

正激斗中，突闻一声娇叱传了过来，道：“住手。”

这声娇叱声音不大，但却如泄地水银一般，钻入了二人的耳中。

两人一齐停下手来，转脸望去，只见一个丰神绝世的白衣女，衣袂飘飘的站在山崖边缘。

杨梦寰一眼下，已认出来人是赵小蝶，高声说道：“赵姑娘。”

赵小蝶飘身而下，缓步走了过来，两道清澈的目光，盯注在黑衣人的脸上，冷冷说道：“你是什么人？”

黑衣人也冷冰冰的答道：“你是赵小蝶么？”

赵小蝶道：“不错。”

那黑衣人缓缓取出短剑，道：“你要和杨梦寰联手齐上呢？还是要和我单打独斗？”

赵小蝶款步行来，本想质问他擒去三婢的事，但却未料到这黑衣人竟是先发制人，拔剑挑战。

那黑衣人不闻赵小蝶相应之声，立时冷笑一声，道：“赵小蝶，你怎么不答话呢？”

赵小蝶娇艳的粉脸之上，神情屡变，一语不发，缓步直向那黑衣人行了过去。

那黑衣人见她愈逼愈近，突然举手一剑，刺了过去。

这一剑快速至极，但见寒光一闪，剑尖已然逼近赵小蝶前胸之上。

赵小蝶身子突然一侧，打了一个转身，巧妙无比的让过一剑，仍是一语不发。

那黑衣人手中短剑一挥，突然幻出了一片剑花。

当头罩落了下来，但见赵小蝶打了一个转身，又灵巧绝伦的避开一团剑花。

那黑衣人似是料不到她身法如此之快，呆了一呆，道：“好身法。”唰的又是一剑刺来。

赵小蝶身子一侧，又把一剑避过，冷冷说道：“该停手了。”

那黑衣人一连三剑，均未刺中赵小蝶，自己似是亦有些不好意思，果然停下手来。

赵小蝶缓缓举起右手，纤巧玉指，理一下鬓边长发，冷冷说道：“想打架，我一定奉陪，不过先把话说个清楚，再打不迟。”

那黑衣人道：“什么话，但请快说。”

赵小蝶道：“我手下三个女婢，可是被你掳去了么？”

黑衣人道：“我捉了三个丫头倒是不错，但她们是谁的丫头，那我不清楚了。”

赵小蝶道：“那就是了，不知她们现在何处？”

黑衣人道：“这个暂难奉告……”目光一掠杨梦寰，接道：“我和他相约在先，在这山峰之上比武，若是他能胜得了我，我就把那三个丫头放了。”

赵小蝶道：“如是他败在你手中呢？”

黑衣人道：“那三个丫头生得聪明伶俐，我就把她们留在身侧自己使唤了。”

赵小蝶道：“这比试不公平。”

黑衣人道：“那里不公平了？”

赵小蝶道：“那些丫头都是我的属下，他如何能够作得主？”黑衣人目光转注到杨梦寰的脸上，道：“你即是做不得主，为什么要和我订约？”

杨梦寰被问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一脸尴尬之色。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你怎么不说话了，哼！你的英雄气概那里去了？”

赵小蝶眼看杨梦寰窘迫之情，忍不住微微一笑，道：“他为什么不能做主？”

那黑衣人两道冷峻的目光，转注到赵小蝶的脸上，道：“他做得了主么？”

赵小蝶脸色一整，说道：“自然做得了主。”

那黑衣人道：“好！那他已败在我的手中了，那三个丫头，你也不用想讨回去了。”

赵小蝶冷冷说道：“三个丫头事小，你却忘了一件大事。”

黑衣人道：“什么大事？”

赵小蝶道：“杨梦寰和你赌那三个女婢的自由，我要赌你永远没有使唤那三个丫头的命！”

黑衣人道：“此言何意？”

赵小蝶道：“再也明白不过，你今宵难道还想离开此地么？”

黑衣人纵声而笑道：“赵小蝶，你这几句话不觉得口气太大么？”

赵小蝶道：“我言出衷诚，句句实言。”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别人怕你由‘归元秘笈’上学得的武功，但我却不怕。”

赵小蝶微微一怔，暗道：他怎知我武功得自“归元秘笈”。

但继而一想，此事天下皆闻，这黑衣人知悉内情，实也算不得大忌的事。心念一转，微笑说道：“那你就试试看上面记载的功夫如何。”

突然挥了长袖，扫了过去。

那黑衣人似早有备，右手一挥，一道寒光，直向赵小蝶长袖上斩去。

赵小蝶一挫腕，生生把长袖收了回来。

但左袖收回的同时，右袖却击了出去。

刹那间双袖飞转，快如风轮，一阵迫攻，逼得那黑衣人连退三步。

杨梦寰一侧旁观，只看得暗暗忖道：她身具当世上乘内功而不自知，五年前还是不解武功的小姑娘，五年后，却成了当今武林第一高手……。

心中念头还未转完，瞥见那黑衣人挥剑反击过来。

他剑招怪异，竟把赵小蝶逼退了数步。

杨梦寰仔细瞧去，不禁为之心头震动。

原来那黑衣人的剑招，竟是走的反向剑路，这一剑该攻左侧，他却偏偏攻向右侧。

赵小蝶虽是胸怀绝世武功，但从未料到武林之中竟然有人会用反道武功路数。

一时间竟然是想不出拒敌之策，被那黑衣人凌厉的反道剑势，迫得直向后退。

杨梦寰只看得大为焦急，但却又想不出克敌之策。

眼看赵小蝶已然退到一处悬崖边缘，再向后退，势必要跌下悬崖不可。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势中，赵小蝶似是突然想起了克敌之法，双袖挥舞，展开了反击之势。

这一路反击之势，果然是黑衣人剑势的克星，登时把那黑衣人凌厉的剑势压了下去。

赵小蝶身形缓缓转动，竟然把那黑衣人迫转向悬崖一边。

她虽是双袖当作兵刃，看起来有如挥袖曼舞，但长袖上却是蕴蓄了很强的内力，如被他击中，受伤之重，不下于刀剑所伤。

那黑衣人剑势已完全被赵小蝶双袖反击之势迫的没有了还手之力，几度要跌下悬崖。

赵小蝶突然停下手来，说道：“你脸上虽然戴着面具，但身子总不能全穿着铁衣，如是跌下这悬崖中去不知会不会把你摔死？”

那黑衣人突然收了长剑，道：“你双袖之中带着一股强大的潜力，逼的我剑招无法施展，今日之败……”

赵小蝶冷笑一声，接道：“怎么？你败得不服气么？”

黑衣人道：“自然是不服气了，如若你能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咱们再比一场，那时我如仍然败在你的手中，才心服口服。”

赵小蝶道：“别说三个月，就是给你半年，那也无关紧要，你仍然不是我的对手。”

那黑衣人冷笑一声，道：“你一身武功，都是得自‘归元秘笈’么？”

赵小蝶道：“天下武林有谁不知，这也不算隐秘的事。”

那黑衣人道：“如是我用那‘归元秘笈’未曾记载的武功和你动手，你就无所展其技了。”

赵小蝶笑道：“嗯！你刚才用的反道剑招，‘归元秘笈’上确实未曾载过，但我还不是胜了你？”

那黑衣人道：“无论如何，我今日已为你所制，如你怕和我订下后会之约，尽管出手就是。”

赵小蝶道：“那个怕你了，三月之后，咱们重在此地相见就是，不过……”

黑衣人道：“不过什么？”

赵小蝶道：“不过我要你取下脸上的面具，瞧瞧你的真面目，还有释放回我的三个女婢。”

那黑衣人道：“我只取下面具……”

赵小蝶道：“不错，只要你取下脸上的面具，就可以走了。”

那黑衣人缓缓取下脸上的铁面具，说道：“赵小蝶，你要瞧清楚了。”

原来他那铁面内，竟仍是带着面具。

赵小蝶正待追问，那黑衣人已然抢先接道：“赵小蝶，你说过的话是否还要更改。”

赵小蝶心中暗道：他说的不错，我只过说过取开所戴的铁面具，当下一挥手，道：“好，算你胜了这一阵。”

那黑衣人突然转过脸去，大步向山下行去，隐失于夜色之中。

赵小蝶突然想起那三个婢女还未被放，当下高声叫道：“喂！那三个姑娘现在何处？”

遥闻那黑衣人应道：“但请放心，我下山之后，立刻就放了她们。”

高耸的山峰顶上，只余下杨梦寰和赵小蝶。

两人相对站了片刻，杨梦寰长叹一声，道：“又劳姑娘相助。”

赵小蝶道：“不用客气。”

杨梦寰沉吟了一阵，抱拳说道：“姑娘多多保重，在下就此别过。”

赵小蝶柳眉耸动，缓缓说道：“这黑衣人很多武功确非那‘归元秘笈’上记载的武学，你以后遇上他时，要多多当心才好。”

杨梦寰拱手道：“多谢关照。”

赵小蝶口齿启动，幽幽说道：“咱们越来越陌生了。”缓缓转过身子，漫步而去。

杨梦寰突然转过身子，奔向山下而去。

赵小蝶闻得脚步声回过头来时，那杨梦寰已经奔下了山峰。

她望着杨梦寰的背影，默然良久，突然一咬牙，自言自语的说道：“你就是不肯求我一句话。”

且说杨梦寰一口气奔到沈霞琳坐息之处，那绿春正在和沈霞琳谈论着他。

绿春主张去找，沈霞琳却是充满着信心，主张不如在原地等待。

杨梦寰抱拳对绿春一礼，道：“令东主已经赶到……”

绿春急急接道：“他和那黑衣人动手了么？”

杨梦寰道：“那黑衣人败在赵姑娘的手中，已答应释放擒去之人，诸位请在附近寻找一下，在下等先告别了。”

说完话，带着沈霞琳和六宝和尚送行离去。

沈霞琳被他牵着手，急急奔行，心中大是奇怪，忍不住问道：“寰哥哥，你急什么？”

杨梦寰道：“咱们得快此走，别让她改了主意。”

沈霞琳道：“什么人改变主意？”

杨梦寰道：“赵小蝶。”

沈霞琳奇道：“赵姑娘改变什么主意？”

杨梦寰道：“也许她会和那黑衣人联手同心不让咱们走了。”

沈霞琳若有所思的啊了一声，道：“你是说那黑衣人帮助陶玉，赵姑娘也帮助陶玉，是么？”

杨梦寰道：“看上去似是如此，事实上又非如此，这其间复杂得很，一时间我也无法给你说得清楚了。”

沈霞琳道：“这我就想不明白了，不过既然有这么多人和咱们作对，咱们也该去请些帮手才是。”

杨梦寰道：“找人相助并非困难，难的是对手一个个武功高强，一般的武林同道非是他们的对手，岂不是徒自伤害人命。”

沈霞琳道：“那为什么不去请武功高强的朋友相助呢？”

杨梦寰道：“要找到能和陶玉、王寒湘等高手相抗的人物，当今武林实难找出几个。”

沈霞琳道：“唉！这有什么困难，我已想好了很多可请的人。”

杨梦寰道：“你是说朱姑娘？”

沈霞琳道：“不错啊！兰姊姊那天机石府中，现有彭秀韦，玉箫仙子等人，他们这些年来，个个都用心于武功之上，进境很多。”

杨梦寰沉吟了一阵，道：“玉箫仙子和彭秀韦，武功虽然高强，但也难是赵小蝶和陶玉之敌。”

沈霞琳道：“赵姑娘对兰姊姊最是敬爱，咱们让兰姊姊劝劝她也就是了，那陶玉只有一人，你足以和他对抗，那也不用忧愁了。”

杨梦寰正待答话，突然一个悠长的笛声专了过来。

杨梦寰素解音律，凝神听了一阵，突然说道：“咱们得快些走了！”

牵起沈霞琳和六宝和尚大步向前奔去。

三人这一口气奔行了十几里路，杨梦寰才放缓了脚步。

沈霞琳道：“跑什么？”

杨梦寰道：“你刚才可曾听到那笛声么？”

沈霞琳道：“听到了，怎么样？”

杨梦寰道：“你可知那笛声是何人吹出的么？”

沈霞琳道：“又瞧不到那吹笛的人，自然不知道是何人所吹了。”

杨梦寰道：“我知道。”

沈霞琳道：“什么人？”

杨梦寰道：“赵小蝶。”

沈霞琳道：“她在笛声中吹些什么？”

杨梦寰道：“她似是借那笛声发泄出心中的怨愤，而且直对咱们的方向行来，她正在激愤之下，如是和咱们撞在一起，实有很多不便之处，因此咱们得快些走开。”

沈霞琳道：“原来如此。”

突闻笛声飘渺，又传过来！

沈霞琳道：“她似是追着咱们来了？”

杨梦寰道：“不错，咱们得转个方向。”

六宝和尚口齿拙笨，素无心机，想到师父已死，从此之后，只有跟着杨梦寰夫妇，才能吃饱肚子，那就得忠心耿耿的跟着两人，至于两人谈些什么，他是漠不关心。

三人转向而行，绕过一片杂林，只见两个劲装大汉迎面奔了过来。

沈霞琳低声说道：“寰哥哥，邓少堡主和柳远来了。”

杨梦寰点头笑道：“正是他们两人，师妹已能留心到身外物了。”

邓开宇似是亦认出了杨梦寰，带着柳远，大步奔了过来，抱拳一礼，道：“杨大侠，害兄弟找得好苦啊！”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这些时日中，遇上几个强敌，交手数阵，互有胜负，一时无法脱身赶回，有劳少堡主跋涉寻找，我等实是抱歉的很。”

邓开宇笑道：“杨大侠驾临敝堡，使敝堡蓬革生辉不少，眼下已有几位江湖高手，和几位门派的掌门人赶到寒舍，求见杨大侠……”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只怕我要让他们失望了。”

邓开宇道：“据兄弟听得消息，除了已到寒舍的几位武林高人之外，还有九大门派中人都将赶到，兄弟已经离开了寒舍一日夜，只怕此刻又另有很多人到达了。”

杨梦寰略一沉吟，道：“只怕陶玉也已知道这些消息了，咱们得快些赶回贵堡中去。”邓开宇道：“目下寒舍高手甚多，那陶玉纵然是亲自找上门去，也不要紧。”

杨林寰心中暗道：除非有几位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能够放下面子联手拒挡陶玉一人，如是单打独斗，以那陶玉手段之辣，纵然是武林高手和他过招，只怕也难支撑过二十回合。

这些话如若说出口来，未免太过狂妄，他为人谦恭有礼，不愿口舌之上轻蔑他人，只好闷在心中。

他心有所思，愈行愈快，邓开宇等被迫的全力疾追。

几人一路急赶，日落前已回到邓家堡。

邓开宇低声道：“杨大侠请先洗个脸休息一会，在下去通知一声。”

杨梦寰回到室中，刚刚洗过脸，邓开宇已来相请，道：“家父和群豪都已在厅中等候杨大侠。”

杨梦寰道：“邓兄请把六宝和尚安排一下，他不善言词，不解险恶，处处需人照顾才行。”

邓开宇道：“不劳杨大侠费心，在下早已替他安排好食宿之地。”

谈话之间，沈霞琳和童淑贞双双走了进来。

杨梦寰急抱拳一礼，道：“见过师妹。”

童淑贞还了一礼，叹道：“我都已听师妹讲过了，师弟为盛名所累，妒忌之人甚多，看来你是无法摆脱这江湖上的是非了。”

杨梦寰苦笑一下，道：“这次江湖大劫过后，小弟必将寻一处人迹罕至之地，摒绝武林恩怨，不再身担是非。”

童淑贞道：“这谈何容易啊……”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这些年来，我已习惯独处，不喜人多，厅中宴会，我不想去了。”

邓开宇道：“这个，如何……”

杨梦寰接道：“我师妹素喜清静，少堡主也不用勉强她了，咱们走吧！”

邓开宇带着杨梦寰和沈霞琳直奔大厅。

杨梦寰当先而行，缓步入厅，只见厅中群豪济济，不下数十人，有男有女，有僧有道。

老堡主邓固疆大步迎上来，笑道：“杨大侠幸得及时赶回，唉！如是你再晚回来一些时间，老朽就无法应付天下英雄的质问了。”

杨梦寰抱拳一个罗圈揖，道：“杨某人因事晚归，有劳诸位等候，在这里先行谢罪了。”

但闻厅中群豪齐声应道：“杨大侠言重了。”

就在群豪话声甫落之际，大厅一角，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道：“杨梦寰，你还记得老衲么？”

此人直呼杨梦寰的姓名，只听得厅中群豪齐齐为之一呆。

转脸望去，只见一个身着大红袈裟的枯瘦和尚，独坐厅上一张木椅之上。

沈霞琳看清来人，不禁吃了一惊，几乎失声而叫，总算她这些年来，定力大进，勉强忍了下去。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如若在下记忆不错，老禅师该是大觉寺的高僧枯佛灵空。”

那枯瘦老僧哈哈一笑，道：“想不到杨大侠还能记得老衲的法号。”

杨梦寰道：“老禅师言重了。”

那灵空大师突然一闭双目，双手合掌当胸，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杨梦寰想到这灵空昔年在大觉寺中的作为，只觉那一声佛号特别刺耳。

这时邓固疆已让杨梦寰入座，吩咐厅中仆从开上酒宴。片刻之间，已然摆上了丰盛的酒席。

厅中群豪轮番向杨梦寰敬酒，口中都是些久慕大名，至为敬仰的颂赞之词。

杨梦寰留心群豪，发觉其中有四个人深藏不露。

他们从杨梦寰进入厅中，始终是一付微带笑容的脸色，既未说一句歌颂之言，亦未向杨梦寰敬过一杯酒。

一席酒宴，匆匆而毕，杨梦寰带着沈霞琳退席之后，低声说道：“你瞧到那枯佛灵空了么？”

沈霞琳道：“瞧到了，那和尚坏死啦！”

杨梦寰道：“但他武功却是高强的很……”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如是他武功仍和昔年一般，没有什么大进，你一人就可以对付他了。”

沈霞琳道：“如是他有什么轻举妄动，我今晚借机会宰了他。”

杨梦寰笑道：“告诉童师妹，要她小心一些。”言罢，自行转回卧室；脱去外衣，登上木榻，暗暗忖道：灵空何以陡然在邓家堡中出现，而且混入了群豪之中，难道他也投入了陶玉门下不成？

厅中群豪，人数虽然不少，但九大门派未来一人，唯一使杨梦寰念念不忘的，是那四个冷傲不群的年轻人。

他们未向杨梦寰敬过一次酒，杨梦寰心烦意乱，也未来得及和四人打个招呼，就匆匆退了回来。

他胡思乱想了一阵，陡然觉得一阵困倦涌来，赶忙运气调息，澄清杂念，渐入忘我之境。

这时突然由榻下跃出一人，手中举着一把匕首，直向杨梦寰前胸刺去。

杨梦寰已生警觉，一仰身，倒卧在木榻之上，顺势飞起一脚，踢向那人手腕。

那人似是自知非敌，一击不中，立时转身向室外冲去。

杨梦寰一提气，突然由木榻上飞跃而起，直向门口抢去。

两人几乎是同一时刻到了门口。

那人匕首一挥，疾攻两招，寒光闪动，分击向杨梦寰两处大穴。

杨梦寰暗道：好快的手法！一吸气，未落实地的身于，陡然向后退了两尺，避开刀势。

那人一击之下，逼退了杨梦寰，身子一侧，又向室外冲去。

杨梦寰扬手一掌劈了过去，一股奇大的潜力暗劲封住了门户。

第十四回 毒龙夫人

那人被那股潜力暗劲击中，生生被挡了回来。

杨梦寰大迈一步，欺到那人身侧，低声说道：“咱们素不相识，为什么要对我动刀子，这其间定有原因，在下很希望能够知道内情。”

那人似是自知无法走脱，忽的挥刀向杨梦寰连攻四招。

杨梦寰沉声说道：“朋友这般不识抬举，那也别怪我杨某人失礼了。”掌势一紧，反击过去，登时迫的那人连连向后退避。

杨梦寰处处手下留情，不肯伤他，旨在设法生擒于他。

那人在杨梦寰掌力逼迫之下，突然跃飞而起，直向杨梦寰撞了过来。

手中匕首随着冲过去的身子，刺向杨梦寰的前胸。

杨梦寰凝立不动，左手一挥，封开匕首，右手一探；抓住了那执刀人的手腕，微一加力，冷冷说道：“朋友贵姓啊？”

那人只觉手腕一麻，手中匕首跌落在地上。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阁下是何人物，和我杨某人何仇何恨，为何要隐身在床下行刺？”

那人似是自知无反抗之能，也不挣扎，只是闭起双目，一语不答。

杨梦寰看他包头黑巾，直压眉际，心中大感奇怪，伸手一推，推脱那人头上黑巾。

只听那人啊哟一声，露出一头秀发。

原来这人竟是一个女孩子。

杨梦寰见行刺自己之人，原来是一个女孩子，不禁吃了一惊，急急放手道：“在下不知你是位姑娘，还望多多原谅。”言罢，向后退了两步。

那女子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很君子。”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如若姑娘觉着在下还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就请姑娘把何以要行刺在下的事，说个明白。”

那女子凝目沉思了一阵，道：“杨相公一定要知道？”

杨梦寰道：“自是要知道的。”

那女子索性除去头，说道：“杨相公认识我么？”

杨梦寰仔细瞧了他一眼，道：“也许从前见过，只是记不得了。”

那女子道：“这也难怪，杨梦寰是何等身份的人，如何还会识得我这么一个丫头。”

杨梦寰又仔细打量了她一阵，道：“在下确实想不起来，姑娘还请明说了吧！”

那女子突然一挺胸，道：“你忘义、负情，为人薄幸，但求眼前欢笑，不忆昔年情义……”

杨梦寰伸手摸出了火摺子，一幌而燃，点起了桌上的火烛。

仔细打量那姑娘一阵，突然说道：“你是银瓶姑娘？”

银瓶黯然说道：“你还认识小婢？”

杨梦寰长叹一声，道：“你离开‘水月山庄’，算起来该有六年了？”

银瓶道：“自从玉娟姑娘死了之后，小婢不想再留‘水月山庄’，睹景思人，倍感伤情，这时正好家兄去‘水月山庄’看我，夫人就还我自由之身，让我离开了‘水月山庄’，可惜家兄不务正业，临行时夫人相赠的银两，都被他嫖赌花光，无奈何，又把我卖入邓家堡中为婢。”（事见本书前传拙作《飞燕惊龙》）

杨梦寰道：“你这身武功，可是学自邓家堡中的么？”

银瓶点点头道：“老堡主说我骨格清奇，很适合练武的条件，因此指明要我习练武功，又承少堡主亲自传授，才使小婢有此成就。”

杨梦寰道：“这就是了，你该回去休息啦！”

银瓶突然叹息一声，道：“小婢看公子和那沈霞琳亲密异常，似是早已把玉娟姑娘弃置脑后，心中一时气愤，才藏在榻下行刺相公。”杨梦寰道：“你们主婢情深，这也不能怪你。”

银瓶欠身一礼，入室而去。

杨梦寰熄去案上烛火，登上木榻，心中烦乱，和衣躺下，刚刚闭上双目，突闻一声冷笑传了过来。

杨梦寰吃了一惊，一跃而起。

但闻窗外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好一个愚蠢的人。”

杨梦寰跃飞而起，一掌推开了窗门。

一式“巧燕穿帘”紧随着拍出的掌势飞跃而出。

流目望去，只见一个人影飞上屋面，疾奔而去。

杨梦寰一提真气，放腿疾追。

那人身法快速，疾如闪电奔雷，杨梦寰亦施展出全力追赶，两条人影疾如流星赶月。

片刻工夫，已离开邓家堡到了荒凉的郊野之中。

那奔行的黑衣人陡然停下脚步，冷冷说道：“杨梦寰，你这般苦苦追我，是何用心？”

杨梦寰只觉耳音甚熟，但一时却想不起他是何人，当下喝道：“阁下什么人？”

那人缓缓转过身来，赫然竟是前日所遇那不轿中，戴着铁面具的黑衣人。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原来是你！”

那黑衣人冷冷说道：“怎么样？你很怕我？”

杨梦寰道：“怕倒未必，只是觉着有些奇怪而已。”

那黑衣人仍戴着黑色的铁面具，装束和前日所见一般，双目中暴射出冷电一般的眼神，道：“有什么好奇怪的？”

杨梦寰道：“阁下武功惊人，不在那陶玉之下，何以竟甘为陶玉手下之臣？”

那黑衣人冷漠的说道：“谁说我甘为陶玉手下之臣？”

杨梦寰道：“阁下既不甘为陶玉所用，又和我杨梦寰无怨无仇，不知为何要处处和我作对？”

那黑衣人笑道：“你和陶玉似乎代表着江湖上两种势力，如是在下亦有野心的话，我必先行设法消灭你们其中之一，我不助陶玉对付你杨梦寰，那就只有帮助你对付陶玉了。”

杨梦寰哈哈一笑，道：“果真如此，那就难怪了，不过阁下应该知道，目下中原武林除了我杨梦寰和陶玉之外，还有一位赵小蝶，阁下纵能助陶玉先败在下，只怕也难如你之愿。”

那黑衣人道：“我不过有此用心而已，成与不成，倒不用放在心上。”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怎么？这等大事，也可开玩笑的么？”

那黑衣人道：“这等大事，不但要武功高强机智过人，而且还要有几分运气，我们暂时不谈……”

语声微微一顿，左手取下铁面具，笑道：“杨梦寰，你不是很想瞧瞧我的真面目么？”

杨梦寰凝目望去，只见他面上一片血红，难看至极，当下说道：“这就是阁下的真面目么？”

那黑衣人说道：“自然不是了。”右手举起，又取下那血红色的面具，笑道：“杨梦寰，这便是我的真面目，你可要仔细瞧了。”

杨梦寰凝目望去，只见他柳眉凤目，双颊如雪，不禁怔了一怔，道：“你是……”

黑衣人笑道：“嗯：是一位姑娘。”

杨梦寰叹息一声，道：“姑娘如非自愿暴露身份，在下实是难以想得出来。”

那黑衣人娇声笑道：“杨梦寰，你瞧瞧我比你那沈霞琳如何？”

杨梦寰道：“姑娘貌美如花，沈霞琳如何能够及得。”

那黑衣人笑道：“好一顶高帽子，你瞧都没有瞧清，怎知我胜过那沈霞琳呢？”

杨梦寰道：“姑娘女扮男装的事，那陶玉可曾知道么？”

黑衣人摇摇头，道：“我如不想现露本来面目，谁也无法知道。”

杨梦寰道：“这么说来，在下倒是有幸得很。”

黑衣人道：“嗯！不错，你见了我庐山真面目，难道就这样白白的瞧瞧么？”

杨梦寰道：“在下已经瞧过了，姑娘貌羞花月，在下有幸一睹玉容。”

那黑衣女格格一笑，道：“那陶玉虽然生的面貌秀俊，但却要输你杨梦寰三分侠气……”

杨梦寰道：“我杨某人堂堂男子，岂容人评头论足。”

黑衣女笑道：“愈有英雄气概，愈叫女人倾心，老实说那一天我并非无

能杀你，只不过手下留情罢了！”

杨梦寰冷冷笑一声，道：“这个在下倒是有些不信。”

黑衣女淡淡一笑道：“信不信由你了，反正我已不再存杀你之心。”

杨梦寰怒道：“凭姑娘之能，说这样的话，未免口气太大了。”

黑衣人笑道：“你如是当真的不信，眼下就可以试试。”

杨梦寰道：“自当奉陪。”

黑衣女道：“咱们各出全力，以命相搏，如是不赌上一点东道，那未免有些不值得了。”

杨梦寰道：“生与死的赌注，难道不够大么？”

黑衣女道：“阁下谦谦君子，说这些充满杀气之言，不觉着有些太过粗蛮了么？”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那要赌什么？”

黑衣女笑道：“我的武功你已经见识过了，我还有十八个黑衣侍卫，说一句托大的话，他们的武功决不在你们中原武林一流高手之下，如是我败在你的手中，连我和一十八个侍卫，全都听你之命，为你效力。”

杨梦寰一皱眉头，道：“这赌注太大了，在下没有这样大的本钱。”

黑衣女子笑道：“你自己出个赌注如何？”

杨梦寰道：“如若一定要在下下注，我只有人一个、命一条，如若我败了，杀刮任凭姑娘。”

黑衣女子笑道：“已经够了，我要的就是一个人。”

杨梦寰怔了一怔，道：“什么？”

黑衣女子道：“杨大侠自负盛誉，量也不肯先行出手，我这里有僭了。”呼的一掌劈了过来。

杨梦寰封开来掌，疾攻五招。

这五招，凌厉异常，掌掌带起了啸风之声。

那黑衣女子挡开五招格格一笑，道：“这等打法，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分出胜负，欲求早分胜负，只有以内功相拼了。”

右手一挥，硬接下杨梦寰的掌势。

杨梦寰一和她掌势相触，立时觉出一股强劲潜力，直逼过来，赶快运力抗拒。

两人各出右掌，抵触一起，运功反击，形成了一个对峙之局。

这时双方都有着强烈的求胜之心，不自觉间逐渐增加功力。

僵持了大约有一炷香的时光，杨梦寰和那黑衣女都呈不支之状。

那黑衣女娇喘不停，杨梦寰汗出如浆，滚滚而下。

双方经过了这一阵苦拼之后，心中明白，谁也无法用内功压倒对方，两人的内力也是半斤八两。

僵持中，那黑衣女陡然加上一成功力，迫使杨梦寰的手掌向后退了一寸，喘息着说道：“杨梦寰，你认不认输？”

杨梦寰脸上汗水有水淋一般的直滴下来，口中却说道：“今日之局，至多是个同归于尽，想要我杨梦寰认输，只怕是没有那么容易！”

说完话，默运内力，又把那黑衣女的掌势，迫的向后退了一寸。

心中却是暗自忖道：这女子不知练的什么武功，竟有着如此深厚的内力，我杨梦寰任、督二脉已通，内力输送甚快，虽未如那赵小蝶一般，达到了生生不息之境，但和常人相较，却是有所不同，何况近日之中，又得那苦

心大师转嫁内力，一般习武之人，纵然有三五十年之火侯，但没有我杨梦寰这等奇遇，也不易达此境界，此女看上去不过是二十几岁，何以有此等深厚的内力。……

付思之间，忽听那黑衣女说道：“杨梦寰，此刻我如想置你死地，只不过是一转心念而已。”

杨梦寰道：“姑娘有何办法置我死地，在下洗耳恭听。”

黑衣女道：“你已经骑上虎背，欲罢不能，势必全力苦撑下去——”

杨梦寰接道：“如若在下的看法不错，姑娘只怕是也已经到了力尽筋疲之境。”

黑衣女道：“你不信我能杀你？”

杨梦寰道：“不信，姑娘如是真有置我于死地的手段，只管出手就是。”

黑衣女道：“你可知道，世间有一种武功，可以吸化敌人内力……”

杨梦寰道：“这个在下倒是听人说过，那是一种至阴、至毒的外门武功。但在下却是不信姑娘也会施展。”

黑衣女道：“我会的，只是我不愿施展而已！”

杨梦寰道：“为何这般慈悲起来了？”

那黑衣女道：“此时你已无能使功力收发随心，我如施展出那阴毒的‘破元神功’，片刻之间你即将气绝而死。”

杨梦寰道：“如是姑娘当真有此等能耐，在下是死而无怨。”

那黑衣女子道：“可是我不愿杀死你！”

杨梦寰道：“彼此敌对，各下毒手，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用不着存什么慈悲心肠。”

黑衣女道：“不要激怒我，一个人只有一条命，如是当真杀死你，那沈霞琳、李瑶红岂不都要作了小寡妇。”

杨梦寰道：“你好像对我的一切，都很熟悉啊。”

黑衣女道：“不错，我听人说你盗名欺世迫奸师妹，被昆仑派逐出门墙……”

杨梦寰眉头纵动，道：“这些话都是陶玉说的么？”

黑衣女道：“不是，你横刀夺爱，借用药物，诱使那李瑶红失身，使陶玉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女友，离他而去，他自然要恨你有如刺骨椎心了。”

杨梦寰只觉气血翻涌，张嘴吐出一大口血来，道：“这些话你是听何人所言？”

他心躁气浮，内力上也大减许多，吃那黑衣女把掌势迫退了半尺。

但他极快的警觉到处境的险恶，赶忙澄清杂念，默运内力抗拒，但劣势已成，在筋疲力尽之时，已无反击之能。

那黑衣女亦似用出全力，杨梦寰澄清杂念，全力反击之后，那黑衣女再也无能越雷池半步。

这个当儿突闻一阵衣袂飘风之声，童淑贞身背长剑，疾奔至两人身前，唰的一声抽出长剑，道：“师弟不要惊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那黑衣女望了童淑贞一眼，缓缓闭上双目。

要知她此时已经是全力和杨梦寰苦拼内功，再无余力抗拒童淑贞，只要童淑贞举剑一挥，立时可把她伤在剑下。

杨梦寰回顾了童淑贞一眼，道：“师姊不可造次。”

童淑贞已然扬起剑势，准备出手，听得杨梦寰喝叫之言，只好停下手

来道：“这女人武功不弱，留着终是祸患，师弟何以不让我借此机会，取她性命？”

杨梦寰叹道：“咱们若是这般杀了她，她死的难以瞑目。”

童淑贞道：“敌势强大，双方实力不均，师弟还存君子气度，岂不是要自取败亡么？”

杨梦寰道：“她是受人欺骗，才甘心咱们为敌，这情形又得另当别论了。”

只听那黑衣女子冷笑一声，道：“我如想取他之命，此刻他早已横尸当地，还等到你赶来救他么？”

童淑贞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望着杨梦寰道：“师弟，此言可是当真么？”

杨梦寰心中暗道：我如说她胡说八道，童淑贞必将一剑把她杀死，此女虽然装束诡异，不似正道人物，但她如此武功练来不易，如若把她一剑杀死，那是未免太过可惜，何况她乃受人煽动而来，是非皂白未分清楚，纵然要杀她也该让她明白内情之后再杀她不迟。

但此刻形势不同，实无法解说清楚，只好说道：“不错，她如想杀我，小弟只怕难以支撑得如此之久。”

童淑贞眉头耸动，轻轻叹息一声，道：“如是她真有如此能耐，那是更该杀她了，但师弟一生中正大光明，君子行径，我如杀了她只怕师弟心中难安。”

那黑衣女子突然叹息一声，陡然一收内力。

双方正在相持不下的当儿，那黑衣女子陡然收了内力，杨梦寰收势不及，内力排山倒海一般的直撞过去。

只见那黑衣女子整个身体飞了起来，凭空打了几个跟斗，摔到一丈开外。

杨梦寰长长吁一口气，拂拭一下脸上的汗水，站起身子，行到那黑衣女身前。

只见她双目紧闭，蜷伏在地上，口鼻间，鲜血涓涓，伤势十分惨重。

杨梦寰长长叹息一声，道：“如是她不冒险收回内力，我们这般相持下去，定要个玉石俱焚之局，她决然不会受到如此重伤……”

语声微微一顿，道：“有劳师妹，看看她的伤势如何？”

童淑贞应声走了过来，还剑入鞘，蹲下身子伸出右手，按在那黑衣女前胸之上。

只觉她心胸跳动甚慢，内腑显是受了极重的内伤。

足足有一盏熟茶工夫之久，童淑贞才缓缓收回左手道：“她伤的虽然很重，但气息尚未全绝，”

杨梦寰流目四顾一眼，道：“那就再劳师妹把她背回邓家堡去……”

童淑贞道：“师弟一定要救她么？”

杨梦寰道：“她如不突然收回内力，岂会受到如此重伤……”

童淑贞接道：“那是她因为怕我出手伤她之故。”

杨梦寰道：“唉！无论如何，她不是败在小弟手中，咱们自是应该救她。”

童淑贞道：“师弟一定要救她，也不该带回邓家堡去。”

杨梦寰道：“为什么？”

童淑贞道：“师弟为人，虽然坦荡荡，君子胸怀，但树大招风，名大

招谤，武林中忌你之人，日夜都在想法子破坏你的名誉，他们不能杀了你，却可以在口头上伤你，你如把这位姑娘带回邓家堡去，岂不是予人口实么？”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唉！师姊说的不错。”

童淑贞道：“你现在究竟准备如何安置她？”

杨梦寰道：“只要使她伤势转好一些，能够自行调息，咱们就可以不用管了。”

童淑贞道：“如果她以后仍然和你为敌，你岂不是自找烦恼。”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杀了她也许更将激起她数十个属下的拼命之心。”

童淑贞道：“好吧！离此不远处，有一座荒凉的土地庙，咱们到那庙里去吧！”抱起了那黑衣女，大步向前行去。

杨梦寰随身后而行。

行约五六里，果然到了一座荒凉的土地庙中。

这是一座很小的庙，似已久年没有香火，神案上积尘盈寸，神像亦都残缺不辨。

童淑贞当先进入庙中，放下了那黑衣女，道：“师弟要怎么为她疗伤？”

杨梦寰道：“还得师姊相助，快扶她盘膝而坐。”

童淑贞道：“你要用内力助她打通经脉要穴？”

杨梦寰道：“正是如此。”当先盘膝坐了下去，运气调息。

童淑贞扶正那黑衣女的身子，使她盘膝坐好。

这时那黑衣女仍在错迷状态之下，已无自主之能，必得童淑贞双手扶着她的肩头，才能坐稳。

杨梦寰经过一阵调息，精神大见好转，伸出右掌，顶在黑衣女背心之上，默运内力，一股热流攻入黑衣女的命门穴中。

那黑衣女将要静止的行血，吃杨梦寰内力的推动，又开始循行流动，启动樱口，连连吐出了几口淤血，才清醒过来。

她启动双目，望了童淑贞一眼，似想说话，但却又似乏力启齿，一语未发，又缓缓闭上双目。

过有顿饭工夫之久，那黑衣女重又睁开眼睛，缓缓说道：“有劳姑娘相助。”

童淑贞缓缓松开双手，道：“现在好些了么？”

那黑衣女点点头道：“行血已畅。”

杨梦寰突然取开按在那黑衣女背上的手掌，站起身子，拭去脸上的汗水，道：“姑娘多保重，在下等就此别过了。”

那黑衣女子急急说道：“不要慌。”

杨梦寰人已经出了庙门，闻言停了下来，说道：“姑娘还有什么见教？”

黑衣女道：“你信不信我会‘破元神功’？”

杨梦寰心中暗道：“此女已到如此境地，仍是这般的好强。”当下微微一笑，道：“半信半疑。”

黑衣女怒道：“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为什么要半信半疑？”

杨梦寰道：“在下相信姑娘的话不是虚空之言，但姑娘在生死之间，仍是不肯施用出‘破元神功’在下又有些不信了。”

黑衣女道：“那你是不信了。”

杨梦寰还未来得及答话，童淑贞已抢先说道：“我杨师弟为人太过善

良，你大伤未愈，不忍刺伤姑娘之心，还是我来告诉姑娘吧，他不信。”

黑衣女脸色一变，挣扎而起，道：“不信，咱们再来试试。”

杨梦寰道：“你此刻身体虚弱，如何还能比试内功，就算在下相信如何！”

黑衣女道：“不行，我一定要证明一件事。”

杨梦寰道：“什么事？”

黑衣女道：“证实我说的是实话，没有骗你。”

杨梦寰道：“在下相信也就是了，何用再来证明。”

黑衣女道：“你口是心非，如何不要证明？”

童淑贞道：“我师弟功力深厚，你是早已领教，以他的身份，自是不愿和你这个大伤未愈的人动手，你如一定要试，我来奉陪如何？”

黑衣女道：“好！不论你们两人那个来，都是一样，我只要证实自己说的话。”

童淑贞回顾了杨梦寰一眼，笑道：“如是咱们坚持不肯相试，只怕她心中难过得很，只好由我试试她那‘破元神功’了。”

杨梦寰眉头耸动，道：“师妹要多加小心。”

童淑贞应了一声，缓步走向那黑衣女的身前，盘膝坐了下去，缓缓伸出右掌，沉声说道：“姑娘此刻伤势未愈，体能未复，这比拼内功的事又非同小可，还望姑娘三思。”

黑衣女冷冷说道：“你只管全力施为，不用手下留情。”伸出右手，和童淑贞掌心抵触一起。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女子武功、内力虽都在童师妹之上，但她大伤之后，如何能抗拒童师妹的内力呢。

正待暗中招呼童淑贞一声，不可施下辣手伤了对方，忽见童淑贞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不见，代之而起是一片肃穆之色。

再看那黑衣女时，却是她神气平静，毫无不支之状。

杨梦寰只瞧的心中大是奇怪，暗道：“难道她当真会什么‘破元神功’不成？”

突然间传过来一阵急促的喘息之声，而且似起自童淑贞的一侧。

这时，杨梦寰心中不得不动疑了，正待摸出火折仔细查看，忽听童淑贞大叫一声，仰身摔倒地上。

声音清晰异常，已是再无怀疑，何况又眼看是童淑贞倒了下去。

杨梦寰一提真气，运劲于右掌之上，准备出手，口中却冷冷喝道：“你伤了她？”

那黑衣女缓缓站起身子，道：“她不信我的话，让她亲自尝试一下，看看我是否信口开河，有什么不对呢？”

杨梦寰道：“她本可杀了你，但她却反而救了你，你的报答却是要了她的性命。”

那黑衣女道：“谁说我要了她的命，她只不过一时昏倒，片刻之后，她即可清醒过来”

杨梦寰道：“当真么？”

那黑衣女道：“我为什么要骗你？”

杨梦寰突然一伏身，捡起童淑贞身旁的长剑，道：“如若她死了，咱们两人之中，必将有一个奉陪于她。”

黑衣女道：“她不会死，至多在一顿饭工夫之内，她就可清醒过来。”

杨梦寰道：“请姑娘屈驾留此，等她清醒之后，你再走不迟。”

那黑衣女这次倒是听话的很，退后两步，依言坐了下去。

杨梦寰守在童淑贞的身侧，几度想出手相助但均为那黑衣女出言喝止。

大约一顿饭工夫之后，童淑贞突然挺身坐了起来。

杨梦寰蹲下身去，问道：“师姊怎么了？”

童淑贞道：“她没有骗你，她确然有杀你之能，但她却手下留情。”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咱们也救了她一命。”

那黑衣女缓缓站起身子，道：“我现在可以走了？”

杨梦寰闪身让到一侧，道：“姑娘请便。”

那黑衣女举步向前行去，出了庙门，突然又回过身来冷漠的说道：“杨梦寰，咱们这一场比试，还未分出胜败，可要再来一场决战？”

杨梦寰道：“姑娘如有兴致，在下自然奉陪。”

那黑衣女道：“好！明夜二更，我在这小庙之前候驾……”目光一掠童淑贞道：“最好不要有人相助。”

杨梦寰道：“就此一言为定。”

那黑衣女身躯一闪，出了庙门，眨眼间，消失在夜色之中。

童淑贞缓缓站起身子，叹道：“无毒不丈夫，师弟，你这妇人之仁，为自己又树下一个强敌。”

杨梦寰缓缓说道：“如是小弟的声誉很坏，也许她在出手之时，就用出‘破元神功’取了小弟的性命。”

童淑贞听得呆了一呆，叹道：“也许你对了……”

突然格格一笑，道：“她不肯对你施展那吸化内力的‘破元神功’，却拿我来作试验，也许师弟的忠厚之名，君子之风，当真使你在不知不觉中，逃过了无数的危难。”

杨梦寰叹道：“小弟一生所行，但求心之所安，行仁义之事，存忠厚之心，成败就非我所计较了。”

童淑贞叹息一声道：“咱们回堡去吧。”

杨梦寰道：“可要小弟扶你回去？”

童淑贞道：“不用了，也许看在师弟的面上，她对我已经手下留情，我还可以走得。”

两人不再谈话，垂首疾行，直待行近了邓家堡外，童淑贞才突然停了下来，道：“师弟，你和她相约明夜决战的事如何？”

杨梦寰道：“小弟准备依时赴约。”

童淑贞道：“可要告诉沈师妹一声？”

杨梦寰道：“如若告诉她，她定然十分担心，我瞧还是不用告诉她了。”

童淑贞道：“你如是一人赴约，决无胜算机会，单打独斗，你也未必是她的敌手。”

杨梦寰道：“如若我不和她比试内功，她无法施展‘破元神功’，可以维持半斤八两之局。”

童淑贞轻轻叹息道：“师弟，坐下来我有话对你说。”当先席地而坐。

杨梦寰依言坐了下去，道：“什么事？”

童淑贞道：“你赴她之约，用心何在？”

杨梦寰道：“她只是被陶玉谎言蒙骗，才苦苦和我作对，如是她了然内

情，也许可以倒戈相助我们，此女不但本身武功高强，而且数十名手下，个个都有着很好的武功。”

童淑贞笑道：“我相信你有能力使她叛离陶玉，相助于你。”

杨梦寰道：“这个小弟是毫无把握。”

童淑贞道：“江湖险诈，处处要讲求手段。”

杨梦寰道：“小弟只有一片诚心。”

童淑贞道：“那不行，愚姊倒有一计。”

杨梦寰道：“什么计啊！”

童淑贞笑道：“美男计……”

杨梦寰道：“师姊怎的和小弟开起玩笑来。”

童淑贞轻轻叹息一声，道：“我说的千真万确，师弟可是有些不信么？”

她举起手来，理了一直鬓边散乱的长发，接道：“师弟武功才智，都强过师姊甚多，唯对女人的心思，却所知不多。”

她转过脸来，两道清澈的目光，凝注在杨梦寰的脸上，道：“你不能把所有的女人，都看作朱若兰，也不能把她看作沈霞琳，她冒着身受重伤之危，不肯施展那‘破元神功’伤你，难道这也是人情之常么？”

杨梦寰微微一怔，道：“师姊说的是。”

童淑贞道：“你如想征服她只有一个方法，一个情字。”言罢，起身而行。

杨梦寰紧随在童淑贞身后，直回邓家堡。

他悄然回到了自己卧室，登榻安息，但心中却是忧苦重重，邓家堡目下虽有很多高手赶到，但大家都是来历不明的人物，最担心的是那大觉寺枯佛灵空，竟然也赶了来。

昔年那枯佛灵空等师兄弟三人，曾为海天一舆李沧澜生擒，囚禁于天龙帮黔北总坛，以后九大门派联手大破天龙帮时，三人乘机逃脱，此番突然出现邓家堡，不知用心何在。

还有那明宵之约的黑衣女子，无论如何也得在明夜和她作个了断，然后再集中精神对付灵空。

此刻既未闹出事端，只好暂时嘱咐童淑贞和沈霞琳暗中监视他。

心转意决，反易成眠，半宵好睡，精神尽复。

第二天，杨梦寰闭门未出只召来童淑贞和沈霞琳，要她们暗中注意灵空，杨梦寰抽空运息打坐，把苦心大师转赐功力导引入内。

天色不足二更，杨梦寰起身赴约，一口气赶到那小庙前面。

天上云气蒙蒙，月色凄迷，四顾荒野，一片冷寂。

杨梦寰看看天色，似乎是自己到的早了一些，负手望着迷蒙月色，呆呆出神。

但觉心中事端纷至沓来，都是那般重大沉重，难以解决，不禁暗然一叹。

余音未绝，突然身后啼的一声娇笑，道：“什么事英雄如此气短？”

杨梦寰急急回头望去，只见一个白衣白裙的美艳女子，缓步从那小庙中走了出来。

她今宵装束大变，发挽宫髻，淡扫娥眉，长裙曳地，白衣如雪。

杨梦寰轻轻咳了一声，道：“你来了很久么？”

那美艳女子笑道：“嗯！来了很久，看贱妾这般装束，比起那沈霞琳，

逊上几分颜色？”

杨梦寰上下打量那白衣女子一阵，只觉她穿着这身白衣之后，减去了不少诡异神秘的气氛，增加了娇艳妩媚之感。

当下说道：“姑娘美艳，胜过拙荆甚多。”

白衣女子道：“杨梦寰你贵姓啊？”

杨梦寰先是一呆，继而歉然一笑，道：“在下失礼，还未请教姑娘的姓名？”

白衣女子道：“嗯！你还聪明，不过你又看走了眼。”

杨梦寰这一下是真的被说糊涂了，呆了一呆，道：“在下怎么看走眼了？”

白衣女道：“你看我这般穿着，那里还像位姑娘。”

杨梦寰道：“姑娘适人了么？”

白衣女笑道：“早已嫁过人了，不过我那夫君在我们洞房花烛时，突罹急症而死。”

杨梦寰道：“夫人如此际遇，可算得红颜薄命……”

黯然一叹，接道：“夫人夫家大姓？”

白衣女道：“他姓车，不过提他的姓，知者不多，但他有一个外号，倒是人尽皆知。”

杨梦寰道：“怎么称呼？”

白衣女道：“毒龙岛主。”

杨梦寰道：“在下素不善谎言，倒是未听人说过这名字。”

白衣女道：“他到中原来用的什么名字，贱妾就不清楚了，你若要称呼我，叫我毒龙夫人好了。”

杨梦寰默查她的神情，轻松自如，毫无悲伤之情，心中暗道：“她述说亡夫之事，毫无悲苦之容，显见他们夫妇之间，情意并不深厚……。”

毒龙夫人道：“怎么不说话了，可是觉得这称呼很难听么？”

杨梦寰道：“夫人言重，在下并无此意……”

语声微顿，接道：“夫人这次可是自毒龙岛来么？”

毒龙夫人道：“不错，先夫故世之后，留下了很多属下和无数的财富，他无儿无女，我不得不替他照看了。”

杨梦寰心中暗道：那无数的财富都已成你之物，你替那个照看？口中却说道：“夫人此次带人来到中原，不知有何贵干？”

毒龙夫人笑道：“受人之邀，助阵而来。”

杨梦寰道：“请恕在下多问，夫人可是受陶玉所邀么？”

毒龙夫人摇头笑道：“不是，我和陶玉还是此次重来中原之后相识。”

杨梦寰心中大为奇怪，道：“不是受陶玉之邀，是受何人所请？”

毒龙夫人道：“王寒湘，先夫在世之日，和他本有过一面之交，年前他突访毒龙岛，原来是想邀先夫重来中原，但因我那夫君已逝，只好请我了。”

杨梦寰道：“你就轻易的答应了他？”

毒龙夫人道：“一则我远嫁毒龙岛，离开中原已久，也想回来瞧瞧，二则想见识一下陶玉和你杨梦寰，还有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是想见见我一位多年不见的师妹。”

杨梦寰道：“你师妹在中原？”

毒龙夫人道：“她在中原武林道上大有名气，只是这几年却失去了踪

迹。”

杨梦寰道：“什么人？”

毒龙夫人道：“玉萧仙子。”

杨梦寰接道：“玉萧仙子？”

毒龙夫人道：“不错，那玉萧仙子，你认识她？”

杨梦寰道：“陶玉也认识，他就没有告诉过你么？”

毒龙夫人道：“没有，我也未对他提过。”

杨梦寰道：“五年之前，在下和玉萧仙子曾经比试过武功，也曾经合作过，联手拒敌……”

毒龙夫人接道：“现在她人在何处？”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毒龙夫人性格和那王萧子颇有类似之处，但那玉萧子的野性，已为朱若兰驯服化去，随同朱若兰长住天机石府，但这毒龙夫人却似那玉萧仙子野性未除以前的性格一般，我如说出天机石府她也许会找上门去，那朱若兰此刻正在闭门练奇功，她如率众寻找上门，闹一个天翻地覆，那可是大憾之事。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这数年没有见她……”

他不善谎言，说了一半，竟自接不下去。

毒龙夫人微微一笑，道：“怎么不说了？可是不愿意告诉我么？”

杨梦寰轻轻咳了那争，道：“在下不善谎言，这玉萧仙子现居之地，在下实是知道。”

毒龙夫人道：“那你为何不说？”

杨梦寰道：“在未得那里主人同意之前，在下不便擅自说出。”

毒龙夫人一皱眉头道：“她生性好强，尤过于我，如何肯寄人篱下？”

杨梦寰道：“那人不但武功高强，气度、胸怀尤非常人能及，玉萧仙子早已被她德能感化，和昔日相比，已判若两人。”

毒龙夫人奇道：“有这等事……”微微一顿，接道：“你说那人是女人，还是男人？”

杨梦寰道：“女人！”

毒龙夫人道：“我有些不相信。”

杨梦寰心中暗道：我如再说下去，只怕要泄漏秘密，当下微微一笑，不再答话。

毒龙夫人道：“我到中原之后，闻听人言，你和我那师妹玉萧仙子有过一段缠绵往事，不知是真是假？”

杨梦寰只觉一股怒火冲了上来，怒声喝道：“谁说的？”

毒龙夫人笑道：“有就有，没有也就算了，难道问问也不可以么？”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缓缓说道：“夫人定是听那陶玉所言。”

毒龙夫人摇摇头，道：“我不告诉过你么，我和陶玉从未提过玉萧仙子的事情，因那陶玉对我别具用心，自然不肯提到别的女人头上。”

杨梦寰道：“既非陶玉所言那是何人所说？”

毒龙夫人道：“为什么要问的这样清楚，说了你又能如何？”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自咱们几度比武之后，我虽确信你是一个正派君子，不过你在武林的声名，却是个艳闻最多，风流韵事频传不休的人物。”

杨梦寰剑眉耸动，肃然说道：“夫人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中伤之言。”

毒龙夫人笑道：“其实这也没有什么，英雄美人，情有所钟，闹一点风

流韵事，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杨梦寰怔了一怔，道：“这个，在下不敢苟同夫人之见。”

毒龙夫人笑道：“嗯！这要得请教阁下的高见如何了？”

杨梦寰道：“男女之情，贵在节操贞德，岂可等闲视之，如是情及于乱，那就等而之下，形同……”

毒龙夫人挥手说道：“好啦，好啦，别再说下去了，难听死啦……”

语声微微一停之后，又道：“你这般撇清解说，只不过是……”

杨梦寰接道：“在下是由衷之言，发自肺腑。”

毒龙夫人道：“就算是吧，其用心也不过说明你和我玉萧师妹，仍是玉洁冰清，没有不可告人的事罢了。”

杨梦寰一皱眉头，道：“在下用心，并非如此。”

毒龙夫人笑道：“请问你用心何在？”

她这般节节逼问，杨梦寰却有着难言之隐，沉吟了一阵，肃然说道：“在下之意，只是说明在下的为人性格。”

毒龙夫人突然格格大笑，举步直对杨梦寰行了过来。

杨梦寰看她放浪形骸之情，颇有当年玉萧仙之风，不禁骇然向后退了两步，道：“夫人有何指教，先请站好再说。”

毒龙夫人恍如不闻，柳腰轻摆，春风俏步的直行过来，一面仍不停的格格大笑。

杨梦寰忙运功力，凝神戒备，冷冷说道：“夫人请放尊重些，再要如此，在下就要走了。”

毒龙夫人虽然仍在格格大笑，但却依言停下了脚步，说道：“你能到那里去，我知道你住在邓家堡，邓家堡离这里并不远啊。”

杨梦寰道：“夫人武功高强，在下对夫人是十分敬重。”

毒龙夫人似是陡然间被针刺了一下，突的停在了大笑之声，冷冷说道：“杨梦寰你可知此刻的处境么？”

杨梦寰道：“在下知道。”

毒龙夫人道：“你知道，只怕也是有限的很，三日之内，邓家堡即将惨遭灭堡屠杀，全堡鸡犬不留了。”

杨梦寰吃了一惊，但却故作平静的缓缓说道：“陶玉处处算计我，这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

毒龙夫人道：“但这次情形不同，不但有着周密的计划，而且还有着足够的武林高手，我不过只是四路攻堡的一路主将而已。”

杨梦寰心中暗道：如若人人都和她一般武功，单是四路率队主脑，就非邓家堡中人所能拒挡！心中大急之下，不禁问道：“除你之外，还有三队人马，又是何人领队？”

毒龙夫人道：“除我之外，陶玉亲率一队。”

杨梦寰道：“其余两人，想是那王寒湘和胜一清了？”

毒龙夫人继续说道：“不是，王寒湘和胜一清只不过是负责四路的联络，远未畀予一路领队的重责大任。”

杨梦寰大吃一惊，暗道：陶玉这人当真是非凡人物，他既然请来这毒龙夫人，自是亦可能请来一些退出江湖的老魔头，看将起来，这一战当真险恶万端。

心中惊恐不已，口中却淡然问道：“夫人可知另外两路领队，是什么人”

物么？”

毒龙夫人道：“陶玉对此，守口如瓶，妾身只听一个叫阴叟的老人，名字怪里怪气，我也懒得记他了。”

杨梦寰道：“阴叟老人，倒是从未听过。”

毒龙夫人道：“也许我记错了全名，但阴叟二字，大概不错，只是不知加上些什么字，配在一起罢了。”

杨梦寰道：“他们几时发动？”

毒龙夫人微微一笑：道：“你可是想要我很详细的告诉你么？”

杨梦寰道：“夫人如若感觉有不便之处，在下自是不能相强。”

毒龙夫人笑道：“我既然说了，多说、少说有何分别？说上一句被那陶上知道了，恨我泄漏了机密，十句。百句也是一样。”

杨梦寰虽已不愿再问，但想到此事关系着数百人的生死，岂可为一点意气，而贻误大事，当下凝立不语。

毒龙夫人不闻杨梦寰回答之言，长叹一声，接道：“你的武功，我已领教，那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如若凭你一人之力，想独自支撑大局，只怕是力难从心。”

杨梦寰暗道：这话不错，凭我杨梦寰一人之力，至多能抗拒一个陶玉，或是毒龙夫人，邓家堡数百人口，就算个个不畏死亡，那也是只有惨被屠杀的份儿。

但听毒龙夫人缓缓接道：“假如你今夜不来赴约，那也罢了，邓家保数百人的死亡，和我毒龙夫人扯不上一点关系，自不用同情和怜悯他们……”

杨梦寰道：“夫人这话……”

毒龙夫人接道：“听我把话说完，但今夜你来了，情势就大不相同……”

她仰起脸来，望着天上闪烁的星光，接道：“还有两天一夜时间，你可尽此时限去约请高手前来助阵。”

杨梦寰苦笑一下，道：“夫人肯如此但然相告，在下也不愿骗夫人，别说时限短促，无法找得到人，就算加我十日限期，在下亦无法请得到能拒挡你们四路围攻的高手人物。”

毒龙夫人凝目沉思了片刻道：“既是自知难挡锐锋，那也不用逞一时意气，妾为君借箸代筹，不如连夜撤出邓家堡吧。”

杨梦寰道：“夫人盛情可感，容在下回堡计议后再作决定。”

毒龙夫人略一沉吟，道：“依据那陶玉计划，贱妾是主西，万一你仍留堡中，届时可由此处逃走。”

杨梦寰道：“不论在下是战是退，夫人这番盛情，在下都一样感激……”

抬头望望天色，接道：“此刻时光，寸阴寸金，在下亦该早些去准备一下了，陶玉疑心深重，鬼计多端，夫人连连和在下相见，说不定早已在他监视之中，还望多多珍重，在下就此别过。”抱拳一礼，转身而去。

毒龙夫人道：“别忘了我主持正西方位。”

但闻杨梦寰遥遥应道：“记下了。”

毒龙夫人望着杨梦寰远去的背影，长长叹息一声，缓缓转身而去。

就在杨梦寰和毒龙夫人离开不久，那荒凉的小庙中，突然闪出了一条人影。

青帕包头，玄色劲装，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疾向正北奔去。

第十五回 双雄决斗

且说杨梦寰满怀焦虑，一口气奔回邓家堡。

只见室中红烛高烧，沈霞琳正在呆呆的望着烛光出神。

一见杨梦寰无恙归来，沉重的脸色上，立时绽开了温柔的笑容，道：“你回来了。”

杨梦寰正待答话，突闻室外传来邓开宇的声音，道：“杨大侠回来了？”

杨梦寰道：“是邓兄么，快请进来。”

邓开宇缓步而入，拱手笑道：“杨大侠众望所归，今夜初更，又有一批武林同道，慕名赶来邓家堡了……”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邓兄，在下有几句话，如硬在喉，不吐不快。”

邓开宇道：“杨大侠有何见教，只管请说。”

杨梦寰略一沉吟，道：“邓家堡布置大过松懈，以致很多人轻易混了进来。”

邓开宇道：“那些人都是心慕你杨大侠之名而来，让他们进入堡中，有何不可？”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现在时间不多，寸阴寸金，不宜再浪费它了，邓兄快去请老堡主，选一处防守森严的安全所在，在下有重要大事相商……”

目光转到沈霞琳身上，道：“你去请童师姊。”

沈霞琳应了一声，急步出室而去。

邓开宇自和杨梦寰相识以来，从未见过他这般惶急的神色，也不再多问，立时起身而去。

不久，邓开宇重又回来，说道：“家父已在地下密室等候。”

这时沈霞琳已将童淑贞请来，四人鱼贯出室直奔地下密室。

密室中一张红漆圆桌上，高燃着两支红烛，邓固疆早已在室中相候。

杨梦寰当先步入密室，邓固疆立时起身相让，杨梦寰也不客气，带着沈霞琳坐下，说道：“深夜惊扰老堡主的好梦，在下心中不安的很。”

邓固疆道：“杨大侠深夜相召，必有要事指教。”

杨梦寰道：“目下邓家堡正面临玉石俱焚的大难，兄弟不得不召请两位来早作计议了。”

邓固疆吃了一惊，道：“愿闻其详。”

杨梦寰略一沉吟，当下把听得毒龙夫人之言，删繁从简的说了一遍。

邓固疆讶然说道：“有这等事？”

杨梦寰道：“此事确然非假，不知老堡主有何良策？”

邓固疆道：“这个还是请杨大侠筹思拒敌之策，老朽是悉凭吩咐。”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就事而论，敌势的强大，似已非是我们能够抵御，在三日后敌人的四路总攻中，邓家堡多留一个人，就会多一个屈死的冤魂。”

邓固疆一皱眉头，道：“照杨大侠这等说法，咱们是毫无取胜的机会

了？”

杨梦寰淡淡一笑，道：“敌势如泰山压顶，别说取胜的机会，就是想抗拒一两个时辰，亦是有所不能。”

邓固疆道：“杨大侠的意思呢？”

杨梦寰道：“陶玉邀请高手，总攻邓家堡，用心是为我杨梦寰，惨屠邓家堡只不过是迁怒。”

童淑贞接道：“除了迁怒之外，他还为了权威，想借屠杀邓家堡一举震惊武林。”

杨梦寰微笑接道：“不错，因此咱们不能让数百口无辜的男女陪葬……”目光转注到邓固疆的身上，接道：“在下之意，是希望老堡主能立刻传谕，着令堡中的人，连夜出走，避劫他方，暂时躲避一些日子，等待大劫过后，再行回堡，重整家园。”

邓固疆道：“杨大侠呢？”

杨梦寰道：“事因在下而起，我自然要留在堡中了。”

邓固疆道：“好吧，老朽立时传谕，堡中老幼妇孺，一律撤出，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男子，各凭志愿……”

杨梦寰叹息一声，接道：“要他们一起走吧，多留一个，就多一个无辜的冤魂。”

邓固疆道：“老朽生于斯，长于斯，今日得能埋骨干斯，死而何憾，杨大侠正值有为之年，武林正义的绝续系于你一人身上，既知己不可为，留此何益，不如今宵带令正一并撤走，邓某人凭这一把老骨头要为武林留下一点浩然之气……”

杨梦寰接道：“老堡主把话说到这里去了，我杨梦寰如不留在邓家堡，激怒了陶玉，只怕这方圆二十里，都将在他一怒之下，尽化劫灰……”

他缓缓站起身子接道：“此刻并非是研商拒敌之策，老堡主先请遣散堡中居民，至于如何拒挡来犯之敌，容在下稍作思考再作主意。”

邓固疆道：“杨大侠既然这般坚决，老朽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杨梦寰站起身子，道：“急不如快，老堡主就请立刻传谕……”目光转到沈霞琳和童淑贞脸上，道：“你二人去监视那灵空举动，待我赶到之后，再行动手，先把他生擒活捉，以防除心腹之患。”站起身，离开密室，直奔卧房。

他心有所思，急急奔回卧室之中，正待伸手去床头拿取兵刃，瞥见一个全身黑衣头罩黑纱的不速之客，盘膝坐在木榻之上。

杨梦寰奔入室中的步履之声很重，那木榻上的黑衣人分明已经听到，但却是一副恍若未闻的神情，仍然端坐不动。

杨梦寰镇静了一下心神，暗道：这邓家堡的防卫，实在是松懈的很，竟是任人自由来去！

心念转动，人却向后退了一步，缓缓说道：“阁下是什么人？”

那人明明听到，但却是置若罔闻，不予答理。

杨梦寰冷笑一声，道：“阁下也未免太大了。”右手一挥，直拍过去。

那人端坐不动，直待杨梦寰的右掌将要触及他的前胸，才突然一扬右掌，指尖疾向杨梦寰的右腕脉穴上扫去。

杨梦寰疾快的缩回右腕，退后了两步，那人一举手间，杨梦寰已知遇上了劲敌。

只见那黑衣人举手取下头的黑纱，缓缓说道：“不用怕，我不是毒龙夫人。”

杨梦寰心头一震，道：“赵姑娘。”

黑衣缓缓站起身子，道：“赵小蝶。”

双肩微晃，人已跃下木榻。

杨梦寰道：“赵姑娘稍坐片刻，容我点上烛火。”

赵小蝶微微一笑，道：“不用了，你和那毒龙夫人在小庙之前的约会，夜暗谈心，就不怕她吃了你，难道还怕我赵小蝶么？”

杨梦寰道：“你都知道了？”

赵小蝶道：“哼，那毒龙夫人武功有什么好，我一直追在她身后，她就不知道。”

杨梦寰道：“那陶玉四路总攻邓家堡的事，你也知道了？”

赵小蝶道：“早知道啦。”

杨梦寰叹息一声，道：“邓家堡虽然来了很多武林同道，但据我观察，都不是名列武林高手的人，凭邓家堡这点实力，要想拒挡那陶玉四路总攻，实在比登天还难。”

赵小蝶道：“咱们坐下谈吧！”当下坐了下去，接道：“你准备怎么办？”

杨梦寰道：“撤走邓家堡中无辜居民，在下留此和陶玉决一死战。”

赵小蝶道：“螳臂挡车，飞蛾扑火，你要自取败亡。”

杨梦寰道：“败亡虽在意料中，但总得要有一战，我如在这一战，扑杀陶玉，纵然一死，也算偿了心愿。”

赵小蝶道：“匹夫之勇不足取……”

突闻步履之声传了过来，沈霞琳手持长剑，急奔而入，道：“寰哥哥……”

杨梦寰急急接道：“快来见过赵姑娘。”随手燃火折子，点起了案上烛火。

灯光下只见沈霞琳满脸焦急之情，目睹赵小蝶后，不禁微微一怔，道：“啊！你来的好极了，我们处境险恶，正在无法可想之时，有你帮助，我们不用发愁了。”

她脸上的欢笑是那么诚挚，纯洁，毫无一点怀疑和不安之情。

赵小蝶突然觉着内心泛起一缕惭愧之感，嫣然一笑，道：“事情太紧急，来的太匆忙，忘记先通知姊姊一声了。”

沈霞琳笑道：“你见到寰哥哥，和他讨论拒敌大计，那自是不用再见我了。”

赵小蝶道：“姊姊说的是……”

转脸望着杨梦寰接道：“你如一定要留邓家堡和陶玉决一死战，也得有个准备才是。”

杨梦寰道：“彼此实力悬殊甚大，准备也无从作起，”

赵小蝶略一沉吟，道：“我帮助你。”

杨梦寰星目中神光一闪，道：“赵姑娘说的当真么？”

赵小蝶道：“我一直在帮助你，不过明暗不同罢了……”嗤的一笑，接道：“有时我和你故意闹些别扭，那不过开玩笑的罢了。”

沈霞琳突然说道：“哎呀，我忘了一件事。”

杨梦寰道：“什么事？”

沈霞琳道：“灵空跑了，童师妹已经暗中追踪而去，我来告诉你，但看到赵家妹子，心里高兴，就把事情忘了。”

杨梦寰一皱眉头，道：“你陪赵姑娘在这里谈谈，我去追她回来。”

赵小蝶道：“不用去追她，她自己会回来。”

杨梦寰道：“那枯佛灵空，武功十分高强，童师妹一人只怕非他之敌。”

赵小蝶笑道：“如若只谈剑术，童淑贞决不会在你之下，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就是，何况那灵空和尚也不会和童淑贞动手。”

杨梦寰奇道：“你好像很清楚。”

赵小蝶道：“不错，陶玉请我主持正北方攻击，被我婉言谢绝，他的计划我比那毒龙夫人还要清楚得多。”

杨梦寰道：“原来如此。”

赵小蝶道：“遣走邓家堡老幼妇孺，减少无辜伤亡，办法不错，但你要想法子把留在邓家堡的人组合起来，使他们进退有据，可以号令，明晚三更时我再来见你，咱们详细的研究出个拒敌之策来。”缓缓站起身子，握住沈霞琳一只手，道：“姊姊请放宽心不用忧虑，小妹先去了。”转身向外行去。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妹妹武功高强，人又和气，如是能够常和我们在一起，不但可以帮助寰哥哥，我和红姊姊也可以时常讨教。”

赵小蝶回眸一笑，答非所问的道：“咱们明晚再见。”娇躯一晃，行踪顿失。

杨梦寰目注赵小蝶身形消失之后，低声对沈霞琳道：“咱们得快些追寻童师妹的下落了。”

只听身后传过来童淑贞的声音，道：“不用找我了。”

一阵衣袂飘风之声，童淑贞飞跃而至。

沈霞琳急急的问道：“那灵空和尚那里去了？”

童淑贞道：“这贼和尚不知打的什么算盘，跑出堡外，转了一圈，重又走了回来。”

杨梦寰道：“他也许是受了陶玉的压迫而来，此人在邓家堡中出现，除了使咱们分出部份高手监视于他，分散一些实力之外，还有一个大大的作用，那就是要咱们怀疑邓家堡中所有的武林同道，不敢重用他们。”

童淑贞道：“这般说来，留下其人总是祸害，何不早些下手把他剪除掉？”

杨梦寰略一沉吟，道：“此刻形势，彼众我寡，非出奇谋，实不足以抗敌势，灵空虽为强敌，但亦可加以利用……”

童淑贞低声说道：“我明白了、师弟可是想借那灵空之口，传出假情……”

杨梦寰道：“正是此意，但其间必得布置得真假混杂，使那陶玉无法捉摸。”

童淑贞道：“师弟说的是，咱们此刻处境，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点点滴滴的力量，都得发挥尽致，陶玉可用灵空来此卧底，咱们亦可利用灵空以拒陶玉。”

杨梦寰道：“此事还得先布置。”附在童淑贞的耳边，低声数语。

童淑贞点头应道：“师弟高见。”转身一跃，人又消失在夜色中不见。

杨梦寰回头对沈霞琳说道：“你也该去休息一下，此刻情势随时可能爆发一场大战，能助我克敌的只有你和童师妹两人……”

沈霞琳接道：“还有六宝和尚，他那一拳一脚连环攻势，很少人能够躲过。”

杨梦寰道：“就算上六宝和尚，也不过三个人而已。”

沈霞琳叹道：“如是那兰姊姊不在坐关期间，一定会赶来相助的。”

次日，二更时分，邓固疆下令堡中妇孺老弱，连夜撤走。

邓家堡中，训练有素，深夜令下，毫无慌乱哭喊之事。

杨梦寰站在堡门旁，望着络绎不绝的老弱妇孺，鱼贯相随，趁夜色离堡而去，心中感慨万千，黯然忖道：我杨梦寰如有能力保护这邓家堡，也不用他们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逃难他处了……。

忖思之间，瞥见邓固疆行了过来。

这位一生谨慎，但临老却闯下了大祸的老堡主，此刻倒是精神振作，毫无颓丧不安之感。

杨梦寰当先抱拳一礼，道：“老堡主……在下……”

邓固疆接道：“邓家堡年轻子弟，志愿留下了八十二人，连同我的家丁有一百二十九名可以供调度之用。”

杨梦寰心中暗道：我要他们都走你却不肯，偏多留下八十二人，口中却接道：“他们可都是志愿留下么？”

邓固疆道：“他们坚持要留在堡中，保卫家园，老夫也是不便硬性强迫他们。”

杨梦寰道：“既是如此，还望老堡主珍重使用他们。”

邓固疆笑道：“我邓家堡有数十个连珠箭匣，还有十几具更歹毒的梅花针筒，和那宫天健调配的三桶毒液，老朽已下令取出针筒，毒液分发他们施用。”

杨梦寰道：“好！陶玉既有血洗邓家堡之心，咱们也只好以牙还牙，以毒攻毒，不择手段了。”

邓固疆接道：“犬子已在厅中设筵，尽请堡中群豪，说明内情，要他们自决去留。”

杨梦寰道：“作的好，老堡主请在此照顾一下，在下还有事要先回宅中一趟。”

邓固疆道：“杨大侠请便。”

杨梦寰回到卧室，沈霞琳早在室中等候，说道：“二更过了，那赵家妹子快要来了……”

晃燃了火摺子，点起火烛，接道：“咱们坐下等她吧。”

杨梦寰今宵穿着一身深赵劲装，沈霞琳也换了一身白衣白裙。

两人对面而坐，桌案上红烛高烧，四色水果，整齐的摆在木案上。

静夜深闺，夫妇相对，这该是一幅动人的画面，但被两人愁锁的双眉，破坏了室中的气氛。

案上的红烛已经烧去了一半，蕊花处，结了一个很大的花影。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现在已经是三更过后了，那赵家妹子，不知会不会忘记了今宵的约会呢？”

杨梦寰道：“如果她真的忘了，那也罢了，怕的是她不是忘去，而是故意不来。”

沈霞琳问道：“为什么？赵家妹子不是那等言而无信的人。”

杨梦寰道：“唉！我怕她中了那陶玉的暗算。”

沈霞琳一下子急了起来，道：“不错，咱们去找他吧。”

杨梦寰道：“到哪里找她？”

沈霞琳缓缓坐了下去，道：“唉！咱们不知她的居住之处，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熊熊的火烛，已然烧去了大半，杨梦寰却呆呆的望着那火烛出神！

沈霞琳伸手从头上拔出一支玉替，拨去了烧残的烛蕊。

烛光大盛，室中更为明亮。

杨梦寰心中思绪杂乱，暗自忖道：“难道那赵小蝶又被陶玉说服，改变了主意不成……”

忖思之间，突闻一阵轻微的衣袖飘风之声传了过来。

杨梦寰心中一动，暗道：来了！精神一振，转脸望去。

只见一个黑裙曳地，发挽宫舍，手执玉箫的女子，缓缓走入室中，笑道：“小两口秉烛对坐，桌上鲜果未动，定是在等客人了？……”

沈霞琳突然站起，道：“啊！玉箫姊姊。”

来人正是追随朱若兰留居天机石府，野性尽驯的玉箫仙子。

杨梦寰起身抱拳一礼，道：“玉箫姑娘，久违了。”

玉箫仙子道：“三年多了，杨兄别来无恙。”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陶玉重出江湖，掀起了滔天风波，此刻江湖形势，较诸五年前更为险恶。”

玉箫仙子道：“贱妾奉了朱姑娘之命，正是为此而来。”

目光转动，望了望桌上水果和沈霞琳一眼，笑道：“水果未动，红烛已残，什么客人，竟是这样的不守信约。”

杨梦寰道：“玉箫姑娘先请坐下，吃杯茶，休息片刻，咱们再谈不迟。”

玉箫仙子道：“不速之客，不知是否方便？”

沈霞琳道：“唉！她恐怕不会来了。”

玉箫仙子道：“什么人？”

沈霞琳道：“赵小蝶，昨宵她亲口对寰哥哥说，今夜来此和寰哥哥共商拒敌之策，唉！料不到她竟然失约未到。”

玉箫仙子充满欢笑的脸上，突然间变得一片严肃，缓缓说道：“妾身奉命来此，首要之务，是要了解两位目下的处境如何！”

杨梦寰道：“险恶无比。”

玉箫仙子道：“杨兄能不能说清楚些？”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把目下处境，以及陶玉约请高手，四路总攻邓家堡的经过，很仔细的说了一遍。

玉箫仙子略一沉吟，道：“贱妾本拟立时动身赶回天机石府复命，但就目下情势而论，杨兄似是已陷孤立无援之境，贱妾留此，或可相助一臂之力……”

沈霞琳道：“兰姊姊在天机石府中等你复命，你如不回去，岂不要她悬念不安？”

玉箫仙子笑道：“不妨事，朱姑娘来时，曾经指示过贱妾，如是情势需要，贱妾亦可暂时留下相助，只要杨兄写封复函就是。”

杨梦寰道：“我未见来函，如何复信？”

玉箫仙子道：“信在贱妾身上。”放下手中玉箫，缓缓取出一封素简，递向杨梦寰。

杨梦寰接过素简一瞧，只见上面写着：书奉杨梦寰亲拆，七个娟秀的大字。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不论什么事，兰姊姊都能够先有安排。”

玉萧仙子道：“不错，朱姑娘天纵英明，岂是常人能够及得。”

言词之间，流露出无限敬佩。

杨梦寰拆开素简，只见函首分写着自己，沈霞琳和李瑶红的名字，这封信从外面瞧去，若有无限私情，但拆封一看，却是一片坦荡。

但见写道：霞琳月前来此，正值我内功交关之时，致未能迎宾深闺，握手谈心，开关时，霞琳已去月余了。

近日间江湖上凶讯频传，赵小蝶游戏风尘，自号多情仙子，陶玉再出江湖，重振天龙帮声威，不论变化如何，梦寰都将是此中受累之人。

兹遣玉萧仙子，奉上一函，盼把近日江湖情势，详函说明。

下面署着朱若兰的名字。

杨梦寰合上素笺，道：“我修回书一封，但姑娘留在此地，回书何人送去呢？”

玉萧仙子笑道：“这就不劳你多费心了，你只管写信就是。”

杨梦寰取来文房四宝，即席挥毫，细陈江湖近日情势演变，套上封套，交给玉萧仙子道：“那就有劳姑娘了。”

玉萧仙子接过复信，折叠之后，藏入怀中，笑道：“此刻天尚未亮，明日再发不迟。”

杨梦寰忍了又忍，还是忍耐不住，问道：“姑娘如何送走此信？”

玉萧仙子答非所问的道：“陶玉两日之后，要分兵四路，总攻邓家堡，杨兄可知他请的什么人物么？”

杨梦寰道：“就在下所知，除了陶玉本人主持一路之外，还有位毒龙夫人……”

玉萧仙子失声叫道：“毒龙夫人，这话当真么？”

杨梦寰暗道：该死，那毒龙夫人是她师姊，再三探问她的下落，我竟然忘记告诉她了，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她是你同门师姊么？”

玉萧仙子点点头，道：“不错，你如何知道？”

杨梦寰道：“在下曾和那毒龙夫人见过两次面……”

玉萧仙子接道：“她约你见面，告诉了我们的出身，是么？”

杨梦寰道：“不错啊。”

玉萧仙子道：“听说那毒龙岛主早已去世，她那毒龙夫人之名，早已有名无实的了。”

杨梦寰道：“不错。”

玉萧仙子奇道：“她能在荒岛上一住十几年，不履中土一步，这份耐性，倒是难得，陶玉能把她请出毒龙岛来助拳，这人的神通，显是大了许多，我们师姊妹长久不见，我也该去找她谈谈才是。”伸手取过玉萧，转身一跃，破空而去，消失在夜色之中。

杨梦寰望着玉萧仙子飞跃出室的身法，低声对沈霞琳说道：“这几年她居留在天机石府，武功似是又有进境。”

沈霞琳道：“如是咱们也搬到天机石府去住，那就不会有这些烦恼了。”

杨梦寰缓步走出卧室，望望天色，道：“已是四更过后时分，赵姑娘大约是不会来了。”

沈霞琳道：“小蝶妹妹不是言而无信的人，今宵失约，必有原因。”伸手收起桌上水果，接道：“这些日子你日夜忙碌，劳心劳力，也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杨梦寰仰望着满天星斗，接道：“那陶玉劳师动众，约请了无数高手，名在总攻邓家堡，其实志在我杨梦寰。”

沈霞琳道：“寰哥哥吉人天相，那陶玉算计了你很多年，都无法得手，这一次定也是白费心机。”

杨梦寰道：“这一次情势有些不同，他以邓家堡千百人命作注，迫我决战，我即不能逃，只有全力迎战，但咱们这一战却是毫无胜算。”

沈霞琳缓缓走到杨梦寰的身侧，柔声说道：“有赵家妹子和玉萧姊姊相助，陶玉人手虽多，也难得逞。”

杨梦寰苦笑一下，道：“赵小蝶今宵失约未来，显是事情有了变化，不是改变了心意，就是为陶玉所算……”

他长长叹息一声，接道：“玉萧仙子一人之力，也难有多大帮助……”

沈霞琳伸出手去，轻轻握住了杨梦寰的手腕，柔声说道：“寰哥哥，我有一件事情问你，要是问错了，你不要生气才好。”

杨梦寰奇道：“你问吧。”

沈霞琳道：“赵小蝶可是很喜欢你么？”

杨梦寰料不到她会问到这上面来，呆了一呆，道：“赵小蝶性格多变，难以测度，这个我就知道了。”

沈霞琳笑道：“我知道，她心里喜欢你，口里却不敢说出来，所以有时帮助你，有时却又给你来捣乱。”

杨梦寰道：“谁告诉你的？”

沈霞琳道：“我自己瞧出来的，唉！我现在很大了，也懂得很多事，你怎么还把我当作小孩子看呢？”

杨梦寰道：“赵小蝶喜怒无常，她心里如何打算，别人那里能够知道。”

沈霞琳叹道：“使君有妇，赵小蝶又和我同红姊姊是很要好的姊妹，就算她心里真的喜欢你，既不能启齿示情，又不能横刀夺爱，只有闷在心里了，所以才变的郁郁寡欢，性情失常。”

杨梦寰对沈霞琳这番话，似是大感意外，楞了半晌，道：“这都是你心里想到的么？”

沈霞琳道：“不错啊……”微微一笑，接道：“我和红姊姊同你成亲之日，都不肯为正室，坚持居为偏房，你可知道为什么？”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道：“不知道。”

沈霞琳道：“这方面你就没有我聪明了，我和红姊姊曾经仔细商量过，觉着应把那正室之位，留给兰姊姊……”

杨梦寰吃了一惊，道：“胡说什么，朱姑娘人间威风，天上仙子，我杨梦寰凭什么……”

沈霞琳嗤的一笑，接道：“不错啊！兰姊姊是人间威风，天上仙子，但是凤心有凰，仙子多情，你如娶了她们为妻，不但是你的福气，我和红姊姊都要跟你沾光了。”

杨梦寰叹息一声，道：“不许胡说了。”

沈霞琳道：“寰哥哥，让我把话说完吧……”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红姊姊不会妒忌，兰姊姊大度如海，我更是希

望你娶上十个八个好姊妹，我们也好结伴去游山玩水，如是赵小蝶喜欢你，为什么你不娶了她，要知合则情侣，分则冤家，难道你连这点就瞧不出来么？”

杨梦寰笑道：“古往今来，从未听到一个作妻子的苦口婆心劝丈夫，去爱别人，多纳妻妾的。”

沈霞琳嫣然一笑，道：“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只要你心中喜爱我，我就很满足了，你知道红姊姊不会说话，兰姊姊那面有我去解说，你就娶了她吧！”

杨梦寰道：“兰姊姊才无暇管这等闲事，别胡扯了。”牵着霞琳，步入室中。

时光匆匆，转眼间两天过去，赵小蝶既未再来，玉箫仙子也是一去不回。

这夜，正是陶玉总攻邓家堡的限期。

天约二更时分，月明如画，邓家堡一片静寂，四周毫无防守，所有之人都集聚在邓府之中。

杨梦寰劲装佩剑，站在邓府大门的广场中，四周插着八支巨大的火把。

火光，月色，交织成一片不调和的紧张气氛，杨梦寰负着双手孤独的站在月色火把交织的光华中。

突然间响起几声尖厉的长啸，划破了夜的沉寂。

紧接着几声尖厉的长啸过后，四周涌现出无数的人影。

为了避免无谓的死亡，杨梦寰撤除了四周的防卫，他想这样能解除这一场近乎屠杀的大战。

四周出现的人影，迅速的集结到邓府门前的广场前面。

这些来到邓家堡中的强敌，似乎都为杨梦寰这一悲壮的孤独行为所震动，齐齐停下了脚步。

杨梦寰双目凝神，迅速的扫视了群豪一眼，果然未发凡赵小蝶和毒龙夫人。

事情显然是有了变化，毒龙夫人那一路总攻首脑也似被取消。

杨梦寰不见赵小蝶和毒龙夫人，不由暗暗叹息一声，忖道：“所有可能援手的力量，都已有了变化，眼下只有激怒陶玉，和他决一死战了。”

他重重咳了一声，高声说道：“陶玉你劳师动众而来，何以竟不现身相见？”

语声甫落，一个尖细声音，接道：“那是杨兄眼拙了。”

一个身着及膝大褂，手套金环的少年，缓步越众而出。

杨梦寰一抱拳，道：“陶兄为我杨某一人，劳动这多武林高人，大举侵犯，实是叫兄弟感觉荣幸的很。”

陶玉冷笑一声，道：“赵小蝶和毒龙夫人，是杨兄凭仗的两路援手，现已完全断去，就凭杨兄一人，和邓家集聚的一点江湖上无名小卒，只怕是难和兄弟抗拒。”

杨梦寰纵声大笑，道：“陶兄，平心而论，你这多日准备安排的四路总攻，只不过志在我杨某一人而已……”

陶玉笑道：“杨兄自然是主要首脑。”

杨梦寰高声说道：“邓家堡中数百无辜之人，如何能和陶兄及江湖精锐对抗，兄弟倒有一个计较，不知陶兄意下如何？”

陶玉道：“领教，领教。”

杨梦寰道：“当着陶兄邀请助拳而来的高人之面，兄弟想与你约法三章，咱们两人各凭武功，在此一决胜负，你杀了兄弟，那是一了百了，除去了眼中之钉，万一兄弟胜了陶兄，就请陶兄高抬贵手，放过邓家堡数百位无辜之人。”

陶玉避开正题不答，答道：“杨兄可是自信一定能够胜得兄弟么？”缓步直对杨梦寰行了过去。

杨梦寰冷冷说道：“胜负很难预料，陶兄如肯应战，就请一言而决。”

他说话的声音很高，每字每句都使全场人听到。

陶玉心中虽然不愿，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实不便说出“不行”二字，当下冷笑一声，道：“杨兄想和兄弟动手，我是舍命奉陪，胜负生死，各凭武功，但在比武之前，不谈条件。”

杨梦寰心中暗道，如是讲为人的阴沉歹毒，我杨梦寰是决难以如他，看来今宵之局，只有尽我全力，把他伤毙于剑下了

心念一转，唰的抽出长剑，道：“在下候教，陶兄远道跋涉而来，先行发招如何？”

陶玉心中忖道：“无论如何今宵必得杀死他不可。”

两人心中各自打着算盘，计划着应付今宵之局。

只听陶玉格格一笑，道：“恭敬不如从命。”举起手中金环剑，缓缓向杨梦寰刺了过去。

这一剑，势道之慢，有如蜗牛慢步。

但杨梦寰心中却明白，陶玉这一剑之中，实在暗藏着很多的奇变，只要自己挥剑一格，陶玉立时就势而变，以惊霆迅雷之势，攻向自己的破绽，要害。

杨梦寰虽然未读过“归元秘笈”，但却常听赵小蝶谈到，就记忆所及，似是有这么一招剑势。

只是那金环剑距离杨梦寰前胸，不足半尺光景，那缓和蜗牛的剑势，突然加快，刺了过去。

几乎在陶玉剑势加快的同时，杨梦寰也陡然一吸真气，退后两尺。

原来陶玉剑势和右臂已将伸直，剑招已然无法再变。

陶玉一剑刺空，冷笑一声道：“好啊！杨兄的武功又似有了进步。”

说话之中已然展开急攻，金环剑如狂风骤雨，片刻间连攻了一十二剑。

杨梦寰剑势挥展，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将陶玉攻来的十二剑尽都架开，道：“陶兄的武功也是日有进境。”

两人口中客气，手下却是火辣，炽烈，一剑狠似一剑，一剑快过一剑，展开了一场争夺先机的快打。

隐身在邓府大门的沈霞琳，似已无法忍受，缓缓走了出来，站在邓府大门前台阶上，看双方恶战。

夜风吹来，飘起她散发衣袂。

这时场中不下数十人，但却听不到一点声息，似是都在留心着这场恶战。

两人剑势，愈来愈快，变化也愈见奇幻，有时剑光暴散漫天，分不清是敌是我。

恶斗中突闻陶玉冷笑一声，金环剑疾翻而起，划破了杨梦寰的后背。

衣服破裂，鲜血泉涌而出！

陶玉剑势一转，疾沉而下，剑变“祸起萧墙”，又划破杨梦寰左面大腿。这两招奇变，都是“归元秘笈”上的剑式，陶玉亦是所学不久，杨梦寰封架不及，连受两处剑伤。

陶玉格格一笑，疾退两步，横剑而立，冷冷说道：“杨兄怎么样？是否还有再战之能。”

杨梦寰两处伤势幸好都未伤及筋骨，但每处伤口都长逾三寸，亦是痛苦难忍。

他暗中咬牙，忍受伤疼，淡然一笑，道：“区区一点伤势，算不了什么，数月不见，陶兄的武功又似有了甚大进境。”

陶玉道：“夸奖，夸奖，杨兄的耐受之力，实叫兄弟佩服的很。”

杨梦寰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道：“在下倒希望今日一战之中，咱们能分个生死出来。”

陶玉冷冷说道：“兄弟在这些日子之中，曾经苦思对付杨兄弟的办法……”

杨梦寰道：“你终于找出来了。”

陶玉道：“不错，那‘归元秘笈’实是武学中的宝典，每看一次，必有收获，读上十遍、百遍都是一样。”

杨梦寰心中暗道：我受了两处剑伤，失血很多，这陶玉不肯趁机动手，倒是有些奇怪，此人鬼计多端，必然另有毒计，今日既有必死之心，任他施用各种手段就是，既不动手，也得借此机会调息一下。

只听陶玉接道：“兄弟为杨兄借簪代筹，倒有一策可脱今日死亡之危。”

杨梦寰道：“这么说来，兄弟得领教了。”

陶玉道：“领教不敢当，但咱们既有相识之情，兄弟不愿赶尽杀绝……”

杨梦寰知他用心，要当天下英雄之面，羞辱自己，暗中运气准备再战，口中不再多言。

但闻陶玉格格一阵大笑，道：“杨兄性好渔色，终日生活在脂粉中，兄弟把当世最美的女人和杨兄安排在一起，虽斗室陋居，在你亦算温柔乡……”

杨梦寰道：“公道自在人心，陶兄无论如何羞辱兄弟，在下也不放在心上。”

陶玉道：“杨兄的修养，在下一向佩服……”突然回过头去，高声说道：“那笼车来了没有？”

只听一人应道：“回报帮主，笼车已到了邓家堡外。”

陶玉冷冷说道：“快些驰入堡来，我要请天下敬佩的杨大侠，进入铁笼之中，过几年温柔生活。”

杨梦寰突然纵声大笑，道：“陶兄，咱们相识之后，陶兄就一直处心积虑，算计兄弟，可惜你一直无法如愿……”

陶玉冷冷说道：“也许今日兄弟可偿心愿了。”

杨梦寰道：“只怕未必。”右手长剑一振，疾刺过去。

陶玉金环剑一招“拒虎门外”，挡开杨梦寰的剑势，还击两剑。

两人又展开了一场恶斗。

陶玉连刺了杨梦寰两剑之后，增强了不少信心，他心中原本对杨梦寰有些畏惧，此刻也一扫而空，金环剑如行云流水一般，招招抢攻，打的轻松至极。

杨梦寰却是小心翼翼，采取守势。

只听陶玉格格一阵大笑，道：“杨兄，你可是很紧张么？”

杨梦寰凝神运剑，对陶玉讥讽之言，恍如未闻。

陶玉自从挫在杨梦寰手下之后，翻阅“归元秘笈”，找出了几招绝学，果然得能一雪前耻，把杨梦寰伤在剑下。

杨梦寰未阅读过“归元秘笈”，但他武功大都由赵小蝶口述指导，渊出同源，内功又强过陶玉，这一小心防守，陶玉立时感觉无懈可击，因此想尽方法，想使杨梦寰分心说话，那知杨梦寰硬是置之不理。这时童淑贞、邓固疆、柳远、邓开宇等都已缓缓由邓府大门走了出来，旁观这一场龙争虎斗。

沈霞琳因杨梦寰连受创伤，心中急痛万分，但她知道丈夫的脾气，不敢造次出手相助，右手紧握着剑把，双目中满含着两眶热泪，看着场中的搏斗形势。

转眼之间，两人恶斗了三十余招。

杨梦寰得那苦心大师转赐了数十年的功力，虽经日夜坐息，纳入丹田，但时日过短一时难以运用自如。

此刻久战之后，内力消耗甚大，不觉间引出使用。

只见他愈战愈勇，双目中神光闪动，手中的长剑也愈来愈强，剑剑都带起啸风之声。

强猛的剑势，在杨梦寰身外构成了一片威力圈，迫的陶玉剑势不能逼进。

陶玉心中逐渐焦急起来，金环剑突然一紧，硬攻一剑。

但闻一声金铁交鸣，被杨梦寰强厉的剑势直震开去，杨梦寰借势左掌一圈，奇招突出，一掌把陶玉打了一个跟斗。

这一击不但是大出陶玉和四周观战之人的意外，连杨梦寰自己也似是不敢相信，呆呆的站在那里望着陶玉出神。

陶玉缓缓由地上爬了起来，道：“杨兄好凌厉的掌法。”

杨梦寰道：“过奖，过奖。”

陶玉缓缓举起金环剑道：“那一掌来势、方位和一般武功大不相同，不知杨兄由何处学得。”

杨梦寰冷冷说道：“兄弟早就告诉过陶兄，在那‘归元秘笈’之外还有着其他武功，那‘归元秘笈’虽然号称天下武功总纲，但并不能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陶玉冷笑一声，道：“杨兄这一掌并未伤着兄弟，兄弟不过是随口问上一声，杨兄别自吹自擂，借故自抬了。”

杨梦寰道：“你如不信，那就不妨试上一试。”

陶玉一扬手中金环剑，幻起三朵剑花，疾向杨梦寰刺了过去。

杨梦寰挥剑架开，还攻一剑。

两人又展开一场恶斗。

那陶玉剑法招术，有着很多奇变，三五招过后，就把杨梦寰迫的以守为主，无力还手。

杨梦寰默想着那苦心大师传授的掌法，左手突然一挥，击了过去。

陶玉早已有备，纵身一跃，向旁侧闪去。

他让避虽然够快，仍是被杨梦寰掌势击中，不由自主的打了两个转身。

陶玉虽然又中了一掌，但却瞧出了杨梦寰掌势路道，冷笑一声，正待出口说出，突然一个高昂声音道：“笼车到。”

只听轮声辘辘，八匹健马，拖着一个特制的囚车驰来。

那囚车高有九尺以上，四周都是儿臂粗的铁栅，铁栅上满是尖棱，赵小蝶和毒龙夫人则盘膝坐在车中。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赵小蝶。”

陶玉格格一笑，道：“不错，正是赵小蝶和毒龙夫人，怎么？杨兄可是感觉到很意外么？”

杨梦寰道：“陶兄决不是施展武功擒得两人。”

陶玉笑道：“施用心机也是一样……”

他仰天大笑一阵，道：“这两位都是杨兄凭仗的援手，如今都被兄弟囚入铁笼了，那铁栅尖棱上涂有剧毒，那剧毒又恶烈无比，不论何等武功高强之人，只要沾上一点，亦是承受不起。”

杨梦寰道：“所以她们都坐笼中不动。”

陶玉道：“不错，赵小蝶的武功虽然高强，但她也自知难以抗拒那种剧毒。”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陶玉手段毒辣，赵小蝶和毒龙夫人又都是刚烈的性子，不肯屈服在陶玉的压力之下，那陶玉不愿留下后患，必然要设法伤害两人……。”

忖思之间，突闻陶玉格格大笑一阵，说道：“杨兄，赵小蝶美拟天人，比起杨兄两位夫人，那是尤有过之了，毒龙夫人盛容丰姿，虽然不及那赵小蝶的美貌脱俗，但却是别有一番风情，兄弟为杨兄设计了这一处温柔之居，可算得仁至义尽了。”

杨梦寰冷冷说道：“赵小蝶有十二花娥，那毒龙夫人也有甚多从人，你虽然把两人囚了起来，但他们的属下决然不肯和你罢休，你这样岂不是自找麻烦么？”

陶玉道：“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我把他们首脑关了起来，量他们也不敢对我有什么报复行动了。”

杨梦寰道：“赵姑娘和毒龙夫人都是性子刚烈之人，如若她们情急自绝，你岂不是招惹上很多麻烦了么？”

陶玉道：“命是何等可贵，我想她们两人，决然不至寻死……”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杨兄和她们都是熟悉故友，也该上前去劝慰她们一番才是，年轻的，不可自寻死路。”

杨梦寰心中暗道：只要你不杀死两人，总有救出她们的机会，举步向铁笼行去。

陶玉目光投注沈霞琳的身上，高声说道：“杨兄乃是多情种子，沈姑娘不要见怪才好。”

他用心挑拨，希望醋海生波，那知沈霞琳长长叹息一声，道：“你把赵家妹子关起来，日后她不宰你才怪。”

陶玉格格一笑，道：“我陶玉如是怕她，也不敢关她了。”

第十六回 情势逼人

且说杨梦寰缓步走近那铁笼前面，低声说道：“赵姑娘。”

赵小蝶睁开眼来，望了杨梦寰一眼，苦笑一下，重又闭上眼睛。

自从她出道以来，一直是气指颐使，为所欲为，从未有今日这般萎靡神情，幽闷神色，黯然苦笑。

杨梦寰暗中瞧那铁栅，虽然粗如儿臂，但以赵小蝶的功力未必就真能困得住她，何况还有毒龙夫人相助，两人患难与共，极自然会合力施为，关键似乎在那栅上的尖棱上了……”

但闻陶玉说道：“杨兄，可有陪伴玉人同居铁笼的兴致？”

杨梦寰冷冷说道：“陶兄不要大过自负，铁笼尖棱上虽然涂有剧毒，也未必就真能困住赵姑娘和毒龙夫人。”

陶玉道：“她们好好的坐在铁笼之中，有目共睹，难道杨兄还不肯相信么？”

杨梦寰道：“兄弟仍是有些不信……”

陶玉格格大笑道：“怎么？难道杨兄认为铁笼中的赵小蝶和毒龙夫人是假的么？”

杨梦寰道：“如是在下想法不错，赵姑娘和毒龙夫人必然被陶兄逼迫服下什么药物。”

陶玉哈哈一笑，道：“人人说你杨梦寰老实忠厚，但今日看来，却是传言难信了……”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不错，她们两人如果未服药物，那也不会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了。”

沈霞琳突然接口说道：“陶玉，你这般摆布赵姑娘，当心被朱姑娘知晓……”

陶玉笑道：“你是说朱若兰么？”

沈霞琳道：“她如知晓此事，一怒下山，必要取你性命。”

陶玉道：“铁笼空隙甚大，多一个朱若兰也是一样。”

沈霞琳道：“哼！你打不过朱姑娘。”

陶玉道：“过去我也不是杨梦寰的敌手……”

沈霞琳接道：“现在你也不是他的敌手。”

陶玉略一沉吟道：“杨梦寰比起赵小蝶，两人武功谁强？”

沈霞琳道：“自是赵姑娘强过寰哥哥了。”

陶玉道：“我不是一样的生擒了赵小蝶么？”

他纵声大笑了一阵，接道：“我不但要擒那朱若兰，而且还有你和李瑶红，我把你们全都装在这铁笼之中，周游大江南北，让天下人瞧瞧你们那等困于囚笼的神情。”

杨梦寰冷冷说道：“陶玉，你的志向不小啊，但未免有些异想天开了。”

陶玉道：“这有什么难处，今宵宰了你杨梦寰，生擒沈霞琳，只余下那李瑶红和朱若兰了，李瑶红简单得很，我陶玉可说手到擒来，朱若兰武功也强不过赵小蝶，那也不算什么太难的事。”

杨梦寰正待答话，突闻一个宏亮的声音接道：“陶玉，你不用大自负了，各路英雄已然群集邓家堡外。”

这声音入杨梦寰之耳，熟悉异常，转眼只见一个身着道装，留着五络长须的道长，大步行了过来。

来人正是昆仑派三子之首，杨梦寰启蒙授艺恩师，玄都观主一阳子。

杨梦寰急步迎上前去，跪在地上，抱拳道：“参见师父。”

一阳子道：“你已非昆仑门下弟子，不用行这等大礼了。”

杨梦寰道：“一日传业，终身为师，何况恩师教养弟子十余年，弟子行为失检，遭受掌门师尊逐出门墙，那也是应该的事。”

一阳子叹息一声，道：“你当真不记恨昆仑派么？”

杨梦寰道：“弟子不敢。”

一阳子道：“你起来吧！”

杨梦寰站起身子，恭恭敬敬的说道：“师父不用插手其间，弟子一人已足够对付陶玉。”

一阳子撩起袍襟，取出一把古形长剑，道：“此剑乃先古利器，有削铁如泥之能，你收下用吧。”

杨梦寰道：“弟子不敢受此厚赐。”

一阳子道：“快快收下，也许此剑有助你今日独斗群魔之战。”

尽管杨梦寰一口一个师父，但一阳子口中却始终逃避不肯自认师父身份。

杨梦寰接过长剑，道：“谢师父的厚赐。”弃去手中之剑，唰的一声，振出宝刃。

月色、火光交映之下，闪起了一道耀目寒芒，和一片森森逼人的寒气。

杨梦寰手执宝刃，缓步行入场中，冷冷对陶玉说道：“陶兄，可要试试兄弟这新得宝刃的锋利？”

陶玉冷冷说道：“一阳子及时给我陶玉送来此剑，在下实在感激。”

杨梦寰道：“未免太过夸口了吧！”宝剑一挥，横里斩去。

一股森冷的寒芒直逼过去，陶玉不自禁的后退了两步，一抖金环剑，洒起了一片剑花直攻过来。

杨梦寰剑势一转，斜着向上撩去。

陶玉急急撤剑而退，左手一挥，劈了一掌。

两人展开了一场恶战。

杨梦寰手中多了这把主刃，威势更见惊人，陶玉剑招虽奇，但都被宝刃封住，有些施展不开。这一来，双方暂时打成了一个不分胜败之局。

激斗之中突然有一声震人耳鼓的长啸传了过来。

陶玉闻声收剑，倒退五步。

杨梦寰亦觉着这啸声十分熟悉，忍不住转脸望去。

只见一个白髯及膝，身着青袍，手执龙头拐，头戴方巾的老者，在四个脸上疤痕斑斑，赤足草履，背上各自背了一个长形黄色包裹的大汉护拥之下，急急奔了过来。

杨梦寰一眼间，已瞧出来人正是五年前名动江湖，领导天龙帮的龙头帮主海天一叟李沧澜。

李沧澜直逼那火炬圈外，一顿手中龙头拐，护拥而行的四个随行大汉，一齐停了下来，拱手对一阳子道：“道兄别来无恙。”

一阳子微微一笑，道：“托福了。”

杨梦寰急奔过来，屈膝拜倒道：“小婿叩见岳父大人，”

李沧澜道：“你起来，站到一侧，我要问那陶玉几句话。”手扶龙头拐直对陶玉行去。

杨梦寰站起身子道：“岳父大人小心。”

李沧澜回头望了杨梦寰一眼，道：“不妨事。”缓缓逼近陶玉四尺处，

停了下来。

陶玉右手抱剑，双手抱拳，对着李沧澜深深一揖，但却是默然不发一语。

李沧澜肃然而立，两道炯炯眼神，逼注在陶玉身上冷冷道：“陶玉，你还识得老夫么？”

陶玉淡淡一笑，道：“李老英雄，盛名卓著，在下岂有不识之理。”

李沧澜从小把陶玉收养身侧，传以武功，名虽师徒，恩若父子，此刻陶玉竟连一声恩师也不肯叫，只气得李沧澜全身抖颤，白髯无风自动。

月色、火光下，那陶玉虽然瞧出了李沧澜气愤之情，但却似视若无睹。

杨梦寰看不下去，正待出言责问陶玉，却为一阳子扬手阻止。

李沧澜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陶玉，李老英雄也是你叫的么？”

陶玉笑道：“你解散天龙帮，不肯为我报仇，咱们师徒之情，早已绝断……”

李沧澜冷冷说道：“你可是自觉到羽翼丰满，连老夫也不放在眼中了。”

陶玉笑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替旧人，李老英雄年迈苍苍，早应收起雄争雄江湖之心，退出武林是非圈，归隐林泉，乐渡余年。是何等安逸的事……”

李沧澜一顿龙头拐，道：“住口。”

陶玉淡淡一笑，道：“让老尊贤，李老英雄有话先说，在下这里洗耳恭听了。”

李沧澜道：“就算咱们绝了昔年情份，老夫也该要质问你一件事情。”

陶玉道：“什么事？”

李沧澜道：“天龙帮为何人所创？”

陶玉道：“李老英雄所创。”

李沧澜道：“这就是了，你盗用老夫创立这天龙帮之名，是何用心？”

陶玉笑道：“天龙帮虽为你李老英雄创立，但已经你李老英雄宣告解散，在下使它重生复活，那里不对了？”

李沧澜道：“但你为何定要盗用我老天龙帮之名？”

陶玉道：“天龙帮又非李沧澜，为什么你可用，在下就不能用？”

李沧澜心中大怒，但却强自忍了下去，道：“陶玉，别人不知你借我天龙帮之名的阴谋，我李沧澜却是清楚的很。”

陶玉笑道：“随意取用而已，谈不上什么阴谋。”

李沧澜道：“天龙帮虽经老夫宣布解散，但各地的分支舵，大都还在，一经号召，立时可恢复昔年的声势，你陶玉是想坐享其成。”

陶玉笑道：“就算是吧，那又怎样了？”

李沧澜冷冷说道：“只此一举，老夫已该找你讨还一个公道了。”

陶玉笑道：“为什么不说你爱女助婿，帮助杨梦寰和我作对。”

李沧澜道：“就算我要助那杨梦寰，你陶玉又能如何？”

陶玉道：“李老英雄，如肯听在下的良言相劝，还是请快些退回，免得玉石俱焚，悔之无及！”

李沧澜冷笑一声，道：“好大的口气，这么说来，老夫是不得不领教一下了。”

他举起手中的龙头拐，道：“老夫领教你由‘归元秘笈’上学得的武功

如何？”

这陶玉虽然恶毒，但他究竟是在李沧澜教养之下长大，一旦要他和李沧澜动手，心中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

他举起了手中的金环剑，道：“李老英雄，一定要和在下面动手么？”

李沧澜道：“你尽量施展‘归元秘笈’上所记载的绝招，老夫倒想试试看‘归元秘笈’上记载的剑招。”

陶玉道：“好！那你就请出手了。”

李沧澜一伸手中的龙头拐，推了过去。

他出手之势，看上去虽然是简简单单，其实推出一拐中，暗藏杀手。

陶玉一挫腕，金环剑斜里划出，剑势迎杖攻去。

那知剑势将要接近到李沧澜的前胸时，突然弃杖就人，化削为刺，疾向李沧澜的前胸刺了过去。

这一招变出意外，李沧澜一时间也想不出封拒之策，只好一吸丹田真气，身子陡然向后退出三尺。

陶玉格格一笑道：“李老英雄，这一招就是‘归元秘笈’上的剑招，名叫‘剑中化身’。”

李沧澜道：“也未伤得老夫，还有什么绝招，一齐用出来吧！”

陶玉望着李沧澜冷冷说道：“如若在下不念在昔年一点情份之上，这一剑只怕李老前辈就难以躲开了。”

李沧澜只气的长髯无风自飘，面色一片冷肃的说道：“咱们师徒之情早绝，你也不用手下留情，老夫如有杀你的机会绝不放过。”

陶玉道：“今生今世只怕你已没有这等机会了。”

李沧澜气得脸色铁青，但他仍能强自压下怒火，平静的说道：“昔年老夫收养你时，曾经有人劝我，说你脑后生有反骨，日后必将反恩为仇，当时老夫还有些不信、想不到竟然被那人言中了……”

陶玉为人虽然阴毒，但想到李沧澜昔年养育传技之恩，亦不禁有些愧疚，如若再让他当众述说下去，实有着无地自容之感。

心念转动，疾举金环剑，冷冷接道：“昔年之事，早成过去，多言无用，老英雄接剑了。”一振长腕，金环剑幻起一片剑花，刺了过去。

李沧澜龙头拐反击扫出，横向剑上举去。

陶玉知他天生神力，举世无匹，若金环剑被他的龙头拐扫中，必将脱手而出，赶忙一挫腕，收回金环剑势，避开拐势。

李沧澜展开反击，龙头拐突转凌厉，刹那间拐影重重，挟带起一片呼啸之声。

他退出江湖之后，武功并未搁下，这一阵运拐反击之势，凌厉慑人，石破天惊。

陶玉的金环剑已全被李沧澜的拐势给压了下去，人也被迫的缓缓向后退去。

杨梦寰暗暗忖道：看来岳父还有一点惜爱陶玉之心，如若他此刻乘势出手，施出“乾元指”，定可伤得陶玉。

忖思之间，忽听陶玉大喝一声，金环剑寒芒一一闪，抢入了重重拐影之中。

李沧澜大声喝道：“还不给我弃剑。”龙头拐向上一圈，猛向金环剑击去。

陶玉冷笑一声，道：“未必见得”。长剑随着拐势向上一扬，让闪开去。

这时陶玉剑势被逼到外门，整个的后背，大部暴露在李沧澜的掌下，如是李沧澜左掌击出，必可得手。

但是李沧澜却犹豫不定，举掌欲出未出。

就这一怔神间，陶玉剑势一转，反臂削下，划破了李沧澜右肘间的衣服。

李沧澜羞怒交集，暗运乾元指力，正待击出，陶玉已纵身而退，道：“李老英雄，承让了。”

李沧澜一顿龙头拐，扬头一声长叹道：“罢了，罢了。”

陶玉道：“李老英雄那里不对了？”

李沧澜道：“如是老夫能和你一般下得毒手，今日恐怕已没有你的命在了。”

陶玉道：“如是在下不念昔日情义，李老英雄岂止是划破衣服。”

这李沧澜乃一代英雄人物，当着天下群豪之面，要他厚起脸皮，硬不肯承认失败在陶玉手中，又硬不起嘴，只好缓缓退下两步，道：“今日之战，并非比武定名，而是一场不分生死不停的拼命之战，老夫暂时退后一阵，但我随时可能再出战。”

陶玉淡淡一笑道：“李老英雄，还是休息片刻的好。”

杨梦寰一摆手中宝剑，大步而出，道：“陶玉，咱们这场搏斗不死不休，不论对方伤势多重，只要他有一口气，只要还能再战，都可再打下去。”

陶玉笑道：“这么说来，杨兄可算得真正的跟兄弟拼命了。”

杨梦寰道：“兄弟不死，陶玉是席难安枕，食不甘味……”

陶玉脸色一变，道：“可是在下已无兴致再陪杨兄玩了。”高举金环剑一挥，身后人群之中突然走出一个奇装异服的老人。

杨梦寰凝目望去，只见那老人头大如牛，脸长似马，一个尖尖的脑袋，光不见发，颚下却留着一片长髯，身上衣服也是用两种颜色作成，一半黑、一半红，手中握着一根鸠头手杖，缓步行了过来。

此人形貌古怪，衣着特殊，一望之下，可使人终身难忘，但杨梦寰却毫不认识，连听也没听说过。这人出阵之后，陶玉却迅速的退入了后队之中。

杨梦寰一挥手中宝刃，道：“阁下何人？”

那怪人哈哈一笑，道：“中原武林道上，见过老夫之人不多，但却有不少人听过老夫之名。”

杨梦寰啊了一声道：“那阁下怎么称呼？”

那怪人道：“老夫百毒翁。”

杨梦寰道：“百毒翁？”

百毒翁道：“不错，天下百毒，老夫无所不能，无所不精。”

杨梦寰心中暗道，这人既称百毒翁，自然是极善用毒，如要和他动手，必得一鼓气把他伤在剑下。正待运剑出手，突闻萧声扬起，传了过来。

转脸望去，只见玉萧仙子手持玉萧，不停的吹着，缓步走进场中。

百毒翁举起手中的鸠头杖，冷冷说道：“你就是杨梦寰么？”

杨梦寰不敢再分神顾玉萧仙子，全神运剑而立，道：“不错，在下正是杨梦寰。”

百毒翁微微一笑，道：“不错，老夫今日如若能杀掉你，那就可以走了。”

杨梦寰听得一怔，道：“你在说什么？”

百毒翁道：“在咱们动手之前，老夫照例有几句话先交代明白。”

杨梦寰道：“好，你讲吧。”

第十七回 生离死别

百毒翁道：“凡是和老夫动手之人，不论武功如何，老夫都可能对他用毒。”

杨梦寰道：“阁下能够先打一个招呼，倒也不失英雄气度。”心中却是暗打主意，如何能逼的他无法腾出手来用毒。

但闻阵阵萧声，逼近身侧，玉萧仙子娇躯横移，正挡在杨梦寰的身前。

杨梦寰心中忖道：我手中现有恩师赐赠的宝剑，和这用毒老头儿对敌，快剑利器，或有取胜之望，但这玉萧仙子却是取胜之机甚微。

正待喝让玉萧仙子闪开，萧声突然停了下来，玉萧仙子举起玉萧，指着百毒翁冷冷说道：“你是百毒翁么？”

百毒翁道：“不错。”

玉萧仙子道：“据说你这人武功很坏，全靠用毒才得立足武林，是么？”

百毒翁怒道：“老夫的用毒之能当今武林无出老夫之右，武功一道么，那也算得第一流人物。”

玉萧仙子道：“你倒大言不惭。”

百毒翁怒道：“你就试试。”抡动鸠头杖，呼的一杖横里击来。

玉萧仙子玉萧横出，挡开一杖，冷冷说道：“且慢动手。”

百毒翁收杖说道：“你可自知难是老夫之敌？”

玉萧仙子道：“咱们今日动手，只许比试一样，武功、用毒任你选择，你认为那一样最好，咱们就比试那一样。”

百毒翁哈哈一笑，道：“这么说来，你也是用毒高手了？”

玉萧仙子道：“你可是信么？”

百毒翁道：“老夫名叫百毒翁，那是我能使用百种以上之毒，你如凭仗服用过解毒药物，试试老夫的放毒之能，可是自找苦吃了。”

玉萧仙子道：“不妨事，就是你能用千种剧毒，我也是不怕。”

百毒翁似是被玉萧仙子这等豪壮之言震慑的怔了一怔。道：“你可是当真的不畏老夫用毒么？”

玉萧仙子道：“众目睽睽之下，我出口之言，还能假得了么，我看咱们得事先有约法才行。”

百毒翁道：“什么约法？”

玉萧仙子道：“你自诩有施放百毒之能，那是自信我一定要伤在你手下了？”

百毒翁道：“不错。”

玉萧仙子道：“如是我伤在你施放的毒物之下，那是怪我命短，死而无怨，如是你施放之毒伤我不了，那又该当如何？”

百毒翁哈哈大笑，道：“老夫身上携带有百种奇毒，一种不行，再换一种，我不信你服有连避百毒的解药。”

玉萧仙子道：“如是你万一伤我不了呢？”

百毒翁看她神色郑重，愈来愈态度愈是强硬，心中亦不禁有些奇怪，呆了一呆，道：“如是老夫伤你不了，立刻退出这场是非，永不再履中原尺地寸土。”

玉萧仙子笑道：“太轻了，我以生死和你相赌，你就不肯多加一点赌注么？”

百毒翁怒道：“你要老夫如何？”

玉萧仙子道：“依我之意，你如毒我不死，就该视我如师，从今以后，听命于我。”

百毒翁道：“老夫这把年纪，岂能认你作师？”

玉萧仙子道：“那你是自信无能伤我了？”

百毒翁道：“老夫有些不信。”

玉萧仙子道：“那你为何不赌？”

百毒翁吃她连番相激，终于忍耐不住，一顿鸠头杖，道：“老夫不信毒你不死，就依你订的赌约作准。”

玉萧仙子道：“须知一诺千金，不能反悔。”

百毒翁道：“老夫一向说了就算。”

玉萧仙子道：“好，你可出手了。”

杨梦寰吃了一惊，道：“玉萧姑娘，这不是玩笑的事，出手搏击，为他施毒暗算，只怪学术不精，那也罢了，你这般站着不动，让他施放毒药，岂不是太吃亏了。”

玉萧仙子嫣然一笑道：“快退开去，别为他施放的毒物波及，咱们如能收服这百毒翁，可杀去陶玉一半的凶焰。”

杨梦寰看她神态镇静，言笑轻松，倒也不便再劝，只好缓步向后退去。

百毒翁一顿手杖，道：“老夫这杖中藏有毒粉，沾人肌肤，立时红肿溃烂，十二个时辰之内，化尽肌肤而死，你要小心了。”扬起手中鸠头杖，一按杖上机簧，登时毒粉四飞，洒落了玉萧仙子一身。

玉萧仙子果然是凝立不动，任那毒粉飘落身上。

杨梦寰只瞧的大力担心，暗道：从未听说她有解毒之能，今日为何竟这等轻生儿戏……。

那知事情竟然是大出人意料之外，玉萧仙子身上满落毒粉，意然是若无其事一般，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

杨梦寰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她几时学会了御毒之能？

百毒翁放出鸠头杖中藏的药粉之后，肃然而立，等着玉萧仙沾身发作，哀嚎求饶，那知良久之后，玉萧仙子竟仍是站着不动，不禁心中大震，奇道：“这就奇怪了！”

玉萧仙子冷笑一声，道：“有什么奇怪了，告诉你我是百毒不侵。”

百毒翁道：“老夫倒是有些不信。”左手接过鸠头杖，右手一挥，一片粉红色烟雾，直向玉萧仙子飞去。

玉萧仙子仍然是静站不动，任那粉红色毒雾，扑身而过。

只听百毒翁道：“这是迷神毒香，只要吸入腹中少许，立时将神智迷乱。”

玉萧仙子淡淡一笑，道：“只怕未必吧！”

百毒翁道：“你此时已然中毒，老夫数到五字，你毒性即将发作。”

百毒翁果然一二三四的数了起来，那知一连数到十字，玉萧仙子仍然

是屹立无恙。

这一下百毒翁大感惭愧，一张马脸红的有如火一般，恼羞成怒，大喝一声，挥动左袖，又是一片黄色烟雾，直向玉萧仙子飞了过去。

玉萧仙子仍是静站不动，任那黄色毒雾击中身上。

括不重述，百毒翁在不足一顿饭的时光，连用二十八种奇毒，竟是都无法伤得玉萧仙子。

他自号百毒翁，也确有施用百毒之能，只是不能把百种剧毒全部带在身上，何况连施二十八种剧毒，都无法伤得玉萧仙子，纵然用出百毒，只怕也是无可奈何。

全场中人都为两人这场奇怪的赌博所震慑，个个凝目观看。

玉萧仙子启开微闭的星目，说道：“怎么样，你还有几种剧毒未用？”

百毒翁喃喃自语道：“奇怪呀！奇怪呀！难道老夫身上藏带的剧毒，全都失去了效用不成……”自语中突然伸出了左手，道：“你可敢接下老夫一记毒掌。”

火光下，只见他伸出的左手，掌心变成了一片紫黑之色。

玉萧仙子道：“好！我要不接你一记毒掌，只怕你败的不甘心。”

百毒翁欺进两步，左掌一挥，向玉萧仙子肩上拍去。

但闻拍的一声，击个正着，百毒翁说明要凭掌中蕴藏的剧毒伤人，是以这一掌落势并不很重。

那知一掌拍下，有如击在坚铁上一般，只震得掌骨剧痛无比，一连后退数步。

这一下不但使百毒翁心中甘服，就是那四周观战之人，无不瞧的暗暗称奇。

玉萧仙子待百毒翁稳住了后退之势，站稳了马步，突然格格一笑，抖去身上五颜六色的毒粉，目注百毒翁道：“你输了。”

百毒翁道：“老夫技不如人，输的口服心服。”

玉萧仙子道，“瞧不出你竟还是一位笃守信诺的人。”

百毒翁似是对这场不知所以的败绩，伤怀甚深，答应过玉萧仙子的问话之后，就呆呆的站着不动，一脸茫然之色，口中喃喃自语，道：“怪事啊！怪事啊……”一面不停摇头叹息。

玉萧仙子生恐夜长梦多，急急说道：“百毒翁，咱们相约比试前，订下的规约算不算？”

百毒翁道：“为什么不算？”

玉萧仙子道：“我如中毒而死，那是白白毒死，如是你毒我不死，又该如何？”

百毒翁道：“这个，这个……”想到要认那玉萧仙子为师之言，这个了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了。

玉萧仙子道：“言犹在耳，难道你已经忘去了？”

百毒翁道：“谁说老夫忘去了？”

玉萧仙子道：“你此刻已然自认落败，如是未忘去咱们约赌之言，那该如何？”

百毒翁一咬牙，道：“视你为师，听你之命。”

玉萧仙子道：“不错！你现在听是不听？”

百毒翁道：“老夫许出之诺，自然是要遵行了。”

玉萧仙子道：“好！我要下令了。”

百毒翁无可奈何的说道：“老朽洗耳恭听。”

玉萧仙子道：“从此刻起。我要你和陶玉反友为敌。”

百毒翁道：“我受那陶玉邀约而来助拳，如何能和他结成对头。”

玉萧仙子道：“我第一次下达之命，你就不听，还算得什么笃守信诺之人。”

百毒翁叹息一声，道：“好吧！”

玉萧仙子道：“你招呼随行之人，立刻合并过来，听候调遣。”

百毒翁道：“老朽只有一个人。”

玉萧仙子道：“那很好。”

百毒翁道：“老朽还有些应用之物未带，此刻回去取来，天明之前，即可赶回。”

玉萧仙子道：“速去早回。”

百毒翁黯然的道：“定可依限赶回，听候差遣。”

玉萧仙子不再多问，硬着头皮，道：“好！你请吧！”

百毒翁转身自去。

玉萧仙子凝目望去，也不见对方有人出面挑战，只好退了下去。

杨梦寰站在道旁，抱拳对玉萧仙子一礼，道：“恭喜姑娘练成了不畏剧毒的武功。”

玉萧仙子突然停了下来，低声说道：“你也相信那是真的么？”

杨梦寰先是一怔，继而说道：“众目睽睽之下，姑娘连受那百毒翁数十种剧毒攻袭，难道还能假的不成？”

玉萧仙子微微一笑，道：“为什么不能假呢，如是他那身上毒粉都经换过，岂不是变成了无法伤人的废物。”

杨梦寰低声说道：“但是姑娘连换了那百毒翁二十余种剧毒，他竟是没有觉到，单是这份能耐，就非他人所及了。”

玉萧仙子说道：“敌众我寡，如是硬拼起来，必然有很大的死亡，今日之战，只宜智取，不宜力战的。”

杨梦寰拱手笑道：“在下记下了，姑娘快请下去，换过衣服。”玉萧仙子应了一声，直向邓府退去。

沈霞琳急步迎了下去，带着玉萧仙子退回邓府更衣去了。

百毒翁财败在玉萧仙子手中，四周群豪，虽然看的十分清楚，但对两人相约之言为何，却是大都不知，以后眼看那百毒翁自行而去，退出战场，才瞧出情势不对，但想到那百毒翁用毒之能，谁也不愿多管闲事。

陶玉隐在那囚车之后，把经过之情看的十分清楚，心中亦是奇怪不止。

他对那百毒翁用毒之能，也有着极深的畏惧，在全无准备之下，只好瞧着百毒翁大步而去。

这一阵挫折，果然使陶玉带来群豪的锐气，大受影响，而邓府中人，却是激起了强烈的求生保命之心。

一阳子低声对李沧澜道：“百毒翁的赌败，不但替咱们除了一大威胁，而且也等于斩去了陶玉一臂，使贫道不解的，是那玉萧仙子，血肉之躯如何能抗拒得了数十种剧毒？”

李沧澜道：“唉！我瞧其中必有原因……”

只见邓固疆大步行了过来，接道：“李老英雄，邓固疆慕名已久，今日

有幸一见。”言罢，抱拳作礼。

李沧澜还了一礼，道：“好说，好说，阁下定然是邓老堡主……”

邓固疆道：“兄弟邓固疆。”

李沧澜道：“小婿多承堡主照顾，老朽是感激不尽。”

邓固疆哈哈大笑道：“杨大侠肯来我们邓家堡中作客，那是折节下交了。”

李沧澜指着一阳子道：“这位是昆仑三子，乃小婿启蒙恩师。”

邓固疆一抱拳，道：“久仰昆仑三子大名。”

一阳子笑道：“贫道何能，老堡主过奖了……”目光一转，突然住口不言。

李沧澜顺着—阳子目光瞧去，只见杨梦寰手中提着宝剑，直向那囚人的铁笼行去。

—阳子低声说道：“李老英雄，快些把他叫住，陶玉带来的人手，都隐入暗处不动，定然别有鬼计，那囚笼已然撤后甚多，可能是诱敌之计！”

李沧澜一皱眉头，道：“道兄，咱们过去给他打个接应如何？”

—阳子道：“好！贫道亦有此心。”

李沧澜回顾了随行护驾的川中四丑一眼，道：“你们守在此地，听邓老堡主的吩咐，不用跟着我了。”

川中四丑应了一声，布成一个方阵，守在邓府大门前面。

—阳子正待举步而行，突闻一个清亮声音说道：“老前辈请带上兵刃。”

—阳子回头望去，只见一劲装大汉，双手捧着一柄长剑，递了过来。

原来—阳子带来的宝剑送给了杨梦寰，自己却赤手空拳没有兵刃。—阳子接过宝剑，正要称谢几句，邓固疆却抢先接道：“这是犬子。”

邓开宇接道：“晚辈邓开宇。”

—阳子道：“多谢少堡主。”唰的一声，抽出长剑，疾步向前行去。

且说杨梦寰想凭手中宝剑之力，去削开囚笼，放出赵小蝶和毒龙夫人，提剑直向囚笼行去。

他心中虽然明知陶玉可能要在囚笼之旁设下埋伏，但想如不救出赵小蝶来，只怕此后再无人能制服陶玉，明知危险，也只好求其侥幸了。

他行近铁笼五六尺处，放缓了脚步，提聚真气，凝神戒备，防备暗影处有人突然施袭。

这时李沧澜和—阳子，已追到了杨梦寰身后七八尺处，两人同时放缓脚步，四目炯炯，搜寻敌踪。

杨梦寰缓步走到铁笼前，仍不见有何动静，不禁胆气一壮，举起手中长剑，正待削向铁栅，突听盘膝坐在铁笼中的赵小蝶尖声叫道：“快退开去！”

杨梦寰闻声惊觉，一提真气，疾如飘风一般，向旁侧退出五七尺外。

就在他刚刚退离之际，一蓬银针和两道蓝色的火球，同时飞到。

这只是毫厘之差！

两道蓝色的火球，直飞出两丈开外，才力尽而落，一着实地，立时化成了两蓬熊熊的绿火，立时燃烧起来。

杨梦寰暗暗叹道：如是我迟慢一步，纵不被那毒火击中，亦必为那蓬银针所伤。

—阳子、李沧澜也齐齐停下了身子，不敢再向前逼近。

杨梦寰回顾了两人一眼，说道：“有劳恩师、岳父大人我为我压阵，真叫

弟子难安。”

李沧澜微微一笑道：“此刻不是感恩叙旧之时，留心强敌暗袭。”

杨梦寰道：“岳父教训的是。”横剑护胸，正待设法激怒陶玉出战，突听一个细微清明的声音传入耳际。

那声音入得杨梦寰之耳，立时分辨出是赵小蝶的声音。

只听她说道：“陶玉除了点我几处穴道之外，又在我身上下毒，也许他认为我武功已失，其实我已运气解开穴道，目下正在设法把身上之毒逼集一处，我想三日之内，当可完成，那时我就可以自由行动了……”

语声微微一顿之后，接道：“杨兄，不用为我涉险，反为陶玉所乘，此刻你对我的生死，表现的愈是冷淡愈好，过去我处处和你捣乱，此刻想来甚是不安，杨兄大仁大义，定能原谅小妹。”

杨梦寰心中暗道：那陶玉鬼计多端，定然伏在暗影中监视于我，我如施展“传音入密”之术，答复那赵小蝶之言，定将被陶玉瞧出，只好暂时不理她了。

但闻赵小蝶继续说道：“杨兄，不用回答我的话，你明敌暗，决然无法逃过陶玉的双目，此刻只要想法子保持不败，待我脱险之后，再行傅杀陶玉。”

杨梦寰心中暗道，百毒翁阵前败于赌约，临时脱离陶玉，想来对他们影响甚大，此刻大概是正在重新部署，他今宵有备而来，虽然百毒翁临时变卦，想来也不致中途收兵而退。

杨梦寰这些年来，不但在武功上有了很大进境，对敌行事上，亦步入稳健之途，虽然百毒翁中途叛离陶玉，但他对陶玉的实力并未低估。

他心中明白，这一阵不过是大风暴前的片刻平静，陶玉如是再一发动，其势道必将是石破天惊。

正自忖思之间，突然一阵格格大笑之声传了过来，道：“杨兄的援手逐渐增多，兄弟不得不先行下手了。”

暗影中缓步行出身着黄衫，背插金环剑的陶玉。

只见他手腕一翻，迅速绝伦的拔出金环剑，伸入铁笼，顶在赵小蝶的后背上，目注杨梦寰道：“杨兄是要她死呢？还是要留下她了性命？”

杨梦寰料不到陶玉在全握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会出此下流手段，不禁一皱眉头，冷笑道：“陶兄还未到落败之地，怎的又用出这卑下手段来。”

陶玉也冷笑一声：道：“兄弟此举，不过是念在咱们相识一场份上，不忍立施毒手，使杨兄和这邓家堡尽化灰尘。”

杨梦寰道：“这个兄弟就听不懂了。”

陶玉道：“事情简单的很，如是杨兄当真是多情种子，那就请弃去手中兵刃，走入这铁笼中来，兄弟立刻率领人手，退出邓家堡。”

杨梦寰接道：“如是兄弟不答应呢？”

陶玉道：“在下就先杀了赵小蝶，再杀毒龙夫人，然后再火烧邓家堡，尽歼堡中之人。”

李沧澜在旁冷笑一声，接道：“陶玉，有老夫在此，我不信你能尽歼堡中之人。”

陶玉为人虽然心计恶毒，但想到李沧澜十余年养育之恩，倒也不便出言顶撞，目光凝注在杨梦寰的脸上，接道：“杨兄答应与否，还请快些决定，兄弟难以久待。”

杨梦寰回顾了岳父、恩师一眼，缓步向前行去。

李沧澜要待阻止，但他终于忍了下来，黯然叹息一声，道：“道兄，这孩子太老实忠厚了，明知那是圈套，仍是抢先以赴。”

一阳子道：“李兄可有良策以对么？”

李沧澜道：“老朽如有良策，早就阻止他了。”

一阳子道：“贫道的看法，纵然梦寰不答应他，陶玉也不会杀死赵小蝶。”

李沧澜道：“这就很难说了，陶玉为人，心地恶毒，如是情势相迫，什么事他都做得出来。”

两人口中虽在说话，但四道目光却一直投注在杨梦寰的身上。

只见杨梦寰一步步逼近铁笼。

但听陶玉厉声喝道：“杨梦寰弃去你手中长剑。”

杨梦寰停下脚步，但却未弃去手中长剑，两道炯炯目光一直逼视在陶玉的脸上，冷冷说道：“陶玉，你率领高手，夜袭邓家堡，只不过为了我杨梦寰一人而已，此刻何不和我杨梦寰决一死战？”

陶玉道：“杨兄素知兄弟为人，一向是不愿作意气之争，如是兄弟能有良策迫你就范，那自然不用兵刃相见，分个胜负出来了。”

杨梦寰道：“赵小蝶和毒龙夫人的生死，和我杨梦寰并无什么关连。”

陶玉格格一笑，道：“杨兄口里轻松，只怕内心之中未必就是如此。”

杨梦寰道：“何以见得？”

陶玉笑道：“就算两人和杨兄没有关连，但他明帮兄弟，暗助杨兄，杀了她们两人，也可以减少两大劲敌……”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兄弟先杀了两人之后，再和杨兄决一死战。”金环剑陡然向前一送。

只见赵小蝶柳眉一篷，娇躯突然向前一倾。

显然陶玉这一剑并非是虚作恫吓。

杨梦寰相距那铁笼甚近，月光下看得十分真切，不禁心中大急，高声喝道：“住手！”

陶玉冷冰冰的说道：“两人既和杨兄无关，她们的生死，杨兄也不用过问了。”

杨梦寰冷冷说道：“如何才能救得两人性命？”

陶玉一按铁笼上机关，笑道：“除非杨兄自行入笼。”

杨梦寰道：“你带我一人走，可否放过邓家堡数百生灵。”

陶玉道：“如是杨兄请求，兄弟自然答应。”

但闻轧轧几声，铁笼外面的铁栅，突然升起数根，只是铁笼中间却又有几根铁栅落了下来，把赵小蝶和毒龙夫人挡住。

杨梦寰回顾了恩师、岳父一眼，突然弃下手中主刃，大步直向囚笼之中行去。

李沧澜正待出言喝止，却被一阳子示意阻止。

月光下，只见赵小蝶和毒龙夫人，一齐睁开紧闭的双目，望着杨梦寰，那柔和的目光中，不知是悲是痛，是苦是酸。

杨梦寰只身行入铁栅，几根升起的铁栅突然落了下来。

只听一阵长长的叹息声，彼起此落。

紧张的沉默中，那叹息声有着特别的沉重之感，叫人无法分辨那是对杨梦寰的赞美还是对他的惋惜了。

但闻轮声响起，划破了沉寂，高大的笼车，缓行而去。

李沧澜见囚车渐渐去远，舌绽春雷暴喝一声：“站住！”静夜中只震得四面回音不绝。

陶玉缓缓转过身子，望着李沧澜微微一笑，道：“老英雄有何见教？”

李沧澜冷冷说道：“老夫要你留下囚车。”

陶玉道：“我答应过杨梦寰不再留在邓家堡。”

李沧澜道：“老夫不和你斗口，我要你留下囚车，你留不留？”

陶玉看他神情严肃，双目炯炯直逼在自己脸上，颇有教训自己的神气，不禁心中一动，暗道：这李沧澜对我有养育、传艺之恩，天下英雄我都可不理，但对李沧澜总要敬重才是……。

正待喝止囚车，心念忽的一转，忖道：此刻正是我霸业成败的关头，如若听他之言，放了杨梦寰，岂不是功亏一篑么？当下淡然一笑道：“不留。”

一阳子突然抢前两步，捡起杨梦寰弃置于地上的宝剑，说道：“李兄，此人天良已昧，丧心病狂，不用和他多说了。”

陶玉怒视了一阳子一眼道：“我陶玉下一个收拾的对象，就是你们昆仑三子，全派诛绝，一人也不留。”

一阳子冷笑一声道：“只怕你陶玉没有那个能耐，”

陶玉道：“好！半年之内，我要杀绝你们昆仑派中人。”

李沧澜接道：“归元秘笈上记载之学，老夫已经领教过了，那也不过尔尔，今宵你如不肯留下囚车，就得和老夫一决雌雄。”

陶玉手执金环剑，缓步行近李沧澜，冷冷说道：“李老英雄，你当真要迫我打个胜败出来么？”

李沧澜道：“岂止是胜负之分，你如不留下杨梦寰，今宵有你无我。”

陶玉格格一笑，道：“李老英雄，爱惜女婿之情如此深厚，连我陶玉也是大受感动，只可惜杨梦寰风流成性，对那李姑娘并非真情，适才老英雄亲眼所见，他为了赵小蝶和毒龙夫人，竟是舍生忍死，自愿弃剑行入囚笼之中。”

一阳子心中暗道：这陶玉口刁舌利，雄辩滔滔，如是李沧澜被他打动，那可是一场大大的麻烦，当下接口说道：“李兄请向后闪开，贫道先打第一阵。”长剑一摆，越过了李沧澜，横剑平胸，道：“咱们相知素稔，那也不用多言了，亮兵刃动手吧！”

陶玉双目凝注在一阳子的脸上，冷冷说道：“你要小心了。”

一阳子道：“贫道随时接招。”

陶玉道：“好！”身子一弓，突然刺出一剑，指向一阳子的前胸。

一阳子宝刃疾起，横里向上撩出，削向陶玉的金环剑。

陶玉看那宝刃，寒芒闪烁，也不敢让他削中，右腕一沉，避开了一阳子的剑势，左手一起，突然一指，点向了一阳子的腕穴。

一阳子心知那“归元秘笈”之上有很多变出意外的武功，如是一不小心，必为陶玉所乘，是以，谨慎异常，仗宝刃威力，施展开昆仑派分光剑法，夹杂着追魂十二剑招，先把门户守的十分严密，才俟机攻出几招。

两人剑来剑往，打的十分激烈，不大工夫，已搏斗三十余合。

一阳子手中宝刃锋利，迫得陶玉很多地方不得不避开一阳子的剑势，但陶玉的剑招变化诡奇，常以奇变迫得一阳子守多攻少，暂时打了个不胜不败之局。

李沧澜眼看一阳子暂可自保，但那高大的囚车却缓缓向前驰去，不禁

心中大急，沉声喝道：“道兄小心，老朽先去救了寰儿再来杀此凶徒。”手提龙头拐飞步追向囚车。

陶玉突然急攻两剑，逼退一阳子，横移身躯，拦在了李沧澜的前面，冷冷说道：“站住！”

李沧澜反手一拐“力扫五岳”，龙头拐挟着一片啸风之声，横里击去。

陶玉闪身避开，冷冷说道：“在下要奉劝李老英雄一句，不可追近囚车，逼我改变了主意。”

李沧澜道：“你改变主意又能如何？”

陶玉道：“我已签应了杨梦寰，撤出邓家堡，你们如逼我改变主意，邓家堡立时将化作飞灰。”

李沧澜冷笑一声，道：“老夫如能被你大言威吓……”

陶玉道：“你如不肯信我之言，尽管追那囚车就是。”

李沧澜道：“好！老夫今日倒要见识一下，这几年小别，你究竟增长了多少能耐。”龙头拐呼呼两招，迫得陶玉横移五尺。

一阳子宝剑一摆，道：“咱们还未打出胜败。”

陶玉怒道：“你想找死吗？”金环剑奇招突出，连攻三剑。

这三剑势道凶恶，非同小可，迫的一阳子连封带避，才把三剑让开。

一阳子避开三剑，立时还以颜色，施出追魂十二剑中连环三招“起凤腾蛟”“朔风狂啸”“雾敛云收”。

剑聚一片宝芒，点点寒星飞洒。

陶玉虽有破解一阳子攻势之策，但想到他手中宝刃锋利，怕伤到了自己的金环剑，只得向后退避，让过了一阳子的剑势。

一阳子乘胜追袭，宝剑疾变一招“石破天惊”，递了出去。

以陶玉剑路之奇，早就可以把一阳子迫败手下，但他心中一直畏惧一阳子手中宝剑锋利，只怕伤了手中的金环剑，始终不敢硬接一阳子的剑势，吃亏甚大，致被一阳子抢得上风。

一阳子乘势击出的一下剑，乃是他毕生中习剑心得的结晶，宝刃闪幻出两朵剑花，分向陶玉前胸、小腹刺去。

这闪幻起两朵剑花之中，必有一虚，但因他剑势迅快极是不易分辨。

陶玉眼看剑势逼来，不敢封架，只好一提真气，陡然间又向后退出六尺。

一阳子正待运剑再追，乘胜迫使陶玉落败，忽见陶玉左手挥动，连续拍出三掌。

一阵重叠而来的暗劲，波涌而至。

一阳子扬腕接下一掌，第二道掌力暗劲，又行袭至。

一阳子第二掌还未发出，暗劲已然袭来，仓促之间，只好一侧身躯，用肩头硬行接下一击，那知第三道掌力暗劲，紧随涌到，正击中一阳子前胸之上。

这力道虽非奇重，倒也不可轻视，只打的一阳子疾退五步，才站稳了身躯。

陶玉用“归元秘笈”上，截气分力之法，把一股内劲分作三道击出，叠波而来，震伤了一阳子，人却横里飞跃，挡住了李沧澜，道：“李老英雄，请听我陶玉奉劝如何？”

李沧澜举起了龙头拐，道：“你如迫使老夫出手，今日唯有一分生死”

了。”

陶玉冷笑一声，道：“今日江湖形势，已属我陶玉和杨梦寰的争霸之局，由来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你已登古稀之年，何若还要卷入江湖是非，如肯听我良言奉劝，立时退出邓家堡，息隐林泉，悠游山水，还可保得个乐享天年……”

李沧澜怒声喝道：“孺子大胆，竟然教训起老夫来了。”呼的一拐，劈了下去。

陶玉一闪避开，道：“我念你昔年一番养育之情，让你一招……”

李沧澜厉声喝道：“孽徒可恶。”横里一拐击去。

陶玉挥剑还击，两人又战在一起。

且说杨梦寰行入囚车之后，盘膝坐了下去，心中却在筹思脱困之策。

赵小蝶睁开双目，望了铁栅相隔的杨梦寰一眼，道：“你何苦为他所愚，自投入罗网中来。”

杨梦寰淡然一笑，道：“我如不自投罗网，也许将有数百条性命死亡……”

赵小蝶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要救我，唉！过去我一直未好好对待过你，你又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生死呢？”

杨梦寰道：“陶玉处心积虑而来，部署严密，用心不过逼我作他阶下之囚……”

毒龙夫人突然接口说道：“你可是认为投入罗网之后，那陶玉就会甘心罢手么？”

杨梦寰道：“自然不会。”

毒龙夫人道：“那你又何苦自投罗网呢？”

杨梦寰轻轻叹息一声，正待答复，突闻李沧澜大声喝道：“闪开。”

喝声中扬手一指，发出了“乾元指”力。

陶玉知他“乾元指”力，凌厉无比，立时纵身跃避开去。

李沧澜扬手又是一指，点了过去。

陶玉看他眉宇间杀机涌现，心知他想救杨梦寰心切，打下去，必将是招招致命恶战之局，立时又向一侧跃退。

李沧澜连发“乾元指”力逼开陶玉，直向囚车追去，一面高声喝道：“寰儿不用忧心……”突见火光一闪，一道蓝焰直射过来，李沧澜挥杖一挡，那蓝焰立时暴散成一片蓝火，洒落了李沧澜一身，立即在衣服、长髯上燃烧起来。

一阳子高声叫道：“那蓝焰毒火，燃烧力特别强烈，李兄不可大意，快些伏身滚熄火势。”

形势逼人，李沧澜也无法再持身份，应声卧倒，就地翻滚了一丈多远，才将火势扑灭。

只听陶玉那尖厉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如若我再让他们射出一支毒火箭，定可把你活活烧死，但念在昔年一段相处情份之上，我陶玉手下留情。”

一阳子急急行了过来，道：“李兄伤的如何？”

李沧澜挺身而出，道：“一些微伤，不足挂怀，只是寰儿被他擒去，只怕凶多吉少了。”

一阳子看他过腹白髯，已被烧去大半，身上也被烧了数十个大洞，左臂上衣衫绽开处，可见灼伤肌肤，不禁一皱眉头，道：“那蓝色毒火，十分

恶毒，不可掉以轻心，最好能把伤处一块肌肤挖去，至于梦寰，虽被生擒，但暂时不会有性命之险，咱们徐图相救，还来得及。”

李沧澜望了左臂伤处一眼，道：“道兄请把宝剑借我一用。”

一阳子递过宝剑，道：“此剑锋利，李兄小心。”

李沧澜接过宝剑，挥手一削，左臂上被毒火灼伤处的肌肤，立时被削下一片，鲜血淋漓，哈哈一笑，道：“道兄，可以了么？”

一阳子看伤口血肉艳红，毒火尚未波及，点头应道：“可以了。”接过宝剑还入鞘中，接道：“贫道替李兄包扎一下伤势。”

李沧澜道：“区区一点微伤，怎敢劳道兄费心。”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两粒红色丹丸，吞了一粒，另一粒用口咬碎，敷在伤处。

抬头一看，那囚车已然远行十丈之外。

一阳子低声说道：“李兄先请暂回堡中休息一下，拯救梦寰的事，咱们从长计议如何？”

李沧澜轻轻叹息一声，道：“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两人退回堡中，邓固疆早已叫人备好了休息的静室。

一阳子虽然感觉有很多事情必须先查清楚，但却又觉到自己身份不对，问起来有很多不便之处，只好强自忍了下去，暗中全力防范。

他虽然中了陶玉一击，但伤的不重，加上他本身精深的内功，经过一阵调息，也就完全复元。

一宿无话，次日，邓固疆设下了筵席，替两人接风。

邓固疆详尽的说明了昨夜的变化，他说埋伏在堡外的暗桩报告，昨夜确有两批武林人物，驰援邓家堡，但却为陶玉埋伏在堡外的人手击退，双方混战激烈，伤亡很大，那两批驰援的武林人物，包括了僧、道、俗装武士等组成。

一阳子道：“看将起来，陶玉这危害江湖的举动，已然引起了整个江湖的注意。”

邓固疆道：“由于杨大侠的声威，暂时使邓家堡成了江湖正邪决斗的中心，老朽声望武功都不足以领导，请李老英雄出主堡务，接待天下英雄……”

李沧澜道：“这如何使得，还是由堡主主持，我等从旁襄赞就是。”

邓固疆还待谦让，一阳子已抢先接道：“邓堡主不用客气了，强宾不压主，还是邓堡主主持的好。”

李沧澜道：“眼下首要之务，堡主先派出几组人手，侦察陶玉押送那囚车的下落。”

邓固疆道：“这个老朽早已想到，已派出了十五个堡丁，追查杨大侠的下落。”

流光如驰，匆匆三日，杨梦寰杳如黄鹤，毫无消息，急煞了李沧澜和一阳子，沉霞琳更是以泪洗面，不言不语。

第四日中午时分，一阳子、邓固疆、李沧澜坐在厅中，忽见一个家丁，手捧一封白简，急急而入，双手呈给小固疆。

邓固疆接过白简，只见上面写道：“一阳子道长亲拆”，立时转交一阳子的手中。

一阳子拆开来简，双手展开白笺，仔细瞧了一遍，立时脸色大变，目瞪口呆。

李沧澜道：“道兄，信上写的什么？”

一阳子缓缓把手中白笺递了过去，道：“李兄请自己过目吧！”

李沧澜接过白笺，只见上面写道：书致一阳子道长：令徒构寰囚笼定居，匆匆数日，英雄末路，虽面对绝世美人，亦不见欢悦之容。

兹定七月十五日，夜半三更鬼门开启之夜，于百丈峰顶，火焚杨梦寰、赵小蝶及毒龙夫人，届时必将大为轰动江湖，特函奉邀，驾临观礼。

下面署名，陶玉奉书。

李沧澜只瞧得一皱眉头，冷哼一声，道：“猖狂小儿，胆敢如此。”

邓固疆道：“李老英雄，那信上可是说的杨大侠么？”

李沧澜道：“不错。”伸手递上素笺。

邓固疆接过白笺，仔细瞧了一遍，登时脸色大变，摇头叹道：“杨大侠仁义远播，天下武林，谁不敬仰，如若身遭此劫，当真是天道睽睽了。”

一阳子收回白笺，缓缓放入封套，轻轻叹息一声，道：“李兄、邓老堡主，陶玉这封信。除了别有阴谋之外，就是要我们自乱方寸。”

李沧澜道：“不错，老朽几年山居养息，连这等权谋小术，也忘的干干净净了。”

一阳子道：“现今相距七月十五日，还有三月不到一点的时间，咱们有着很充裕的时间。”

邓固疆道：“不知陶玉这封信是否遍及武林之中……”

一阳子道：“陶玉想借这火焚杨梦寰、赵小蝶的大事，一网打尽天下武林高手，如是贫道的料想不错，九大门派都将收到此函。”

邓固疆道：“老朽愚见咱们要善用这两月时光，联络九大门派和武林高手，合力解救杨大侠，脱此危难。”

一阳子道：“陶玉行踪飘忽，一时想找他存身之处，只怕不是易事。”

李沧澜道：“咱们先赶到百丈峰去，预作布置，无论如何不能等到七月十五那天再行动抢救。”

一阳子道：“也许百丈峰就是陶玉此刻的巢穴，如是他没有完全的准备，岂肯选择该地。”

李沧澜道：“话虽不错，但老朽总觉着七月十五日之夜再行抢救，未免有些迟了……”

谈话之间，瞥见沈霞琳衣袂飘飘的行入厅中，问道：“大师伯，可是寰哥哥的消息么？”

一阳子点点头道：“他被陶玉囚困，我们正在研商解救之策。”

沈霞琳目光投注一阳子手中的函上，道：“我瞧瞧那封信好么？”

一阳子略一犹豫，缓缓递过素笺。

沈霞琳取出信笺，很仔细的看了一遍，淡然一笑，耐心折叠好素笺，恭恭敬敬把素笺递给一阳子。

在一阳子和李沧澜的预料之中，沈霞琳瞧完了这封信，定然忍不住悲伤失声，放声痛哭一场，那知竟是出乎意外的平静。

李沧澜无限怜惜的说道：“孩子，你看清楚了？”

沈霞琳凄然一笑，道：“我看的很清楚。”

李沧澜道：“我和你师伯正在研究对策，不借一切手段，定然救他脱险，你不用太难过。”

沈霞琳道：“我知道，寰哥哥吉人天相，决不会有什么凶险……”

一阳子道：“好一个吉人天相，孩子，你长大了。”

沈霞琳道：“嗯！长大了，万一寰哥哥真有了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在九泉路上相见，仍然是很好的夫妻。”

一阳子怔了一怔，道：“琳儿，不用多担心事，你李伯父既然重入江湖，必能想到救出梦寰之策，我已派人请掌门师弟，尽出昆仑派中精锐，全力出手，抢救梦寰脱险。”

沈霞琳欠身一揖，道：“多谢大师伯了。”缓缓转过身去，慢步离开大厅而去。

厅外微风，飘起了她的衣袂，背影中流露出无限的凄凉。

李沧澜捧起胸前毒火烧残的白髯，道：“道兄，李沧澜今年已然七十有四，雄心早消，儿女情长，这一次如是救不出小婿，这条老命也准备丢在那百丈峰上，道兄请坐镇邓家堡，等会天下英雄，老朽要先走一步了。”

一阳子道：“李兄要往那里去？”

李沧澜道：“我要到百丈峰去……”

一阳子站起身子，道：“李兄不可，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好在时间尚早，咱们得从长计议一番。”

李沧澜道：“无论如何，老朽后天一早动身，这两天时光，足够咱们谈的了。”

第十八回 无可奈何

且说沈霞琳缓步行回卧室中去，和衣躺在床上，忍不住满腔愁苦，掩面低位。

这一哭，直似江河堤溃，哀哀欲绝，不知天之入夜。

直到二更时分，沈霞琳直哭到泪尽血流，才缓缓离床起身，燃起烛火，孤灯独坐，望着灯光出神。

突闻门声呀然，玉萧仙子缓步走了进来，自行在沈霞琳身旁坐下，握着沈霞琳一只手，低声说道：“姑娘，你哭了一日，愁苦也发泄了，听我几句话吧！吉人天相，杨大侠决不会伤在陶玉手中……”

沈霞琳缓缓转过脸来，目光凝注在玉萧仙子的脸上，看了良久，道：“玉萧姊姊，那百毒翁没有来么？”

玉萧仙子道：“没有来，算来已经超过了三天时限……”

沈霞琳接道：“唉！凡是陶玉手下的人，都靠不住。”

玉萧仙子道：“百毒翁虽有使用百毒之能，但他不似奸滑无信的小人，也许他也被陶玉暗施毒手所伤。”

沈霞琳道：“这么说来，我的心愿落空了。”

玉萧仙子道：“你有什么心愿，可要我助你？”

沈霞琳道：“我要百毒翁传授我用毒之法，好去在陶玉身上下毒……”

玉萧仙子道：“那陶玉阴险毒辣，你如何能够接近他？”

沈霞琳道：“不要紧，陶玉对任何人都存有很深戒心，但对我却有些例外，只可惜我的武功不是他的敌手，纵然能够接近他，也是枉然。”

她凄凉一笑，站起身子，摘取壁上的长剑，道：“我要去追陶玉了，姊姊……”

玉萧仙子急急说道：“沈姑娘不可造次，听我几句话如何？”

沈霞琳道：“不要劝我；我已经想了很久，无论如何，我都要设法救回寰哥哥，如是救他不了，那只有上死了之。”

玉萧仙子道：“沈姑娘，你听我说，不论智谋、武功，你都难是那陶玉之敌，你去了，也不过多让陶玉掳去了一个人质，我已用飞鸽传书，转告了朱姑娘，三五日之内，必有朱姑娘的指示到来。”

沈霞琳眼睛一亮，道：“如若兰姊姊肯下山来，那就不难解救寰哥哥了。”

玉萧仙子道：“你既然很明白，为什么不再耐心的等待几天！”

沈霞琳沉吟了一阵，道：“我不等她了，我已经长大啦，我素来不会对人用心机，施手段，这一次要用一次手段对付陶玉。”

玉萧仙子还待再劝，沈霞琳突然一整脸色，说道：“你如还想和我作姊妹，那就别劝我了，明天中午时分，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去追陶玉的事。”也不待玉萧仙子答话，缓步出室，纵身一跃，飞上屋面，转眼间行踪顿杳。

玉萧仙子望着茫茫夜空，长长叹一口气，自言自语的说道：“什么力量，使这位一向温和柔顺的女孩子变得如此倔强……”

玉萧仙子正在自言自语，突听一个柔婉的声音接道：“至爱大恨，都会使一个人性格大变，以沈师妹的温和，竟也能说出绝情绝义的话。”

玉萧仙子转头望去，只见童淑贞道装佩剑，站在一处屋檐下，当下说道：“你都看到了？”

童淑贞道：“看到了，不知玉萧姊姊有何打算？”

玉萧仙子道：“你是说沈姑娘的安危？”

童淑贞道：“是的，沈师妹近来虽是多懂很多事，但她心地太过善良，她一心想着对付陶玉，只防备陶玉一人，其他的人那就丝毫不知防范，如若任她一人在江湖之上飘荡，只怕要吃大亏。”

玉萧仙子道：“我本该暗中随行，保护他才是，可是我又必需留在这里等候朱姑娘的指示。”

童淑贞道：“我想易容追踪，暗中相护，但此地有一桩重要的事，使我无法分身。”

玉萧仙子道：“什么事？不知我是否可以代劳？”

童淑贞道：“大觉寺枯佛灵空，混迹于此，杨师弟指明我暗中监视着他，这和尚不知是受了暗伤，还是故意装作在等待机会，几日夜来，一直坐在房中调息，从无任何举动……”

玉萧仙子接道：“好！我监视那和尚，你如要追踪保护沈姑娘，就该立刻动身，陶玉定会在邓家堡四周设下暗桩、眼线，沈姑娘孤身一人，必将会引起敌人的偷觑。”

童淑贞道：“一切有劳，小妹这就告别动身。”言罢转身而去，易容改装，连夜出堡。

次日天亮，玉萧仙子巡查过枯佛灵空的住处，绕入大厅。

只见李沧澜带着川中四丑，站在大厅台阶之下，右手握着龙头拐，抱拳作礼，道：“老朽先走一步了。”

一阳子合掌还礼，邓固疆抱拳相送。

玉萧仙子隐在壁角，心中暗暗想道：五年前李沧澜主盟天龙帮，和九大门派、杨梦寰形若水火，誓不两立，但五年后形势易变，李沧澜却和诸大

门派联手，对付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弟子，和他一手创出的天龙帮，如若他能早知此果，就不会收养陶玉，和创设天龙帮了。

忖思之间，李沧澜已带着川中四丑，急急而去。

一阳子回过脸来，瞥见了玉萧仙子，立时举手招呼道：“姑娘请进，贫道有事请教。”

玉萧仙子快步行了过来，笑道：“道长有何指教？”

一阳子道：“咱们进入厅中再谈如何？”

邓固疆闪身避到一侧抱拳道：“姑娘先请。”

玉萧仙子当先入厅落座，早有一个堡丁行来，献上香茗。

一阳子望了邓固疆和玉萧仙子一眼，道：“朱姑娘可有指示到来？”

玉萧仙子道：“据妾身推想，就在这三五日内必有指示到来。”

一阳子道：“经此一变，整个江湖形势，已非朱姑娘亲身出马，不足挽救颓势了。”

玉萧仙子道：“贱妾来此之前，朱姑娘在百忙中，宠召贱妾晋见，虽然谈到了甚多江湖中事，但受时间所限，未能兼及细节，贱妾就匆匆辞出。”

一阳子道：“朱姑娘很忙么？”

玉萧仙子沉吟了一阵，道：“她在以身涉险，习练几种武功。”

一阳子道：“原来如此。”

玉萧仙子道：“她习练的几种武功，都是林中未曾闻见之学，就贱妾所知，只要稍有失误，重则殒命，轻则残废，当今之世，只有朱姑娘这等大仁大勇的人，才肯甘冒这等大险，为武林同道谋福。”

一阳子叹道：“除了朱姑娘那等绝世才慧的人物，别人纵有此心，也无此力。”

玉萧仙子道：“道长说的不错。”

一阳子说道：“贫道还得留此数日，朱姑娘如有什么指示还望姑娘通知贫道一声。”

玉萧仙子道：“贱妾计算时刻，如无特殊变化，明天日出时分，可有音讯到此。”

言罢，转身缓步而去。

次日天亮时分，一阳子即匆匆赶往邓府花园。

那玉萧仙子早已先到，在一片广阔的草地上用白绢布下了一片奇形的阵图。

一阳子心知那白绢布成花阵，必有作用，也不多问。

玉萧仙子回顾了一眼，道：“道长早。”

一阳子道：“贫道盼望朱姑娘的指示，不在姑娘之下。”

玉萧仙子道：“今日午时之前，如若收不到朱姑娘的指示，情形就有些不对了。”

言罢，抬起头来满天搜寻。

一阳子看她焦急之情，已知道今午可能是玉萧仙子和那朱若兰相约的最后期限。

这时太阳刚刚升起，碧空中几片浮云，幻现出瑰丽的七彩。

一阳子前行两步，和那玉萧仙子并肩而立，四道目光，望着天空出神。

足足过了一顿饭时光之久，太阳光愈来愈强，只照得两人眼中金光乱闪。

碧空荡荡，仍不见一点踪影。

玉萧仙子自言自语的说道：“就算姑娘在行功紧要关头，但松苓和彭姊姊，也该先给我一点讯息才对……”

只听一阳子叫道：“玉萧姑娘，那一片白云下，有一点白影飞来。”

玉萧仙子道：“在那里，指给我瞧瞧，我的眼睛看花了……”

一阳子扬手指着正南方白云，道：“那一片白云之下，有一点白影……”

玉萧仙子凝目望去，果见一点白影，由云层中直泻而下。

片刻之间，那白影已泻落到百丈以上。

日光下，只见它的羽白如雪，闪闪生光。

玉萧仙子奇道：“朱姑娘遣派了灵鹤玄玉赶来，对此事显然是十分重视了。”

但见巨鹤双翼一敛，疾如殒星飞坠而下，直落院中那白绢旁侧。

一阳子已数年未见那灵鹤玄玉，此刻望去，更显得神骏奋发，好像又长大了许多。

只见它抬起头来，望着一阳子低鸣一声，若曾相识，然后缓步对玉萧仙子行了过来，展开左翼。

玉萧仙子拍拍灵鹤玄玉的脑袋，道：“玄玉，你辛苦了。”

伸手从左翼之下取出一个竹节，拔去塞子，取出一张素笺。

展开素笺，只见上面写道：“暂避锋芒，保存实力。”八个草字，下面是朱若兰的署名。

玉萧仙子道：“朱姑娘已然亲自看过我的上书，但风云变幻，这几天的变化太大了，写信只怕难以说得清楚，只好返回天机石府一行，面报姑娘了。”

一阳子道：“姑娘去后，如若那百毒翁到来，又该如何对付？”

玉萧仙子道：“他已过限甚久，如是我料断不错，恐怕早已伤在陶玉手下，杨相公身处险境，随时有性命之忧，此事非同儿戏，我必得及早回报姑娘，道长纵有援手赶来，也不可造次出手，等候朱姑娘的决定，贱妾去了。”举步跨上鹤背。

但见玄玉一展双翼，疾风突起，草木拂动，升空直上，片刻间，踪影已杳。

一阳子望着那巨鹤去向，长长叹息一声，离开后园而去。

且说那沈霞琳离开邓家堡后，直奔百丈峰方向。

她此刻心中已别无他念，只在想着杨梦寰的安危，如何才能够救他脱险，不觉间已是暮色苍茫时分了。

这时沈霞琳正行在一处竹林旁边，只见竹影摇动，陶玉由竹林中一跃而出，拦住了沈霞琳的去路。

这些年来，沈霞琳武功大进，闻声警觉，唰的一声，长剑出鞘。

陶玉格格一笑，道：“沈姑娘，可是在追踪你的寰哥哥么？”

沈霞琳缓缓还剑入鞘，道：“原来是你。”

陶玉笑道：“怎么？还剑入鞘，那是想和我谈判了。”

沈霞琳道：“我打你不过，只好和你谈谈了。”

陶玉微微一笑，道：“人人都说你沈霞琳胸无城府，但我陶玉看来，你却是天下第一等聪明的人呢。”

沈霞琳道：“过奖，过奖……”扬手指着一片青草地，说道：“咱们到那边谈谈吧！”当先举步行去。

陶玉紧随沈霞琳身后，行了过去。

沈霞琳当先坐了下去，伸手拍着身前的空地，说道：“你也坐下来，咱们好好的谈谈。”

陶玉缓缓坐了下去，道：“咱们要谈些什么呢？”

沈霞琳道：“自然是寰哥哥了。”

陶玉道：“风花雪月，武林遗事，在下都可以和你谈谈，唯独对杨梦寰的事，在下不愿多谈……”

沈霞琳道：“不要紧，这一次咱们谈到寰哥哥，也和风月有关。”

陶玉奇道：“这话怎么说？”

沈霞琳道：“你不是一向很聪明么？怎么这一次猜不到了。”

陶玉一对流动的眼神，突然停住在沈霞琳的脸上，道：“你是说你和我，还是指那杨梦寰、赵小蝶及那毒龙夫人？”

沈霞琳道：“咱们两个人在说话，自然是指你和我了。”

陶玉道：“这么说来，在下倒是有些兴趣听了。”

沈霞琳嫣然一笑道：“我问你的话，希望你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

陶玉道：“那要看你问的什么了。”

沈霞琳道：“你可是真的喜欢我？”

陶玉道：“千真万确，你如不信，我可以在神前立誓。”

沈霞琳道：“不用立誓，我相信你的话就是。”

陶玉谈谈一笑，道：“相信了又能如何？你已是杨梦寰的夫人了。”

沈霞琳道：“有一件事，说出来，只怕天下无人肯信。”

陶玉道：“我陶玉行事为人，一向与人不同，你先说出来我听听，看我相不相信。”

沈霞琳道：“我和杨梦寰结璃数载，仍然是白壁无暇的处子之身。”

陶玉双目凝神，在沈霞琳的脸上打量了一阵，笑道：“不错。”

沈霞琳道：“你信了？”

陶玉道：“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不会看错，但不知原因何在。”

沈霞琳道：“为了一个人。”

陶玉道：“是了！你和那李瑶红争宠斗气，是以不愿和那杨梦寰同榻共枕。”

沈霞琳摇摇头，道：“我和那李瑶红情同姊妹，那里会争宠斗气呢？”

陶玉道：“难道是为了我陶玉不成？”

沈霞琳摇摇头，道：“不是。”

陶玉奇道：“这我就猜不透了，究竟是为了那一个，你干脆说出来吧！”

沈霞琳道：“朱若兰——”

陶玉奇道：“朱若兰，她和你们夫妇有何关系，难道你和杨梦寰床第间的事，也要问问那朱若兰么？”

沈霞琳道：“那是不用了，但我和红姊姊心中，都对朱若兰敬重无比，想到能和杨梦寰结成夫妇，这期间经历了多少艰苦磨难，大都是那朱若兰从中相助——”

陶玉冷笑一声，道：“那朱若兰也不过自存私心而已，她救你们只是为帮助那杨梦寰而已。”

沈霞琳道：“怎么，你看那朱姑娘喜欢寰哥哥么？”

陶玉笑道：“我陶玉是何等人物，岂有瞧不出那朱若兰暗生私情之理。”

沈霞琳道：“我就瞧不出，还是红姊姊告诉我我才明白，我和红姊姊都很感激那朱姑娘，商量之下，决心把正室留给她，我和红姊姊都作了偏房……”

陶玉道：“杨梦寰那小子艳福不浅啊！”

沈霞琳道：“杨梦寰不肯答应，但他又拗不过我和红姊姊。没有法子，只好答应了，因此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

陶玉道：“咱们不用谈这些事了，谈谈你和我吧！”

沈霞琳两目凝注在陶玉脸上，瞧了一阵，叹道：“你为什么处处要和寰哥哥过不去呢？”

陶玉道：“原因很简单，他如一日不死，我就一日不安，当今武林之中，杨梦寰是我江湖霸业中最大一个妨碍。”

沈霞琳道：“这样就谈不成了，唉！我要你放了杨梦寰。”

陶玉道：“那要看看你付出什么代价。”

沈霞琳道：“你要什么？”

陶玉道：“你！”

沈霞琳凄然一笑，道：“我知道，要不然也不会和你谈了。”

陶玉站起身子，望着沈霞琳格格笑道：“你仔细的想想，别要答应了又后悔。”

沈霞琳道：“我已经想了很久啦！才决定来找你谈判。”

陶玉道：“我陶玉声名狼藉，一向是辣手摧花……”

沈霞琳道：“我知道你很坏，但我既然来找你谈判，自然是不怕你了。”

陶玉淡淡一笑，道：“这么说来，你是有备而来的了？”

沈霞琳道：“我想了很久，很久，才来见你，既然来了。自然是早已想好了的。”

陶玉道：“好吧！我陶玉对任何人的话，都抱着存疑之心，但对你沈霞琳，却是例外。”

沈霞琳道：“为什么？”

陶玉道：“因为你不擅说谎言，也是说的不像。”

沈霞琳心中暗道：这人鬼计多端，我要骗他，必得用出人意外的办法才行……。

心中念头转动，口里却说道：“你知道我心中很恨你，因为你常常和寰哥哥作对。”

陶玉道：“不错，这话在下倒是相信。”

沈霞琳道：“我这次来见你，并非是向你求情。”

陶玉道：“你要做什么？”

沈霞琳道：“谈条件。”

陶玉道：“说吧！你要如何？”

沈霞琳道：“我要你放了杨梦寰……”

陶玉格格一笑，道：“并非难事，但你准备付出什么代价？”

沈霞琳道：“你要什么？只要我力能所及，无不答应。”

陶玉道：“我要你。”

沈霞琳道：“唉！我早就想到了……”

陶玉道：“怎么样？答不答应？”

沈霞琳道：“如是不答应你，那也不会来这里找你了。”

陶玉突然伸出手去，握住沈霞琳的右手，道：“你仔细的想想看，不要凭一时冲动，做出了终身大恨的事。”

沈霞琳道：“我早已想好了，不过我先要你放了杨梦寰，然后才能答应你。”缓缓挣脱陶玉握住的右手。

陶玉沉吟了一阵，道：“先放杨梦寰倒也不难，但如你到时变了卦，我岂不是一场空欢喜么？”

沈霞琳道：“现在我还是杨梦寰的妻子，如若答应了你，那是犯了七出之款，先要见着他，我要他先写休书休了我，然后才能和你作夫妻。”

陶玉道：“如若他不肯写呢？”

沈霞琳冷然说道：“寰哥哥不是你，他的为人我知道，只要我说了，他就会当场挥毫。”

陶玉道：“以他平日为人来看，或许此言不错。”

沈霞琳道：“先让杨梦寰写好休书，你再放他，那时我就算变卦，也是变不了啦。”

陶玉眼珠儿转了两转，道：“好吧！就依依你的办法。”

沈霞琳微微一笑，道：“你要听话一点才好。”

陶玉道：“唉！你如早几年这般对我，也许我不会似今日这般的惹是生非了。”

沈霞琳道：“你如真的想改过向善，此刻时犹未晚。”

陶玉道：“不成，此刻已经是骑上虎背，欲罢不能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也许你嫁给我陶玉为妻之后，能使我陶玉改过向善。”

沈霞琳道：“怎么？你已经知道此刻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非作恶之事么？”

陶玉沉吟了一阵，道：“其实这善、恶二字，分际甚难，那杨梦寰处处为人设想，赢得武林中人物对他的尊重，视为盟主，我却是别走溪径，一样的在武林道上造成人人敬畏，使他们拥我成为真正的盟主，目的则一，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沈霞琳心中暗道：你这人如何能和寰哥哥相提并论，一善一恶，一侠一匪，相差何止千万里。

她开始学用心机，生恐此言对陶玉刺激过大，竟能忍住未说出口来。

陶玉伸出右手，牵着沈霞琳的玉手，向前行去。

沈霞琳望了陶玉一眼，心中想道：你用右手牵我，将来我先斩去你的右手。

心中念头转动，但却未行挣扎，任他牵着手儿行去。

陶玉不见沈霞琳挣扎，心头大是欢喜，说道：“有一件事，我心中最不服气。”

沈霞琳道：“什么事？”

陶玉道：“杨梦寰未必就比我陶玉英俊，说才智、武功也未必强得过我，为什么沈霞琳、朱若兰，甚至赵小蝶以及我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师妹李瑶红，都对他深情无限，对陶玉却是冷若冰霜。”

沈霞琳笑道：“这你都不知道么？”

陶玉道：“我处处输他一筹，心中自是不服气了。”

沈霞琳道：“因为寰哥哥为人忠厚……”

只听一个女子声音冷冷接道：“你陶玉却恶毒残酷，早已该碎尸万段。”

陶玉放开了沈霞琳，冻目望去，夜色中只见童淑贞手横长剑，拦住了去路，不禁大怒，喝道：“你可是送死来么？”

童淑贞高声叫道：“沈师妹不要听他花言巧语，姊姊我身受其害，如今是生觉无颜，死难甘心！”

陶玉知她再说下去，定然十分难听，翻手拔出了金环剑，疾刺过去。

童淑贞挥剑相迎，两人一出手，就各出绝招，刹那间剑气弥空，寒芒轮转，打得激烈绝伦。

童淑贞似是有很多话要说，但却被陶玉那紧迫的剑势，逼的没有说话的工夫。

沈霞琳退在一侧，眼看着这一场凶恶的搏斗，呆呆出神。

她虽然学会了使用心机、手段，但那是经过了很久的深思熟虑，似这等于意外的变化，一时间反不知如何是好。

沈霞琳心中明知童淑贞一人之力，决非那陶玉的敌手，打下去必败无疑，但却不知自己是否该出手相助，既不能眼看童淑贞伤亡在陶玉的剑下，又不能小不忍乱了大谋，为助童淑贞破坏自己数日夜深思熟虑的计划……

忖思之间，突然陶玉轻叱一声：“着。”一剑刺在童淑贞的左腿之上。一股鲜血，冒了出来。

童淑贞中了一剑，竟是连哼也未哼一声，仍然挥剑抢攻，招招袭取陶玉的要害。

陶玉怒声喝道：“你这般不知死活，可别怪我陶玉心狠手辣了。”

剑势一紧，奇招连出。

童淑贞一面挥剑招架，一面高声喝道：“沈师妹，不用管我的死活了，我早已活的乏味，死不足惜，你还不快些逃走……”

陶玉剑势连变，奇招迭出，一剑快过一剑，一剑比一剑毒辣。

片刻之间童淑贞身上连中了七八剑，衣服破裂，鲜血满身。

她似是已进入疯狂状态，全身伤痕累累，仍是不停的挥剑抢攻。陶玉眼看童淑贞的疯狂之态，也不禁暗暗惊心，付道：她连中数剑，仍是这般凶狠，看将起来，除了一剑把她杀死，是别无良策了……。

心中念头转动，手中剑势略缓。

童淑贞奇招突出，乘隙而入。

陶玉一个失神，右臂中了一剑，划了四寸长短一道口子，衣服破裂，鲜血泉涌而出。

陶玉大怒道：“贱婢可恶，我如一剑把你杀死，那是便宜你了。”

他心中充满恶毒的恨意，不肯让童淑贞死在金环剑下，再加上右臂中剑，劲道、剑路都打了折扣，童淑贞竟然又支撑了十几个回合未败。

但久战之后，童淑贞凭借的一股猛锐之气，已然完全消失，失血过多，逐渐的失去了再战之能。

手中剑势逐渐缓了下来。

沈霞琳眼看她难再支撑，如若再不助她一臂，顷刻之间，即将死伤在陶玉剑下，忍不住大声喝道：“不要再打了，快些停手。”拔脚冲向两人。

陶玉应声向后退了两步，笑道：“怎么样，你可是想救她？”

沈霞琳道：“我看她受伤如此之重，就不禁动了同门姊妹之情。”

只听童淑贞说道：“师妹，你为什么不逃？”身子摇了两摇，一跤跌倒

地上。

沈霞琳回顾了陶玉一眼，道：“你真的肯放了她？”

陶玉道：“留下此人，实是一大祸害，但你如若一定要救她，那就放她去吧。”

沈霞琳道：“她武功永远不会强过你，留下她也不要紧。”

陶玉道：“好！随你怎样办吧。”转身行去。

沈霞琳高声说：“不要走。”

陶玉回过，道：“什么事？”

沈霞琳道：“她全身伤痕累累，成了血人，我身上没有金创药，如何救她。”

陶玉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盒道：“这盒中有三粒灵丹，功能止血生肌，你让她眼下两粒，自可好转。”

放下丹药，转身而去。

沈霞琳打开玉盒，凝目望去，星光下果见玉盒中三粒丹丸。

情势危迫，已使沈霞琳无暇多想，随手取过一粒丹丸，送入童淑贞的口中。

灵药有效，不过片刻工夫，童淑贞已然醒了过来。沈霞琳不待童淑贞开口，抢先握着童淑贞一只手道，“你好好的养息伤势，不用管我的事……”

童淑贞有气无力的接道：“你要干什么？陶玉狼心狗肺，蛇蝎手段，你不要上了他的当。”

沈霞琳道：“可是他目下擒了赵小蝶和寰哥哥，论武功只怕天下已无能够和他对敌之人……”说至此处，突然流出泪来，缓缓接道：“死了我一个沈霞琳，何足轻重，但必得救出寰哥哥和赵妹妹，姊姊多多珍重，我要去了。”说完话，一咬牙，狠起心肠，起身大步而去。

童淑贞眼望着沈霞琳逐渐远去的背影，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且说沈霞琳随着陶玉行人了一座小村之中，只见数十老弱妇孺，挤于一座加上木栅的牛栏中。

两个执刀大汉，分守两侧。

沈霞琳一皱眉头，道：“这些人为什么要挤在牛栏中呢？”

陶玉道：“是我把他们关起来的。”

沈霞琳道：“为什么呢？”

陶玉笑道：“这些人的儿子或丈夫，不是为我侦探敌情，就是埋作暗桩，如是他们有什么变节之处，我就杀掉这遗留下的人质……”

沈霞琳道：“嗯！那是无怪你行踪隐密，追索不易了。”

陶玉微微一笑，道：“杨梦寰行侠施仁，我陶玉就偏偏的施展毒辣手段，看看那一个能登上武林霸业的王座。”

沈霞琳道：“杨梦寰从没有称霸武林的念头。”

陶玉道：“纵然是有，他也不是我陶玉之敌。”

沈霞琳道：“嗯！他很悲惨，人被你囚禁起，妻子也要离开他了。”

陶玉笑道：“人生的悲惨事，何止千万件，那也不是杨梦寰一个人。”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这善恶之分，好坏之别，报应之说都是骗人的了。”

陶玉道：“原也没有什么分别。”

沈霞琳道：“不知几时我们才能见得杨梦寰？”

陶玉道：“你这般急于见他，是何用心？”

沈霞琳道：“我要早些告诉他，让他写下休书，咱们在一起，我就安心了。”

陶玉道：“你见着杨梦寰时，可敢当真的迫他休妻么？”

沈霞琳道：“你这话问的很奇怪，我几时说过谎言了。”

陶玉道：“可要我陶玉站在旁侧听着。”

沈霞琳道：“你听着吧！”

陶玉道：“咱们立刻就去见他……”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如是见他之后，你变了卦，他就有苦头好吃了。”

沈霞琳道：“不过，有一件事，我要事先说明。”

陶玉道：“你说吧！”

沈霞琳道：“日后你荣登上武林盟主的座位，成为武林第一人，我沈霞琳可是武林第一夫人么？”

陶玉道：“那是当然。”

沈霞琳道：“杨梦寰写之休书之后，我也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和你守在一起。”

陶玉道：“还要怎样？”

沈霞琳道：“我要三媒六证，我要你堂堂正正的把我娶回去。”

陶玉道：“这事以后再说，咱们先去看看杨梦寰。”当先举步行去。

沈霞琳随着陶玉身后，行到了村中一座宅院中，陶玉伸手掀开了一座石盖，道：“就在下面。”低啸一声，一跃而入，接道：“燃起火把。”

但见火光闪动，霎时间一片通明。

沈霞琳跃入窖中，只见杨梦寰盘膝坐在一座仅可容人的铁笼里，一个黑衣大汉守在笼侧，右手执刀，左手举着火把。

杨梦寰闭着双目，有如老僧入定，虽然闻得声息，亮起火把，但他却连眼皮也不睁动一下。

沈霞琳缓步走了过去，道：“寰哥哥，你瞧瞧谁来了？”

杨梦寰睁开眼来，瞧了沈霞琳一眼，道：“你怎么到了这里？”

沈霞琳黯然一叹，道：“自然是为了看你来的。”

杨梦寰抬头看着陶玉，道：“你骗她来此？”

陶玉哈哈一笑，道：“令正自己送上门来，在下只好照收了。”

杨梦寰厉声说道：“陶玉，如若我有脱出困危之日，决然不再对你留丝毫情义。”

陶玉道：“怎么？你还想有脱困之日么？”

杨梦寰道：“就算我死变为厉鬼，也不饶你。”

陶玉道：“兄弟对人还存有三分畏惧，对鬼么？却是一点也不怕。”

沈霞琳回顾了陶玉一眼，道：“你这人怎么可以和他吵架呢？”

陶玉略一沉吟，道：“不错，我娶人之妻，也该好好的求他一阵才是。”

大步行近了杨梦寰，抱拳一礼，道：“杨兄，兄弟有一事奉求杨兄。”

杨梦寰一皱眉头，道：“什么事？”

陶玉道：“杨兄死亡将至，留下这美貌妻子，岂不是太残忍了，兄弟之意，在你未死以前，早些把她处理了好。”

杨梦寰冷笑一声，闭起双目不言。

陶玉接道：“这里有休书一封，杨兄请打上手印。”

杨梦寰闭上双目，任那陶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始终不发一言。

陶玉转眼望了望沈霞琳道：“他不肯说话，我也是没有法子。”

沈霞琳道：“我来对他说吧……”

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寰哥哥，你要忍耐一点，我有几句话说给你听。”

杨梦寰呆了一呆，道：“什么话？”

沈霞琳伸出手去，由陶玉手中取过休书，道：“这个你看过了？”

杨梦寰道：“没有看过。”

沈霞琳道：“那你就看看吧。”

杨梦寰抬起双手，接过看了一阵，道：“休书。”

沈霞琳道：“不错，你如在那休书上打上你的手印，我就不再是杨夫人了。”

杨梦寰道：“陶玉迫你如此。”随手将休书弃置地上。

沈霞琳道：“不是，是我自己想到的。”

杨梦寰瞪大了双目，凝注在沈霞琳的脸上长长叹息一声，道：“好！拿过来吧！”

沈霞琳捡起休书，递了过去，说道：“寰哥哥，不要恨我，我，我是情非得已……你以后就知……”热泪滚滚夺眶而出。

杨梦寰微微一笑道：“我一点也不恨你。”

沈霞琳玉牙紧咬着樱唇，强自忍了下去，未哭出声，伏身捡起了休书，递了过去，道：“你瞧瞧有那里不对么？”

杨梦寰道：“不用瞧了，只要不是陶玉逼你，不论上面写的什么都好，你将印泥拿来吧！”

陶玉取出印泥，沈霞琳接的过去，交给了杨梦寰。

杨梦寰看也不再看一眼，就在休书上打上手印，还给了沈霞琳，笑道：“姑娘，从此时此刻起，你已恢复你姑娘身份与自由之身。”

沈霞琳道：“唉！天下英雄都知道我是你的妻子，以后只怕他们还要叫我杨夫人。”

杨梦寰道：“不要紧，以后他们知道了就不会叫了。”

陶玉伸出手，从沈霞琳的手上，取过休书，道：“杨兄，你可知道沈霞琳为什么要杨兄休了她么？”

杨梦寰道：“不知道。”

陶玉道：“这又和兄弟有关了，沈姑娘慧眼识人，已瞧出杨兄此次必死无疑，所以她才离开杨兄，要和兄弟同在一起。”

杨梦寰道：“沈霞琳胸无城府，天真无邪，兄弟倒是希望陶兄好好待她，兄弟死也瞑目九泉了。”

陶玉哈哈一笑，道：“杨兄当真是天下第一等多情人。”

杨梦寰道：“不敢当陶兄夸奖。”

陶玉折好休书，藏入怀中，笑道：“杨兄这等干脆，兄弟该给你一个痛快才是，只是杨兄在当世武林人物心目中，身份甚重，如若一刀把你杀死，实在是大可惜了。”

杨梦寰道：“陶兄不论用什么手段折磨兄弟，我杨梦寰都不会放在心上。”

陶玉道：“如果杨兄和兄弟合作，杨兄并非是全无生路。”

杨梦寰道：“咱们不用谈这些事了，兄弟唯一之求，希望从今以后，你

要善待沈姑娘。”

陶玉道：“这个不劳吩咐，兄弟自会办理，不过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死亡一次，杨兄又何苦非死不可呢？”

杨梦寰道：“咱们不用谈这些事了，兄弟困倦的很，想要休息一会。”

沈霞琳表现了从所未有的坚强，站在一侧，不言不语。

陶玉冷笑一声，道：“杨兄，别忘了你还在兄弟手中，我可以一刀把你杀死，也可以杀你千刀万刀，还让你活在世上。”

杨梦寰静坐不动，对陶玉之言，浑如不闻。

沈霞琳心中激动，似是要晕倒地上，急急说道：“咱们走吧！”

陶玉道：“好！”伸手抱起了沈霞琳的纤腰，接道：“向上飞跃，我助你一臂之力。”两人同时提气上跃，飞上了土窖。

回头望去，只见土窖中的火光，一闪而熄。

陶玉握住了沈霞琳左手，向前行去，一面低声说道：“杨梦寰写下了休书，你也该愁怀大开了。”

沈霞琳道：“但天下武林同道，只怕是很少有人知道杨梦寰休妻的事……”

陶玉笑道：“这事容易，我先召集一部份武林中人，宣布此事，只要有一人知道，很快就遍传武林了。”

沈霞琳呆了一呆，道：“不行，他正在囚禁之下，如若是昭告天下，只怕人人都要骂我沈霞琳为人薄幸了。”

陶玉笑道：“不要紧，别人如何，由他们去说就是，你既然想要我大媒花轿娶你为妻，这事岂能隐瞒，如其偷偷摸摸，倒不如名正言顺，大大方方的好些。”

说话之间，已进入了一座茅舍之中。

虽然是竹篱茅舍，但布设却十分雅致，案上红烛高烧，早已摆满了佳肴、美酒。

陶玉先让沈霞琳落了座，自己在对面坐下，道：“你累了一日半夜，只怕腹中早已饥饿了。”

沈霞琳有生以来，心头从未积聚过今宵这等沉重的烦恼，她本是胸无城府，天使一般的人儿，如今为势所逼，不得不学着使用心机。

杨梦寰在休书上打落指印，有如一把烧红的烙铁烙在她的心上。

但她随时在警觉着提醒自己，陶玉一向多疑，不可被他瞧出破绽。

她强自忍着裂胆剖心的痛苦，端起面前酒杯笑道：“我敬你一杯酒。”

陶玉摇摇手，道：“先不要喝。”举手互击三掌。

只见两个青衣童子走了进来，举起桌上的筷子，每样菜都吃上一口，然后又饮了一口酒欠身一礼，悄然退下。

沈霞琳奇道：“这是干什么的？”

陶玉举杯道：“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在咱们可以吃了。”

沈霞琳道：“是啦！你怕人家在这酒菜之中下毒，是么？”

陶玉笑道：“正是如此。”

沈霞琳举筷子吃了一口菜，道：“你餐餐都是如此么？”

陶玉道：“不错。”

沈霞琳道：“为何要如此多疑呢？”

陶玉道：“这世间，我很难找得一个为我信任的人。”

沈霞琳道：“包括了你的亲人，你的父母，和未来的妻子？”

陶玉微微一笑，道：“我自幼无父无母，被人收养，孤苦伶仃，无靠无依，要我去相信那一个呢？”

沈霞琳道：“如你无父母；身从何处来，如你无养育，怎能有今日。”

陶玉道：“父母虽有，但已成为一抔黄土，养我的恩师，早已弃我不管……”

他目光暴射出炽烈的情焰，凝注在沈霞琳的脸上，道：“也许我会有一个可以信任的妻子，只不知她会不会真心对我？”

沈霞琳道：“你说那一个？”

陶玉道：“你！沈霞琳，你迫那杨梦寰写下休书，难道不是存心嫁给我么？”

沈霞琳淡淡一笑，道：“自然要嫁你了，不过，我怕步了童师姊的后尘。”

陶玉笑道：“咱们正式结为夫妻，岂能和那童淑贞相比。”

沈霞琳心中暗暗骂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人，我非得宰了你，才能消心头之恨！口中却笑道：“但愿我嫁了你之后，你会好好待我。”

陶玉道：“这你尽可放心。”

沈霞琳站起身子道：“唉！我一天劳累，现在很倦了，不知你替我准备睡觉的地方没有？”

陶玉笑道：“自然有了。”伸手端起桌上的红烛，道：“走……我带你去……”领先出门而去了。

沈霞琳紧随在陶玉身后，行入了一个静室之中。

只见静室中罗帐低垂，红烛高烧，布置的十分雅致。

沈霞琳打量了四周一眼，笑道：“这地方能布置出这样雅致的房间，实是不易。”

陶玉道：“这本是一间新房，用作洞房花烛之夜……”

沈霞琳道：“那一对新人呢？”

陶玉道：“新人被我撵了出去，留作我自己卧室，今夜让给你了。”

沈霞琳暗道：果然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口中说道：“你把人家撵出去，那也未免大狠心无情了些……”

目光转动，只见陶玉双目圆睁，望着自己，不禁骇然，道：“你这般瞧着我干什么？”

陶玉道：“沈姑娘，你可是当真的喜欢我么？”

沈霞琳道：“自然是当真了。”

陶玉道：“这座新房，既然是用作洞房花烛，今夜咱们就成为夫妻如何？”

沈霞琳脸色一变，冷峻的说道：“你如这般对我，我就死给你看……”

陶玉缓缓垂下头去，默然不言。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柔声说道：“急什么呢，我早也是你的人，晚也是你的人，等咱们明媒正娶，拜过天地，才能……”

陶玉轻轻叹了一声，道：“你好好保重。”转身出门而去。

沈霞琳和衣倒在床上，一直难以入睡，既怕陶王半夜冲来，又怕别人混入室中，半宵时光，就在她警觉的戒备中渡了过去。

直待天色大亮，她才心中一宽，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她数日夜的劳碌，早已困乏不堪，这一觉直睡到中午时分，才醒了过

来。

只见陶玉坐在一张木椅上，身佩金环剑，闭目养息。

沈霞一跃而起，查看全身，衣着无损，心中暗道了两句：好险啊！好险！以后要特别小心才是。

她步出罗帐，陶玉已起身笑道：“咱们原要一早赶路，但为了等你，现在仍未动身。”

沈霞琳道：“为什么不叫醒我呢？”

陶玉道：“我看你睡的十分香甜，不忍叫醒你……”

语声微微一顿，道：“快些盥洗，吃点东西，咱们上路吧。”

沈霞琳匆匆盥洗，进了一些饮食，和陶玉步出茅舍。

只见一群村夫装束的人，抬了三个黑布垂遮的铁笼，早已在林中一座广场之上等候。

沈霞琳心中暗道：“原来他们扮装成村夫模样，那是无怪难以发现行迹了。”

心中念转，口却问道：“那黑布垂遮的可是铁宠么？”

陶玉道：“不错！杨梦寰、赵小蝶和毒龙夫人。”举手一挥，数十村夫，鱼贯登路。

他们早已订好了行走的路线，沿途之上，暗探往返查看是否有人追踪。

一路无话，到晚霞满天时分，行到了一片大树林中。

陶玉道：“这本是咱们预定的中午进餐之地，但因动身过晚，只好改作住宿之处了。”伸手拍了沈霞琳两下，接着道：“我有事，必须暂时离开片刻，你留在此地等我。”也不待沈霞琳答话，转身急急而去。

沈霞琳起身绕着那铁笼行了一周，很想掀开那黑布瞧瞧，又怕引起了守卫人员的怀疑，只好重回原地。

但她却一直注意着那三支黑布蒙遮的铁笼。

片刻之后，忽见一个全身黑衣的小个子，怀中捧着三份食物，行近囚笼，右手掀起黑布一角，左手送入一包食物……。

沈霞琳只瞧的大为羡慕，忖道：我如是黑衣人，也可和寰哥哥等常常见面了。

在那黑幔垂遮的三个囚笼四周，布守着甚多村夫装束的人物，但对那瘦小黑衣人的举动却不置理。

沈霞琳流目四顾，只见这幽深的林木中，除了那铁笼，旁边站有四个黑色农夫装束之人外，四下再无人踪，不禁心中一动，暗道：这些人都和那陶玉甚好，我如掀看那铁笼布幔，谅他们也不敢对我如何无礼。

心意转动，缓缓站起身来，向前行去。

行至那铁宠五六尺处，立时引起了四个黑衣人的注意，八支眼睛，一齐投注过来。

沈霞琳心中暗道：量他们不敢对我如何，不用怕他们，当下冷冷喝道：“你们瞧什么？”

四个黑衣人齐齐欠身道：“帮主有谕，任何人不得擅近囚宠。”

沈霞琳道：“我自然例外了，就连陶玉也得让我三分，难道你们真的敢拦阻我么？”

四个黑衣人垂手抱拳说道：“我等不敢，但帮主一向令谕森严，如有违犯，必受重责。”

沈霞琳道：“为什么刚才那黑衣人就可以掀开笼上的黑布瞧瞧，我就不能呢？”

靠左首一个黑衣大汉道：“那是帮主指定送给囚笼中人食用之物的小厮，自是可以近那囚笼了。”

沈霞琳道：“我非瞧瞧不可，我不信你们真的敢拦我。”举步直向正中一个囚笼行去。

四个黑衣大汉还真不敢拦她，却一起围了上来。

沈霞琳掀开那铁笼上垂遮的黑布一角，凝目望去，只见赵小蝶盘膝坐在铁笼中间，想到她过去的威风，英雄，不禁轻轻一叹，道：“赵姑娘，你……”

赵小蝶睁开眼来，望了沈霞琳一眼，笑道：“沈姊姊，你怎么……”瞥见四个黑衣人围在霞琳身后，立时住口不言。

沈霞琳心知身后有四人监视，虽有很多话，也不敢说出口来，只好改变口气，说道：“你身体很好么？”

赵小蝶心中暗道：这沈霞琳长进多了，说话也知道卖弄技巧，她问我身体定然是指我武功而言了。

心念转动，微微一笑，道：“身体虽然很坏，但经过几日休息，已经好的多了。”

沈霞琳回顾了身后围观的人一眼，道：“你好好保重。”缓缓放下黑幔，向左面一个囚笼行去。

四个黑衣人要待阻止，似又不愿开罪于她，只好暗中戒备。

沈霞琳行到左侧，掀开黑布一角，只见杨梦寰坐在铁笼中。

目光一触杨梦寰，沈霞琳有如受了雷轰电的，全身抖动，难于自禁，身躯摇了几摇，勉强稳下身軀，道：“寰哥哥……”

杨梦寰睁开星目，望了沈霞琳一眼，笑道：“你现在不能这样叫我了。”

沈霞琳呆了一呆，道：“自我们相识之后，我都是这般叫你，一时再要改口，实是困难的很……”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我刚才瞧到赵家姊姊。”

杨梦寰道：“她怎么样了？”

沈霞琳道：“她身体很好。”

杨梦寰道：“你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沈霞琳凄凉一笑，道：“不论你到了那里去，我都会很快的去找你。”

杨梦寰双目圆睁，凝注在沈霞琳脸上，瞧了一阵，道：“你要好好保重……”

沈霞琳正待答话，突闻一个尖细的声音接道：“这不劳杨兄再费心了，自有兄弟好好的照顾于她呢。”

沈霞琳转脸望去，只见陶玉站在身后七八尺处，双目圆睁，盯注着囚笼中的杨梦寰。

杨梦寰道：“但愿陶兄能心口如一！”言罢，闭上双目，不再理会两人。

沈霞琳缓缓放下掀起的黑布，牵起陶玉的左手，道：“咱们走吧！”她心知凭自己的武功，绝无法是陶玉之敌，必得设法找至！下手机会，但陶玉生性多疑，只怕暗中早有戒备，要他完全放开胸怀，必得一段很长的时间，和适度的牺牲……。

心中念头转动，人却依偎在陶玉的身上柔声说道：“你到哪里去了？”

陶玉鼻间闻至！一阵阵的甜香，不觉伸出手来，紧搂着沈霞琳的柳腰，

道：“李沧澜带着川中四丑，追踪而来，但已被我故布疑阵。骗往他处……”

沈霞琳笑道：“你真是聪明的很。”

陶玉道：“但李沧澜智谋过人，纵然一时受骗，明日午时之前，必会看破疑阵，说不定会转身找来了。”

沈霞琳道：“你怕他么？”

陶玉微微一笑，拉着沈霞琳坐了下去，燃起火烛笑道：“你一定很饿了，咱们边吃边谈吧！”

沈霞琳正待答话，突闻一阵尖厉的哨声传了过来。

陶玉脸色一变，张口吹熄了火烛，一跃而起，低声对沈霞琳道：“有人来了，你坐在这里别动。”拔出金环剑，疾奔而去。

沈霞琳流目四顾，林中一片静寂，心中暗道：我如有大师伯那柄削铁如泥的宝剑，此刻可以斩开铁栅，救出寰哥哥和赵小蝶了……

一向纯洁，不善心机的沈霞琳，此刻却开始动用心机，默算着胜负的机会。

她暗自盘算道：如若赵小蝶武功未失，寰哥哥未受暗伤，我只要想到法子，打开铁栅，使两人恢复了自由，陶玉就无法再制服两人……。

但转念又想道：那赵小蝶内功精深，寰哥哥亦非弱者，那区区铁栅如何挡得住两人神功，何以两人竟然甘愿坐在那铁笼之中，不肯破栅而出……。

念头转了两转，心中又成了一片空白，只觉两人甘心坐在那铁笼之中，自是有着心智、武功都无法克服的困难。

这时那尖厉的哨声，已完全沉寂下来，除了夜风吹摇着树梢，发出轻微的沙沙之声外，再也听不到一点声息。

沈霞琳缓缓站起身子，向林外行去。

原来她突然想到，如若来人是大师伯，也好借他宝剑，削开铁栅。

绕过一片树木，避开了守护那铁笼大汉的视线，突然加快脚步，放腿奔行。

这片杂林，不过数亩大小，沈霞琳放腿而行，片刻间已出了树林。

她刚刚奔出树林，林外深草丛中，突然跃起了一条人影，挥刀直劈过来。

沈霞琳来不及拔剑封架，一提真气，硬把向前冲奔的身子收住，横里一跃，避开一刀。

那人似乎已瞧出来人是谁，一收单刀，不再抢攻。

这当儿，那执刀大汉身后，突然站起一个人来，一掌拍向那大汉后心。

沈霞琳和那大汉对面而立，看的甚是明白，不禁啊哟一声惊叫。

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根本就来不及思索那人是敌是友。

那人出手快速无比，沈霞琳还未叫出声，那人掌势已拍中执刀大汉的穴道。

待沈霞琳惊叫出口，那大汉已然弃刀跌倒在草地上。

只听那人低声说道：“沈姑娘快些过来。”

沈霞琳道：“你是玉萧姊姊么？”

玉萧仙子道：“正是贱妾。”

第十九回 静待时机

沈霞琳急行两步，到了玉萧仙子身前，只见她一身黑衣，连头上也包了一块黑帕，玉萧仙子飞起一脚，把那点倒的大汉踢入草丛之中，道：“你可见到杨相公。”

沈霞琳道：“见到了，就在这杂林之中。”

玉萧仙子低声说道：“这片荒林之外，形势似极复杂，有着很多不同的武林高手赶到。”

沈霞琳道：“玉萧姊姊，那三十六计中，可有一计叫作混水摸鱼么？”

玉萧仙子道：“不错啊！”

沈霞琳突然叹息一声，道：“不成，那铁栅坚牢的很，除了我大师伯那削铁如泥的宝剑，咱们实无法削去铁栅救他们两人出来。”

玉萧仙子低声说道：“我已写好了一封长信，说明了杨相公和赵小蝶的处境险恶，朱姑娘接到长函之后，必有良策，此刻咱们只能在暗中保护两人，不可轻举妄动……”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你见到陶玉了。”

沈霞琳低声应道：“我不但见到了陶玉，而且也让寰哥哥写了休书。”

玉萧仙子吃了惊，道：“写好了休书？”

沈霞琳道：“是啊！如是不让寰哥哥写下休书，陶玉又如何肯信任我呢？”

玉萧仙子突然一拉沈霞琳，藏入草丛中，道：“有人来了，如非情势必要，千万不可现身出手。”

但闻衣袂飘风之声，两个披灰色袈裟的和尚，联袂奔至，进入了林中。

沈霞琳道：“两个和尚是那里来的？是陶玉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

玉萧仙子道：“似是少林寺中高僧，自然是陶玉的敌人了。”

只听陶玉尖厉的喝道：“全部给我宰了。”

紧接着响起了几声闷哼尖叫，似是有很多人被一齐杀去。

玉萧仙子和沈霞琳分开草丛，向外瞧去，只见陶玉由正西方急奔而来，隐入了林中不见，沈霞琳伏在玉萧仙子的耳际说道：“我要走了。”

玉萧仙子紧紧握着沈霞琳的一只手，道：“你要到那里去？”

沈霞琳道：“去见陶玉，我如回去的晚了，必然将引起他的疑心。”

玉萧仙子揽住了沈霞琳的柳腰，低声说道：“陶玉阴险奸诈，你如何能够斗得了他，唉！你如吃了什么亏，如何对得起杨相公呢。”

沈霞琳道：“只要能救了寰哥哥，我死了也不要紧，我们夫妻一场，但我却一直无能帮助他，唉！这次……”

玉萧仙子伸手堵住了沈霞琳的嘴巴，道：“又有人来了。”

凝目望去，只见王寒湘带着四个黑衣大汉，奔入林中。

沈霞琳缓缓放开玉萧仙子的手掌，道：“我要去了。”

玉萧仙子沉吟了一阵，道：“朱姑娘此刻已得到我呈述之函，也许她会骑鹤赶来，至低限度她已在筹思收拾残局之策，沈姑娘想想看，是否还要冒险？”

沈霞琳接道：“万一朱姑娘修习内功，正值紧要关头，一时之间不能赶来，误了寰哥哥的性命，如何是好呢？”

玉萧仙子只觉兹事体大，一时间竟是想不出回答之言，沉吟了一阵道：

“姑娘之意呢？”

沈霞琳道：“唉！我们就分头办事吧！如是那朱姑娘及时赶来，有劳姊姊想法子通知我一声。”

玉萧仙子道：“事关杨相公的生死大事，我也不敢擅作主意，沈姑娘一定要去，我也不便拦阻，但那陶玉鬼计多端，还望小心应付。”

沈霞琳道：“知道了，不劳姊姊关心。”正待起身离去，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问道：“玉萧姊姊，我要求你帮忙一件事。”

玉萧仙子道：“什么事？”

沈霞琳道：“你不畏剧毒的本领很大，天下第一用毒的高手，也伤你不了，这等本领，实在叫人佩服，不知可否传我一点防毒的本领。”

玉萧仙子怔了怔，笑道：“那都是假的，纵然朱姑娘亲身临敌，也不能防止数十种剧毒。”

沈霞琳奇道：“假的？”

玉萧仙子道：“说来话长，一言难尽，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吧。”

沈霞琳也不多问，站起身子，道：“我要去了，姊姊珍重。”转向林中行去。

玉萧仙子迅速的隐入了草丛之中消失不见。

沈霞琳进入林中，只见两个身着袈裟的和尚，一个手执禅杖，一个手执戒刀，一个手势戒刀，双战陶玉。

陶玉金环剑变化诡奇，独斗二僧，仍是抢攻。

二僧都在六旬左右，武功十分高强，陶王虽然毒招百出，急急抢攻，但二僧却应付的四平八稳。

原来双方出招虽然迅快，但收招更快，攻出招数，只要被对方封架，立时会自动收招，不待兵刃相接了。

沈霞琳流目四顾，四周未见陶玉属下，心中奇道：“这林中他埋伏了很多人，为什么此刻不见他们的形迹呢？”

陶玉看到了沈霞琳，剑势突然一变，攻势更见凌厉。

双方又斗了五六个回合，忽听一声闷哼，那手执戒刀的和尚，被陶玉一指点中穴道，倒了下去。

余下一僧，招架更是困难，又勉强支持了三四个回合，被陶玉一剑拨开禅杖，一掌拍中了右肩。

那和尚身不由己的向前一栽，手中禅杖，砰然一声，落在地上。

原来那和尚被陶玉一掌拍断了右肩肩骨，踉跄向前奔去。

陶玉急行两步，飞起一步，踢在那和尚后胯上。

那和尚身子摇了两摇，便自行摔倒。

沈霞琳眼看他片刻之间，连伤了两个高僧，心中暗暗忖道己他的武功又有了很大的进境。陶玉回过头来，双目圆睁，凝注在沈霞琳的脸上，面色严肃，一语不发。

沈霞琳心中暗暗忖道：难道他已对我动了怀疑么？我必得沉住气，才能骗得了他，缓步行了过去，说道：“你的武功较诸数月之前，又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只怕杨梦寰也打你不过了。”

陶玉冷冷说道：“我要你守在原地别动，你胡乱跑的什么？”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就要嫁给你了，你和人家打架，要我如何能够放得下心呢？……”

语声一顿，转过身子，缓步行了几步，接道：“为什么这么凶呢？我又没做错什么？唉！杨梦寰就从来没有似你这般对过我。”

陶玉不顾再取二僧之命，大步追了上去，道：“我心中有很多疑惑，一直想不明白，现在是不得不问了。”

沈霞琳道：“什么事？”

陶玉道：“你和那杨梦寰山盟海誓，情重如山，何以会忽然来找上我？”

沈霞琳忖道，果然他问起此事，幸好我早已有准备，当下说道：“因为我要报答杨梦寰对我一番恩情……”

陶玉突然放声而笑，道：“就算你答应嫁我为妻，我也不会放了杨梦寰啊……”

沈霞琳道：“我知道，你把他视作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自然不会放他了。”陶玉淡淡一笑，道：“是啦，他们要你来利用美色卧底，理应外合，以救出杨梦寰是么？”

沈霞琳摇摇头，道：“没有人要我来。”

陶玉道：“那是你自己要来的了？”

沈霞琳道：“不错，我知道他们都无法凭仗武功救出杨梦寰，只好亲自前来见你了……”

陶玉接道：“因此你就赶来此地见我，准备以美色为饵，救那杨梦寰，是么？”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如一点也不信我，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呢？”

陶玉道：“什么时候算早呢？”

沈霞琳道：“在那杨梦寰未写休书之前。”

陶玉仰天打个哈哈，道：“沈霞琳，我陶玉如是这般轻易的被人骗去，那也不用在武林中争什么霸主之位了。”

沈霞琳心中暗道：糟糕，原来他早已对我怀疑了，只是未曾说出罢了。心念一转，说道：“你既然这般不肯信我，咱们也不用再谈了。”转身向前走去。

陶玉还剑入鞘，突然向前欺进一步，左手一挥，抓住了沈霞琳的右腕，右手伸出托着沈霞琳肘间关节，冷冷说道：“你想到那里去？”

沈霞琳叹息一声，道：“不知道。”

陶玉冷笑一声，道：“不知道，这回答未免太过轻松了。”

沈霞琳道：“你既不肯信任，我留在这里也是无味的很。”

陶玉道：“你可知道，只要我稍一用力，就可折断你的右臂。”

沈霞琳道：“我知道，断了一条臂，打什么紧。”

陶玉道：“我可以错开你双臂双腿上的关节，使你寸步难行。”

沈霞琳道：“那也不过是筋骨之伤，算不了什么。”

陶玉道：“你不怕？”

沈霞琳道：“我这一生，已受过了不少的痛苦，再受折骨错筋之苦，那也不会放在心上了，但你不该骗我，伤我之心。”

陶玉双目中杀机隐现，冷冷说道：“除非你答应和我早成夫妻，我才能够相信你。”

沈霞琳道：“不成，我虽要杨梦寰写下休书，但他对我的照顾之情，还未报答，除非你立刻放他离去……”

陶玉只听得心中一动，道：“我放了杨梦寰，你就可以答应我，立刻成为夫妻？”

沈霞琳道：“那是当然了，放了他，我也算报了他数年照顾之情，心中再无牵挂，早日和你作夫妻有何不可！”

陶玉缓缓放开了沈霞琳的右手，哈哈大笑，道：“你自己答应了，可能再行推托。”

沈霞琳道：“我几时骗过人了？”

陶玉道：“好！咱们就去放那杨梦寰，我要你眼看他走出囚笼……”

沈霞琳道：“然后你再擒他回去。”

陶玉道：“不是，让你眼看他走出树……”

沈霞琳接道：“你在树林外埋伏下高手，再设法生擒于仙”

陶玉道：“这也不成，那也不成，究竟该要如何？”

沈霞琳道：“我要眼看他安然无恙，走出险境。”

陶玉道：“何谓险境？”

沈霞琳道：“我要眼看他走出你预布的势力范围之外。”

陶玉道：“好吧，咱们一起送他五里之外，再看着他步行而去。”沈霞琳道：“好，你如是真的这般诚心，杨梦寰出险之后，咱们就行礼成亲。”

陶玉道：“还要行礼？”

沈霞琳道：“随便撮土为香，拜个天地。”

陶玉长长叹息一声，道：“好，依你之意就是。”放步向杨梦寰囚禁处行去。

沈霞琳暗中提聚真气，凝神戒备。

这位天使般的姑娘，有生以来，第一次动用心机，暗算别人，心中不住向天祈祷。

陶玉行近铁笼前面，不见防守之人，心知有变，右手拔出金环剑，正待挑开杨梦寰囚笼上的黑布，忽觉身后有物袭来，仓促间回剑一挡，那袭来之物，突然散成一片云雾般的白烟，笼罩了数尺方圆。

陶玉大吃一惊，疾快的向后退出五尺。

他应变虽快，但仍然晚了一步，鼻息间嗅得一股奇辣之味，不觉一皱眉头。

凝目望去，只见玉萧仙子手横玉箫站在六七尺外。

陶玉正待喝问，还未来得及开口，玉萧仙子抢先说道：“阁下这树林中，该是有甚多埋伏才对，为何我却如进了无人之境？”

陶玉冷笑一声说道：“你可是自觉还有生离此地之望么？”，

玉萧仙子道：“我不信你还有和我动手之能。”

陶玉突然想到刚才嗅得异味，不禁心中一动，暗道：难道我中了什么奇毒不成。

心中念转，口却不言，双目盯注在玉萧仙子脸上，瞧了一阵，道：“其实我要生擒于你，也不用亲自动手。”

他生平多疑，想到中毒之事，竟不敢再强自提聚真气。

玉萧仙子察颜观色，已知他中计，格格一笑，道：“你可是想活了么？”

陶玉淡淡一笑，道：“就凭你玉萧仙子么？”

玉萧仙子接道：“我不信你敢还手。”

陶玉一皱眉头，目光一掠沈霞琳，缓缓向后退了两步。

沈霞琳对眼下的局势大感困惑，陶玉在这片树林中，埋伏了多少人，她不知道，此刻是否当真中毒，他亦无法弄得清楚。

但她却瞧出了陶玉那扫掠一眼，实含有求救之意，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才好。

只听玉萧仙子说道：“陶玉啊！你今天死在我玉萧仙子的手中，只怕未曾想到呢！”

陶玉冷冷说道：“你也说的大自信了。”

玉萧仙子心中暗忖：机不可失，趁他全心全意在想着中毒之事，如能一举把他制服，不但自己可以脱险，以他生死要挟，说不定连杨梦寰也可以救出此地。

心念转动，突然向前欺进一步，疾向陶玉前胸点去。

陶玉不用剑势封架，横向一侧让开。

玉萧仙子心知此刻陶玉的武功，已非自己能敌，唯一胜他的机会，就是在他怀疑自己中毒之际，猝然间攻出奇招伤他，是以攻出一招之后，即不再出手。

陶玉一面暗行真气，想试试自己是否中毒，一面亦想借此机会，试探一下沈霞琳的反应，让她眼看自己在无能抗拒之下，是否会出手相助。

双方相持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玉萧仙子突然娇叱一声，跃起发难，玉萧挥动，点点萧影直向陶玉点去。

只见陶玉肩头晃动，一个闪身，脱开了那重重萧影，身法奇异，极是罕见。

沈霞琳一直无法料定这一战的胜败，是以不敢轻易出手。

但见了陶玉这一招闪避身法，心中已然断定他没有中毒，立时挥动长剑，一招“穿云取月”，直向玉萧仙子击去，口中大声喝道：“你怎可乘人之危。”

她开始施用心机，想了很久，才想出了这一句话。

这时玉萧仙子亦觉出陶玉没有中毒，回萧一挡，震开了沈霞琳的长剑，急攻三萧，把沈霞琳迫退了两步，一提真气，疾飞而起，悬空一个跟斗，隐入林中不见。

沈霞琳缓步走到陶玉身侧，道：“你没有受伤么？”

陶玉摇摇头，道：“我中了这丫头的诡计，下次见她，决不饶她。”

沈霞琳道：“你中了她什么计？我怎么瞧不出来？”

陶玉道：“她不知在何处弄来了一包味道奇怪的粉末，我被这奇味所惑，误认中毒，一直不敢强行出手……”

沈霞琳道：“你当真没有中毒么？”

陶玉道：“待我查觉到自己没有中毒时，她已经知机而退了。”

沈霞琳道：“只要你没有中毒，玉萧仙子定会被你擒得，那也不用急在一时了。”

在陶玉心目之中，那沈霞琳一直都是天真无邪，不会用心机的人物，她的一举一动，都是内心真情的流露，当下微微一笑，道：“不错，来日方长，不用急着找她了。”

他心中对沈霞琳的一点怀疑，也顿然一扫而光。

沈霞琳伸出手，牵起陶玉的衣袖道：“怎么不见林中埋伏之人接应于

你？”

陶玉笑道：“他们奉有严命，未得我允许，不得擅自出现。”

沈霞琳道：“你能在危险万分中，仍不肯招来助战之人，当真是人所难及。”

陶玉道：“比起你的寰哥哥如何？”

沈霞琳沉吟了一阵，道：“你们在伯仲之间。”

陶玉哈哈一笑，道：“好一个伯仲之间，走！咱们喝点酒去。”

沈霞琳道：“为什么你突然这么快活了？”

陶玉道：“现在我才真正的相信了你，岂不是天大的喜事。”

沈霞琳默然不语，垂下头去，心中却暗暗忖道：我和他这般笑语之言，寰哥哥定然听得十分清楚，他坐在铁笼中，孤苦伶仃，我却这般笑语不休，他心中定然十分难过，想到黯然之处，不禁长长一叹。

陶玉伸出手，抱住了沈霞琳柳腰，道：“不用伤感了，从此之后，你将是唯一的可以信托之人了。”

沈霞琳暗里一咬牙齿，偎在陶玉怀中行去。

两人行得几步，突闻一声惨叫传来。陶玉吃了一惊，放开沈霞琳，急步向惨叫传来之处奔去。

沈霞琳紧随陶玉身后，绕过一片林木，只见李沧澜手执龙头拐，大步奔了过来。

这时两人距那李沧澜还有两丈多远，草丛中人影一闪，跃出了两个大汉，手中各执一柄单刀，拦住李沧澜的去路。

李沧澜奔行之势未停，一挥手中龙头拐，扫向两个黑衣大汉。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两个黑衣大汉手中单刀，一齐被震的脱手飞去，人也被震的踉跄退开四五步。

陶玉低声说道：“这老儿的勇猛，不减当年。”拔出金环剑，纵身一跃，迎了上去，喝道，“站住！”

李沧澜一听声音，已知来人是谁，头也未抬，冷冷说道：“陶玉么？老夫正找你。”

陶玉道：“有何见教？”

李沧澜抬起头来，望了陶玉一眼，神情严肃的说道：“我要问你一句话。”

陶玉道：“在下洗耳恭听。”

李沧澜道：“我教养你十几年的往事，你还记得一点么？”

陶玉道：“自然记得了，你如肯帮我陶玉完成霸业，日后不失一方雄主之尊……”

李沧澜道：“住口！”

陶玉冷冷说道：“如你处处要和我作对，那也不用再谈什么情份了。”

李沧澜目光一掠沈霞琳，满脸困惑之色，道：“琳儿么？”

沈霞琳道：“正是晚辈。”

李沧澜道：“你怎么跑到了此地？”

沈霞琳只觉心如刀绞，暗里咬牙，强行抑制住激动、悲伤，道：“我变了，一个人长大了总是会变的。”

见多识广的李沧澜，却为沈霞琳几句话弄的有些茫然不解，道：“你被陶玉欺侮了。”

陶玉哈哈一笑道：“老前辈言重了。”

李沧澜一持白髯，道：“陶玉……”

陶玉道：“什么事？”

李沧澜厉声说道：“老夫只问你一件事，你要据实回答我。”

陶玉道：“你说吧！”

李沧澜道：“那杨梦寰现在何处？伤势如何？”

陶玉道：“在何处不能奉告，但他还好好的活着。”

李沧澜举起龙头拐，道：“只要他还活着，就够了。”一招“泰山压顶”兜头劈下。

他天生神力，劈落的拐势，挟着一片啸风之声。

陶玉横跨两步，避开正锋，金环剑斜斜向拐上点去。

这一招看似平常，实则是一种极高手法，选择的位置，恰当无比。

李沧澜那威猛无伦的拐势，吃陶玉手中的金环剑轻轻一拨，突然滑落开去，偏向一侧。

陶玉一挫腕，收回金环剑，却把李沧澜的龙头拐封到外门，振腕一招“寒光吐蕊”，剑光一闪，直向李沧澜前胸刺去。李沧澜拐势被封到外门，急切间收不回来，陶玉剑势直逼前胸，只好向后一跃，退后八尺。

陶玉一招得手，那里容他反击，如影随形，欺身而上，金环剑，剑剑不离李沧澜要害大穴，迫的他连连后退，险象环生。

李沧澜天生异禀，神力惊人，但这一阵，却为陶玉的剑势所制，空有神力，竟自施展不出，不禁大怒，暗自运集功力，运起“乾元指”功。

陶玉一面和李沧澜动手，一面注意着他的举动，他知道李沧澜那“乾元指”力，功力惊人，如若被他击中一指，势必一重伤不可，看他神情有变，立时先发制人，扬手一指，当先发出了“天罡指”力。

这“天罡指”，乃归元秘笈上记述武功之一，陶玉曾在“天罡指”上，下过数年的苦功。

一缕指风，破空而至，直袭向李沧澜的右肩。

李沧澜“乾元指”力尚未发出，陶玉的“天罡指”力却先他而至。

他以“乾元指”威震江湖数十年，心知凡是指功，都是具有惊人威势，觉着指风破空袭来，急向后跃退。

陶玉哈哈一笑，道：“人人都说我陶玉为人残忍，不念旧情，今日破例念旧，这林中埋伏十分凶毒，你最好不要涉险而入。”说罢，拉起沈霞琳转身而去。

陶玉牵着沈霞琳，自己却以沈霞琳的身子作为掩护，李沧澜运集了“乾元指”力，却是不敢发出，只怕伤到沈霞琳，瞧着两人，隐失在林中不见。

对陶玉的话，李沧澜是半信半疑，因他深知陶玉生性奸诈，自己虽把他养育长大，对他也难预测，但想到杨梦寰处境之危，纵然要冒奇险，也是顾不得了。

心念一转，突然举手一招，林木后面，缓步转出来川中四丑。

原来李沧澜亦有准备，如若陶玉带着高手很多，就把陶玉引入四象阵中，由川中四丑把他困住，自己好放手对付他带来的高手，那知陶玉却带来沈霞琳，大大出了李沧澜的意料之外，惊愕之下，竟然忘记了预布下的四象阵。

陶玉去后，李沧澜才想起自己预布伏兵，举手招来川中四丑说道：“陶玉说在这林中埋伏下甚多高手，不论他是否用诈，但咱们宁可信其有，你们

随我身后，要小心一些了。”

川中四丑齐声应道：“咱们追随主公，身经百战，何惧林中一点埋伏。”

李沧澜道：“好，老夫已五年未开杀戒，看来今日，要有违你们主母的告诫了。”

川中四丑的老大，黑灵官张钦，道：“此乃为拯救姑爷脱险，主母知道，也不会责怪主公。”

李沧澜哈哈一笑，道：“好个不会责怪。”大步向前行去。

突闻草中悉噓一响，玉萧仙子突然由草丛中现出身来，道：“老前辈不可涉险……”

李沧澜停下脚步，望了玉萧仙子一眼，道：“玉萧姑娘，你来的正好，老朽心中闷着一桩不大明白的事，要请教姑娘。”

玉萧仙子道：“可是沈姑娘的事么？”

李沧澜道：“正是，她怎么到了此地，又和陶玉走在一起？”

玉萧仙子道：“说来话长，此地不是谈话之处，咱们找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谈谈吧！”李沧澜道：“小婿在此林中尚未脱险，我要去救他归来。”

玉萧仙子道：“不是贱妾减灭老前辈的威风，老前辈和川中四义，再加上我玉萧仙子，也无法救得杨大侠脱出险困。”

李沧澜道：“姑娘可知他囚在何处么？”

玉萧仙子放低了声音，道：“咱们不去救他，有她们两人保护，或可无恙，如果咱们强行去救，逼急了陶玉，只怕反要弄巧成拙。”

李沧澜道：“这个老朽有些不明白，姑娘可否说的清楚一些。”

玉萧仙子道：“走，咱们到一处清静地方再谈。”转身向前行去。

膝陇夜色中，玉萧仙子带着李沧澜和川中四丑，到了一座高岗之上，道：“这地方四下平原，一目了然，别人也无法隐身窥探，咱们一面在此等朱姑娘的手谕，亦可畅所欲言了。”李沧澜关心那杨梦寰的安危，急急问道：“那两人保护小婿？”

玉萧仙子道：“童淑贞和沈霞琳。”

李沧澜道：“童淑贞也来了？”

玉萧仙子道：“他们同门师兄妹，情意的深厚，只怕不在你老前辈之下，童淑贞假扮了一个送饭的小厮，管理几人膳食，沈霞琳更是不惜迁就陶玉，以保杨梦寰的安全。”

李沧澜道：“胡闹！胡闹！琳儿心地纯良，如何能是陶玉的敌手？”

玉萧仙子道：“沈姑娘心地纯良，但并非是傻，平常只是不用心机而已，但这次不同了，她用了很多的心，想了很多的事。”

李沧澜道：“就算她用上很多的心，也难以是那陶玉的敌手。”

玉萧仙子道：“老前辈不用急了，事已至此，只有尽人力，以听天命了。”

李沧澜道：“唉！想不到我自己一手养育出来的弟子，却成了老夫的强敌！”

玉萧仙子道：“唉！沧海桑田，变幻无常，这几年来，江湖的人人事事，变化之大，实叫人感慨万千。”

李沧澜长长叹息一声，道：“唉！这五年变化之大，开江湖未有之先例，忽敌忽友，忽合忽散，比老朽昔年创天龙帮时，更为复杂……”

他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姑娘可曾见过小婿么？”

玉萧仙子摇摇头，道：“未曾见过，晚辈接近铁笼，原意希望能够救得

令婿出来，却不料陶玉及时赶到……”

李沧澜似是有无限的忧虑，一皱眉头，道：“此刻小婿尚有可用的价值，那陶玉一时之间决然不会杀他，老夫忧虑的是怕他废去小婿武功，就算朱姑娘亲自赶来，纵能把他救出，也是为时过晚了。”

玉萧仙子沉吟了一阵，道：“晚辈未见杨大侠，不敢断言，但有那沈霞琳和童淑贞在暗中保护，决不会眼看陶玉施下毒手，照晚辈推断，废去杨大侠武功的成份不大。”

李沧澜长长叹息一声，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滋味当真是难受得很。”

玉萧仙子道：“事已至此，老前辈所知，少林派已有高僧赶来，令婿望重江湖，人人敬仰，凡我武林道上人物，除了陶玉和他的属下之外，大都冒险犯难，不计成败的救助令婿，陶玉这一段行程，也够苦的了。”

李沧澜道：“不是老朽长他人的志气，当今武林道上，能够胜得陶王的武林人物，只怕是难有几个了……”

拂髯一叹接道：“除非那朱姑娘亲自赶来……。”

玉萧仙子道：“话虽不错，但那重重的困扰，也够陶玉应付的了。”

李沧澜道：“如若有人把陶玉诱入一处绝地，老朽和他决一死战，纵然不能胜他，或可打个同归于尽之局，只要陶玉一死，小婿自能脱险了。”

玉萧仙子微微一笑，道：“照晚辈的计算，天明之时，就可得到朱姑娘的手书，看过朱姑娘手书之后，再作计议不迟，老前辈先请坐息一阵，万一接不到朱姑娘手书，还得老前辈领导晚辈等对付那陶玉。”

李沧澜道：“姑娘说的是。”盘膝坐了下去，闭目调息。

待他调息醒来，已是天色破晓时分。

玉萧仙子早已仁立在山岭峰上，遥望着南天，想她心中焦急之情，也不在那李沧澜之下。

李沧澜轻步行在玉萧仙子身后，仰脸搜望天际。

过约一盏热茶工夫，突见玉萧仙子举手指着天际道：“来了！”李沧澜顺着她手势望去，只见一点鹤影，电射而来。

片刻工夫，那鹤影已然飞到几人头顶之上，打了两个盘旋，长鸣一声，缓缓落下实地。

李沧澜轻轻叹息一声，道：“数年未见灵鹤玄玉，似是又长大了一些。”

玉萧仙子道：“玄玉近年，愈发通灵，亦更得朱姑娘的宠爱，天机石府十里方圆之内，栖息了百只以上的大鹤，只要一有生人到来，立时就长鸣传警，那些大鹤，都是灵鹤玄玉招请而来，助它守望，是以那天机石府，表面上虽然毫无防备，但实则戒备森严，闲杂之人只要一进十里之内，天机石府就可以得到消息，不用派一兵一卒，他的举动一直在监视之下。”

说话之间，人已行到了玄玉身前。

玄玉展开右翼，玉萧仙子探手从翼下取了一个细如小指，长约两寸的竹筒，拨开木塞，取出了一张素笺。

玉萧仙子展开素笺，只见上面写道：来书悉，一月之内，我当赶往百丈峰，计算时限，或可抢在陶玉之前，不必赶回天机石府，沿途追踪，暗中保护，如非必要，切不可打草惊蛇，留下玄玉助你，情势如有变，速遣玄玉传函告我。

下面写着朱若兰的名字。

看那潦草字迹，显然是朱若兰写这封信时，心中十分焦急。

这封简简单单的信，书中不见一个情字，也未有一句绮念相思之言，却充满关怀、情意。

玉萧仙子手捧素笺，沉吟了良久，不能决定是否该把手中素笺，交给李沧澜看。

只听李沧澜道：“姑娘可否把朱姑娘函中所言，告诉老朽……”

他似是自知问的太过冒昧，急急接道：“老朽只想知道关于小婿的事。”

玉萧仙子缓缓把手中素笺递给李沧澜，道：“朱姑娘对杨大侠十分关心，老前辈请瞧瞧这封信就可以明白了。”

李沧澜接过素笺，仔细瞧了一遍，忽然微微一笑，道：“如是朱姑娘肯亲自直往百丈峰去，小婿就有救了。”

玉萧仙子道：“朱姑娘对杨大侠甚是关心，五年来虽未见过一面，但杨大侠在武林江湖的一举一动，却是了若指掌。”

李沧澜道：“老朽听小女说过，他们夫妇三人，亦很怀念朱姑娘。”

玉萧仙子道：“朱若兰巾帼奇才，量大如海，凡是和她相识之人，无不对她心生慕念，终身难忘的了。”

李沧澜轻轻叹息一声，道：“老朽一生之中，很少服人，但对朱姑娘却是由衷的敬重，那不只是为了她武功高强，更重要的是她为人行事的气度，和那过人的才慧，既然朱姑娘如此说，老朽就放心了。”

玉萧仙子暗道：好一番动人的说词，明里是把朱姑娘捧上了三十三天，暗里却把杨梦寰的生死，牢牢的扣在朱姑娘的头上……”

心念转动，口里却笑道：“老前辈说得是，那朱姑娘一向是轻不许诺，她既然答应了，定然会设法办到，这一点老前辈但请放心。”

李沧澜道：“我知道，暗中保护小婿的事，还望姑娘从中计划一下，要琳儿和童姑娘设法保护他的安全。”

玉萧仙子笑道：“这个不劳老前辈费心了。”

李沧澜道：“好！老朽就此别过了。”

举手对玉萧仙子一礼，带着川中四丑，急急而去。

玉萧仙子直待李沧澜背影消失，才轻轻叹息一声，带着玄玉，找了一处僻静之处，细修一封回书，放入玄玉翼下，拍拍玄玉道：“你回去吧！”

那玄玉似是通了人言一般，长鸣一声，振翼而去。

玉萧仙子遣走了灵鹤之后，立时开始易容改装，悄然追赶陶玉而去。

且说沈霞琳眼看李沧澜败走之后，心中大是焦急，暗道：“这陶玉武功进境如此之快，再过一些时间，当今武林之中，只怕很少找得到他的敌手了……”

心念转动，淡然一笑，道：“唉！你的武功进境如此快速，此刻纵然是杨梦寰未囚在那铁宠之中，只怕也难是你手中百合之将了。”

陶玉微微一笑，道：“我武功虽有进境，但也无法在短短几月时光中，集起大成……”

沈霞琳突然接口说道：“陶玉呀，如若我们今夜成了亲，你可是立刻就放开了杨梦寰么？”

陶玉凝目沉吟了一阵道：“自然是了……”声音低微的只有站在身侧之人，才隐隐听到。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容我想上一想，看看要不要答应你。”

陶玉也不多问，微微一笑，道：“你可要骑匹马赶路么？”

沈霞琳道：“为什么？”

陶玉道：“天下各路英雄，听到我擒到了杨梦寰，都纷纷追来，咱们必得早些上路才好。”

沈霞琳心中暗想：原来不只我和瑶红姊等有限几人关怀寰哥哥的安危，天下武林同道都这般关心于他，寰哥哥知道了，心中定然十分高兴。

只听陶玉说道：“你在想什么？”

沈霞琳霍然一惊，道：“我在想天下英雄都要和你作对，你如何应付？”

陶玉笑道：“不要紧，我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沈霞琳道：“你虽不怕，但他们人手众多，要抢救杨梦寰，你岂不是应付不暇了么？”

陶玉双目凝注在沈霞琳脸上，说道：“他们如若救走了杨梦寰，岂不是正合你的心愿。”

沈霞琳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若被他们救走了杨梦寰，我就不能报答他昔年对我的好处，心中定然不安。”

陶玉笑道：“你尽管放心好了，他们定然无能救得了他。”

沈霞琳奇道：“为什么？”陶玉道：“因为杨梦寰在你见过之后，已被我遣派急足，先行运走了。”

沈霞琳吃了一惊，道：“那林内放的铁笼，不是杨梦寰么？”

陶玉道：“那是杨梦寰的替身。”

沈霞琳暗暗骂道：这人果然是阴险的很。口中却称赞道：“你这般聪明，处处都安排的出人意外，看来是大有成就江湖霸业之望。”

陶玉笑道：“他们想不到我敢冒此险，全都注意我一人身上，我再故意泄露行藏，引得他们追踪于我，”

沈霞琳心中暗暗想道：如若我再能遇上玉萧姊姊，告诉她这个消息，让她设法通知那李老前辈，那就很容易救出寰哥哥了。

只听陶玉格格一笑，道：“走！咱们先吃点东西，然后上马赶路。”

伸出手来，牵起沈霞琳的右腕，大步向前行去。

两人走进树林，饭菜果已备好，沈霞琳看那三个铁笼，仍然好好的放在原地，但那守卫的人却增加了一倍。

沈霞琳虽然食难下咽，但却强作欢颜，吃了很多东西。

两人刚刚吃完饭，已有两人牵马入林。

陶玉一跃上马，笑道：“咱们走吧！”

沈霞琳也不多问，跳上马背，和陶玉并骑出林，走上官道，放辔驰去。

陶玉回顾沈霞琳一眼，笑道：“等我成了江湖霸主，那时天下英雄，人人奉我如神，咱们并骑遨游江湖……”

沈霞琳对他这等狂妄之言，自是非常厌恶，但看他说的意兴飞扬，又不能不曲意应付，当下微微一笑道：“以你武功这般日有精进，想这霸主江湖的雄图，定然能如你心愿……”

陶玉回过头来，看了沈霞琳一眼，见她秀丽的脸上，满是喜悦之色，心念转了一转，暗道：看来她当真是无半点心机，真是善良的很，柔声说道：“待我陶玉成就了江湖霸业，那时候天下武林道上，对我陶玉谁不尊仰……”

沈霞琳点头应道：“我也是很高兴了……”

其实她此时脸上所生的喜悦之色，是适才听陶玉所言，知道天下武林

英雄，为了抢救杨梦寰，已大举赶来。她想到天下英雄都在关心着杨梦寰的安危，并且不惜与陶玉为敌，赶来援救，是以心中感觉快慰，脸上也自然而然的发出喜悦之色。

陶玉松了一松马僵，伸过手握住沈霞琳的玉手，并辔而行，双目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道：“到了那时，我不但带你游尽中原的名山胜水，我还要带你远游东海，看那海上日出的奇景，然后再带你西游异疆，欣赏那大戈壁的大漠风光……”

说到此处，忽然发觉沈霞琳一双秀目望着前方的远处，呆呆出神，仿佛并未听他言说一般，不由干咳了一声，道：“你又在想些什么，我的话你没有听到么？”

沈霞琳幽幽的应道：“听到了。”

陶玉冷冷一笑，道：“你以在想些什么？”

沈霞琳回顾了陶玉一眼，心中暗道：我在想如何将你这“调虎离山”的阴谋，暗示与赶来救援之人，口中却叹息了一声，道：“我在想，你陶玉是个喜新厌旧之人，在你霸主中原武林，邀游天下之时，又不知是些什么女子陪伴在你身边了……”幽幽一声长叹，神情一片幽怨。

陶玉干咳了一声，道：“这个，姑娘但请放心，我陶玉虽然素有喜新厌旧之癖，但对你沈姑娘却是一片真情，只要你真心对我，我陶玉决不有负姑娘……”

沈霞琳轻轻叹道：“只要你放了寰哥哥，我自然会真心待你……”

她忽然发觉陶玉勒马不走，心里不由暗自一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也勒住缓绳，问道：“怎么啦？……”

只见陶玉回首聆听后面随行的车马，又扫视了这土岗的四周一眼，然后冷冷的说道：“这土岗形势，倒是险恶得很……”

他话还未完，只听一声冷笑，土岗乱石堆中，跃出四个灰衣和尚。

这四个和尚，年纪都在五旬上下，两个手执镔铁禅杖，两个手执戒刀，分站在狭隘的山径之上，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陶玉目闪凶芒，扫了四人一眼，催动胯下健马，挡在沈霞琳的身前。

那右首手执禅杖的和尚左掌立胸，低宣了一声佛号，道：“施主慢行一步，贫僧有一事请教……”

陶玉回顾了沈霞琳一眼，冷冷说道：“大师何人，有什么事要劳动问？”

那灰衣和尚道：“贫僧等乃少林嵩山本寺，达摩院的巡护僧人……”

沈霞琳此时心中却大力焦急，心知少林寺虽然五年前曾与九大门派合力群斗天龙帮，伤了不少元气，但在目前武林情势而言，依然是泰山北斗，如能将寰哥哥已被陶玉另行派人送走之事，设法告诉他们，即不难救他脱困出险，但她是一片纯真，甚少使用心机，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告诉四僧才好。

陶玉未待那和尚话完，嘿嘿一声冷笑，道：“你少林嵩山本寺，又能把我陶某人怎样？”

那和尚似是极有修养，依然立掌说道：“贫僧奉主持方丈之谕，请问陶施主将杨梦寰杨大侠究竟……”忽然发觉陶玉身后，有一行车队，远远行来，倏然住口不言。

陶玉忽然格格大笑，道：“大和尚，你们也不用大费心机了，人人都说我陶玉言必有诈，但今天我要对几位讲上几句实话……”

语比一顿，满脸是得意狂傲之色，接道：“你要问杨梦寰么？哈哈，他

早已到百里之外了……”

沈霞琳情急之下，也顾不得露出马脚，接口说道：“陶帮主料定你们要来抢救，早就派遣捷足将他先行运走，后面铁笼中乃是假的。”

她素来不擅心机，所以说来大感吃力。

右首手执戒刀的和尚怒喝一声，道：“好个狡猾之徒，二师兄不用和他多费口舌了。”一摆手中戒刀，直向陶玉所骑健马砍去。

陶玉为人沉着稳狠，早已暗中有备，一声冷笑，人如轻烟，已飘落地，在他跃离马身之际，左手打出一拳，逼开刀势，呛的一声，右手已将金环剑取在手中。

但见杖影似山，刀光如幕，四僧已将陶玉围在中央。

陶玉心中另有计算，怕久缠不下，心中存了速战速决之念，下手绝不留情，左拳右剑，分向四僧要害大穴攻去。

沈霞琳心中虽愿少林僧人得手，但心中又怕陶玉对自己袖手旁观，发生怀疑，想了一阵，轻叱一声，道：“少林高僧也仗人多取胜么？”下马挥剑从侧攻上，立时和两名使戒刀的和尚战在一起。

陶玉独战两僧，对方杖重力猛，自己兵刃上先吃了亏，不由杀机油然而生。

这时那二僧的两根禅杖，一使“直叩天南”，一使“苍龙戏水”分上下攻到。

陶玉不避反上，金环剑上架禅杖，左手施出“天罡指”一指逼向禅杖，点在那和尚“风府”穴上，原招不变，翻手上迎，又点中另一和尚的“周荣”穴。

陶玉施出归元秘笈上神功，举手之间点倒了少林二僧，倒提金环剑，静站一旁，看着沈霞琳和两个使戒刀的和尚动手。

沈霞琳因怕陶玉对自己生疑，才出手从旁相助他，心中不但没有丝毫敌意，而且对少林僧人赶来相援，甚是感激，是以动手之间，完全采的是守势。

那两个少林和尚，身为嵩山本寺达摩院的巡护，乃是广字辈的高手，武功自非泛泛可比，但是因对方竟是杨梦寰的夫人，心中大为困惑，所以也并未用出全力。

这时两位师兄被陶玉点中穴道，仆倒地上，二人同时刀法一紧，逼退沈霞琳，齐齐向陶玉攻去。

二僧此次乃是衔忿而发，一出手就是少林绝学。

陶玉武功，自得归元秘笈之后，精进快速，此时又心存速战，一见二僧攻来，一阵金铁交鸣之声，挡开二僧戒刀，还攻三招。

这三招各尽奇奥，逼得二僧向两侧让开，难以呼应。

陶玉乘式飞起一腿，踢飞左侧和尚手中戒刀，顺势又拍出一掌，将那和尚震的退出六七尺外，才勉强站住身子。

那攻向右侧的和尚，心中一骇，就在一怔神间，金环剑已将他罩入剑圈之内，逼得险象环生，场中忽然响起沈霞琳一声长长的叹息。

陶玉听得沈霞琳叹息之声，不由得抽剑回顾。

只听沈霞琳自言自语的道：“你跟寰哥哥武功虽在伯促之间，但为人却是大不相同……”

陶玉一面挥剑游走，一面说道：“我与他有何不同？”

沈霞琳幽幽的一笑，道：“寰哥哥武功虽高，却绝不轻易伤人，你……你……你……”

她一连“你”了好几个字，陶玉冷冷说道：“我怎么样了？”

沈霞琳嫣然一笑道：“你，你却好像嗜杀成性，唉……”

陶玉格格一笑，一剑逼退那和尚，跃出场外，牵过马匹，走到沈霞琳面前说道：“谁说我喜欢杀人了？”把另一条马缰交给了沈霞琳，道：“我们赶路吧！”

沈霞琳微微一笑，接了过来，二人跃身上马行去。

二人默然奔驰了一阵。

沈霞琳因陶玉力败少林四僧，心中似有着甚多的感慨，回看了陶玉一眼，叹道，“看来他们真扛不过你了……”

突闻一声鹤唳，划空传来。

陶玉和沈霞琳一听这声鹤唳，心中却不由一震，陶玉狡猾沉着，沈霞琳却惊叫了一声：“仙鹤！”

二人抬头看去，只见高空中一点白影，疾泻而下，

这白影快逾殒星，眼间已在二人头顶上空五六丈高之处。

一阵羽翼破空之声，那仙鹤又已掠空飞去。

陶玉望着那远去的鹤影，回目望着沈霞琳，道：“你还识得出这只大白鹤么？”

沈霞琳道：“好像是朱若兰养的仙鹤。”

陶玉道：“不错，正是朱若兰养的仙鹤，哼！想不到她竟然也赶来参与这桩事了。”

沈霞琳心中暗自喜道：那朱若兰姊姊武功高强，才慧过人，如若真的赶来此地，寰哥哥自然是有救了，只要寰哥哥能够脱脸，我就可以放手对付陶玉了。

想到神往之处，不禁面露笑容。

她本是天性至纯，毫无心机的少女，只因为情所牵，学着施用心机，对付强敌，但内心中的喜怒哀乐，仍无法控制得宜。

陶玉一直留心着沈霞琳的举动神情，看她喜悦之情，忍不住格格大笑起来。

沈霞琳陡然警觉，回头说道：“你笑什么？”

陶玉道：“你可是觉着那朱若兰亲身临敌，就能够稳操胜券么？”

沈霞琳心知他已动了怀疑，一时间却又想不出适当之言回答于他，只好默然不语。

得得马蹄，踏破了荒原的静寂。

沉默延续了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道：“你怎么不说话了。”

沈霞琳道：“我在想，你一定对我动了怀疑。”

陶玉道：“什么事情？”

沈霞琳道：“你不信我是真心从你，”

陶玉淡淡一笑，道：“久假亦成真，你此刻虽然不真，但如时间久了之后，自然会真的了。”

沈霞琳道：“你难道不怕我是奸细？”

陶玉笑道：“不怕，怕你我也不会收留你了。”

沈霞琳心中暗道：原来他早就把我看透了。

心中念转，口里说道：“你可是觉着我要杨梦寰写下休书，也是商量好的圈套么？”

陶玉道：“那倒不会。”

沈霞琳道：“为什么呢？”

陶玉道：“因为我知杨梦寰的为人，他决不肯让自己心爱的妻子，布施色相，在我陶玉面前施用美人计。”

这几句话，字字如刀如剑，直刺入沈霞琳的心中。

沈霞琳口中嗯了一声，强自忍着那刺骨椎心的痛苦，展颜一笑，道：“你说的不错，杨梦寰和你不同之处，也就在此了，就算为了救他，但如所作所为，出了那礼义之限，他也是一生不会理我。”

陶玉仰天大笑，纵马向前行去。

沈霞琳一抖缰绳，放马追赶。

第二十回 风雨如晦

两人行到一处岔道口，陶玉突然勒马收僵，停住了大笑之声，凝目望去。

只见那岔道中间，插着一块木牌，写着：“三条绝路，任择其一。”八个红字。

陶玉冷哼一声，马上探臂，抓起了插在地上的木牌。

那木牌大约两尺见方，下面一根三尺长的木桩，痕迹犹新，一望之下，就知是新制不久。

陶玉一掌击在那木牌之上，蓬然大震中，那木牌片片碎裂，洒落一地。

沈霞琳偷眼望去，只见陶玉低首思索，双目中不时升起凶光，显然内心中有着无比的激愤，也有着轻微的畏惧。

只听轮声辘辘，王寒湘带着二十余个佩带兵刃的黑衣武士，押着囚车赶到。

沈霞琳转眼望去，只见四匹健马，拖拉的敞车上，放着三个黑布垂遮的小型囚笼，心中暗暗忖道：“这辆囚车之中，如不是囚的寰哥哥，赵姑娘和那毒龙夫人，难道是空的不成，这陶玉说话行事从来不讲信用，叫人无法分辨真假。”

敞车在三丈之外停下，王寒湘却缓步行了过来，对陶玉低语数言。

他声音过低，沈霞琳也无法听得他们说的什么。

只见陶玉满脸坚决之色，道：“咱们走中间这一条路。”先策马而行。

沈霞琳一提缰绳，抢在了王寒湘的前面。

王寒湘高举右手，悬空一挥，二十多个黑衣大汉，迅速的在那篷车四周布成了一座护守的方阵，随在陶玉身后而行。

行约十余里路，形势突然一变，只见一重峰耸立，行到了一座大山前面。

陶玉似是自知选错了路，但又不愿退回，略一犹豫，硬着头皮向前行

去；

官道几经曲转，进入了山谷之中。

但见两侧峰壁削立，一条大道，穿山而过，紧依山壁处生满了遮天的古树，看上去阴风森森。

陶玉暗中提气戒备，探手入怀摸出了三枚透骨子午针。

目光转动，只见古树上白招飘风，上面写着：活捉陶玉四个红色大字。

那白招分挂在两侧的大树之上，不下十条之多，随风飘舞。

沈霞琳心中暗道：不知何人，挂起了这多白招……

念头转动之间，突然一阵萧声袅袅传来。

陶玉勒住了健马，高声喝道：“玉萧仙子，不用藏头露尾就凭你那点微末伎俩，难道还能吓唬我陶玉不成。”

语声甫落，右面山壁草丛中，响起了一个娇脆的声音，道：

“陶玉，你已身陷绝地，如不束手就缚，那就别怪我玉萧仙子要暗箭伤人了。”

陶玉目光转动，扫掠了一下两侧高大的古树一眼，冷头说道：“玉萧仙子，这几年来，你在天机石府倒把那朱若兰的阴谋鬼计，学得不少，你如真在这山谷之中设下埋伏，为何不敢现身见我？”

山壁间草丛中响起了一声冷笑，道：“陶玉，你早已心生畏怯，竟还敢大言不惭。”

陶玉回顾了沈霞琳一眼，低声说道：“你如心中害怕，那就先行退出去吧！”

沈霞琳摇头，道：“我不怕，我要和你并肩拒敌。”

陶玉双目中神光一闪，脸上泛现起一抹笑意，道：“当真吗？”

沈霞琳道：“自然是当真了，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

陶玉道：“那很好……”高声接道：“玉萧仙子，你如真在这山谷中设有埋伏，尽管对我们下手就是。”

但闻一声银铃般的长笑，划空传了下来，悬崖间一处草丛中，疾飞起一条人影，落在路中。

正是那玉萧仙子。

陶玉回顾一眼，不见四周有何动静，冷笑一声，道：“玉萧仙子，你如想使诈术，今日这座山谷，就是你葬身埋骨之地。”

沈霞琳心中暗道：如若玉萧妹妹当真要伤在陶玉手中，我就只好出手帮她了。

玉萧仙子伸手理一下鬓边散发，淡然一笑，道：“陶玉，你不该选择这一条居中之路……”

陶玉冷笑接道：“迄今为止，我仍然不相信你在这山谷设有埋伏。”

玉萧仙子笑道：“对你陶玉的为人，我很清楚，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自然应该先让你见识一番才是。”举起手中玉萧，在头顶之上打了一个旋转。

但见两侧古树之上，人影闪动，片刻间飞落下二十余位

背插长剑，身着劲装的美丽少女。

陶玉冷笑说道：“这是赵小蝶手中的花娥女婢。”

玉萧仙子笑道：“不惜，你生擒了赵小蝶，就该想到她手下的花娥女婢，一个个对她忠心不二，想不到你竟掉以轻心……”

陶玉接道：“我不信几个黄毛丫头，还能把我陶玉如何。”

玉萧仙子道：“她们的武功都是得自赵小蝶亲自传授，一二人虽非你陶玉之敌，但如她们联手围击，也够你陶玉对付了。”

陶玉道：“那赵小蝶的武功得自‘归元秘笈’上，赵小蝶手下的女婢花娥，或能够困扰别人，但如想对我陶玉，那是飞蛾扑火了。”

玉萧仙子淡淡一笑，道：“陶玉，你是否相信除了我玉萧仙子和这一群花娥女婢之外，这狭谷中还有对付你的高手。”

陶玉仰天打个哈哈，道：“当今武林之中，只有两种人，一是我陶玉的敌人，一是我陶玉的属下，这座山谷之中，除了你们之外，是否还有埋伏，自然也不会放在我陶玉的心上了。”

玉萧仙子暗道：此人大奸大雄的气度，倒是非常人所及，古往今来的武林叛逆，从来没有一个敢把天下武林同道，尽皆视为敌人，纵有此心，也不会说出口来……

只听陶玉纵声大笑一阵，又道：“玉萧仙子，你大概心中亦自知非我之敌，我如要向你单独挑战，量你也不敢答允，那也不用白费唇舌了，但我先告诉你一件事，今日之战，咱们不计用何手段，胜者为王……”

王字出口，陡然由马上飞跃而起，直向玉萧仙子扑了过来。

玉萧仙子早已运气戒备，眼看陶玉扑来，陡然举萧击出。

一片萧影，护住了娇躯。

陶玉左掌中蓄劲外吐，一股潜力涌出，逼住玉萧，右手运起天罡指力，击出一指。

玉萧仙子似是自知了人之力，决非陶玉之敌，击出一萧后，人却自行向后退去。

但见寒光闪动，八只长剑，分由四面八方涌了上来，齐向陶玉攻去。

原来那分列在陶玉身后的花娥女婢，早已和玉萧仙子有了默契，玉萧仙子收萧跃退之时拔剑攻出。

此时的陶玉，早已学得那‘归元秘笈’上大部的武功，身手内力都非等闲，一击未中，长啸而起，笔直的升起了两丈多高，分由八个方位攻来的八只长剑，一齐落空。

但闻陶玉纵声大笑，笑声中金环剑陡然出鞘，寒光绕身中，疾沉而下。

只听一阵金铁交鸣之声，金环剑悬空扫落，震开了那些花娥女婢长剑交织而成的严密剑幕，仍然停在实地之上。

玉萧仙子心中暗道：此人武功和昔日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今日一战，只怕是一个异常悲惨的结局。

心中念转，人却挥萧攻上，刹那间连攻八萧。

那些玉娥女婢，紧随着玉萧仙子联剑攻出，把陶玉团团围住。

陶玉金环剑幻起一片剑幕，寒光闪闪，独拒玉萧仙子等围攻，仍然有余暇还击。

沈霞琳冷眼旁观，陶玉虽在围攻之下，但却毫无败象，不禁心中一动，暗道：似这般缠斗下去，只怕玉萧姊姊也无法胜得陶玉，而且我没有出手相助，亦将引起他的怀疑，我何

不拔剑出手，来个明帮陶玉，暗助玉萧姊姊。

心念一转，挥手拔出长剑，大声喝道：“玉萧姊姊，你们以众凌寡，休怪小妹不顾旧情了。”纵身而起，挥剑直击过去。

寒光闪闪，响起了两声金铁交鸣，破开了那围攻陶玉的剑幕，直冲到陶玉身侧。

玉萧仙子心中忖道：天使般的沈姑娘，只因为为情所累，竟然也学会了施用心机，我何不助她一臂，当下玉萧一紧，单向沈霞琳攻了过去，而且萧萧尽都指袭沈霞琳的要害。

她心中深知沈霞琳对那杨梦寰的情意，山不足喻其高，海不足喻其深，这一生一世，决不会移情变心。口中却恨声说道：“你这臭丫头，那杨梦寰待你情意是何等深重，你竟然在他危难之时，移情别恋了……”

陶玉金环剑横里伸来，挡的一声，挡开了玉萧仙子攻向沈霞琳的玉萧，冷冷接道：“那杨梦寰已经写下了休书，沈姑娘早已恢复了自由之身，有何不对了。”

说话之时，金环剑左挡右拒，封开了四周花娥女婢的攻势。

沈霞琳道：“是呀！关你玉萧仙子什么事了？”长剑一紧还击过去。

两方又缠斗数合，忽听一位花娥说道：“敌人厉害，咱们排出八仙剑势对敌。”

陶玉似是知那八仙剑阵的利害，急急说道：“沈姑娘，和我贴背而立，合力拒敌，不可擅自出手。”

沈霞琳知其所言，必有见地，当下急攻两剑，迫开玉萧仙子，和陶玉贴背而立。

八个女婢移位交错，排成了八仙剑阵，齐齐举剑攻去。

那陶玉深谙八仙剑阵的变化，女婢的攻势虽然凌厉，但

却都为陶玉轻易的化解开去，可是沈霞琳就大不相同了，只觉那交错攻来的剑势，凶恶凌厉使人眼花缭乱，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陶玉眼看沈霞琳忙乱难顾，只好回剑来救。

他本可轻易的冲出八仙剑阵，但因顾及沈霞琳，时时得分神照顾于她，竟然无法破围而去，被困于阵中。

玉萧仙子眼看那八仙阵威势强大，自己混在阵中，不但帮不上忙，反而有些碍手碍脚，当下急攻两萧，退出阵去，倒提玉萧，站在旁侧观战。

玉萧仙子退出之后，八仙剑阵变化更见灵活，攻势也更是猛锐。

但陶玉对那作仙剑阵的变化，也是愈来愈熟，剑剑都能制敌机先，可是沈霞琳愈打愈是不对，手中长剑左挥右拒，一直无法挡住那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剑势，全凭陶玉剑势护救，才未得伤在八女剑下。

这一来两方暂时打了个不胜不败之局。

玉萧仙子冷眼旁观了一阵，发觉八仙剑势虽然厉害，但却无法伤得陶玉，心中暗暗一叹，忖道：这人的武功，果然是越来越精进了，赵小蝶被生擒囚禁，朱姑娘的武功，亦是大部来自归元秘笈，与他所学大致相同，动起手来，只怕亦是难以分出胜负，唉！

细数当今武林人物，能够胜得陶玉的实是很难找得出一个人来，收拾此人，必得另行设法不可……。

忖思之间，突闻得沈霞琳啊哟一声惊叫。

抬头看去，只见沈霞琳左肩上中了一剑，鲜血透湿了白衫。

但闻陶玉急声问道：“伤得重么？”手中金环剑突然一紧，

层层剑浪，反击过去，迫得八女纷纷向后退让，扩展的金环剑幕，护住了沈霞琳。

沈霞琳道：“伤的不算太重。”

陶玉对沈霞琳似是爱护备至，无限关怀的说道：“不算太重，那是说也不算轻了！”

沈霞琳道：“鲜血快湿透了我半身衣服，伤处很痛。”

陶玉道：“伤到了筋骨没有。”

沈霞琳道：“我不知道。”

陶玉道：“你快些运气止血，不用再运剑还击了。”

说话之中，剑势威力又增强甚多。

玉萧仙子默察情势，就算所有之人轮流出手，也无能把陶玉制服，必得另出奇兵不可……。

正待喝令众女停手，突闻一声长啸传了过来。

转头望去，只见李沧澜带着川中四丑，急奔而来，不禁心头一宽，暗道：这李沧澜武功高强，他如若肯出手相助，再加上赵小蝶这些花娥女婢之力，或可把陶玉伤在当场。

心念转动，人却急急迎了上去，喝道：“李老前辈。”

李沧澜停下脚步，道：“玉萧姑娘早到了么？”

玉萧仙子道：“略施小谋，幸而得中，但那陶玉武功之高，却是大大的出了我意料之外。”

李沧澜目光一掠场中的打斗形势，道：“对付这等凶恶之人，也用不着和他讲什么江湖规矩了……”

玉萧仙子道：“他武功奇高，纵然围攻，也难胜他。”

李沧澜心中暗道：“你武功高强，何以不肯出手。”

心中念转，口里说道：“姑娘可曾和他动过手么？”

玉萧仙子道：“晚辈原本和几位姊妹合力攻他，只因她们习的剑阵，别具威势，晚辈居中，反而有碍手脚。”

李沧澜道：“原来如此……”

语声微顿，接道：“老夫如若出手，不知能否胜他。”

玉萧仙子道：“老前辈功力深厚，当今武林之世，罕有敌手，但那陶玉自得‘归元秘笈’，武事大进，深不可测，两位如一对一的搏斗，这胜负之数，晚辈不敢妄加推断。”

言下之意，无疑是说，你武功虽然高强，但那陶玉实非泛泛之辈，如是两人动手相搏斗，只怕你未必是他之敌。

李沧澜老于世故，如何还听不懂玉萧仙子的弦外之音，当下说道：“老夫倒是不信那归元秘笈上记载的武功，全都是绝世无俦之学，姑娘请替老夫掠阵，我要去试他一试。”

玉萧仙子知他昔年领导天龙帮时，江湖声望，一时无两，自视极高，如再出言劝他，那是无疑火上加油，只好默默不言。

李沧澜回顾了川中四丑一眼，道：“如若老夫伤在那陶玉剑下，你们就自行去吧！”

唉！你们追随我多年，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我一直没有好好待过你们，误了你们前程……”

川中四丑齐齐躬身说道：“恩主待我等情义如海，今生但得追随恩主，心愿已足，别无所求了。”

李沧澜轻轻叹息一声，说，“你们替我掠阵，我试试归元秘笈上的武功，

是否当真是绝世无俦。”

恶斗中的陶玉，已瞧到了李沧澜带着川中四丑赶到。

他武功高强，实是自己劲敌之一，如若他要出手围攻，今日只怕难有善果，大喝一声，剑势突变，奇招连出，刺伤了两个花娥，护着沈霞琳破围而出。

李沧澜高举龙头拐，厉声喝道：“负义叛徒，可敢和老夫决一死战？”

陶玉发出天罡指力，又伤了两个花娥，冷笑一声，道：

“来日方长，何必急在一时呢？”伸手牵着沈霞琳，放步而去。

李沧澜正待举拐追赶，突闻玉萧仙子叫道：“囚车。”

回头望去，只见王寒湘带着一群劲装佩带兵刃的大汉，押着三辆囚笼而来。

玉萧仙子和李沧澜一见王寒湘率人押着囚笼而来，心中不由紧张起来，再也无心追赶陶玉，立时向囚笼迎了上去。

这时王寒湘也已看到李沧澜和玉萧仙子，心中更是惴惴不安，一时间大感进退两难，楞了一阵才缓缓抬起左手，微微一摆，随行的大汉，一齐停了下来。

王寒湘缓缓上前几步，站在那押解囚笼的队伍之前。

李沧澜因心中惦记着杨梦寰的安危，也急步上前来，一见王寒湘止步不动，自己也倏然止步。

这时双方相距不过五六尺的距离。

李沧澜右手握着龙头拐，左手抚捋长髯，两目闪闪神光，盯住在王寒湘的脸上瞧了一阵，沉声说道：“故人别来无恙，王兄还认识老朽么？”

这几句话说得极是平和，但听在王寒湘耳中，却是大为不安。

要知王寒湘当年在天龙帮中，身为黄旗坛主，极得海天一叟李沧澜的宠信，倚界之重，在天龙帮中，可算得一时无两，此时，大变之后，重见昔日帮主，心中这份感触，自是复杂万分。

他微微一怔，躬身作礼道：“属下参见帮主……”

李沧澜手捋长髯，哈哈一笑，道：“天龙帮已经瓦解，看目下形势，我们是敌非友了。”

王寒湘惶然低声道：“属下不敢……”

李沧澜一声长笑，道：“王兄，今日你我只有两条路，你

若念昔日旧情，便将囚笼打开将人放出，不然你我就分个生死胜负。”

这两句使王寒湘大感为难，呆立当地，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沧澜心中焦急，一见王寒湘呆立不语，一顿龙头拐，沉声喝道：“王寒湘你可小心、休怪老朽得罪了。”一招“直叩天南”向王寒湘胸前击去了

王寒湘急向一旁跃去，尚未立稳，李沧澜二招又到。

这时玉萧仙子与川中四丑也拔出兵刃，与押解大汉战在一起。

王寒湘被逼，只得取出铁骨扇，迎风一抖，迎了上去，二人一动上手，李沧澜心存速战，王寒湘却因追随李沧澜多年，心中敬畏之情不减当年，此时虽被逼出手，却始终无法全力施展，不到十合，已被李沧澜一杖打中左肩，向山中逃去。

一群黑衣大汉已被玉萧仙子等杀伤过半，一见王寒湘落败，呼啸一声，也纷向山中逃去。

李沧澜急步走到三个铁笼前面，伸出手中龙头拐，挑起四周垂遮的黑

布一看，不禁目瞪口呆。

原来囚笼之中，那里是什么杨梦寰、赵小蝶和毒龙夫人，竟是一具无头的尸体。

玉萧仙子轻轻叹息上声，道：“我早已想到那陶玉必然有了安排，果然不出我的预料。”

李沧澜轻轻叹息一声，道：“这是金蝉脱壳之计。”

玉萧仙子道：“不错，那杨梦寰早已被陶玉快马送走了。”

李沧澜道：“陶玉行事，着着都有目的，这铁笼之中，放着一具没有头的尸体，不知他的用心何在？”

玉萧仙子知他心中别有怀疑，当下说道：“陶玉为人毒辣，这一具无头尸体，只不过是故作惊人。”

李沧澜摇摇头，道：“不然，老朽的看来，那陶玉很可能是暗示我等如若追迫过紧，他即将施出毒手。”

玉萧仙子道：“咱们问问这些押解囚笼的人。”回身行在一个劲装大汉身侧，玉萧仙子微微点在那大汉“玄机”穴上，道：“你的伤很重么？”

原来那护守囚车的大汉，虽有一半伤在川中四丑和玉萧仙子的手中，但大部都是受伤未死。

那大汉双目转动，望了玉萧仙子一眼，闭目不答。

玉萧仙子冷冷说道：“说了实活，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李沧澜探手从怀中摸出一粒丹丸，放入那大汉口中接道：

“老朽李沧澜，你如肯据实回答老朽之言，老朽当赠以疗伤灵丹，放你回去。”

那大汉睁开眼睛，道：“你们救不了我，但能有此存我已感激不尽，趁我还有一口气在，有什么话快些问吧。”

李沧澜道：“这囚笼中人，那里去了？”

那大汉道：“已被我家帮主另遣快马送往百丈峰去了。”

李沧澜道：“他们可曾受到伤害？”

那大汉道：“没有……”突然双腿一伸，闭目而逝。

李沧澜望了玉萧仙子一眼，道：“他们都已经先行服下毒药。”

玉萧仙子道：“老前辈也不用再费心追问了，据贱妾推断，陶王非不得已，决不伤害杨梦寰。”

李沧澜道：“陶玉带着沈霞琳，谅他们难以行快，咱们追他去吧！”

玉萧仙子道：“老前辈如若有胜他之能，这倒是一个机会。”

李沧地澜，道：“我自信不致会败。”带着川中四丑当先而去，玉萧子带着一群花娥女蝉，随后紧赶。

正离数十余丈远，哭闻长空鹤唳，一只巨鹤，直泻而下，落在道中，拦住了几人去路，仰首长鸣。

李沧澜停下脚步，回顾说道：“玉萧姑娘，这可是朱姑娘的仙鹤么？”

玉萧仙子走向前去，伸出纤手，在那巨鹤身上抚拂了两下，道：“鹤兄，鹤兄，你可是遇上了什么事么？”

只见那灵鹤伸出长喙，御住了玉萧仙子衣服，轻轻一带。

玉萧仙子略一沉吟，道：“可是有人要我们去？那就有劳鹤兄带路了。”

玄玉展开双翼，缓缓向前飞去，玉萧仙子当先而行，紧随在仙鹤之后。

李沧澜心中惦记爱婿的安危，忍不住问道：“玉萧姑娘，灵鹤玄玉，可

见发现了敌人行踪么？”

玉萧仙子道：“这个，晚辈就难作断言了，看它飞行之慢，似非追赶敌人。”

李沧澜道：“咱们如若这般随它而行，岂不是误了大事。”

玉萧仙子道：“玄玉早已通灵，若不是重大之事，决然不会拦住咱们的去路。”

李沧澜轻轻叹息一声，不再言语。

那灵鹤飞行甚低，转过几个山弯，到了一处绝峰之下，突然一伸长颈，直向峰上飞去。

玉萧仙子低声说道：“如若有什么稀奇古怪，就在这山峰上了，咱们且上去瞧瞧。”一提真气，当先而行。

李沧澜提气疾追，紧随在玉萧仙子之后。

川中四丑和随行的花娥女婢，鱼贯相随而上。

李沧澜内力深厚，片刻间追上玉萧仙子，两人并肩上了绝峰。

只见峰顶一块大沙石上，坐着一个面貌奇丑的女子，脸上疤痕斑斑，正伸出纤巧的玉手，拂拭灵鹤羽毛。

玉萧仙子停下脚步，欠身一礼，道：“原来是彭姊姊遣鹤相召。”

那丑怪女人站起身子，道：“玉萧仙子姊姊言重了。”

玉萧仙子回视了李沧澜一眼，道：“老前辈可认识彭姑娘么？”

李沧澜道：“咱们有过数面之缘。”

那丑怪女人还了一礼，笑道：“我三手罗刹彭秀苇，这张丑怪的脸，只要是见过一次之人，大概就不会忘了，何况数面之缘。”

李沧澜道：“彭姑娘说笑话了。”

彭秀苇道：“这些年来，我早已不把此事放在心上，说说无妨。”

玉萧仙子接道：“姊姊可是奉了姑娘之命而来么？”

彭秀苇抬头看看天色，道：“姑娘也来了。”

玉萧仙子吃了一惊，道：“姑娘也来了。”

玉萧仙子吃了一惊，道：“姑娘练功正值紧要关头，怎么可以轻易离开玄机石府？”

彭秀苇垂下头去，默然不语，良久之后，才轻轻叹息一声，道：“她冒了很大的危险。”

李沧澜心中的震动，那是尤过玉萧仙子，但他老练沉着，竟能隐忍不问。

玉萧仙子道：“姑娘现在何处？”

彭秀苇沉吟了一阵，又抬头望望天色，道：“此刻时光还早，咱们等一下再说不迟。”

玉萧仙子知她对朱若兰忠实无比，想是此刻正在静坐运息的紧要关头，不肯说出地点。

李沧澜轻轻咳了一声，道：“两位谈的可是那朱姑娘么？”

玉萧仙子道：“不错，那朱姑娘已经到了此地。”

李沧澜道：“老朽有一个不情之求，两位见着朱姑娘，代老朽问好求见。”

玉萧仙子道：“朱姑娘提到老前辈，自然会抽暇会见。”

彭秀苇突然站起身子，神色肃穆的说道：“诸位请在此等候片刻，我去

禀告姑娘一声。”转身而去了。

李沧兰直待三手罗刹背影消失不见，才低声说道：“玉萧姑娘，那位彭姑娘可是对老朽有些不满意么？”

玉萧仙子道：“没有的事，老前辈不用多心，她相伴姑娘而来，姑娘的安危重任，全加诸她的身上，心情沉重，自是难免了。”

李沧澜道：“玉萧姑娘，老朽有两句话，不知当不当言？”

玉萧仙子道：“老前辈尽管请说。”

李沧澜道：“你说那朱姑娘正值是习功关头，不知是习内功，还是外功？”

玉萧仙子道：“老前辈自己人，说说亦是无妨……”

李沧澜是何等人物，立时听出了弦外之音，回顾一挥手，道：“你们退下五丈，”

川中四丑和那随行花娥，齐齐向后退去。

玉萧仙子低声说道：“似是一种很高的内功，是以面临的危险很大。”

李沧澜道：“越是深奥的内功，越是怕人惊扰，她为何要亲自下山呢？”

玉萧仙子道：“姑娘对人，一向是和颜悦色，晚辈在那天机石府中，住了数年之久，别说看到她发脾气了，就是大声喝叫，也是未曾听过……”

她长长叹息一声，接道：“但属下对她敬畏却是日有加深，既感觉她对自己施恩深厚，虽粉身碎骨，亦是难报万一，又觉着她品流清高，乃是神仙中人，和她相处，实有些自惭形秽，如若她说要来就算是人人反对，也不敢和不忍出口拦她的兴致。”

李沧澜道：“不错，那朱姑娘的风采，实是留给人很深的敬慕。”

说话之间，那彭秀苇又转了回来，道：“姑娘还想问那赵姑娘的事情，玉萧妹子，请就在那女婢群中选上一位，和咱们一起去见姑娘。”

玉萧仙子应了一声，就在那群女婢之中，随便选上了一个。

彭秀苇当先带路，行入了悬崖下一个山洞之中。

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着青衣的美丽少女，正自盘膝而坐，运气调息。

彭秀苇停下脚步，一双森冷的目光，缓缓在几人脸上扫过，低声说道：“诸位请稍候一会。”

李沧澜点点头，悄然退到一侧。

玉萧仙子低声说道：“老前辈，朱姑娘定会问到你当今武林形势，最好别说的太坏了。”

李沧澜道：“为什么？”

玉萧仙子道：“她此刻最好是完全不受外界干扰，但此时已无法逃避，只好尽量使她少费心思。”

只见那盘膝而坐的少女，娇躯似是陡然间触到了电流一

般，全身开始轻微抖动。

李沧澜吃了一惊，暗道：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她已岔了真气么？

心中念转，人已不自觉向前跨了一步，准备出手施救。

只见彭秀苇右手一伸，拦住了李沧澜。

李沧澜眼看那玉萧仙子和鼓秀苇，都是无惊惧之状，心中暗想道：她们两这般沉得住气，定然是早知内情。

凝目望去，只见那青衣少女粉颊之上，不停的滚落汗水。

再看彭秀苇和那玉萧仙子时，虽然也是全神贯注着青衣女，但神情仍

无惊慌之色。

玉箫仙子低声对彭秀苇道：“可是姑娘叫我们来的么？”

彭秀苇道：“刚才她要我去召请你们时，一切都很正常，此刻是有些不对了。”

玉箫仙子道：“此刻咱们不能胡乱出手，必待她醒来之后再说。”

几人又等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那青衣女才逐渐的好转过来。

只见她缓缓的睁开了眼睛，扫掠了几人一眼，重又闭上。

李沧澜踏前一步，正待出言呼叫，却被三手罗刹彭秀苇伸手拦住，低声说道：“再等一下。”

这三手罗刹脸上疤痕斑斑，十分难看，纵然是好听的话，从她口中说出，也使人有着十分难听的感觉。

李沧澜缓缓向后退了两步，未再多言，三手罗刹彭秀苇，人虽然生的难看，但对青衣女却是忠心的很，自从李沧澜等到了石洞之后，她一直是若有意若无意挡在那青衣女的身前。

如是有人由洞外打入暗器，袭向那青衣女，不管由任何角度射人，那三手罗刹都能在极快的一瞬，替她挡下暗器。

李沧澜倚壁而立，足足等待一顿饭工夫之久，那美丽的青衣女，重又睁开双目，缓缓站起身子，微微一笑，道：“李老英雄。”

李沧澜抱拳一礼，道：“朱姑娘别来无恙。”

这美丽绝伦的青衣女，正是李沧澜一生中最为敬服的朱若兰。

朱若兰欠身笑道：“老英雄不用多礼，有话只管请说。”

李沧澜心中暗道：你这灵鹤召请我等来此，怎的反要问起我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陶玉重出江湖的事，姑娘可已听说了么。”

朱若兰道：“听说了，那陶玉横行无忌，掳去了令嫒和赵姑娘……”

李沧澜道：“老朽亦是为此重出江湖。”

朱若兰道：“老英雄可已和那陶玉动过手了。”

李沧澜道：“动过了。”

朱若兰道：“他的武功进境如何？”

李沧澜道：“如以进境而论，这几年时光，他已达炉火纯青之境，但老朽自信可和他作一场生死之战。”

朱若兰微微一笑，道：“此刻可知令嫒下落？”

李沧澜道：“那陶玉心中对小嫒似有海一般的深仇，他要把小嫒带往百丈峰去，准备召集天下英雄，当面处死……”

朱若兰道：“这些经过，她们都告诉了我……”一掠玉箫仙子，接道：“但不知李老英雄意欲如何？”

李沧澜道：“老朽虽然不畏陶玉，但自知很难迫他就范，因此寄望姑娘甚深，”

朱若兰道：“九大门派对此如何？”

李沧澜道：“一致愤怒声讨，目下各大门派，已然派出高手追踪那陶玉了。”

朱若兰道：“晚辈知道了。”目光转到那花娥身上，道：

“你一直追随在赵小蝶的身侧么？”

那花娥一欠身，道：“小婢一直追随在赵姑娘的身边。”

朱若兰道：“这些年，她都做些什么事？”

那花娥呆了一呆，道：“这些年来，姑娘一直在江湖飘荡，行无定址，居无定所。”

朱若兰轻轻叹息一声，道：“可是装什么多情仙子，凭借武功，在江湖上闹的乌烟瘴气，是么？”

那花娥似是未料到朱若兰问起后来，竟是这等单刀直入，一时间想不出来适当措词回答，呆在当地。

朱若兰接道：“那百花山谷之中，万花竞艳是何等仙境乐土，她竟不肯安份住下，终年飘荡江湖，兴风作浪，唉！你们为她之婢，为什么不劝劝她。”

那花娥道：“姑娘脾气很坏，小婢们不敢多言。”

朱若兰淡淡一笑，不再理那花娥，目光转注在李沧澜的身上，道：“老前辈对拯救令媛的事，有何高见？”

李沧澜道：“老朽准备和他们硬拼一场，逼他交出小媛。”

朱若兰道：“老前辈可是自信能够胜过那陶玉么？”

李沧澜道：“老朽虽无必胜的把握，但相信还不致落败。”

朱若兰道：“机会太少了，据晚辈所知，那‘归元秘笈’上记载的武功，大都是精奇之学，连内功一道，亦有速成之法，老前辈虽天生雄才，只怕也不易制服住陶玉，何况他也未必肯和老前辈一决生死的。”

李沧澜道：“姑娘有何高见呢？”

朱若兰道：“晚辈尚未了解全盘内情，也未定主意。”

李沧澜道：“经过之情，玉箫姑娘已经函报姑娘，大致无甚差别。”

朱若兰道：“眼下令媛和赵姑娘，都落在陶玉手中，如若晚辈料断不错，他可能早有准备，只要咱们逼他过紧，令媛和赵姑娘都是他很好的人质，如是他以令媛的生死威胁，老前辈有何良策，能够救得令媛？”

李沧澜道：“这个，这个……”

朱若兰道：“那时他如逼老前辈束手就缚，不知老前辈何以对付？”

李沧澜道：“老朽这把年纪，活也难以活多久了，只要能够救得小媛，老朽是死而无憾。”

朱若兰道：“他不会真的放过了令媛。”突然举步而行，走到悬崖边缘，迎风而立，望着天际出神，衣袂随风飘扬，看上去恍如凌波仙子。

玉箫仙子心知朱若兰正在用心思索良策，生恐李沧澜惊扰，立时低声说道：“姑娘正在思索应付良策……”

李沧澜点点头，接道：“老朽决不惊扰于她。”

不知过去有好多时光，朱若兰突然回过头来，说道：“令媛何在？”

李沧澜道：“她奉侍公婆，居在一处十分隐蔽之地。”

朱若兰道：“那陶玉找不到么？”

李沧澜道：“找不到。”

朱若兰长长吁一口气，道：“但愿如此。”语声微微一顿，又道：“目下你们所见到都是陶玉浮飘的力量，他选择百丈峰顶，只怕也非无因而起，动手之前，咱们必须查出那陶玉究竟有多大的实力，然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

李沧澜道：“姑娘说的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朱若兰道：“据晚辈看，杨梦寰和沈霞琳都非早夭之相，纵然遇上一些凶险之事，也不致有性命危险，老前辈先请放心。”

李沧澜道：“同样一句话，出自姑娘之口，就使人多上了几分信心。”

朱若兰道：“夸奖了……”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九大门派，对此看法如何？”

李沧澜道：“各派震动，一致声讨。”

朱若兰道：“我是说，他们可有实际上的行动？”

李沧澜道：“少林、武当等各大门派，已然派出高手，追查实情，已经有不少个少林僧侣，伤在那陶玉手中了。”

朱若兰道：“晚辈想请老前辈做一件事……”

李沧澜道：“什么事，只要我力所能及，自然是全力以赴。”

朱若兰道：“如非老前辈的声望，别人也不足当此大任。”

李沧澜怔了一怔，道：“什么事？老朽当真能担的起么？”

朱若兰道：“我想请老前辈负责联络协调九大门派中人，让他们划一步骤，不可个别从事。”

李沧澜道：“老朽遵命。”

朱若兰道：“晚辈先到百丈峰去，暗中查看一下那陶玉的部署实力，再和老前辈联络。”

言罢，突然发出一声低啸声，啸声甫落，灵鹤玄玉，已然疾飞而来。

朱若兰纵身一跃，落在巨鹤背上，回身对李沧澜和玉萧仙子挥挥手，巨鹤立时冲霄而上，直向正南飞去。

李沧澜望了玉萧仙子等一眼，道：“两位姑娘行止如何？”

彭秀苇道：“我要赶往百丈峰去，侍候姑娘……”

玉萧仙子接道：“我已奉姑娘之命，暂率赵姑娘的花娥，女婢，不能让她们散去。”

李沧澜道：“朱姑娘要老朽和九大门派中人联络，但不知如何和朱姑娘取得连系？”

玉萧仙子道：“老前辈雄才大略，姑娘之意，是让老前辈协调各大门派，以便力量集中，对付那陶玉……”

李沧澜接道：“是啦，老朽和各大门派如能延阻了陶玉的行动，也好让朱姑娘有着较为从容的时间，在百丈峰中，布置下对付陶玉的力量。”

玉萧仙子道：“姑娘才慧，人所难及，一向是因人施谋，似你李老前辈这等雄才大略的人，她自是不便谆谆相嘱，只能说出一个大略原则，细微小处，任由老前辈发挥了。”

突然衣袂飘风之声，彭秀苇疾如流矢一般，从两人身侧掠过，直向谷底落去。

李沧澜道：“姑娘珍重。”一抱拳，转身而去。

他本来感觉到事态紧急，处处必须自己亲身临敌，有着一股无所适从之感，此刻却突然轻松下来，一心一意的联络九大门派中人。

朱若兰的出现，似是给了李沧澜一种莫大的精神力量，似是她一插手，杨梦寰定可转危为安。

且说那陶玉破围而出，带着沈霞琳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路，才放缓了脚步而行。

沈霞琳道：“陶玉啊！好像是整个的武林中人，都和咱们作对了。”

陶玉笑道：“都在我意料之中，不足为虑。”

沈霞琳道：“唉！你那些属下，都到何处去了，为什么不见接迎咱们之人。”

陶玉笑道：“他们肯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追赶我们两人……”

陶玉冷笑一声，起身直行门前，凝目望去，只见四个身着灰衣的僧人，手持禅杖，并肩横立。

四个僧人对陶玉的陡然出现，似是甚感意外，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由左首一位僧人说道：“施主使用金环剑，定然是大名鼎鼎的陶玉了。”

陶玉冷笑一声，道：“是又怎样？”

左首僧侣突然突然仰脸一声长啸，道：“贫僧等久仰大名了。”

陶玉冷笑一声，道：“可是想召请助手么？”说话之中，人已闪出室外。

四僧似是已知陶玉利害，不敢轻敌，四人分站了四个方位，不肯躁进。

陶玉目光一转，冷冷说道：“久闻你们少林派罗汉阵的威名，四位可是想要排成罗汉阵来对付在下么？”

四僧的修养工夫甚好，任那陶玉讽激，一直不为所动，各自凝神运气，静站不动。

陶玉眼看四僧不怒不躁，口中怒骂道：“你们少林和尚好厚的脸皮啊！”金环剑一招“笑指天南”，疾向左首一僧攻去。

那和尚早已凝神戒备，禅杖一举“横架金梁”猛向金环剑上扫去。

只听禅杖啸风，最右一僧一招“剑劈华山”铁禅杖兜头击下。

陶玉冷笑一声，挫腕收剑，一转身子，闪开五尺，金环剑随着转动的身子，抖出一片剑花，分向四僧各刺一剑。

耀眼的剑花，使四僧无法分辨那一剑是虚招，齐齐举起禅杖封去。

陶玉诱得四僧齐齐举起手中禅杖，封挡剑势，取得先机，金环剑疾转如轮，攻向左首一僧。

那和尚被他疾快的剑势迫的无法还手，连退了四五步远。

但闻佛号传来，十几条人影疾奔而至。

陶玉一皱眉头，怒声喝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少林派，竟然要倚多为胜。”

但闻一个宏亮的声音喝道：“诸位师兄，此人作恶多端，伤了咱们数位师兄弟，今日万万不能放过他。”

一阵和应之声，响彻云霄，十余位少林僧侣一涌而上，把陶玉团团围住。

沈霞琳一摆长剑，道：“你们这样多人打一个，胜了也不算数。”疾攻两剑，直向重围之中冲去。群僧中有人喊道：“这位是杨大侠的夫人，不知如何会和陶玉走在一起？”

但闻一声长长的叹息，接道：“那杨大侠为人英雄，小僧最是钦敬，想不到他的夫人，唉！女人的心真是难说的很……”

又一个僧人接道：“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杨夫人纵然是背叛了杨大侠，那也无损杨大侠的英雄盛名啊！”

另一个僧人接道：“久闻杨夫人贤淑之名，心地善良，有若天使，定然是那陶玉给她服用了什么迷乱神志的药物……”

这些话字字句句都听入沈霞琳的耳中，也听到了陶玉的耳中。

沈霞琳只听得心如刀绞，有着无比痛苦，也有着一分难言的欣慰，心中暗暗忖道：人人都骂我沈霞琳为恶妇淫娃，弃去了苦难中的丈夫，这份郁闷之气，不知何日才能一吐为快，但寰哥哥能为武林同道这般的敬仰尊重，实又叫人代他欢喜。

这些责骂指斥，更坚定了沈霞琳杀陶玉为江湖除害的决心，当下剑势一紧，攻势更见猛锐。

不擅心机的沈霞琳，为情所困，为势所迫，学着处处用心思索。

她心中明白，陶玉对自己多一份信任之心，自己就多一分杀他的机会，在群僧众口责骂之下，陶玉必将会留心到自己的神情举动。

果然，陶玉一面运剑拒挡群僧，一面留神着沈霞琳举动，看她手中剑势，愈来愈是快速凶猛，毫无愧疚不安之状，心中暗暗忖道：看来她对我倒是一片真情了。

心念一转，精神大振，怒喝一声，金环剑连出三绝招。

剑凝一片寒芒，迫得群僧纷纷向后退去，陶玉冲到沈霞琳身侧，道：“和我一起拒敌。”剑势展开，把沈霞琳护于重起的剑网之中。

少林僧众似是知道像陶玉这般强敌，非是一时片刻能战胜他，只把他团团围住，不让他突出重围，慢慢消耗他的气力。

是故，群僧虽然团团把陶玉围住，但却是守多攻少，禅杖交织成一个圈子，挡住了陶玉和沈霞琳联手的剑势。

这时那茅舍中两个大汉，已为少林群僧擒住押走。

陶玉默查情势，似是已窥出群僧用心，低声对沈霞琳道：

“我用剑光护你，快些运气调息，咱们不能久战。”

沈霞琳年来武功大进，这一阵激战，并无困倦之感，但听得陶玉如此说，自然乐得休息一下，当下说道：“真的很累了。”

陶玉剑势扩展，果然把沈霞琳全身护在金环剑下。

沈霞琳停剑静立，运气调息。

大约过有半至香的时光，陶玉剑势突然一变，沉声说道：

“咱们要突围。”大喝一声，攻势突然转急。

但闻两声闷哼，两个僧人先后伤在他金环剑下。

只见他左手牵着沈霞琳，右手运剑攻出，招招剑剑，都是奇幻莫测之学。

少林群僧，虽然全力阻拦，竟是无法挡住，又被他伤了二僧，破围而去。

陶玉牵着沈霞琳，放腿疾奔，沈霞琳却装作疲累不堪，行动不便，任那陶玉牵着奔行。

原来沈霞琳发觉陶玉的武功日有进境，心中暗自忖道：这般下去，他武功愈来愈高，杀他的机会岂不是愈来愈少么？目下他孤身一人，正是杀他的机会，如若少林僧侣能够赶来，再围住陶玉厮杀，适当时机，自己再施暗算，或可能一举把他杀死，只要陶玉一死，救出寰哥哥和赵小蝶那就自非难事。

陶玉虽然精明多疑，但他却没有想到一向不善心机的沈霞琳，突然动起心机来，只道她当真力战疲累，奔行不动，当下暗中运气，拖住沈霞琳，如风驰电掣一般，向前奔去。

沈霞琳只觉陶玉腕力奇大，竟是难以自主向前奔走，不禁心中暗暗吃惊，忖道：他久战之后，还有如此内力，此人当真是不可轻视了。

陶玉牵着沈霞琳一口气奔出了十几里路，才放缓了脚步。

沈霞琳故作娇喘着说道：“那些和尚可曾追来么？”

陶玉摇摇头，笑道：“早被甩远了。”

沈霞琳回首望去，果然不见有人追赶，心中连叫可惜，口里却笑道：“你近来武功进步甚速，一日千里……”

陶玉接道：“还有几条经脉未曾打通，几种掌指拳招，未能领会，但我想多则半年，少则三月，就可能贯通了，那时我要上少林寺去，杀它一个痛快。”

沈霞琳道：“那少林寺罗汉阵天下闻名，你一个人武功再高，只怕也打他们不过。”

陶玉笑道：“我出其不意，攻入寺中，见人就杀，不让他们有准备布辟的机会。”

沈霞琳心中忖道：这人果然是恶毒的很。

陶玉不闻沈霞琳回答自己之言，心中暗道：她天性善良，听我用心如此，自然是不高兴了，当下微微一笑，道：“我不过说几句气话而已，那里还会真去……”

语音微微一顿，停下脚步，接道：“我也有些累了，咱们也该休息一下。”放开沈霞琳，席地坐下，背靠在一株树上，闭目坐息。

他恶战之后，又拖着沈霞琳赶了甚多路程，实已疲乏不堪，倚在树上，竟不知不觉熟睡过去。

沈霞琳听得他传来的鼻息之声，知他已睡熟过去。暗道：

这倒是一个杀他的机会。

但转念又想到此人鬼计多端，也许故意作出熟睡之状，试验自己……。

一时间只觉心念起伏，不知是否该借此机会，出手杀他？

她犹豫了足足一顿饭工夫之久，仍是不敢下手。

陶玉内功精深，一阵小睡之后精神尽复，缓缓睁开了双目。

只见沈霞琳睁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望着自己出神，不禁微微一笑，道：“你没休息会么？”

沈霞琳道：“没有，我担心那些和尚追来，一直不敢合上眼睛。”

陶玉轻轻叹息一声，道：“倒是辛苦你了。”伸手从怀中取出一幅地图，摊在地上，仔细瞧了一阵，道：“已经距此不远了，咱们有得半日工夫，就可以到了。”

沈霞琳道：“到哪里啊？”

陶玉笑道：“我早已想到九大门派和一些武林人物，必将沿途追截于我，因此我早已组成了甚多歇马的驿站，刚才咱们去那茅舍，乃是一种最小的驿站。”

沈霞琳道：“还有大的么？”

陶玉道：“此刻咱们要去的，械是一处大站，那里云集了无数高手，待我之命。”

沈霞琳道：“你出道江湖不久，已经有此成就，实是人所难及了。”

陶玉笑道：“此事早已在三年前开始经营，岂是一朝一夕之功。”

沈霞琳道：“那时你还未曾出道江湖啊。”

陶玉站起身子，道：“咱们边走边谈吧！”当先举步行去。

沈霞琳随在陶玉身后而行，一面问道：“你在天下各处设了甚多驿站，难道就未被他们发现么？”

陶玉道：“我分设的驿站，表面上决然看不出是武林人物，自然不会引起武林人的注意了。”

沈霞琳啊了一声，不再多问。

陶玉小息之后，精神大好，奔行奇快，沈霞琳全力追赶，仍是有些力难从心。

半日紧赶，到了一座大镇之上。

这时夜色已深，但这座大镇上仍甚热闹，到处灯火辉煌，行人如梭。

沈霞琳道：“这里好热闹，快到二更了，还有这样多人。”

陶玉微微一笑，带着沈霞琳绕入一条幽静的街道上，在一所高大的宅院前，停了下来，轻轻在黑漆大门上叩了七下，

木门突然大开。

两个开门的黑衣大汉，肃然分站两侧。

陶玉带着沈霞琳直趋大厅前面，低声对沈霞琳说道：“你在此稍候片刻，我进去瞧瞧。”大步直入厅中。

沈霞琳正待打量四周景物，突见一个全身黑衣的瘦小之人，掠身而过，低声说道：“沈师妹，已有人对你动了怀疑，还望多多小心。”说完两句话，快速行过大厅，转过屋角不见。

那人虽然只匆匆数言而去，但沈霞琳已由短短几句话中听出是童淑贞的声音，正想多问两句，那童淑贞已然行进大厅不见。

她这些时日中，独自和陶玉斗智，早已有了心力皆细，孤独无依之感，听得童淑贞的声音传来，心中甚喜，几乎忍不住失声而呼，叫她回来，但她终于忍了下去，只听陶玉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沈姑娘，请到厅中来吧！”

火光一闪，大厅中突然亮起了一片灯光。

沈霞琳转脸望去，只见陶玉站在大厅门口之处，望着自己，不停的招手，当下镇静了一下心神，缓缓直步过去。

就这一阵工夫，大厅中已然是灯火通明，亮起八支儿臂粗细的红烛。

沈霞琳一脚跨入厅中，不禁为之一呆。

原来她进入这高大宅院之后，大厅中一直是一片黑暗，不见灯光，刚刚才亮起一点烛火，在沈霞琳想像之中，这大厅中决不会有人。

那知事情竟是大出了沈霞琳意料之外，大厅中竟是站满了人。

王寒湘，胜一清和另外两个长髯老者之外，还有八个劲装佩刀的大汉，分守在窗口和厅门之中，戒备的十分森严。

沈霞琳暗暗忖道：“原来这些人在厅中议事，竟然连灯也不点，当真是神秘的很，幸好我刚才还未叫出童师妹的姓名来，要不然岂不是露出马脚来了。”

陶玉伸出手来，牵着沈霞琳的右腕，行到首位之上，并肩坐下，挥手对王寒湘、胜一清和另外两个长髯老者，道：

“四位请过来坐坐吧！”

四人齐齐抱拳说道：“多谢帮主赐坐。”恭恭敬敬的走了过来，坐了下去。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道：“百毒翁阵前变节，和毒龙夫人预谋叛逆，使咱们计划的事，前功尽弃，幸好咱们先发制人，临机应变，改了策略，先制服毒龙夫人，诱擒杨梦寰，把败局稳定下来……”

四人齐声说道：“帮主天纵英明，智略过人，才能在突变的局势中，稳住大局。”

陶玉微微一笑，道：“目下九大门派，似是已经大部出动，紧迫不舍，

倒是讨厌的很，本座之意，咱们集中一些高手，在未到百丈峰前，布下一重埋伏，先杀了他们一些人，以示惩罚……”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本座之意如此，诸位有何高见，请说出来，本座自当酌情修正预定之计。”

王寒湘缓缓站起身于，道：“属下有事禀报！”

陶玉道：“你就吧！”

王寒湘道：“目下咱们实力，大都集聚百丈峰上……”目光转注到沈霞琳的脸上，突然住口不言了。

陶玉微微一笑，道：“你尽管说吧！就算沈姑娘确实还心向那杨梦寰，也不足坏了我们的大事。”

沈霞琳心中暗道：好啊！你还将我当几年前一样看待，全然不把我放在眼中……。

王寒湘轻轻咳了一声，道：“帮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好是小心一些。”

陶王挥挥手，笑道：“世人都说我陶玉鬼计多端，但这次我偏要他们试试我陶玉的真正武功、厉害手段。”

王寒湘不便再多辩言，只好接了下去，道：“据属下所知，九大门派大都派出了精锐的高手，而彼此之间已摒弃门派之见……”

陶玉接道：“这个我早知道了，还有什么新的事情么？”

王寒湘道：“有人看到了三手罗刹彭秀苇，因此联想到朱若兰也可能离开了天机石府，赶来此地了。”

陶玉一皱眉头，道：“可有人看到朱若兰么？”

王寒湘摇摇头，道：“到此刻为止，还无人看到过朱若兰，但就目下所得消息，似乎是一切事情，还有着奇怪的转变。”

陶玉道：“到底是怎样一个奇怪的变法？”

王寒湘道：“各大门派追踪咱们的高手，忽然间停了下来，不再紧追不舍，其间似是有人在协调指挥。”

陶玉沉吟了一阵，道：“有这等事？”

胜一清起身接道：“属下查得了百毒翁并未死去。”

陶玉听胜一清说百毒翁并未死去，脸色不由一变，道：

“这不可能啊！”

胜一清道：“详情此刻还无法报告，属下已派人追查去了。”

左首一个长髯老者，道：“属下探得消息，毒龙夫人的部属，散而重聚，决心拯救毒龙夫人，已然啸聚追来。”

陶玉点点头，未再接言。

右首一个长髯老者，道：“属下也得到一个消息，大大不利于我等。”

陶玉道：“你说吧！”

那老者道：“属下所知，九大门派中人，除了派遣一些人追踪我等之外，还另遣部份高手往百丈峰去。”

陶玉闭目思索了一阵，望了沈霞琳一眼，道：“你回去休息一会吧！”

左首长髯老者转望着沈霞琳说道：“老朽为姑娘带路。”

沈霞琳心知多言无益，起身随那老者行去。

那老者带着沈霞琳穿过两重庭院，到了一座布设幽雅的卧室之中，带上房门，悄然退去。

沈霞琳行近木榻，望着旁侧木桌上高燃的红烛出神，只觉千万事端，纷至沓来，涌上心头……。

漏夜深闺，一灯如豆，沈霞琳举起手来，理一下鬓边散发，缓缓躺了下去。

她心中已然警觉到了陶玉一直没有信任过自己，只是不把自己的才智放在心上而已，真正研商到重要的事，仍然要把自己调离开去……。

突然间，一阵轻微的剥剥之声传了过来，分明有人在敲打窗棂。

沈霞琳挺立而起，低声问道：“什么人？”

窗外果然是有人应道：“我！沈师妹快请打开窗内的木栓。”

沈霞琳已听出是童淑贞的声音，伸出打开木栓。

只见窗门大开，一个瘦小的黑衣人，一跃而入，随手扑熄桌上烛火。

沈霞琳这些日子中置身于险诈之境，虽然听出了那是童淑贞的声音，仍是不敢大意，当下凝神戒备，低声问道：“你

是童师妹？”

那黑衣人应道：“正是愚姊。”拉着沈霞琳的左手，同坐木榻之上，低声说道：“王寒湘早已对师妹动了疑心，准备找机会下毒手，把你除去，你此刻的处境险恶异常，还望多多小心。”

沈霞琳道：“多谢姊姊关怀，寰哥哥此刻何在，师妹知道么？”

童淑贞道：“杨师弟和赵姑娘早已被送上百丈峰去，快马兼程，日夜赶路，毒龙夫人尚留在此，陶玉安排下一十二个囚人铁笼，共分四组，都非杨师弟和赵姑娘的真身。”

沈霞琳道：“陶玉果然是狡猾的很，”

童淑贞道：“师妹多多小心保重，愚姊多留不便，我要去了。”推开窗门，探头向外瞧了一阵，纵身跃起，穿窗而去。

沈霞琳拴好窗门，和衣倒卧在木榻之上，想到寰哥哥，一代英雄，此刻却被人囚入铁笼，自己却营救无策，不禁悲从中来，泪水滚滚，夺眶而出……。

只听门外传进来一个沉重的声音，道：“沈姑娘安歇了么？”

沈霞琳霍然一惊，拭去泪痕，凝神听去。

但闻一阵敲门之声过后，又传入那沉重的声音，道：“沈姑娘睡了么？”

沈霞琳只觉那声音陌生的很，从未听过，暗自忖道：我如装作睡熟，必要引起他们怀疑之心。当下应道：“嗯！什么人？”站起身子，翻过了泪水滴湿的枕头，燃起了案上烛火。

但闻窗外又传出那沉重的声音，道：“沈姑娘既然睡了，那就不用起来开门了。”

沈霞琳抽出长剑，冷冷的喝道：“你究竟是何人？如不说出姓名身份，可别怪我无礼了。”

室外响起了一阵低低的笑声，道：“沈姑娘不用多疑，在下只不过是奉命而来，保护姑娘的安全，姑娘既然无恙，还请早些安歇吧！”

沈霞琳扬手熄去案上烛火，登上木榻，拥被而卧。

大约过有一盏热茶工夫，悄然揭被而起，轻步行到门侧，闭起一目，从门缝中向外望去。

她心知此刻处境，险恶无比，如若不小心从事，定然要吃大亏。

暗淡的星光下，只见两个全身劲装的佩刀大汉，守在门外，分明是在

监视自己。

沈霞琳打量了室外景物一阵，又悄然退回木榻，心中暗道：“陶玉似是已对我动了怀疑之心，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装作不解险恶之状，或可使陶玉减少几分戒备之心……”

心念转动，还剑入鞘，拉上棉被，蒙头而卧，心中却在付思着对付陶玉之策。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沈霞琳正当要入梦境之时，突然一阵沙沙的轻微之声，传了过来。

凝目望去，只见那紧闭的木门，轻轻开启了一扇。

一条人影疾快的闪入室内，轻轻关上了木门。

沈霞琳凝目目光望去，只见那人影缓步直对木榻行来，正是陶玉。

这一瞬间，沈霞琳的心中，连转了几个念头，暗暗忖道：

“我如挺身而出必将使他警觉，此后再想杀他，只怕非是易事了。”

当下闭上了双目，装作熟睡未醒之状。

陶玉来到榻前，掀开纱帐，伸出右手，轻轻在沈霞琳前胸拍了一下，笑道：“沈姑娘醒醒吧！”

沈霞琳原想他不会惊动自己，料不到他竟会把自己叫醒，睁开眼来，故作骇然，尖声叫道：“什么人？”

陶玉随手幌燃火招子，点起案上烛火，道：“是我！姑娘不用害怕。”

沈霞琳挺身而出，却被陶玉一把按住，说道：“不用起来，我有一件重要之事，不得不在深夜中和你谈谈。”

沈霞琳道：“什么事？”

陶玉道：“他们都怀疑你此来用心，旨在暗中算计于我。”

沈霞琳故作镇静，道：“你呢？相信他们的话么？”

陶玉道：“半信半疑。”

沈霞琳道：“信就是信，疑就是疑，怎的会半信半疑？”

陶玉道：“他们列举很多可疑之点，叫我无法不信，但就我所知，沈姑娘却是位最重然诺，不擅心机的人，因此我只好疑信参半了。”

沈霞琳沉吟了一阵，道：“你既然疑信参半，我不能久留于此……”挺身欲起。

陶玉伸手按下沈霞琳的身子，微微一笑，道：“沈霞琳，就算你没有害我之心，但你用心要救那杨梦寰总是不错了。”

沈霞琳道：“我报答他数年爱护之情，事先已经对你说过，那里不对了。”

陶玉笑道：“他已经把你休了，你为什么还要管他的生死呢？”

沈霞琳道：“休我并非是出于他的本心，而是我们迫他而为。”

陶玉笑道：“我们……”

沈霞琳接道：“是啊！你和我两个人。”

陶玉笑道：“你们夫妻间事，和我陶玉何干？”

沈霞琳道：“如非为你，杨梦寰不会休我，我也不会让他休我。”

陶玉道：“这么说来，你对我陶玉倒是一往情深了。”

沈霞琳道：“我明知你为人很坏，但却又情不自禁。”

陶玉格格一笑，道：“不论你说的是真是假，但听来却是动人的很。……”

沈霞琳道：“你既是不相信我，咱们就不用再谈了。”

陶玉道：“唉！信我倒是相信，唉，不过……”

沈霞琳道：“不过什么？”

陶玉道：“不过总是有些放心不下。”

沈霞琳道：“你如何才能放心？”

陶玉故作为难，沉吟了一阵，道：“你如和我成为夫妻，从此名正言顺，他们自是不敢讲闲话了。”

沈霞琳吃了一惊，道：“你不是答应过我，等你霸业有成，昭告天下，和我再成夫妻，唉！早晚我已属你，又何必急在一时呢？”

陶玉笑道：“不错啊！早晚我都要娶你为妻，又何必延误时刻。”

右手一沉，点了沈霞琳向处穴道，左手揭开了沈霞琳覆身棉被，喇的一声，撕破了沈霞琳的衣衫。

沈霞琳只急的泪水滚滚，尖声说道：“陶玉，你如动强，我就恨你一辈子。”

陶玉微微一笑，道：“世上恨我之人，何止千千万万，多你一恨，又有何妨？”

沈霞琳穴道被点，虽有抗拒之心，却已无抗拒之能了。

陶玉右手连挥，尽撕沈霞琳衣着，烛光下可见那冰肤玉肌。

正当这危急万分当儿，突闻金风破空之声，传了过来，寒芒破窗而入，直飞向陶玉后脑。

陶玉一低头，寒芒落空，啪的一声，一把匕首，钉在床缘之上。

这陡然的变化，有如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使陶玉高涨的欲火，忽然间熄了下去。

陶玉为人阴沉，抬头瞧了那匕首一眼，肃立不动，暗中却提聚真气，陡然翻腕一掌，拍了出去。

一股暗劲出手，熄去了高燃的火烛。

就在那烛火熄去的同时，陶玉已抓起一张坐椅，用足腕劲，投向窗外。

第二十一回 深入虎穴

只听蓬然一声大震，那木椅破窗而出。

陶玉长身而起，紧随那木椅之后，飞了出去。

抬头看去，静夜寂寂那里还有人踪，当下一提气，跃上屋面。

但见四下人影闪动，四个劲装大汉，齐齐飞跃而至。陶玉原想查看敌踪，但经自己人这么一搅，敌人纵未去远，亦可借此机会逸走了，当下一皱眉头，冷冷说道：“你们来此作甚？”

几个劲装大汉，早已奉到令愉，而远离沈霞琳卧室三丈之外，是以谁也不敢守在沈霞琳的卧室旁侧，只因听到陶玉木椅碎窗之声，才分由四面赶来。

这几人都知陶玉是帮主之尊，那里还敢答话，齐齐垂头，连连说道：“属下该死。”

陶玉气愤稍息，冷冷说到：“你们可曾瞧到了什么可疑之处么？”

四个劲装大汉齐声道：“没有，属下等并未瞧到有何可疑之处。”

陶玉举手一挥，道：“你们去吧！”

四个劲装大汉如获大赦一般，应了一声，齐齐转身而去。

陶玉跃下屋面，打量了四下形势一眼，缓步走到窗前，伸手捡起破损的木窗，正想举步入室，以便点起火烛，查看那木窗的刀痕，突然身后传过来一阵轻微的步履之声，暗中提气戒备，冷冷问道：“什么人？”

来人沉声应道：“属下王寒湘。”

陶玉缓缓转过身子，道：“你过来。”

王寒湘急步行了过来，道：“帮主有何吩咐？”

陶玉低声道：“那于氏兄弟靠得住么？”

王寒湘道：“靠得住，两人都曾为咱们天龙帮立过大功。”

陶玉道：“这就是了。”

王寒湘轻轻咳了一声，道：“属下多口，帮主可是遇上刺客了么？”

陶玉道：“不错，但那刺客手法，十分拙劣。”

王寒湘道：“以帮主的快速身法，那刺客决难逃过帮主的追袭。”

陶玉道：“奇怪的也就在此了，因而我怀疑是于氏兄弟的属下。”

王寒湘道：“这个，问问于氏兄弟也好。”

他本想劝阻陶玉，在未查得确证之前，不可惊动于氏兄弟，免得使他人兄弟生出了离异之念，但转念又想到陶玉为人的阴沉多疑，如若自己一力劝阻，恐将引起误会，立时见风转舵。

陶玉微一沉吟，突然又改变了主意，低声对王寒湘道：

“王兄请暗中代我注意一下，如若发现于氏兄弟有叛离之心、请尽快告诉我。”

王寒湘道：“谨领面谕。”

陶玉微微一笑，道：“今宵之事，王兄也不用告诉于氏兄弟了。”

王寒湘道：“今宵不来，萌晨之时，于氏兄弟必将面见帮主领罪。”

陶玉道：“你让他们见我之面再说。”转身直向沈霞琳的卧室中行去。

王寒湘道：“可要属下留此护驾？”

陶玉道：“不用了。”大步直入室中。

晃燃火捂子，点起火烛，凝目望去，只见沈霞琳仍然是但露酥胸，睡在木榻之上。

陶玉心中本对沈霞琳有着很深的怀疑，但目睹此情，疑心尽消，右手挥动，拍开沈霞琳的穴道，低声说道：“让你吃苦了。”

沈霞琳缓缓坐起了身子，拉一下破裂的衣服，叹息一声，道：“陶玉，你好像又改变了主意。”

陶玉淡淡一笑，道：“这等强力相迫，你心中不乐，自然是无味的很。”

沈霞琳心中暗自骂道：你这禽兽、魔鬼，日后犯到我手中，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

口中却微笑说道：“只为了我不快乐，你就改变了主意么？”

陶玉微微一笑，道：“自然是啦。”伸出手去按下沈霞琳的身子，说道：“好好睡吧！明天我让他们送些衣服过来。”

随手扑熄烛火，大步而去，万且还回手带上了木门。

沈霞琳凝神听了良久，不闻有可疑之处，悄然站起身子，行到门口处，向外瞧了一阵，重又回到木榻之上，低声说道：

“童师妹，可以出来了。”

只见人影一闪，床下钻出一个黑衣人来，低声应道：“陶玉去远了。”

沈霞琳点点头，道：“唉！想不到他又改变了主意。”

童淑贞道：“这是他迫你如此，只好出此下策，此刻形势有变，自然是不同了。”

沈霞琳道：“和陶玉相处一起，有如和虎狼相处，唉！当真是日夜叫人提心吊胆。”

童淑贞道：“你未来此地之前，我一再劝你不要冒险，但此刻已经来了，我要劝你多多忍耐一二了。”

沈霞琳道：“只要能够杀了陶玉，救出寰哥哥，我自己决计是不能活了。”

童淑贞低声说道：“沈师妹，百里行程半九十，你既然已经置身于此，就该坚持下去才是，陶玉此刻，不但武功过人，而且机警无比，岂能随便暗算得到，你必得找出适当的机会下手才行。”

沈霞琳低声说道：“童师妹最好能随我身侧，也好助我一点勇气。”

童淑贞道：“好！我尽量追随身边就是，你要多多小心，愚姊去了。”

转身行了两步，突然又走了回来，低声说道：“沈师妹，记着一件事……”

沈霞琳道：“什么事？”

童淑贞道：“挑拨离间，要使陶玉和他的属下朋友，彼此都有猜疑之心。”

沈霞琳道：“记下了。”

童淑贞行到窗口探头向外张望一阵，一提真气，越窗而去。

这窗子早为陶玉击碎，出入更是方便。

一夜匆匆而过，再未发生事故。

次日天色一亮，立时有两个丫头替沈霞琳送上新衣。

况霞琳刚刚换上新衣，门外突然传进来一个低沉的声音，道：“沈姑娘，在下可以进来么？”

沈霞琳理一下披肩长发，道：“进来吧！”

只听门声呀然，王寒湘推门而入。

沈霞琳想到昨夜童淑贞相嘱之言，立时迎了上去，笑道：

“王副帮主请坐。”

王寒湘急急摇手，道：“咱们这天龙帮中，只有帮主一人，并无副帮主的设置，姑娘不要乱叫。”

沈霞琳笑道：“你和帮主，看起来最是亲切，不是副帮主，又是什么呢？”

王寒湘道：“老朽在天龙帮中，不过是一名护法头儿。”

沈霞琳道：“啊！王护法头儿，你请坐啊！”

王寒湘依言坐了下去，沈霞琳已倒了一杯香茗亲手奉上，满脸巧笑，直递到王寒湘的手中。

王寒湘连连说道：“不敢当，不敢当。”起身接过香茗。

沈霞琳道：“护法就是护法，为什么叫护法头儿呢。”

王寒湘道：“帮主驾前，有许多武功高强的护法，都归在下所管带，所以叫作护法头儿。”

沈霞琳道：“原来如此……”语音微微一顿，又道：“陶玉过去，有过称你叔伯老前辈么？”

王寒湘道：“那已是过去的事了。”

沈霞琳道：“唉！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了。”

王寒湘脸色一变，起身说道：“在下来此请姑娘上路。”

沈霞琳道：“要到那里去？”

王寒湘道：“行踪何处，在下亦不知道，姑娘请问过帮主。”

沈霞琳盈盈而笑，提着茶壶行了过去。

王寒湘急急站起身子，道：“姑娘请更换衣服，整理行装，在下在室外候驾。”

也不容沈霞琳答话，悄然退了出去。

沈霞琳关上房门，换了衣服，整理好简单的行囊，佩上宝剑，步出室门，笑对王寒湘道：“咱们走吧！”

王寒湘道：“还得等帮主之命。”

语音甫落，已见陶玉身佩金环剑，带着胜一清和两个大汉，大步行了过来。

陶玉眉宇间隐隐泛现出忧愁，显然狡计百端的陶玉，正自遭受着困扰。

王寒湘不容陶玉开口，抢先说道：“都已准备好了，恭请帮主上路。”

陶玉点点头，道：“好！咱们立刻动身。”目光转到两个长髯大汉身上，接道：“两位辛辛苦苦创立的基业，一旦毁弃而去，想必感慨很多。”

左首那长髯大汉，道：“于方、于飞蒙受帮主下顾，别说区区一点基业，就是要我兄弟赴汤蹈火，亦是在所不辞，”

陶玉淡淡一笑，道：“那很好，咱们走吧！”大步向前行去。

于方抢先一步，道：“属下带路。”折向正南行去。

几人脚程甚快，一路上健步如飞。

沈霞琳默察几人神色，都很凝重，似是都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行约数十里，到了一片荒凉的芦苇丛边，抬头看芦苇无际，一片荒凉，不见人踪，一条大道穿林而过。

陶玉停下脚步，道：“这片芦苇很大。”

于方道：“总有数千顷大小，”

陶玉道：“好一片美好的所在，如能诱得少林僧侣等深入此地，一把火可以烧它个片甲不留。”

说笑中，大步入林。

深入百丈之后，忽闻一片前声怒啸，四面传来。

芦苇深密，几人目光虽好，也难见一丈外的景物。

陶玉停下脚步，低声说道：“散布开些，防他们暗器偷袭。”

流目四顾，见苇丛茫茫，那里有一个人踪！

沈霞琳咧的一声，拔出长剑，道：“这芦苇丛中有埋伏。”

陶玉摇摇手，道：“不可轻举妄动，咱们等等再说。”

那前声，怒啸响了一阵之后，突然停了下去。

陶玉轻轻咳了一声，道：“你们听出来了没有。”

胜一清道：“什么事？”

陶玉道：“适才那前声，怒啸都是疑兵之计，如是真在这芦苇丛中，埋伏下了高手对付咱们，那就不用吹笛惊动咱们了。”

王寒湘道：“帮主说的是。”

陶玉凝神倾听了一阵，未再听到什么动静，又举步向前行去。

行约百步，突闻一阵嗤嗤的弩箭划空之声，芦苇丛中射出来一排弩箭。

陶玉身手快捷，拔剑一挥，击落了近身两只。

王寒湘等都是第一流的身手，手接掌劈，一排暗箭，尽皆落空。

陶玉道：“芦苇密集，这些弩箭手隐身之处，不会超过两丈……”

目光一掠王寒湘和胜一清道：“两位请四下搜查一下，最好能够生擒他们几个，”

王寒湘、胜一清齐声应道：“我等尽力而为。”

一左一右，分向两侧跃入芦苇丛中。

这芦苇不但密集异常，而且有一半生在水中，就算当世第一高手，也无法在此等环境施展轻功。

两人分头深入，行不过六七尺远，已听得芦苇沙沙的折断之声，分明是有人向前逃去。

以王寒湘和胜一清的武功，也无法追赶那逃走之人，只好折返上路。

陶玉看两人膝盖以下，满是泥污，心知两人无法在芦苇丛中施展武功，也不多问，淡然一笑，道：“咱们小心一些，防他们暗中偷袭就是。”举步向前行去。

王寒湘紧行两步，追在陶玉身后，道：“在这芦苇丛中，一个人的武功已然完全失了作用。”

陶玉道：“我知道，当你们跃入芦苇丛中，我就想起来了。”

王寒湘道：“如若他们在这芦苇丛中，设下很多暗中偷袭的弩箭、毒针，倒也是麻烦的很，属下之意，不如退出，绕道而行。”

陶玉道：“咱们已深入数百丈，如是中伏，那是早已中了。”

王寒湘欲言又止，不敢再劝。

几人又行了十余丈后，突见道中竖立了一块木牌，道：

“到此止步。”

陶玉冷笑一声，飞起一脚，把那木牌踢的飞起了两三丈高，摔入了芦苇丛中，高声喝道：“那位朋友，想会我陶玉，何不现出身来，鬼鬼祟祟，算是什么人物。”

只听芦苇丛中，响起了一个冷漠的声音，道：“你作恶多端，早就死有余辜了……。”

陶玉一面默察那发话之处，大约在三丈开外，一面暗中提聚真气，准备出手。

只听芦苇丛中，又传出一阵大笑之声，道：“你知道，赵小蝶和杨梦寰都被救出来……”

陶玉一哼，道：“当真么？”突然跃身而起，一直向发话处落去。

手中金环剑，绕身飞旋，化作了一片护身剑幕。

寒芒落之处，芦苇干叶纷飞，方圆五六尺内，吃那金环剑扫击成一片光地。

凝目望去不见人踪，那发话之人，似是早已逸走。

陶玉这全力一击，不但未能杀了那说话之人，而且落入了泥污之中，

沾的满身都是泥浆。

他究竟是大好巨恶之人，略一沉吟，竟把心中积存激愤之气，完全消去，纵身跃回官道之上，哈哈了笑道：“那人狡猾的很，说完话，立刻潜往别处去了……”

他抖抖身上的泥浆，接道：“咱们既不能在芦苇丛和他们决一死战，只有尽管通过这一片苇丛，任他们笑骂讥讽，一概不理就是。”

王寒湘道：“帮主说得是，属下开道。”拔出摺扇，当先而行。

只听那芦苇丛中，又响起一阵大笑，道：“陶玉，你抬头瞧瞧，什么人来了。”

陶玉冷笑道：“还是一些鬼鬼祟祟的无名鼠辈。”口中在骂，人却不自觉的抬头看去。

只见一条横过的大道上，十几个仗剑女婢，护着一个骑马少女，疾奔而过。

匆匆一瞥之下，马上少女颇似赵小蝶，不禁为之一呆，回头低声对王寒湘道：“王兄，可曾瞧清楚那马上少女么？”

王寒湘道：“看到了。”

陶玉道：“可是那赵小蝶么？”

王寒湘道：“属下之见，她只是有些像那赵小蝶而已，但却未必就是。”

陶玉点点头，道：“我俩所见相同，如是赵小蝶真的被他们救了出来，以那赵小蝶的为人，早就找我陶玉拼命来了。”

王寒湘道：“咱们此刻，只能以不变应万变，先过了这一片苇丛再说。”

只听苇丛中又传出一个声音，道：“王寒湘，你是武林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数年之前，那陶玉还要尊你一声老前辈，想不到竟是自甘下流，追随陶玉身侧，执鞭坠镫，一口一个帮主，一句一个属下，也不觉着难过么？”

这几句话，骂的十分尖刻恶毒，任那王寒湘面皮老厚，也有些承受不住，只觉脸上一热，缓缓垂下头去。

陶玉一皱眉头，暗暗忖道：这人定然对我等十分熟悉了。

心念转动，口中却低声对胜一清，道：“你问问他是什么人？”

胜一清应了一声，高声喝道：“阁下既然能在苇丛之中，设下重重埋伏，想来亦非无名之辈，似这般藏头露尾，不觉有失丈夫气度么？”

只听那芦苇丛中，传出一声冷笑，道：“胜一清，你不用多口饶舌，昔年天龙帮五旗坛主中，原本算阁下为人正直，不失豪侠之气，武林中人，谈起你胜一清，大都是刮目相视，想不到你竟然也效那王寒湘寡廉鲜耻，投效在陶玉手下。”

胜一清重重咳了一声，道：“阁下什么人？为何不肯现身一见呢？”

陶玉低声说道：“奇怪呀！听他说话情形，分明是瞧我们

瞧的十分清楚，为何我们却瞧不见他们的形迹呢？”

于方低声说道：“敌暗我明，咱们自是瞧他们不到了。”

只听芦苇丛中，又传出一个清亮的声音，道：“姓于的，你们兄弟崛起江湖，不过是近几年中事，但却颇受武林同道尊重，好好的一方雄主不干，却甘心为那陶玉爪牙，有一天你们兄弟必将尝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滋味。”

于氏兄弟被骂的面面相觑，半晌讲不出一句话来。

陶玉目光一掠王寒湘，心中暗道：芦苇丛中，不知藏的何人，分明在

施展挑拨手段，分散我陶玉实力，不可让他们鬼计得逞。

念头一转，拔出金环剑，目注苇丛，冷冷说道：“阁下再不现身，激得我陶玉心头火起，我要放一把火，烧去这片苇丛。”

苇丛传出来一阵哈哈大笑之声，道：“放起一把火，只怕葬身火窟的是你陶玉和你那班狐群狗党，那是最好不过了，老夫拭目以待。”

陶玉眉头耸动，脸上泛现出一片杀机，道：“阁下口气如此托大，何以不敢现身来，和我陶玉面对面的说几句话。”

那声音又自芦苇丛中传出道：“急什么呢？难道阁下今日还想生离此地不成？”

陶玉冷笑一声，道：“我不信能有人使我陶玉留在此地。”

那人道：“不信就试试看……”

活还未完，陶玉突然跃起发动，身剑齐起，直向苇丛中射去。

这一剑速度之快，有如电光石火一般，但闻一阵喇刚之声，密密的芦苇，干叶充飞，飞干舞叶中，陡然闪起了一道

白光，接下了陶玉的一剑。

陶玉一吸气，脚踏实地，抬头看去，只见一个五旬左右的老人，手中举着单刀急急向芦苇丛中逸去了。

他心中虽然极恨那人，恨不得把他斩碎剑下，但他知道这苇丛之中，泥水过膝，已不是武功高低，可以决定速度，见那人动作十分熟练，穿林而行，片刻间已然走得踪影不见，只好退了回来。

王寒湘道：“他们是有意的激怒帮主，帮主不用理他们也就是了。”

胜一清道：“王护法说的不错，咱们只要行出这一片苇丛，就没有什么事了。”

陶玉点点头，道：“咱们尽快的越林而过就是了。”

王寒湘招扇护胸，道：“属下开路。”

当先大步向前行去。

王寒湘转过两个弯子，瞥见地上插满竹签，旁侧一块木牌上，写着：“明人不作暗事，竹签上涂有剧毒，诸位请由芦苇中走过去吧！”

胜一清道：“也许那苇丛中还有暗算。”

陶玉抬头看去，只见竹签密排甚长，而且又向一侧弯去，决非一跃可过，立时低声说道：“看来他们并非只用疑兵之计，倒有和我们在此一决雌雄的用心了。”

胜一清突然一翻腕，拔出九环刀，道：

“我为帮主开路。”刀光一闪，横向那竹签之上削去。

他手中刀沉势猛，九环刀银银作响，那插在地上的竹签应手飞去。

但见一片刀光，地毯一般的卷飞过去，地上竹签纷纷飞

陶玉等紧随胜一清身后四五尺处，缓步向前行走。

胜一清挥刀开道，动作甚快，转眼间已绕过弯子。

只听一声沉喝传来，道：“住手！”

胜一清抬头看去。

只见本沧澜手执龙头拐，站在道中，拦住去路，不禁咳了一声，向后退了两步。

陶玉冷笑一声，道：“又是这个老匹夫。”仗剑一跃，越过了胜一清，冷冷说道：“李沧澜你这般阴魂不散的缠住我，可不能怪我陶玉无情无义

了。”

李沧澜怒道：“你早已无情无义了。”

呼的一拐，迎头劈下。

陶玉一闪避开，挥剑攻去。

金环剑闪起朵朵剑花金芒，龙头拐有乌云盘顶，挟带着呼啸之声。

这一战打的十分惨烈，李沧澜用出了全力求胜，他天生神力，再加上数十年精修的保原内功，一条龙头拐，有如出海蛟龙一般，威力恶猛无比。

论招术，陶玉要高过李沧澜。

李沧澜那雄浑的内力、和威涌气势，却伯的陶玉有无法下手之感。

第二十二回 惊险重重

王寒湘、胜一清呆呆的站在一侧观战，看看前后两代天龙帮主的较技斗力，心中是感既万千，不知是否该出手相助。

川中四丑追随了李沧澜数十年，从未见过老主人如此恶斗，须发怒张，直似要生吞陶玉，显然他内心正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又斗十余合，陶玉突然长啸一声，由重重拐影中冲天而起，悬空而转，旋剑下击，剑化万道银蛇，有如千百条金环剑一齐击下。

李沧澜大喝一声，扬起右手，运起乾元指力，一指点出。

指风、剑芒一触之下，立时分开，陶玉回身一掠，退到一丈开外，喝道：“咱们绕道而过。”转身急奔。王寒湘、胜一清和于氏兄弟，随护身后，风驰电掣而去。

川中四丑正待追赶，忽见李沧澜身子摇了两摇，一跤坐在地上，黯然说道：“老迈了，老迈了。”

四丑大吃一惊，顾不得追赶敌人，急急扶起了李沧澜。

只见他左肩、后背缓缓流出血来，心头大震，齐声问道：

“老主人伤的很重么？”

李沧澜道：“不要紧，但那陶玉也未占得便宜，招呼玉萧姑娘，撤出埋伏。咱们也该走了。”

但见苇丛中人影一闪，玉萧仙子足着水鞋，一跃而出，道：

“老前辈伤势如何？”

李沧澜道：“三处轻微的剑伤，老朽还可支撑的住，只可惜陶玉已免脱而去……”

玉萧仙子道：“纵然依计而行，也未必能困住陶玉，咱们阻延他行动，目的已达，老前辈休息一下，咱们也该往百丈峰去，会会朱姑娘了。”

李沧澜点点头，道：“看将起来，除了朱姑娘之外，当今之世，只怕无人能够制服陶玉了，”言下不胜凄然，扶拐转身行去。

这日，中午时分，到了一座山谷旁边，李沧澜眺望着谷中景色，低声对玉萧仙子说道：“入山半日，既未见朱姑娘指示，亦未见武林同道来援之人……”活未说完，瞥见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老僧，手执玉如意，在四个执禅杖的和尚护卫之下，缓步而来。

玉萧仙子于低声问道：“老前辈认识那些和尚么？”

李沧澜仔细瞧了一阵，道：“似乎是少林掌门人天宏大师。”

那些和尚似是亦瞧到了李沧澜等，突然加快了脚步，直行过来。

只听一个高昂的佛号，传了过来，道：“李老英雄别来无恙。”

李沧澜欠身抱拳道：“托大师的福佑。”

说话之间，几个和尚已然行到李沧澜等身前。

来人正是少林掌门人天宏大师，只见他目光转动，扫掠了玉萧仙子一眼，道：“这位女施主，可是玉萧姑娘？”

玉萧仙子道：“大师还能记得贱妾这等无名人物……”

天宏大师道：“姑娘言重了……”目光转到李沧澜的身子上，道：“老衲听得杨大侠蒙难消息，尽出寺中百名高手，分成十路去追他的消息……”

玉萧仙子道：“可曾找到么？”

天宏大师道：“老衲一路追到此地，既未遇上陶玉，亦未再听到杨大侠的消息。”

李沧澜道：“老朽也是一路追来，倒是曾和陶玉交手数次。”

天宏大师道：“杨大侠不知是否已经到了此地？”

李沧澜道：“照事情经过而言，小婿早已被运来此山中了。”

天宏大师道：“只要那杨大侠确已来此，不愁找他不到，老衲派出的十批人手，至少尚有五批，可望于两日内赶到。”

李沧澜道：“那是最好不过，老朽正觉着实力不够。”

天宏大师道：“据老衲所知，赶往这百丈峰来的不止我少林一派。”

李沧澜道：“朱姑娘也赶来此地了……”

天宏大师捧起如意，说道：“可是那五年前力救九大门派的朱姑娘么？”

李沧澜道：“不错，除她朱若兰之外，别人赶来此地亦是无用。”

天宏大师道：“那很好，有朱姑娘在此调度，当可统一各大门派之力。”

李沧澜道：“老朽在来此途中曾和贵寺中两批高手相遇，得他们助力很大。”

天宏大师道：“那是应为之事，老英雄不用放在心上。”

李沧澜道：“大师可曾遇上过……”

只听玉萧仙子叫道：“有五位道长到了，定然是武当派的高人。”

抬头看去，只见谷口处，又走出五个身佩长剑，长髯飘飘的道人，大步行了过来。

天宏大师望了道人一眼，道：“不错，是武当派静玄道兄。”

李沧澜道：“为了小婿的事，有劳大师和静玄道长亲自下山……”

天宏大师接道：“老衲常和寺中长老谈起令婿，感认今后三十年江湖大局，系于杨大侠一身，老衲此次亲率寺中高手驰援，实是为武林大局着想。”

说话之间，静玄道长等已然走近。

李沧澜一抱拳道：“道兄别来无恙。”

静玄稽首一笑，道：“李老英雄安好。”

天宏大师道：“道兄可曾发现什么线索？”静玄摇摇头，道：“贫道闻得警讯，立率高手兼程而来，沿途一直未遇上陶玉的人手，贫道昨夜一抵此，连夜搜寻了两道山谷，亦未发现陶玉伏兵，大师可有发现么？”

天宏大师摇头叹道：“老衲亦和道兄一般。”

玉萧仙子默查静玄道长等五人，眉宇隐隐泛现出困倦之色，心中暗道：这几位道长都是高强之士，除非极度辛劳，决不会有此困倦之容，当下接道：“敌暗我明，咱们虽无法见他，但恐怕早已落在他的监视之中，此时此地，随时有和陶玉相遇的可能，诸位最好能够利用此刻时光，好好坐息一下，遇上强敌，才能应付。”

静玄道长道：“玉萧姑娘说的不错，贫道等兼程而来，连夜搜山，已有数日夜未曾坐息了。”

玉萧仙子道：“左侧有一片草地，甚是清静，道长等可借此机会休息一阵，我等为道长护法。”

静玄道：“有劳诸位了。”带着随行四位道人而去。

李沧澜叹道：“为小婿一人生死，惊动天下英雄，实叫老朽难安。”

忽听一个花娥叫道：“陶玉来了。”

群众吃了一惊，齐齐转头望去，果见陶玉背插金环剑，手举着一面令字旗，直对群众行了过来。

玉萧仙子道：“这人不是陶玉。”

李沧澜道：“形貌虽似，但缺少了陶玉那一股阴狠之气。”

天宏大师道：“此人装着、形貌，都和陶玉一般，不是陶玉是谁呢？”

李沧澜道：“不论是谁，咱们也不能让他好好退走。”

只见来人行到群众身前二丈左右处，停了下来，道：“我奉家师之命而来……”

天宏大师迫：“令师何人？”

那人应道：“家师陶玉。”

天宏大师微微一怔，道：“你们师徒倒是像得很，不知施主如何称呼？”

那人道：“在下苍龙。”

玉萧仙子接道：“是啦！阁下就是陶玉那四灵之首了。”

苍龙道：“不错……”

李沧澜冷冷说道：“你那师父何在？”

苍龙摇动了手中令字旗，冷冷说道：“家师正忙于布置天罗地网，无暇和诸位相见。”

玉萧仙子一一侧身，挡住了那苍龙的去路，冷冷说道：“陶玉既是不肯现身，阁下就留这里作为人质如何？”

苍龙右手摸了摸背上的金环剑把，摇动着左手的令旗，道：“诸位如是想见杨梦寰和赵小蝶，最好是能听在下的吩咐。”

天宏大师道：“那杨大侠现在何处？”

苍龙道：“诸位如想见他，最好能听在下之命。”

李沧澜道：“听你之命么？”

苍龙道：“不错，诸位请跟随在下之后，前往一处秘密所在，也许还可见到杨梦寰。”

天宏大师望了静玄道长和李沧澜一眼，冷冷说道：“那陶玉为人狡诈万端，你既是那陶玉弟子，叫我如何能信得过呢？”

苍龙冷冷说道：“诸位如果不肯相信，那也是没有法子了。”右腕一抬，唰的一声，抽出了金环剑，接道：“诸位可是想以众凌寡么？”

天宏大师摇手挡住了亮动兵刃的群豪，说道：“好，老衲跟你去见那杨大侠，你如是胡说八道，那时，有你苦头好吃。”

苍龙道：“去见那杨大侠，必得先要经过一番险关，诸位如是没有过那险道之勇，那就不用随我去了。”

天宏大师道：“老衲等只要确能见到杨大侠，渡一道险关，又算什么。”

苍龙道：“在下带路，诸位请随我身后走吧！”转身向前行去。

苍龙道：“在下带路，诸位请随我身后走吧！”转身向前行去。

玉萧仙子心中暗暗忖道：想不到杨梦寰在短短数年之中，成了武林中英雄人物，以少林掌门之尊，对他如此推重，其他之人，定然是更为仰慕了……。

但闻静玄道长说道：“大师，如若此人把咱们带入一片绝地，岂不是中了那陶玉的诡计了。”

天宏大师回顾李沧澜一眼，道：“天下险地，只怕无出昔年李帮主那索桥悬山之右了。”

李沧澜微微一笑，未曾接口。

谈话之间，人已转入一道狭长的山谷中。

抬头看两侧峭壁，高有百仞，岩石光滑，寸草不生，纵有世间第一的轻功，也是无法攀登。

愈向前行，狭谷愈窄，深入三十丈后，狭谷只可容一人通过了。

李沧澜急行两步，追在那高举令旗，带路而行的苍龙之后，举起龙头拐，顶在他的背心之上，冷冷说道：“阁下如若想妄生什么恶念，老天就一拐先震断你的心脉。”

苍龙回过脸来，淡淡一笑，道：“如是阁下不愿再见那杨梦寰，尽管下手就是。”

李沧澜道：“只要你不妄图施展鬼计，老夫自然不会伤你。”

苍龙也不反抗，任那李沧澜的龙头拐抵在背心之上，高举令旗，摇动而行。

天宏大师，静玄道长和玉萧仙子等，都是久在江湖走动，阅历是何等丰富，看他一直不停的摇动着令旗，已知道狭谷之中，定然有着埋伏，立时小少留意，暗中观察。

那知以几人的目力，竟然是无法看出一点可疑之处。

走完了狭谷，景物一变，只见一片广大的盆地中，青草如茵，摆满了桌椅。

苍龙回过头来，神色镇静的扫掠了群豪一眼，道：“诸位请坐吧！只要诸位不生妄念，此地十分安全。”

玉萧仙子道：“杨梦寰现在何处？”

苍龙淡淡一笑，道：“家师言出如山，诸位安心的坐在这里，少则半个时辰，多则一个时辰，自然可以瞧到他了。”

玉萧仙子目光一转，除了那道狭谷之外，四面都是耸立山峰，别处再无出路，心中暗自忖道：“只要挡住这道狭谷出口，谅你也无法逃出此地。”

天宏大师和李沧澜却是别有所思，打量盆地景物，想着陶玉一旦施展火攻时，要如何躲避，扑灭。

只见苍龙行到一处，突然仰起脸来，长啸一声。

啸声未落，绝峰上突然垂下来一根长索，苍龙伸手抓住长索，垂下的

长索立时疾快的向上收去，片刻已升起数十丈。

他并未直登峰顶，升到峰腰间一处突出的岩石处，忽然一松手中长索，隐入那大岩石后不见。

李沧澜默查过山势形态之后，低声对天宏大师和静玄道长，说道：“两位道兄，这地方似是陶玉布置的重点。”

天宏大师道：“不错，如若能诱他下谷，咱们倒可在此和他决战一场。”

李沧澜道：“此时此刻，陶玉决不会和咱们正面为敌，”

静玄道长道：“贫道顾虑的是那陶玉以杨大侠的生死，迫咱们就范，那就麻烦了。”

天宏大师道：“不错，老衲顾虑的亦是此事。”

李沧澜长眉耸动，拂髯一笑，道“两位道兄，对小婿的爱护。我李沧澜是感同身受，但如情势所迫，势非得已时，那也顾不了许多，以搏杀陶玉，除害江湖为主……”

天宏大师接道：“陶玉固是要杀，杨大侠亦得要救，咱们此来，最为重要的还是救人。”

李沧澜口不再言，心中却是暗暗欢喜，暗自忖道：啊！他们如若把救人摆在第一，不论那陶玉提出的是什么条件，他们都会答允了。

原来李沧澜口中虽然说的大方，还是以搏杀陶玉为主，但他最担心的事，却仍是杨梦寰的安危。

静玄道长一掠李沧澜和天宏大师，说道：“如若那陶玉把咱们骗到此地，只守着那狭谷入口，和四面山峰，也不和咱们动手，那又该当如何？”

天宏大师道：“除非是咱们能设法把消息传递出去，召请救兵赶来，如若不成，即使武功和李老施主一般，只怕也不易闯的出去。”

李沧澜道：“老朽这身旁门技艺，如何能和大师的佛门神功相比……”

静玄道长接道：“两位不用客气了，眼下要紧的是咱们如何才能脱出这片险地……”

谈话之间，瞥见狭谷入口处，又一个形如陶玉的少年，手中高举令旗，大步行了过来。

在他身后，紧随着昆仑三子之首的一阳子，和一个手执青竹杖的老者，直向几人停身之处走来。

李沧澜站起身子，一抱拳，道：“道兄才到么？”

一阳子欠身说道：“路上有点耽误，迟来了一步。”

李沧澜目光转到那手执竹杖的俗装老人，说道：“闻兄别来无恙。”

那人哈哈一笑，道：“言重，言重，兄弟这里统候诸位了。”抱拳一个环揖。

天宏大师、静玄道长一齐起身还礼，道：“闻兄请坐。”

原来这手持青竹杖的老人，乃华山派掌门人，弹指神丸闻公泰。

闻公泰轻轻咳了一声，道：“兄弟在华山听到了陶玉重出江湖，网罗无数高手，重振天龙帮的声威，杨大侠孤身和他周旋，本拟早日赶来，只因两种武功未成，不能半途而废，想

不到稍一耽误，杨大侠竟然被陶玉鬼计诱擒，兄弟兼程追踪，赶来此地，在谷口遇上一阳子道兄，被那小子引来此地……”

转眼望去，那手执令旗，形如陶玉的少年，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

闻公泰冷哼一声，道：“这小子好快的一双腿。”

天宏大师道：“咱们要设法阻止武林同道，再入这片绝地。”

一阳子道：“只要一进那谷口，再想回头，就非易事，除非有一人能够冲过狭谷，守在那入口之处才才。”

闻公泰道：“兄弟愿冒此险。”

玉萧仙子道：“这个不妥。”

闻公泰道：“那里不妥了？”

玉萧仙子道：“陶玉选择这片狭谷，用心就是引咱们进入绝地，想那狭谷之中定有着很厉害的埋伏，闻兄武功虽然高强，亦不可冒此奇险。”

闻公泰道：“如若不设法冲出狭谷，来此救杨大侠的英雄，岂不是尽都要被人诱入绝地么？”

玉萧仙子道：“贱妾已然查看过这片盆地的土质，都未经翻动，证明陶玉并未在这片盆地中设有埋伏，所有埋伏，都设在四面山峰之上，和那片狭谷之中，如其冲出狭谷，倒不如等待一阵，了然敌情之后，设法冲上山峰。”

天宏大师道：“玉萧姑娘说的不错，闻兄实也不用冒此险了。”

闻公泰道：“好吧！待了然敌情之后，咱们再决对策就是。”

谈话之间，突闻一阵钟声传来。

静玄道长一皱眉头，道：“陶玉耍的什么花招，怎的会有钟声传来。”

玉萧仙子道：“大概他有事要对咱们说……”

语声未落，果闻西面山峰之上，传过来一个宏亮的声音，道：“杨梦寰即将出现，尔等只能看到，却无法和他交谈……”

天宏大师道：“为何不能和他交谈，他可是受了重伤？”

那人应道：“他只是被点了穴道，虽然有耳能闻，但却不能开口说话……”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有一件事，在下必须得事先说明，他全身都不能操动，尔等只能看看而已，如是妄想动手相救，那可是要他的命了。”

说刚说完，西侧山峰之上，突然伸出一根铁竿来。

竿上用绳索系着一块木板，杨梦寰盘膝坐在木板上，木板四面没有阻拦之物，由削壁间伸了出来，看上去惊险万状。

天宏大师望着盘膝坐在木板上的杨梦寰，气纳丹田，说道：

“杨大侠，天下英雄大都赶来此地，助你脱险，任那陶玉鬼计多端，武功高强，也难抗拒天下英雄，但请安心忍耐，一两日必可救你脱险。”

那杨梦寰静坐在木板之上，也不知是否听到天宏大师之语意，始终未发一言。

但听那宏亮的声音，重又传来，道：“尔等有什么话，快些说完，他出来的时间不能过久。”

闻公泰抬头看去，只见杨梦寰距地不下四十余丈，如是摔了下来，不论武功何等高强，也是无法承受，当下高声说：

“我等和杨大侠，有事相商，你们可否能把他所坐之木板，放低一些，也好和他亲近一下……”

那宏亮的声音纵声而笑，道：“诸位不用打如意算盘，杨

梦寰此刻现身让尔等相见，目的在昭大信，使尔等身入绝地，口无怨言。”

说罢，斑探出铁竿上的绳索，缓缓收动，升起不见。

群豪虽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身手，但见到杨梦寰缓缓向上升去，亦是无可奈何。

闻公泰轻叹一声，道：“他如能放低二十丈，咱们就可以救他下来了。”

静玄道长道：“不错，咱们飞刀断索，然后合力接住杨大侠，不让他落着实地，这机会应该是十宋九稳。”

天宏大师望着西面那高耸的山峰，沉声说道：“诸位如若都有冒险之心，解救杨大侠，老衲愿为先躯，设法冲上峰去。”举步直向山峰下面行去。

群豪知道他已有妙策，立时随在他身后行去。

天宏大师行列峰下，突然纵身而起，一跃两大多高，背脊贴在削壁之上，施展壁虎功，向上游去。

但闻峰上传下来一阵长笑，一块滚石，顺壁而下。

那滚石足足有千斤之重，滚落之势凶猛异常，响起了一片隆隆之声。

玉萧仙子扛声叫道：“大师不可涉险，快清落实地，妾身有事奉告。”

这片绝壁，平滑有如刀削，除了施展壁虎功外，不论如何佳绝的轻功，也是无法攀登而上。

天宏大师隐下身子，抬头向上一望，眼看那滚石，直对自己砸下，立时横向一侧游开五尺。

滚石挟一片隆隆怪响，由天宏大师身侧落下。

这时，四个护驾少林潜侣，吓的出了一身冷汗，直向峰下奔去。

玉萧仙子低声对李沧澜道：“老前辈快请设法阻止那天宏大师，不能让他涉险。”

李沧澜叹道：“这机会大小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施展壁虎功时，还有拒敌之力……”

玉萧仙子急急说道：“老前辈既然心中明白，为何还不阻止，这面绝峰之上，陶玉都已准备了大批滚木擂石，就算咱们都有视死如归的豪气，也不能以血肉之躯，和那滚木擂石对抗。”

李沧澜气纳丹田，高声说道：“大师快请下来。”

静玄道长道：“从长计议，必有良策，道兄又何苦冒这九死一生之险。”

闻公泰道：“一分生机也没有，大师还是先请下来，咱们研商个救人良策。”

天宏大师在群豪催促之下，只好游落实地，长长叹息一声，道：“咱们必得救他出来，纵冒万死之险，老衲亦是甘心。”

这少林掌门人，一向稳健，不知何故，对拯救杨梦寰竟是如此迫不及待。

静玄道长道：“咱们既然到了此地，无论如何都得设法救出杨大侠，但事已至此，道兄也不用太急了。”

闻公泰微微一笑，道：“目下已经成了誓不两立之局，咱们纵然不救那杨大侠，陶玉也不会放咱们平安出去。”

天宏大师长叹一声，道：“诸位有所不知，那陶玉为人，手段十分毒辣，如是咱们迫的他无路可走时，他必然要先杀掉杨大侠，是以咱们必须在大局还未明朗，胜败还难预料时，先行救出杨大侠。”

李沧澜道：“不错，如是情势迫陶玉成为必败之局，他必将先处置了小婿。”

忽听玉萧仙子叫道：“那是什么人？”

群豪转脸望去，只见陶玉手中抓着一长索，由悬崖上直坠而下。

距地尚有两丈多高，绳索已到尽处，陶玉借势一缓，松开双手，一跃

而下，轻飘落着实地。

天宏大师冷冷的望了陶玉一眼，道：“你是真的陶玉还是假的陶玉？”

陶玉冷冷说道：“当今之世，只有一个陶玉，那来的真假。”

静玄道长道：“有人和你一般装束，一般长像。也同样破着一条腿，但他却自己不肯承认他叫陶玉。”

陶玉冷冷说道：“你这牛鼻老道，出言无状，今日我非得打断你一条左腿不可。”

原来陶玉自负英俊风流，最恨别人骂他跛子。

闻公泰哈哈一笑，道：“这么说来，你是货真价实的陶玉了。”

陶玉冷冷说道：“不错。”

闻公泰笑道：“你单人匹马，敢跑下山峰，胆气倒是不小。”

陶玉眉头耸动，似要发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

玉箫仙子道：“陶玉你到此有何见教？”

陶玉目光转动，冷冷的扫掠群豪一眼，道：“我来奉劝诸位几句话。”

闻公泰道：“什么话？”

陶玉道：“请位此刻已经身处绝地，在下不说，诸位也明白了。”

闻公个流目四顾一眼，道：“在老夫看来，这地方不能算错啊。”

陶玉道：“就凭诸位之力，想救那杨梦寰，只怕不是易事。”

闻公泰道：“这个老夫也看不出困难何在。”

陶玉一皱眉头道：“这么说来，诸位是有些不信了？”

闻公泰道：“不错，不只是区区看不出来，就是所有在场之人，只怕都看不出有何困难。”

陶玉冷笑一声，道：“诸位如何才能相信呢？”

静玄道长、天宏大师、李沧澜、闻公泰等似早已有了默契，同时迅快移动身躯，把陶玉重重的围在中间。

陶玉目光转动，扫掠了群豪一眼，道：“诸位意欲何为？”

闻公泰道：“你如是真的是陶玉，那就请答应咱们一件事情。”

陶玉道：“什么事？”

闻公泰道：“立刻下令放了杨梦寰。”

陶玉突然仰天大笑一阵，道：“闻公泰你们华山派有几人在此？”

闻公泰道：“老夫一人在此，什么事？”

陶玉道：“可惜的很，如是你门华山派人多一些，在下倒愿意试试你们华山派联手合搏之术。”

闻公泰脸色一变，本待发作，但却突然又忍了下去。

天宏大师高宣一声佛号，道：“陶施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衲只要求陶施主一件事……”

陶玉冷冷接道：“可是要我放了那杨梦寰么？”

天宏大师道：“正是此意。”

陶玉道：“放那杨梦寰不难，不过在下亦有一个条件。”

天宏大师道：“什么条件？”

陶玉道：“由你们少林派主持，联合天下九大门派，拥我陶玉为天下盟主，然后在下就放了那杨梦寰。”

天宏大师道：“此等之事，必须众望所归，自然形成，岂是几句话，能够使天下英雄归心。”

陶玉道：“我陶玉不要众望所归，只要你们立誓拥我为天下盟主就行了。”

闻公泰哈哈一笑，道：“陶玉，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么？”

陶玉道：“诸位如不愿答应，在下自有逼你们就范之策。”

天宏大师冷冷说道：“最好陶施主先看看眼下的形势，再作主意不迟。”

陶玉道：“什么事？”

静玄道：“我等本不愿联手攻你一人，但如为了救那杨大侠，那也好从权了。”

陶玉道：“我陶玉单人一剑，直下谷地，如是害怕你们围攻，我也不敢下来了。”

李沧澜冷哼一声，道：“你口气愈来愈大了。”

陶玉道：“我已饶你两次不死，咱们情义早绝，今日动手，我陶玉再不会手下留情了。”

李沧澜冷笑一声，道：“老夫也不用再对你有一分改过自新的幻想了。”

陶玉目光环扫了群豪一眼，道：“诸位不是一派宗主，都是江湖名重一时的人物，自然是见棺材不掉泪了，我陶玉如若不能使你们心服口服，自然是无法使你们归服于我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诸位应该知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江湖上千百年来一直不变，诸位雄居江湖数十年，如今已经老朽，也该让让席位了。”

天宏大师道：“阁下话虽说的不错，可惜阁下并非是应该主盟武林的人。”

陶玉冷冷说道：“不是我陶玉，该是那一个呢？”

天宏大师道：“杨梦寰杨大侠。”

陶玉格格一笑，道：“杨梦寰么？诸位这等迫逼于我，看将起来，在下只有先行把他处死，诸位才能够死去了推他为盟主之心。”

闻公泰道：“你陶玉最大的失策，就是不该单人一剑的来此处。”

陶玉淡然一笑，道：“诸位可是自信能够把我陶玉留在此地么？”

闻公泰道：“事已如此，老夫倒是思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陶玉目光一转，发觉自己早已身隐重围，当下冷笑一声，道：“诸位已然分别站了方位，看起来，想是一齐出手了。”

闻公泰道：“情非得已，只有从权，如是阁下有些害怕，咱们就一对一的动手也好，老夫先来须教，”一拨手中青竹杖、突然点了过去。

陶玉右手一一翻，快速无比的拔出了金环剑，挥剑一封，挡住了闻公泰的青竹杖，冷笑一声，道：“诸位一个个的动手，不觉得太过麻烦吗？”

闻公求眼看陶玉拔剑一封之势，快速绝伦，不禁心中一动，暗道，看将起来，此人的武功，果是大有进境。

陶玉金环剑一抬，一剑刺向天宏大师，口中却冷冷喝道：

“在下之意，诸位还是一齐动手的好。”反手一掌，拍向了静玄道长。

闻公泰高声说道：“这人如此猖狂，咱们也不用和他客气了。”疾挥青竹杖攻了上来。天宏大师、静玄道长等，究竟是一派掌门之尊，不好轻易出手，分别站定了方位，堵住陶玉，不让他破围而出。

那知道陶玉剑掌齐施，竟然是分攻群豪，迫的天宏大师、

静玄道长、玉箫仙子、李沧澜不得不挥动兵刃，接他的剑招，掌势。

天宏大师一面动手，一面察觉出情形不对，这陶玉确有过人的武功，今日之局，如想将他制服，非得设法改变打法不可。

心念一转，还未出，了招呼群豪，突见陶玉手中剑势一紧，金环剑风驰电掣一般，陡的加快了攻势。

李沧澜轻轻叹息一声，说道：“那归元秘笈的武功，大都是记载着武功中的绝技，如是咱们这般打法，不但无能制服陶玉，反将被他所败。”

闻公隶手中青竹杖一紧，疾攻了两招，问道：“如何才能制服于他呢？”

李沧澜道：“目下咱们合力群攻，表面之上，咱们占了很大便宜，事实上却是吃了大亏……”

闻公泰接道：“这话怎样说呢？”

李沧澜道：“陶玉不是一般泛泛之辈，拳掌剑招，无一不是精华之学，咱们只有各出全力，以生平最得意的武功，和他硬拼，或可拼个两败俱伤。”

闻公泰又动手疾攻了几杖，道：“嗯！李老英雄说的是大有道理。”

只听静玄道长说道：“诸位如若肯让贫道一阵，贫道就用本派中五行剑阵一试。”

群豪你言我语，各自寻思对付陶玉的方法，只听得陶玉心中怒火大起，右手剑势忽然一变，闪起朵朵剑花，全力攻向那静玄道长。

静玄虽然硬接陶玉几剑，闻公泰亦帮他接了两招，但陶玉剑招诡奇，仍然把那静玄道长迫退两步。

李沧澜龙头拐突然一紧，连攻三招，高声说道：“这等打法，终非了局，诸位道兄，快请退下，让李沧澜独力斗他，我如不支倒下，诸位也不用为我担心……”

只听陶玉格格一笑，笑声中响起了一声娇呼，玉箫仙子应声倒了下去。

原来陶玉暗用天罡指力，遥遥击出，点中了玉箫仙子的穴道。

李沧澜心中大急，暗道：这等群攻，人人担心伤了同伴个敢施出生平的绝技攻那陶玉，反将是对他有利……。

忖思之间，只听两声连续闷哼传来，两个手执禅杖的和尚，先后中剑倒了下去。

陶玉剑势一紧，有如长虹经天，锐不可当，冲破了重围，奔到一丈开外的一座大石之上，冷冷说道：“诸位已经见识过了，如是再打下去，我陶玉可要施下毒手，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或战或降，但凭一言而决……”

这时，天宏大师、静玄道长、闻公泰等，都已心中有数，如若单独斗，谁也很难胜那陶玉，如是合围群攻，又有使群豪都有无法发挥力量之感。

单独斗的胜机虽小，但却有同归于尽的机会。

群豪口中虽都不言，但心中却有着同样的打算。

天宏大师高宣了一声佛号，回顾两个未受伤的弟子一眼，道：“如若我有了不测，你们传我遗命，要寺中长老，按咱们少林门规，召集全寺大会，推举一个接掌门户的人。”

这几句话，说的十分明显，言中之意，无异是说要和那陶玉一决死战。

只听静玄道长望了随来的四个弟子一眼，道：“那杨大侠，对武当一门，有过恩德，拯救杨大侠的事，咱们自是不能后

人……”

四个中年道人齐声应道：“但凭掌门人吩咐，我等战死无憾。”

静玄道长道：“好！咱们以五行剑阵，斗斗那归元秘笈上的神奇武功。”

闻公泰哈哈一笑，道：“两位道兄，且慢出手，这第一阵，让给我闻某如何？”

天宏大师道：“这第一阵，该由老衲出手。”

静玄道长道：“贫道等五人在此。甘愿以五行剑阵，先打头阵。”

闻公泰道：“不成，昔年我和杨大侠有过甚多误会，今日这头一战，应该由在下出手。”

李沧澜道：“事关小婿的安危，这第一阵，应该老朽出手，如是我李某人战死之后，诸位再接手不迟。”

他和陶玉已经动手恶斗过一次，心中实无胜他的把握。

闻公泰突然一扬右腕，一片金丸，破空向陶玉打去，口中高声喝道：“陶玉，老夫要以我华山派八十一招伏魔杖法，先领教阁下归元秘笈的绝学。”

陶玉冷笑一声，右手腕一抬，金环剑迅快出鞘，挥手一挡，一阵叮叮咚咚之声，那飞向陶玉的金丸尽为金环剑击落。

闻公事长啸一声，疾跃而起，直向陶玉冲了过去。

陶玉冷笑一声，道：“你要找死，那也是没法子的事。”

举剑一挥，幻起一片剑光，护住了全身。

这时，闻公尔手中的青竹杖，化成一片青光，直向陶玉当头罩落，竹杖和金环剑相接，响起了一片卜卜之声。

闻公泰飘落实地，这一记硬攻，并未沾得半点便宜。

陶玉金环剑回腕反击，连攻八剑。

闻公泰被迫得手忙脚乱，青竹杖左封右挡，连退了四五步，才算把一阵急攻让开。

静玄道长长剑一振，道：“闻兄，让贫道试试他的剑法。”

长剑挥动，闪起两朵剑花，分取陶玉前胸两大要穴。

陶玉金环剑斜里推出，铛的一声，硬把静玄道长的长剑封开，回手反击过去。

他出手剑招，诡奇绝伦，静玄道长被迫的连连后退，毫无反手之力。

天宏大师沉声喧了一声佛号，道：“归元秘笈上的武功。

果然非凡，老衲亦当领教几招。”伸手从随行僧侣手中取过一柄禅杖，挥杖攻去。

静玄道长一收长剑，退了下去。

天宏大师内功深厚，手中禅杖又十分沉重，挥杖猛攻，带起了一片啸风之声。

陶玉不敢以金环剑硬架天宏大师那沉重的禅杖，一时间被迫的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天宏大师一口气攻出了一十二杖，都被陶玉奇奥的剑势，化解开去，陶玉虽然没有还手，但亦未败退。

只待天宏大师一口气将一十二杖施完，陶玉才展开反击。

一连三剑，迫的天宏大师连退三步，只觉他剑招奇幻，若点若劈，不知如何封架才好。

李沧澜大喝一声，挥动龙头拐，当头劈下，口中大声喝道：“大师请让老朽试试那归元秘笈上的武功，”其实他还未开口，龙头拐已然当头击落。

陶玉举剑一点龙头拐，道：“你如战败之后，在下倒还想不出还有谁来

接你。”

李沧澜冷冷说道：“这倒不用一担心……”拐势一转，一招“横扫千军”拦腰扫去。

陶玉冷笑一声，金环剑突出奇招，连攻十余剑，把个李沧澜迫的连退数步。

他剑势一收，冷笑道：“怎么样？还要不要再……”

话还未完，突闻长空鹤唳，一只巨鹤，由高空直落深谷。

鹤背上站着一位容色绝世的女子，正是那天机石府的朱若兰。

场中群豪大都认识朱若兰，齐齐欠身作礼。

朱若兰举手轻挥，道：“诸位久违了。”目光转注到陶玉身上，道：“陶玉，你还认识我么？”

陶玉冷冷笑道：“朱若兰，你就是化成灰，我也一样认得。”

朱若兰脸色一片冰冷，望了陶玉一眼，道：“你可是自信能够胜得了我么？”

陶王道：“在下自信不致落败。”

朱若兰道：“那归元秘笈上所载武功，并非是武学极致……”

陶玉哈哈一笑，道：“就算是能有一个人，创出比那归元秘笈上记载的武功更上一层楼，但那人决不会是你朱若兰。”

朱符兰长长呼了一口气，伸手捡起了王萧仙子留在地上的玉萧，目注陶玉冷冷说道：“大约你自负已是当今世中第一高手了，才这般猖狂不驯，我就用这玉萧，试试你这几年的武功进境如何？”

陶玉看她神态从容，似有成竹在胸一般，心中暗自忖道：

这些年来，朱若兰一直息隐于大机石府，听说在埋首精研武功，不知她学有什么绝技，倒要小心一些才是。

他有生之年，被朱若兰连伤了数次，心中对她最恨，但也最怕。

朱若兰手举玉萧，缓缓向前行了两步，环顾群豪一眼，道：

“诸位请退开一些。”

李沧澜、闻公泰、天宏大师等，都对朱若兰敬重异常，闻声而退。

陶玉口中虽是强硬，但心中对那朱若兰却有着一种莫名的畏惧，手中金环剑，暗中运气，却是凝立不肯出手。

